世·界·文·学·名·著

红与白

司汤达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ISBN7-5404-07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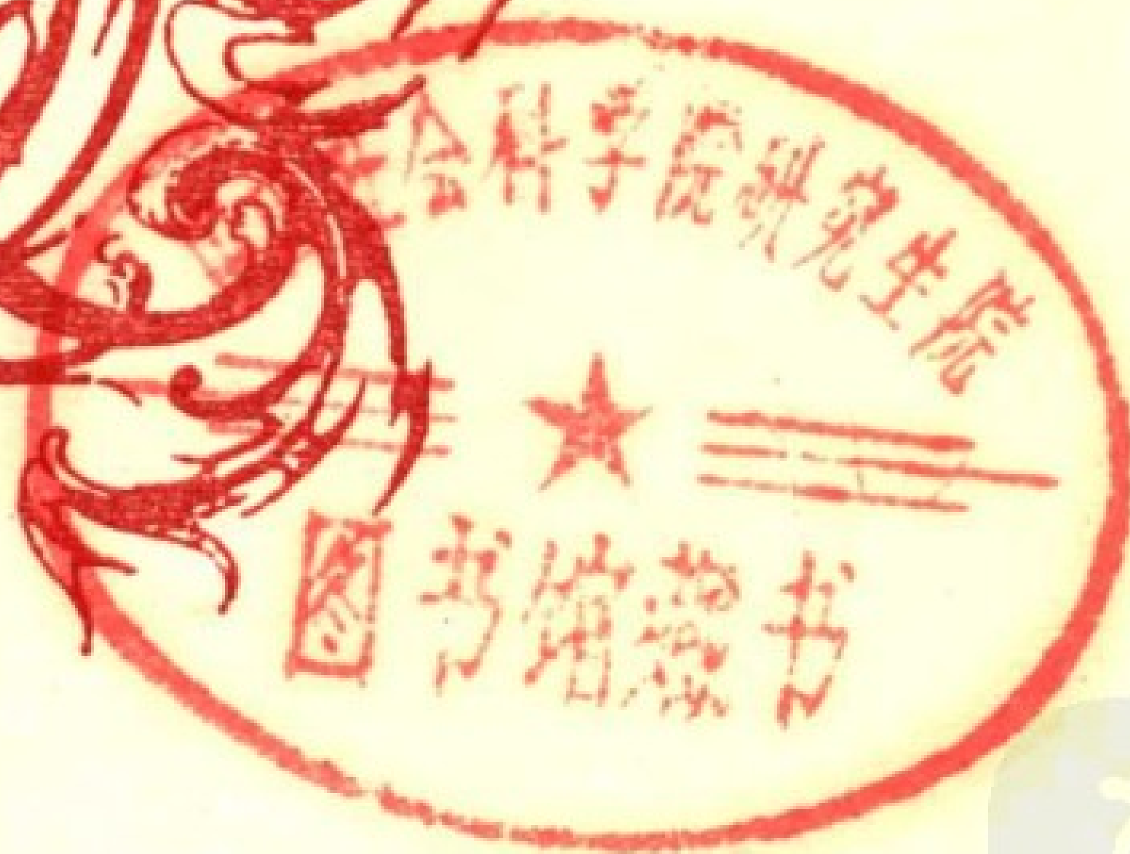
I·567　　定价:9.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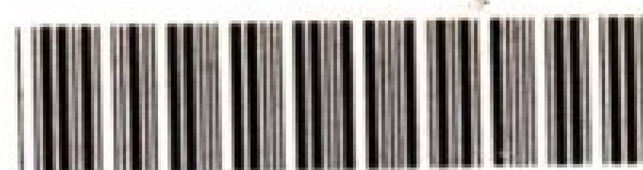
红与白

〔法〕司汤达 著

杨元良 译









红 与 白

〔法〕 司汤达著

杨元良译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邵阳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

1 9 9 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375 插页：2

字数：587,000 印数：1—26,000

ISBN7—5404—0712—3

I·567 定价：9.50元

译　序

本书的作者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是我国读者很熟悉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早已在我国广为流传。《红与白》是继上述两部小说以后，司汤达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虽然，作者由于政治和健康的原因，未能写完和润色这部巨著（经后人整理，于一八九四年首次出版），但是，《红与白》依然是世界文学史上一块光彩夺目的瑰宝。

《红与白》原计划写三部，分别叙述主人公吕西安·娄凡在外省，在巴黎和罗马宫廷的生活经历。除了第三部因作者中途辍笔，未能问世以外，小说的前两部，正如司汤达在本书的第一篇序言中所说：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七月王朝时期外省正统派贵族的状况，和巴黎中庸派政府的政治阴谋。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的革命，即“光荣的三日”，清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复辟的危险，但是，革命的果实落到了金融贵族的手中。小说中主人公的父亲老娄凡先生就是金融贵族的一个代表。这个财势显赫的银行家挥金如土，为所欲为，或者奔走于前台，或者策划于密室，不仅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权贵听命于他，他甚至能够操纵议会的表决，连国王为了通过一项法案，也不得不求助于他。小说通过老娄凡这个

人物，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银行家统治国家的客观现实。

《红与白》描写的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它象镜子一样忠实，却丝毫不象镜子这么冷漠。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强烈的爱和憎。他不惜笔墨，无情地鞭笞了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封建贵族，暴露了他们在革命的洪流冲击下，遭到没顶之灾以后惶惶不可终日的丑态，以及他们昏庸愚蠢，外善内刻的面目。他猛烈抨击七月王朝的黑暗统治，把这个“由伪善的谎言组成的混合体”炮制的一幕幕丑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笔锋之犀利，在小说中所占地位之突出，可说在所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都是少见的。司汤达对自由派资产阶级也不抱多大热情，毫不讳言他们是满脑子只有金元的人。此外，《红与白》的作者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非常赞扬普通士兵淳朴真诚的感情。

这部小说作为一面镜子，活龙活现地照出了当时法国社会里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刚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加上作者本人思想上的局限性，它没有能够向读者展示出历史的前景。

司汤达清楚地知道，由于对时事的辛辣抨击，矛头直指七月王朝的各种政治措施，这部小说在当时是不可能顺利出版的。所以，他从一八三四年开始撰写这本书，随后几断几续，至一八三六年九月，不仅不再继续写作计划中的第三部，而且对已完成的部分也没有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他的中途辍笔，使我们失去了一部更为完美的作品，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厚厚的保存完整的五卷手稿，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位现实主义大师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

他的习惯是边创作边修改，经常是数易其稿，在开始写《红

与白》的最初两个月里，他就将书中的前几章重写了一遍；在一八三五年，又把上一年写的稿子全部推翻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起码要比别人多做三倍的工作。司汤达始终在不断发现，不断完善的道路上前进。在《红与黑》这部书里，我们看到人物是按照情节发展先后出场的，以至有人批评说它象一部回忆录，但是《红与白》就不同了，吕西安·娄凡一到南锡，几乎所有的人物就在一起被推到了前台。从这部小说的手稿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司汤达对创作中的不足之处很有自知之明，他甚至无情地嘲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失误之处。在他的手稿中，还有大量的评述，这些评述涉及到创作的提纲、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思想、言论、行动，范围非常广泛。总之，研究本书的原稿不失为一件有益的事。然而，考虑到这个译本的主要对象是一般的读者，所以，译者只译了经法国学者亨利·马提诺整理的六十八章正文，其余部分都忍痛割爱了。

关于本书的书名还需说明几句。司汤达生前提到这部小说时，曾经用过许多名字。其中包括《红与白》和《吕西安·娄凡》。译者采用朋友的建议，以《红与白》为本书的主要标题，一来希望读者会立即联想到《红与黑》和它的作者，二来觉得这个书名比较富有寓意，译者同时以《吕西安·娄凡》作为副题，因为这毕竟是司汤达使用得比较多，而且是国内在介绍和评价这部小说时最常用的书名。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序 言 一

这部作品照实写来，不仅绝对不想含沙射影，甚至还刻意避免了几处讽喻世事的地方。但是作者认为，除了对主人公的强烈的爱之外，一部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

倘若由于警方节外生枝，使本书的出版变得不甚合适，那就等它十年吧。

一八三六年八月二日

序言二

拉辛是个卑怯阴险的伪君子，因为他刻划了尼禄；正如理查生一样，这位清教徒似的、嫉妒心很重的印刷商写了一部《爱的花絮》，大概是个专门勾引妇女的老手。善良的读者呵，如果您很有耐性准备读这部小说，我告诉您，它的作者是一个支持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热心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他又渴望长系制度东山再起，路易十九即位登基。我的出版人向我保证，人们将会把这些美好的事统统归功于我，他并不想嘲弄我，只是有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对所读的东西极不重视而已。法国人所以如此，完全是报纸造成的结果。

只要一部小说敢于反映现今社会的风尚习俗，读者在对书中的人物表示关切之前，首先就会问："作者属于何党何派？"答案如下："作者仅仅是个支持一八三〇年宪章的温和派。"正因如此，他才敢翔实地抄录共和党人或正统派分子的谈话，既不凭空杜撰，也不曲意夸张。这样做自然是危险的，可能导致双方都认为作者是对方的狂热拥护者。

作者无论如何不愿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生活，原因是他宁可拍内政部长大人的马屁，也不愿去奉承街头的杂货商。

至于过激党派，往往就是人们最后视为最可笑的那些党派。此外，出版商竟恳切要求作者为一部无价值的小说写这么一篇序言，可见世道是何等可悲！呵！如果早两个半世纪，在一六

〇〇年亨利四世时代出生，那该多好！老年人安于现状，前怕狼，后怕虎。本书的主人公如果生于一六〇〇年，在他的垂暮之年，一定也会很容易地适应国王路易十四高尚的专制统治，顺从圣·西蒙公爵以其不屈不挠的天才向我们描绘的政府。他说的是实话，可是人们说他用心险恶。

这是一部微不足道的小说，如果作者侥幸地道出了真情实况，人们会不会同样地指责他呢？为了绝对避免类似的下场，他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他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听凭他美妙的艺术幻想任意驰骋，他的心和仇恨这种腐蚀性的思想毫无牵连。在两个聪明人中间，一个是极端的共和党人，一个是极端的正统派分子，作者暗中倾向于待人更亲切的一个。一般来说，正统派分子举止优雅，知道的趣闻轶事也多；共和党人则心里装着一团火，外貌朴实而有朝气。在权衡这些互相对立的优点以后，正如刚才所说，作者更喜欢两者之中最亲切可爱的一个；他们的政见和作者的偏爱全然无关。

序言三

从前有一个人，一天，因为发烧服用了一些金鸡纳霜。他颦眉蹙额，手中还拿着杯子：这剂药的味道实在太苦了。他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已脸色灰白，甚至于发青。他立即放下杯子，冲过去把镜子砸了。

大概下面这部书也逃不脱如此下场吧。不幸得很，它写的不是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书中的人物都是我们的同辈人，我仿佛觉得他们就生活在两三年前似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坚定的正统派，有些人满口共和派的腔调，能说这是作者的过错吗？难道由此可以证实作者既是正统派又是共和党吗？

两弊于前避其重。既然作者非得郑重地表白一番不可，那么说真的，如果要他在纽约的政府管辖下生活，作者将会痛苦万分。他宁可拍基佐先生的马屁，也不愿奉承基佐先生的靴匠。在十九世纪，民主政治必然导致在文学上狭隘平庸、循规蹈矩、阿谀奉承之辈统治文坛。

一八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　一　部

献给少数幸运的人

从前，在巴黎有一个不受庸俗思想侵袭的家庭，因为当家人极有头脑，而且遇事决断。

——拜伦勋爵

善良的读者：

请注意我对您的称呼。我将向您介绍几位确实的人物。说实话，如果您缺乏善意，如果您不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他们的言论行动，或者您不能原谅作者欠缺夸张，不长说教等等，那么，我是不会劝您往下读这本书的。我写这篇故事的时候，心中的读者寥寥无几。我和这些读者素昧平生，因为今后亦将无缘相识而深以为憾：须知，倘能和他们共度一个个夜晚，这将是人生的极大乐趣！

抱着使这部分读者理解我的希望，我承认，我没有违心地沿途设防，对付心怀不满的批评。要想谄媚巴结，道貌岸然，夸夸其谈，必须具备一种我所欠缺的才能，而且还得为本书增加一百五十页转弯抹角的文字。即使如此，这也只能取悦于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他们历来憎恨象我这样极其谦恭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命运已经备受这些可敬的大人物的压迫，如今在我为蓝色丛书写作的时候，自然不再允许他们来败坏我的兴致了。

再见，读者朋友，请记住不要在仇恨和恐惧中度过您的一生啊。

一八三七年……

于西蒂俄尔德

第　一　章

吕西安·娄凡原是高等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一天，全体学生奉命留在校内，可是他擅自外出，四处闲荡，结果被学校开除：当时正值一八三二年或一八三四年六月、四月或二月的非常时期。

几个头脑发热、而且不乏勇气的青年扬言要推翻国王，因此，高等综合技术学校的师生（他们动不动就得罪丢伊勒里宫的主人）被严令禁止外出。吕西安在外面蹓跶的第二天，就被当成共和分子受到了开除的处分。他起初感到很苦恼，可是两年以后，他已经不再为失去每天学习十二小时的苦差使难过。吕西安在父亲家里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他的父亲是个阔绰的银行家，终日寻欢作乐，在巴黎有一处很惬意的住宅。

老娄凡先生是远近驰名的冯·彼得斯—娄凡商行的合伙人之一。他在世上只怕两样东西：讨厌的人和潮湿的天气。他没有一点脾气，从不板着面孔和儿子说话。娄凡被学校撵出来以后，他建议儿子每星期四去商行工作，因为这一天有大量从荷兰来的函件需要处理。吕西安逢星期四干一天活，帐房付他二百法郎，而且不时地为他清偿一些小额债款。关于这件事，娄凡先生是这么说的：

“儿子是天赐的债主嘛。”

他有时还和这位债主开开玩笑。

有一天，他说："万一我们不幸失去了您，您知道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在您的大理石墓碑上会写些什么吗？——siste, viator! [1] 吕西安·娄凡之墓，共和党人，曾对雪茄烟和新皮靴进行过两年持续的战争。"

我们和娄凡初次接触的时候，由于共和国姗姗来迟，这位雪茄烟的死敌对共和国的向往已经变得相当淡薄。他想："况且，既然法国人乐于听任君主制的粗暴摆布，我何必去妨碍他们呢？大多数人显然喜欢甜言蜜语，及由伪善和谎言组成的混合物，即人们所谓的代议制政府。"

父母亲不想对他管束太严，任他在母亲的沙龙里消磨时光。娄凡太太还年轻，而且颇有几分姿色，在社交界里备受尊敬；人们公认她有无穷的智慧。然而，严厉的评判人也许会责备她，说她对待叱咤风云的青年一代盛气凌人的言词和不择手段的行为过分挑剔，过分蔑视。

这位骄傲而且出众的女人甚至不屑于暴露蔑视的感情，一见到有人谈吐庸俗或者装腔作势，她就缄默不语。娄凡太太常为一些极其平常的事怄气，仅仅因为这些事她是第一次遇到，加上做事的人过于喧哗。

娄凡先生举行的晚宴在全巴黎享有盛名；它们往往安排得尽善尽美。他有专门的日子接待腰缠万贯或野心勃勃的人；但是，这些先生和他的妻子的社交圈子毫不沾边。因此，娄凡先生的职业并没有损害到娄凡太太的社交圈；在这里，金钱绝非唯一的取人标准，真是不可思议！甚至算不上最大的优点。在这个耗资十万法郎布置的沙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奇怪

---

① 拉丁文，意为：安息吧，人生旅途的过客！

的对照！）；相反，大家都爱笑，一有机会就拼命嘲笑装腔作势的丑态，首当其冲的则是国王和大主教。

如诸位所见，人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不是为了向上爬和争夺高官厚禄。虽然这个缺陷疏远了许多不值得惋惜的人，可是，争取进入娄凡太太的社交圈子却照样大有人在。如果娄凡太太愿意开放，她的沙龙早就红极一时了。但是一个人想进入她的沙龙，必须同时具备许多条件。娄凡太太唯一的人生目标是使丈夫快活。她的丈夫比她大二十岁，据说还和歌剧院的小姐们过从甚密。尽管他有这个缺点，尽管在她的沙龙里气氛多么亲切融洽，娄凡太太只是在见到丈夫的时候才感到真正的幸福。

在她的社交圈子里，大家都觉得吕西安举止优雅，朴实大方，在待人接物方面有不同凡响的表现；但是对他的褒扬之词到此为止：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算聪明。沉潜好学的精神，军人一般的修养以及直言不讳的作风，总之，在高等综合技术学校里养成的习惯使他完全缺乏装腔作势的本领。他无论什么时候都随心所欲，很少想到旁人。

他惋惜失去了学校里的佩剑，因为在新宫廷里非常得宠、非常漂亮的格朗台夫人曾经称赞他佩剑的姿势。此外，他身材相当高大，骑术精湛。他的相貌不算匀称，但是一头深褐色的柔发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而且他粗眉大眼，分明表现出他的性情直率而热烈。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承认，他的举动绝不生硬，既不象中学里的军事教官那么神气活现，也没有年轻的使馆随员那种因人而异的骄矜派头。他的言谈举止绝对不会让人想到："我的父亲是百万富翁。"所以说，我们的主人公一点没有时髦的外表，虽然在巴黎美与不美大半决定于时髦与否。最后，有一件事在这个死板的世纪里是不可宽恕的，就是吕西安

给人一种无所用心，冒冒失失的印象。

“你所处的地位令人羡慕，但是被你白白浪费了！”一天，他的表兄厄内斯特·德凡尔瓦说。这位青年学者已经在某杂志上崭露头角，而且曾经有三票支持他进入精神科学学士院。

厄内斯特是在吕西安的马车上这么说的，当时他正顺道去参加N先生的晚会。N先生是一八二九年的自由党人，具有崇高而温和的思想。现在他积聚了四万法郎的资金。他称共和党人是“人类的耻辱”。

“不少持不同政见的学生被高等综合技术学校清洗出来，如果你严肃庄重一些，不要动辄笑话别人做的蠢事，你完全可以在你父亲的沙龙里，甚至在别的地方，成为他们中间的佼佼者。瞧瞧你的同窗高弗先生吧，他如你一样被学校开除，而且象《圣经》上的约伯一贫如洗。当初你母亲可怜他，让他进了她的沙龙；可是现在，那些百万富翁和法兰西的元老，谁不器重他呢？他成功的秘密很简单，人人都能学到：他老成持重，不声不响。有时候，你也要表现得深沉一些。象你这样的年纪，人人都在追求权势；你花二十四个钟头就可以大功告成，而且你是没有责任的，可怜的小伙子！可是，你却心甘情愿地放弃它。看你的样子，简直象个小孩子，更糟的是象一个自满自足的孩子。我提醒你，别人已经开始把你看成说话算数的人了，尽管你父亲有百万家财，但是你自己却一事无成；你没有恒心，你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学生。二十岁的人啦，简直叫人笑话。你还有一个致命伤，把时间大量花费在梳妆打扮上，而且这件事谁都知道。”

“照你的意思，”吕西安说，“我应该演演戏，是吗？而且应该扮演一个愁眉苦脸的角色！如果我自寻烦恼，社会将怎样

报答我呢？而且时时刻刻得别别扭扭地过日子。那不等于要听着D侯爵老爷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冗长说教，听着R教士先生抱怨民法规定兄弟分享继承权后患无穷，连眉头也不准皱一下吗？首先，这些先生也许自己都不知所云；其次，这一层的可能性更大，他们还会嘲笑那些竟然信以为真的傻瓜呢。”

“唔，那你就批驳他们，展开辩论，听众将站在你这一边。谁叫你一定赞成呢？庄重一点；扮演一个严肃的角色吧。”

“我怕不出一个星期，严肃的角色便会假戏真做。我何必要别人赞成我呢？我根本无求于人。我不会掏三个路易去加入你那个学士院。不久以前，我们不是见过B先生是怎么当选的吗？”

“但是，别人看在你父亲百万家财的面上，凭他的一句话给了你地位。他们迟早会找你算账的。如果你继续我行我素，惹恼了这伙人，他们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刺透你的心。有一天，他们会心血来潮把你打入社会的最底层。那时候，你就天天有好眼色看了。我会看着你伤心，但是为时已经太晚。那时你会知道，当个大人物，找个在困难的时候能够支持你的后台有多么必要。你将变成一个赛马迷；而我则觉得当个院士还不算太愚蠢。”

厄内斯特在八面玲珑的叛徒家的门口下了车，喋喋不休的教训终于宣告结束。吕西安心想：“我这位表兄真是个怪人，和格朗台夫人一模一样。格朗台夫人认为，做弥撒对我是至关重要的事。她说：对一个准备继承大笔财产、但是没有贵族称号的人来说，这样做尤其必要。当然！疯子才会做这种讨厌的事！在巴黎谁会注意我呢？”

厄内斯特·德凡尔瓦这么教训了他一番。六个星期以后，

吕西安踏着华丽的土耳其地毯，一步一个方格，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块地毯原来铺在娄凡太太的卧室，有一天吕西安偶患感冒，娄凡太太便把它搬到儿子的房间里来了。吕西安穿着漂亮的睡袍，式样奇异，蓝色和金色交相辉映，下身是一条暖和的猩红色开司米长裤。

他穿着这套衣服，显得十分愉快，眉梢和嘴角都露出微微的笑意。他在房间里每走一圈，都要回过头去看一看，但是脚下仍然往前走着；他的眼睛看着长沙发，沙发上扔着一件镶有猩红色滚边的军装，军装上挂着一对少尉衔的肩章。

那是他的快乐所在。

第二章

著名的银行家娄凡先生经常举行几乎尽善尽美的豪华晚宴，加上他不说教，不无聊，而且没有什么野心，所以他的脾气虽然有点古怪，令人不解，朋友却很多。可是，有一件事做得非常失策，他广交朋友，却没有想到以此提高自己的威望，扩展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首先，他的朋友都是一些很有才气，又爱寻欢作乐的人。他们上午或许还在认真地理财致富，但是到了晚上，他们上歌剧院，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尤其不去计较现政权的由来，因为这么做势必会动肝火，发牢骚，弄得心情不愉快。

他的朋友告诉当权的大臣，吕西安绝不是汉普顿式的人物，既不会狂热地崇拜美国的自由制度，也不会因为政府没有预算就拒绝纳税；相反，他只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别人怎么思想，他也怎么思想。结果，在三十六小时以前，吕西安成了第二十七枪骑兵团的少尉军官。这个团的军服一律镶雁来红的滚边，因为战绩辉煌而遐迩闻名。

"第九团也有一个空缺，不去那里是不是可惜呢？"吕西安一边想，一边愉快地点燃刚卷好的小雪茄烟。卷烟用的甘草纸是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九团的军服镶边是水仙黄的……更加悦目……不错，但是不够高贵，不够威严，不够军人气派……算啦！什么军人气派！下院花钱养的这些军队永远不会打

仗的！说到军装，关键是在舞会上要威风，水仙黄确实更加悦目……

"人的变化真大啊！从前，入高等技校读书，穿上第一套制服时，根本不管制服的颜色；当时只想冒着普鲁士炮兵的猛烈轰击，迅速架起威武雄壮的排炮……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第二十七枪骑兵团会朝拿破仑在伊埃娜战报上表彰过的、精锐的骠骑兵敢死队发起冲锋……"他又想："如果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这样打仗才真的有意思；如果仅仅为了取悦那伙陷在泥潭里苟延残喘，让外国人趾高气扬的人，凭良心说，那才不值得呢。"知难而上，奋勇作战，本来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在他心里一下子变得索然无味了。他喜欢军装，所以还是尽量想着当兵的好处：晋升，勋章，金钱……"行啦！说干就干，为什么不象N 或N 一样，抢掠德国人或者西班牙人呢？"

想到这里，他的嘴唇露出十分厌恶的神气，不慎将小雪茄掉在华丽的地毯上了。这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他赶紧拾起雪茄烟。转瞬之间，他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在他的脸上，厌恶战争的表情完全消失了。

"嘿！"他自言自语说，"俄国以及所有纯粹的专制政权决不会宽恕'光荣的三日'。所以，打仗是件好事。"

发觉自己和追逐薪饷之徒并无可耻的联系以后，他放心了，目光重新回到了放在长沙发上的、军中裁缝刚送来的少尉制服上。他从樊赛纳树林里的炮兵演习想到了真枪实弹的战场。

也许会负伤！他想象自己被抬到苏瓦希或意大利的一所茅屋里；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他听不懂她说的话，来照顾他，起初是同情他，后来……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爱上一个天真烂漫

的农家姑娘；当他的想象力穷尽了其中的柔情蜜意之后，又来了一位被性情粗暴的丈夫放逐到塞齐河畔的宫廷少妇。开始，她派随身侍从为年轻的伤兵送来包扎伤口的纱布，几天以后，她由村里的本堂神甫挽着亲自来了。

吕西安突然记起老娄凡先生在这两天和他开的玩笑，他皱了皱眉头又想："不，我只会向雪茄烟开战；我将在道路坎坷不平的小市镇里，在死气沉沉的兵营里，成为支撑军人咖啡馆的台柱；晚间的娱乐仅是打打弹子，喝喝啤酒，偶而在凌晨时分，为了争夺几片白菜帮子，去镇压那些饿得半死的臭工人……充其量落得个皮洛斯的下场，被一个缺牙老太婆从六层楼上扔下来的夜壶（或者瓦片）砸死！何等光荣啊！当我去另一个世界见拿破仑的时候，我的灵魂将受到严厉的斥责。"

"他将对我说，您干这一行，大概是饿昏了吧？——不，将军，我想学您呢。"想到这里，吕西安放声笑了起来……"当权者的地位还不够稳固，不可能冒险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出现象奥什这样的上士，走出队伍对士兵们大声疾呼：弟兄们，向巴黎进军吧，让我们推举一个不受尼古拉嘲弄的首席执政。"

"希望上士成功。"他重新点着雪茄，冷静地继续想道，"一旦民心沸腾，人人以荣誉为重，自由就完蛋啦；对新战报提出疑问的记者，将以叛徒和内奸罪处死，美国的共和党人就是这么干的。我们将为了荣誉，再次被剥夺自由……恶性循环……直至无穷。"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的少尉没有完全摆脱"议论太多"的毛病，这种毛病使我们这一代青年不知所措，使他们变得婆婆妈妈。"不管怎么样，"他一边照着镜子试衣服，一边突然自言

自语说，"既然他们个个都说好歹得干点事，好吧，我就当个枪骑兵；等我熟悉了这一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别的到时候再说。"

晚上，他生平第一次佩上肩章，当丢伊勒里宫的哨兵向他举枪致敬的时候，他高兴得陶醉了。"货真价实的阴谋家"厄内斯特·德凡尔瓦到处认识人，这时带他去拜见第二十七枪骑兵团中校，恰好途经巴黎的弗洛托先生。

吕西安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慕名而来，希望见到一位英雄，但是在布鲁瓦路一家旅馆四楼的房间里，他只见到一个矮胖子。这个人目光狡诈，经过仔细梳理的金黄色络腮胡子遮满了双颊。吕西安不觉一怔。"天哪！"他心里暗忖，"简直象一个下诺曼底省的理财神甫！"他睁大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弗洛托先生面前。中校一再说"请坐"，但是娄凡毫无反应。在交谈中，这位奥斯特里茨和马伦哥战役中的勇士每说一段话，都能巧妙地添上几个字：不是"凭我对国王的忠心"，就是"镇压叛乱分子完全必要"。

时间才过了十分钟，吕西安却觉得象过了一个世纪一样，他迫不及待地逃出来了。他走得那么急，几乎使德凡尔瓦追不上他。

"天哪！他也是英雄吗？"他突然停下脚步，大声地说道，"一个宪兵队军官！一个以杀害同胞为荣，被暴君收买的刺客。"

未来的院士看待事物的方法完全不同，不象他那么偏激。

"你这是什么意思？一脸恶心的样子，好象谁让你吃了烤煳的斯特拉斯堡馅饼似的。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

“天哪！多么下流啊！”

“这位中校比你强一百倍；一个农民，谁出钱就为谁去砍去杀，他最后赢得了挂着菠菜籽形流苏的肩章。”

“但是，这个人太粗鲁，太叫人倒胃口！……”

“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值得尊敬。他使上司见到他就讨厌，如果上司比他强的话，通过这种办法，追使他们为他说好话，帮助他爬到了今天的地位。你呢，共和党先生，你这辈子自己挣过一个铜板吗？你就象个王孙公子，只不过在出娘胎时使了一点力气。你父亲供你吃，供你穿；否则，你会怎么样呢？到你这个年纪，连一支雪茄烟的钱都挣不到，你不感到羞耻吗？”

“可是，这么个卑贱的东西！……”

“卑贱也罢，不卑贱也罢，总之他比你强一千倍，他有行动，你却什么也不干。一个人为强者的欲望效力，赚几个铜板买一支雪茄烟，或者这个人比占有钱袋的弱者强，硬是把买雪茄烟的钱抢过来，他是不是卑贱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但是可以肯定，他是个强者；可以肯定，他是个男子汉。你可以看不起他，可是你首先得重视他。你呢，你只是个一无所长的孩子，从书本中捡来一些华丽的词藻，说起话来娓娓动听，活象一个深入角色的好演员在背台词；至于实际行动，一窍不通。一个粗鲁的奥弗涅人尽管容貌丑陋，可是他已经不是街头的搬运夫，相反，他安居寓所，接见巴黎的美男子、百万富翁的儿子、前来专诚拜访的吕西安·娄凡先生。在蔑视这么一个人之前，你先想一想你和他之间的不同价值吧。弗洛托先生也许还要供养他当农民的老父亲；你呢，是你父亲供养你。”

“喔唷！你随时都当得院士啦！”吕西安大声说，声调中充满了绝望。“至于我，我只是一个傻瓜。你说得非常非常对，我

懂，我明白，可是我这个人太可怜了！我憎恶这扇非进不可的大门，满地是粪污垃圾。再见。”

说完，吕西安拔腿便跑。看到厄内斯特没有来追他，他心里松了一口气。他赶紧回到家里，脱下军装狠狠地往房间中央一扔。“天知道他会怎么逼我呢！”

几分钟以后，他下楼来到父亲的房间里，眼泪汪汪地亲了亲父亲。

“哈！我知道怎么回事啦！”娄凡先生说，心里十分诧异。“一定是输了一百路易吧，我再给你二百。不过，我不喜欢这种样子要钱；我不希望看见在少尉军官的眼睛里噙着眼泪；一个勇敢的军人，难道不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仪容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吗？”

“我们那位精明的德凡尔瓦表兄教训了我一通。刚才，他向我证明，我身为一个聪明人的儿子，除了在出世时出了一点力气以外，我没有任何价值。我从未靠自己的本领挣过买一支雪茄烟的钱；假如没有您，我早已进收容所了……”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二百路易啦？”娄凡先生说。

“从您的关怀中，我已经得到了远远超过我应该得到的东西……假如没有您，我会怎么样呢？”

“咳，你见鬼去吧！”娄凡先生用力地说，“莫非你变成了圣西门的信徒？你呀，快要叫人受不了啦！”

吕西安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说话滔滔不绝，最后把父亲逗乐了。

“我要求你，”时钟敲了九点，娄凡先生突然打断他的话说，“马上去我在歌剧院订的包厢。在那里，你将见到比你强三四百倍的舞女。首先，她们不费气力便出了娘胎，再说，她们

哪一天跳舞，哪一天就可以挣十几二十法郎。我要求你以我的名义，当我的代表，请她们一起吃夜宵，你听到了吗？带她们去康卡勒峭壁饭店，起码要花二百法郎，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我要宣布你是圣西门的信徒，半年里面不准你来见我。象你这么个娇儿子，这就够你心疼的！”

其实，吕西安只是一时冲动，才在父亲面前撒了娇。

“在您的朋友中间，我很惹人讨厌吗？”他相当节制地反问了一句，“我向您保证，一定好好地花掉二百法郎。”

“谢天谢地！你还要记住，在我这个六十五岁的老头子面前，一个既不需要激动，也没有理由让你爱得发狂的可怜的人，象这样突如其来地谈一些严肃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失礼的。见你的鬼去吧！你永远是个没有出息的共和派。奇怪的是，我怎么没有见过你蓬头垢面的样子呢。”

吕西安虽然心里不很痛快，但是在父亲的包厢里，对那些太太小姐还是非常殷勤。吃夜宵的时候，他谈笑风生，亲切地为她们斟香槟酒。把她们一一送回家以后，时间已是深夜一点钟，他独自一人坐在出租马车上，回想起傍晚时分感情冲动的情形，连自己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必须警惕心血来潮，”他心里想，“确实，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表示亲热，竟然惹父亲生气了……真想不到。我需要行动，多多行动。因此，还是去骑兵团吧。”

第二天，七点钟刚过，他穿上军装，独自一个人来到弗洛托中校阴沉沉的房间。他鼓足勇气，足足恭维了中校两个钟头。他认真地想习惯习惯军人作风。在他的想象中，他未来的战友的言谈举止都和弗洛托一样。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错觉，但是它也有好的一面。眼前所见的一切使他不快，他不仅反感，而

且反感得要命。"但是，我将勇敢地过好这一关，"他对自己说，"不但不嘲笑这种作风，相反，我还要照着去做。"

弗洛托中校说了许多有关他自己的事；他滔滔不绝地叙述自己如何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城垣下，在第一次战斗中获得了第一块肩章。他讲得非常精彩，非常真实，深深地打动了吕西安的心。但是，这位原来性格刚强的老兵被复辟王朝的十五年挫了锐气，一点没有因为"巴黎的花花公子"在骑兵团里一下子获得尉官军衔而愤愤不平；相反，在他的头脑里，由于投机取巧的心理代替了渐渐淡忘了的英雄主义，弗洛托已经在盘算，究竟从这个青年人身上可以捞到多少好处；他问吕西安的父亲是不是议员。

吕西安向弗洛托先生转达了娄凡太太请他吃饭的邀请，中校坚决地推辞了。但是到第三天，他毫不客气地收下了一只精美硕大，用海泡石做烟锅的镂银烟斗。弗洛托从吕西安手中接过烟斗，就象收回一笔债款似的，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吕西安走后，他关上房门，心里想："这就是说：花花公子先生一到团里就会经常来请假，去邻近的市镇挥霍……"他掂了掂镂银烟斗的份量，又想："娄凡先生，您会得到批准的，而且是通过'我的渠道'；我是不会放弃这么一位主顾的：这家伙大概每月有五百法郎可以开销吧。兴许，他父亲从前是陆军部的军需官，军需供应商；这些钱是从可怜的士兵们身上搜括来的……充公。"说着，他微微一笑。然后，他把烟斗藏在一叠衬衣底下，取下了衣柜抽屉上的钥匙。

第 三 章

弗洛托在一七九四年当骠骑兵，当时他十八岁，大革命时期的全部战役他都参加了。前六年，他在打仗的时候，总是意气风发，高唱着《马赛曲》。但是，波拿巴摇身一变登上了执政的宝座，这位诡计多端的未来的中校立即发现，再那么起劲地唱《马赛曲》将是愚蠢的行为。随即，他成了全团第一个荣获十字勋章的尉官。波旁王朝时期，他第一次领了圣体，被擢升为荣誉军团军官。时下，他趁第二十七枪骑兵团从南特调防洛林的机会，来巴黎小住几天，顺便看望几位地位较低的朋友。如果吕西安懂一点处世之道，就会在他面前提一提父亲在陆军部的影响。但是他对这类事情一窍不通。他象一匹易惊的马驹，设想了许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危险，而且鼓起勇气准备随时克服它们。

听说弗洛托先生第二天搭乘驿车返回骑兵团，吕西安请求和他同行。按照娄凡太太吩咐，她儿子的四轮敞篷马车已经停放在她的窗下，娄凡太太看到车上的行李一件件卸下来运去驿站，不觉大吃一惊。

刚吃完旅途中的第一餐饭，中校发现吕西安拿出一份报纸想看，立即板起脸叱责道：

“在二十七团有一条规矩，禁止军官先生在公众场合看报；只有政府公报例外。”

“让报纸见鬼去吧！”吕西安快活地喊道，“反正驿车还没有套好马，我们来玩一阵子骨牌吧，输家今晚请喝潘趣酒。”

虽说吕西安年纪还轻，这次倒挺有脑筋，他故意接连输了六盘，到重新上车的时候，老实的弗洛托完全被笼络住了。他发现这个花花公子心地不坏，于是向他解释了一通在骑兵团里待人接物应该注意的地方，免得让人觉得他是个毛孩子。他说的注意事项，和吕西安所习惯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几乎完全不同。因为在弗洛托之流的心目中，彬彬有礼是软弱的表现，犹如在禽兽之间一样；最重要的是应该自我吹嘘和夸夸其谈。我们的主人公悲哀地、然而非常用心地听着。但是，弗洛托说着说着，却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于是，吕西安有了自由自在遐想的机会。总的来说，吕西安是高兴的，因为他终于行动起来，而且开了眼界。

第三天早晨六点钟光景，离南锡还有三法里，几位先生赶上了行军途中的骑兵团；他们叫驿车停下来，连人带行李在大路上下了车。

一名枪骑兵打开大衣箱，取出挂着肩章的军服交给中校。中校肥硕的脸一下子变得傲慢起来，阴沉而且粗鲁，这使在旁留神观察的吕西安十分吃惊。弗洛托先生让人给吕西安牵来一匹马，接着，几位先生重新赶上在他们换装的时候已经走远的队伍。七八个军官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迎接中校。中校首先向这些人介绍了吕西安；他发觉他们十分冷淡。他们的表情令人非常失望。

“今后就要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啦！”吕西安暗自说，心里象个孩子一样难过极了。他习惯和温文尔雅、竭力讨人喜欢的人交往，往常在巴黎的沙龙里和他交谈的就是这一类人。他

简直认为几位军官故意想给他点厉害看看。起初，他说话太多，不管他说什么，总有人反驳或者吹毛求疵：他只好不作声了。

吕西安在他所在的骑兵连上尉连长的左侧，默默地走了一个钟头。他表面上显得很平静，起码他希望是这样，但是心底里非常激动。和军官们令人扫兴的谈话一停，他立即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望着枪骑兵们，又惊又喜。他们就是拿破仑的战友啊；他们就是法国的士兵！他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入迷到了可笑的程度。

经过最初的一阵激动，他想到了自己的地位。“我现在总算有了职业，而且是人们认为最高尚最有趣的职业。高等综合技术学校本来要培养我骑在马背上指挥炮兵，现在我却和枪骑兵们并肩而行。唯一的区别是，”他想，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对目前这一行缺乏深入的了解，甚至可说一窍不通。”他身旁的上尉看见他亲切的成份多于嘲弄的微笑，不禁有点儿恼火……“没关系！”吕西安继续想道，“德塞和圣·西尔也是这么开始的；他们是没有被公爵封号玷污名誉的英雄。”

枪骑兵们的谈话吸引了吕西安的注意力。他们所说的话其实很平常，不过关系到穷苦人最普通的日常需要而已：伙食质量的优劣，酒价的高低……但是，语气的直率，从字句中间流露出来的坚定诚实的性格，象高山上的清新空气一样使他心旷神怡。那里面有一种纯朴洁净的气息，与他历来生活其中的暖房的气味全然不同。他立即感觉到了这种差别，并且立即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在他们的言谈中，没有那种冠冕堂皇、然而谨小慎微的客套话，他们每说一句话，那种口气都向人愉快地表明：“我谁都不放在眼里，我依靠我自己。”

“他们是最坦诚的人，”吕西安心想，“也许还是最幸福的

人！为什么他们的上司就不能和他们一样呢？我和他们一样，我的心是真诚的，我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要帮助他们得到更好的待遇，除此，我不会有别的追求；实际上，除了让人尊重我以外，我什么都不在乎。至于那些自称是我的朋友，说起话来粗暴自负的大人物，我和他们只有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我也佩着肩章。”他偷偷地瞟了一眼右边的上尉和上尉右边的中尉。“这些老爷和枪骑兵们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整天只知道装腔作势。他们什么都怕，或许会不怕死，他们和我的表兄德凡尔瓦是一路货色。”

接着，吕西安继续听枪骑兵聊天，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的思想很快进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幻觉世界；他激动地发挥着无拘无束，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心想着有待他去完成的伟大事业和崇高的献身行动。必须象德凡尔瓦那种人一样靠阴谋诡计过日子，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完全消失了。士兵们朴实无华的谈话犹如一曲美妙的音乐，在他身上起了作用；生活被抹上了一层美丽的玫瑰色。

枪骑兵们沿着大道两旁散漫地便步前进，道路中央畅通无阻。突然，一名军士策马而来，对下级军官们低声嘟哝了几句话。吕西安看见枪骑兵们纷纷挺直身子。“他们这下子精神多了。”他心里想。

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强烈感受，年轻幼稚的脸上流露出一股满意和亲切的神气，也许还夹杂着一点好奇。这是个错误。他应该无动于衷才对，或者做得更好一些，使自己的表情与别人的预料完全相反。走在他右边的上尉立刻想，“这个漂亮的小子一会儿就会有问题问我了，我得好好地回答他，让他安份一点儿。”但是，就算天塌下来，吕西安也决不会向这些不够朋友

的朋友提问。是什么使枪骑兵们突然精神一振？是什么使一支经过长途跋涉变得涣散的队伍一下子恢复了威武雄壮的军容？他要自己来解开这个谜。

上尉等他提问题；可是，最后还是上尉自己在这位沉默不语、年轻的巴黎人面前沉不住气了。

“我们在等陆军总监、法兰西元老N伯爵将军。”他终于开口说，态度生硬傲慢，装出好象不是专门对吕西安说话的样子。

吕西安冷冰冰地看了上尉一眼，仿佛上尉说话的声音吵了他似的。上尉极其轻蔑地撅起嘴，眉头一皱，显出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他斜着眼睛，但又不完全看着少尉。

“有趣的畜生！”吕西安心想，“显然这就是弗洛托中校常说的军人气派！当然，为了讨好这些老爷，我是不会这么粗暴无礼的；我在他们中间永远是个陌路人。或许，我因此要动刀动剑，付出代价，但是，用这种态度和我说话，我决不理睬。”上尉显然期待着吕西安说一两句表示钦佩的话，譬如说，是著名的N伯爵吗？……是在大军的战报上受到嘉奖的那位将军吗？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早有戒备；他脸上的表情，就象一个人闻到了臭味一样。上尉的眉头愈皱愈紧，经过一分钟令人难堪的沉默，他不得不补充了一句：

“就是那位在奥斯特里茨奋勇冲杀的N伯爵。他的大驾快到了。马莱·圣·梅格兰上校不是傻瓜，他在刚才那个驿站塞给马伕们一个埃居。其中一个马伕刚刚奔来通风报信。士兵们不能集队，否则就显得事先有准备了。可是您瞧，总监将会给骑兵团一个很高的评价。必须注意给人的初次印象……这些人

简直象生在马背上的一样。”

吕西安只是点点头；他心里正在为别人给他的驽马的步法感到难为情。他夹了一下马刺，马儿往斜肚里一闪，差点儿跌在地上。“我简直象个管莱园的修士。”他心里这么想。

十分钟以后，传来了沉重的马车声；N伯爵驾到。他在大路中央从两纵队枪骑兵中间通过，不一会就到了吕西安和上尉旁边。但是，敞篷大马车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囊，使人无法拜识著名的将军。

“箱子叠箱子，一辆辎重车。”上尉忿忿地说，“不计其数的火腿、烤火鸡、肥鹅肝酱，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行？还有大量的香槟美酒。”

我们的主人公不得不说话了，他有礼貌地以轻蔑的态度对付亨利埃上尉轻蔑的态度，无可奈何地做着一件乏味的事情。趁这段时间，请允许我们跟着今年被委派来第三军区视察的法兰西元老N伯爵少将走一走。

他的马车驶过护城河的吊桥，进入军区所在地南锡；同时，七响礼炮向市民们宣布了这个重大的事件……

礼炮的轰鸣声把吕西安的思想带到了九霄云外。

总监下榻的宾馆门口派了两名岗哨。军区的少将指挥官德朗斯男爵派人请示总监，他必须立即等候召见，还是等第二天再说。

“立即召见，他妈的。”老将军说，“他以为我来混……混饭吃吗？”

在一些小事情上，N伯爵依旧保持着桑勃尔—默兹军团里的习惯。从前，他就是在这个军团开始扬名的。这些习惯在这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在经过最后五六个驿站时，他不止一

次认出了那支无尚光荣的部队曾经据守过的阵地。

尽管他绝不是一个富于想象、耽于幻觉的人，这时却突然回忆起了一七九四年的往事。九四年和一八三×年是多么不同啊！天哪！那时，我们“誓与王朝不共戴天”！那真是肺腑之言啊！N反复交代我要监视青年士官，可是那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这些青年士官！……当时，我们天天打仗；行伍生活十分愉快，大家喜欢打仗。今天，人们必须讨好某一位元帅大人，必须唯贵族院之命是从！

N伯爵将军六十五六岁，是个相当漂亮的人，长得欣长瘦削，身子笔挺，很有气派；他至今保持优美的身材，介于金黄和灰白之间的几撮卷发为他几近光秃的脑袋增添了风采。他的仪表显示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以服从为天职的巨大决心。除此之外，他的思想与他的外表毫无关联。

如果多看一眼，这个人就不那么招人喜欢了；看到第三眼，你几乎会觉得他不过是个平庸之辈。人们可以隐约看到，在他身上好象有一层虚假的阴影。人们可以发现第一帝国和唯命是从的习惯留下的痕迹。

一八〇四年前死难的英雄有福！

桑勃尔—默兹军团显赫的旧人物们，在丢伊勒里宫的候见厅里，在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盛大典礼上，一个个变得驯顺温和了。N伯爵曾经见过在那次著名的谈话以后被放逐的德尔马将军。

“德尔马，多么隆重的庆典啊！真是壮观。”皇上在从圣母院回宫的路上说。

“是的，将军，只是还少了二百万人，他们为推翻您所恢复的东西付出了生命。”

第二天，德尔马即遭放逐，并且永远不准进入巴黎四周四十法里以内的地方。

随身侍从通报德朗斯男爵求见的时候，已经穿好军礼服的N将军正在客厅里踱步；他的耳际仿佛还回响着在瓦伦西亚突围时的枪炮声。他很快驱散了这些会导致轻率行动的回忆。为读者诸君着想，如宣读诏书的官吏在开场白中经常所说，我们仅从两位老将军的谈话中摘要选出几段：他们之间的交往不多。

德朗斯男爵进门以后，笨拙地敬了一个礼。他身高约六尺，外表象个法朗士一贡德地方的农民。当初，拿破仑立志返回法国，为了冲破从前的忠实盟友巴伐利亚人的堵击，曾经被迫在哈瑙打了一仗。德朗斯上校带领一营人在后面掩护德鲁奥将军统率的炮队，在战斗中，他的脸上挨了一刀，两颊顿时皮开肉绽，鼻子也被削掉了一小块。后来，伤口虽说好歹愈合了，脸上却留下了一大块伤疤。这块伤疤加上长年累月郁郁不得志布下的满脸皱纹，使将军显得军人气派十足。在战争期间，他曾经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无畏气概，但是伴随拿破仑统治的结束，他的自信心也完了。在南锡这个地方，他终日惶恐不安，尤其是报纸使他感到害怕：他因此常常说要枪毙那些诡辩家。他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时时害怕成为“公众的笑柄”。即便有人在只有百来个读者的小报上随便开个玩笑，这位往日无所畏惧的军人也会暴跳如雷。他还有一件伤心事：在南锡，没有人理会他的官阶。以前，在一八三×年的五月暴动中，他曾经狠狠地教训过城里的青年人，所以，他想象自己一定被人深恶痛绝了。

这个从前事事如意的人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副官。介绍完毕，副官立即退了出去。然后，他在桌子上摊开本军区部队和医院的部署图。接着，两个人就军事方面的问题详细地谈了个把钟

头，将军向男爵询问了士兵的思想动态和下级军官的情况。由此而及公众的情绪，其间只有一步路的距离。可敬的第三军区指挥官回答得非常详细，如果我们把他具有军人风格的报告里所有的优美之处照录不误，那实在是太长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说伯爵，法兰西元老从外省将军充满牢骚的话里得出的结论。

“一个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伯爵心里想，“他不怕死，甚至抱怨，真心地抱怨缺少赴汤蹈火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他的精神已经垮了，如果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镇压一场暴动，那么第二天的报纸会叫他发疯的。”

“他们整天让我吃哑巴亏。”男爵的这句话反复说了好几遍。

“别这么大声，亲爱的将军，几十个将级军官，您的前辈，都在觊觎您的职位，元帅希望大家知足。我以好朋友的身份，告诉您一句或许过于直率的话。一周前，我去向部长辞行，他对我说：只有傻瓜才不懂得就地筑窝。”

“我希望元帅大人来这里试试看。”男爵抢过话头急忙说，“一边是团结一致的阔贵族，他们公开藐视我们，整天嘲笑我们；还有头脑圆滑的耶稣会教士操纵的市民，以及市民手下所有比较有钱的妇女。另一边是全城的青年人，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诚笃的教徒，个个都是疯狂的共和党人。如果我的目光偶而落在某人身上，他会立即送我一个‘梨子’①，或者做一个别的反叛的表示。甚至学校里的小孩子都拿‘梨子’给我看；如果有青年人看见我离开卫兵两百步远，他们就拼命打唿哨起

① 路易·菲利普国王的面形象梨子。

哄；然后，如果我置之不理……他们就写来匿名信，骂得你狗血淋头。而且，匿名信里得夹着一团废纸，上面有写信人的姓名和地址。你们在巴黎见过这种事吗？如果我当众受辱，那么第二天就会街谈巷议，处处影射这件事。至迟也是前天的事吧，一个名叫路德维格·罗勒的出色的旧军官，因为他的仆人在四月三日事件中偶遭不测，要求和我去军区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用手枪决斗。这下子好了！昨天，他的无礼要求立刻成了全城上下议论的话题。”

“可以把信交给国王的全权代表处理嘛，他不是很强硬吗？”

“他是部长的亲戚，一向心毒手狠，每有政治纠纷，他就十拿九稳有晋升的机会。我很愚蠢，发生暴动以后几天，给他送去一封刚收到的极端恶毒的匿名信；我这辈子从未收到过这么恶毒的信，妈的！他若无其事地对我说：‘您要我怎么处理这张废纸呢？如果受到这种侮辱，应该是我来请求您这位将军为我做主，或者我自己去报仇。’有时候，我真想挥刀朝这些狂妄的老百姓的脸上劈过去！”

“您的地位也完啦！”

“唉！如果可以用机关枪扫他们就好了！”英勇的老将军仰天长叹一声说。

“原来如此，太好了。”法兰西元老接过话说，“我也一直这么想，拿破仑就是靠圣·罗什的大炮坐稳皇位的。不过，你们的副省长弗莱隆先生不向内政部长报告公众的思想动向吗？”

“麻烦不在这里。他整天都在涂涂写写，但他是个小孩子，一个二十八岁的糊涂虫。他也和我耍手腕；他虚荣得要命，胆小得象个女人。我对他说，‘把副省长和将军之间的矛盾放在以后的太平日子里解决吧，您我两人整天受人诋毁，谁都不放过我

们。譬如说，我们去拜访主教大人，但是他回访过我们吗？贵族们从不参加您举行的舞会，同样从不邀请您光临他们的舞会。如果我们按照规矩，在省议会上因为某种公务关系同贵族打招呼，第一次他们还会还礼，第二次就扭转头不屑一顾了。年轻的共和党人当面嘘我们。’这一切都是明摆的事实，但是我白费力气。唔，副省长硬是不肯承认，他气得满脸通红，回答说，‘您说的是您，他们从来不嘘我。’实际上，如果他敢在傍晚时分上街走一走，就会有人近在一两步路的地方嘘他。没有一个星期会太平无事。”

“亲爱的将军，您肯定有这种事吗？内政部长给我看了弗莱隆先生写的十封信，信中说，他即将和正统派人士完全和解。我前天在N省的省长G先生家里吃饭，他和那伙人相处得相当可以，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妈的，我完全相信；他是个精明人，一个了不起的省长，他喜欢所有精明的盗贼，自己也参加偷盗，每年神不知鬼不觉地偷两三万法郎，因此在那个省里受人尊敬。当然，有关我们这位副省长，我汇报的情况不一定靠得住；是否允许我把B上尉叫来？您认识吧？他大概在候见厅里。”

“我没有记错的话，此人是派驻一〇七团的观察员，专门调查驻军的思想的吧？”

“正是。他来这里才三个月，为了不在团里暴露他的身份，我从不在白天召见他。”

B上尉来了。看见他进来，德朗斯男爵执意回避，去了另一个房间。上尉举了几十个具体的事例，证实可怜的将军确有难言之苦。“在这座可诅咒的城市里，青年人属于共和派，贵族方面团结一致，假仁假义。身兼自由派报纸编辑和共和派首领

的戈济埃先生，既坚定又灵活。领导贵族的德·普瓦利埃先生四出活动让人不得安宁，是第一流诡计多端的人。总之，谁都不把省长和将军放在眼里，他们处处受排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钱不值。主教定期向教徒们宣布我们将在三个月之内垮台。伯爵大人，我很高兴可以向上推卸责任。最糟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情况比较直截了当地报告元帅，他便责备我们缺乏干劲。他这样做当然方便，万一改朝换代的话……”

“不要说下去了，先生。”

“对不起，将军，我扯远了。在这个地方，耶稣会教士操纵贵族就象指使佣人一样。总之，所有非共和派的人都受他们控制。”

“南锡城里有多少人口？”将军觉得上尉的议论过于直率，问道。

“一万八千，不包括驻军。”

“有多少共和党？”

“真正公开身份的有三十六人。”

“就是说，每一千人里有两个。这些人中间，头脑精灵的有几个？

“只有一个。他就是土地测量员，《黎明报》的编辑戈济埃，一个以贫穷为荣的穷光蛋。”

“难道你们不能管住三十五个毛孩子，同时把那个精灵的家伙关起来吗？”

“首先，将军，在所有的贵族中间，假仁假义是有教养的表现。而在所有不是伪君子的人中间，模仿共和党人胡作非为是一件吃香的事。有一间蒙道尔咖啡馆，反对派青年常在这里聚会；一个真正的九三年俱乐部。如果有四五个士兵经过他们

面前，他们会压低嗓子喊：士兵万岁！如果有下级军官经过，他们会同他打招呼，同他搭讪，还会请他喝上一杯。相反，如果是忠于政府的军官，譬如说我吧，那就免不了被他们指桑骂槐地奚落一番。就在上星期天，我从蒙道尔咖啡馆门口走过，所有的人立刻转过身背对着我，好象接受检阅的士兵一样整齐。当时，我真想朝他们那个劳什子一脚踢过去。”

“假如您想让上面下一道又一道命令解除您的职务，这倒是个可靠的办法。难道您的薪俸不够高吗？”

“半年一张一千法郎的支票。这是无意中经过蒙道尔咖啡馆；往常，我都要绕个圈子，多走五六百步路，避开这个该死的地方。真想不到，一个在德累斯顿和滑铁卢两次挂花的军官还得躲开一伙老百姓！”

“自从‘光荣的三天’以后，老百姓都死光啦。”伯爵心酸地说，“把个人的事暂时搁在一边吧。”说着，他把德朗斯男爵叫了回来，并且命令上尉留下。“在南锡，是谁在操纵各个党派？”

将军回答说：

“德·篷勒韦和德·瓦西尼两位先生是卡洛斯派表面上的头头，两人都是查理十世委派的。事实上，他们真正的首领是该诅咒的阴谋家，一个叫德·普瓦利埃大夫的人（他是医生，所以叫他大夫）。他的正式职务不过是卡洛斯派委员会的秘书。耶稣会教士雷伊代理主教职务，他控制全城的妇女，上至地位最高的贵妇，下到最微不足道的女商贩，泾渭分明。您可以留心一下，在省长为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有谁不是领薪俸的官员。您可以问一问，哪一个忠于政府、出入省长府邸的人能够跨进德·夏斯特莱夫人、德·奥于古尔夫人或者德·高迈西夫人家

的门槛？”

“这几位夫人是什么人？”

“都是非常富有非常骄傲的贵妇人。德·奥干古尔夫人是全城最漂亮的女人，生活奢华。德·高迈西夫人大概比德·奥干古尔夫人更加漂亮，但是，这是个疯子，类似斯达尔夫人，从早到晚为查理十世歌功颂德，就象那个日内瓦女人日夜咒骂拿破仑一样。我在日内瓦带过兵，那个疯女人弄得我们坐卧不宁。”

“还有德·夏斯特莱夫人呢？”N伯爵满有兴趣地问道。

“她年纪轻轻，可是已经寡居，已故的丈夫原是查理十世宫廷的一名旅长。德·夏斯特莱夫人在自己的沙龙里说教，全城的青年无不为她神魂颠倒。一天，一个‘思想端正’的年轻人输了一大笔钱，德·夏斯特莱夫人照样敢去他家。上尉，是这样吧？”

“一点不错，将军。凑巧得很，我当时正在这个青年家里的林荫路上散步。德·夏斯特莱夫人送给他三千金法郎和一件镶嵌钻石的纪念品。这件纪念品是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从前赠送给她的礼物，后来，这个青年把它拿去斯特拉斯堡典当了。我身上带着驻斯特拉斯堡的特派员的来信。”

“不必讲这么详细了。”伯爵对正在摊开大公文夹的上尉说。

德朗斯男爵接着说：“另外还有德·毕洛朗、德·赛尔彼也尔和德·马尔西里等人的府第，主教大人在那里受到象总司令一般的款待。但是，我们中间有谁在那里露面，那就见鬼啦。您知道副省长大人去哪儿消磨晚饭后的时间吗？在开杂货店的贝尔许太太家里，店铺的后堂间便是客厅。这件事他是不会写信

告诉部长的。至于我，我比他自爱，我哪儿都不去，八点钟便上床睡觉。”

“您手下的军官晚上干些什么？”

“上咖啡馆，找姑娘，绝对不和市民往来。我们象被天主抛弃的人一样在这里生活。那些当丈夫的鬼市民互相通风报信，还自称是什么‘自由派’；只有炮兵和工兵军官才吃得开。”

“对了，这些人想些什么？”

“都是该死的共和派，空想家。是的！上尉可以告诉您的，他们订阅《国民报》、《喧哗周刊》，以及各种各样的坏报纸。他们在报纸上公开嘲笑我每天发布的命令。他们假冒六法里外小镇上的居民，把这些东西运来这里。我不敢担保，他们去郊外打猎的时候没有和戈济埃暗中接触。”

“这个人怎么样？”

“他是共和派的首领，我刚才提起过他。他还是《黎明报》的主编，这份报纸专门煽风点火，以奚落我为宗旨。去年，他提出和我比剑，可恶的是他也受雇于政府。他是土地测量员，我无法解除他的职务。他曾经给《国民报》寄去一百七十九法郎，帮它清付最近的一次罚款。我对内伊元帅说过这件事，但是白费……”

“别说这些了。”N伯爵红着脸说。最后，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想把郁结在心头的烦闷倾吐出来的德朗斯男爵。

第 四 章

正当德朗斯男爵把南锡描绘得一团漆黑的时候，第二十七枪骑兵团穿过一片凄凉不堪的平原，越来越接近这座城市。干燥多石的土地几乎毫无出产。吕西安甚至发现，离城一法里的地方，总共只有三棵孤零零的树，路旁的一棵高不过二十尺，更是显得憔悴。连绵起伏的光秃秃的小山岗使人感到视野逼仄，山岗之间的谷地里有几片残弱的葡萄园。离城四分之一法里处，两排死气沉沉、经过修剪的榆树标记出大道的走向。一路上遇见的农民样子可怜，神色惊异。"这就是美丽的法兰西！"吕西安暗自说道。再往前走，骑兵团经过屠宰场、榨油厂等高大的建筑物，它们是有用的，但是外貌肮脏，极其凄凉地向人们宣告着一个臻于完善的文明时代。在这些庞然大物之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片种着甘蓝菜，没有一棵杂树的大园子。

最后，大路突然转折，骑兵团到了南锡外城的城门。城门朝巴黎方向，很矮，仿佛埋在地下一样。部队暂停前进，守城的卫兵很快认出了他们。我们忘记交代一句，在城外一法里的地方有一条小溪，部队曾经停下来整理军容。几分钟功夫，身上的尘土一扫而光，军装鞍辔恢复了夺目的光彩。

第二十七枪骑兵团开进南锡，时值一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半左右，天气阴冷。走在最前面的是一支威武雄壮的军乐队，它受到了当地居民和风流娘们的热烈欢迎：三十二名

号手身穿红制服，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乐曲声震耳欲聋。而且，最前排的六名号手全是黑人，为首的一个竟有七尺高。

城里的美人，尤其是编织花边的青年女工们纷纷挤在窗前，她们对刺耳的军乐声特别敏感。无疑，号手们镶着华丽的金丝绦子的猩红制服大大提高了乐曲的魅力。

南锡城是伏旁的杰作，防守坚固。但是，吕西安觉得它糟糕透了。肮脏和贫穷仿佛在互相争夺地盘，居民们的面色和建筑物的色调一样灰暗。吕西安在所到之处，看到的人都是高利贷商人的模样，都是一副斤斤计较、喜欢争吵、一触即怒的面孔。“这些人满脑子是钱，想的是如何敛财。”他这么想，一股厌恶的感情油然而生。“或许这就是自由派大肆吹嘘的美国人的性格吧。”

年轻的巴黎人习惯和家乡彬彬有礼的人交往，他心里感到很难过。狭窄的街道，坎坷的路面，到处是转弯和暗角，除了脏得令人恶心以外，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地方，马路中央有一条水沟，滚滚流动的污水黑得象汤药一样。

在吕西安右边，一名枪骑兵的马不慎闪了一下，把中校派给吕西安的驽马溅得满身是又黑又臭的污水。我们的主人公看到，一部分在近旁目睹这个小小意外的新同事竟然高兴得什么似的。看到他们故意不加掩饰的恶意的微笑，吕西安的想象的翅膀被砍断了：他变得凶恶起来了。

“首先，”他暗自想，“我得记住这不是一支野营部队：离开这里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没有敌人；而且，这些老爷中间所有不到四十岁的人，都和我一样没有亲眼见过敌人。因此，有一些低级趣味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穷极无聊的产物。他们已经不是在军校里勇敢无畏、莽撞快活的青年军官，他们是一伙穷

极无聊的可怜虫，能够拿我寻开心，还会有不高兴的道理么？不惹得我和他们决斗，他们是不肯罢休的。既然如此，倒不如立即决斗，我可以早点儿得到安宁。但是，胖子中校肯做我的公正人吗？我怀疑，他的军阶不允许他这么做；他应当是维持秩序的模范……到哪里找个公正人呢？”

吕西安抬头看见一所大房子，与骑兵团至今经过的那些房子相比，它在格调上显然要少几分俗气；白色的高墙中央开着一扇油漆成鹦鹉绿色的百叶窗。“这些外省的无赖就是喜欢大红大绿！”

吕西安正在为这个很不礼貌的想法沾沾自喜，忽然看见鹦鹉色的百叶窗微微地打开了。开窗的是一位年轻女郎，金色的头发十分秀丽，脸上带着轻蔑的神气；她也来观看骑兵团的入城式。吕西安一见她美丽的面庞，不痛快的想法便烟消云散了，精神为之一振。南锡城里石灰剥落、肮脏不堪的房屋外墙，黑色的污水，嫉妒猜忌的同事，不可避免的决斗，使马匹老打趔趄的坎坷路面，也许别人故意给了他一匹驽马，总之，所有这一切都变得无影无踪了。马路尽头有一座拱门，队伍由于阻塞不得不暂停前进。那位女郎关上窗，半遮半掩地躲在绣花的细布窗帘后面继续往外看着。她大约二十四五岁。吕西安在她的眼睛里发现一种奇特的东西；是讥讽，是仇恨，抑或只是青春的活力和某种事事觉得新鲜的心理？

突然，吕西安所在的第二骑兵队向前移动了。双眼依然紧盯鹦鹉绿色百叶窗的吕西安朝马肚子上蹬了一马刺。马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上，把吕西安也摔了下来。

他赶紧爬起身，拿着刀鞘朝他的马狠狠砍了一记，并且立即跳上马背。说实在的，前后不过一会儿功夫，但是，人群中

爆发出一阵哄笑。吕西安发现，虽然他已经骑上马了，但是那位金发女郎还在微笑。骑兵军官们哈哈大笑。他们是故意的，就象一个中间派议员，在议会上听到有人证据确凿地指责内阁时的情形一样。

“虽说摔了一交，还是好样的。”一个蓄着白胡髭的老中士说。

“骑这么一匹蹩脚马，还没有人及得上他呢。”一个枪骑兵说。

吕西安满脸通红，但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骑兵团驻扎下来以后，吕西安交割完公务，立即骑着马直奔驿站。

“先生，”他对驿站站长说，“您很清楚，我是一名军官，但是我没有合适的马匹。骑兵团的人也许是故意作弄我，借给我这么一匹驽马。它已经把我摔过一次了，这一点您也是清楚的。”他红着脸看了看军服的左袖。泥巴干了，在靠近肩膀的地方留下一块灰白的痕迹。“干脆说吧，先生，城里有没有多少过得去的马匹出卖？我现在立刻要买。”

“当然啦，先生，这可是个敲竹杠的好机会啊。只是我不愿意这么做罢了。”驿站站长布沙尔先生说。

布沙尔先生是个神气活现的胖子，有一张嘲笑人的面孔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一面斟酌词句，一面打量眼前这位漂亮的年轻人，心里盘算着卖给他一匹马，可以把价钱抬高多少路易。

“先生，您是骑兵军官，不会不识马吧。”

眼看吕西安没有“夸口”，驿站站长以为可以再追问一句：

“我冒昧提个问题：您打过仗吗？”

布沙尔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是想开个玩笑，但是吕西安开朗的脸上却顿时变了颜色。

“知道我有没有打过仗并不重要，”吕西安毫不客气地说，“重要的是您，驿站站长，有没有马卖给我？”

布沙尔先生发现自己碰了个钉子，一时想不再答理这个青年军官。但是，这不等于白白放过赚十个路易的好机会么？特别是主动放弃一个钟头聊天的机会，这对我们这位驿站站长来说是完全做不到的事。他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兵。在他的眼里，象吕西安这样年纪的军官不过是些在礼拜堂里嬉戏吵闹的孩子罢了。

“先生，”布沙尔说，口气十分甜蜜，仿佛在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似的，“我从前在第一重骑兵团当过很多年下士，后来升为中士。我任中士以后，一八一四年在蒙米拉叶负了伤。我刚才提到打仗的事，就是这个原因。至于马的问题，我只有一些值十一二路易的蹩脚货，和您这样仪表堂堂、风华正茂的军官很不相配，而且至多跑一程路就不行了。真正的蹩脚货，真的！不过，如果您善于调教马匹——我毫不怀疑这一点（说到这里，布沙尔朝他漂亮军装的左袖，被污泥弄得发白的地方瞟了一眼，同时不自觉地流露出挖苦的口气）…… 如果您善于调教马匹，我们年轻有为的副省长弗莱隆先生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他有一匹英国马，是从住在本地的一位英国绅士手里买来的，这里的骑马爱好者都很熟悉它：膝弯灵活，肩胛优美，价值三千法郎。这匹马把弗莱隆先生摔在地上的事前后只发生过四回，原因是副省长壮着胆子才骑过它四次。他最后一次坠马，是在国民警卫队的检阅礼上，受检阅的队伍部分由老兵组成，

譬如说，其中也有我这个中士……”

“走吧，先生。”吕西安不耐烦地说，“我现在就去买。”

吕西安毫不在乎三千法郎这个数目的口吻，以及打断他说话时的斩钉截铁的态度，“征服”了这个从前的小军官。

“走吧，少尉。”布沙尔毕恭毕敬地回答一直骑在马背上的吕西安，并且立即跟在他后面出发了。他们要去的副省长官邸坐落在弹药库方向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开居民区有五分钟路程；从前这里是一座修道院，帝国后期的一位总督曾经将它修葺一新。副省长居住的小楼四周是个英国式花园。两位先生首先来到一扇大铁门前，然后被人从办公室所在的中二层打发到另一扇两旁是圆柱的门，这扇门通向弗莱隆先生起居的富丽堂皇的二楼。布沙尔先生按了按门铃，但是好久没有动静。最后，总算来了一个十分忙碌但是举止潇洒的仆人，他们被领进了一间乱糟糟的客厅。当时才一点钟，这也是事实。仆人重复着几句说惯了的话，态度既严肃又有分寸，说想见副省长是如何如何不容易。如果不是布沙尔先生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吕西安差点儿发火了。

“我们找省长先生谈一笔与他有关的‘生意’。”

骄傲自大的仆人似乎感到气愤，但是他站着一动不动。

“没错！我们这次来，想帮你们把拉拉卖出去，就是把副省长大人摔得不轻的那匹马。”前中士接着又说。

听到这句话，仆人请两位客人稍等片刻，抽身跑了出去。

十分钟以后，吕西安看见一个身高四尺半的年轻人步履庄重地走进来，一脸畏畏缩缩和迂腐的神气。他似乎特别重视自己非常细软的头发，黄得没有一点杂色的秀发显然留得太长，按照德国人的样式，额头上方正中央一条界线分明的头路将它

们平均分成左右两边。吕西安看到这个既想风度优雅又想不失威严，走起路来姿势象上了发条一样的人，不但怒气顿然消失，而且忍不住想哈哈大笑了。如何忍住不笑成了他的一件大事。他暗自说，这个副省长是吕卡斯·克拉纳赫画的基督像的复制品。自由派报纸天天猛烈抨击那些了不起的省长，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吕西安已经不再介意长时间的等待。他仔细打量着这个模样十分死板，一摇一摆慢慢走近的矮个子。看来，这是一个天生无动于衷，毫不顾忌别人议论的人。吕西安观察得那么出神，一时间出现了沉默的局面。

弗莱隆先生对自己初次亮相的效果很满意，何况面前还是一位军人呢！终于，他问吕西安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但是他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小舌颤音发得特别沉浊，而且那种语气让人听了就想发火。

吕西安的麻烦是不能当着这位大人笑出来。不幸的是，他偶然又想到了议员弗莱隆先生。这位议员先生只要说到我们“可敬的内阁部长们”，眼泪就夺眶而出。眼前这个人大概是他当之无愧的儿子或侄子吧。

我们的主人公到底还比较稚嫩，强烈的联想使他突然笑出声了。

“先生，”看着年轻的副省长身上裹着的式样独特的睡袍，他终于开口说道，“先生，听说您有一匹马想脱手。我想看一看，试骑一刻钟。我愿意付现钱。”

可敬的副省长仿佛在沉思；他不明白青年军官笑什么，在他的心目中并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

“先生，”他似乎下决心要背书一样，终于说，“有些紧急

重要的公务使我一时无法脱身，怕对二位失礼了。你们二位在这里久等了吧，真是有罪有罪。”

他连连表示歉意。一大堆甜言蜜语占去了不少时间。我们的主人公不象他那么注意维护温文尔雅的美名，看他老是说个没完，便无所顾忌地把来意再说了一遍。

“副省长大人公务在身，在下是不应该来打扰您的。我只是希望看看那匹马，并且试骑一下。我想只要副省长大人的英国马伕在场就行了。”

“马是英国种的，”副省长说，口气相当亲热，“经证明是一匹半纯种的好马。林克爵士在本地已经居住多年，我是从他手里买来的。这匹马在骑马爱好者中间颇负盛名。不过，说句实话，”他低下头接着说，“眼下照料这匹马的马伕是法国人。我一会儿叫佩兰听从您的吩咐。请您相信，先生，我派人照料这匹马，是容不得马虎的，除了佩兰，谁都不准接近它……”

年轻的行政长官字斟句酌，慢条斯理地吩咐完毕，然后扣上镶金边的开司米睡袍的前襟，把随时可能掉下来的睡帽往眼前拉了拉。这顶帽子式样稀奇古怪，有点象轻骑兵的圆筒帽。他慢吞吞地修饰着仪表，在旁仔细观察的驿站站长布沙尔先生看在眼里，脸上爱嘲弄人的表情渐渐变成了毫不掩饰的苦笑。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苦笑。副省长大人不习惯面对面和这类人说话，他觉得自己的打扮可以放心以后，便告别吕西安回房间去了。临走的时候，爱理不理地向布沙尔先生打个招呼，连看都没有看他。

“竟然让这么个‘瘦猴’在下星期检阅我们！”布沙尔嚷道，“这不叫人恶心么？”

看见在人生路上挤在蒙米拉叶的军士前头的青年人，布沙

尔的肚子里一向有气，可是他马上就有机会高兴一下了。这匹英国马极少到外面痛痛快快地舒展筋骨，所以可怜的小畜生一见出了马厩，立即绕着院子奔了起来，一边跑还一边乱蹦乱跳，四只蹄子同时离地，高高地昂起头，仿佛想越过省府大院四周的梧桐树。

“这匹马很有气势。”布沙尔一脸狡诈，走近吕西安说，“副省长大人和他的仆人佩兰不敢放它出来怕有一个星期了。我看是不是谨慎一些……”

驿站站长的小眼睛里闪烁着有克制的欢喜的光芒，使吕西安感到很惊奇。“显然，”他想，“一天里我非得摔两次不可了。这将是我在南锡生活的开端。”布沙尔找来一筛子燕麦，并且勒住了马。但是，吕西安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骑上马背控制住它。

他先策马奔跑了一阵，稍后又慢步前进。拉拉俊美的身躯和稳健的步伐使吕西安大为赞赏，虽然爱嘲弄人的驿站站长在旁等着他，他也不管了。拉拉足足跑了一法里，半小时以后才回到省府大院。仆人见吕西安迟迟不归，心情非常紧张。至于驿站站长，他满心希望那匹马独自回来。但是 他先是看见马背上有人，随后又仔细察看了吕西安的军装，没发现坠马的痕迹。“唔，这家伙不是那种‘笨蛋’。”布沙尔心里这么说。

吕西安没有下马便谈妥了这桩买卖。“不能让南锡人再看见我骑那匹倒霉的马了。”布沙尔没有这种担心，便骑上了骑兵团的马。副省长的随从佩兰先生一直陪他们来到邮政总局。吕西安取钱付了买马的款子。

“先生，”只剩下吕西安和布沙尔两人以后，吕西安说，“您瞧，我一天只摔一次。懊恼的是，刚才那一交恰好摔在那

一排有鹦鹉绿百叶窗的窗户底下，在那边，还不到拱门的地方……在城门附近，一幢公馆式的房子前面。”

“哦！在彭浦路。”布沙尔说，“最小的一扇窗子后面大概还藏着一位美人吧？”

“是的，先生，她见我倒霉还笑呢。在驻防的地方发生这种事，实在是太扫兴啦，而且是第一次在这里驻防。先生，您当过兵，您是理解这种情形的；骑兵团里会怎么说我呢？那位贵妇是什么人？”

“是不是一个年纪二十五六、灰黄色的头发长得垂地的女人？”

“还有一双非常美丽和喜欢戏弄人的眼睛。”

“她是德·夏斯特莱夫人，一个寡妇，衣着华丽的贵族老爷们无不争先恐后地奉承她，因为她有百万家财。她到处热烈地为查理十世辩护。如果我是那个矮子省长，我一定要把她禁锢起来。我们这个地方最终将免不了成为第二个旺代。她是个极端保王派，简直想把所有为祖国出过力的人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她是德·篷勒韦侯爵老爷的女儿，这位老爷也是个铁杆保王党。”他压低嗓音接着说，“他是查理十世在本省的特派员之一。这话只在您我之间说说。我可不想当告密分子。”

“您尽管放心。”

“他们自从‘七月事件’以来一直潜伏在这里。据他们说，他们要让巴黎的老百姓没有工做，没有饭吃。说是这么说，这位侯爵还不算凶恶。凶恶的是他的左右手，本地的第一号医生德·普瓦利埃大夫。德·普瓦利埃大夫这个精灵鬼，不但牵着德·篷勒韦先生的鼻子团团转，而且连查理十世的另一名特派员德·毕洛朗先生也被他摆布得服服帖帖。因为他们在这里策

刘阴谋完全是公开的。还有奥利佛神甫也是密探……”

“但是，亲爱的先生，”吕西安笑笑说，“我不反对您说奥利佛神甫是暗探。当暗探的人还多着呢！还是请您再跟我谈谈那位美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吧。”

“啊！是笑您坠马的那个美人吗？坠马的人她见得多啦！她丈夫原来是查理十世贴身的几位将军之一，而且担任着侍从官或者副官之类的职务。总之是一位大老爷。在那次事件以后，因为受不起惊吓死在这里了。他老是觉得老百姓在‘上街闹事’，这话他对我说了不下二十遍。尽管如此，他不失是个大好人，一点不盛气凌人，相反，是个非常和气的人。每当有信使从巴黎来找他们，他总是要求驿站备好两匹马供他随时使用，当然他出的是好价钱。因为，先生，您知道从这儿抄近路去莱茵河才十九法里。他这个人又高又瘦又黄，终日提心吊胆。”

“他那位寡妇呢？”

“她在圣日耳曼区有一处公馆，那条马路叫巴比伦路。一个什么名字！先生，您一定明白吧。她渴望返回巴黎，但是她父亲不同意，而且千方百计在她的朋友中间制造不和；是的，他总是想骗她！因为在耶稣会和查理十世统治期间，极其虔诚的德·夏斯特莱先生在一次公债中赚了好几百万，他的寡妇继承了这笔有年金收入的钱，德·篷勒韦先生则想在万一发生革命的时候将它占为己有。

“德·夏斯特莱先生每早都命人套上马车，去离家五十步路的教堂做弥撒。那辆英国马车起码价值一万法郎，行驶在石头路上悄然无声。他说，老百姓就应该和他的马车一样。他在这方面十分自豪，每逢星期天去做弥撒，他总是穿上军礼服，身挂红绶带，四名仆役也是制服笔挺，每人还戴一副黄色的手

套。尽管他这么有气派，临死的时候却分文没有派给手下人，他对陪在身旁的副本堂神甫说，因为这些人全是'雅各宾分子'。但是，留在世上的夫人感到害怕，声称这是遗嘱中的一处疏忽。她给有些仆人发了一小笔养老金，让一些仆人继续留下来，有时还找点理由赏他们四五十法郎。篷勒韦公馆的二楼全归她住；就是您看见她的地方。但是她父亲要她付房租。她得付四千法郎。如果侯爵把二楼租给别人，他收的租金绝对超不过一百路易。这人是个吝啬鬼。虽然这样，他却和谁都谈得来，而且很有礼貌。他说，不久将要成立共和国，贵族们将再次流亡国外，贵族和教士又将人头落地…… 德·篷勒韦先生在第一次流亡期间处境十分悲惨。据说，他曾在汉堡靠帮人装订书籍为生。可是，如果现在有人在他面前提到书，他就会气得面红耳赤。事实是他指望在必要的时候依靠女儿的那笔年金。他须臾不愿离开女儿，道理就在于此。这是他亲口对我的一个朋友说的……"

"可是，先生，"吕西安说，"这个可笑的老头关我什么事呢？还是谈谈德·夏斯特莱夫人吧。"

"她每逢星期五在家里聚会朋友，十足象个教士一样向他们说教。据仆人们说，她讲起话来如天使一般娓娓动听，人人都能听懂；有几回大家都感动得哭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不可救药的笨蛋，她疯狂地反对咱们老百姓。只要她做得到，她会把我们统统送去圣·米歇尔山囚禁起来。'尽管我这么说了，她照样花言巧语，他们照样喜欢她。

"她的随身侍从说，她父亲不愿和担任麦茨王家法院院长、宣誓效忠政府的弟弟见面，所以常常受她的严厉责备。她父亲说这是作贱自己。中庸派在本地的社交界里一概不受欢迎。卖

马给您的省长再'花里胡哨'，受人侮辱也是家常便饭；他不敢登门拜访德·夏斯特莱夫人，因为她一定会老实不客气地数落他的。他去看望德·奥干古尔夫人的时候，我们这位最娇艳的贵妇人会走到临街的窗口，告诉看门人说她不在家……对不起，先生是中庸派，我失言了……”

最后这句话说得很自然，吕西安的回答同样也很自然。

“朋友，您提供了不少情况，我好象听到了关于敌人据点的报告。不过，再见，以后见，请问这里哪一家旅馆最有名气？”

“三帝宾馆，老耶稣会路十三号。但是那地方不好找。我刚巧顺路，十分荣幸能够为您带路。”驿站站长心想：“我的玩笑开得过火了，应该向这个轻浮的年轻人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妇人。”

“德·夏斯特莱夫人是贵族夫人中最死心眼的一个。”布沙尔象一个想掩盖内心的局促不安的平民，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接着说，“换句话说，德·奥干古尔夫人的姿色并不亚于她。但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只有一个情夫，就是你们接防的骠骑兵团里的中校托马斯·德·布尚·德·西西里先生。她平日里总是愁眉苦脸，模样儿非常特别，只有在热情赞扬亨利五世的时候才是例外。她的仆人说，她常常吩咐套上马车，可是过一个钟头，她又叫人卸下马车不出门了。她的眼睛美丽非凡，这是您亲眼见到的，一对多愁善感的眼睛。德·奥干古尔夫人则相反，性格开朗得多，风趣得多，有说不完的奇闻趣事。德·奥干古尔夫人的丈夫原先是上尉，事事受妻子支配。他在七月事件中负伤，凭良心说，是个很好的人！话说回来，在这个地方，他们这伙人个个都不赖。但是，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们，

无拘无束地年年换一个情人。现在轮到为她倾家荡产的是德·安坦先生。我经常给他提供马匹，供他们去布莱尔维勒树林游玩。您看那边，在那片平地的尽头便是树林子。天知道他们在那里搞什么勾当！他们次次把我的那些马伕灌得烂醉，使他们看不见听不到。要是他们回来以后能告诉我什么，那才奇怪呢。”

“哪里有树林啊？”吕西安望着满目荒凉的前方说。

“离这儿一法里，在这片平地的尽头有几处茂密优美的树林。那是个好地方。绿衣猎人咖啡馆就在那里，开店的德国人时时有音乐供游客欣赏；这是本地的蒂沃利① ……”

吕西安催马往前走了一步，健谈的驿站站长着急了；他仿佛觉得一件宝贝将得而复失，而且这是怎样一件宝贝啊！一个新来乍到，事事得听他摆布，既年轻又英俊的巴黎人！

“每个星期，德·夏斯特莱夫人，”他赶紧接下去说，“就是看见您坠马，暗暗笑您的那位金发美人。说得确切一点应该是看到您的马跌倒在地上，这是很不同的两码事。我是说，差不多每个星期，她都少不了要拒绝一回来说亲的人。整天寸步不离的表兄德·白朗塞先生，真正的耶稣会教士，最大的阴谋家德·高埃罗先生，是这样！贵族当中头号好汉路德维格·罗勒伯爵，他们一个个都碰了钉子。可是，您千万别做在外省结婚这种蠢事！为了摆脱烦恼，我已经告诉您了，她果断地和第二十骠骑兵团的中校托马斯·德·布尚·德·西西里结成了名义上的夫妻。对她来说，他是老了点儿；但是没关系，他毫不动摇，据说他是法国最大的贵族之一。另外，还有处处不忘出风

---

① 意大利名城，以风景秀丽著称。

头的德·毕洛朗夫人和德·圣一樊尚夫人。但是本城的贵妇人最忌讳有失身份的事。她们在这一点上向来极其严厉。亲爱的先生，我对您十分尊敬，虽说我从前在重骑兵团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士；但是恕我以实话相告（事实上，我十年之中参加了十次战役）：这个寡妇，已故的丈夫德·夏斯特莱先生是将军，刚分手的情夫是个中校，我怀疑她会接受一个普通少尉的敬意，不管这位少尉多么亲切可爱，因为，”驿站站长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在这个地方，品行端正不算一回事，办什么事情都靠地位和贵族头衔。”

“遇到这种事，我可糟了。”吕西安心想。

“再见，先生。”他一边驱马往前走，一边对布沙尔说，“那匹马暂时放在您的马厩里，我会派士兵来取的。好吧，晚安。”

他远远望见了三帝宾馆的巨大招牌。

“不管怎么说，我算是狠狠地耍弄了他一番，他和他的中庸政府。”布沙尔暗自好笑，自言自语说道，“还有马伕们的四十法郎酒钱：时时都有啦！”

第五章

布沙尔先生有许多理由可以笑，有些还是他想象不到的理由。这位目光犀利的人物一走，吕西安便陷入了沉思，他感到心里很不痛快。他觉得，以坠马开始在外省的小城以及在骑兵团里的生活，这是不幸中的不幸。“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即使等我成了最老资格的骑兵，每次走在街上，人们也会说：哈！骑兵团进城那天，就是这个巴黎来的年轻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样子逗极了。”

发展富家子弟爱虚荣的可悲禀性，这是巴黎的教育唯一的长处，我们的主人公也深受其害。这种虚荣心表现在他们个个都想披坚执锐，投身军队。吕西安就梦想着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处事既灵活又坚定，在战场上一往无前……可是八字还没一撇，嘲笑和侮辱已经从天而降，而且窗户后面的少妇还是本地爵位最高的贵族，一个饶舌的、懂得怎么奚落中庸政府的仆人的极端保王派。她会怎么议论他呢？

他满身污泥从地上爬起来，怒气冲冲地用刀鞘朝马砍过去，看见她的嘴角上掠过一丝微笑。此情此景使他不能忘怀。“竟然愚蠢到用刀鞘去砍它！尤其是怒气冲冲的样子！这不是授人笑柄么！谁都可能从马背上摔下来，可是怒气冲冲地打马！摔一交就这么惊惶失措！应该沉着镇定才对嘛！正如父亲所说，别人以为你朝东，你偏偏要朝西……万一遇见这位德·夏斯特莱

夫人，她认出我的时候能憋住不笑么？骑兵团又将怎么议论我呢？呵！说到骑兵团，诸位喜欢恶作剧的老爷，奉劝你们开玩笑的时候小声一点为妙。”

他在三帝宾馆最好的一套房间里找到了仆人。那些不愉快的想法使他很不平静。他坐上来花了两个钟头，按军人的要求精心打扮了一番：“万事取决于开端，我该弥补的事太多了。”

“衣服十分合身。”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说。他叫人放了两面镜子，可以从头到脚照见自己。“但是，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笑眯眯的眼睛里，在那双闪烁着嘲弄人的目光的眼睛里，左手袖子上的泥迹是抹不掉啦。”他转脸可怜巴巴地看着扔在椅子上的军装；这件行军途中穿过的衣服尽管刷了又刷，坠马时留下的痕迹依旧太明显了。

吕西安慢慢地打扮完毕，想不到这也引起了宾馆上下，包括借给他活动穿衣镜的老板娘的注意。然后，他下楼来到院子里，以同样十分挑剔的眼光把拉拉仔细检查了一遍。他很满意，只是觉得左后蹄还不够光亮，于是让人在他面前用蜡重新擦了一次。最后，他跨上马背。作为军人首先应该做到准确和庄重，但是他的动作轻盈灵巧，更象一个马术演员。他要向聚集在院子里的侍者们表明他的骑术高超，这种心情太迫切了。问过彭浦路在哪里以后，他飞也似地出了宾馆。“幸好，既然是将军的遗孀，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评判。”他暗暗想。

但是，鹦鹉绿色的百叶窗紧紧地关着。吕西安白白地来回走了几趟，最后只好掉转马头先去找弗洛托中校，一来是登门道谢，二来也请教一下，一个新到骑兵团的少尉在第一天有哪些必不可少的应酬。

他拜访了两三户人家，每去一处都呆十分钟左右。他的态度冷淡得死板，特别符合一个二十岁青年人的身份。这个表明他极有教养的行动赢得了普遍的欢迎。

礼节上的事一完，他立即回到上午坠马的地方。他骑着马飞奔而来，正好在篷勒韦公馆的大门口勒住马，在原地步子优美地兜了几个圈子。他轻轻提拉了几下缰绳，一般的门外汉是觉察不出来的。副省长的马对骑手莫名其妙的举动大惑不解，所以显得有些急躁，并且做了几个在内行人眼里十分优美的动作。吕西安骑在马背上安然不动，甚至显得有些僵硬，但是他枉费心机：鹦鹉绿的百叶窗始终紧闭着。

他以军人特有的方式查看了一番曾经有人讥笑他的那扇窗户：哥特式的窗框比别的窗子略小；它位于一幢大房子的二楼，这幢房子外表非常古老，按照外省人的爱好新近才粉刷过。二楼的窗户开得美观大方，但是三层楼上依然沿用旧式的小窗格。这座半哥特式的宅子有一道富丽堂皇、完全现代化的大铁门，面朝和彭浦路十字相交的祭坛路。大铁门的上方有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五个金字：篷勒韦公馆。

宅子所在的街区一片凄凉，祭坛路似乎是全城最美丽，也是最荒僻的马路之一：到处野草丛生。

吕西安暗暗想道：“要不是它藏着一位嘲笑过我的女郎，——她嘲笑得对——说不上我会多么讨厌这所死气沉沉的房子呢！”

“让这个外省女人见鬼去吧！不知在这座愚蠢的城市里，哪里有散步的地方？不如去找一找吧。”不到三刻钟功夫，靠着他的步履轻盈的马，吕西安已经走遍了南锡这座碉堡林立、死气沉沉的小城。他白找了一趟，除了一个长形的广场几乎毫无

发现。广场两端各有一条臭气熏天、夹带着城市垃圾的污水沟；四周栽着上千棵矮小憔悴、树冠被精心修剪成扇形的菩提树。

“谁能想象出比这座城市更加忧郁的地方么？”我们的主人公每有新的发现，便要重复一次这句话，他的心情也愈来愈痛苦。

在他强烈的厌恶情绪中也有一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因为，就在他城里城外转悠的时候，德·奥干古尔夫人、德·毕洛朗夫人，甚至于市民阶层的美丽皇后贝尔许小姐都注意上他了。最后这位小姐还说：“多漂亮的一位骑手。”

如果是平时，吕西安走在南锡街上是完全不会惹人注目的；可是那一天不同，整个上流社会乃至中下层居民，情绪都非常激动。新来一个团的官兵，这在外省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巴黎人对此产生的种种轰动是根本想象不到的。进驻一个团的官兵，商人们梦想着生意兴隆，可敬的母亲们梦想着女儿们解决终身大事。重要的是如何讨主顾们的喜欢了。贵族们在问：“这个团里有贵族吗？”教士们则暗自打算：“所有的士兵都领过圣体了吗？”如果有一百个人在他主持下初领圣体，那将给主教大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与上帝的使者相比，街头女郎们自然缺乏思想深度，但是她们的心说不定会灼热得多。

吕西安第一次上街蹓跶寻找散步的地方，骑着副省长的十分闻名、十分危险的马，而且故意表现出很有点儿气魄的样子，仿佛告诉人们他已经买下了这匹马，因此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人们纷纷议论：“这名少尉刚进城便买下了价值上千埃居的马，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为新来的少尉可能拥有的财产感到心情激动。在最激动的人中间，无疑应该提一提西尔维亚娜·贝尔许小姐。

“妈妈，妈妈，”她一见到副省长那四名扬全城的马便嚷开了，“副省长大人的拉拉。不过这一回骑手一点也不害怕。”

“一定是个很有钱的小伙子。”贝尔许太太说。这个想法立即占据了母女俩的全部心思。

这一天，全南锡城贵族社会的人恰好在德·奥干古尔先生府上聚餐，庆祝一位逃亡在外的亲王夫人的生日。德·奥干古尔先生年纪轻轻，但是非常富有，我们很荣幸在前面已经向读者诸君作过介绍。除开一打左右留恋过去、惧怕将来的蠢货，还特别应该提到七八位年轻、血气方刚、喜欢寻衅闹事、不懂得高高兴兴地顺应革命潮流的旧军官。他们在七月事件发生以后弃职还乡，从此终日无所事事，而且自认倒霉透了。这些年轻的旧军官无可奈何，痛苦地过着穷极无聊的日子，但这种讨厌的生活并没有使他们变得对现时军队里的青年军官很宽容。恶劣的情绪不仅损害了他们本来相当出众的才华，而且使他们表现出蔑视一切的态度。

在侦察地理的过程中，由于德·索伏—德·奥干古尔公馆的花园挡住了去路，吕西安从公馆的大门口经过了三次。里面的人刚好离席，有机会对他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们或者以自己的出身，或者从他们的道德原则出发，都是世界上最“纯粹”的人。其中最有眼光的评判家，如德·瓦西尼上校、罗勒三兄弟、德·白朗塞和德·安坦等前骑兵队长，以及德·高埃罗、米尔塞、德·朗富尔等先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伙可怜的年轻人在这一天不象往常那样情绪低落。上午，骑兵团的到达为他们提供了打仗和马匹这两个话题，除水彩画以外，这是外省能够给予一位忠厚绅士某些学问的两个方面；傍晚，他们又有机会仔仔细细地观察，痛痛快快地评论一名新来的军官，

这使他们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可怜的副省长的这匹马发现自己被人放肆地赶来赶去，一定会非常吃惊。”德·奥干古尔夫人的情人德·安坦先生说。

“这小子虽说骑术不错，究竟不是老资格。”说话的德·瓦西尼先生是个年已四十、粗眉大眼的美男子，但是一脸苦闷得要死的神气，即使在说笑话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看就知道是个自诩‘七月英雄’，帮人糊墙纸或者制蜡烛的小伙计。”年轻、个子高挑、头发金黄的德·高埃罗先生说，他待人冷淡骄矜，嫉妒心使他的脸上过早地布满了皱纹。

“您太落后啦，可怜的高埃罗！”本地的女才子德·毕洛朗夫人说，“可怜的七月党人早已不吃香了；我看是某个卖掉灵魂发了福的议员的儿子。”

“这些议员都是些能说会道的人物。他们在内阁部长们的身后排成笔直的队伍，在辩论关于苦役犯口粮供应的修正案时，根据内阁部长的背影，或者发出嘘声，或者哈哈大笑。”说话的是德·毕洛朗夫人的情人，风度翩翩的德·朗富尔先生。他故意把这句生动的话说得很慢，形象地发挥他的才智横溢的朋友的思想。

“老头子从朝廷获得高额俸禄，他用这些钱，也许只是租省长的马用两个星期罢了。”德·桑莱阿尔先生说。

“到此为止吧！既然要议论别人，不如先去了解了解清楚再说。”侯爵德·瓦西尼上校又开腔了。

“蚂蚁是个小气鬼，

这是它小小的缺点。”

脸色阴沉的路德维格·罗勒突然悲叹地冒出了这两句诗。

“好啦，诸位，请大家把意见统一一下：他到底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买马的？”德·索伏—德·奥干古尔夫人说，“虽说你们对这个年轻的蜡烛商抱有成见，但是总不至于说他现在不是骑在马背上吧。”

“钱，钱嘛，”德·安坦先生说，“那还不容易。或者在公开的讲坛上，或者在预算委员会里，只要他老头子为吉斯盖步枪交易，或者为另一份武器合同讲几句话就行了。”

“自己过日子，也得让人过日子，”德·瓦西尼先生说，表现出很有政治头脑的样子，“我们可怜的波旁家族就是不愿意明白这一点！当初，我们就应该喂饱所有这些多嘴名舌，厚颜无耻，今天称之为‘有才干’的平民青年。正如他们卖身投靠当今这一个一样，有谁知道N、N或N等人当初不会投靠查理十世呢？而且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更少一些，因为对他们来说，不那么受人羞辱就是一件大事。一个资产者保证了三餐以后，历来的最大目标就是争取上流社会的承认，进入上流社会的沙龙。”

“上帝保佑！我们陷进高深的政治中去了。”德·毕洛朗夫人说。

“七月英雄也罢，木匠也罢，大腹便便的议员的儿子也罢，你们爱怎么说都行，”德·索伏—德·奥干古尔夫人接住说，“反正他骑马的姿势非常洒脱。这个人因为父亲出卖了灵魂，也许会避而不谈政治吧。我们这位瓦西尼老是哀叹今不如昔，预言将来如何如何，往往使大家心里不痛快。相比之下，还不如和这个青年人交个朋友呢。我们应该禁止无病呻吟，起码在饭后应该禁止。”

“管他可爱不可爱，管他是蜡烛商还是细木匠，随便你们

怎么想吧。”具有清教徒气质的路德维格·罗勒说。这是一个高个子青年，平直乌黑的头发衬托出一张苍白阴沉的脸。“我仔细观察了五分钟，你们想赌什么都行，我担保他当兵还不久。”

“所以说，他既不是‘七月英雄’，也不是蜡烛商人，”德·奥干古尔夫人激动地说，“因为‘光荣的日子’已经过去三年，他早就变得成熟老练了。他父亲大概和德·维莱勒先生手下的‘三百君子’一样，是个发福的忠厚人；他很可能还学会了读书写字呢，而且和别人一样懂得出入沙龙的规矩。”

“他的相貌一点儿也不俗气。”德·高迈西夫人说。

路德维格·罗勒听得不顺耳，说：“夫人，他在马背上的姿势可不如您想象的那么好哇。动作僵硬，装腔作势。只要他的马踮一踮脚，他就趴在地上啦。”

“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一天之中的第二次了。”德·桑莱阿尔先生得意洋洋地说，好象一个傻子难得有人理睬，突然得着一件奇闻想告诉人似的。这位德·桑莱阿尔先生是本地最矮最胖，也是最富有的贵族；看到所有的目光都朝他转了过来，他感到一种难得的满足，他美美地品尝着其中的滋味，过了好一会才决心把吕西安坠马的事说个明白。但是，他想尽量说得有趣一些，结果却越说越糊涂。于是，听的人决定向他提问题，他也很高兴能够把故事从头到尾再讲一遍；但是他前后都竭力丑化故事里的主人公。

“您怎么说也没用。”这时，吕西安正第三次从公馆的窗下经过，德·索伏—德·奥干古尔夫人大声说道，“这个人挺可爱嘛！要不是有丈夫管着，我一定派人去请他来喝杯咖啡，哪怕是作弄你们一次也好。”

德·奥干古尔先生当真以为她要这么做，温顺恭敬的脸顿

时变得煞白，他吓坏了。

“可是，亲爱的，一个陌生人！出身卑贱，说不定是个做工的呢！”他对美丽的妻子哀求说。

“行啦！我就为您作一次牺牲吧。”她嘲笑说。德·奥干古尔先生听到这句话，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

“您呢，‘魁梧’的学问家，”她转身对桑莱阿尔说，“您说这个既可怜又可爱，瘦长漂亮的小伙子从马背上摔下来，这些诬蔑的话是从谁那里听来的？”

“全是听德·普瓦利埃大夫说的。”桑莱阿尔说，他听到别人讥笑他身体矮胖非常生气。“全是听德·普瓦利埃大夫说的。您想象中的英雄躺在地上大出洋相的时候，他刚巧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家里。”

“这个年轻的军官是不是英雄都罢，总之已经有人嫉妒他了，这是个好的开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愿意做个被人嫉妒的人，不做嫉妒人的人。他不象从印度归来的巴克科斯① 或者不象他的同伴一样成熟，这难道能怪他吗？你们等着瞧吧，再过二十年，他就可以稳扎稳打地和任何人较量。从现在起，我再也不听你们胡诌了。”德·奥干古尔夫人一边说，一边走到客厅的另一头打开窗子。

开窗的声音令吕西安回头一看，他的马也受了惊动，结果人和马在亲切聚会的人们的目光下呆了一两分钟。由于他在窗子打开以前已经走过了稍许，他的马好象不管骑手愿意不愿意，迅速后退了几步。

“不是上午那位少妇。”他有点失望地自语道，同时强迫

---

① 酒神，传说在印度长大，后旅行各地。

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的马小步离开了这个地方。

“狂妄！”路德维格·罗勒怒气冲冲地边说边离开了窗口。“好象法兰高尼马戏班的马戏演员一样，再有一次七月事件也会把他变成英雄的。”

“他穿的是不是二十七团的制服？”桑莱阿尔摆出内行的架子说，“第二十七团制服的镶边好象不是这样的。”

大家听到这句既有趣又有学问的问题，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关于镶边的讨论足足持续了半个钟头。军事艺术的这个部分既与裁缝的技艺密切相关，又为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位伟大的国王所津津乐道，因此在座的几位先生个个都想炫耀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

谈话的内容从制服的镶边转到了君主政体的原则。正当女人们开始厌倦的时候，一时隐退的德·桑莱阿尔先生突然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我有新情况！”他上气不接下气，刚到门口便大叫一声。顿时，君主政体的原则被可怜地抛在了一边。但是，桑莱阿尔却突然哑了；他在德·奥干古尔夫人的眼睛里发现，她正怀着急切的心情等他说下去。最后，人们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从他的嘴里掏出了事情的始末。副省长的马伕过去当过桑莱阿尔的仆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热情驱使这位可贵的侯爵去了副省长的马厩。在马厩里，他从前的仆人详尽地叙述了那桩买卖的经过情形。但是，他从马伕的口中还意外地得知，有迹象表明燕麦即将涨价。因为，负责管理食物价格的副省长已经下令为省长大人作好储备；作为大财主的副省长本人也已经宣布不再出售燕麦。听到这个消息，高贵的侯爵的心思完全变了。他暗自庆幸没有白走了这一趟。他当时的心情有点象正在台上演戏的演员，突

然听说家里失火了一样。桑莱阿尔恰好也有燕麦准备脱手。要知道，有关金钱的事再小也具有立即压倒一切的力量，在外省尤其如此，人们会暂时忘记最激烈的争论，人们会对最吸引人的丑闻毫无兴趣。在回奥干古尔公馆的路上，桑莱阿尔一再提醒自己必须守口如瓶，只字不提有关燕麦的事，因为还有好几位大财主，不能让他们疾足先得，抢在他前面卖好价钱。

正当南锡上流社会的人士听说吕西安花一百二十路易买了一匹马，使他有幸成为羡慕乃至嫉妒的对象时，他却忍受不了丑恶的市容，垂头丧气地把马送回了省府，弗莱隆先生答应过他可以继续使用几天原来的马厩。

第二天全团集合，马莱·德·圣一梅格兰上校当众授予吕西安少尉军衔。检阅完毕，吕西安在军营里巡视了一周，刚回到住处，三十六名号手就在窗下奏起了轻松欢快的乐曲。他出色地应付了这个必不可少但是乏味的仪式。

他的态度冷淡得死板，但是也不完全如此，好几次，他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丝嘲笑人的神气。譬如说在全团授军衔的仪式上，马莱上校上前向吕西安表示祝贺，正当他要拥抱吕西安的时候，由于没有控制住马，他的马不但不往前靠，相反向后退了；幸好拉拉非常驯服，只见吕西安轻轻一提缰绳，轻轻一夹双腿，就在上校的马突然后退的同时，它很协调地向前靠了上去。

他们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刚刚得到少尉军衔的巴黎花花公子，人们注视团长的目光自然更加嫉妒，因此，枪骑兵们不但注意到了这个敏捷的动作，而且大大增添了对我们主人公的敬意。

“说什么英国马不听使唤？”拉罗兹中士说。昨天吕西安

坠马的时候，也是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它们不听使唤，因为你不会使唤罢了。这个毛头小伙子起码遇事还镇静。可以看出来，他加入我们这个团是经过准备的。”他接着不无骄傲地说了这些话。

吕西安对第二十七枪骑兵团的重视，在中士周围的人中间普遍地受到了欢迎。

但是，就在他顺着上校的马调整位置的时候，脸上不知不觉露出了少许轻蔑的神气。“该死的共和党，我会报答你的。”上校心里想。结果，吕西安树立了一个势必给他带来许多麻烦的敌人。

吕西安终于摆脱了军官们的恭维、兵营里的公务和三十六名号手……他感到无边的忧愁。只有一个念头萦绕在他的脑际：“太没劲了。他们满口战争、敌人、英雄主义、荣誉，可是已经二十年没有敌人了！父亲说过，吝啬的议会是决不肯花钱支持规模大过战役的战争的。那么，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用呢？只能象出卖灵魂的议员一样去巴结别人。”

吕西安非常颓丧，他躺在外省特有的长条靠背椅上，深刻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椅子的扶手不堪重负，突然被压断了。他愤怒地站起身，一气之下将这件陈旧的家具砸了个粉碎。

一个外省青年的教育费用不超过十万法郎，如果让他处于吕西安的地位就会高兴得发狂，难道这样不更好吗？这就是说，有一种虚假的文明！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完美的文明！可是我们却无事烦恼，整天在为完美的文明潜在的无穷麻烦大做文章。

第六章

第二天上午，吕西安在小麦商人博纳尔先生的住宅里租了一套面临大广场的房间；晚上，他从博纳尔先生口中知道，根据为下级军官的餐桌供应烧酒的随军女掌柜的消息，弗洛托曾经自称他的保护人，在马莱·德·圣一梅格兰上校含沙射影的恶意攻击面前保护了他。

吕西安十分恼火，周围的一切都在促成他的坏脾气：丑陋的市容；坐满和他装束一样的军官的肮脏的咖啡馆；在巴黎，男女老少都彬彬有礼，他在这里见了那么多人，且不说亲切友善，竟然没有一个懂得礼貌待人。他去看望弗洛托，但是这个弗洛托已经不是旅途中的弗洛托。弗洛托保护过他，为了向他显示这一点，摆出了一副恩人的架子，傲慢而且粗暴。我们的主人公本来就心情不佳，现在更是坏到了极点。

“每月赚九十九法郎就这么窝囊，赚几百万的人不知受过多少气呢！”他心里想，接着又怒不可遏地自言自语说，“哼！受人保护！还是这么一个人，给我当仆人我还不要呢！”他太不幸了。按吕西安当时生硬、尖刻、暴躁的情形，如果房东是位“自重”的巴黎人，那么他们一年也不会说上十句话。但是，胖子博纳尔先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再说，只要事情和一斗麦子得利四个苏无关，他便是一个外向、殷勤、善于投人所好的人。博纳尔先生做谷物生意。他叫人搬了好几件小家具放

在新房客的房间里；两个钟头以后，他们竟谈得十分投机了。

博纳尔先生建议他去贝尔许太太的商店采购酒水。如果不是这位可敬的小麦商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初到骑兵团的少尉，人们心目中的富翁，应该在采购酒水方面现一现身手。

“先生，贝尔许太太有一位绝顶漂亮的千金西尔维亚娜小姐。德·布尚中校也去她那里买酒。就是咖啡馆附近那家漂亮的铺子。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可以找个借口和西尔维亚娜聊上几句。她是我们市民阶层的美人。”他补充说，口气之认真和他臃肿的脸庞很不相称。“除了清白正派——这是别人所没有的，她完全可以和德·奥干古尔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德·毕洛朗夫人比一比。”

善良的博纳尔先生是当地共和派首领戈济埃先生的舅舅，否则他不会有这些恶毒的想法。而且，洛林省有一家《黎明报》，这家美国化的报纸的青年编辑们经常在他家里，围着潘趣酒谈天说地，最终使他相信卖给他小麦的贵族财主的某些行为是对他的侮辱。尽管这些青年人自称严峻的共和派，他们心里也确实这么想，但是眼看在他们和年轻的贵妇人中间横亘着一道铜墙铁壁，使他们只能在散步的地方或者在教堂里欣赏她们的美丽容貌和绰约丰姿，他们便从心底感到痛苦。他们很喜欢听有关她们的流言蜚语，藉此作为一种报复。这些中伤贵妇人们名誉的话，追究起来都出自她们的仆人之口，因为在外省，敌对阶级之间互不往来，即便是间接的往来也不存在。

还是回头说我们的主人公吧。经过博纳尔先生指点，吕西安茅塞顿开，他佩上军刀，戴好长翎高统军帽，径直来到了贝许尔太太的铺子。他买了一箱樱桃酒，一箱戈涅克白兰地，还

买了一箱标明一八一〇年酿造的罗姆酒。为了激发西尔维亚娜小姐的想象力，他在选购的时候，故意表现出对价钱满不在乎的气派。他高兴地看到，他堪与军校上校教官媲美的风度取得了绝对完美的效果。贞洁的西尔维亚娜·贝尔许早就闻风而来。她在店铺楼上的房间里，从地板上开的扶梯口看到把店子折腾得天翻地覆的这位顾客，正是昨天骑在副省长大人的名驹拉拉背上的青年军官。市民阶层的美丽皇后主动下来，跟吕西安对她说了几句客气话。“她很漂亮，果然名不虚传。”吕西安心想，“但是不合我的胃口。一尊朱诺①的塑像，现代艺术家所作的仿古作品：缺乏细腻自然，形体粗钝，不过有一种德国女人的清新感。手宽脚大，相貌端正，矫揉造作，这一切掩盖不住她过于外露的矜持。这些人显然被上流社会妇女的骄横激怒了。”吕西安特别注意到她抬头的动作，既高雅又俗气，显然是向人表示她有二万埃居的陪嫁费。吕西安觉得回去也无聊，索性在店里多呆了一些时间。西尔维亚娜小姐发现首战告捷，便主动谈了她对军官老爷们的一些看法，以及在他们亲切殷勤的态度背后暗藏的危险等等。她说得相当婉转，企图用这些老套话来试探一下吕西安。吕西安回答说，危险是来自双方的，他此刻就有切身的体会……他心想：“这位小姐一定是在死记硬背；因为不管这些话如何平常，这些问题和她平常的谈话是不协调的。”以上便是南锡的美人西尔维亚娜小姐留给他的好印象。他从店铺里出来，这座小城仿佛变得更加阴沉了。他一边沉思，一边盯着西尔维亚娜小姐所说的三箱“烈酒”。“现在的问题是找个光明磊落的借口，给弗洛托中校送去一两箱。”他想。

---

① 神话中的天后，高傲，嫉妒，爱记仇。

对这个刚刚开始世上最光辉最愉快的事业的青年人来说，晚饭后的时间更是不知怎么过才好。跟随他父亲多年的仆人奥布利倚老卖老，想规劝他几句。不料，吕西安叫他第二天清早就回巴黎，送一箱蜜饯给母亲。

把他打发走以后，吕西安便出门了。天上乌云密布，北风不大，但是寒冷刺骨。我们的少尉穿着一身军装。由于担负着巡视营地的职责，军装是非着不可的，而且他已经听说，在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中有一条规定，未经上校特许，不准擅自穿着市民的礼服。为了避人耳目，他采取了步行的办法，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小城的肮脏街道上，每走两三百步就听人对他傲慢无礼地吆喝一声“口令？”他拼命地吸着雪茄：享受了两个钟头这种乐趣以后，他想找一家书店，但是找不到。他终于在一家绝无仅有的店铺里发现有书，立即走了进去。这家铺子离城门不远，专卖奶酪，陈列的书原来是《法王生平事业年表》。

他经过了好几间咖啡馆的门口。顾客们呼出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他想进去坐一坐，但是终究下不了决心；他仿佛闻到了里面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听到咖啡馆里传出的笑声，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羡慕的滋味。

那天晚上，他对政权的形式，人生的追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如果现在有戏看，我一定想方设法去讨好某个歌女。也许，我会觉得她不象西尔维亚娜小姐那么殷勤得腻人，起码她不会想嫁给我吧。”

他从来不曾把前途看得如此悲观。一个他认为无可辩驳的想法使他无法摆脱暗淡的前景：“这样的日子起码还得过一两年，不管我如何神通广大，我现在做什么，今后还得一直做下去。”

过了几天，在一次军事操练以后，弗洛托中校路经我们主人公的住所，在门口遇到了派去为吕西安料理军马的士兵尼古拉·弗拉曼。（竟然派一名士兵料理他的英国马！吕西安因此每天要去十趟马厩。）

“喂！你觉得少尉怎么样？”

“挺好的小伙子，非常慷慨，中校。但是心情不好。”弗洛托上了楼梯。

“我来视察一下您的大本营，亲爱的朋友，因为我在给您当‘大叔’啦。远征埃及之前我在贝尔希尼团当下士班长，那时就是这么叫的，真的！因为我在阿布基尔才当上中士，当时是缪拉指挥我们，半个月以后变成了少尉。”

但是，吕西安根本不听他这一套英雄史的自我介绍。听到‘大叔’这两个字，他浑身震了一下，不过他立即恢复了镇静。

“唔，亲爱的大叔，”他快活地接着说，“我非常荣幸能够这么称呼您。这儿刚好有三位可敬的客人，她们是我的亲戚，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三箱东西就是我的亲戚，第一位是‘里森州’的樱桃酒寡妇……”

“这位寡妇给我了。”弗洛托说着一阵哈哈大笑。同时他走近打开的箱子，从里面取出了一罐酒。

“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借口。”吕西安想。

“可是，中校，我的这位亲戚发誓永远不离开她的妹妹，她叫一八一〇年戈涅克白兰地小姐，您听到了吗？”

“他妈的，没有人象您这样精灵！真是个好样的。”弗洛托大声说道，“我得好好感谢我的朋友德凡尔瓦，您是他介绍给我的。”

确切地说，我们可敬的中校并不吝啬，但是，他决不会考

虑花那么多钱去买两箱酒的。看到它们突然从天而降，他高兴极了。他轮流地品尝着樱桃酒和白兰地，不停地互相比较，最后动了真情。

“还是谈谈正经事吧，我是为此而来的。”他一屁股坐在安乐椅上，故意装出神秘的样子说，“您花了不少钱吧：三天之内买了三匹马。我不是批评这件事。好！好！很好！不过，您的同事们会怎么说呢？他们只有一匹马，往往是一匹三条腿的瘸马。”他哈哈一笑，接着说，“您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吗？他们会叫您共和派。我们的弱点就在这里。”他狡黠地继续说，“您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吗？用华丽的金边镜框镶一幅路易·菲利普骑马的肖像，挂在柜子上方最体面的地方。这种事儿，真有意思，体面！”他艰难地从安乐椅上站起来。“明人不必细说，我看您的样子不笨。敬礼！”这是中校告辞的方式。

“尼古拉！尼古拉！给我去街上找一个闲着没事的老百姓，把这两箱酒扛到我家去。你知道吧，麦荻路四号。一路上千万留神。还有，妈的……别到时候又说路上打烂了一罐；别干这种事，朋友！”弗洛托又对吕西安说：“嗯，我有主意了。这是上帝的宠物，他们说罐子打烂了也就打烂了。我得离开二十步路，不动声色地跟在那两箱东西后面。再见，亲爱的朋友。”他举起戴着手套的手，指指柜子上方说：

“您听明白我的话啦。在那上面挂一幅漂亮的路易·菲利普像。”

吕西安以为总算摆脱了这个人物，不料弗洛托又在门口出现了。

“喂！您的皮箱里千万不要有那些混……书，千万不要有坏的报纸和小册子。照马尔肯的说法，不要放‘败坏名声的东

西'。"说到马尔肯这个名字，弗洛托朝屋里走了几步，压低嗓子说："这个麻脸高个子中尉是从巴黎派来的。"他并拢手指掩住半边嘴接着说："连上校都怕他三分。说这些就够了。不是人人都白长耳朵的！是吗？"

"到底是个好人。"吕西安心想，"和西尔维亚娜·贝尔许小姐一样的好人。如果不搅得人心烦，我还是挺中意的。那瓶樱桃酒有效果。"接着，他上街买了一幅尺寸最大的菲利普国王的肖像。

一刻钟以后，吕西安从街上回来，后面跟着扛巨幅肖像的工人。他物色到这幅肖像的时候，已经有了现成的镜框，原来它是为仰仗弗莱隆先生的势力，新近任命的警长准备的。吕西安一边沉思，一边看着工人钉钉子挂肖像。

"父亲常常说我，我现在才懂得他的真知灼见：在这伙聪明才智和所受的关怀相当的人中间，你简直不象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你啊，你总把人和事想象得比实际情形伟大，或者从好的方面，或者从坏的方面，以为所有和你说话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正如贝奥西人修西提德①所说：你的网张得太高。"吕西安又用我们听不懂的希腊文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父亲还说，听说卑鄙无耻或者背信弃义的事，如果对巴黎的公众有利，他们会大喊大叫：好啊，这是和塔列朗开玩笑呢！他们赞赏这种事。"

"为了洗刷共和色彩和摆脱这个倒霉的衔头，高等综合技术学校的开除生，我一直在考虑采取多少有点棘手的行动，采取聪明、困难……的行动。现在，五十四法郎的镜框和五法郎的石

---

① 古希腊历史学家。

印画就解决问题了；这就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弗洛托比我懂的事多。天才比庸才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拘泥于一大堆小措施，他们明确果断，大刀阔斧，采取一通百通的行动。”他叹息一声，又自言自语说：“我怕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当上中校。”……

吕西安很幸运，正当他觉得处处低人一等的时候，从街角那边传来了号角声，他必须立即赶去军营。随后由于害怕上司的严厉训斥，他一头钻进公务里去了。

晚上回到家里，博纳尔先生的女佣交给他两封信。一封是用学生用的糙纸写的，封口非常马虎。吕西安拆开信，信中说：

乳臭未干的少尉先生：

勇敢的枪骑兵身经百战，生来不是让巴黎的花花公子随便指挥的。你等着倒霉吧；你将到处碰到扫帚柄。趁早卷起铺盖滚蛋吧，我们这么劝你，是为你着想。发抖吧！

专赶蠢驴

刺刀见红

给我滚蛋

一八三×年三月×日

于默尔特省　南锡市

吕西安读完这封信，气得浑身发抖，满脸通红。然而，他还是拆开了第二封信。这封信的信纸非常漂亮，字迹工整娟秀，他想，说不定是女人写的。

先生：

首先请您谅解，我们这些正直的人感到脸红，不得不

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名字对一位心地宽厚的人不应该成为秘密，但是骑兵团里确实有许多告密者和密探。肩负崇高使命的军队竟成了一所培养奸细的学校！背信弃义必定带来数不清的灾难，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仪容倜傥的D，R，Bl，V和Bi先生等五名中尉和少尉，看上去好象属于高贵的社会阶层，我们担心您会被表面现象迷惑。先生，我们请您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究竟是不是刺探共和派言论的暗探？我们从内心深处信仰共和主义的神圣主张；有一天，我们将为它抛洒热血。我们相信，您有同样的思想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和地方作出同样的牺牲。当民族觉醒的伟大时刻到来的时候，先生，您完全可以信赖您的朋友，他们对不幸的法兰西怀有同样深切的同情心，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平等的。

马尔修斯

毕布留斯

茹里尤斯

…马尔居斯

决心杀死马尔肯的凡德克斯

为写信人代签

这封信几乎完全消除了第一封信所激起的“无耻和丑恶”的强烈感觉。吕西安心想：“写在糙纸上的谩骂，这是一七八〇年的匿名信，当时，士兵是从巴黎街头的流氓和没有主人的仆人中招募来的；后一封是一八三×年的匿名信。”

“毕布留斯！凡德克斯！可怜的朋友啊！如果你们有十万人，那么你们是对的；但是你们只有二千人，而且分散在全法

国的各个角落，一旦你们敢于出头露面，弗洛托，马莱，甚至德凡尔瓦之流将依法枪毙你们，而且大多数人将支持他们的行动。”

到达南锡以来，吕西安觉得事事乏味，反正没有更值得做的事，他便研究起这封共和派的信来了。“最好还是远涉重洋，大家一起去美国……我也跟着他们去吗？”他显得坐立不安，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了很久。

“不，”他最后自言自语说，“……自我吹嘘有什么好处？这是傻瓜干的事！我缺乏百折不挠的毅力，无法具有凡德克斯的思想。到了美洲，在一群完全正义，完全合理，怎么说都可以，但是粗鄙，满脑子只有金圆的人中间生活，我会苦恼的。他们开口就是他们的十头母牛，第二年春天将会生下十只牛犊，而我却喜欢谈论德·拉姆耐①先生的雄辩术，或者比较马利勃朗夫人②和巴斯塔夫人的才华。我无法和缺乏细腻思想的人相处，不管他们的品德多么高尚。华盛顿会烦死我的，我情愿和塔列朗先生呆在一个沙龙里。因为，受人尊敬对我来说不是一切；我需要旧文明提供的乐趣……

“这样的话，畜生，你就容忍旧文明的产物——腐化堕落的政府吧；只有傻瓜或者小孩子才肯心存互相矛盾的愿望。我憎恶美国人令人生厌的理性。阿尔科勒桥的征服者，青年拿破仑将军的生平故事使我心潮澎湃。它们在我的心中是荷马和塔索的史诗，甚至还要胜过百倍。美国人的道德观太庸俗，读过他们的杰出人物的著作，我只有一个感想，就是希望在这个世

① 法国哲学家（1782—1854）。

② 歌唱家（1808—1836）。

界上永远不要遇见他们。这个典范的国家标志着愚蠢自私的胜利，而且人们还得大唱赞歌，否则就要大难临头。如果我是农民，有四百路易资金和五个孩子，我大概会去辛辛那提郊区购买和耕种二百阿尔邦田地；可是我和这么一个农民有任何共同之处吗？到目前为止，我挣到过买一支雪茄烟的钱吗？

“这些正直的下级军官也许对巴斯塔夫人的技巧无动于衷，他们也许不喜欢塔列朗的谈话，他们特别渴望晋升上尉；他们以为这就是幸福。确实，如果仅仅就效力国家而言，比起现在的上尉(其中有许多人是象我一样升上去的)，他们要称职百倍以上。他们认为，这是有理由的，共和国将提升他们当上尉，而且自信有能力以无畏的行动证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我呢，难道我也渴望成为上尉吗？老实说，不。我不知道我追求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只觉得在母亲这样的沙龙里才快活。

“因此说我不是共和派；但是我深恶痛绝马莱和马尔肯之流的无耻勾当。我到底算什么呢？好象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德凡尔瓦会对我大叫：‘你很幸福，因为你父亲开一张信用证，可以让你去默尔特省邮政局长那里领取现钱，你就是这么一个人。’确实，在经济方面我还不如我的仆人。自从每月挣九十九法郎以来，我是在受罪。

“但是，在这个我不甚了了的世界上，究竟谁受人尊敬呢？人们尊敬积聚了数百万家产的人，或者买下一份报纸替自己吹嘘十年八年的人。(这不正是德·夏多布里盎先生的价值吗？)一个象我这样有钱的人，最大的幸福是不是让聪明的女人说我是个聪明的男人呢？但是，这样就得去讨好女人，虽然我向来最蔑视爱情，特别蔑视多情的男人。

“德·塔列朗先生不正是用花言巧语对付极其傲慢的德·

格拉蒙公爵夫人，才开始他的事业的吗？有人攻击我可怜的共和派朋友是疯子，可是除了他们，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值得尊敬的东西。就我所知的丰功伟绩中，无不渗透着江湖骗子的伎俩。我的朋友们也许是疯子，但是他们不卑鄙。”

吕西安想来想去都无法越出这个结论。也许某一位贤者会对他说：“您涉世再深一点，就会发现事物的其它方面；目前，您就满足于一般的想法，不去恶意地害人吧。事实是您孤陋寡闻，还无法判断这些大问题。慢慢来，先去喝点凉的吧。”

但是，吕西安缺乏这么一位良师益友。由于听不到以上的忠告，他只好模模糊糊地瞎想了。

“……这么说，我的价值将取决于一个，或者成百个有教养的女人罗！太可笑啦！我曾经多么瞧不起堕入情网的男人啊。象我的表兄爱德加，堂堂的男子汉竟然把自己的幸福，甚至把自尊心依附于一个年轻女子的好恶，而且是这么一个女子，她可以花上整个上午在维克托里娜时装店品评一条裙子，或者嘲笑象蒙日①这样有学问的人，仅仅因为他貌不出众罢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去讨好下等人，在美国是非这么做不可的，我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我需要温文尔雅的风尚，这是腐化的路易十五政权结出的硕果；然而在这种社会，举足轻重的人是谁呢？是回忆录中所描写的德•黎塞留公爵或洛赞这样的人。”

这些感想使吕西安激动万分。因为事关他的信仰、道德和荣誉，根据他的信仰，没有道德就没有幸福。“老天啊！有谁可以请教呢？在人的真正价值这个问题上，我究竟处于哪个位置呢？是中游，还是末尾？……弗洛托呢，不管我多么看不起他，

① 法国数学家，高等综合技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1746—1818）。

他的地位也令人尊敬：他在埃及立过战功，他受过懂得鉴别军事才华的拿破仑的嘉奖。不管弗洛托今后干什么，这些是不会改变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剥夺这个荣誉：在埃及被拿破仑提升为上尉的勇士。”

这虚心的一课是严肃的，深刻的，尤其是不好受的。吕西安爱虚荣，他的虚荣心是“良好”的教育不断地激发出来的。

收到匿名信后没过几天，吕西安经过一条僻静无人的马路，突然遇见两名身材颀长匀称的下级军官；他们穿得非常整齐，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向他敬了个礼。吕西安看着他们的背影慢慢走远，但是一会儿又看见他们装着有事似地往回走了过来。“要么是我搞错了，要么这两位先生很可能就是凡德克斯和茹里尤斯，大概是荣誉心驱使他们来到这里，好象要在匿名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吧。今天，可耻的是我，我应该告诉他们认错人了。我尊重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抱负是正当的。但是我不能爱美国甚于爱法国；对我来说，金钱不是一切，就我的感觉而言，民主的味道过于苦涩。”

第七章

好几个星期，这场关于共和制的辩论搅得吕西安心神不宁。罪魁祸首是虚荣心——上流社会教育的苦果。他年轻，有钱，表面上很幸福，但是从不纵情作乐：象个年轻的清教徒。他绝少放任自己；他认为自己必须处处谨慎。父亲告诫过他："如果你巴结女人，女人就不会尊敬你。"总之，这个在十九世纪没有给人多少欢乐的社会使他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我们的文明建立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如大部分出入意大利剧院包厢的同时代人一样，一种幼稚的虚荣心，一种唯恐有所疏忽的持续而极端的害怕心理，代替了查理十世时期使法兰西青年心情激荡的狂热追求。吕西安是有钱人的独生子，要想抹去这个引起大部分人十分羡慕的缺点，不假以时日是不行的。

我们应该承认，吕西安的虚荣心被惹恼了。在他唯一允许自己谈论的事情上，周围的人都比他内行，可是生活偏偏安排他们每天要相处八九个钟头以上。同事们每时每刻都让他感到他们比自己优越，他们的自尊心在报复，表面上虽然讲礼貌，实际上话里都带着刺。这些先生满腔愤怒，因为按照他们的猜测，在吕西安的心中他们这些人都是傻瓜。因此，每当吕西安搞错了马裤或者军便帽规定的使用期限，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去看看他们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面对装模作样的姿态、礼貌而挖苦的笑脸，吕西安只是淡

然处之。他相信同事们对他不怀好意。他不清楚，所有这些举动其实只是对他的小小报复，因为他可以大手大脚地花钱。“不管怎么说，除非我多嘴多舌或者轻举妄动，这些老爷是损害不到我的。”他心里想，“我的‘军令’是少开口，我的‘行动纲领’是按兵不动。”吕西安夸张地使用着这些新鲜的术语。他笑了，既然不能和别人推心置腹地交谈，他只好自言自语，独自一个人笑了。

作为月饷九十九法郎的人，在每天必须付出的八九个小时里，他只能谈论演习、骑兵团的帐目、马匹的价钱，以及以下这个大问题：或者骑兵团直接向“牧场主”购买马匹，或者政府自己办驯马场初步调教马匹，到底哪种办法更加合算一些。按照后一种办法添置马匹，每匹马的价钱只有九百零二法郎，但是会死很多马……

弗洛托中校派了一名获得过荣誉勋位勋章的老中尉教吕西安兵法。但是，这位好心人以为他的责任就是夸夸其谈，而且没有个谱儿！吕西安不好打发他走，只得跟着读一本内容杂乱的书，书名叫《法兰西人的辉煌战绩》。不过，戈济埃先生稍后向他推荐了古维雍－圣－西尔元帅的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吕西安选了几段好心的中尉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故事，中尉听到吕西安朗读印在书上的他年轻时的往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并且随即补充了他当时目睹的情景。老中尉朴实地讲述着那个英雄的年代，不时流露出庄严肃穆的神情。这时，丝毫不存在虚伪！这个普通的农民尤其善于描述战场和各种特殊的、我们这些人往往不容易记住的细节，但是这些小事通过他的嘴，通过他诚恳的语气，把吕西安对共和国军队的爱戴推到了狂热的程度。在他不分彼此，讲到一些意外的提拔引起军队内部骚动的时候，

中尉还非常风趣……

吕西安上完课，眼睛里迸发出激动的光芒，但是这些课却遭到了同事们的嘲笑。一个二十岁的人象小孩子一样服服帖帖地读书，而且拜一个开口就犯“联诵错误”的老兵为师！只是由于吕西安持身审慎和冷若冰霜的态度，令爱开玩笑的人感到困惑，才使他们不敢在他面前直接地表现出这种普遍的看法。

吕西安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然而我们应该承认，他做的蠢事之多简直无人能够超过，甚至他租下那套房间也不能不说是个错误。普普通通的少尉竟然住一名中校住过的房子！人人都这么说，所以在此有必要重复一下。在吕西安之前，善良的博纳尔先生这套房间的住客是托马斯·德·布尚·德·西西里侯爵大人，即刚刚由第二十七枪骑兵团接防的骠骑兵团的中校。

吕西安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别人异乎寻常地冷落他，他认为这是粗鄙的小人厌恶高尚的君子之故。其实，即使有人亲近他，他也会把它当成诱饵而加以拒绝。然而，他在人们的眼睛里看到的这种克制的、但是普遍一致的仇恨，使他感到痛心。我们恳请读者不要把他当成十足的傻瓜：吕西安到底还年轻。在综合技术学校的时候，不能间断的艰巨的学习任务，献身科学的精神，热爱自由，少年人的豪爽性格等等，消除了仇恨的感情和嫉妒的作用。相反，在骑兵团里人人都穷极无聊，因为，半年以后各种军务将不再成为负担，那时候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有四五个青年军官举止特别优雅，他们的名字也不在那封匿名信的暗探名单上，我们的主人公或许想过和他们交个朋友，但是他们好象比别人更明显地疏远他，或者说起码在态度上表现得更加恼人。他发现只有几个下级军官对他报以和善的

目光，特别是在偏僻的街道上相遇，他们会急忙朝他敬个礼，好象态度还特别客气。

除了老中尉儒贝尔，弗洛托中校加派了一名中士，教吕西安班、排、团的部署和调动。

中校交待说："您给这位老朋友的报酬，一个月不能少于四十法郎。"

吕西安心情沮丧，本来好歹会和弗洛托中校交个朋友，不管怎么说，中校到底亲眼见过德塞·克勒伯和米旭，在桑布尔—马斯河亲身经历过辉煌的岁月，但是他发现这个诚实的弗洛托，他想象中的英雄，竟然侵吞了一半明明说好给中士的四十法郎。

吕西安请人做了一张很大的杉木桌子。桌子上，许多大小如两粒骰子的胡桃木块代表一个团的骑兵。每天两小时，他根据中士下达的命令操练这些骑兵，这几乎成了他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

这种生活渐渐地变成了习惯。年轻的少尉感觉呆滞了，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他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他憎恶所有的人，几乎也包括他自己。很久以来，他一直拒绝在星期天和房东、小麦商人博纳尔先生去郊外吃饭。有一天他去了。回城的时候，他和读者已经认识的共和派首领、《黎明报》主编戈济埃先生同行。这位戈济埃先生是个体格魁伟如赫拉克勒斯的青年，一头漂亮的金发留得过长，不过这是他唯一刻意修饰的地方。他举止朴实，干什么都劲头十足，显而易见的诚恳态度，使他毫无庸俗的气味。他的同伙们则不然，一个个全是厚颜无耻，卑躬屈节的庸俗面孔。戈济埃先生诚实可靠，从来不说假话；他是一个虔诚的信仰狂。但是，他热烈地追求

法国自已统治自已，通过这件事，人们可以发现一颗美好的心。一路上，吕西安饶有兴趣地比较着这个人和敌对政党的首领弗莱隆先生。戈济埃先生不偷不抢，全靠他在土地局担任土地丈量员为生。他的《黎明报》，除了送他进监狱以外，每年还要破费他五六百法郎。

几天以后，这个人成了吕西安在南锡所见所闻的一个例外：在象他舅舅博纳尔一样魁梧的身躯上，戈济埃长着一颗天才的脑袋和一头鬈曲迷人的金发。有时候，当他谈到法国未来的幸福，谈到人们义务地履行公职，以荣誉作为酬劳的时代的时候，他的口才非常动人。

他雄辩的口才使吕西安感动，但是戈济埃始终未能摧毁他反对共和制度的重要障碍：人们必须拍马奉承平庸之辈。

经过六个星期近乎深刻的了解，吕西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戈济埃还是第一流的几何学家；这一发现深深触动了吕西安：这里和巴黎多么不同啊！吕西安酷爱高等数学。从此，他常常整夜和戈济埃在一起，不是讨论傅立叶关于地热的见解，就是研究安倍的发明的真实性，或者探索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分析的习惯会不会妨碍人们注意由经验提供的事实……

“您得小心，”戈济埃对他说，“我不仅仅是个搞几何的人，我还是一个共和党人，《黎明报》的编辑之一。万一让德朗斯将军或者让马莱·德·圣一梅格兰上校知道我们的谈话就不妙了。他们对我已经拿不出新花招了，因为他们对我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他们可以革您的职，或者把您当坏分子送去阿尔及尔。”

“确实如此，不过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吕西安回答说，“换句话说，我们都喜爱数学的精确性，他们对我已经不

可能加重治罪了。我相信，这么说不会太过份，我已经到达了苦闷的顶点。”

戈济埃说话毫不含糊，想方设法说服他相信美国式的民主。吕西安由他长篇大论，最后坦率地说：

“确实，我从您的话里得到了安慰，亲爱的朋友。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在南锡当少尉，而是去辛辛那提或者匹茨堡当少尉，我只会更加烦恼。您知道，不幸的人见到身外还有更不幸的事，这也是一种安慰，也许还是我目前唯一可以接受的安慰。为了培养每月挣九十九法郎的能力，为了我看得起自己，我离开了我曾经生活得非常愉快的城市。”

“是谁强迫您这么做的吗？”

“我是完全自愿跳进这座地狱的。”

“唔！那就跳出去，赶紧逃跑嘛。”

“对我来说，巴黎已经变质了。就算回去，我也不再是命中注定要穿上这件绿军装以前的我了：一个有朝一日或许会大有作为的青年。人们将把我看成废物，连个少尉也不会当。”

“如果一个人真正自得其乐，别人说长道短有什么关系呢。”

“唉！我有一种您无法了解的虚荣心，聪明的朋友。我的处境将会变得无法忍受；以后别人取笑我，我将无言以对。我觉得只有打仗才能帮助我摆脱自己糊里糊涂陷进去的困境。”

吕西安写了一封信，大胆地把他的这些想法和新结交一位朋友的事全盘告诉了母亲，但是，他恳求母亲务必将原信退回。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一向是真诚坦率的。他在信中写道：“父亲和许多可亲可爱的人不在我身边，已经使我对人生感到消极悲观，如果我还要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我不说这对我是一场灾难，但是我的苦恼将会增加百倍。”

吕西安很幸运，尽管他每天晚上在博纳尔家里和戈济埃先生见面，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传到马莱上校的耳朵里。虽然如此，这位上司的心眼之坏在骑兵团里早已不是秘密。说不定这个诚实人正在希望发生一场决斗，帮助他除掉这个后台太硬，使他不敢“大张挞伐”的共和派青年。

一天上午，上校派人把吕西安叫到家里。肮脏的候见厅里，三名士兵在擦拭二十几双皮靴。吕西安在皮靴堆里足足等了三刻钟，才被带进去见这位显要的人物。他想：“这是故意整我。但是我只当看不见，只有这样才能挫败他的险恶用心。”

“有人向我报告，先生，”上校抿了抿嘴唇，以明显的卖弄口气说，“有人报告说，您在家里大吃大喝，这是不能允许的。不管有钱没有钱，您应该和同级的尉官先生们一起吃每月四十五法郎的包饭。再见，先生，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吕西安气愤得心里怦怦直跳：从来没有人用过这种口气和他说话。“就是说，这些可爱的同事平时就盛气凌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连吃饭都不得不和他们在一起了。毫无疑问，我将可以和博马舍一样说：我的一生是搏斗的一生。好吧！”他笑着喊道：“我忍下这口气。德凡尔瓦休想自鸣得意，说我只是在出娘胎时出了一点力气；我将告诉他，我活下来也是出了力气的。”吕西安立即去缴了一个月的饭钱。晚上，他在食堂吃饭，态度出奇地冷淡和轻蔑。

第三天早晨六点钟，骑兵团的一名军士上门找他，人们都说这是上校的心腹和死党。来人和气地对他说：

“未经上校许可，今后中尉和少尉诸位先生不得擅自离开驻地周围二法里的地方。”

吕西安一声不吭。军士很生气，脸色变得傲慢起来，说

要在地图上标出地形的起伏变化，让吕西安知道在各条大路上两法里范围的界限。我们应该了解，天才的伏旁将南锡城修筑在一片令人憎恶、贫瘠干旱的平原上，在三法里以外才有一些勉强可去的小山岗。此时此刻，如果可以把军士从窗口扔出去，吕西安简直愿意牺牲一切。

“先生，”他不动声色地说，“少尉先生们骑马散步的时候，可以小跑吗？或者只能慢慢走吧？”

“先生，我将把您的问题向上校汇报。”军士气得满脸通红，回答说。

一刻钟以后，传令兵飞马送来一张条子：

吕西安少尉放肆嘲笑上校的命令，禁闭二十四小时。

马莱·德·圣—梅格兰

“呵，伽利略呀！你都不及我啊！”吕西安长叹了一声。

他义愤填膺，不禁想到了日常的生活。南锡城阴森恐怖。对他来说，军人的职业仅仅意味着遥远的弗勒吕斯和马伦戈的炮火声。但是，吕西安执意要向父亲和德凡尔瓦证明，他经受得起任何麻烦。

就在吕西安关禁闭的那一天，团里的高级军官们竟然想入非非，去拜访了德·奥干古尔，德·夏斯特莱，德·毕洛朗，德·马尔西里，德·高迈西……等夫人，他们知道第二十骠骑兵团的几个军官经常出入这些人家。我们不想在此不公正地对待读者，列举几十种理由说明这是一次难以想象的愚蠢行动。一个巴黎青年，不管他的智力如何低下，是决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这些军官属于公认是中庸派的骑兵团，他们的访问自然受到了十分无礼的接待。这使我们被禁闭的主人公大为高兴。在他眼里，具体的情形为这些贵妇人的才智增添了许多光彩。

德·马尔西里夫人和德·高迈西夫人都已上了年纪，她们看见这些先生走进客厅，装出恐惧万分的样子，仿佛是一七九三年的恐怖分子来了。在德·毕洛朗夫人和德·奥干古尔夫人家里，接待的方式有所不同。她们的手下人显然得到过指示，所以根本不把第二十七团的高级军官放在眼里，因为，当他们退出去经过候见厅的时候，立即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德·奥干古尔夫人和德·毕洛朗夫人十分惊讶，她们没有说几句话，但是所说的话经过精心选择，虽然很不客气，然而又不至于粗鲁，授人口实说她们缺乏修养。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家里，接待的方式更妙，她干脆让这些先生吃了闭门羹。

"唔，上校象喝水一样全咽下去了。"弗洛托中校等到夜深人静，不会有人注意他的行动了，才走来看望吕西安，安慰他不要介意这次处分。"德·奥干古尔夫人老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从她家出来，上校还要我们相信，实际上我们受到了亲切愉快的接待，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好象在朋友中间一样，他是这么说的！……活见鬼！从前，我们从马延省到巴荣讷，穿过整个法兰西准备进入西班牙，象她这种贵妇人的窗户不知砸碎了多少！一个该死的老太婆，德·马尔西里伯爵夫人，我想就是她，少说也有九十岁了，在我们起身告辞的时候还要我们喝上一杯，就好象对待车夫一样。"

吕西安出禁闭室以后又听说了许多别的事情。我们在前面忘记交代一句，博纳尔先生曾经介绍他认识了五六个殷实的市民家庭。他发现，他们和西尔维亚娜小姐家一样，人人都装模

作样，自称忠厚老实。他痛心地看到，城里的丈夫们互相监视着对方的妻子；他们之间不一定有默契，或许仅仅是出于嫉妒和恶意而已。有两三位“他们的太太”，这是他们的说法，眼睛长得特别美丽，而且这几对眼睛先后主动地向吕西安吐露了真情；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她们单独在一起吗？再说，他们周围的人，甚至于她们自己，都是那么装腔作势，陪着她们的丈夫没完没了地打波士顿牌不说，就算有办法，成功与否也完全心中无数！吕西安毫无经验，加上身边发生的事情使他心情沮丧，所以在晚上宁可独自一人苦恼，也不愿和这些丈夫先生们打牌，让他们把自己安排在背对客厅里最漂亮的女人的位置上。他自动降格，担当起了旁观者的角色。这些可怜的女人无知得出奇。财产有限，丈夫们阅读几家人合订的报纸，他们的“老婆”从不过目。她们的作用仅限于生儿育女，照料病中的孩子。不过每逢星期天，她们伸出手臂让丈夫们搀扶着，到公共的散步场所炫耀色彩斑斓的裙子和披巾，这是她们忠于贤妻良母的职守，丈夫们认为应该给予她们的奖赏。

吕西安比较多地出现在西尔维亚娜·贝尔许小姐身边，这是因为和她见面比较方便，只要走进那间商店就行了。我们的主人公最终和副省长大人取得了一致。这位矫揉做作，虚情假意的一省之主晚晚都来敲酒店的旁门；他不在店堂里停留，一进门便钻进酒店的后间。正如他在给部长的信中所说，这户人家是全省纳税最多的大财主之一。

吕西安每个星期只去西尔维亚娜小姐家一次，每次从她家里出来，他总是暗暗下定决心，一个月之内决不再来了。有一段时间，他天天都去。好心的弗洛托讲的事以及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以及向来把他远远抛在脑后的高级军官们碰了一鼻子

灰的经过，这一切使他心里产生了不平。"这里有一个社交圈子，不肯接纳穿我这种衣服的人，我得去闯一闯。说不定，他们实际上和那些市民一样无聊；但是怎么说也得见识一下，起码可以得到一种克服困难的乐趣吧。应该向父亲要几封介绍信。"

但是，给这位父亲正正经经写一封信不是容易的事。娄凡先生有他的习惯，他离开商行后，枯燥乏味的信是从来不看完便丢在一边的。"求他做的事情愈是容易，也愈是容易招来他的讥笑。他在做篷班先生的证券生意。篷班先生是贵族区的公证人，正在为他的党领导外省的筹款活动，并且负责向西班牙发送物资，只要他说一两句话，我就可以在洛林省所有的贵族家庭里受到最隆重的款待。"

吕西安抱着这些想法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他焦急地等着厚厚的回信，但是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关怀，仅仅是一张薄薄的信纸和寥寥的几句话。

亲爱的少尉，您年轻，您是别人心目中的富豪，您大概还觉得自己挺英俊吧，起码您已经有了一匹值一百五十路易的好马。而在您所在的地方，人的价值大半取决于他骑的马。看来，您还不如普通的圣西门信徒，否则怎么连南锡的土贵族的门户都打不开呢。我敢打赌，梅里乃（吕西安的仆役）都比您强得多。他的问题是晚上的节目多得难以选择。亲爱的吕西安，学学数学，想问题要深刻一些。您母亲和您忠实的仆人身体都好。

弗朗索瓦·娄凡

收到这么一封信，使吕西安伤透了脑筋。但是还有更糟的

事，晚上，他在不能超过两法里的范围内散步，回来的时候看见仆人梅里乃坐在街上的一家铺子门口，四周围着一圈女人，一个个笑逐颜开。

“父亲是个聪明人，而我却是一个傻瓜。”他自言自语说道。

几乎与此同时，他发现有一家书店，店里的人正在点亮油灯；他让仆人把马先牵回去，为了换换脑筋，平息一下怒气，自己进了书店。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马莱上校又派人把他叫走了。

“先生，”这位上司架子十足，对他说，“有共和分子的存在，这是法兰西的不幸；我希望他们不要出现在国王交给我指挥的骑兵团里。”

吕西安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

“抵赖是没有用的，先生；您在彭浦路，篷勒韦公馆对面的施米特书店消磨时光。有人向我揭发，这个地方是无政府主义的巢穴，南锡城里最厚颜无耻的雅各宾分子经常在这里出入。您和每晚在书店里聚会的叫化子们厮混，也不觉得羞耻。有人不断看见您经过书店门口，您还和那些人打招呼。部长曾经告诉男爵大人德朗斯将军，南锡城里有人寄了八十法郎替《国民报》支付罚金，人们甚至可以怀疑您就是匿名的捐款人。”

吕西安似乎准备辩解一两句，但是上校气冲冲地大声喝道：“别说了，先生。如果您还想倒霉，承认做了这么一件蠢事，我将不得不送您去麦茨的司令部，我不愿意毁掉一个青年人的前程，您已经有过一次失职的记录了。”

吕西安怒不可遏。一张宽大的枞木办公桌横在上校前面，桌子上肮脏不堪，满是墨水的污迹。就在这个居心叵测，粗野

专横的东西说话的时候，吕西安两三次想从桌子上拿起笔，当即写下他的辞职书。但是想到父亲会取笑他，他终于没有这么做；几分钟以后，他想到应该迫使上校承认受了别人愚弄，或者承认他想愚弄别人，这样才不愧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上校，”他气得声音发抖，但是态度依然相当克制。“确实，我是被高等技校开除的学生；人们曾经叫我共和分子，我不过一时糊涂而已。除了数学和化学，我一窍不通。我没有学过政治，我模糊地感到任何政权形式都有不可克服的弊病，所以我讲不出何种形式更适合于法国的国情……”

“怎么，先生，您竟然承认不懂得唯有国王的政府……”

几天前在政府收买的一份报纸上登过一篇长达三版的文章，好样的上校一口气把它背了出来，我们在此不一一赘述文章的内容了。

“我对这个鲁莽的暗探太傲慢了。”吕西安一边听他冗长的说教一边想；同时，他想找一句言简意赅的话。

“昨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跨进这间书店。”他终于大声说道，“如果有人能证明我说的是假话，我情愿给他五十路易。”

“问题不在于钱。”上校严厉地斥责说，“大家都知道您有许多钱，看来您自己比别人更加清楚。先生，您昨天在施米特书店读了《国民报》，但是您既没有看《巴黎日报》，也没有看《辩论报》，虽然这两份报纸就放在桌子的正中央。”

“现场有个准确无误的观察员。”吕西安心想。他接着一一叙述了他在书店里做过的事，而且通过许多细小和普通的事实，迫使上校不能不承认：

一，吕西安来到骑兵团以后，这是第一次在公众场所看报；

二，他在施米特书店只呆了四十分钟；

三，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占六栏篇幅，评论莫扎特的《唐璜》的专栏文章上。吕西安主动复述了文章的主要观点，证实他说的不是假话。

经过上校两小时细心的反复盘问，吕西安终于可以走了；他气得脸色发白，因为上校的用意是明摆着的；但是我们的少尉也有格外高兴的地方，他针对所有的指责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了。

“我宁可和父亲的差役们在一起生活。”吕西安走出大门，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道，“混账透顶！”他一天之中暗自骂了几十遍。“但是，一个二十岁的人，骑的是全城数一数二的骏马，如果在忠于中庸政府的，也就是说金钱便是一切的骑兵团里都站不住脚，我将一辈子被朋友们当成傻瓜。万一需要辞职，起码也得先干点让人在巴黎互相传颂的事，为此目的，我应该找人决斗。这是进入骑兵团的规矩；起码在我们的沙龙里是这么想的；毫无疑问，即使丢了性命，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

晚饭以后，吕西安在军营的院子里将马匹洗刷完毕，对几个与他同时出门的军官说：

“有几个暗探，这种人在这里真多，向上校告状，说我犯了最卑鄙的罪恶；有人巴不得我是共和分子。不过，我觉得这样就得牺牲我现在的地位和将来的发展。我倒想认识认识这个告状的人，让我当着他的面说个明白，然后用马鞭轻轻地拂他几下。”

一时间谁都没有作声，随即大家扯开了话题。

晚上，吕西安散步回来；在街上，仆人交给他一封信，信封很漂亮，信笺折叠得很规矩；他打开信封，看到信上只有两

个字：叛徒。此时此刻，全军所有的枪骑兵团里，最痛苦的人也许要数吕西安了。

“他们就是这么办事的！幼稚。”他最后这么想，“这些可怜的年轻人，谁说过我的思想和他们一样啦？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吗？我连自己的生活都不会治理，如果还想治理国家，岂不成了大傻瓜。”吕西安第一次想到了自杀；极度的苦闷使他变得不近人情，他已经无法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事物。譬如说，他所在的骑兵团里有八九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军官；但是他变成了瞎子，看不见他们的优点。

第二天，吕西安又对两三个军官谈起了共和主义。其中一个军官说了：

“亲爱的，我们被您的老一套烦死了。您上过高等技校，您被学校开除，有人诬告您，这些事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我一样有倒霉事，六年前我扭伤了关节，可是我从不让朋友们跟我一起烦恼。”

本来，如果有人说他讨厌，吕西安是不会介意的。从他最初进入骑兵团的日子起，他就告诫自己：“骑兵团里会有缺乏教养的人，我不是来改造他们的；如果有人反咬一口，把他们对我特别粗野归罪于我，我才应该大声抗议。”现在听到别人说他讨厌，吕西安先是缄默，然后回答说：

“先生，我很怕惹人讨厌，但是有时候还是免不了，我相信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我决不容忍别人指责我拥护共和主义；我愿意用剑为我的声明签名；先生，如果您愿意和我较量，我将感激不尽。”

这席话仿佛为这伙可怜的青年人带来了活力；吕西安的周围立即聚拢了几十名军官。这场决斗成了全团千载难逢的大喜

事。决斗定在当晚在城墙附近一个阴暗肮脏的角落进行。双方使用长剑，结果都受了伤，但是国家还不至于有危险失去其中的哪一位。吕西安的右上臂重重地挨了一剑。但是他看到伤口照样说了一句笑话，显然他开了一个蹩脚的玩笑，因为没有人听懂他的意思。他的公证人十分恼火，问过吕西安是否需要帮助，回答是否定的，公正人丢下他便走了。

吕西安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等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他不但站不起来，稍后甚至完全支持不住了；这时已是深夜。一阵轻微的声音把他从昏迷状态中惊醒过来；他睁开眼睛，发现一名士兵正笑嘻嘻地望着他。

“这是我们的绅士，醉得象一摊烂泥了。”士兵说，“唉！行了，说什么也白搭，我喝得一钱不剩，从来没有人见我醉得象他这个样子呢。他娘的！他的钱就是比我多嘛；如果他喝光所有的钱，一定比枪骑兵热罗姆·梅纽埃尔强得多了。”吕西安望着士兵，但是没有力气开口。

“少尉，您走路有困难；我帮您安回两条腿，欢迎吗？”

倘若不是眼前的军官醉成这个样子，梅纽埃尔是决不敢这么说话的；但是，看见这个被士兵们叫绅士的人确实站不起来，他由衷地笑了；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能够和上司这样说话使他高兴万分。吕西安又看了看他，终于吃力地说：

“请您帮帮忙。”

梅纽埃尔双手抄到少尉的腋下，想抱他站起来。梅纽埃尔感到左手粘乎乎的，他看了看，手上满是血。

“原来是这么回事，您先坐下再说。”他对吕西安说。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尊敬和诚意。“见鬼！不是醉酒，是剑刺的。”他想。

“少尉，要不要我背您回家？我有力气。但是还有一个好办法：让我解开您的衣服，先把伤口包一包。”

吕西安没有反对，梅纽埃尔转瞬之间已经帮他脱下衣服，撕下衬衣的一只袖子，把它当纱垫敷在靠近夹肢窝的伤口上，然后用一块手帕紧紧绑住。他又奔去附近一家小酒店，带回一杯烧酒浇在绷带上。剩下一点烧酒，他让吕西安喝了。

“您别走。”吕西安对梅纽埃尔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这是个秘密。您上我家去，套一辆轻便马车，您坐上车来这里接我。如果能够不让任何人知道，尤其不要让上校知道这件小事，您就帮我的大忙了。”

“不管怎么说，这位绅士不是笨蛋。”梅纽埃尔一路去找轻便马车，心里这么想。这个当兵的感到骄傲。“我过一会就要向衣冠楚楚的仆役们发号施令啦！”梅纽埃尔历来瞧不起吕西安，一刻钟以前还对他抱着蔑视的态度，现在看到吕西安受了伤而且泰然自若，他的心情便由极其蔑视变成了极其敬佩，而且总是那么理由充足。

第八章

梅纽埃尔坐上马车，不但没有自悲的样子，相反还说着笑话，他说的事情挺有趣，但是他的腔调更加有趣。

“请您以名誉保证，先生，您决不把见到的事情说出去。”

“以什么保证都行，不过还有比保证更令人放心的东西，您不妨想一想，我不会希望得罪弗洛托中校的宠儿吧。”

梅纽埃尔找过团里的外科军医，但是找不到；于是，他自己在毫不感到伤口疼痛的伤员身边留了下来。这个事事乐观的可怜虫住在我们的主人公家里，他淳朴自然的性格给吕西安的印象非常强烈。吕西安苦闷不堪，周围又都是一些死死板板的人，恐怕他对这个普通士兵的个性还不抱多大热情，但是他不愿继续愁思苦想，所以很乐意听梅纽埃尔讲的各种故事。

第二天清早，团里的外科军医来了。皮拉尔骑士，他让别人这么叫他，原籍上阿尔卑斯省，是个相当老实的江湖骗子。对手的剑差点刺中大动脉。皮拉尔骑士夸大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险，一天之中来了两三次。用他的话说，勇敢的少尉的书架上放的都是珍本书，譬如有一八一〇年的樱桃酒，存放了十二年的白兰地，玛丽·布里柴尔的波尔多茴香酒，贴着金纸标签的格但斯克烧酒……皮拉尔骑士喜欢“读书”，往往在伤员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吕西安感到十分讨厌；幸好，他身边还有梅纽埃尔；梅纽埃尔已经在我们的主人公家里安顿下来，他也

十分欣赏书架上的珍品。弗洛托中校同意吕西安的请求，派他来照顾病人。

梅纽埃尔向我们受伤的主人公叙述身世，但是有一部分被他有意避开了。我们以插叙的形式，顺便讲一讲这名普通士兵的生平。如果说在一个团的编制内，有许多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和相当平凡，那么，在很多时候，一件普通的士兵服也会掩盖许多饱尝甜酸苦辣的内心世界。

梅纽埃尔在故乡圣马罗当书籍装钉工。一个流动喜剧团来圣马罗演出，他爱上了班子里演丫环的姑娘。梅纽埃尔离开师傅的作坊，也当了演员。戏班在巴荣讷滞留了好几个月，他得到了姑娘的爱情，而且靠教人击剑积下了一笔钱；城里有个青年曾经好心借给他一百五十法郎，一天，那人紧紧地催他还钱。他的积蓄稍稍超过借款的数目，但是他不想动这笔钱，确切地说，他不愿意因为还债眼看它付诸东流。他灵机一动，伪造了一张收据，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兹收到持据人一百五十法郎，小贝莱。债主贝莱先生去了波城，一位朋友替他来催款的时候，梅纽埃尔厚着脸皮，说在贝莱出发之前，钱已送回给他了。贝莱旅行归来，向梅纽埃尔索讨那笔钱。但是梅纽埃尔出言不逊；贝莱虽然知道他是个击剑教师，还是提出了决斗的要求。

梅纽埃尔后悔莫及，他十分憎恶自己将要做的事：为了抢一百五十法郎去杀人！他表示愿意还钱。但是贝莱说他是胆小鬼。这句话使梅纽埃尔恢复了勇气，为他带来了好处。他决斗了，而且心里想好了要让贝莱几分。在去决斗的路上，梅纽埃尔对贝莱说：

“您尽管后退；千万不要冲刺，我不会害您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有诚意；他是以击剑教师的身份说这些话的。不幸，贝莱却以为他别有用心，阴险毒辣，虽然可怜的梅纽埃尔远远不是这种人。

交手两三个回合以后，贝莱以为时机已到，与对方说的话相反，他采取行动了；他朝梅纽埃尔冲过去，结果是自己中了一剑。伤势十分危险。梅纽埃尔非常痛苦，但是他的痛苦又被看成是虚伪和怯懦。全城的人羞他笑他，老贝莱也要追究他伪造文件罪。巴荣讷城里人人感到愤怒，由于在法国干什么都是一窝蜂，即使陪审团的判决亦不能幸免，梅纽埃尔被判服苦役。

在狱中，梅纽埃尔设法弄来了酒，几乎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他悔恨，觉得自己从此完结了，他希望快快活活地度过所剩无几的余生。

狱卒，掌管钥匙的看守，个个都喜欢他。有一天，他看见有人搬来八九大包绳子放在门房里，准备更换牢房百叶窗上的旧绳子。突然，一个念头攫住了他：他不失时机从中偷了一捆。幸运得很，这件事没人发现，当天晚上，他翻过两堵相当高的围墙，越狱竟然成功了。他马不停蹄，立即将所欠的一百五十法郎交给贝莱的一位朋友。当初，老贝莱想方设法要定他的罪，这位朋友是帮过大忙的一个人，但是事过境迁，巴荣讷的居民们已经感到对梅纽埃尔量刑过重。贝莱的朋友看见梅纽埃尔，也动了恻隐之心，立即把他送上了一条天亮前出海的渔船。

渔船出港以后，当晚海上刮起了大风；从巴荣讷出发的船只随风漂泊，来到圣—塞巴斯蒂安附近。梅纽埃尔大声呼叫一艘西班牙船，第二天傍晚，他已经漫无目标地走在圣—塞巴斯蒂安的码头上了。一个负责征兵的人建议他参加唐·卡洛斯的

正统派军队；梅纽埃尔同意了，不出几天，他来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人的军队。他显示出娴熟的骑术，加上他能说会道，因此被编进了骑兵队。

一个月以后，梅纽埃尔随骑兵连护送一列车队；他们在途中遭到了基督派军队袭击。梅纽埃尔吓得要命。刚听到几响枪声，他便飞马逃进了山里。一直到四周的悬崖峭壁使他的马无法前进为止，梅纽埃尔绑住马的两条前腿，把它留在干涸的山涧里，然后又徒步继续逃跑。最后，他的耳边完全没有枪声了。他于是把事情前前后后思索了一番。

“三次小小的决斗为我赢得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名，经过这番亮相，我还有脸回部队吗？”

“我是个无耻的可怜虫！”梅纽埃尔想，“伪造收据，苦役犯，加上还是一个懦夫！”他一时起了自杀的念头，但是想到各种死的办法，他又不寒而栗了。夜幕已经降临，我们说的这个人饥肠辘辘，他考虑在战场上兴许会有某个随军女商贩的死伤的骡子，这样的话，它们驮的货物就会留在那里；于是，他心中不无恐惧，悄悄地转了回去，他走一会就要停好长时间，趴在地上把耳朵贴近地面；除了夜风轻轻地吹动矮小的栓木林，四周毫无动静。

他终于回到了战场，但是他大吃一惊，这场历时六个钟头的枪战仅仅留下了两具尸体。“我是个无耻的可怜虫！小小一点危险竟把我吓成这个样子。”正当他绝望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半羊皮袋酒，稍远一些还有一整个面包。为了谨慎起见，他走到离开战场两百来步的地方才吃饭；随后，他又回到战场上，始终竖起耳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其中一个死者是个年轻的法国人，名字叫梅纽埃尔，身上

的一只皮夹子里装满了信，还装着一本漂亮的护照。我们这位英雄心里一亮，想出一个改名换姓的主意；他取走了信件、护照和皮夹子，死者的衬衣比他身上穿的还好，他也要了，最后他又霸占了梅纽埃尔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根本不叫梅纽埃尔。

他用上这个名字以后就想了："我为什么不回法国呢？我已经不是被判刑的苦役犯，也不再是所有的警察局通缉的人。只要避开我曾经名不副实地出过风头的巴荣讷，避开这个可怜的梅纽埃尔出生的蒙彼利埃，我可以在全法国自由行动。"天开始亮了；他在两名阵亡者的口袋里搜出大约一百法郎，就在他继续搜寻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两个农民朝他走过来。他打算说自己负了伤，于是去找回那匹马，然后朝他们走了过去；但是他发现，那两个农民真的以为他受了伤无力反抗，准备象他对付那两具尸体一样来对付他。他的伤不治而愈了，两个农民也变得合情合理起来，其中一个提出，只要梅纽埃尔早晚各付一个皮阿斯特，他们可以送他去皮达索河，众所周知，这条湍急的小河是法国的边境线。

梅纽埃尔非常高兴。但是，一踏上法国的土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富于想象的人）他遇到的警察好象对他特别注意。他骑着马一直到达贝济埃；他在贝济埃卖掉马，换乘去里昂的驿车；但是他的荷包瘪得很快。部分路程搭汽船，部分路程步行，他辗转到了第戎，几天以后又到了科尔马。到达这座美丽的城市时，他身上仅剩了五法郎。他想得很多。"我精通武艺，火气一上来，和人决斗还很能对付；我会骑马；所有的报纸都说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打仗了；再说，即使打仗也可以开小差。不如加入枪骑兵团吧，这个团的留守处就设在科尔马。

我先把护照交给长官，然后设法把它偷回来。如果能毁掉这件惹祸的东西，我就说自己是里昂人，不久前我刚仔细看过这座城市。我的名字就叫梅纽埃尔。如果有人能够发现我原来是个囚犯，那才见鬼呢！”

进留守处以后六个月，他终于大功告成，模范士兵梅纽埃尔巧妙地从负责征兵的上尉办公室里偷到了自己的护照，又亲自将它付之一炬。大家非常喜欢这位出色的击剑教师，在他们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为了忘却不幸的过去，他把手持花剑挣来的钱在小酒店里花得一文不剩。他决心做到两件事：不独自一人喝酒，在骑兵团里广交朋友；喝酒不过量，以免酒后失言。

梅纽埃尔加入骑兵团两年，表面上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连队里的军官很赞赏他干净利落的仪表，他也尽量为他们办事，要不是他小心翼翼地隐瞒他会读书写字，说不定早已当上了班长。梅纽埃尔还被认为是骑兵团里“爱说爱笑的活宝”。他曾经和另一名击剑教师决斗，结果对他非常有利：他的胆量，他的高超技艺，在整座军营里出尽了风头。但是他每次遇见警察，都会身不由己地发抖，并且时时给他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为了对付这种恼人的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求助于离得最近的小酒店。

自从他有幸结识吕西安以后，他的命运改变了。他想：“即使我被人认出来，象他这么有钱的人只要愿意，也是有办法救我的。他花钱没个准儿，在顺心的时候，花上一千埃居在某个长官面前为我求情，根本不算一回事。”

吕西安从皮拉尔骑士口中得知，在南锡有一位医生，不仅

才华出众，遐迩闻名，而且因为善于辞令和激烈的正统派观点，在本地的上流社会中备受欢迎：人们叫他德·普瓦利埃先生。根据皮拉尔骑士介绍的全部情况，吕西安了解到这位大夫很可能是城里的样样管，总而言之，是个值得一见的有趣的阴谋人物。

“亲爱的大夫，请您务必在明天带这位德·普瓦利埃先生来这里；就说我有生命危险。”

“可是您根本没有危险呀！”

“和出名的阴谋家交往，从谎言开始不是很好吗？他来了以后，您别跟我抬扛；您让我说话，我们将听到许多有关亨利五世和路易十九的丑闻，也许还可以乐一乐呢。”

“您受的完全是外伤，我不明白一个内科大夫能够……”

皮拉尔骑士最后同意去请那位大夫，他知道如果他不去，吕西安也会直接写信去请的。

著名的大夫第二天来了。“这个人一脸晦气，好象是从阴曹地府来的。”吕西安心想。大夫没呆上五分钟，就已经和我们的主人公亲亲热热，一边说话一边拍着吕西安的肚子。这位德·普瓦利埃先生是个庸俗透顶的人，而且好象对自己粗鄙放肆的举动还挺得意；就象一头猪在烂泥凼里打滚，心满意足地傲视观看的人一样。但是，吕西安几乎顾不上注意这个极端可笑的地方。显而易见，德·普瓦利埃向他表示亲热，不是出于虚荣，不是为了说明他和吕西安具有同等或者高一等的身份。吕西安心想遇见了一个德高望重，而且有许多激烈的思想压在心头需要倾吐的人。一个不象吕西安那么幼稚的人也许会发现，激昂的情绪并没有妨碍德·普瓦利埃充分利用他自己佯装的亲热态度，也没有妨碍他自我欣赏其中的全部好处。在德·普瓦利埃

不那么慷慨激昂的时候，从细小之处表现出来的虚荣心不亚于任何法国人。但是皮拉尔骑士看不出来，他只觉得德·普瓦利埃缺乏修养，甚至连最低级的酒馆都容不了他。

“不，这是个伪君子。”吕西安一时以为这是天性热情的人的痼习，但是他立即对自己说，“这个人精明得很，决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庸俗过份，缺乏教养，调子越唱越高，所有这一切肯定是有目的的。”吕西安用心地听着。大夫无所不谈，但是谈得最多的是政治，而且自称知道许多秘密的趣事。

“但是，先生，”德·普瓦利埃大夫滔滔不绝地议论着法国的幸福所在，突然话锋一转，“您要把我当成巴黎的医生了，故弄玄虚，对病人谈天说地，就是不谈他的病情。”

大夫查看了吕西安的手臂，劝他一个星期之内绝对静养。

“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不要敷药，只要不出现新情况，就不要去管这个小小的伤口。”

在德·普瓦利埃大夫检查伤口，观察动脉跳动的时候，吕西安发现他的目光非常有神。伤口检查完毕，德·普瓦利埃立即重新做起了路易·菲利普政权即将寿终正寝的大文章。

我们的主人公原来相当轻率地认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捉弄一下专事吹牛的外省才子，但是，他发现外省的逻辑比它的小诗更出色。他非但愚弄不到德·普瓦利埃，相反还要处处提防才不至于闹出笑话。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见到这么一个怪物，他的烦恼病完全治愈了。德·普瓦利埃约摸有五十岁，脸部的线条很粗很分明。两只灰绿深陷的小眼睛转个不停，目光非常热烈，好象喷射出火焰一样：它们弥补了夹在眼睛中间的鼻子过长的缺点。从很多角度看过去，这只长得出奇的倒霉鼻子使大夫的脸活象一只狡猾的狐狸：这对宣传家的形象非常不

利。人们一旦注意到这个相似之处，更会觉得越看越象，因为十分凑巧，大夫的前额和两鬓上的浓密头发恰好又是棕黄色的。总而言之，人们只要见过一次就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在巴黎，这副嘴脸会使蠢人们感到害怕；在无聊乏味的外省，所有刺激感官的事物都大受欢迎，所以大夫也就成了闻名的人物。

他的举止平庸，然而相貌奇特惊人。他一开口说话，便把对方设想成一个需要说服的敌手，一个需要争取的朋友，每当他自以为说服了对方的时候，他就会高高地翘起眉毛，鬈狗似的一双灰眼睛仿佛随时会从眼眶里跳出来一样。吕西安暗暗想道："即便是在巴黎，这张野猪般的面孔，他狂热的主张，鲁莽无礼但生动有力的言谈举止，也完全可以使他免受取笑。这是个伪君子，是个耶稣会教士。"他怀着十足的好奇心注视着这个人的一举一动。

正当吕西安这么想的时候，大夫谈到了最高深的政治问题；吕西安发现他情不自禁了。必须废除父亲死后子女瓜分遗产的法律；当务之急是将耶稣会教士召回来。至于长子继承权，在它恢复之前，就是说在丢伊勒里宫恢复长子继位权之前，在法国国土上任何人喝酒取乐都应视为非法……德·普瓦利埃先生陈述着这些伟大的真理，既不掩盖言词的锋芒，也不考虑应该照顾一下他的门徒已有的想法。

"是啊，"大夫突然说，"您出身高贵，生活习惯高雅，有财产，有地位，受过高尚的教育，可是您竟然投靠无耻的中庸政府！您为它当兵，您将为它打仗，如果是真的打仗，即使受苦受难，对于高尚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崇高非常吸引人的事，但是您打的仗却是宪兵队镇压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穷苦工人，一场

争夺白菜帮子的战争；出征特朗斯诺南路①是您的马伦戈战役……”

“亲爱的骑士，”皮拉尔大夫越听越不是味，正觉得责无旁贷准备挺身捍卫中庸政府，吕西安对他说，“亲爱的骑士，我忽然想到要告诉大夫几件有关青年人越轨行为的小事，它们完全属于医学的范围，我自然也要告诉您的，不过得另外找个时间；有些事情是不好同时对两个人说的……”

虽然吕西安说得这么明白，但是仍旧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皮拉尔骑士打发出去。这位骑士跃跃欲试，极想议论一番政治，但是吕西安错误地怀疑他很可能是个奸细。

德·普瓦利埃口若悬河，丝毫没有受赶走外科军医这段插曲的影响。他照样手舞足蹈，唾沫横飞。

“怎么！您难道愿意在苦恼和充满卑劣行径的军营里无声无臭地一直混下去吗？这种角色对您这样的人合适吗？尽管摆脱出来吧，在炮声隆隆的日子里——不是安特卫普的沉闷炮声，而是民族奋起的炮声，使全体法国人（其中包括我，正如包括您一样）心情激荡的炮声。您可以往参谋部的各个处室送上几个路易，照样当您的少尉；象您这样的人，打仗的时候当少尉或当上尉有什么关系呢？佩带肩章是挺神气的，把这种小小的虚荣心让给那些小傻瓜吧。对于您这样心灵高尚的人，重要的是应该堂堂正正地报答国家，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带好几十个有勇无谋的农民。在这个靠不住的世纪里，就您的自尊心而言，重要的是表现出唯一不被人指责是虚伪的品德。在普鲁士人的炮火面前泰然自若的人决不是假装勇敢的人。至于以万

① 指一八三四年四月的大屠杀。

人之众，在四五百个只能用猎枪自卫的工人面前耀武扬威，除了证明缺乏崇高的精神和一心想升官以外，决不说明任何问题。请您注意舆论的反应：在这场不公平的殊死决斗中，正如在里昂一样，人们永远赞赏手无寸铁的一方的大无畏气概。象巴莱姆一样想想吧：就算杀了许多许多工人，少尉先生，您起码还得等六年才能把这倒霉的少尉的'少'字去掉……"

"这畜生好象已经认识我半年了。"吕西安心想。这些纯属个人性质，也许还是非常伤感情的事，写出来毫无意思，但是听它们从一个具有狂热的信仰，但是善于装得风雅，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懂得尊重出身高贵的青年正当自尊心的人口中说出来，这就完全不同了。谈论纯属别人的私事，提出别人根本不需要的忠告，如果换一个人，这么做也许是极其鲁莽无礼的行为，但是德·普瓦利埃善于使用热烈有趣、一点不得罪人、丝毫不显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措辞，从而使人觉得他说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此外，他在说这番离奇的话时，态度是那么滑稽，举动是那么庸俗可笑，虽说吕西安还是个巴黎人，终于缺乏足够的勇气叫大夫安分一些。这正好也是德·普瓦利埃的目的。再说，即使义正辞严要他安守本分，我想他也不会感到绝望：这些充满冒险心理的人脸皮特别厚。

事情非常突然，而且完全出乎意料，由于这位外省的老医生，吕西安摆脱了两个月以来压抑心头的极度烦恼，他舍不得放弃眼前的有趣景象。他心中暗暗地笑，笑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同时他想："如果现在对这个鼓吹社会改革的小丑说，他第一次来这里出诊，这种态度似乎不太合适吧，那是很愚蠢的。再说，激怒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吕西安唯一可做的事是打掉他的奢想。这个耶稣会和亨利

五世的狂热支持者一心想让吕西安说出真话，但是除了可以随便高谈阔论，既没有人打断他，也没有人反驳他以外，他一无所获。虽然如此，德·普瓦利埃一点没有尴尬的样子，好象一个真正的传教人，他似乎对这种有问无答的谈话早已习惯了。

吕西安只能在自己的健康问题上骗这位有学问的医生。他处处留意不让大夫猜出，他完全是出于无聊才请他来的。吕西安自称受着"游走性痛风"的折磨，他父亲患这种病，所以他熟知它的各种症状。大夫经过仔细问诊，认真地提了几条意见。

第二次诊断完毕，德·普瓦利埃站起身，但是丝毫没有走的意思，相反，他变本加厉，开始露骨地吹捧吕西安。总之，他非要吕西安开口不可。我们的主人公突然感到有了板着脸说话的勇气。"如果不能趁第一次见面的机会表明我的态度，这个告密者就不会对我使出浑身解数，他也就不会那么有趣了。"

"先生，我不想否认，我丝毫不认为我出身在'无名之辈'的家庭。我生来就有某些优越的地方。我发现在法国有两三家大公司在互相争夺，各自都想垄断人心。我应该投身亨利五世这一家呢，还是投身《国民日报》那一伙呢？我稍后可能会作出抉择，在这之前，我接受了路易·菲利普公司的小小好处，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提供实惠的公司。我坦白对您说吧，我是只相信实惠的。说到利害关系，我甚至一向怀疑，和我打交道的人如果不给我实惠便是想欺骗我。多亏我选择的国王，让我很荣幸有了学习军事的好机会。不管共和派、亨利五世派抑或路易十九派是多么可敬和多么重要，它们都没有办法让我学习在战场上指挥一个班的本领。等我熟悉打仗以后，我多半也会备受尊敬，就象我今天对才华出众、社会地位优越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样。但是，我也一样，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我

将明确地追随三家公司中出的条件最优厚的一家。先生，您大概会同意的，仓促选择会铸成大错，何况，我目前完全心满意足；倘若有人屈尊为我考虑，他应该知道我需要的是前途。”

这突如其来，迅猛异常的出击（因为吕西安生怕稍一停顿便会失声大笑）弄得大夫一时目瞪口呆。最后，他还是憋着嗓子，象个乡村神甫似地回答：

“先生，我十分愉快地看到，您尊重一切值得尊重的东西。”

德·普瓦利埃一改刚才毫无顾忌、魔鬼一般的腔调，语气中充满了慈爱和寓意，这个变化使吕西安高兴得涨红了脸。他想：“我对这个人也够无赖啦，竟然逼使他放弃政治说教，转而借助感情的力量了。”他感到非常兴奋。

“亲爱的朋友，我尊重一切，或者说我什么都不尊重。”吕西安说得很轻松，看到大夫莫名其妙的样子，他仿佛要解释自己的想法，接着说，“我的朋友尊重什么，我就尊重什么。但是我的朋友是谁呢？”

听到这个尖锐的问题，大夫好象立即变成了泄气的皮球。他只好岔开话题，转而谈到了人的意识中先于经验的观念，神对每个基督徒内心的启示，忠诚上帝的事业……

“所有这些事情是对是错，我都兴趣不大。”吕西安超然地说，“我没有研究过神学，我们目前还处在讲究实利的阶段。几时有空，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深入探讨一下在特权者眼中非常可爱非常明白的德国哲学的奥秘。一个很有学问的朋友曾经对我说，德国哲学能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借助‘信仰’完美地解释一般道理说不清的东西。先生，我有幸告诉过您，我还没有决定以后是否会加入以‘信仰’为投资的先决条件的公司。”

“再见，先生，我相信您将很快成为我们的人。”大夫十分满足地接着说，“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一边说一边拍拍吕西安的胸脯。“我现在帮您开点药，希望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防止‘游走性痛风’复发。”

他开了一张处方，然后走了。

大夫边走边想：“比起年年经过这里去游览吕内维尔兵营或者莱茵河谷的那些巴黎佬，他倒不算太傻。他在巴黎从科学院的某个无神论者那里学到一套东西，背得头头是道。幸好，他这些漂亮动听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他言谈中讽刺挖苦的毛病还没有深入灵魂；我们将战胜他。必须使他爱上我们的女人：德·奥干古尔夫人很快会下决心离开已经毫无用处的德·安坦，因为他已经倾家荡产……”

吕西安恢复了活力以及在巴黎时的愉快心情。在南锡的这段时间，由于使他感到内外交困的极度空虚和普遍冷漠的态度，他对过去的美好事物产生了强烈的留恋之情。

当晚，时间已经不早，戈济埃先生上门来找他。

“您瞧，那位大夫把我迷住了，”吕西安对他说，“世界上没有更好笑的江湖医生啦。”

“比江湖医生要强，”共和分子戈济埃说，“他年轻的时候，找他的病人还不太多，他每开出一张处方都要立即亲自跑去药房配药。过两个钟头，他又登门造访病家，了解用药的效果。他现在搞政治，依然保持着当年行医的做法。看来，省长的职位是非他莫属了。虽说已经年过五十，可是强烈的进取心，象孩子一样生气勃勃，依然是这个人的性格基础。总之，一般人一提起工作就头疼，他却爱不释手。他需要说话，他需要说服人，他需要引起轰动，他尤其需要克服困难。他可以跑步登上五楼，

对制伞商人的家务事提出劝告。如果正统派在法国有两百个象他这样的人，而且知人善任，那么政府对我们共和党人就会客气多了。有一件事您还不知道，德·普瓦利埃确实有过人的口才；如果不是他非常胆小，胆小得象小孩子一样，胆小得超过一般人，那他将是一个危险的人物，甚至对我们也不例外。他轻松地领导着本地的贵族阶层。他的势力和耶稣会代理大主教雷伊先生不相上下。大约一个星期以前发生了一桩争风吃醋的事，这件事我以后告诉您，总之是他战胜了雷伊神甫。我之所以详细谈到他的情形，因为他是我们《黎明报》的死敌。这个不知疲倦的人已经在关心下届选举，如果弗莱隆省长答应搞垮《黎明报》，并且把我投入监狱，他就同意一两个政府的候选人当选：因为正如我知道他厉害一样，他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我们一有机会就会唇枪舌剑争论不休。他比我有两点不容置疑的优势：他风趣而有口才，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是首屈一指的；他被认为是法国东部最高明的医生，这也理所当然。经常有人从斯特拉斯堡、麦茨、里尔等地来请他出诊；三天前，他刚从布鲁塞尔替人看病回来。”

“这么说，如果您得了危险的病，也得去找他啰？”

“我才不会这么做呢！病急乱投医将使《黎明报》失去他所说的唯一心怀鬼胎的编辑。”

“不是说编辑们个个都很有胆识吗？”

“不错，好几个人甚至比我更有头脑。不过并非人人都把法国的幸福和共和制度看得高于一切的。”

善良的戈济埃谈到了美国，民主，中央政府必须从省议会议员中挑选省长…… 吕西安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巴黎的青年人所说的“长篇大论”。

吕西安一边听这些到处印成书出版的理论，一边想："德·普瓦利埃和戈济埃的思想多么不同啊！然而，后者诚实正如前者狡诈，程度上也不分伯仲。尽管我深深地佩服他，可是我实在困死了。有这种事，能说我是共和党吗？这种情形证明我天生不是在共和制度下生活的材料，对我来说，共和制度意味着平庸之辈的专横统治，而我，我无法冷静地忍受他们中间最值得尊敬的人。我需要一个调皮有趣的内阁总理，譬如象华尔波尔[1]或者德·塔列朗先生这样的人。"

这时，戈济埃结束了演讲，他说："……可是在我们法国没有美国人。"

"在卢昂或者里昂，随便一个贪财和缺乏想象力的小商人，就是您要找的美国人。"

"啊！我为您感到难过！"戈济埃大声说道，同时站起身垂头丧气地走了。时钟正敲响一点。

投弹手啊，我为你感到难过！

他一走，吕西安就唱了起来，"可是，我全心全意地尊敬你们。"随后他又想，"大夫的来访是对父亲的信下的注脚……必须入乡随俗。德·普瓦利埃先生显然想说服我改变主意。唔，让他们说服个够吧…… 我刚才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使这些骗子无计可施的办法：对他们的高尚理论，对他们要我觉悟的虚伪号召，我将提一个卑微的问题：你们给我什么好处呢？"

① 英国政治家（1676—1745），曾两度任首相。

第九章

不知疲倦的德·普瓦利埃大夫，第二天大清早就来敲吕西安的门了。他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是有意想避开皮拉尔。他打算使出只在单独交谈时才乐意使用的理论；应该处处掌握主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赖得一干二净。

“如果不象无赖一样胡搅蛮缠，”吕西安一见德·普瓦利埃，心里便嘀咕说，“反而会使这个无赖看不起我。”大夫存心想引诱吕西安，在这个无人交往、很可能苦闷得要命的青年人面前，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许多南锡城里上流家庭和漂亮女人的名字。

“哈！无赖，我知道你怀什么鬼胎了。”吕西安暗想。

“我特别关心一件事，亲爱的先生，”他说，脸色灰暗象个亏本的生意人，“我特别关心您对民法中继承权条款的修改方案；这件事可能影响我的切身利益！因为我也是有‘几分田地’的人（他津津有味地摹仿着大夫外省的说话方式）。如果一家之主过世，您反对兄弟之间平分财产，是吗？”

“当然，先生。否则，我们将堕入民主制的火坑。一个有才华的人将不得不阿谀奉承邻居卖火柴的商人，不然就死路一条。我们高贵显赫的名门望族，法兰西的希望所在，是唯一感情宽厚和思想高尚的人，他们眼下僻居乡间，而且子女成群。难道我们能眼看他们的财产被后代瓜分，变得支离破碎吗？这

样的话，他们的子女将忙得无心上进，不再追求高尚的情操和培养崇高的思想；他们将整天心里挂着金钱，象他们的邻居印刷商的儿子一样变成低贱的穷光蛋。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除长子以外，别的子女怎么办呢？怎么安排他们去军队里当个少尉呢？这些职务已经让那些该死的下级军官们偷光了。

“这个问题自然可以慢一步处理，它毕竟是个次要的问题。要想恢复君主制，非得大力加强教会不可。你们那些荒唐的法律把农民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分子，因此每百个农民就得派一名神甫。所以，英国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在教堂里起码得安插一个真正贵族人家的子弟。

“我说，即使在下等人中间也不应该平分遗产。如果不制止谬种误传，不用多久，那些农民就将学会读书写字。到了那时，不由您不信，煽风点火的文章家就会趁虚而入。人们将怀疑一切。不用多久，任何神圣的原则都将不复存在。因此，首先必须明文规定，以保证良好的耕作为理由，不得将土地划分成小于一阿尔邦的田块……

“让我们轻车熟路，因为这终归是最有把握的办法，仔细看看南锡贵族家庭的利益吧。”

“啊，无赖！”吕西安心想。

接着，大夫又对他重弹老调，德·索伏一德·奥干古尔夫人是全城姿色最迷人的女人；德·毕洛朗夫人的聪明才智是无人可及的，从前在巴黎，她曾经在德·杜拉夫人的社交圈子里大出风头。接着，他表情更加严肃地说，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个极好的婚姻对象，并且开始一一列举她拥有的财产。

“亲爱的大夫，如果我喜欢结婚，父亲可以为我找到更好的对象。巴黎有待嫁的姑娘，论财产，所有这些贵妇人加起来

还比不上呢。”

“但是，您忽略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出身。”大夫说，微笑之中带着某种优越感。

“当然，出身有它的价值。”吕西安掂量着回答说，“一个青年人挂着蒙莫伦西或者拉特雷姆叶的名字，处于我的地位，它很可能抵上十万甚至二十万法郎。如果我有一个让人感到高贵的名字，我妻子家的贵族姓氏更可以值上十万埃居。但是，亲爱的大夫，你们外省贵族的名气不超过方圆三十法里的范围。”

“怎么！先生，”大夫忿忿地说，“请问，奥地利皇帝的表妹，古代洛林君王的后裔德·高迈西夫人呢？”

“也不例外，亲爱的大夫，就象早已声名泯灭的德·贡特朗和德·贝尔瓦尔等老爷一样。巴黎人只是通过德·维莱勒先生的三百国会议员的可笑演说，才认识外省贵族的。我根本不考虑结婚；眼下我宁可坐牢也不结婚。如果不是我这么想，父亲会帮我找一个渴望在我母亲的沙龙里坐第一把交椅的荷兰女银行家，她会立即花一二百万，甚至三百万收买这一特殊的荣耀。”

吕西安一边说出最后这句话一边望着大夫，那副样子非常滑稽。

“一百万”这三个字在大夫的脸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要成为出色的政治家，他还不够沉着。”吕西安心想。大夫还从未遇见过这样的青年，在富贵荣华的环境中成长却毫无虚伪的气息。他开始感到不可思议，并且很佩服吕西安。

大夫有无穷的智慧，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巴黎，否则他应该看得出吕西安在装腔作势。吕西安到底是骗不过他这种无赖

的。我们的少尉远远不是一个老练的喜剧演员，他只是比较自然和比较热情罢了。

大夫和所有公开主张耶稣会教义的人一样，对巴黎的估计过高。他以为巴黎充斥着无神论者和耶稣会教士。无神论者们如狄德罗一样慷慨激昂或者如伏尔泰一样冷嘲热讽；耶稣会教士则有权有势，把修道院修得比兵营还大。他还过高估计了吕西安，以为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这种话不是随便能听到的。"大夫心想。他开始重视我们的主人公。"如果这个小伙子在骑兵团呆上四年，去两趟布拉格或者维也纳，他将比德·安坦或者罗勒之流有出息得多。起码在私下交往的时候，他不会花言巧语。"

吕西安被迫蛰居家中，幸好大夫几乎形影不离地守在身旁，日子过得不算太烦闷。三个星期以后，他第一次出门就去了邮局。他借口走累了坐下来歇歇，并且和和蔼的女局长，以虔诚出名的普里夏尔小姐态度谦逊谨慎地攀谈起来。最后，他订了《每日时事》、《政府公报》、《时装》…… 和蔼的女局长一直恭敬地望着这位身着军装，风采夺人，还大量订阅这一类报刊的青年人。

吕西安早已明白，在中庸政府的骑兵团里，扮演什么角色都可以，就是不能扮演共和党人，也就是说一个为不发薪饷的政府卖命的角色。不少可敬的国会议员并不真正懂得这是多么荒谬，但是也觉得这是不道德的。

吕西安心想："十分明显，如果继续做个通情达理的人，我将无法进入本地人家的小客厅消磨晚上的时间。按大夫所说的情况来看，这些人既疯狂又愚蠢，根本不讲道理。他们开口离不开夸张。如果象马莱上校一样当个中庸派，天天清早去邮局

等待枯燥无味的公文，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把它挂在嘴上，同样也没有意思。共和党呢，我刚才已经竭力证明我不是共和党。除了拥护特权和拥护支持特权的教会，我已经无计可施了。

“这是父亲的财富为我指定的角色。除了绝顶聪明，象他那样才华惊人，哪个富翁不是保守派呢？有人会说我光秃秃的名字上没有贵族标记。我可以绕着弯子回答他，我有多少匹马，品种如何优良。事实上，我在此地小有名气，不正是因为那匹马吗？而且，还不因为这是匹好马，关键是因为它价钱昂贵。马莱·德·圣一梅格兰上校老跟我过不去；当然！我要利用上流社会的力量灭灭他的威风。

“这位大夫或许对我大有帮助。看来他完全依附特权阶级，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这一类人物，正如在巴黎的N和N先生一样。从前，罗马贵族经过整个世纪一帆风顺的统治，渐渐衰朽败落，西塞罗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如果在实际上，这位滑稽的大夫相信上帝甚于相信亨利五世，那才好笑哩。”

如果品性严肃的戈济埃先生知道吕西安愉快地作出的这个结论，他也许会坚决地加以反对，但是，戈济埃先生有点象说女戏子坏话的正经女人，虽然他说的人在人们心目中都是很有趣的人，他自己却相当无趣。

就在吕西安认识普里夏尔小姐的那天傍晚，大夫在他家里，就工人们的状况发了一通议论，言词激烈犹如愤怒的朱文纳尔①。他谈到工人们十分现实的贫困生活，加上雅各宾派小册子从中推波助澜，他们最终将推翻路易·菲利普的统治。突然，时钟敲了五下，一句话刚开了头还没说完，大夫便站起身准备

① 罗马诗人（公元60？——127？）。

走了。

“您这是怎么啦，大夫？”吕西安吃了一惊，问道。

“祈祷拯救灵魂的时间到了。”善良的大夫刚才还象愤怒的朱文纳尔一样抨击着丢伊勒里宫，顷刻之间虔诚地垂下两只小眼睛，语气也变得平和了。

吕西安哈哈大笑。他对此感到很抱歉，一再请大夫原谅。但是，他忍不住又发出一阵狂笑，笑得视线都被泪水模糊了。最后，他笑得直淌眼泪，一边反复对大夫说：

“请宽恕我，先生，您去哪里？我刚才没有听清楚。”

“去悔罪人小教堂，做拯救灵魂的祈祷。”接着，大夫一本正经，旁证博引地向他解释这个宗教仪式，但是他说话的声音虔诚、窘迫，勉强让人听得清楚，与他惯常大喊大叫，果敢和刺耳的声音形成了奇怪的对照。

“真是不可思议。”吕西安心里笑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一面尽力加以掩饰，一面努力设法使大夫解释下去。“这个人是我的恩人，我当初萎靡不振，就是因为没有他。不过我得找点话说说，否则他要见怪了。”

“亲爱的大夫，如果我陪您一起去，旁人会怎么议论我呢？”

“您当然会大受欢迎的。”大夫对他的狂笑毫不介意，依旧平和地说，“但是凭良心说，正如我反对您第一次出门一样，我应该反对您再次外出。晚间的寒气会重新引起炎症，如果不慎伤及大动脉，那就得考虑上西天了。”

“就这些理由吗？”

“您还可能遭到同事们伏尔泰式的嘲笑。”

“嘿！我不怕他们；他们只知道阿谀奉承，不会做这种事的。我们来这里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上校在集合队伍时曾经

说过他常去做弥撒，而且说话的表情意味深长。”

“尽管如此，上个星期，在您的同事中，还是有九个人没有尽到责任。话说回来，冷嘲热讽何损于您呢？南锡城里人人知道您善于应付这种事。而且，您审慎的品行已经结出了硕果。

“就在昨天，在德·篷勒韦侯爵老爷的公馆里，有人硬说您是浪荡公子施米特的书店的常客，德·夏斯特莱夫人还挺身而出为您辩护呢。夫人的女仆整天在面临彭浦路的窗口消磨时光，她告诉夫人说，马莱·德·圣一梅格兰上校为这件事对您大发脾气是毫无道理的。她还说从未发现您进过那家小店，只见您骑着价值一千埃居的骏马，仪容优雅整洁，那副样子完全……请原谅女佣说的话，对是对的，但是不那么文雅……”大夫犹豫了。

“说吧，说吧，亲爱的大夫，除非是恶意中伤我，否则我是不会生气的。”

“唔，既然您一定要我说，她说您完全不象野蛮的共和党的奴才。”

“先生，我跟您说实话，”吕西安极其严肃地说，“我怎么会去小店里看报纸呢。”“小店”两个字脱口而出，即使在圣日耳曼区出生的人也没有他说得自然。吕西安继续说：“过几天，我可以向您提供几份正派人不怕公开的报纸。”

“我知道，先生，我知道。”大夫接住说，脸上露出外省人得意忘形的神气。“邮局的女局长是个思想端正的人，她今天上午说，我们在南锡不久将拥有第五份《每日时事》了。”

“太过份了，”吕西安心想，“这个女妖怪是在取笑我吗？”大夫说“第五份《每日时事》”时口气尴尬，恰到好处击中了我们的主人公的虚荣心。

在这件事上，正如还有许多事情一样，吕西安还没有经验，就是说他想错了。他具有光明正大的良好意愿，自以为洞察世事，实际上人生的事情他还没有见到一小半呢。他哪里知道，巴黎人也许觉得这种小花招十分可笑，但是对外省人的虚伪却是必不可少的呢？而在大夫这方面，他大概一向在外省生活，用家乡的语言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事。

“等会儿看他是不是取笑我。”吕西安心里想。他叫来仆人帮他系好衣服右边袖子上别致的黑色绑带，然后跟着大夫“拯救灵魂”去了。祈祷仪式在悔罪人小教堂举行。这是一座用石灰水刷得雪白的美丽的小教堂。除了几排油光锃亮的胡桃木座位，没有任何装饰。“一座穷教堂，但是风格纯正。”吕西安想。他很快又发现，教堂里清一色是本地上流社会的人。（法国东部的资产者无一不是革命党人。）

吕西安看见教堂执事拿出一个铜板施舍给一个平民女人，她穿得很不差，见教堂开着门就想进去。

“去别处吧，大妈，”执事说，“这儿是私人教堂。”

这种施舍显然是对她的侮辱。这个女人立即满脸绯红，放开手让铜板掉到了地上。教堂执事看了看四周，捡起铜板放回了口袋。

“我前后左右的这些女人和陪同她们的为数不多的男人，一个个都非常庄重体面。”吕西安心想，“大夫并没有特别小看我。我所能企求的也就如此了。”虚荣心一旦得到满足，吕西安感到无穷的快乐。他又想：“这里和巴黎一样，贵族们也以为宗教可以使人变得更加易于统治。父亲就说，查理十世垮台完全是由于人们憎恨神甫的缘故！如果我表现得虔诚，我将变成一个贵族。”

他看见人人手中都有一本书。"光来这里还不够，入乡还得随俗"。他于是请大夫帮忙。大夫立即离座，走去向德·高迈西夫人要了一本。夫人带了很多本书，放在贴身侍女背着的丝绒袋子里。大夫拿回来一本精美的四开的书，指着华丽的封面上的纹章，向吕西安解释了一番。一只代表哈布斯堡家族的鹰雄踞盾形纹章的一角。因为德·高迈西夫人属于洛林家族，而且是该家族中被不公正地剥夺了权利的长系继承人，根据某种不太明朗的原因，她自称血统比奥地利皇帝还要高贵。吕西安听着这些不寻常的事，一则确信别人在注视他，再则特别害怕自己会失声笑出来，所以一边听一边装出仔细研究冷烫在封面上的洛林家族标志的样子。

吕西安的椅子几乎紧挨着大夫的椅子，将近做完弥撒的时候，他觉得不妨表示一下——而且这么做不会太冒失，——他听到了五六位都已成年的夫人小姐和大夫的谈话。这几位贵妇人纷纷和好心的大夫交谈，她们就这么称呼他；但是不言而喻，他们谈话的中心是称赞这位身着军装的英俊少年，他光临悔罪人小教堂是当晚的一件大事。

"两个星期前和人决斗的就是这位非常有钱的青年军官，"离开大夫三步远的一位贵妇人低声说，"看来是个'思想端正'的人。"

"但是听说他受了致命伤。"邻座的一位贵妇人应道。

"好心的大夫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了。"又一位贵妇人接着说。

"不是有人说他是共和党，上校想通过决斗置他于死地吗？"

"明摆着不是这么一回事嘛。"第一位贵妇人说，脸上明显地露出比别人高明的神气，"明摆着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我

们的人。”

对此，第二位贵妇人尖刻地回答说：

“您再说也没有用，亲爱的，有人告诉我，他和罗伯斯庇尔是近亲，罗伯斯庇尔是亚眠人，娄凡也是北方人的姓。”

吕西安眼看自己成了谈话的中心人物。我们的主人公简直乐不可支了。这种情形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生过了。他想：“这些外省人这么注意我，大夫迟早会把我介绍给这几位贵妇人的。承蒙她们抬举，我成了已故罗伯斯庇尔的亲戚。我将在贵族沙龙里消磨晚上的时间，听她们说刚才说过的那些话。父亲将对我另眼相看；我将和梅里乃一样有出息。和这些可敬的人物在一起，人们愿意怎么想就可以怎么想。在这个地方完全不必害怕闹笑话。只要迎合他们的癖好，他们是不会耻笑你的。”这时，为著名的科尚募捐开始了。科尚先生每年总有两三次显示其非凡的才华，使保王党免于出丑，但是正如所有为伟大的思想努力奋斗的天才人物一样，他很可能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田产。

“我想立即捐一枚金币。”大夫周围全是些特殊人物，其中一个说（吕西安步出教堂时得知，她是德·马尔西里侯爵夫人），“但是话说回来，这位科尚先生出身不好（不是贵族）。我身上只带了一些金首饰，是否请好心的大夫明天早上做完八点半钟的弥撒以后，派个女仆到我家来，到时我把钱交给她。”

“侯爵夫人，您的名字，”大夫十分满意地回答说，“在我这本软面登记簿上，您的名字将列在第十四页的首位。这本登记簿是巴黎的朋友送给我，确切地说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在这里好象雅巴洛先生在凡尔赛宫一样：我在演滑稽戏。”吕西安心想，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确实，所

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身军装。为了说明我们的主人公确有理由感到兴奋，我们需要指出，自从离开巴黎以后，他还没有进入过贵族的沙龙。活在世上却享受不到妙趣横生的谈话，算得上生活幸福吗？

“还有我，”他大声地接着说，“我不揣冒昧，想请德·普瓦利埃先生为我登记四十法郎。但是我大胆地希望把我的名字紧挨在侯爵夫人的名字后面，这将为我带来好运气。”

“好，很好，年轻人。”德·普瓦利埃高声答应他，脸上露出慈爱和早有预见的神气。

“如果让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吕西安想，“我得小心第二次决斗。伪君子的帽子将雨点般地落在我的头上。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他们见不到这些人。至多，上校可以通过他的密探知道这件事。但是说实在话，让他知道就更好了：伪君子好过共和党。”

在祈祷仪式即将结束的时候，吕西安在感情上被迫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尽管穿着一条白得令人目眩的裤子，他也在悔罪人小教堂肮脏的石板地上跪了下来。

第十章

人们不久便离开教堂。吕西安看到裤子脏得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去了。“说不定这小小的不幸还是好事呢。”他自言自语说道。在野草丛生的僻静的马路上，女圣人们在他前面三三两两地缓步而行，他故意走得很慢，不想超过她们。

“真不知道上校会怎样责备我呢？”吕西安正这么想着，大夫从后面追上了他。由于弄虚作假不是他的特长，所以很快让这位新朋友窥见了他的心思。

“您那位上校不过是个无能的中庸派，我们非常了解他。”德·普瓦利埃摆出权威的架子大声说道，“一个整天提心吊胆的可怜虫，生怕在《箴言报》上读到罢免他的消息。而且，我没有看见替他当暗探的独臂军官，那个在布里埃纳得过勋章的‘自由派’。”

他们走到一个路口，吕西安一直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聚精会神地听别人议论他，同时害怕自己会得意忘形，做出莽撞的举动。有三位几乎和他并行的贵妇人在大声交谈，吕西安向她们十分庄重地敬了个礼表示道别，然后和大夫热情地握过手便独自走了。他骑上马，整整一个钟头以来他憋住不敢笑，这时终于尽情地笑了起来。经过施米特的书店门口，他想：“这就是有学问的好处。”他发现独臂的自由派军官躲在书店暗绿色的玻璃橱窗后面，手里拿着一份《论坛报》，正偷偷地看他走

过去。第二天，在整个南锡的上流社会里，到处都在传说一名军官去了悔罪人小教堂，而且还是一个右臂挂了彩，吊着绑带的军官。吕西安才准备在上帝面前露一手，但是这一天对他这个青年人来说却已经是战果辉煌的了。然而，他不敢拿八点半钟的小弥撒再冒一次险了。他想："不去有不去的问题。今后只要不是我值班，我应该每次都去。"

十点钟左右，他大模大样地走到街上，买了一本由穆勒精装的瞻礼祭仪书，或者就叫祈祷书。他不让伙计用纱纸把书包好，拿起书便走了。他觉得勇敢地用左臂夹着它更有意思。他自言自语说："即使在复辟时期也不过如此吧，我要学一学我们的国防部长N元帅。"

他笑着又想："和外省佬在一起，什么都可以冒险试一试，他们都怕自己闹笑话。"他夹着祈祷书，亲自给德·普瓦利埃先生送去了四十法郎。大夫让他看了捐款人的名册。每一页的上半部分，捐款人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德"字，但是由于一个令人得意的偶然机会，唯独吕西安·娄凡的名字是个例外，它在紧挨着有德·马尔西里夫人的名字的一页后面，开始了新的一页。

送他出门的时候，德·普瓦利埃先生故弄玄虚地对他说：

"您放心吧，亲爱的先生，如果您那位上校找您谈话，他再也不会让您站着了。起码会变得礼貌一些。至于是否善意，那又另当别论。"

从来的预言都不曾有这么快应验的。几个小时以后，吕西安远远看见上校在散步。上校打招呼要他过去，并且邀请他第二天一起吃饭。吕西安发觉上校的态度有点低三下四，象个故作亲热的小市民。"虽然他穿一身光彩夺目的军装，具有勇敢无

畏的精神，但是这个人象本堂区财务管理委员在请他的邻居管财务的上司吃饭一样。”他正准备离开，又听到上校对他说：

“您的马双肩真漂亮。象它这样的四肢，跑两法里路简直就象没跑一样。我批准您把散步的范围扩大到达尔乃。”

达尔乃是离开南锡六法里的一座小镇。

“呵！万应的灵丹妙药！”吕西安心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同时策马朝达尔乃方向奔驰而去了。

晚饭以后的时间使吕西安更加得意万分。德·普瓦利埃大夫说什么也要带他去见德·高迈西夫人，就是昨天借祈祷书给他的贵妇人。

高迈西公馆宅深院大，院子的一部分铺了石板，四周是修剪成院墙的菩提树，初看给人一个十分凄凉的印象。但是吕西安发现，对着院子有一座绿茵茵的英国式花园，他想在那里散步一定是件惬意的事情。主人在一间大客厅里接待他。客厅的墙壁上覆盖着用金色护条固定的红色锦缎花纹布，虽然稍稍褪了颜色，但几幅神采奕奕的画像掩盖了这个缺点。画像上的人物头戴扑白粉的假发，身披盔甲。吕西安还看到几张宽大无比的安乐椅，样子有点歪歪扭扭，外表却依然金光闪闪。听到德·高迈西夫人神气十足地命令仆人：端一张椅子请先生坐，他心里着实吓了一跳。好在这家人不随便挪动这些宝贵的古董。仆人搬来了一把结实的新款式的椅子。

伯爵夫人高又瘦，尽管上了年纪，身板儿依旧笔直。吕西安注意到她衣服上的花边一点没有泛黄：他最讨厌泛黄的花边。说到夫人的表情，那是一点儿也没有。“她的脸相并不高贵，不过打扮得高贵罢了。”吕西安心想。

正如客厅里的陈设一样，她的谈话是庄重的、单调的、缓慢

的，但是没有突出的可笑之处。总括起来说，吕西安有来到了圣日耳曼区的一家老人院的感觉。德·高迈西夫人说话的声音不大，也不象吕西安在街上遇见的贵族青年一样指手划脚。吕西安想："这是一件崇尚礼节时代的遗物。"

德·高迈西夫人愉快地注意到了吕西安投向小花园的赞赏眼光。她告诉他说，她的儿子曾经在哈特韦尔住了十二年（路易十八在英国的行宫），他请人照样建了这座花园，只是面积略小一些，使它更加符合普通人的身份。德·高迈西夫人邀请他在有空的时候来花园散步。

"许多人来这个花园散步，而且知道在散步以前，不一定非得见一见花园的老主人才行：看门人认识来散步的人。"

细心的夫人感动了吕西安，由于他秉性善良，甚至可以说善良得过分，所以他的回答充满了感激。夫人的邀请十分诚恳，对吕西安来说，已经不再存在被人看不起的问题，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吕西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这么有教养的人了。

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德·高迈西夫人继续用刚才谈话的口吻，可能对他说了以下的话：

"先生，我对您说句实话，在我的客厅里，这是第一回看见您佩带的这种三色帽徽。不过，请您常常带着它来吧。能够欢迎一位象您这样虽然还十分年轻，但是思想端正的人，永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完全是因为我去了悔罪人小教堂！"他真想笑出来，而且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一时冲动，没有给在前厅里列队为他送行的仆役每人分发五法郎赏钱。

他在仆役们的行列中看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象我这样开始有正派思想的人只有一个仆人，岂不是自相矛盾的轻率行

为？”他请德·普瓦利埃先生替他物色三个为人可靠，尤其是思想端正的男仆。

回到家里，吕西安简直成了米达斯国王的理发师：他渴望找个人诉说他是多么幸福。他写了一封长达八九页的信，问母亲讨五六套供仆人穿的华丽制服。“父亲在花这笔钱的时候，将会明白我还不是非常纯粹的圣西门信徒。”

几天以后，德·高迈西夫人邀请吕西安吃饭。三点半钟，他分秒不差地到达高迈西公馆。在客厅里，他遇见了德·赛尔彼也尔夫妇和他们六位千金中的一位，还有德·普瓦利埃先生，两三位上了年纪的贵妇人以及她们的丈夫，多数人都挂着圣路易骑士勋章。大家显然还在等一位客人。过了片刻，仆役进来通报德·索伏—德·奥千古尔夫妇驾到。吕西安不禁大吃一惊。他想：“天下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这是第一次名不虚传。”在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甜美、愉快、自然的东西，令人觉得看一看也是享受。经过再三寻找，他发现这位国色天香一般的美人也有一个缺点。尽管年纪才二十五六，可是已经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发胖的趋势。她的后面跟着一个身材挺高，留着几乎半透明的胡须，脸色十分苍白，神气高傲但是沉默寡言的金发青年，这是她的丈夫。她的情夫德·安坦先生也和他们在一起。在餐桌上，德·安坦先生被安排在她的右侧，她常常和他低声细语地说话，然后便快活地笑一阵子。吕西安心想：“这爽朗的笑声和所有在座的人老气横秋、闷闷不乐的神态，形成了多么奇怪的对照啊。这就是我们在巴黎所说的瞎开心。这位美人不会有多少敌人呢！稳重的人会责备她有失检点，不顾流言蜚语的严重后果。外省总算也能给人一些精神上的补偿！在这些天生令人讨厌的面孔中间，‘女主角’讨人喜欢不就成了关键么。说

真的，她确实美丽动人。为了吃这餐饭，去二十次悔罪人小教堂也是值得的。”

德·索伏一德·奥干古尔先生坚持用两个姓，而且这是两个分别在查理第九和路易十四时代非常有名的姓，所以，作为一个谨慎的人，吕西安尽量对他表现出一种谦恭的态度。

吕西安的耳朵听着德·奥干古尔先生缓慢文雅、但是缺乏文彩的谈话，两只眼睛却盯着他的妻子。德·奥干古尔夫人年约二十四五，金头发，蓝色的大眼睛神采奕奕，非常动人，毫无倦怠的痕迹，只是在有人让她讨厌的时候，才显得有点无精打彩，但是说变就变，一旦出现某个愉快的，或者说仅仅有点独特的思想，它们马上就会欢喜得发狂一样。她的甜蜜清新的嘴巴轮廓纤细、典雅、端庄，使整张脸显得十分高贵。微呈鹰喙状的鼻子为她高贵而且随着感情起伏变化的面孔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德·奥干古尔夫人丝毫不虚伪。本来，这种优点和她这样的容貌是根本不相容的。

即使在巴黎，德·奥干古尔夫人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美人，但是在南锡，有人同意说她长得漂亮就很不错了。首先，她完全缺乏外省人特别喜欢的僵硬的态度，她象无忧无虑地玩耍的小公主一样快活和任性，她亲切的作风招来了女人们的强烈反感。虔诚的女教徒们说起她更是咬牙切齿。她们含沙射影，说她长得几乎一无是处，以为这样就可以激怒她。岂料德·奥干古尔夫人胸有成竹，而且这正是她整天高高兴兴的原因之一。吕西安从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和她讲话的姿态中，看到了人们是多么仇恨她。他觉得虔诚的女人们内心的仇恨过于暴露，他也感到这位年轻妇人仿佛在说“我不在乎！”年轻的侯爵夫人并不因为自己地位高而装得一本正经。她天生活泼任性，爱打

扮，所以，她的实际情形远远不如她的名声那么坏。有一件事在外省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且给吕西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德·奥干古尔夫人绝不屈从任何虚伪。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左顾右盼仿佛是在卖俏，但是她的目光又是那么淳朴自然，使人感到它们不是卖俏两个字所能形容的。她常常坐轻便马车，带着情夫和丈夫在时兴的散步场所、通向巴黎的大道上兜风。这时，如果有一位贵族青年骑马从旁经过，或者故意让他的马做几个优美惊险的动作，或者说一句讨好德·奥干古尔夫人的话，顷刻之间，她的心里就只有这个青年了。在这个青年优美的姿态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之前，如果德·安坦先生无所顾忌地和她说话，那么，他将肯定可以看到在她美丽的眼睛里，不耐烦和讨厌的目光将立即代替刚才还闪烁着的热情的光芒。吕西安发现，德·奥干古尔夫人还有一个难得的宝贵优点：昨天说过做过的事，今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她生性快乐，名副其实是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吕西安心想："给一个厌倦功名，厌倦走马灯似的宫娥妃嫔的伟大国王当情妇，她是最适合的人选啦。"他屡次三番考虑去接近这位可爱的夫人，并且暗自思忖："如果能做到的话，也许南锡城就不象现在这么可憎了。"但是，找个情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巴黎相比，在外省尤其困难，首先必须和她的丈夫打得火热，可是愁眉苦脸的德·奥干古尔先生总叫人觉得可怜，他言必九三年的旧事，当然歪曲得面目全非，对吕西安来说，他可说是南锡城里最讨厌的人了。

他想："有两件事左右着这些人的行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未来的罗伯斯庇尔，他们妒忌在国家的预算中霸占了他们的位置的人。所有这些青年明显地厌恶我，无非是因为我每个月

从他们手中拿走了九十九法郎。”吕西安每天都会在无意中发现，他愈来愈羡慕不辞辛苦，靠做生意发财的资产者。将近散席的时候，吕西安对德·安坦侯爵和他可爱的情妇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好感。至于当丈夫的德·索伏一德·奥干古尔先生，这是一位个头挺高，金头发，留着几乎半透明的胡须，非常和气老实的青年。

在喝咖啡的时候，德·普瓦利埃先生流利而谨慎地向吕西安回答了许多有关德·奥干古尔夫人的问题。

“她真心实意地爱她的朋友，甚至为他做了许多最荒唐的事情。不幸的是，确切地说是她的名誉的不幸，在崇拜倾慕他两三年以后，她发现对方有不少可笑的地方。从此，她一见他就讨厌，而且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时该她付出代价了：我们看到烦恼苦闷在折磨她的良心，因为她心地极为善良，最憎恨为别人带来真正的痛苦。有趣得很，等我一五一十告诉您吧，就在她开始厌烦的时候，她这位朋友却爱她爱到了疯狂甚至可悲的地步。她伤透脑筋，一连六个月找不出仁慈的办法来摆脱他。我亲眼目睹了她来请我看病以前的这段时间的行为；她在这种时候是非常聪明的。”

“德·安坦先生跟她有多久了？”吕西安问，以天真的态度酬劳了大夫无微不至的关怀。

“足足两年半啦，谁都感到吃惊。但是，他和她一样是个‘疯疯癫癫’的人，所以他能坚持下来。”

“那个丈夫呢？我觉得，在本城的市民中间，当丈夫的都疑神疑鬼。”

“您竟然也发现了，只有贵族们才轻松愉快，通情达理呢！”德·普瓦利埃先生扮出天真的滑稽相说，“德·奥干古尔夫人让

她丈夫爱得发疯，爱到了不知吃醋的程度。凡是写给她的匿名信，一概都是她自己拆的。”

“她丈夫还真心诚意地准备殉难。”大夫说。

“殉什么难？”

“路易·菲利普一旦垮台的话，又来一个九三年。”

“可是你们又想推翻他！真有趣。”

这位未来的殉难者在查理十世的卫队里当过投弹兵队长，他骁勇善战，在西班牙和其它地方有过出色的表现。他脸色苍白，只有在谈到源远流长的家世时才略见血色，因为他的家族是和伏德蒙、夏斯特律克斯、里尔博纳，以其外省其它的名门望族联系在一起的。吕西安还发现，这位忠厚的贵族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自以为他的声名一直传到了巴黎，出于一种本能的嫉妒心理，他十分痛恨靠舞弄笔墨出名的人。这时，有人偶而提到了贝朗瑞的名字，说他是酿成查理十世下台的恶魔。

“他一定很自豪吧。”一个人说。

“我想，如果他的祖先跟随圣路易参加过十字军东征，他可以自豪得多。”德·奥干古尔先生以有力的口吻说。

这段对话吸引了吕西安，他很高兴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听到有趣的事情，又不必担心被人欺骗。但是，他的兴致突然被打断了。德·高迈西夫人请他过去，正式介绍他和德·赛尔彼也尔夫人认识。德·赛尔彼也尔夫人长得又高又瘦，笃信宗教。她财产有限，有六个待嫁的女儿。坐在她身旁的小姐满头近乎褐色的金发，身高五尺四寸，穿白色的衫裙，一条六指宽的绿腰带突出了她干瘪的胸脯。吕西安觉得绿色配白色简直难看得令人恶心。但是，在他对“异国”的低劣审美观的极端反感中，丝毫没有掺杂政治上的偏见。

“另外五个姐妹和她一样漂亮吗？”他回到大夫身旁问道。

大夫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了，他的表情好象有机关控制一样说变就变，引起了少尉的极大兴趣。少尉心中暗暗地打着两拍子的节奏：骗子—阴险！

与此同时，德·普瓦利埃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几位小姐出身如何高贵，品行如何贞洁等等，这些事情自然是非常可敬的，吕西安也丝毫没有否认的意思。大夫夸夸其谈一番以后，终于和盘托出了一个精明人的真实想法：

“何必去议论容貌不佳的女人呢？”

“哈哈！这下您可给我逮住啦，大夫先生！您说漏嘴了吧，是您说德·赛尔彼也尔小姐容貌不佳，我可以引用您的话啦。”

接着，他又严肃深沉地说：

“如果我时时处处都想说谎的话，我就和内阁部长们坐在一起吃饭了。起码，他们可以给我金钱或地位。但是我有钱，除了保住目前的地位我别无奢求。在外省这个地方，而且饭桌旁只有一位美人，开口就说谎又何苦呢！您的仆人还缺乏足够的勇气。”

我们的主人公发泄了一通，然后一字不差地按照大夫的话行动了。他走到德·赛尔彼也尔夫人母女面前大献殷勤，明显地怠慢光彩夺目的德·奥千古尔夫人。

尽管她的头发预兆不详，德·赛尔彼也尔小姐的人品倒还朴实讲理，甚至不会让人觉得讨厌，这使吕西安十分惊讶。和母女俩交谈了半个钟头，他又听从德·赛尔彼也尔夫人的劝告，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们；他走到德·高迈西夫人身边，请她把自己介绍给客厅里其他各位贵妇人。他无奈地和她们一一寒暄，两只眼睛远远地望着德·赛尔彼也尔小姐，觉得相比之下，她

比她们要顺眼得多。“太好了，我的角色不会太难演了。我应该藐视大夫这个人，但是应该相信他的话：在这座地狱里，我只有讨好老朽、丑陋、荒谬可笑的人，才能摆脱困境。我在上流社会默默无闻，又不是贵族，企图经常和德·奥千古尔夫人交谈，唉！岂不是痴心妄想。我今天受到的款待出乎意料；里面一定有文章。”

吕西安过不久便回到了正在玩波士顿牌的德·赛尔彼也尔夫人身旁。少尉彬彬有礼的举动使她大受感动，她不但不再觉得吕西安象雅各宾派和“七月英雄”(这是她对他最初的评语)，相反还公开称赞说他举止非常高雅。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她问德·高迈西夫人。德·高迈西夫人的回答使她大为失望，因为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平民的名字。

“为什么不象别人一样，拿他出生的村子当封地呢？想进入上流社会，这是不能含糊的。”

最后这句话是对着善良的戴奥德琳达·德·赛尔彼也尔说的。这位小姐看到吕西安因为右臂受伤而行动不便，从开始吃饭心里就一直感到不好受。

这时，进来了一位很有地位的贵妇人。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对吕西安说，她过一会就把他介绍给这位夫人。但是不等吕西安开口，她就解释开菲洛尼埃尔家族的历史如何如何悠久了。进来的贵妇人属于这个家族，而且清楚地听到了议论她的这些话。

吕西安心想：“真滑稽，而且这些话是对我说的，我明摆着不是贵族，他们又是第一次见我，但是他们都对我那么殷勤！在巴黎，我们会说这是愚蠢。但是在外省却十分自然。”

吕西安刚被介绍给德·菲洛尼埃尔夫人，德·嵩迈西夫人又派人来请他，要把他介绍给另一位刚到的夫人。每次介绍，吕西安都在心里嘀咕："又得专程去拜访一次，我得把所有的名字，他们的纹章和历史记下来，否则我会忘记的，而且会做出可怕的蠢事。和这些新认识的人交谈，主要内容应该是请这些贵妇人详细地介绍她们的贵族身世。"

第二天，吕西安乘着双轮轻便马车，后面跟着两名骑马的亲随，到有幸在昨天认识的各位夫人府上分送名片。他感到非常意外，自己在所到之处都很受欢迎。人们都想仔细地看看他。知道他的遭遇的贵妇人对他的伤势更是关切。他的态度也十分礼貌得体。但是来到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家的时候，他已经厌倦不堪了。只是想到一会儿就可以见到戴奥德琳达小姐，昨晚开始时觉得非常难看的大姑娘，心中才稍稍有了一些安慰。

一个穿淡绿色号衣、衣服长了六寸的仆人，把他带进一间陈设颇有气派，但是光线很差的大客厅。他走进去，全家人霍地站了起来。他想："这是他们平时喜欢指手划脚的结果。"虽然他的身材已经不算矮，但是在这家子人中间，他几乎成了最矮小的一个。他想："我明白这间客厅为什么要这么大了，普通的房间容不下这家人。"

父亲是一位白发老翁，吕西安见了非常惊讶。无论是穿的衣服或者是举止态度，他都象外省喜剧班子里扮演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胸前佩着圣路易十字勋章，长长的缎带镶着很宽的白边，一看便知这是一枚百合花级的勋章。他谈吐清楚，姿态优雅而且符合一个七十二岁绅士的身份。客厅里的气氛一直很融洽，但是当他对吕西安回顾往事，说到国王曾经派他在科尔马任摄政官时，情形便急转直下了。

吕西安听到这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憎恶的感情，而且肯定在他淳朴和善的脸上也有所表现，因为老军官立即掉转话头，诚实和不慌不忙地说，发生卡隆中校案① 的时候他不在科尔马。

强烈的感情冲动打破了吕西安原来的计划。他来的时候想好了要拿这家人寻寻开心，包括红头发、彪形大汉一般的六姐妹，以及她们终日气鼓鼓，事事指责的母亲。除了有这点小脾气以外，这位母亲想的是把女儿们一个个嫁出去。

老军官关于科尔马事件的表白使全家顿时变得神圣起来；同时，在吕西安眼中寻开心的对象也不见了。

仁慈的读者请仔细想一想，我们的主人公还年轻，他初出茅庐，毫无经验；虽然如此，当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容易为一些政治事件愤愤不平的时候，依然难免有一种痛心的感情。当时，他还是一个幼稚，缺乏自知之明的人。他并不能干，或者说不是一个遇事决断的聪明人。在他母亲的沙龙里，人们目空一切，教会了他挖苦和识破虚伪的人和事。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报张的时候，以卡隆中校之死告终的骗局是当时的政府采取的最后一项重大行动。反对派的报纸曾经就这件事大做文章。再说，这个臭名昭著的卑劣事件连孩子都瞒不过，因此，他对前后的经过情形了如指掌，仿佛这是一道简单的几何题一样。

“科尔马”这个字眼引起的激动过去之后，吕西安又兴趣盎然地观察德·赛尔彼也尔先生了。他身高五尺八寸，身板子

---

① 路易十八时期的一桩冤案。卡隆中校受命释放贝尔福特的囚犯，但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捕，后被处决。

结实挺直，是个漂亮的老头子，一头银发使他的外表具有淳朴的长者风度。他在家里，在亲人之间，穿一件直领、军装式的藏青旧外衣。“大概是想穿到不能穿为止吧。”吕西安心里这么想。这个想法深深感动了他。他习惯见到巴黎爱打扮的老头，德·赛尔彼也尔先生不弄虚作假，他的谈话充满睿智和事实，这一切完全征服了吕西安；吕西安觉得，不弄虚作假在外省是尤其难能可贵的优点。

勇敢的老军官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几次流亡国外的经历，以及奥地利的将军们如何不讲道理企图整垮流亡者的团体，吕西安大部分时间都在留心地听他说话，很少注意周围的六位大姑娘。“也得管管她们了。”他终于这么想道。小姐们正围着唯一的一盏油灯干活；在那个年头，灯油是很贵的。

她们的谈吐朴实无华。吕西安心想：“她们好象在请别人原谅她们长得不漂亮似的。”

她们说话的声音不大，说到有趣的地方也决不会忘形地仰头大笑。人们很少见她们在客人面前表现自己。她们不会在你面前絮絮叨叨，说她们的衣服料子产于何地，如何珍贵稀罕。她们不会把一幅画叫做“历史上的伟大一页”……总之，虽说他很快忘掉了凶神恶煞似的德·赛尔彼也尔夫人的存在，但是如果当晚没有这位老太太在场，吕西安会过得快活自在得多。他和戴奥德琳达小姐确实谈得非常愉快。

第十一章

这次原定二十分钟的拜访持续了两个钟头，其间除了德·赛尔彼也尔说的几句怨天尤人的气话，吕西安没有听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这位贵妇人面容粗糙干瘪，威严但是僵化。一双黯淡无神的大眼睛盯着吕西安的一举一动，令他心里直发毛。“天哪！这是什么怪物啊！”吕西安心想。

他不时地离开围坐在油灯旁的六位小姐，出于礼貌的考虑，回头和从前国王委派的摄政官交谈几句。这位摄政官喜欢向人解释，唯有原封不动地恢复一七八六年前的秩序，法国才能得到安宁和平静。

“那是衰落的开始。”善良的老人重复说了好几遍。“inde mali labes。”①

吕西安觉得十分好笑，他相信，法国目前虽然还在愚昧的海洋中浮沉，但是她头一次露出水面恰好是在一七八六年。

四五个青年人，大概都是贵族，陆续出现在客厅里。吕西安发现他们很讲究姿势，优雅地用手臂倚靠着黑色大理石的壁炉，或者倚靠着窗子中间涂金的壁架。在他们放弃一种优美的姿势，变成另一种同样优美的姿势时，动作又快又突然，仿佛听到一声军令一样。

---

① 拉丁语：从此灾难降临。

吕西安心想："为了取悦外省的小姐，这些动作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与他这些旷达的想法相反，他却无可奈何地看到，这些衣着华丽、姿势刻板的先生正在想着法子鄙视他，他对此丝毫不示弱，而且以百倍的鄙视回敬他们。

"您不会生气吧？"戴奥德琳达小姐走近他问道。

她的问题提得非常直率自然，吕西安同样憨直地回答说：

"我不生气，相反还想请您告诉我这几位先生的名字呢。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想他们是在千方百计讨您喜欢。他们如此讨厌我，也许正是因为您的眼睛太美丽了。"

"和我母亲说话的青年是德·朗富尔先生。"

"很有风度。那一个也很有修养。可是，靠着壁炉的这位先生一脸凶相，他叫什么？"

"他是前骑兵军官路德维格·罗勒先生。旁边两个人是他的兄弟，也是一八三〇年革命后辞职的军官。他们几位没有财产，过去全靠那份薪饷过日子。现在，他们三个人只有一匹马。此外，他们的谈话没意思极啦。你们这些军官老爷说的装备费、衣帽费，还有许多有趣的事，他们已经没有资格谈论了。他们也没有希望象他们祖母的高祖父德·拉尔纳克元帅一样当法兰西元帅了。"

"您的介绍使我耳目一新，他们还是挺可爱的。还有，那个时时高傲地瞥我一眼，象野猪一样鼓着两腮的矮胖子叫什么名字？"

"怎么，您不认识他？他就是本省最大的财主，侯爵德·桑莱阿尔先生嘛。"

吕西安和戴奥德琳达小姐的谈话非常热烈。看见吕西安满面春风的样子，德·桑莱阿尔先生不乐意了，他走近戴奥德琳达

小姐，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而且根本不把吕西安当一回事，自己和她低声交谈起来。

在外省，有钱而且未婚的男人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这个多少带有敌意的举动提醒吕西安应该遵守礼节。贴墙挂着一只逾八尺的摆钟，镀锡的钟面已经斑驳不堪，既看不到数字也看不到指针。钟敲了几下，吕西安这才发现自己在赛尔彼也尔家已经足足呆了两个钟头。于是，他赶紧告辞了。

他自言自语说："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父亲天天嘲笑的贵族偏见吧。"他说着便去了贝尔许太太家，看到省长正好打完一局波士顿牌。

看见吕西安进来，贝尔许老头对他妻子，一个五六十岁，身体臃肿的妇人说：

"亲爱的，敬娄凡先生一杯茶。"

贝尔许太太没有留意，贝尔许先生一次一个"亲爱的"，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吕西安心想："我一看见这些人就忍不住想笑，难道是我不对吗？"喝过茶，他走到西尔薇亚娜小姐面前，恭维了一番她当晚穿的一件非常漂亮的长裙。衣料产自阿尔及尔，宽条的栗色，我想应该叫栗色，和宽条的黄色互相间隔；在灯光下，这两种颜色显得非常调和。

美丽的西尔薇亚娜听到吕西安赞扬她，便详详细细地讲述了有关这条非同寻常的裙子的故事。它产自阿尔及尔，在西尔薇亚娜小姐的箱笼里放了很久……美丽的西尔薇亚娜讲着动人的故事，说到有趣的地方总是把头一歪，往往忘记了自己稍嫌肥胖的身躯。"多么美丽的体态！"为了耐着性子听她说下去，吕西安转念想道："西尔薇亚娜小姐简直可以扮演一个一七九三

年的理性女神，刚才德·赛尔彼也尔先生还跟我滔滔不绝地说过。看到自己坐在八乘或十乘大轿上，游遍全城的大街小巷，她一定会感到无比自豪的。”

听完条纹布长裙的故事，吕西安再也没有开口的勇气了。他于是站在一旁，听省长大人沉闷而自命不凡地重复昨天《辩论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人开口就是说教，从来不是和人交谈。我一坐下来就会睡着了；不如趁现在还有精神快点走吧。”他走到前厅时看了看表；在贝尔许太太家里只呆了二十分钟。

为了不遗漏任何一位新相识的朋友，尤其是不要张冠李戴（由于外省人特有的自尊心，出现这种情形是很可悲的），吕西安决定把新交的朋友列个名单。就象英国报纸向读者报导阿尔马克的舞会一样，名字先后按地位高低排列。下面就是这张名单：

——德·高迈西伯爵夫人，洛林家族。

——德·毕洛朗侯爵夫妇。

——德·朗富尔先生，常常引用伏尔泰的话，是德·普瓦利埃关于民法和遗产分配理论的传声筒。

——德·索伏—德·奥干古尔侯爵夫妇，夫人的情夫德安坦先生。侯爵，非常善良，惶惶不可终日。

——德·桑莱阿尔侯爵，身材矮胖，难以想象的自负，有十万里佛年金收入。

——德·篷勒韦侯爵及其女儿德·夏斯特莱夫人，本省最佳求婚对象，家资百万；德·白朗塞，德·高埃罗诸位先生的心头肉……据说，由于我的三色帽徽，德·夏斯特莱夫人绝对不会欢迎我，应该想办法穿便服去拜访她。

——德·马尔西里伯爵夫人，已故的丈夫得过红绶带级的荣誉勋位，曾祖父是法兰西元帅。

——罗勒伯爵三兄弟：路德维格、西吉斯蒙和安德烈，诚实的军官，勇敢的骠骑兵，对现实强烈不满。三兄弟言谈完全一致。路德维格样子凶恶，斜着眼看我。

——德·瓦西尼伯爵，前中校，通情达理，风趣；应设法和他交朋友。陈设雅致，仆人体面。

——德·热内夫莱伯爵，十九岁的小娃娃，肥胖，外套总是太窄，黑胡须，每晚必重复两遍"没有正统派就没有法国的幸福"；实际上心地很好；一头秀发。

下面的人虽然认识，但是必须避免个别交谈，因为一开口就不可收拾，他们说的话完全和隔夜的报纸一样：

——德·卢瓦勒夫妇，德·圣—西朗夫人，德·伯恩海姆先生，德·若莱，德·伏布瓦勒，德·色尔当，德·布里，德·圣—樊尚，德·贝尔济埃—吕齐，德·维纳埃尔，德·夏尔蒙……"

吕西安在这些人中间生活。他难得有一天不看见大夫，这位让人受不了的大夫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常常对他即兴地大发议论。

吕西安实在没有经验，南锡的上流社会（年轻人除外）如此殷勤地款待他，德·普瓦利埃如此耐心地栽培和保护他，他竟然心安理得，毫不感到惊奇。

德·普瓦利埃具有热烈而且咄咄逼人的口才，但是又特别胆小怕事；他不了解巴黎，巴黎人的生活往往大惊小怪，然而他渴望去巴黎。和他有书信往来的朋友早已告诉他许多关于老

娄凡先生的情况。他想："在他家里，我可以免费吃到丰盛的饭菜，见到显赫尊贵的人物，有事可以找他们帮忙，遇到麻烦可以找他们保护。利用娄凡家做靠山，我在这座巴比伦城里就不会孤立。这个可爱的青年人事事都写信告诉父母亲，他们大概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保护他了。"

德·马尔西里夫人和德·高迈西夫人都已六十开外，吕西安很聪明，经常应邀去她们家吃饭。她们把他介绍给了全城的名流要人。吕西安一字不差地实行着戴奥德琳达小姐为他出的主意。

他在上流社会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它的内部存在着十分激烈的意见分歧。

起初，他们对这种分裂现象感到羞耻，总是遮遮掩掩不让外人知道，但是仇恨和冲动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因为这也是外省的福气：外省人还知道感情冲动。

德·瓦西尼先生和其他通情达理的人认为可以在亨利五世统治下生活，相反，桑莱阿尔，路德维格·罗勒以及最激烈的分子，他们不承认朗蒲叶宫的逊位诏，盼望在查理十世之后开始路易十九的统治。

吕西安常去一个叫毕洛朗公馆的地方。这座大房子坐落在皮革工匠聚居区的边缘，临近一条宽约十二尺，臭气熏天的污水沟。

在车库和马厩采光用的正方形小窗格上方，可以见到长长一排大窗子，每扇窗子上面都有一座瓦砌的窗檐，保护波希米亚出产的窗玻璃。由于雨水冲刷不到它们，加上也许有二十年没有擦拭，所以进入房间的光线都是黄色的。

在这些肮脏的玻璃窗照亮的房间里，有一间特别显得阴暗。

在古老的布勒式写字台后面，可以看见一位又高又瘦的人。他照旧搽扑香粉，扎着一束辫子。这是出于政治原则上的考虑，因为，他经常而且也乐意承认，留短发和不搽粉要方便得多。这位为原则献身的人已经上了年纪，名字叫德·毕洛朗侯爵。在流亡期间，他曾经忠实追随一位尊贵的大人物。这位人物得势以后，有人曾经责备他过河拆桥，对廷臣们所说的"一位三十年的朋友"毫无表示。最后，经过多方奔走，德·毕洛朗觉得这是很丢面子的事，他总算被任命去……当了个财政总管。

经过这一段不愉快的奔走，终于得到一个"管理财政"的差使以后，德·毕洛朗先生对自己为之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这个家族愤慨万分，因而从此心灰意懒。但是他的原则依然一尘不染，他将一如既往为它们献出一切。他常常说："查理第十当我们的国王，并不因为他特别可爱。不管可爱不可爱，他终究是王储的儿子，路易十五的孙子：这就够啦。"在小范围内，他还会多说几句："如果合法继承人是个笨蛋，难道这也能归罪于正统主义吗？我的佃户能借口我是傻瓜或者说我忘恩负义，便逃脱义务不向我缴纳田租吗？"德·毕洛朗先生憎恨路易十八。他常常说："这个'荒谬绝伦'的自私鬼，在某种程度上为三〇年革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由于他的缘故，叛乱也有了情有可原的理由。当然，这些理由对我们来说是可笑的，但是它能把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认识吕西安的第二天，他对吕西安说："是的，先生，王位是一种财富，而且是只能享用一世的财富，所以目前拥有王位的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约束他的继承者，甚至包括效忠的誓言；因为在起誓的时候，起誓人还是个臣民，他不能拒绝国王的任何要求。"

吕西安听着这些话以及其它许多话，表现出一个青年人应

有的礼貌，非常用心甚至非常恭敬；但是他又十分注意，不让自己的态度被人误解为赞同。"我这个平民兼自由派，在这些虚荣自负的人中间，唯有忍耐才能成大事。"

德·普瓦利埃如果在场，就会不客气地打断侯爵的话。"您说的那么多好事，结果将是全体乡民将地方的财产瓜分得精光。在实现自由派的这个最终目标的同时，民法将负责把我们的孩子统统变成平民。当家人一死就要分遗产，哪一份贵族的家产经得起这样永无止境的分割？这还不算，军队历来是我们其他的孩子的用武之地。但是，由于这部民法宣扬机会均等，我说它是穷凶极恶的法典。军队征兵也实行平等的原则，晋升也千篇一律地根据一纸条令，干什么都不靠君主的恩典，这样何必再去讨国王的欢喜呢？不过，先生，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君主制就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又怎么样呢？没有世袭的巨额家产，就意味着不再有君主制。于是，我们只好依靠在农民心中的信仰，因为，没有信仰，不尊敬高尚富贵的人，必然产生十恶不赦的思考精神。结果，妒忌将代替尊敬；稍见所谓的不平就造反。"这时，德·毕洛朗侯爵会接着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召回耶稣会教士，立法保证他们在四十年里独断教育的权利。"

有趣的是，侯爵坚持这些意见，同时又自称自认是革命党人。他在这方面远远不及德·普瓦利埃这个老无赖。有一天，从德·毕洛朗先生家里出来，德·普瓦利埃对吕西安说：

"一个人生来便是公爵，百万富翁，法兰西元老，他的地位是否符合道德，是否符合大众的幸福或者别的什么，这不是他应该考虑的问题。他的地位优越，他就应该竭尽全力肯定它，改善它，否则舆论就会象蔑视懦夫或者傻子一样蔑视他。"

用心地非常有礼貌地听他发议论，不管他如何喋喋不休也决不打呵欠，这是吕西安“应尽”的义务，也是他承蒙南锡上流社会的特别抬举，进入贵族圈子应付的代价。“应该承认，”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已经疲倦得昏昏欲睡的吕西安曾经这么想：“应该承认，比我高贵百倍的人不但肯和我说话，而且态度非常高雅，非常迎合人意，可是我被他们烦死了，残忍的家伙！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对了，回家以后上三楼去找房东博纳尔先生；或许能见到他的外甥戈济埃。这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一见面就会劈头盖脸地抛过来许多不可辩驳、但是内容不很有意思的事实。有时说得激动起来，那种单刀直入的方式近乎生硬。生硬有什么关系呢？在他面前是容许打呵欠的。”

“正统派留恋过去，疯狂，自私但是有礼貌。共和派憧憬未来，疯狂，慷慨但是讨厌。难道命运注定我要在他们中间徘徊一辈子吗？父亲常常不胜感慨地说，要是生在一七一〇年，再有五万里佛的年金，那就好啦！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情了。”

读者们只有一次经验，可是吕西安却天天晚上都得耐着性子听别人高谈阔论。在南锡和外省的贵族中间，这些议论无非是无关痛痒地重复《每日时报》、《法兰西新闻》……上连篇累牍的文章。贵族大财主们说话的神气好象世上只有他们存在一样，开口就是高深的政治或者燕麦的价钱，吕西安忍耐了一个月，终于感到无法和他们交往下去了。

这种令人烦恼的局面唯有一处例外：每次来到毕洛朗公馆受到侯爵夫人的款待，吕西安总是十分愉快。这是一位高个子妇人，三十四五岁，或许还出头一些。她的眼睛美丽动人，皮肤细润如玉，此外，她好象还讨厌世界上的一切理论。德·毕洛朗夫人善讲故事，往往令人入迷。她信手拈来全是笑料，几

乎不理会说的是哪个党派。一般说她都能击中要害。总之，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如果可能，吕西安会很自然爱上她的，但是这个位置已经被人占去了。德·毕洛朗夫人常常忙着调笑一位十分客气，名叫德·朗富尔的青年人。他们有说有笑，亲热得不分彼此；但是没有人大惊小怪。吕西安心想："这又是外省的一个好处。"此外，他很喜欢见到德·朗富尔先生；在所有的"本地人"中间，可以说他是唯一不扯着喉咙说话的人。

吕西安跟在侯爵夫人左右，过了半个月，他好象觉得她更漂亮了。人们发现，在她身上引人注目地糅合着外省人的热情奔放和巴黎人的彬彬有礼。其实，她就是在查理十世的宫廷里受的教育，当时她的丈夫在一个相当偏远的省份里担任财政总管。

为了取悦丈夫和同道，德·毕洛朗夫人每天要去两三次教堂。但是她一走进教堂，上帝的殿堂立即变成了她的沙龙。吕西安总是把椅子尽量靠近德·毕洛朗夫人，从而以最少的烦恼换来了讨好上流社会要求的秘诀。

有一天，侯爵夫人和邻座的人高声谈笑，十分钟以后，神甫走过来试图提醒她一下。

"侯爵夫人，教堂里似乎……"

"这一声'夫人'是对我说的吗？可爱的神甫，我觉得您挺好笑！你们的职责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你们一个个滔滔不绝，如果不是我们规规矩矩来这里，你们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你们在讲坛上愿讲多久就讲多久，但是请记住，您的责任是我问您的时候回答我。令尊大人在我婆家当过仆人，他应该好好教教您才对。"

听到这句挖苦的话，大家虽然有所克制，还是哈哈笑了起来。这是很有趣的。吕西安目睹了这场小戏，连细小的地方也

没有放过。但是作为代价，他起码又听别人说了不下百次。

德·毕洛朗夫人和德·朗富尔先生突然发生了龃龉。于是吕西安倍加殷勤。但是，争吵的双方依然天天见面，他们一起出门散步的情形非常有趣；他们相处的方式成了南锡的一大新闻。

吕西安经常和德·朗富尔先生一起离开毕洛朗公馆。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亲密的关系。德·朗富尔先生生来有福，从来不为任何事情发愁。他在一八三〇年革命时担任骑兵队长，因为有机会离开使他厌倦的职业，他反而感到非常高兴。

一天上午，在当众受到冷落以后，他和吕西安一起从毕洛朗公馆出来。

"不管怎么样，"他对吕西安说，"我再也不会冒险去屠杀织布匠或者制革匠了，现在这是您的事情啦。"

吕西安回答说："应该承认，自拿破仑以后，当兵已经毫无价值。查理十世统治时期，当兵的不得不充当滋事寻衅的打手，在科尔马的卡隆案件中就是如此，或者去西班牙追捕列戈将军，让费尔迪南国王绞死他。应当说，这些好事不是您我这样的人做的。"

"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好了。人们在宫廷里过日子，和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交往，诸如德·塞维尼夫人、德·维勒鲁瓦公爵大人、德·圣一西蒙公爵大人，如果和普通士兵在一起，那只是为了率领他们上前线，抓住机会去争取荣誉。"

"是的，侯爵大人，这对您是很好的。但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我只能当个商人，至多做一个缩小了尺寸的萨米埃尔·贝尔纳[①]。"

---

① 路易十四时代的金融家。

这时，德·桑莱阿尔走了过来，他们感到大为扫兴，谈话随之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三个人一起谈到了旱情，由于缺水而面临破产的牧场，接着又讨论了开挖一条运河，从巴拉加树林引水过来的必要性。

得到一个仔细观察桑莱阿尔的机会，这是吕西安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他感到，这是一个外省大财主的真实典型。桑莱阿尔三十三岁，腰粗体胖，五短身材，头发黑得污浊。他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尤其喜欢做出不拘小节和随和的样子，不过，他并不因此放弃机会表现自己是个精灵聪明的人，远远不这样。这种对立的追求集于一身，由于他拥有外省人心目中非同小可的财富，以及他相应的更加引人注目的踌躇满志的神气，他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傻瓜。他不完全缺乏思想，但是他极其虚荣和自负，尤其在他炫耀自己的聪明的时候，简直讨厌得要让人把他从窗口扔出去。

如果他和您握手，为了表示亲热，往往会使劲握得您哇哇叫疼；如果他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会开玩笑，跟着您一起拼命大叫。他小心地以各种夸大的方式表示他为人随和和不拘小节，大家可以看到他每天都要对自己重复近百遍："我是省里最大的财主，顺理就章，我应当与众不同。"

如果有个搬运伕在街上故意作难他的随从，他会立即上前去结束争吵，恨不得三下两下打死那个搬运伕。波旁王朝时期，反对王朝的阴谋活动，确切地说，反对王朝的暴动时有发生，按照波旁家族的命令，许多贫苦农民不明不白地惨遭枪杀。桑莱阿尔就亲手抓过一个，所以他的声名很大，在外省精力充沛和思想端正的人士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吕西安很晚才知道这件事。德·桑莱阿尔侯爵的党为他感到羞耻，他自己也很奇怪竟

然会干出这种事，并且开始怀疑，身为贵族和大财主该不该做这种警察份内的事。尤其糟糕的是在一大群人中间偏偏被选中的那个穷苦农民，可以说不经审判，只是在特别军事法庭上露一露面，便让人给枪毙了。

每天中午或一点钟过后，侯爵几乎总是醉醺醺的，仅仅在这一点上他和摄政时期可爱的侯爵们有些相似。此刻，他上前和德·朗富尔先生攀谈的时候是下午两点钟。他身处这种情形，所以特别唠叨，而且扯来扯去都是说他自己。"这家伙有毅力，不象德·奥干古尔这些虔诚的绵羊，会在九三年的刀斧面前引颈就戮。"吕西安心想。

德·桑莱阿尔侯爵从早到晚都十分好客，在议论政治的时候从来精力充沛，始终不减高昂的热情。原来他有他的道理。他心中熟记着德·夏多布里盎先生说过的二三十句话。尤其是其中关于治理一个省必须有一个刽子手和六个帮手这一句。

为了始终保持动人的口才，在他椅子边的桃花心木小桌子上，总是放着一瓶戈涅克白兰地酒，几封从莱茵河彼岸寄来的信，一期攻击一八三〇年朗蒲叶宫逊位诏的《法兰西报》。任何人来到桑莱阿尔家，都得为国王及其合法继承人路易十九的健康干一杯。

"当然，先生，"桑莱阿尔转身对吕西安大声地说，"一旦巴黎伟大的正统主义者们决心摆脱诡辩者的约束，我们将在一起向敌人开火。"

吕西安的回答使醉得迷迷糊糊的侯爵非常开心。这一天在城里一家极端派咖啡馆里以葡萄烧酒结束。他和吕西安完全相熟了。

但是这位英勇无畏的侯爵有一些毛病：每当有人提到路易·

菲利普的名字，他必定要尖声怪叫：强盗。这是他的俏皮话，一个晚上总要重复上十次八次，而且次次都引起南锡的大部分贵妇人哈哈大笑。吕西安对这种永恒的重复和永恒的快乐，感到很不是滋味。

第十二章

这种别具匠心的玩笑产生电流一般的效果，经过七八十次观察，吕西安心想："如果对这些虚情假意的外省人说一句真心话，那我就大上其当啦。在这里，一切都是装出来的，连笑也不例外。即使在最快活的时候，他们也念念不忘九三年。"

这个结论对我们的主人公今后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曾说过几句过于真诚的话，结果损害了他开始走红的形象。自从他象知了唱歌一样，见人便说假话以后，他走红的势头变得愈益强劲。当然，由于谎话越说越自然，说谎话的乐趣也随之不翼而飞了。作为可悲的补充，苦闷随着谨慎又开始在吕西安心中滋生起来。遇到德·高迈西伯爵夫人的贵族朋友，他不仅知道见到谁该说什么话，而且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这些贵族老爷中最可爱的人至多会说八九句笑话，而且德·桑莱阿尔侯爵说的俏皮话已经算是其中最逗人的话之一，人们由此可以想见他们有多少吸引力了。

再说，苦闷实在是一种令人痛苦的东西，甚至在外省，甚至对专门大量散布烦恼的人也是如此，所以南锡自高自大的贵族们都很喜欢和吕西安聊天，和他一起在街上停留。他是平民，虽然父亲拥有百万家产，他自己却思想颇为"端正"，所以很能给人一种新鲜感。此外，德·毕洛朗夫人公开说过他机敏过人。这是吕西安取得的初步胜利。实际上，比起当初离开巴黎

的时候，他已经多少有一点经验了。

在主动和他往来的人中间，他最尊敬的人无疑要算上校德·瓦西尼伯爵了。这位先生高高的个子，金头发，尽管脸上布着深深的皱纹，实际上年纪还轻，外表文静但不冷淡。他在一八三〇年七月负过伤，但是他不滥用这件好处无穷的事。回到南锡以后，伯爵不幸引起了满脑子陈腐思想的德·维尔贝勒夫人的狂热追求。这位矮小的夫人有一双非常美丽的眼睛，然而目光中闪现出一种令人不快而且缺乏教养的热情。她控制住德·瓦西尼先生，常常欺侮他，阻止他去巴黎实现旧地重游的强烈愿望，此外，她还一再催促伯爵和吕西安交朋友。德·瓦西尼先生只得登门拜访吕西安。"真是荣幸至极，"吕西安心想，"如果在家里都无法清静，我在这个地方还能有些什么呢？"最后吕西安发现，伯爵在用一大堆娓娓动听的奉承话"软化"他以后，又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吕西安竭力模棱两可地敷衍他，以便在他长时间的访问中寻点开心。对这些外省人，甚至包括他们中间最懂礼貌的人来说，时间仿佛是凝固不动的。一坐两个钟头是家常便饭。

"丢伊勒里宫和花园之间挖的那条壕沟到底有多深？"有一天，德·瓦西尼伯爵问他。

"我不清楚。"吕西安回答说，"不过，好象手里拿着武器是跳不过去的。"

"是么！总有十四五尺那么深吧？但是塞纳河水不会渗进去吗？"

"这个问题提醒我了……好象沟底总是湿漉漉的，不过，也许只有三四尺深吧。我从来没想到去侦察一下。我听人说过，好象这是一道防御工事。"

前后二十分钟，吕西安就这样不置可否地寻着开心。

有一天，吕西安看见德·奥干古尔夫人被德·安坦先生缠得心烦。这位善良的青年素性开朗，充满法国人的气质，对未来毫不在乎，时刻想着讨人喜欢，而且在那天特别多愁善感；他简直象疯了一样，还想比平时更加殷勤。德·奥干古尔夫人几次礼貌地请他出去散散步再回来，他根本不理会这是什么意思，依然只顾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夫人，我很想送您一件礼物，一幅哥特式精美镜框镶的英国版画。"吕西安对她说，"请您把它挂在客厅里。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它不在往常的地方了，为了表示我对这个不幸的打击是多么气恼，我将不再迈进您家的门槛。"

"您呀，因为您是聪明人，"她笑着回答说，"您不至于蠢到堕入情网……天哪！世上有什么事比爱情更讨厌吗？……"

但是对可怜的吕西安来说，这些话是不可想象的。他的生活重新变得黯淡无光和单调无味了。他挤进了南锡的贵族沙龙；他有衣冠楚楚的仆人；他的两轮轻便马车和四轮敞篷马车是母亲从伦敦买来的，款式新颖，和德·桑莱阿尔先生以及本地几位最大的财主使用的华丽车辆不相上下；他曾经兴致勃勃，写信告诉父亲许多关于南锡城里名门望族的趣闻轶事；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怅惘，起码和当初人生地不熟，夜晚只能踯躅南锡街头的时候没有两样。

他上别人家去，在即将忍受刺耳的尖叫声折磨之前，往往会站在街上问一问自己："上不上楼呢？"甚至有几次，他在街上就听见了楼里的尖叫声。外省人在高谈阔论时如果陷入困境，那是很可怕的；他们在理屈词穷的时候，就靠扯大嗓门压倒对手，并且还因此洋洋得意。当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往

往靠这种办法克敌制胜，追使对方哑口无言。

“巴黎的极端派已经驯服了。”吕西安心想，“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还处于原始状态：这一类极端派凶猛，吵闹，‘咆哮’，听不得相反的话，一句话可以连续重复三刻钟。巴黎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极端派，那些使人纷纷脱离葛朗台夫人的沙龙的人，他们在这里算是有修养，温和，谈吐文雅了。”

在吕西安眼中，大声说话是最糟糕的毛病，他习惯不了。“我应该象研究博物学一样研究他们。在植物园的时候，居维埃①先生常对我们说，系统地研究，仔细地记下异同之处，这是一个可靠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对蠕形动物，节肢动物，或者面目可憎的海蟹类动物的厌恶心理。”……

吕西安每次遇到一位新朋友，少不了要和对方在街上停留一会儿。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知说什么好，于是扯几句天气寒暖的话……因为外省人几乎只看报纸，除了讨论报纸上的事，他就不知该说什么了。“在这个地方，有钱真不是一件好事。”吕西安心想，“有钱人比别人更加无聊，因此显得更凶恶。他们终日用显微镜观察邻人的一举一动；除了充当奸细互相监视，他们没有其它办法消烦解闷。在最初几个月，这种情形往往使外人看不清他们精神上的贫乏。如果做丈夫的准备向这个人讲一个妻子儿女知道的故事，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抢着把故事说完，而且经常借口补充一个新的被遗漏的情节，又把故事整个儿重复一遍。”

有几回，吕西安厌倦极了，骑马回来便不想再梳妆打扮去贵族社会，于是留在家里和房东博纳尔先生一起喝啤酒。

---

① 法国博物学家（1769—1832）。

这位正直的产业家对现政权极不恭敬，有一天对吕西安说：“我真想送一百路易给省长大人。我想送一百路易给他，请他批准我从国外进口两千袋小麦；可是他父亲有二万法郎的薪水。”

博纳尔对当官的如此，他对本地的贵族同样如此。

“如果没有德·普瓦利埃大夫，”他对吕西安说，“那些混……还不至于太坏。您经常接待他，先生，您得多加小心！”博纳尔又说，“如果巴黎的邮件迟到四个钟头，本地的贵族们就会害怕得要命。这时，他们就上门找我了，把他们的小麦提前卖给我；他们奴颜婢膝地乞求我付金币给他们。可是第二天，邮件终于到了，他们如释重负，这时在街上和他们招呼，他们对我又爱理不理了。我这个人，我把这些无礼的事一件一件记下来，要他们一个一个路易付出代价，我想这么做不会不公平吧。为此，我和他们运粮食来的仆人都安排好了。先生，这些人虽然吝啬透顶，您以为他们会不忍让别人称他们的小麦吗？他们是想亲手称，可才称到第四或第五个二十公斤，矮胖的德·桑莱阿尔先生就嚷着灰尘堵得他心口疼了。这个怪人，竟然梦想恢复劳役、耶稣会和旧制度，来对付我们！”

有一天晚点名以后，军官们在操场上散步，马莱·德·圣一梅格兰上校忍不住向我们的主人公发泄了心中的仇恨。

“您让那四五个穿得五颜六色，衣服上镶着宽边饰带的人在街上招摇，他们是怎么回事？这样做对骑兵团造成的影响极坏。”

“我敢说，上校，只要有钱，骑兵团里没有任何条例禁止花吧。”

“对上校这样说话，您疯了吗？”他的朋友弗洛托把他拉

到一边，小声对他说，"他会对您使坏的。"

"您想他会怎么对我使坏呢？我想，他仇恨我，完全象我们仇恨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一样；不过可以肯定，对一个平白无故恨我的人，我是寸步不让的。眼下，我就是要为仆人的制服'争口气'，我还从巴黎买来了十二对花式剑呢。"

"啊！捣乱分子！"

"根本不是，上校。我以名誉担保，您手下的军官当中，没有一个不比我狂妄自大，也没有一个比我更能息事宁人。我不希望有人来找我麻烦，同样我不想找任何人麻烦；我愿意以礼待人，和所有的人平安相处。但是，如果有人想作弄我，他总可以找到我的。"

过了两天，马莱上校召见吕西安，告诉他穿号衣的仆人不准超过两名，但是说话的口气含糊，很不自然。吕西安也不计较，他让手下的人穿上了市民的服装，而且打扮得十分漂亮，这和他们笨拙平庸的样子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他请了本地的一位裁缝做这些新衣服。这件事虽然未经特别考虑，却使他开的玩笑取得了成功。他在上流社会的声望也随之大增。德·高迈西夫人甚至还称赞了他一番。至于德·奥干古尔夫人和德·毕洛朗夫人，则完全迷上他了。

吕西安把号衣的事写信告诉了母亲。上校方面也向部长告发了他：这是吕西安意料中的事。在这段时间里，他似乎发现南锡的贵族沙龙对他的重视有加无已。原来，德·普瓦利埃大夫写信给巴黎的朋友，向他们打听范·彼得—娄凡的社会地位和财产情况，然后又在沙龙里展读了他们的回信。这些信帮了吕西安的大忙。信中这么说："这是为数不多的，能从内阁部长们那里获取情报的公司之一，有机会的话，或者直接收买，或

者同部长们均摊这些情报提供的利益。”

特别是老娄凡先生，他专干这一类长此以往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但是能够广交朋友和扩充势力的勾当。他和参谋部的各个处室打得火热，所以及时知道了马莱上校告发他儿子的报告。

他儿子因为仆人的号衣遇到了麻烦，他觉得挺有意思，于是亲自过问了一下。个把月以后，马莱·德·圣一梅格兰上校收到了部里来的一份令人不快的公文。

他恨不得将吕西安临时调去一座工业城市，派他去对付开始组织互济会的工人。但是，一个人当了官就必须懂得忍辱负重，所以，上校在遇到吕西安的时候，照样象个卖弄小聪明的老百姓，假惺惺地笑着对他说：

“年轻人，我接到报告，说您服从了关于仆人制服的命令；我为您感到高兴。今后，您需要多少穿号衣的仆人就雇用多少吧，不过，也要为爸爸的钱袋想想哦！”

“上校，我很荣幸能向您表示感谢。”吕西安慢吞吞地说，“父亲已经写信给我。我敢打赌，他一定去见过部长了。”

他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微微一笑，上校被深深地激怒了。“啊！如果我不是上校，如果我不想当上旅长，”马莱想，“最后这句话就值得狠狠地给你一剑，该死的狂妄分子！”他同时象个老兵一样明快利索地敬了个礼，离开少尉走了。

这样，正如严肃的书籍中所说的那样，靠着实力和审慎，吕西安在骑兵团里招来的仇恨成倍地增加了。然而，他当面没有听到过任何坏话。同事们中间不少人是友好的，可是由于他养成的一个坏习惯，除了起码的礼貌上的应答，他极少和他们说话。生活在这个可爱的背景里，他苦闷至极，分享不到同龄

的青年军官的乐趣。他染上了这个时代的通病。

这一时期前后，南锡的社交界在我们的主人公的头脑中产生的新鲜感已经完全消失。吕西安熟悉了所有的人物。他被迫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他发现这里比巴黎更加自然，但是由于一个很自然的原因，南锡的傻瓜也更加惹人讨厌。“这里的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完全缺乏新奇意外的东西。”这种东西，吕西安只是偶而几次从德·普瓦利埃大夫和德·毕洛朗夫人身上隐约地见到过。

第十三章

吕西安在社交圈里尚未见过德·夏斯特莱夫人。他刚到南锡时，目睹他坠马的就是这位夫人。他已经把她忘却了。但是出于习惯，他几乎每天都经过彭浦路。说真的，比起鹦鹉绿的百叶窗，他更注意那个呆在施米特书店里当暗探的自由派军官。

有一天下午，百叶窗敞开着，吕西安看见了漂亮的绣花细布小窗帘。他几乎不加思索，立即让他的马显一显身手。这匹马已经不是省长的英国马，而是一匹根本不开窍的匈牙利矮种马。这匹匈牙利马大使性子，蹶子尥得老高，搞得吕西安两三次差点儿摔在地上。

“怎么，在老地方再来一次！”他恼羞成怒地想。尤其倒霉的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他看见小窗帘稍稍撩开了。显然是有人在看他。那人正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她自言自语说道：“啊！这个青年军官又要摔一次了！”她经常看到他从路上经过：打扮得潇洒优雅，然而一点没有做作的痕迹。

吕西安终于厄运临头，在离开骑兵团开进南锡那天坠马的地方大约十步路远，他从匈牙利矮种马上摔了下来。“简直是命中注定！”他给气懵了，一边重新骑上马一边想，“前世注定要在这位少妇面前出丑。”

整整一个下午，他的脑海里始终去不掉这桩倒霉的事。他

想："我得去找她，看她能不能忍住笑见我。"

当晚，在德·高迈西夫人家里，吕西安讲述了他的不幸遭遇，这件事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而且每次新到一位客人，他都可以高兴地听到有人把它重复一遍。晚间的聚会将近结束的时候，有人提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吕西安便问德·赛尔彼也尔夫人怎么在"大场面"上从来见不到这位夫人。

"她父亲德·篷勒韦侯爵不久前痛风发作。虽说她是在巴黎培养长大的，陪伴父亲却终归是女儿的责任。再说，我们没有福份讨她欢喜。"

她旁边的一位贵妇人接着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又添油加醋，借题发挥了一通。

吕西安心想："纯粹是妒忌。或者，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品行真的为她们提供了口实？"他同时想起了在到达南锡的当天，驿站站长布沙尔先生关于第二十骠骑兵团中校德·布尚·德·西西里先生的那些话。

第二天上午，在整个操练过程中，吕西安依然只想着昨天的倒霉事……"可是，骑马兴许还是我唯一擅长的事呢。我不会跳舞，我不善在沙龙里交际。显而易见，是老天爷要我丢人显眼……当然！如果遇见这位少妇，我一定要向她打招呼。我的几次坠马，已经使我们相识了。如果她认为我的举动鲁莽无礼，那就更好了，这件事将冲淡我坠马的狼狈相留给她的印象。"

过了四五天，吕西安步行回军营替军马进行晚间的洗刷，走到一条马路的拐角处，看见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有一位身材颀长，头戴普通帽子的女子，他仿佛觉得，她那好象经过上光处理一样的头发出奇地浓密艳丽，曾经在三个月以前给他留下过强烈的印象。果然，她就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吕西安十分

惊讶，想不到会在这里重新见到巴黎人特有的、富有生气的轻盈步伐。

“如果她认出我，肯定会当面笑我的。”

他看了看她的眼睛，但是她的目光朴实严肃，沉思之中带些忧郁，一点没有取笑他的意思。他想："完全可以肯定，她经过我身边，在她被迫向我投来的目光中丝毫没有嘲笑的成份。她不得不看我，就象遇到了路障一样，就象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似的……真叫人飘飘然！我的角色是挡路的大马车……在这对美丽非凡的眼睛里甚至还有点儿羞怯……但是，她到底有没有认出我就是那个倒霉的骑兵呢？”

德·夏斯特莱夫人离去很久以后，吕西安才想起原先要向她致敬的打算。她的朴实甚至羞怯的目光是那么庄重，以致当她面对面从吕西安身旁经过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垂下了眼睛。

第二天上午操练的时间足足有三个钟头，可是我们的主人公仿佛觉得比平时过得还容易。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很少外省气、恰好被他撞见的目光。“来到南锡以后，我烦闷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消除给这位少妇留下的可笑印象……如果这么一件小事都办不到，我就不仅是个苦恼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愚蠢的人。”

当晚，他对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对聚集在她周围的五六位好友倍加殷勤和巴结。他目光熠熠，在一旁听她们冗长辛辣地抨击路易·菲利普王朝。最后，德·索伏—德·奥干古尔夫人尖锐激烈地攻击了一番。一个小时以后，吕西安经过这番机智的准备，接近了戴奥德琳达工作的小桌子。他向她和她的朋友又讲了一些有关最近这次坠马的新情况。

他最后说："最糟的是当时还有人看见了，而且他们不是第

一次看见。”

“他们是谁？”戴奥德琳达小姐问道。

“住在篷勒韦公馆二楼的一个年轻女人。”

“噢！那是德·夏斯特莱夫人。”

“还算好，很多人说她不好。”

“事实是她非常高傲，象天上的云彩一样。南锡人不喜欢她。不过，我们和她只有过几次集体的交往。”心地善良的戴奥德琳达接着说，“说得确切一些，我们根本不了解她。她总是迟迟不回访别人。我很自然地认为是她生性疏懒，而且因为生活在远离巴黎的地方很不愉快。”

德·赛尔彼也尔小姐的一位女友说：“她常常吩咐仆人套好马车，等了一两个钟头，仆人又卸下马车。别人都说她古怪，孤僻。”

“对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来说，跳一次舞就使对方想入非非，打算和她结婚，着实是很扫兴的事情。”戴奥德琳达接着说。

“我们这些没有嫁妆的穷姑娘，遭遇就完全不同。”她的女友说，“怎么不是呢！她是外省最有钱的寡妇。”

话题转到了德·篷勒韦先生专横暴戾的脾气。吕西安一直等着她们说德·布尚先生。最后他自言自语说：“我想到哪里去了，年轻的姑娘能意识到这些事吗？”

这时，一个神色黯然、金黄头发的青年走进客厅。

“瞧，”戴奥德琳达说，“他大概就是最叫德·夏斯特莱夫人头疼的人。他叫德·白朗塞先生，是她的表哥，已经爱她十几二十年了。他经常真情地说起他童年时代即已产生的爱情，自从德·夏斯特莱夫人孀居以后，他的爱情更是有加无已。德·白朗塞先生的追求得到德·篷勒韦先生支持，他对德·篷勒韦

先生唯命是听，德·篷勒韦先生每星期三请他和亲爱的表妹一起吃饭。”

“可是，”戴奥德琳达小姐的女友说，“我父亲说，德·篷勒韦先生天底下只怕一件事，就是怕他女儿再嫁。他利用德·白朗塞先生作幌子，打发别的求婚者。但是，德·白朗塞先生也别奢想占有这份可观的财产，德·篷勒韦先生为自己保留着管理权呢。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愿意让女儿回巴黎去。”

“几天前，德·篷勒韦先生对女儿大发雷霆。”戴奥德琳达小姐说，“当时他的痛风病刚开始复原。原因是她不肯辞退车伕。德·篷勒韦先生说：我今后晚上不会出门了，您完全可以使用我的车伕，何必白白养一个坏蛋呢？他这次发脾气，几乎与上次强迫女儿和她的好友德·贡斯当坦夫人分手一样厉害。”

“是德·朗富尔先生有一天说起的那位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的夫人吗？”

“正是她。德·篷勒韦先生特别吝啬和胆小怕事，他害怕德·贡斯当坦夫人说一不二的性格影响他的女儿。万一路易·菲利普垮台以后宣布共和，他计划再次流亡。在第一次流亡期间，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有大量田产，但是据说手头的现钱不多，所以如果还要东渡莱茵河，他对女儿的财产抱着很大的希望。”

吕西安和戴奥德琳达及他的女友愉快地交谈着，德·赛尔彼也尔夫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但是她觉得身为母亲，有责任上前去制止一下他们避开众人的谈话了。

“你们几个人，在那里议论什么呀？”她走过去，挺高兴地问他们，“你们好象谈得很热闹啊！”

“我们在说德·夏斯特莱夫人。”那位女友说。德·赛尔

德·也尔夫人的脸色霍地变了，表情顿时严肃起来。"女孩子家不应该议论这位夫人的风流艳事。她从巴黎带来的作风对你们这些女孩子将来的幸福，对你们在社会上的声誉都是很危险的。不幸得很，她的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虚浮光彩可能使人产生错觉，看不清她的缺点。"然后，她朝吕西安转过身，态度生硬地说："先生，请您千万不要在我女儿面前提起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风流事，我将对您不胜感激。"

"可憎的女人！"吕西安心想，"我们难得快活一点，她就来捣乱了。我却耐着性子，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听她乱弹琴！"

吕西安摆出一副前所未有的高傲冷漠的神气走了。他回到家里，很高兴遇见了做小麦生意的房东，善良的博纳尔先生。

吕西安在无聊之余，虽然根本没有想到谈情说爱，却慢慢地象一般恋人似地注重仪表穿着了。他似乎觉得挺有趣。星期天早晨，他派了一名仆人守候在篷勒韦公馆的大门对面。仆人回来报告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刚才进了本地一座叫布道院的小教堂，他立即赶去了。

他历来的规矩是不骑马不出门，但是这座教堂十分狭小，几匹马在石头马路上发出嘈杂的声音，加上他的军装非常惹人注目，这种缺乏和谐的情形使吕西安很难为情。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光线很暗的小祭室里占了一个后排的位置，吕西安看不清楚，他似乎觉得她非常朴素。"要么是我完全搞错了，要么这个女人确实不在乎周围的一切。此外，她的态度非常符合虔诚的气氛。"

下一个星期天，吕西安徒步来到布道院。即使这样，他还是感到浑身不自在：他太引人注目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气度不凡，几乎没有人及得上她。然而

在她偶而抬头的时候，吕西安看得很清楚（因为他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等她走出教堂），她的眼睛无比美丽，而且不自觉地暴露了她当时的内心世界。吕西安想："这双眼睛随时会给女主人带来麻烦。不论干什么，她都无法掩盖它们的光辉。"

那天，它们流露出精神高度集中和十分忧郁的目光。"她的眼神那么伤感，是不是因为德·布尚·德·西西里先生呢？"

他向自己提的这个问题使他十分扫兴。

第十四章

"想不到在军队里谈情说爱容易产生这些弊病。"这个合理而平常的想法使吕西安认真起来，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嗯！不容易还是不容易，"他沉默了好一会，接着自言自语说，"如果能和这么一位人儿叙叙友情，该是很带劲的。"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和"带劲"两个字毫无共同之处。"我不能视而不见，"他更加冷静地继续说，"在中校和普通的少尉之间隔着一段无情的距离。还有，圣·路易的兄弟查理·德·安儒的随从，德·布尚·德·西西里先生这个高贵的名字，它和娄凡这个渺小的平民名字更有天渊之别，令人气馁……话说回来，在这个外省人的心目里，仆人们穿的鲜艳制服和优种的英国马，也许可以使我成为半个贵族……说不定，"他笑着又想，"成为十足的贵族……"

"不，"他猛地站起身接着说，"如此庄重的相貌不可能容忍卑贱的思想……即使她有这些想法，也因为它们是她那个等级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她身上并不显得可笑，因为从她六岁读第一本书开始就接受了它们，它们不再是思想，而是喜怒哀乐一样的感情。外省的贵族特别重视仆人的制服和马车的装潢。

"但是，何苦去作这些无谓的挑剔呢？应该承认我这个人非常可笑。我有什么权力去管纯属别人内心的事呢？我希望到她晚上去的沙龙里度过几个夜晚……父亲曾经激励我跻身南锡

的沙龙，我成功了。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我现在应该在这些沙龙里找点事儿干干。我在那里心烦得要命，而过度心烦容易造成疏忽。这些土财主个个都极爱虚荣，即使心地最善良的也罢，他们决不会原谅我的。

“如西尔维亚娜小姐所说，‘人生应该有所追求’，我为何不想办法找几个晚上和这位少妇在一起呢？我当初想过恋爱，还责备过自己，那都是很对的！用这个办法消磨时间，不会妨碍我受人尊敬，一旦有机会，也不会妨碍我报效国家。”

“再说，”他苦笑着继续想道，“我现在设想见到她会得到种种乐趣，到时候，这种乐趣会很快被她的‘甜言蜜语’一扫而空。姿态高雅一些，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有另外一套习惯语言，除此之外，她将是西尔维亚娜·贝尔许小姐的续篇。她会象德·赛尔彼也尔夫人一样刻薄和假正经，或者象德·高迈西夫人一样陶醉于贵族封号，大谈先辈的各种衔头。这位夫人昨天还颠三倒四，不但把年代全搞错了，而且说个没完没了，说她有一个长辈名叫恩格朗，曾经跟随弗朗索瓦一世攻打阿尔比人，担任过奥弗涅的要塞司令……这些事或许都会发生，但是她长得真够漂亮的。在一起呆上一两个钟头，难道这还不够么？耳朵虽然受罪，人到底是和她在一起，只有咫尺的距离。甚至，冷静地观察一下为何可笑或者卑贱的思想竟然不会损害她的容貌，也是一桩难得的好事。事实上，拉瓦德的相面术实在荒谬透顶。”

在吕西安的脑海中有一个压倒一切的想法，如果不能进入德·夏斯特莱夫人常去的沙龙，或者在她闭门不出的情形下，如果不能进入她自己的沙龙，那显然是笨拙无能的表现。“这需要费点心计，犹如当初对南锡的贵族沙龙发动攻击一样。”吕

西安在冷静的思考当中，完全排除了爱情这个不祥的字眼，他也没有再责备自己。看到表兄爱德加的可悲处境，他曾经不止一次讥笑过他！一个人本应自重才对，他却屈从于一个自以为是的女人，无非因为她的曾祖父跟随弗朗索瓦一世屠杀过阿尔比人：真是荒谬至极！在对立的双方中，男人比女人更加可笑。

尽管他想得头头是道，德·布尚·德·西西里先生的阴影却始终占据着我们这位主人公的头脑，起码不亚于德·夏斯特莱夫人吧。他曾经极巧妙地旁敲侧击，打听关于德·布尚先生及其受欢迎的情况。戈济埃先生，博纳尔先生，他们的朋友和整个二等社会的人，一向言过其实，除了他出身大贵族家庭，曾经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情夫以外，他们对德·布尚先生一无所知。在德·高迈西夫人和德·毕洛朗夫人的沙龙里，事情说得更是不清不楚。每当吕西安问起德·布尚先生，他们似乎想起他吕西安是敌对阵营的人，所以从来不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不能和戴奥德琳达小姐接触这个话题，实在说，她是唯一不愿意欺骗他的朋友的人。吕西安始终无法了解到德·布尚先生的真实情况。事实上，这位先生是一位非常善良、十分正直的贵族，就是没有一点儿头脑。他到达南锡以后，误会了当地人对他的欢迎，忘记自己身体矮胖，目光平庸，年纪已经四十，最后竟迷上了德·夏斯特莱夫人。他经常上门，搞得她和她父亲十分讨厌，而且她想让他少来几次也不成。她父亲德·篷勒韦先生能忍则忍，一心想和驻南锡的军队搞好关系。说也是的，万一他和查理十世无可指摘的书信往来被人发现的话，是谁负责逮捕他呢？谁能保护他逃走呢？再说，如果突然之间得悉共和国在巴黎宣告成立，谁能保护他不受本地老百姓的迫害呢？

但是，可怜的吕西安远远不知这些内情。他发现德·普瓦

利埃先生总是非常巧妙地回避他的问题。

在上流社会，人们反复告诉他："这位高级军官的祖上是圣•路易的兄弟德•安儒公爵的副官，曾经帮助公爵征服西西里岛。"

他又从德·安坦先生口中知道了一点情况。一天，德·安坦先生对他说：

"您做得很对，住了他住过的房子。这是城里几处勉强可以住一住的房子之一。可怜的布尚非常诚实，没有成见，举止优雅，经常在比莱尔维勒树林，或者在离此地四分之一法里的绿衣猎人酒店，盛宴招待太太小姐们。几乎天天到了午夜时分他就特别兴奋，因为这时候他总是有几分醉了。"

吕西安原来已经开始鄙视南锡的居民，在程度上也许有点过分，现在由于一心想着要在沙龙里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见面，他在南锡人心目中出风头的愿望被另一个强烈的欲望替代了，作为一切行为的动机，他希望即使不能占据她的心，起码也要吸引这位漂亮宝贝的注意。他想："一个外省的极端保王派，年纪轻轻，从圣心院到查理十世的宫廷，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日子里被逐出巴黎，有一些怪念头也是难怪的。"以上正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历史。

一八一四年第一次复辟以后，德·篷勒韦先生眼看自己在南锡，被排斥在宫廷之外，心中感到无比失望。

他说："我发现在我们这些人和宫内的贵族之间有一条界线。我的堂兄弟虽然和我同姓，却因为他是王宫中的人，二十二岁便当了上校，指挥一个团，可是我到了四十岁，还是因为有人发善心，才在他手下当个上尉。"这是德·篷勒韦先生主要的心病，他对谁也不隐瞒。不久，他心里又多了一块疙瘩。在一八一六年众议员竞选中，他总共只得了六票，其中还包括

他自己的一票。遇到这件丢脸的事以后，他带着当时才五六岁的女儿跑到巴黎，宣称从此离开外省。为了在巴黎谋个一官半职，他求助于贵族院。其时，在宫中颇有地位的德·毕洛朗先生劝他把女儿送进圣心院。德·蓬勒韦先生听从了这个劝告，并且亲身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他自己开始笃信宗教，并于一八二八年将女儿嫁给了一位忠于查理十世的旅长。这桩婚事看来十分合算。德·夏斯特莱先生颇有家产。他掉光了头发，外表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但是他充满了惊人的活力，举止优雅几近于过分温柔。宫廷中的敌人常常用布瓦洛评价同时代小说的一句诗来形容他：

即使说“我恨您”也嗲声嗲气。

在这位喜欢耍弄小聪明、宫廷里很吃得开的丈夫指引下，德·夏斯特莱夫人也很受公主王妃们的欢迎，很快取得了非常有利的地位。她在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有专用的宫廷包厢；夏天，她有两处别墅，一处在默东，一处在朗蒲叶。她生性不爱过问政治，也从来不看报纸。她所知道的一点政治全是从法兰西文学院的公开会议上听来的。她参加这些会议完全是应丈夫的要求，她的丈夫抱负不凡，一心想在里面占得一席位置；他非常推崇米勒武瓦的诗和德·封塔乃先生的散文。

一八三〇年，七月的枪声无情地打破了他这些无可厚非的愿望。

看见“老百姓上街”，这是他的原话，他就想起了在大革命初期，傅龙和贝尔济埃两位大人惨遭杀害的情景。他觉得莱茵河一带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来到南锡附近，栖身在他妻子

的一座庄园里。

德·夏斯特莱先生也许有点爱做作，但是这个人挺讨人喜欢，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还相当风趣。他从来不专横任性。他热爱的这个家族第三次逃亡在他的精神上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痛。在南锡的贵族沙龙里，他曾经多次流着眼泪说："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不久以后死了，留给妻子一笔二万五千里佛的公债年息。这份财产是一八一七年发行公债的国王赐予他的，南锡贵族沙龙里的人无不见着眼红，有的人信口开河，把数目夸大到一百八十万法郎，也有人说是二百万法郎。

吕西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收集到这些简单的材料。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品性，从德·赛尔彼也尔夫人沙龙里的人所抱的仇恨心理和戴奥德琳达小姐通情达理的看法中，吕西安比较容易地知道了实情。

丈夫死去一年半以后，德·夏斯特莱夫人终于壮着胆说出了这几个字：回巴黎去。"什么！我的姑娘"，威严的德·蓬勒韦先生说，语气和姿势活象喜剧中那个"怒气冲冲"的阿尔赛斯特，"亲王们都在布拉格，您却让人看着往巴黎跑！如果德·夏斯特莱先生九泉有知，他会怎么说呢？咳！如果要离开这儿的土地爷，我们也不应该掉转马头去那个方向。呆在南锡，好好照顾您年迈的父亲吧。或者，如果我们还走得动，就让我们插翅飞去布拉格。"

德·蓬勒韦先生说起话来和路易十六时代的能言善辩之士一样，滔滔不绝而且形象生动，在人们心目中这是有智慧的表现。

德·夏斯特莱夫人被迫放弃了回巴黎的念头。一听到巴黎这两个字，她父亲说话就尖酸刻薄，对她大发脾气。但是有得

有失，德·夏斯特莱夫人可以享用她漂亮的马匹，漂亮的轻便马车和打扮体面的仆役。它们在南锡城里较少露面，相反却常常出现在城外的大路上，德·夏斯特莱夫人一有空就去看望圣心院时的朋友德·贡斯当坦夫人，她住在离南锡几法里的一座小镇上。但是，德·篷勒韦先生满腹狐疑，殚思极虑要把她们分开。

吕西安去远郊散步的时候，在离南锡好几法里的地方遇见过两三次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轻便马车。

有一次相遇是在午夜时分，白天他去过彭浦路，在街上一支接一支地吸他用甘草纸卷的小雪茄。他为德·夏斯特莱夫人对威风凛凛的军装所抱的特殊感情沾沾自喜，而且努力寄希望于他的马匹和仆人的气派。想到自己平民的名字如此寒酸，他提醒自己不可企望太高。但是，他口上默念着那些好事，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他没有发现，从做弥撒那天见到她以后大约半个月里，可以说只在他想象中存在的这位德·夏斯特莱夫人已经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最初，经人介绍了她的情况以后，他想："这位少妇在家受父亲的气。父亲明目张胆地谋算女儿的财产，一定在感情上伤害了她。外省的生活使她烦闷，很自然，她会在无伤大雅的男女私情中寻求消遣的。"但是，她坦率纯真的容貌使他的想法动摇了，他甚至怀疑向她献殷勤真会有什么好处。

最后，就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晚上，吕西安想："真见鬼！我是十足的傻瓜；我应该为她对军人表现的诚意感到高兴才是。"

他愈是想着这个给人希望的理由，他的心情愈是变得忧郁。

他终于提高声音自言自语说："难道我傻到要谈恋爱了不成？"宛如突然遭到雷击，他在街上站住不动了。幸好是半夜，

四周没有人注意他的表情和嘲笑他。

这种隐约的爱的念头使他羞愧万分，他觉得自己堕落了。他对自己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和爱德加一样了。我的灵魂一定天生是渺小和脆弱的！教育可以帮助它一段时间，但是一旦遇到不寻常的气候和意料不到的机会，它就会原形毕露。怎么！正当法兰西的青年一代决心为伟大的事业献身的时候，我却象高乃依笔下的可笑的人物，看着一对美丽的眼睛虚度一辈子！我在这里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落得一个这么可悲的结果。

没有与年龄相称的智慧，

便有与年龄相称的不幸。

"我有过一个想法，去麦茨搞一个小小的舞女要强得多！起码，认真地追求德·毕洛朗夫人或者德·奥干古尔夫人要强得多！和这两位夫人在一起，我不必担心卷入三角恋爱中去。

"如果目前的情形继续下去，我会发疯，变得低三下四。这就不是父亲骂我的圣西门信徒了！今天，有谁在关心女人这种事？只有母亲的朋友德·××公爵，象他这样的人，一辈子辗转沙场，拒绝在贵族院投票，完成了光荣的一生应尽的责任，在垂暮之年，就象玩金丝雀一样为舞女捧场。

"可是我！在我这个年纪！有哪个青年敢说自己真正爱一个女人呢？如果说是寻寻开心，那很好；如果是真正的爱，那我就不可救药了。可是，事实证明我是认真的，我的狂热并非一般的寻开心。我刚才发现德·夏斯特莱夫人偏爱威风凛凛的军装，不仅没有使我感到高兴，相反却使我感到悲伤。我自以为忠心报国是我的责任。我至今在主流方面还相当自信，因为我不是偶然中了头彩，一心想着享受的自私自利者。我尊重自己，因为我感到为国效力高于一切，而且我需要高尚的人尊敬

我。我正年富力强。祖国随时会召唤我们。祖国需要我。骗子们想方设法模糊人们的视线，我应该全心全意去寻找法国的真正利益所在。我们的责任是那么错综复杂，光靠一个脑袋，光靠一个人是看不清楚的。我却选在这个时候甘愿做一个外省的极端保王分子的奴隶！让她和她住的那条马路见鬼去吧！”吕西安赶紧回到住处。但是强烈的羞愧心驱除了睡意。天刚亮，他已经在军营前走来走去了。他焦急地等待着点名的时刻。点名完毕，他陪两名同事走了几百步。他和他们在一起，第一次感到心情比较愉快。

最后，他又想到了自己："我这是白费心思。她的眼睛是这么敏锐，这么纯洁，除去各有风韵不说，歌剧院的舞女哪一点能比得上她呢？”整整一天，他始终下不了决心，不知该如何对待德·夏斯特莱夫人。他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她只能给驻防南锡的中校们做情妇。他心中理智的一方对他说："可是，她一定非常苦闷。父亲断绝了她回巴黎的念头，强迫她和知心的朋友分手。有人向她献点殷勤是对这个可怜的灵魂的唯一安慰。”

这个十分明白的道理只是使我们的主人公倍加忧愁。实际上，他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处境很可笑：他爱她，无疑还渴望着成功，然而，正因为有成功的可能性，他又心里犯愁，并且随时准备着鄙视他的情妇。

这是令他痛苦的一天。人们好象早有预谋，开口闭口都是托马斯·德·布尚先生，以及他在南锡如何会过快活的日子。他们还把他的生活和弗洛托中校及三名骑兵队长混迹小酒馆或者泡咖啡馆的生活互相比来比去。

事情的真相从四面八方朝他涌来，因为说到德·布尚先生，人们自然就会提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然而，他心里固

执地认为她是一个纯洁的天使。

在南锡的大街上炫耀仆人的华贵制服、矫健的马匹和震撼本地木屋的四轮马车，他对此已经失去兴趣。他甚至觉得自己太没出息，因为这些可怜的玩意儿消磨了时光。他忘记了他当初的极度苦闷正是靠着它们才排遣了的。

在随后的几天里，吕西安显得十分烦躁。他不再是一个轻松的、随便可以分心的人。有时候，他发自内心地鄙视自己，但是尽管他悔恨，却忍不住每天要去几趟彭浦路。

在这个十分丢人的发现以后一个星期，吕西安去拜访德·高迈西夫人。他刚一进门，就突然看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也在这里做客。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慌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客厅里只有他一个男人，竟然在她临走的时候想不起应该伸出手去扶她上车。他从德·高迈西夫人家里出来，更加瞧不起自己了。

这个共和党人，这个喜欢练习骑马准备上战场的行动家从来对爱情不屑一顾，而且把它视为危险的绝壁，他自信不会掉进深渊的。此外，他认为除了在戏台上以外，爱情是极为稀罕的东西。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非常吃惊，正如一只误入围网、被人关进鸟笼的野雀。象这只惊恐万状的鸟儿一样，他只知道没头没脑地在笼子里乱扑。“怎么搞的！”他自言自语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搞的！连最起码的礼节都忘了！我脆弱的心经不起错误的诱惑，可是我甚至没有勇气去犯这个错误！”

第二天恰好不是他值勤。吕西安利用上校给他的特许，来到比莱尔维勒树林里纵深的地方……傍晚时分，一个农夫告诉他，这个地方离开南锡有七法里路。

"应该承认，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傻！难道跑遍树林子就能博得南锡贵族沙龙的好感吗？我就可以交上好运，遇见德·夏斯特莱夫人并且补救我做过的蠢事吗？"他匆忙回到城里，直接来到赛尔彼也尔府上。戴奥德琳达小姐是他的朋友，这天，这个自视坚强的人需要友好的目光。他当然不敢对她吐露心事，但是在她身旁，他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下来。他十分尊敬戈济埃先生，可惜，戈济埃先生是共和国的大祭司，凡是与自治的法兰西的幸福无关的事，对他来说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德·普瓦利埃先生本来可以做他理想的顾问，这位大夫除了熟悉南锡的风土人情，还每周一次和他极想认识的人一起吃饭。但是，吕西安得随时提防他，不让他有机会出卖自己。

吕西安正在向戴奥德琳达小姐叙述林中散步的所见所闻，仆人通报德·夏斯特莱夫人驾到，吕西安顿时变得局促不安起来。他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勉强说的两三句话也含糊不清，令人不知所云。

如果是随骑兵团上战场，即使不是跃马横枪冲向敌人，甚至还临阵逃脱，都不会使吕西安比现在更加吃惊。这个想法使他心烦意乱极了："对自己竟然如此没有把握！这就是自卑的教训！为了最终对自己有信心，凭确凿的事实，而不是根据空洞的揣测，我多么需要行动啊！"

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把吕西安从沉思中唤醒了：德·赛尔彼也尔夫人把他向德·夏斯特莱夫人作了介绍，同时很过火地赞扬了他一番。当女主人特别说到他聪明可爱，充满巴黎人的高雅气质时，吕西安的脸刷地红到了脖子，他想找些客气话谦虚一下，但是终于没有想出来。最后，还是德·赛尔彼也尔夫人自己发现了他的窘境。

德·夏斯特莱夫人找了个借口，很快便结束了她这次访问。当她起身的时候，吕西安早已想好应该去搀扶她上车，但是他感到自己浑身颤抖得厉害，硬要离开座位显然是不谨慎的；他害怕会当众出丑。这时，德·夏斯特莱夫人完全可以对他说：“先生，不如让我来扶着您走吧。”

第十五章

“想不到您这么怕丑。”德·夏斯特莱夫人刚离开客厅，戴奥德琳达就说了，“是不是因为您象圣保罗看见天上的异光，扑倒在地的尴尬相被德·夏斯特莱夫人看见了，所以她的出现使您这么张惶失措吗？”

吕西安认了；他怕稍加争辩反而会欲盖弥彰。等了一会儿，他觉得这时告辞已经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便立即起身走了。摆脱了周围的人以后，他从刚才发生的极端可笑的事情中稍稍得到了安慰。“难道我是发瘟了吗？”他想，“既然外表的反应这么强烈，那就说明我在精神上可以不受责备！假如我的腿跌断了，不是同样不能跟着部队上前线么。”

一次，赛尔彼也尔府上请客，饭菜十分简单，因为这家人并不阔绰。但是由于贵族阶级的偏见在外省特别根深蒂固，而且全凭这一点才可能把这位“老摄政官”的六位千金嫁出去，因此，应邀去这户人家吃饭也是不小的面子。为了这个缘故，在邀请吕西安之前，德·赛尔彼也尔夫人踌躇了半天，他的名字太平民化了；但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惯例，实用主义还是占了上风：男大当婚，吕西安正是这个年纪。

善良天真的戴奥德琳达完全不赞成这种策略，然而她必须服从。餐巾上放着写有客人名字的小纸条，吕西安的座位被指定在她的旁边。“老摄政官”在纸条上是这样写的：骑士娄凡先

生。戴奥德琳达明白，吕西安看到这个临时授予的封号一定会非常恼火。

两个月以前，德·篷勒韦先生痛风发作，德·夏斯特莱夫人未能参加当时的一次聚餐，所以她这次也在被邀请的客人之列。戴奥德琳达为母亲的计谋感到羞耻，她费了好大劲，终于在客人陆续到来之前重新安排了座位，德·夏斯特莱夫人坐在骑士娄凡先生的右侧，她自己则坐在他左边的位置上。

吕西安一到，德·赛尔彼也尔夫人立即把他拉到一边，施展出一位有六个女儿待嫁的母亲的全部本领，假惺惺地对他说：

“我把您的位置安排在美丽的德·夏斯特莱夫人旁边了。她是外省最好的对象，而且大家都说她对穿军装的人抱有特殊的感情。我已经介绍你们互相认识，您可以借这个机会进一步了解她。”

席间，戴奥德琳达发现吕西安情绪很低；他沉默寡言，而且说实在的，即使是偶然说的几句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对我们的主人公说起了当时在南锡纷纷议论的一件事。财政总监的夫人德·葛朗台太太不久将从巴黎来这里，大概还会举行几次豪华的宴会。她丈夫非常有钱，她自己被认为是巴黎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吕西安想起曾经有人说他和罗伯斯庇尔有亲戚关系，于是突然鼓起勇气回答说，他在母亲娄凡太太那里多次见到过这位德·葛朗台夫人。我们的少尉没说几句就接不上词了，他想说得生动活泼一些，但是他头脑空空，结果只是相当勉强地向德·夏斯特莱夫人提了几个干巴巴的问题。

饭后，有人建议出去散散步，吕西安不胜荣幸，陪着戴奥

德琳达小姐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到湖上泛舟。这个湖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骑士团湖。他负责划船，虽然和赛尔彼也尔家的几位小姐已经来过五六次，这一次却差点儿把戴奥德琳达小姐和德·夏斯特莱夫人翻进了四尺来深的湖底。

第三天，是一位现在不在法国的尊贵人物的生日。

红绶带级的骑兵将领的遗孀德·马尔西里侯爵夫人认为责无旁贷，应该举行一次庆祝舞会，但是，请柬上没有注明举行舞会的目的；七八位思想极其端正的贵妇人觉得这是有罪的卑怯行为，因此拒绝出席。

在整个第二十七枪骑兵团里，总共只有三个人受到邀请，他们是上校，吕西安和小里克堡。但是，他们一走进侯爵夫人府上的客厅，党派观念立即使平时十分礼貌，讲究繁文缛节的人忘记了最起码的礼仪。马莱·德·圣—梅格兰上校简直象不速之客一样，几乎被人当成了警察局的暗探；而吕西安则象回到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人们确实一下子迷上了这位漂亮的少尉。

客人到齐以后，大家一起进了舞厅。在路易十五的岳父斯达尼斯拉斯王曾经种花养草，按照时尚栽满了千金榆，状如迷宫的花园中央，有一座精巧雅致，但是在查理十二的朋友死后即失修多年的亭子。为了掩盖岁月侵蚀的痕迹，主人把亭子改成了一座华丽的帐篷。要塞司令官虽然因为未被邀请参加舞会和庆祝那位尊贵人物的节日感到恼火，还是从要塞的仓库里借出了两个叫“挑棚”的大帐篷。它们分别搭在亭子的左右两侧，通过两道以白色为底，装饰着印度兵器图案的大门和亭子相联。帐篷的手工之精巧，即便在巴黎也难以见到。负责全部装潢工作的是罗勒三兄弟。

当晚，漂亮的帐篷和热闹的场面，也许还因为受到了真正令人得意非凡的欢迎，使吕西安完全忘掉了哀愁和烦恼。花园和舞厅的美丽景色使他象孩子一样入了迷；这些最先进入眼帘的感觉把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位严肃的共和党人竟然象小学生似地任性起来：他故意从马莱上校面前走来走去，不但不理睬他，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其实，吕西安在这一点上只是学众人的样而已。上校尽管自以为有权有势，但是没有人和他说一句话，他是那么孤立，人们见到他就象见到“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在舞会上把他说得不三不四，普遍用的就是“瘟神”这两个字。然而上校并不知趣，既不离开舞会，也不避开众人一致的无礼对待。“在这里，他是‘思想不纯’的人。前些时候，他为书店那件事对我发脾气，我今天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应该不放过任何机会蔑视他这种粗野的人。正派人如果光是不理睬他们，他们还以为别人害怕他们呢。”

吕西安走进舞厅，发现所有的女宾都挂着绿色和白色的饰带，但是他今天丝毫不觉得刺眼，她们侮辱的目标是国家元首，是背信弃义的领袖。国家的地位高于一切，是任何家族，哪怕是英雄世家所侮辱不了的。

与亭子毗邻的一座帐篷的后部，有个灯火辉煌，象壁柜似的小阁子。大约四十支蜡烛熊熊燃烧，吕西安被它们发出的光芒吸引住了。“简直和圣体瞻礼游行时设的临时祭坛一模一样。”他心里这么想。在蜡烛中间最显著的位置上，好象显供圣体一样挂着一幅苏格兰青年的肖像。制作这幅肖像的画家大概思想比技巧更“纯正”，既想充分表现这位少年和蔼可亲的微笑，同时又充分表现他充满睿智的额头，结果，这幅肖像被画成了

一幅不可思议的，象鬼不象人的漫画。

走进舞厅的贵妇人们一个个迅速穿过厅堂，来到苏格兰青年的肖像前，她们在像前默哀片刻，装出十分严肃的神色。然后，她们离开肖像，立即换上参加舞会的轻松愉快的表情，纷纷前去向女主人问候。有两三位贵妇人没有瞻仰肖像便朝德·马尔西里夫人走了过去，结果遭到了冷遇，显得非常狼狈，其中一位甚至立即称病走了。吕西安点滴不漏地把这个仪式看在眼里，笑着在心里想："我们这些主张贵族政治的人只要团结一致，将无敌于天下；但是我们得忍住笑面对多少蠢事啊！这种事真是滑稽，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利普这两个冤家对头，自己拿了国家的钱，又拿国家的钱养活一班国家的公仆，却硬说我们应该对他们个人感恩戴德。"

环顾组织得非常出色的舞会，我们可以发现德·高迈西伯爵夫人正在打波士顿牌，吕西安就坐在这位御表妹的牌桌旁。在漫长的半小时里，吕西安五六次听到别人当面这样称呼她。

"虚荣心使外省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他想，"我简直象在外国旅行一样。"

"先生，您真是令人钦佩的好人。"御表妹对他说，"我实在舍不得离开您这么一个'可爱的骑士'。不过，我看到几位小姐很想跳舞，如果我再让您留在这里，她们就要给我看白眼啦。"

同时，德·高迈西夫人向他指了指几位品貌一流的小姐。

我们的主人公勇敢地下了决心：他不但跳了舞，而且和人交谈了。外省的贵族小姐们在智力上没有经过专门的开发，他针对这种情况，找了一些她们容易接受的简单的话题。他的勇气受到了德·高迈西、德·马尔西里、德·赛尔彼也尔等夫人

的交口称赞。他感觉到自己一举成了风云人物。法国东部是个特别尚武的地方，人们热爱军人。在这个社交圈子里，吕西安又几乎是唯一潇洒优雅地穿着军装的人，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他成了舞会上众人注目的中心。

最后，他得到了和德·奥干古尔夫人跳土风舞的机会。他显得机智聪明，光采夺目。德·奥干古尔夫人对他说了许多非常热烈的恭维话。

“我平时见您都是那么和蔼可亲，今晚您更是不同往日啊。”她对他说。

这句话恰好被德·桑莱阿尔先生听见了，上流社会的青年因此对吕西安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您的成功使这些先生不高兴了。”德·奥干古尔夫人说。这时，德·罗勒和德·安坦等先生朝她走了过来，可是她偏偏叫住已经走远的吕西安。

“娄凡先生，”她远远地对他说，“我想请您跳第一轮土风舞。”

吕西安心想：“真是太妙了。在巴黎，谁也不城这么做的。确实，异乡有异乡的好处；这些人不象我们那么害羞。”

德·奥干古尔夫人正和吕西安跳舞，德·安坦先生又走了回来。德·奥干古尔夫人假装忘记了答应过和他跳舞，忙不迭地向他道歉，说的话让人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吕西安一边跳舞，一边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笑出来。德·奥干古尔夫人显然是想激怒德·安坦先生，虽然后者一再徒劳无益地申明，他压根儿没有打算和她跳这一轮土风舞。

“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让人如此对待呢？爱情竟使人变得如此卑躬屈节！”吕西安想。德·奥干古尔夫人十分亲切地和他

说话，除了他，她几乎不理睬任何人；但是，吕西安被可怜的德·安坦先生的态度惹恼了。他走到舞厅的另一端，和他心目中一样迷人的德·毕洛朗夫人跳了几轮华尔兹舞。他很不会跳舞，但是他是舞会上的风云人物，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他正和戴奥德琳达·德·赛尔彼也尔小姐跳加洛普舞，突然，在舞厅的一角瞥见了德·夏斯特莱夫人。

吕西安出众的勇气和机智的头脑转瞬之间化为乌有了。她身穿一件普通的白色长裙，打扮得简朴无华，如果不是她富有，舞会上的青年人也许会觉得她十分可笑。在这些讲究无谓的虚荣的地方，举行舞会的日子也是人们互争高低的日子，放弃优势往往被认为是故意做作。他们认为德·夏斯特莱夫人应该满身珠光宝气才对；可相反，她选择的这件寒酸便宜的长裙却显示出她与众不同的个性。德·篷勒韦先生为此貌似痛心疾首地责备过她，甚至连又神气又滑稽地搀她同来、胆小怕事的德·白朗塞先生暗地里也不赞成。

这些先生也不全错。德·夏斯特莱夫人最突出的个性是凡事漫不经心。她看上去不苟言笑，她的美貌更加加深了庄严稳重的印象，实际上，她是个相当乐观，甚至可以说是个开朗的人。沉思默想是她最大的乐趣。她仿佛毫不在意周围的凡人小事；事实上恰巧相反，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不仅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她所以能够耽于沉思默想（尽管人们认为这是高傲的表现），靠的全是这些凡人小事提供的食粮。人生的一切细枝末节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虽然如此，她却难得为什么事激动，她为之感动的事情也往往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

譬如说，在举行舞会的那天上午，有封来信告诉她一起破

产的消息，她读完以后竟然无动于衷，德·箧勒韦先生为此还和她狠狠吵了一架。可是稍后，她在街上遇到一个佝偻矮小，步履艰难的老太婆，衣着褴褛几乎露出了破烂的内衣和内衣底下被太阳晒黑的皮肤，她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在南锡，谁也没有想到她的这个特点，唯有她的知己朋友德·贡斯当坦夫人偶而听到她说一些知心话，但是德·贡斯当坦夫人往往一笑了之。

至于对其他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并不少讲一句该她讲的话。然而，开口说话对她而言始终是一桩苦差使。

她念念不忘巴黎的一样东西，即意大利音乐，这种音乐具有惊人的力量，能够大大激发她沉思默想的强度。她很少想到自己，甚至我们在此描述的舞会都没有使她认真考虑一下她应该担当的角色，以便大大地增添角色的魅力，普通人都认为这本来是女人的本性。

吕西安送戴奥德琳达小姐回到她母亲身边的时候，正好听到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在大声地说：

“穿这么一件小家子气的细布白长裙，这是什么意思？象今天这个日子，也能这样‘随便’么？她死去的丈夫是国王身边的将官；她自己拥有在波旁王朝荫庇下增加了三倍四倍的财产。德·夏斯特莱夫人应该明白，今天到德·马尔西里夫人府上庆祝敬爱的亲王夫人的生日，其意义和去丢伊勒里宫是一样的。看见我们对待最神圣的事情这么草率，共和党会怎么说呢？国内的流氓百姓正在攻击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每个人不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振作精神并且严格地各守其职吗？可是她倒好，”她继续说道，“还是德·箧勒韦先生的独生女呢！不管是对是错，他父亲总还是外省贵族阶级的领头人吧，起码，他是作为国王的特使对我们发号施令的。这个小贱人完全不顾这

些。”

德·赛尔彼也尔夫人是对的。德·夏斯特莱夫人理应受到责备，只是不至于那么严重罢了。“共和党会怎么说呢？”贵妇人们纷纷嚷道；她们想到了第二天出版的《黎明报》。

第十六章

德·赛尔彼也尔夫人正继续对几个人高声地大发议论，一方面是批评，一方面是维护君主制度。德·夏斯特莱夫人偏偏朝他们走了过来。激烈的批评顿时变成了空洞夸张的恭维，在外省这是公认的有教养的表现。看到德·赛尔彼也尔夫人闹笑话，吕西安很高兴。一刻钟以前，他也许会哈哈大笑，现在，他看到这个凶恶的女人，仿佛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又多了一块挡路的顽石。客套话说得没完没了，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得不一一应付，吕西安因此有了充裕的时间在旁观察。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面包有一种无法比拟的清新感，似乎告诉人们她有一颗同样超群拔俗的心，根本不受外省舞会上琐细的虚荣表现或者小小的仇恨困扰。虽然这种感觉纯属他的虚构，但是吕西安在心里感谢德·夏斯特莱夫人。正当他赞美不已的时候，这位皮肤白皙的美人的目光朝他转了过来。她的双眼放出炯炯的光芒，令吕西安不敢和她对视。她的眼神是多么美丽朴实啊！吕西安没有想到，他离开德·夏斯特莱夫人三步路，就在她的目光猝不及防地遇到他的地方，他竟然呆住不动了。

他作为风云人物所具有的活跃和非凡自信已经踪迹全无。他不再考虑取悦舞会上的人，如果说他还记得这些妖魔鬼怪，那只是因为他觉得人言可畏。不就是这班人终日对他提起托马斯·德·布尚先生的名字吗？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吕西安不仅

没有以实际行动表明他的勇气，相反却优柔寡断，一味地停留，在思想上左右回顾。为了替这个弱点以及为自己不幸萌动的爱心辩解，他在心里说，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绝色佳人。他细细地端详着她，愈看愈入神，那副傻相也随之暴露无遗。

吕西安想请她跳一次土风舞，这个决心已经下了一刻钟，但是当着他的面，德·夏斯特莱夫人接受了德·安坦先生的邀请。他眼看被人夺走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自言自语地说："至今为止，我见过不少漂亮的女人，她们可笑的装腔作势的样子为抵御诱惑提供了盾牌。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态度冷若冰霜，可是在她不得不说话或者不得不行动的时候，想不到她会变得这么亲切。"

我们应该承认，吕西安心里在赞美她，身子却完全象个呆子，象木头柱子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德·夏斯特莱夫人有一双非常温柔的手。她的眼睛使吕西安害怕，我们的主人公的视线自然地落到了她的手上，而且紧紧地盯住不愿离开。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家里天天有人议论吕西安，不必说她完全注意到了吕西安这种害羞的样子。一个无情的想法把少尉从梦幻中唤醒过来，他觉得所有不在跳舞的人都在充满敌意地注视他，在找碴儿笑话他。仅仅他的军装和闪闪发光的三色帽徽，就足以使舞会上的人对他恨之入骨了。当然非常上层的人士有所不同。极端保王党愈是缺乏理智就愈是疯狂，这是吕西安由来已久的看法。

但是，他很快忘记了这些谨慎的想法；他努力猜测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脾气，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

突然，爱情的对立面说话了："多么可耻啊！对一个敢说全心全意以责任为重和忠诚祖国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可耻啊！现

在，他的心目中只剩下了一个外省女人的媚态，一个渺小的正统派女人，一个灵魂卑劣，把小集团的私利置于全民族利益之上的女人。大概不用多久我也会以她为榜样，把二十万贵族或者……的幸福放在三千万法国人的幸福之上。我最大的理由将是这二十万特权者拥有精致高雅的沙龙，似乎还能给我在别处找不到的高尚享受。总而言之，这些沙龙有益于我的个人幸福。路易·菲利普手下最无耻的朝臣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时刻是令人痛苦的，吕西安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竭力想驳斥和驱走这些可怕的想法。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到德·夏斯特莱夫人正准备跳下一轮土风舞。爱情一方为了驳斥理智，不失时机地促使他上前向德·夏斯特莱夫人发出了邀请。她看了他一眼。这一次，吕西安不知该如何评价她的目光才好。他感到激动，好象心里点着了一团火似的。实际上，在她的眼神里除了好奇和愉快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她终于可以仔细瞧一瞧这个充满热情，天天参加决斗，备受人们议论，经常从她窗下经过的青年人了。每当她可以远远望见这位青年军官的时候，他的马就变得特别易惊！显而易见，马主人有意要让人知道他心里惦记着她，起码在经过彭浦路时是如此。她并不因此感到气愤。丝毫不觉得他鲁莽无礼。确实，在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家的晚宴上，他坐在她的旁边，不但毫无才华可言，甚至举止也相当笨拙。他在骑士团湖上驾着小船，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人所具有的冷静的勇敢。

这些想法一个接着一个，结果，她和吕西安跳舞，眼睛虽然没有看他，态度始终十分严肃，精神却还是完全集中在他身上。不久，德·夏斯特莱夫人发现他胆怯到了不自然的程度。

她想："他的自尊心也许使他想起了往事，在枪骑兵团开进南锡那天，我看见过他坠马的镜头。"德·夏斯特莱夫人毫不困难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吕西安所以羞怯，完全是因为她的缘故。一个人年纪轻轻，而且身处这些自高自大、跳舞的时候依然挺胸突肚的外省人中间，他这种缺乏自信的表现也有它的魅力。起码，这位青年军官骑在马背上并不胆怯。她每天都要为他大胆的表演担惊受怕。他往往大胆得倒霉。她想到这里几乎笑了出来。

吕西安为自己的沉默感到苦恼，他终于强迫自己，鼓起勇气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说了一句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地表达出一些非常平庸的思想。这是对不注意锻炼记忆力的人应有的惩罚。

德·夏斯特莱夫人回避了好几位贵族青年的邀请，她已经听惯了他们的甜言蜜语。过了一会，她以女人特有的、只有当我们无心理会的时候才可以发现的机智，又和吕西安在一起跳土风舞了。但是，跳完这一轮土风舞，认定他的智慧确实没有过人之处以后，她便几乎不再想他了。"和别人一样，只是个会骑马的武夫；不过姿势更加优美，相貌更加漂亮罢了。"他不再是经常从她窗下经过的那个热烈、敏捷、无忧无虑、高视阔步的青年。这个发现使她难过，增加了她对南锡的厌恶，她怀着这种心情和吕西安说话，几乎是在他面前撒娇一样。很久以来，她一直看着他从窗下走过，尽管经人介绍才认识一个星期，但在她的印象中吕西安已经是一个老相识了。

吕西安偶而壮着胆望一眼和他说话的美人，看到她冷冰冰的脸，根本想不到她对自己怀有好意。他跳着舞，许多动作是多余的，而且缺乏美感。

“显然，这个漂亮的巴黎人只会骑马；脚一着地，他就折了一半价值，再要他跳舞的话，更是一无可取了。一点不聪明：真可惜，他的相貌倒是又精灵又自然！只不过这是缺乏思想的自然。”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当然，她不嫉妒人；但是她喜欢自由，她为此着实害怕了一阵子。

她对吕西安讨人喜欢的手段放心了，对他擅长骑马的优点也不以为然。“这位衣冠楚楚的青年象其他人一样，故意在我面前装出神魂颠倒的样子。”于是，她又随意想到了周围千方百计讨好她的人。德·安坦先生是偶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在给予德·安坦先生这个正确的评价的同时，看到吕西安默不作声，一味对着德·安坦先生的甜言蜜语微笑，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很不耐烦。有一件事更加令人讨厌，吕西安老是直愣愣地不加掩饰地望着她。

我们可怜的主人公悔恨自己会爱上她，绞尽脑汁也说不出一句象样的话，他的精神高度集中在这两件事上，以至根本顾不到自己的眼睛。自从离开巴黎以来，他在精神上只见过扭曲、干瘪和讨厌的东西。换句话说，他只见过庸俗的愿望，幼稚的抱负，此外，外省人的笨拙的虚伪简直令他恶心，因为他在巴黎看惯了所有的罪恶都有漂亮的外衣。

一个钟头以来，吕西安一反往常冷眼旁观和痛苦的情绪，他总觉得看不够，他总觉得欣赏不够。由于爱而产生的悔恨被打破了缺口，而且以喜人的速度彻底崩溃了。青年人的虚荣心时时都在提醒他，长时间地甘于沉默无助于提高他可爱的形象，但是，他是那么惊奇和那么兴奋，甚至没有勇气认真地注意为自己锦上添花。

长期以来他所见的一切都是那么刺眼，现在有了一个令人

入迷的对照，他看见离开他六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位绝世美人。但是，美貌远远不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她没有殷勤得令人不舒服、充满虚伪和谎言的客套，这是赛尔彼也尔一家可以引以为荣的本领；她不象德·毕洛朗夫人那样狂热，事事都想露一露自己的才华。德·夏斯特莱夫人朴实而冷淡，但是她的朴实充满魅力，因为它掩盖不住她心里具有的最崇高的感情。她的冷淡近似火苗，只要你善于拨弄，它仿佛随时都会发出亲切甚至热情的光芒。

第十七章

德·夏斯特莱夫人离开他，在舞厅里随便转了一圈。德·白朗塞先生也重返岗位，拘谨地向她伸出了手臂。人们不难看出，他向往着有朝一日以丈夫的身份伸出手臂让她靠着行走。偶然的一个机会又把德·夏斯特莱夫人带到了吕西安身旁。她重新见到吕西安，心里不禁泛起一阵烦躁。怎么！一个庸俗的家伙，象阿利奥斯托①笔下的英雄一样，最高尚的本事是会骑马，也值得我三番四次地看他么！她上前和他攀谈起来，千方百计地挑动他，希望引他开口。

听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和他说话，吕西安前后判若两人了。在南锡，人们见面十次八次以后，互相客套依旧是谈话的基本内容，吕西安本来就讨厌这些陈词滥调，加上说得又不好，现在看到她庄重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他相信一切客套已经纯属多余。他突然鼓起勇气开口了，而且说了很多话。他说的都是这位美人关心和高兴的事。她一边让表兄挽着手臂，一边惊异地听吕西安侃侃而谈。吕西安说话的语气始终温和恭敬，而且声音变得愈来愈清晰明亮。明确而有趣的思想源源不断，同样，为了表达思想，热烈和生动的语句也和连珠一般。他大胆地采取了自发的态度，在庄重自然之中，恰如其份地表现出一种细

① 意大利诗人（1474—1533）。

腻的亲密感，既不伤害对方小心谨慎的敏感性，又适合两个同条共贯，在这个被称为上流社会的卑鄙下流的假面舞会上，在这许多假面人中间彼此相遇相认的灵魂。正如肩负某种使命离开天国，偶然在人间相会的天使们互相交谈一样。

诚然，这种庄重自然的态度和老朋友之间的率直有某种共通之处，但是作为一种缓和的东西，仿佛每句话都在说："请原谅我一会儿，等您愿意重新戴上假面具的时候，我们立即恢复互不相干的关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用怕我，明天我不会硬说认识您的，您放心地快活一会吧。"

这一类谈话往往使女人们稍稍感到恐慌，但是具体而言，她们又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来中止它。因为，有幸和她们说话而满面春风的男人仿佛每时每刻都在说："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理会庸人才有的想法，大概您和我都认为……"

但是，在他出色的长篇大论中，应该看到吕西安完全缺乏经验。与他天才的努力毫无关系，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和他的野心十分一致，他的态度仿佛说出了他的全部思想，因此，他的机灵虽然有一种不大光彩的原因，表现的方式却是无懈可击的。这是一个天真的人给人的幻象。吕西安本能地憎恨粗俗低级的东西，这种感情象铜墙铁壁一样阻挡他取得经验。一遇到他觉得过于丑恶的事物，他便转过脸不屑一顾，结果到了二十三岁，他依然是那么幼稚。一个出身名门的巴黎少年到了十六岁，即中学毕业的这一年，都会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事。他表现得这么精明能干纯粹出于偶然。可以肯定，他在掌握一个女人的心和哗众取宠方面决不是一个行家。

他说话的态度非常奇特迷人，非常危险，然而对德·白朗塞先生来说，他听着只觉得刺耳，而且几乎莫名其妙，尽管如

此，他还是一心想加入他们的谈话。吕西安毫不客气地吸引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全部注意力。她心里虽然惊慌，却不能不高度赞扬吕西安的许多想法，有几次答话的时候还几乎用了和他一样的口吻。但是，她津津有味地听着听着，终于大吃一惊了。

为了替自己略带赞同的微笑辩解，她心想："他说的全是舞会上的事，一点不涉及他自己。"事实上，吕西安大胆地和她谈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本身就是在谈论他自己，并且在象德·夏斯特莱夫人这种年纪、尤其习惯于谨慎克制的妇女心中获取了非同小可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与众不同的，是独一无二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目睹吕西安的变化，起初感到既惊讶又有趣，但是她很快收敛了笑容，现在轮到她害怕了。"他竟敢用这种方式和我说话，我却一点不觉得刺耳！我却一点没有受侮辱的感觉！天哪！我愚蠢地以为他是一个单纯善良的青年……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在和一个手段高明，外表可爱，城府极深的人，一个可以在小说中找到的人打交道。正因为他们不懂得爱，所以他们更善于讨好人。在我面前的这位娄凡先生又得意又快活，显然在忙着对我扮演一个风流小生的角色。但是，他感到得意，无非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说会道…… 显然他早已打算好了，在开始的一小时里，表现出神魂颠倒，甚至傻里傻气的样子。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和这个危险的人物、高明的滑稽演员一刀两断的。"

她想得很好，她的决心也很美妙，然而她的心上已经挂着她了；她已经爱上他了。我们可以认为，她对吕西安的敬重爱慕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突然，德·夏斯特莱夫人有一种后悔莫及的感觉，她怎么可以远远离开所有的女宾，只顾坐

在椅子上和吕西安没完没了地说话呢，而且身旁只有德·白朗塞先生，这个担当老使女角色的人很可能对他们的谈话根本一窍不通。她想摆脱困境，正好吕西安邀请她跳土风舞，便欣然同意了。

跳完土风舞，接着是跳华尔兹舞。这时，德·奥干古尔夫人把德·夏斯特莱夫人叫到身边。这里空气比较流通，可以稍稍避开舞厅里渐渐上升的热浪。

吕西安本来就和德·奥干古尔夫人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没有离开两位夫人。这时，德·夏斯特莱夫人终于明白过来了，吕西安在当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她心里想："大家是对的，撇开他这身漂亮合体的军装不说，他本身就是使周围的人欢乐的泉源。"

客人们纷纷准备去隔壁的帐篷，夜宵已经准备好了。吕西安经过一番谋划，恰好使自己处于可以伸手让德·夏斯特莱夫人靠着行走的地位。德·夏斯特莱夫人仿佛觉得，自己的心境与舞会开始时相比已经相隔了几天似的。在舞会的最初一小时后，烦恼曾经压抑得她几乎说不出话来，现在她已经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时间已是午夜；夜宵安排在一间美丽的大厅里，四周是高达十三四尺的千金榆绿篱。为了预防万一，不让夜露影响夜宵的进行，绿色的墙上支着红白宽条相间的篷布。生日主人逃亡在外，这是她的家族的旗帜。透过千金榆绿篱的枝叶，可以看见皎洁的月光下广阔静谧的大自然。一些新的感情正悄悄地支配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色恰好与它们十分和谐，有力地排斥了理智的障碍。吕西安已经入席，他没有坐紧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位置（这位新相识还有许多老朋

友，所以应该讲究一点分寸，他不敢希冀一个友好的眼色告诉他必须这么做），但是他坐的地方可以清楚地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容貌。

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表面上和坐在旁边的几位贵妇人交谈，以此来传达他的真实心情。为了这个缘故，他必须说很多话，而且，他没有说什么太离谱的话，便如愿以偿了。他很快成了谈话的中心。仅仅一会儿功夫，他既逗乐了坐在德·夏斯特莱夫人身旁的贵妇人，同时又大胆地讲了一些亲切温柔的事。他原来未料及这么快就可以进行这种尝试。吕西安确信，德·夏斯特莱夫人很可能会假装听不懂这些转弯抹角的话。但是，坐在贵妇们身旁的男人们还来不及以十分认真的嫉妒心情来看他的成功，就已经被吕西安逗乐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交谈着，从德·夏斯特莱夫人坐的地方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席上的其他客人静静地听着，分享使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邻座们如此快活的谈话。德·夏斯特莱夫人精神专注，既留意别人说话，偶而也笑一笑，同时十分严肃地思考着，和整个晚会的轻松调子形成了奇怪的对照。

“他就是我原来以为没有思想的害羞的人吗？多么可怕的东西！”也许，这是吕西安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那么风趣，那么有风采。将近吃完夜宵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取得了意外的成功。他非常高兴，极其兴奋，然而仿佛出现了奇迹一般，他的谈吐却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而且是在这里，在这些不可一世的洛林人中间，面对着三四种残酷无情的偏见：亨利五世、贵族、欺诈和愚蠢，以及人类对社会低层犯下的罪行等等。相比之下，我们在巴黎所见的偏见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作为圣日耳曼区居民的信条的依据，谁违犯这些真理必然会受到惩罚，吕

西安在谈笑之中，丝毫没有触及它们的一根毫毛。

这是因为他高尚的灵魂无限同情周围这些可怜的青年人的不幸处境。为了忠诚于政治信念和至死不渝的情感，他们在四年前放弃了一小部分虽说不一定必不可少，却是有用的收入。他们还失去了更加重要的东西：世界上唯一可以使他们摆脱无聊，同时使他们觉得不失身份的职业。

女宾们断定吕西安是个“十分正派”的人。在舞厅里专门为最高层贵族人士保留的地方，德·高迈西夫人作出了这个决定性的结论。因为，刚好有七八个贵妇人聚集在一起。她们蔑视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又蔑视城里的其他人，这种情形有点象拿破仑的皇家卫队，万一发生暴动，它能使一八一〇年的军队闻风丧胆，而后者又使整个欧洲心惊胆战。

听到德·高迈西夫人如此坚决的评价，南锡的金色青年①几乎跳起来了。这些先生善于装作风雅，坐在咖啡馆里面正对门口的地方．他们平常在舞会上言语不多，只知道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跳舞。他们看见吕西安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地说话，而且吸引了不少听众，于是啧有烦言了。他们说他吵吵嚷嚷，十分讨厌。他们还说，叽哩喳啦的殷勤在巴黎的市民中间，在圣奥诺雷路的店堂后面也许吃得开，但是在南锡的上流社会别想得逞。

尽管他们这么说，吕西安生动有趣的说话却大受欢迎，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回答。他们只好在私下里叨咕，神色之中有一种凄凉的满足：“不管怎么样，他终究只是一个天晓得哪里出生的平民，身份再高贵，不过挂着两块少尉衔肩章而已。”

---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青年。

洛林省的退役军官们说的这句话，概括了使十九世纪黯然失色的大争论。这是等级观念对个人才华发泄的愤怒。

但是，没有一个贵妇人想到这些可悲的看法。这时，压在外省男子汉心上的可悲的文明精神完全失去了对这些想法的控制。大家最后喝香槟酒，兴高采烈地结束了夜宵。香槟酒使所有的人变得更加兴奋和不拘小节。说到我们的主人公，他佯装微醉，大胆地向远处的心上人说了许多温情脉脉的话，更是异常高兴。成功的喜悦使他如此陶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

返回舞厅以后，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德·白朗塞先生跳了几圈华尔兹舞，接着，按照德国的习惯，吕西安接替了德·白朗塞先生。他一边跳舞，——动作灵巧而自然，这是偶然性和热情相结合的产物，——一边以十分恭敬的语气继续刚才的谈话，不过从很多方面看，就象在老朋友之间一样。

舞厅里跳起了高替洋舞，恰好德·夏斯特莱夫人和他都不想上场，他终于有机会笑容满面地对她说，而且在语气上前后没有太大的不协调："为了接近您这双美丽的眼睛，我买了一本弥撒经书，我决斗了，我和德·普瓦利埃先生交上了朋友。"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时非常苍白的脸、惊异的目光表现出了十分迷惑、近乎恐惧的内心。听到德·普瓦利埃这个名字，她好象连话都说不清楚一样，低声地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人！"

吕西安一听，高兴得几乎发狂了！她对他在南锡的所作所为的动机并不生气。他似乎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敢不敢相信呢？

突然出现了两三秒钟寂静的场面：吕西安紧紧地盯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眼睛，接着他大胆地回答说：

“我倒觉得他很值得钦佩。如果没有他，我就来不了这里……　此外，我有一个很不愉快的疑问。”吕西安冒冒失失地补充了一句。

“什么疑问？是什么事？”德·夏斯特莱夫人问道。

她立即感到，如此直接如此急躁的问话出自她的口中，这是非常不得体的事，但是，她不经思考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她顿时变得满脸通红。吕西安看到她的脸倏地红到了脖子，一时也慌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吕西安无法回答。“她会怎么看我呢？”他想。他脸上的表情霎那间也变了，他的脸色煞白，好象突然染上了一场大病。德·布尚·德·西西里先生被遗忘了好几个钟头，现在又一下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表情暴露出了这种回忆勾起的无穷痛苦。

怎么！他得到的只是一般的爱么？只是对军装的爱，不管穿军装的是谁么？他渴望了解真情，但是无法找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如此得罪人的想法，这种情形使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他想：“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永远毁掉我。”

这突如其来的激动似乎使他呆住了，同时也传染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看到吕西安十分开朗和朝气蓬勃的脸上突然蒙上了难言的痛苦，而且这痛苦大概与她有关，她的脸也煞地白了，她的容貌似乎憔悴了；她的眼睛原来那么光彩夺目，似乎也变得灰暗起来，而且好象完全失去了视力一样。

他们又互相说了两三句无关紧要的话。

“到底是什么事？”德·夏斯特莱夫人问。

“不知道。”吕西安木然地回答说。

“可是，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不，夫人……因为我尊敬您……”

读者相不相信，德·夏斯特莱夫人愈来愈激动，竟然无法自持，又冒失地问了一句：

“您怀疑的事和我有关系吗？”

“如果不是与您有关，我会留心它一分一秒吗？”吕西安接住说，流露出最强烈的内心苦痛。“如果不是仅仅与您有关，我会去留心它吗？如果不是想您，我会想谁呢？自从我到南锡以后，这个疑问不是每天几十次刺痛着我的心吗？”

德·夏斯特莱夫人发现自己的名誉受到猜疑，引起了她极大的关心。她甚至没有想到要掩饰自己对吕西安说话的态度是多么惊讶。这个青年人是那么激动，恳切的言词是如此坦白，使她死一般苍白的双颊一下子红到了不谨慎的地步。她的眼睛也红了。但是，在这个装得一本正经，似乎和虚伪结下不解之缘的时代，我可以大胆地说，德·夏斯特莱夫人脸红的原因，不是因为害怕跳高替洋舞的人们不断地变换花样从他们面前经过，会对她的举动引起种种猜测，而主要是因为她感到高兴。

她可以选择，或者响应他的爱，或者置之不理。但是，他是多么真诚啊！他是多么衷心地爱她啊！“也许，甚至非常可能，他的热情只是昙花一现；但他是那么诚实！他完全不装腔作势！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爱情；这大概就是爱的甜蜜。然而，他怀疑我，甚至到了放弃爱情的地步！是不是说明他怀疑的事是很可耻的呢？”

德·夏斯特莱夫人用扇子托住头，百思不得其解。她的视线不时地转向吕西安。吕西安面对她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苍白得如死人一般。他的目光是那么莽撞，令她想起来都感到寒心。

第十八章

一个令人不安，不知是否确实的问题更加搅得她心神不宁。“晚会开始的时候他默默无语，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思想，不象我当初想的那么简单。也许是怀疑我的缘故吧！这可怕的怀疑影响了他对我的看法……怀疑什么呢？对我的诬蔑一定非常恶毒，否则怎么会在这个年轻善良的人身上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德·夏斯特莱夫人看上去毫无表情，心里却乱作一团，结果在欠缺考虑的情况下，加上不知不觉地受到夜宵席上轻松的谈话气氛的影响，把一个奇怪的问题传到了吕西安的耳朵里：

“怎么！晚会开始的时候，您是专门找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应付我！这是过分礼貌的客套呢，抑或是因为互相不太了解，自然而然的谨慎呢（说到这里，她不由自主地降低了声调）？或者，是因为您怀疑我的缘故吗？”说到最后这几个字，她骤然提高了声音，虽然是克制的，但是非常突出。

“这是极端胆怯的结果：我缺乏生活经验，我从来没有恋爱过。从近处看到您的眼睛使我心里害怕，至今为止，我只是从远处见过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里充满了真情实意，亲切而且温柔，爱慕之情溢于言表。德·夏斯特莱夫人还来不及考虑，她深邃真率的眼神就已经作了回答：“我和您爱得一样深。”

她仿佛从精神恍惚中突然清醒过来了。半秒钟以后，她赶紧转过脸，但是，吕西安的视线正好碰上了她的决定性的目光。

他的脸刷地红到了可笑的程度。吕西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是这么幸福。在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方面，她也觉得双颊火辣辣地发烧。"天哪！我的名誉全完啦！所有的人一定都在注视这个陌生人，可是我只顾不停地和他说话，而且显得那么津津有味。"

她把正在跳高蒂洋舞的德·白朗塞先生叫了过来。

"陪我到花园里去吧；我有好几分钟热得喘不过气来了……喝了半杯香槟，我真的以为是醉了。"

但是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来说，可怕的是德·白朗塞先生不但不关心她，相反一边听她说谎一边只是冷笑。他看到她和吕西安亲亲热热，欢欢喜喜地交谈那么长的时间，嫉妒得简直要发疯了，另外他早先在军队里就听人说过，漂亮的太太们说身体不舒服，这是不可信的。

他向德·夏斯特莱夫人伸出手，挽着她走出了舞厅。这时，另一个非常清楚的想法占据了他的注意力。德·夏斯特莱夫人靠着他的手臂，身子显得异乎寻常的瘫软。

"可爱的表妹是不是在暗示我，她要以同样的方式报答我，起码说明她多少对我有点情意吧？"德·白朗塞先生暗自想道。他把整个晚会上发生过的事仔细地回顾了一遍，但是找不到任何迹象预示这么称心如意的转变。是这种变化太突然呢，还是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向有意瞒着他呢？他陪她来到花坛的另一侧。这里有一张大理石桌子，桌子后面是一张带靠背和踏脚的长椅。德·夏斯特莱夫人似乎已经动弹不得，他费了好大劲才扶她坐在椅子上。

德·白朗塞先生全不理会眼前发生的事，只顾不着边际地胡扯，德·夏斯特莱夫人痛苦极了。“我的行为太可怕了！”她想，“我在所有的贵妇人面前早已名誉扫地，现在我为她们最恶毒最令人丢脸的种种评语提供了根据。我好象旁若无人似的，连自己也说不清有多久了，仿佛既没有人看着我，也没有人在留心娄凡先生。这班人是从来不放过我的……娄凡先生呢？”

她在心里说出这个名字，浑身打了个寒噤："我在娄凡先生的心目中也名誉扫地了！”

这是她真正的苦恼所在，别的苦恼顷刻间全被忘掉了。刚才发生的事令她浮想连翩，但是没有一种想法能减轻她的这种痛苦。

不久，另一个疑问横添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不幸。“娄凡先生这么自信，大概是因为他知道，我常常连续几个钟头躲在百叶窗后面，等待他从马路上经过吧。”

请读者不要觉得德·夏斯特莱夫人太可笑。一颗爱心可能导致的错误行为，她是没有经验的。她从未体验过类似这个严峻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她搜索枯肠也找不到救兵。她没有任何实际的经验。如果有人把她介绍给某位高贵的亲王夫人，她会感到羞怯，面对图谋推翻波旁王朝的雅各宾派，她会感到气愤，但是她内心的平衡从未被其它感情打乱过。这些理论上的假设对她来说只是一种想法，而且只能一时搅乱她的心境。撇开它们不谈，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个严肃而温柔的人，这种个性在这时更加增添了她的痛苦。不幸的是，由于她的谨慎，她对日常小事历来无动于衷。她因此一直生活在貌似安全的环境里；因为，一个人不幸养成超脱的性格，不屑为大部分人忙碌的琐碎小事操心，一旦遇到使他动心的事情，他只会比别人

更加沉湎其中。

德·夏斯特莱夫人天生具有灵活、敏锐、深刻的头脑，但是她根本没有这么想过。波旁王朝遭到了不幸，她一心一意想着有什么办法为它效劳。她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波旁王朝的。在她的心目中，深究波旁王朝到底给了她什么好处，这也是大逆不道的可耻行为。

她觉得自己毫无才能，不止一次地责备自己在政治上，甚或在最细小的事情上判断失误。她没有看到，她所以出错完全是由于听信别人的结果；如果事无巨细，她都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去做，后悔的情形就会很少出现。倘若某个哲人看到她如花似月的容貌，又想知道她的内心世界，他会发现一颗异乎寻常的赤诚的心，以及同样深恶痛绝虚假和伪善的禀性。自从波旁家族在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以后，她只有一种情感：无限崇敬这个卓越超群的家族。她经常不断地想起自己为之献身的人。由于她天生一颗崇高的心，在她看来小事毕竟是小事，也就是说，不值得为它们分散生来成就大事业的人的注意力。她的天性如此，所以历来对琐碎小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因为任何次要的东西都不能触动她，她的心情永远是愉快的。她父亲说这是孩子气。这位父亲，德·篷勒韦先生终日忧心忡忡，害怕又来一次新的九三年，成天打算着女儿的财产，这是他对付迟早要发生的灾难的一根避雷针。她女儿非常富有，很少考虑钱的问题.她的轻率冒失经常惹老头儿发脾气。漫不经心的态度，确切说是她的处世哲学，使她不象父亲遇到小小的不顺利就草木皆兵。可以说，德·篷勒韦先生害怕九三年更甚于热爱波旁王朝。为了替他壮胆必须时时佯装笑脸，德·夏斯特莱夫人感到这是一种耻辱。

她父亲的一贯方针是慢慢疏远她和知心朋友德·贡斯当坦夫人的关系，并且安插一个人时刻跟在她的左右，他选中的人便是那位勇敢的军官，虽然心地善良，却使德·夏斯特莱夫人感到讨厌的表兄德·白朗塞先生。德·篷勒韦先生胸有成竹，知道她决不会让讨厌的白朗塞做自己的丈夫，而疑神疑鬼的德·篷勒韦先生最害怕的事，正是看到女儿改嫁。他对女儿的态度完全是以这种恐惧心理为基础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话的时候，很自然地给人一种迷人的亲切感。她的思想明确，闪烁着光芒，对听她说话的人尤其显得殷勤。即便是最自私最有惰性的人，即便是最倾向于共和制的"思想家"，只要让她在沙龙里遇见两三次，就可以说服他们改变初衷，成为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就算不能如此，起码也可以缓和他们对波旁王朝的仇恨。出于对波旁王朝的热爱和天生的慷慨，她在南锡保持着很大的排场。尽管德·篷勒韦先生再三要求，凡是德·夏斯特莱先生生前雇下的仆人，她一个也不辞退。每逢星期二，她家里就布置得富丽堂皇，那种气派只有在巴黎的名门大户才能见到，在外省简直如奇迹一般。星期六是她会客的日子，她的客厅里聚集了南锡城以及方圆三法里以内最上层最有钱的贵族。所有这些情形自然会引起其他贵妇人的眼红，但是她待人和气，而且她的对手们知道得清清楚楚，如果她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她一定会去乡间和她的朋友德·贡斯当坦夫人住在一起，因此，这些豪华的排场既不构成她的幸福，也没有招来太多的妒忌。这在外省是罕见的例外。

只有一小撮共和派青年真正仇恨德·夏斯特莱夫人，因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和她说话。

出席丢伊勒里宫的沙龙聚会，向国王和王妃们致敬行礼，

讨好宫廷贵妇，对这些事德·夏斯特莱夫人都能应付裕如，不但得体，甚至还相当出色。但是撇开这些基础的东西不说，她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只要心里一激动，她就懵头转向了，在极端的情形下，她唯一谨慎的措施是一言不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上帝保佑，要是根本不和娄凡先生说话就好了。"她今天这么说。在圣心院的时候，有一位不管她多么淘气总是迁就她，令她时刻不忘的修女。这位修女每次启发她做她份内的事，总是淡淡的一句话："看在我的份上，把这件事做一做。"因为对一个女孩子说"做某某事吧，因为这是应该做的"，是离经叛道、导致新教思想的轻率行为。不管什么事，我们都可以说"看在我的份上，把它做一做吧"，不至于引起对方思考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德·夏斯特莱夫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是一激动便无章可循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大理石桌旁的长椅上坐下来 心里极其痛苦。怎么能在娄凡面前如此缺乏自制呢？她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躲避这个可怕的责备。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永远隐居到修道院去。

"他将从我终生隐居的愿望中，清楚地看到我不打算侵犯他的自由。"

实现这个意愿的唯一障碍是人们将议论纷纷，讨论她这么做的理由，猜测她不可告人的动机……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见不到他们了……是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在为我操心，而且不怀好意，这种情形会逼疯我的。我受不了这么出风头的事……唉！"她又平添许多痛苦，叹了一口气。"这样做不是使娄凡先生更加相信，我是个不知害臊，不

懂得严守神圣的妇道的女人吗？说不定他本来就确信无疑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心烦意乱，加上她不习惯冷静地考虑自己的行动，所以这时候把这件造成她痛苦和羞愧的事的细节全忘了。其实，她每次总是先打发女仆出去，锁上门以后才坐在百叶窗前的绣花绷架旁的。

“我在娄凡先生心目中名誉扫地了。”她在德·白朗塞先生陪伴下，手扶着大理石桌子，几乎象抽搐一样反复默念着这句话。“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竟然在这个青年人面前忘记了女人应有的神圣和……的克制，没有这一条，象我这样的女人就休想得到别人尊敬，甚至连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只要娄凡先生稍微自负一点儿（这在他这个年纪是很自然的，从他在我窗下经过时的举动中也看得出来），我犯的错误就永远无法弥补了。由于一时疏忽，我摧毁了他心目中的一个纯洁的形象。唉！我有可以原谅的地方，这是我的感情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分冲动。但是这种理由能说出口吗？甚至能够想象吗？是的，我连什么叫羞耻心都忘了！”

她勇敢地想到了这个可怕的字眼。与此同时，她满眶的泪水立即消失了。

“亲爱的表哥，”她对德·白朗塞子爵说，镇定之中还略带抽搐（但是他根本看不到这种细微的感情，他只关心她对他是不是更加亲热），“完全是一时的歇斯底里发作。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别让舞会上的任何人发现我。去找一杯水给我。”她远远地加了一句，“最好是加冰的。”

表演这出小戏所化的精神略微减轻了她内心的极度痛苦，她慌张的目光远远地跟着子爵。但是，等他走远完全听不到她的声音时，剧烈的绝望心情又重新攫住了她，她忍不住哭了，

抽抽噎噎地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是人们在遇到很大的不幸，尤其是感到羞愧的时候流下的滚烫的眼泪。

“从今以后，我在娄凡先生的思想中名誉扫地了。我的眼神已经告诉他：‘我疯狂地爱您。’我让一个轻浮冒失，自命不凡，喜欢自吹的青年人知道了这个严酷的事实，而且是在他和我说话的第一天，我就道出了真情。我竟然糊里糊涂地向他提了那些问题。就算认识了半年，交往已经相当深，也难说这么做是合适的。天哪！我的脑筋到哪里去啦？”

“‘晚会开始的时候您默默无言’，这等于承认我当时度日如年，焦急地希望听到您说话。‘是因为怕难为情吗？’难为情，天哪！（她哭得差点喘不过气来。）‘是因为怕难为情吗？’”她反复说着这句话，目光慌张，一边摇着头，“‘是因为怕难为情，还是因为您怀疑我呢？’常言说女人一辈子只疯狂一次，显然，我命中注定的日子到了。”

怀疑：她突然发现了这个词的意思。

“在我非常不正派地去巴结他之前，他已经在怀疑我了。而我呢，我要低三下四地去说明他不应该怀疑我吗？要去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解释吗？天哪！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他相信一切，难道不就是我自己恶劣的行为吗？”

第十九章

不幸得很，外省的礼仪往往使人流连忘返，正是由于这种礼仪，不少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谈不上有多少交情的妇人纷纷离开舞会，朝着大理石桌子蜂拥而去。许多人手里拿着蜡烛。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叫喊着自己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情谊，或者希望帮助她的迫切心情。德·白朗塞先生到底不够强硬，终于守不住千金榆绿篱的门，让她们挤了出来。

气恼过度加上烦人的喧闹声，几乎使德·夏斯特莱夫人真的歇斯底里发作了。

"这个女人因为有钱和冷酷，所以特别骄傲，这下子病倒了，看她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她的老朋友们暗自想道。

"如果我动一动，就会犯可怕的错误。"德·夏斯特莱夫人听到她们走近的声音，立即警告自己说。她决定闭上眼睛，不理睬她们。

德·夏斯特莱夫人找不到任何理由原谅那些所谓的错误，正经历着动荡的人生道路上所能遇到的最大痛苦。如果说多情的灵魂有毅力忍受任何痛苦，也许是因为它时时必须采取行动，不能集中心思体察自己的不幸。

娄凡很想跟在多嘴多舌的贵妇人们后面到花园里去。他走了几步，立即感到这种赤裸裸的利己行为十分可恶，为了断绝任何诱惑，他步履缓慢，终于离开了舞会。他惋惜自己放弃了

舞会的最后一部分。娄凡觉得不可理解，甚至在心底里感到不安；他远远没有意识到自己取得了多大胜利。仿佛出于一种本能的强烈需要，他冷静而理智地回顾并权衡了刚才迅速发生的事。他需要思考，需要知道应该得出的结论。

这颗还非常幼稚的心受宠若惊，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引起别人的极大关注，仿佛他支配着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他感觉不出任何特别的东西。在整场战斗中，他没有时间多加考虑，唯恐错失行动的机会。现在，他大体上明白了，刚才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事情。他隐约看到了幸福的苗头，但是还不敢放任自己想入非非，相反，在细细反省以后，他突然发现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行动将把他和德·夏斯特莱夫人永远分开，不禁浑身战栗起来。他曾经因为爱上她而悔恨万分，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德·普瓦利埃先生不愧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不但大事清楚，小事也不糊涂，他怕参加舞会的人中间有某个年轻医生捷足先登，独揽德·夏斯特莱夫人发生的意外，便立即穿过绿篱，出现在大理石桌子旁了。这张桌子挡住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好朋友们，多少使她免受了热情过份的侵扰。她闭着眼，双手托着脑袋，既不动也不出声，四周是二十来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聚拢在一起的蜡烛。十三四个妇人把德·夏斯特莱夫人围在中央，七嘴八舌地大谈她们对她的友情，以及治疗晕厥的妙方良药。

德·普瓦利埃先生关心的事和其他人并无二致，他说，事实也确实如此，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时特别需要安静。

“夫人们，请大家回去跳舞，除了医生和子爵先生，请其他人都走吧。我们立即送她回公馆。”

可怜的病人听医生这么劝说大家，心里十分感激。

“这件事由我包办了。”德·白朗塞先生大声说道，他难得有机会在体力上大显身手，所以特别得意。他一溜烟地走了，不到五分钟便到了在城区另一头的篷勒韦公馆。他叫人，或者不如说亲自套好了马车，稍后，人们便听见他驾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马车疾驶而来。他从未干过这么愉快的差使。

德·白朗塞先生伸手让德·夏斯特莱夫人挽着上车，德·夏斯特莱夫人感激极了。此时此刻，让她孑然一身，离开这群冷酷无情，令人想起来就痛苦倍增的人，让她静心地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幸福。

她是个心地纯朴，对人生对自己都缺乏经验的人。她在修道院里度过了十个年头，在宫廷里度过了十六个月，十七岁结婚，二十岁当寡妇，对南锡的一切都看不顺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娄凡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毫无了解。上面介绍的三言两语以及驿站站长布沙尔先生所说的坏话，构成了他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的全部认识。

他曾经为自己的爱情悔恨万分，常常拒绝做强烈的感情要求他做的事。另外有一些时候，他自以为从她的眼神里察觉出她的爱情，但是他不敢冒险地提出直截了当的问题。

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回到家，侍女便不停地问这次意外事情的前后经过，靠着坚强的毅力，她立即把侍女打发出去了。她终于独自一个人了。她哭了好久。她辛酸地想起了好朋友，最后被父亲巧妙有礼地疏远的德·贡斯当坦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通过邮局给她寄去了一封信，信里只敢泛泛地写了一些问候话：她有理由相信她的信全得经过父亲的手。南锡邮政局的女局长是个思想端正的人，而在洛林、阿尔萨斯和法朗士、

贡德三省以查理十世的名义建立的特别机构里，头号人物就是德·篷勒韦先生。

“因此，我只有孤苦伶仃一个人，只身单影面对着耻辱。”德·夏斯特莱夫人想。

房间里一片寂静，一片漆黑，从打开的窗户可以远远望见东方两法里外茂密的比莱尔维勒树林。纯净黑暗的天空里稀疏地布着闪烁的星星。她在痛苦一场以后神经慢慢平静下来，鼓起勇气叫来侍女，吩咐她可以睡了。到这时为止，只要有人在她身边，仿佛都会无情地使她倍增羞愧和痛苦。听到女仆上楼的声音，她终于比较大胆地，把在这个倒霉的晚上所犯的全部错误省察了一番。

起先，她极端不安和惭愧。她仿佛觉得，不管朝哪里看，到处都是蔑视自己的理由和无穷的耻辱。娄凡竟当面说怀疑她，尤其使她震惊：一个男人，一个青年，竟敢对她如此放肆！娄凡看来是个很有教养的人，肯定是自己过份纵容他了。她怎么纵容他了呢？在晚会开始的时候，她曾经觉得这个青年人很可爱，为他非常缺乏头脑的表现一度产生过怜悯和失望的想法。除此以外，她什么都记不得了。“我以为他象德·白朗塞先生一样，只会骑马罢了！”

但是，他所说的怀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她最表面的伤心之处。她哭了很久。眼泪是她给自己开的仿佛可以恢复名誉的处方。

“但是，他愿意怀疑就让他怀疑个够吧，”她忿忿不平地自言自语说，“大概是有人在他面前中伤我。如果他信以为真，那是他活该；说明他缺乏头脑和辨别力，如此而已！我是清白无辜的。”

她出自内心地感到自豪。她渐渐地不再猜想别人到底怀疑什么了。与此同时，现实的错误似乎加剧了对她的压迫，她觉得自己犯的错误简直不可胜数。于是她又哭了。最后，在经历了剧烈的痛楚以后，她变得十分虚弱，悲伤得几乎支持不住了，她似乎觉得有两件事特别要责备自己：第一，她在一群庸俗低下，自己打心底里鄙视的人面前暴露了内心的秘密。她畏惧和鄙视这班心狠手毒的人，回想起其中的种种理由，她加倍地感到了自己的不幸。这些老爷拜倒在金钱面前，在国王和大臣面前摇尾乞怜，他们对不以爱金钱为原则的错误是多么无情啊！第二，她在南锡的上流社会面前败坏了名誉，回想起自己对他们鄙夷不屑的态度，——恕我大胆地说一句，——她心如刀割，好象被烧红的烙铁灼了一下。她仿佛看到了跳着高替洋舞的女人们向她投来的鄙夷目光。

经过这一番有点儿纵情的折磨，德·夏斯特莱夫人更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而且好象霎那间把她的勇气完全熄灭了。她责备自己当着娄凡的面，违背了女性应有的慎重处世的原则，一个轻浮女人是不可能受一个值得尊敬的男人的尊敬的。面对这条主要的罪状，她的痛苦反而得到了暂时的平息。最后，她泣不成声地自言自语说：

"就算他不鄙视我，我也得鄙视他。"沉默片刻以后，仿佛压抑不住对自己的愤怒，她接着又说，"什么！一个男人竟敢对我说，他怀疑我的品行，我不仅没有背过脸不睬他，相反还求他解释清楚！失了身份还不够，我又当众出丑，让在场的卑鄙小人猜到了我的心思。我偶而认真地想到这些人。一想到他们，总有好几天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最后，由于我唐突的目光，娄凡先生肯定把我归进了那类一见到喜欢的男人就拼命讨好的

女人。因为，他正值这个年纪，怎么可能不自以为是呢？他不是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他是对的吗？”

于是，她的精神很快便抛弃了思想娄凡这件乐事，回到了这几个可怕的字上面：一见到男人就拼命讨好。

“娄凡先生是对的。”她突然横下心想道，“我自己都清楚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在这次倒霉的晚会以前，我还没有爱上他；即使想到他也很有分寸，无非是在由于世事变迁而萍水相逢的先生们中间，觉得有一位比较与众不同的青年人罢了。他和我说过几次话，我觉得他非常害羞。愚蠢的自负心理驱使我想和他开开玩笑，我把他当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只是希望看看他怎么说话。可是突然之间，我却一味地想着他了。显然是因为我觉得他长得英俊的缘故。即便是最堕落的女人，还能做出比这更糟的事吗？”

这一次的痛苦比前几次更剧烈。晨曦开始染白浓密的布莱尔维勒树林的天空，德·夏斯特莱夫人终于又累又困，暂时中断了悔恨和痛苦。

同一天晚上，娄凡也在不断地想她，心里怀着在某种意义上说非常愉快的爱慕的感情。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心目中，这是一个十足唐璜式的可怕人物，但是如果她能够洞察娄凡内心是何等懦弱，这该是多大的安慰啊！吕西安毫无把握，不知如何判断在这次决定性的晚会上发生的事情。一想到“决定性”这三个字，他的心就上下扑腾。他相信，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终有一天会爱上他的。

“但是，老天哪！我就没有别的长处，值得这位天使一般的人儿破例爱上一个不是中校的人吗？天哪！庸俗的品行凿凿有据，可是外表又显得那么高贵，这两者怎么统一在一起的呢？

我很清楚，老天爷没有给我看透女人心事的本领。德凡尔瓦说得对：我一辈子都是个傻瓜，不但对周围发生的事莫名其妙，而且对自己的心更加莫名其妙。这颗心本应该欣喜若狂，然而它却在发愁！啊！为什么不去找她呢？我可以向她请教嘛；她的眼神似乎在说，她有一颗能够理解我的创痛的心，一般人只会觉得我太荒唐可笑。什么！买奖券赢了十万法郎，现在又在为没有赢到一百万苦恼了！在这座我偶而经过的城市里，我为一位美人操心过分了。多么虚弱啊，我想打败她，结果被她打败了，于是我又想讨好她，活象在巴黎充斥妇人沙龙的懦弱平庸的小人。不过，我不幸爱上的这个女人——但愿是暂时地爱上她——似乎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关心，起码她那娇滴滴的模样就让人看了心醉：她逢场作戏，仿佛猜到了我的弱点，知道我爱她的感情是严肃的。我的福气已经不小，但是我有福不享，却陷进了伪装高尚的泥潭。我自寻烦恼，在我之前，这个宫廷女人的心早就另有所爱了。唉！天哪！我有足够的本事吸引贞洁无瑕的女人吗？每当我想和一个与轻薄女子稍有不同的人打交道，哪一次不落个最可笑的下场？厄内斯特虽说有点迂腐，到底还是个好人，他不是跟我解释过，说我太缺乏冷静的头脑吗？人家一见我这副唱诗班童子的脸，就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了……我不利用小小的成功乘胜前进，却象糊涂虫一样沾沾自喜，自我陶醉。握握手就可以飘飘然，仿佛到了心驰神往的卡普亚城。由于她具有决定意义的好感带来的无限欢乐，我心醉神迷不思进取了。总之，我毫无指挥这场战争的才能，可是我还不满足！畜生！如果你还讨人喜欢，这只是偶然，完全是偶然……”

他在房间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爱她。”他毫不隐讳地自言自语说道，“起码，我希望

让她喜欢我。我想她是爱我的。如果不是她对有中校官阶的人，甚至对所有有官阶的人充满好感，我有足够的本事在一个专事挑剔的女人面前获得成功吗？我能够使她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吗？”

他反复地这么想着，虽然这可以证明我们的主人公内在的谦逊品质，但是他的心情并不因此稍见轻松。他在感情上需要看到一个洁白无瑕的德•夏斯特莱夫人。他希望她是完美的，她应该是崇高的，但是理智告诉他，她并不是这么一个人。他对自己感到愤怒，不禁大声喊道：

“我有本事成功地追求一位有教养的女人吗？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种事吗？相反，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是一个疯子的真实写照。显然，在引诱她的计划中，我首先希望她不爱我。什么！我希望她爱我，却因为好象她选中我而发愁！一个人已经当了傻瓜，起码不能再当懦夫了。”

天亮的时候，他抱着这个美妙的想法睡着了，心里还有一个初具轮廓的打算，请求马莱上校派他去离南锡二十法里的N城。骑兵团在那里驻有一个小分队，负责监视当地参加共济会的工人。

几乎同时，德·夏斯特莱夫人也疲乏不堪了。一个情不自禁地想着吕西安，一个辗转反侧，反复地从各个角度考虑着德•夏斯特莱夫人。如果她在这时能够看到他脸上那种鄙夷不屑的表情，她的痛苦不知会增加多少倍呢！

第二十章

吕西安怎么想都好，他对自己的行动已经失去了控制。第二天清早，他穿戴整齐以后去见马莱上校，途中远远望见了从德·夏斯特莱夫人窗前经过的马路。他终于无法抗拒从窗下走过去的欲望，因为如果上校批准他的请求，他将再也见不到这些窗子了。他一走上这条马路就心跳得慌，几乎喘不过气来：或许会遇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吧，仅仅这种可能性就使他激动。可以说，他很高兴看到她不在窗前。

“批准我离开南锡以后，万一我又同样发疯似地想回来，那时候怎么办呢？”他暗自想道，“从昨天起，我一直控制不住自己，往往是一些突如其来的，一分钟前还根本预见不到的想法支配着我的行动。”

这不愧是一个高等综合技术学校学生的想法，接着，吕西安骑上马，在两个钟头里跑了五六法里。他在逃避自己；他在精神上有一种干渴难忍的感觉，希望有人为他作主，希望有人指点他的行动。他的头脑清醒的程度，刚好够他感到并且相信自己正在变成疯子；其实，他的苦与乐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看法。

他很理智，和骑兵团里所有的军官始终保持最审慎的关系，从不超越雷池半步。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指望任何人给他最含糊最朦胧的劝导。戈济埃先生不在家，吕西安相信，即使让

戈济埃先生知道他狂热的感情，戈济埃先生也只会训斥他，劝他赶快改弦易辙。

散步回来，他再次经过彭浦路，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他似乎觉得，如果这时遇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目光，他将会第三次从马背上跌下来。他不忍一走了事，终于没有去找上校。

戈济埃先生当晚从乡下回来。娄凡想绕着弯子谈谈自己的处境，即一般所说的摸摸底。戈济埃先生说了几句搭桥的话，然后归到正题上说：

“我也有头痛的事。N城的工人令我担心，不知道军队会怎么对付他们呢？”

舞会的次日，德·普瓦利埃大夫就对他的青年朋友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拜访，而且开门见山地谈到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娄凡感觉到自己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他打开窗，借百叶窗掩蔽，使大夫难以观察他的神色。

“这个学究想来审问我。得了吧。”

娄凡滔滔不绝，大赞特赞昨晚跳舞的地方的那座亭子，他从花园说到华丽的台阶，又说到当摆设的种着奇花异草的花盆，然后，根据精确的合乎逻辑的顺序，他从台阶说到前厅，从前厅说到紧接的两间客厅……

大夫每每打断他的话，跟他谈昨晚德·夏斯特莱夫人怎么不舒服，议论这件事的起因……娄凡绝对不插嘴。他觉得大夫的话字字句句都十分宝贵：因为大夫刚去过篷勒韦公馆。但是，娄凡善于克制自己，对方稍有停顿，他便一本正经地继续他的文章，大谈搭一座昨晚的红白相间、式样高雅的帐篷所需的花

费。这些与他平常的谈话格格不入的调子，好象大大增强了他的冷静和自制力。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两样东西：大夫正在千方百计引诱他开口，为此提供了大量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宝贵材料。娄凡求之不得，只要大夫肯多说一个字，就是抛掷千金他也在所不惜。这个机会太吸引人了：他觉得只要巧妙地从旁说些逢迎的话，大夫就会把全部秘密和盘托出。但是他太谨慎，简直到了胆怯的程度，只是在回答大夫的问题时才敢提及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换个地方，这样做就是愚蠢。娄凡把角色演过了火，但是德·普瓦利埃很少和问什么答什么的人打交道，因此他体会不出其中的差别。娄凡决定第二天装病。他希望从大夫口中了解到更多有关德·篷勒韦先生以及德·夏斯特莱夫人日常起居的详细情况。

第二天，大夫改变了策略：照他的看法，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个假正经的女人，不但傲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且远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富有，每年顶多有一万法郎的年息收入罢了。同时，在他几乎不加掩饰的别有用心的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到那位中校。对娄凡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比起前天德·夏斯特莱夫人盯着他，问他的怀疑是否与她有关的时候还要美好。大夫的谈话说明，她和托马斯·德·布尚先生之间没有发生过丑闻。

那天晚上，娄凡出门拜访了许多人，但是谈话的内容仅仅局限于问候一下主人，对他们在令人疲惫不堪的舞会后的身体情况表示关心。

“如果让这些百无聊赖的外省佬猜到我的心思，不知他们会怎么轰动呢！”

所有的人都在他面前说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好，只有善良的戴奥德琳达例外。可是她长得很丑，德·夏斯特莱夫人却非

常漂亮。娄凡对戴奥德琳达产生了一种近乎爱情的好感。

“德·夏斯特莱夫人和这些人玩不到一块儿，这就是她到处得不到原谅的原因。在巴黎，人们各有所好，根本不计较这种事。”

娄凡在拜访最后几家的时候，知道由于德·夏斯特莱夫人身体不适留在家里，已经没有机会和她相遇，他想到遥望被烛光照亮的绣花细布窗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我是个懦夫，”他最后自言自语道，“唉！好吧，就心甘情愿做个懦夫吧。”

如果你们愿受天罚，

那就为了爱去受罚吧。

这几乎是他最后的叹息，既有爱的悔恨，又有对被背叛被出卖的祖国的眷恋……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爱两样东西的。

“我是个懦夫。”他从德·奥干古尔夫人的沙龙出来，自言自语地说。根据市长的命令，南锡城里在十点半钟熄灭街灯，这时除了贵族阶级以外，人们都睡觉了，因此，娄凡不会觉得自己太可笑，在绿色的百叶窗下足足蹓跶了一个钟头，尽管在他到达的时候，小房间的烛光已经熄了。由于害怕别人听见他的脚步声，他利用漆黑的夜色，在正对楼窗的一块石头上坐了很久，两只眼睛几乎一刻不离那扇窗子。

脚步声不只是搅乱了他自己的心。一直到十点半钟，德·夏斯特莱夫人整晚闷闷不乐，心里充满了悔恨。当然，如果她去上流社会走走，心情也许会好一些的，但是她不想遇见他，或者听人提起他的名字。在十点半钟的时候，她看见他来到家门口的马路上，剧烈的心跳立即代替了忧郁和沮丧的情绪。她

赶紧吹灭蜡烛，尽管心里一直在告诫自己，人却始终没有离开百叶窗。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紧紧地盯着娄凡的雪茄烟发出的火光。娄凡最后也克服了悔恨的心情：

“嗯！好吧，我又要爱她，又要鄙视她。”他心里说，“一旦她爱上了我，我要对她说：‘哈！如果您的灵魂再纯洁一点，我就一辈子跟您了。’”

第二天早晨，娄凡因为要出操，五点钟便醒了，他立即感到一股强烈的欲望，想见一见德·夏斯特莱夫人。他毫不怀疑她的衷情。

“她的眼神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虽然他一向清醒的头脑想提出某些异议，他的口中却反复说着这句话，“但愿别这么容易就讨她喜欢！我不会抱怨她难对付的！”

舞会过后第五天，娄凡仿佛过了五个星期一样，他终于在德·高迈西伯爵夫人府上遇到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漂亮极了，听到仆人通报娄凡先生驾到，连往常苍白的面色也顿时消失了。在娄凡这方面，他觉得呼吸困难。不过他还是感觉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服饰太漂亮，太悦目，太高雅了。确实，德·夏斯特莱夫人打扮得令人陶醉，就是在巴黎也一样得人喜欢。

“普普通通地拜访一个老妇人就花那么大功夫打扮，令人想到她对中校军官的偏爱。”他暗自在心里嘀咕。

然而，尽管这个批评有一种苦涩的味道，他还是这么想：

“唔！我要爱她，但是不可太认真。”

他一厢情愿地想着，离德·夏斯特莱夫人只有三步之隔。他的身体簌簌发抖，不过是因为高兴的缘故。

这时，不知娄凡出于礼节怎么问了一下德·夏斯特莱夫人

的健康情况，德·夏斯特莱夫人文雅而有礼地回答着，由于她的情绪一反忧郁愁苦的常态，变得和蔼可亲而且相当轻松，所以声音容貌显得特别平静。一直到访问结束以后，困惑不解的娄凡回头仔细一想，才体会到她的态度对自己是多么不利。至于他，他不但显得平庸，而且在德·夏斯特莱夫人面前有点儿低三下四。他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依然软弱地想方设法在举止言谈之中博取对方喜欢，读者可以猜想他是多么成功了！

"我太笨拙了，完全和舞会上最初和她交谈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这么评价自己。他是对的，丝毫没有夸大自己缺乏风度和头脑，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希望在这个人面前不做傻瓜，这个人对他的窘态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德·夏斯特莱夫人心想："娄凡先生期望我继续象舞会上一样轻率得不可思议，无论如何，他有权利希望看到温和、几乎多情和表示友好的态度。他得到了极有礼貌的对待，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把他当一般朋友的程度。"

娄凡想找话说，但是完全不知说什么好，于是随便拣个话题，分析起马利勃朗夫人的歌唱技巧来了。当时，马利勃朗夫人正在麦茨演出，南锡上流社会的人们纷纷表示要去听她唱歌。德·夏斯特莱夫人看着他说话，因为不必勉强自己说些冷冰冰的客气话而十分高兴。娄凡很快就说乱了套，那副窘迫的样子非常好笑，甚至连德·高迈西夫人也察觉出来了。

"这些风流的小伙子说变就变。"她低声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说，"他和经常来我家的漂亮少尉简直不象是一个人。"

这句话正合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意：一位有见识，出名地有见识和冷静的人证实了她在这几分钟里的想法，这是多么快意啊！

"我在舞会上看见他诙谐、热情，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敏锐的见解多得不知如何取舍，可是面前的他是多么不同啊！他想评论一个女歌手，可是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还天天读介绍马利勃朗夫人歌唱技巧的连载文章呢！"

德·夏斯特莱夫人在高兴之余突然提醒自己说：

"这样下去，我难免会说出友好的话，或者友好地笑一笑，把整晚的快乐一扫而光。现在当然很适意，但是与其到时自寻烦恼，不如趁早走吧。"

她站起身告辞了。

过了一会儿，娄凡也辞别了德·高迈西夫人；他需要安静地想一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为什么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态度冷若冰霜。经过五六个钟头痛苦的思索，他得出了下面这个糟糕的结论：

他不是中校，所以不配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重视。她在舞会上的表现完全是无意识的，是一时心血来潮。多情的女人常常干这种事情。他穿的军装使她暂时产生了错觉；她没有别的选择，权且把他当成了上校。

"我是十足的傻瓜，她是个装腔作势，卖弄风情的女人，只不过相貌出众罢了。如果我再朝她的窗口看上一眼，那就让我见鬼去吧。"

这些安慰的话使娄凡十分懊丧。

他下定了决心，这时如果有人提出送他上绞架，他大概也会从容不迫，高高兴兴地接受的。尽管已经夜深，他照旧上了马。刚出城门，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骑马，于是把马交给仆人，徒步蹓跶了一阵子。几分钟以后，午夜的钟声敲响了，尽管他嘴里在诅咒德·夏斯特莱夫人，身子却在她楼窗对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第二十一章

娄凡的到来使她喜出望外。从德·高迈西夫人家里出来，她曾经在心里嘀咕：

“他一定非常不满意我和他自己，大概下决心要忘掉我了。换句话说，即使我还能见到他，也得过几天才行啦。”

在深沉的夜色中，德·夏斯特莱夫人偶尔分辨出娄凡的雪茄烟发出的火光。此时此地，她爱他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四周一片静寂，如果娄凡灵机一动走到楼窗底下，低声地说几句巧妙的不落俗套的话，譬如：

“晚安，夫人，如果您听见我说话的声音，请您告诉我好吗？”

她非常可能会说：“再见，娄凡先生。”即使最苛求的情人都会觉得她的语调无可非议。和娄凡本人说话，当面叫出他的名字，这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精神上的最大满足。

做够了傻瓜以后——这是娄凡给自己的评语，他来到一座肮脏的院子，在这里开设着一家弹子房，他肯定可以遇上几位骑兵团的军官。他太可怜了，连和他们见面都变成了快乐的事。快乐的事出现了，他很高兴。那天晚上，几位青年人天真善良，不过他们第二天又可能恢复正人君子的冷淡面孔。

娄凡不但高高兴兴地玩，而且高高兴兴地输了。大家有言在先，不管谁赢都不能把钱带走。他们叫来了香槟酒。娄凡有

意喝了个烂醉。最后，弹子房的伙计和他请的一个人，一起把娄凡送回了家。

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避开堕落的。

第二天，娄凡的行为完全象疯了一样。骑兵团里当尉官的同事们重新凶相毕露，在旁窃窃私语：

“这个巴黎来的花花公子不会喝香槟酒，昨天喝的酒，现在还醉着呢。我们应该常常灌他，这样酒前酒后，包括喝酒的时候都可以有个笑料，真是太好了。”

娄凡自以为对这个女人有十分把握，但是在舞会后第一次见面的次日，他心中的忿怒达到了极点。他对眼前发生的事完全莫名其妙，既不明白自己心中新生的感情，也不明白别人的行动。他仿佛觉得人们在暗喻他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崇高感情，他需要十分理智才不至于发怒。

“过一天算一天吧，”他终于自言自语说，“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对任何人说真心话，也不写信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荒唐念头，就决不会有人指着我说：‘你那是发疯’。只要这块心病压不垮我，它就无法叫我脸红。荒唐的念头只要掩藏得好，就可以减少一半麻烦。关键是不要让人猜到我的心思。”

几天功夫，娄凡身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轻松幽默的表现令上流社会的人赞叹不已。

“他是个处世没有准则，不讲道德的人，但是说起话来确实有两下子。”有人在德·毕洛朗夫人家里说。

有一天，这位才华出众的贵妇对他说：“朋友，您越变越坏啦。”

他为说话而说话，坚持自己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不管说什么都夸大其词，添油加醋，一开口就没完没了。总之，他的言

谈举止变得象一个外省才子一样风趣，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南锡的居民们认出了符合他们的欣赏习惯的东西；从前，人们只觉得他有特点，有个性，矫揉做作，往往不可捉摸。

事实是他怕得要命，唯恐别人猜到他心里发生的事。他感到德·普瓦利埃大夫在暗中紧紧地监视着他。他甚至开始怀疑大夫和路易·菲利普的警察总长，狡猾的梯也尔先生达成了交易。但是，娄凡无法和德·普瓦利埃断绝往来。就算不同他说话，娄凡也无法疏远他。德·普瓦利埃在上流社会有深厚的根基，是他把娄凡介绍给上流社会的，因此，和他一刀两断不仅贻人口实，而且使娄凡觉得难以下手。娄凡不仅不能和这么一个活跃、富有同情心、容易生气的人一刀两断，还得把他当知心朋友，当父亲一样对待。

"和这些人在一起，怎么扮演角色都不会过火的。"他开始象地道的喜剧演员一样说话了。他到处背诵台词，总是即兴演出最滑稽的角色。他故意用一些滑稽可笑的词语。他喜欢有人作伴，孤独变成了无法忍受的东西。他主张的论点越是荒谬，就越可以逃避生活中不能满意的严肃的一面。在他身上，理智成了感情嘲弄的对象。

他不是唐璜式的人物，远远不是。我们不知道他有朝一日会怎么样，至少就目前而言，他在单独和女人相处的时候，还没有口是心非的习惯。虽然他开始为这方面的欠缺感到可惜，但是他历来对这种本事嗤之以鼻。不管怎么说，他在这方面对自己不抱任何幻想。

博学的表兄厄内斯特下过一个可怕的结论，说他和女人往来缺乏清醒的头脑，这句话几乎和驿站站长布沙尔关于中校及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可恶结论一样，一直回荡在他的耳际。

理智曾经数十次告诉他，应该去接近这个布沙尔，或者花些钱，或者献些殷勤，他就可以知道许多详细的情况。但是他做不到，只要在街上远远看见这个人，他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在精神上自以为有充分理由蔑视德·夏斯特莱夫人，而在感情上则每天都在产生新的爱她的理由，把她奉为最纯洁最神圣，一个脱离了外省的第二宗教——虚荣和金钱的人。

这场感情与理智的搏斗几乎使他真的疯了，自然也使他成了一个最不幸的人。恰好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马匹，轻便两轮马车和衣冠楚楚的仆人，使骑兵团的尉官们以及南锡城里里外外的青年人垂涎三尺，眼看娄凡那么富有，年轻、体面、正直，毫无疑问，他们都以为他是他们遇见的最幸福的人。他独自一人上街时极度忧郁的表情，心不在焉的神态，显得凶恶的暴躁举动，都被认为是他孤芳自赏的表现。明眼人看出他是在巧妙地模仿当时人们还常常谈论的拜伦爵士。

这次上弹子房不是唯一的一次。有关的传说纷纷出笼。正如娄凡太太从巴黎寄给儿子四套仆人穿的制服，结果被全南锡的人把数目夸大到十四五套一样，人人都说一个月以来，娄凡天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不得不让人抬回家里。无心的人听了为之惊奇，弃职还乡的卡洛斯派旧军官为之高兴。只有一个人为之心碎：

“难道我把他想错了？”用这种丧失理智的方法排忧解愁并不好，不过这是娄凡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或者确切地说，这也是大势所趋。军营生活出现在他面前，他早已听之任之了。为了逃避临睡前的痛苦时刻，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生活对他来说，除了工作就是享受，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苦

恼。长久以来，他可以进入南锡城里所有的贵族宅邸，而且受到特殊的款待。但是，保证他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时剥夺了他的全部乐趣。娄凡象一个惯于卖弄风情的老妇一样：他时时都逢场作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他真正感到快意。

他曾经想过："如果我在德国，我将会说德国话；在南锡，我就说外省话。"

在晴朗的早晨，如果对人说"多美的早晨啊"，他简直会觉得自己是在说粗话。所以，他总是眯着眼睛，舒展开额头，露出一副大财主神气活现的派头，大声地说："这天气，晒干草可是太好啦！"

他在夏尔邦济埃弹子房毫无节制的夜生活稍稍动摇了他的名声。幸好，在他的坏行为暴露前几天，他买了一辆非常宽敞，非常适合大家庭使用的四轮轻便马车。在南锡不乏人口众多的人家，他买这辆车正是派这个用场的。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赛尔彼也尔家的六位小姐和她们的母亲得到了"试新"的殊荣。不少象赛尔彼也尔家一样的大家庭也开口向他借车，他总是有求必应。

"这位娄凡先生心肠真好。"到处有人这么说，"事实上，对他来说是小意思：他父亲和内政部长搞公债的投机买卖，他开销的全是可怜的公债钱。"

在那次游走性痛风发作以后，娄凡曾经送给德·普瓦利埃先生一份"厚礼"。大夫在解释礼物的来路时也是这么客气地说的。

德·普瓦利埃先生被认为是个贪得无餍的人，他又是南锡城里发号施令的人物。娄凡视他为最危险的无赖，甚至还觉得有理由认为，自从亨利五世登基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以后，他已

经和内政部长暗中勾结，而且每半个月就向部长打一次报告。但是说到底，这个无赖眼下对他是有好处的。

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娄凡的愿望，甚至父亲也没有埋怨他花钱太多。娄凡知道，人人都在德·夏斯特莱夫人面前说他的好话。但是，篷勒韦侯爵的宅邸仍然是南锡城里唯一使娄凡望而却步的地方。娄凡几次登门造访，不过都没有成功。德·夏斯特莱夫人次次紧闭门户，借口有病不愿意接待他。她还骗过了德·普瓦利埃大夫，正是这位大夫告诉娄凡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宜外出。在德·普瓦利埃大夫提供的这个借口帮助下，德·夏斯特莱夫人极少出门探亲访友，而且避免让南锡的贵妇们指责她傲慢或者孤僻。

舞会以后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她几乎把娄凡当成了陌生人。娄凡甚至感到，她好象没有理睬他出于礼貌说的不多几句话。因为这第二次见面，娄凡悲壮地狠下了决心。他承认自己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完全缺乏勇气，所以更加看不起自己了。

“天哪！如果骑兵团向敌人发动冲锋，我也会这样吗？”

娄凡十分严厉地责备自己。

第二天，他刚走进德·马尔西里夫人家，听到仆人通报德·夏斯特莱夫人驾到。

对方冷淡的态度实在太过份了，在将近结束访问的时候，他终于忍无可忍。他第一次利用自己在上流社会取得的地位，向德·夏斯特莱夫人伸出手，准备送她上车。显而易见，这个所谓礼貌的举动使她非常气恼。

“夫人，如果我有冒失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我太痛苦啦！”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先生。”德·夏斯特莱夫人轻松

地，但是很不自然地说，同时加快步子朝马车走了过去，

“我讨好南锡城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在您面前为我说些好话，到了晚上，为了忘掉您，我想方设法麻醉自己。”

“先生，我不认为我使您有理由……”

这时，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仆役上前关好车门，当马匹拉着车把她带走的时候，她瘫在车厢里好象死了一样。

第二十二章

娄凡呆呆地站在原地，狠狠地说道："不够军衔还要硬撑，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丢脸的事么！我的肩章上没有菠菜籽形的流苏，这个妖精是不会原谅的。"

这个想法确实令人气馁，但是咎由自取，在我们刚才转述的这段小对话中结束的访问里，他好象完全被巴蒂尔特（这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另一个名字）美丽惊人的眼睛和天仙般的白皙皮肤陶醉了。

"在长长的半小时里，大家说了那么多话，她的态度虽然冷若冰霜，有时闪现出热烈的目光却是难免的。但是我看到，尽管她强制自己谨慎，她的眼睛深处也闪烁着某种神秘、忧愁、热烈的东西，仿佛它们在倾听一场远比我们耳闻的谈话更亲密更崇高的谈话。"

正如我们刚才所见，可怜的娄凡大受鼓舞，唯恐自己闹的笑话还不够，突然想到了写信的念头。他写了一封非常动人的信，亲自跑到去巴黎的旱路上离南锡城六法里的达尔乃，把信投进了邮局。他又写了第二封信，结果和前一封信一样石沉大海。幸好在第三封信里，他无意之中写进了"怀疑"二字，虽然我们很容易怀疑他故意玩弄手腕，不过在他确实是出于无意。这时，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心中有两股力量正在反复较量，这两个字无疑对爱情一方是个宝贵的支持。事实上，尽管她不

断严厉地责备自己，心里却一个劲儿地爱着娄凡。对她来说，日子一天天过去，它们的价值全在于晚上她躲在客厅的百叶窗后面，窥视娄凡的那几个钟头。娄凡每天都来彭浦路蹓跶几个钟头，他当然想不到这个行动是多么受人欢迎。

巴蒂尔特（夫人的名字对这种近似儿戏的事过于严肃）整晚躲在百叶窗后面学娄凡吸雪茄烟的姿势，嘴里含着一支用甘草纸卷成的小管。彭浦路上一片寂静，白天已经显得冷清的马路，到了晚上十一点钟更是空无一人。听见娄凡从小本子上撕下甘草纸，卷起自制雪茄的声音，她总是很高兴。这大概算不得是罪过吧。德·白朗塞子爵先生很荣幸很乐意为德·夏斯特莱夫人弄来了这些甘草纸，诸位知道，它们产自巴塞罗那。

在舞会过后的最初几天，她严厉地责备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女人应尽的责任。与此同时，为自己的名誉着想，更重要的是出于她对娄凡的尊敬，她首先希望得到娄凡的尊敬，便强迫自己称病闭门不出。果然，由于她理智的做法，最后使人们完全忘记了舞会上发生的意外。当时，人们清楚地看见她红着脸和娄凡说话。但是连续两个月，她没有让他进过一次家门，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使人们终于相信，她在舞会上和娄凡说话的时候已经感到不适，中途回家更是迫不得已的事。那次在舞会上昏厥以后，她曾经在私下对两三位相识的贵族妇人说：

“我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全坏在一杯香槟酒上。”

在他们最近一次相遇的时候，娄凡的目光和胆大妄为的话使她吓了一跳。从此，她更加坚定了深居简出的决心。

因此，德·夏斯特莱夫人满足了小心谨慎的要求；没有人怀疑她在舞会上突然不适有精神上的原因。但是她心里十分痛苦。她瞧不起自己。内心的平静是她从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后唯

一享有的财富，现在却变得十分陌生了。这种精神状态和无可奈何的隐居生活开始损害她的健康。以上种种情况，大概还包括由此而来的烦恼心情，使娄凡的来信带上了新的意义。

一个月以来，德·夏斯特莱夫人为维护道德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或者说，这起码是最直接的表现：她为此感到无穷的烦恼。责任感的严厉呼声还能提出更多的要求么？或者一针见血地说吧：娄凡还能认为她有失女性应有的克制态度吗？“怀疑”这两个字出自娄凡的口，不管它们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他能够从她的行为中找到任何根据吗？多日以来，她很高兴能够爽爽快快地否定这个萦绕脑际的问题。

“但是，他到底怀疑什么呢？一定非常严重吧……他的表情说变就变！……”同时，她红着脸想：“这种变化使我提了个什么问题呀！”

她回想起当时冒失地提出的问题，悔恨莫及的心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断了她的思路。

“我是多么缺乏自制力啊！……他表情的变化是多么强烈啊！这么说，正当他非常激动，对我表现出热烈的好感的时候，使他突然改变初衷的这种怀疑是不是很严重呢？”

恰好在这个时候，娄凡的第三封信到了。前两封信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但是她没有想到要写回信。读完这一封信，巴蒂尔特迅速找来文具盒，在桌子上摆好以后，还来不及仔细考虑，便动手写了起来。

她曾经模模糊糊地自我安慰说：“写信不要紧，寄出去才是该受谴责的行为。”

回信故意写得非常傲慢无礼，这还用说吗？有三四处地方劝娄凡不要胡思乱想。德·夏斯特莱夫人暗自庆幸，甚至连希

望二字都被她极其巧妙地避免了。唉！她不自觉地成了耶稣派教育的牺牲品：她自己欺骗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不适当地对自己运用了在圣心院里学来的骗人术。她写回信了：她不愿正视的这个事实说明了一切。

写完长达一页半的信，德·夏斯特莱夫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经过一个小时的考虑，她吩咐仆人出车，在经过南锡的邮政局时，她拉响了车铃：

“我说，把这封信投到邮局去……快去！”她仿佛突然想起来似地对仆人说。

邮局离她才两三步路，她目不转睛的盯着仆人。他没有看看地址，信封上的字迹与她平常的字迹略有不同：

达尔乃　　留局待取

彼也尔·拉封先生收

这是娄凡的一名仆人的名字，他当初留下这个地址时，落笔非常端庄，而且不抱奢望。

第二天，娄凡有事无事地来到离达尔乃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他看见随身的仆人拉封从达尔乃回来，在口袋里取出一封信，别说心里是多么惊讶，多么惶恐了。他赶紧下马，确切地说是一骨碌跳到地上，拿到信也不拆开，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立即钻进了附近的一座小树林。他跑到一丛栗树中央，确信四周没人看见他以后坐了下来，并且选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姿势，就象一个人准备让人打发去另一个世界，尝尝当头一斧子的滋味一样。

和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相比，和一个天生没有那种令人困扰、令人笑话百出的天赋，或者叫做灵魂的人相比，他们在感情上是多么不同啊！对这些合情合理的人来说，追逐女人是一场愉

快的决斗。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说过："如果爱情所能给予的美满幸福仅仅在完全相互同情，或者说完全不分你我的时候才能找到的话，对立的感情也会同时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啊！德·夏斯特莱夫人回信啦！"一个不如娄凡有教养的巴黎青年会大叫起来，"她高尚的心灵终于决定这么做了。这是第一步。剩下的是个形式问题；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这将取决于我的本事，以及她对一个道德至上的女人应该自卫的想法过份到什么程度了。"

娄凡舒坦地坐在地上，读着一行行可怕的字句，但是还理会不出这封信的中心思想就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回信啦！他被信中义正词严的态度吓坏了。她劝他不要再奢谈这一类崇高的感情，考虑到名誉的问题，也考虑到正派人在相互交往中应该遵循的最神圣的原则，她要求他趁早放弃那些窥测人心的怪念头（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免得做出荒唐的事情。就他们相互的地位而言，尤其是按照她的看法，这种荒唐的事是不正常的，她敢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娄凡反复读了五六遍这封可怕的信，心想："这是格式齐备的解职通知。简直叫我有口难辩。巴黎的信使明早就要经过达尔乃，如果我不赶紧在今晚把信投进邮局，那就得等四天，我的信才能到达德·夏斯特莱夫人手里了。"

这个理由使他下了决心。恰好，他随身带着一截铅笔，而且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来信中还留着一张空白信纸，于是他在树林里垫着军帽的圆顶急就了一封回信。以他在这个小时里思想上所具有的敏锐性来判断，这封信写得糟糕透了，他特别对信中没有表达出自己的希望不满，在攻击面前束手无策。在巴黎人的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的东西！然而，不管他怎么

想，也不管他如何边读边改，这封信始终让人看出，德·夏斯特莱夫人冷漠高傲的态度伤害了他的心。

他回到大路上，打发仆人去达尔乃买信笺和写信所需的其它用品。他写好回信，派仆人去邮局以后，几次想策马把信追回来。他觉得写得太笨拙了，不可能给他带来成功。但是他终于作罢，因为他这时绝对写不出更加象样的东西。

"啊！厄内斯特说得对极了！"他想，"老天爷没有把我培养成一个讨女人喜欢的人！我这辈子只配和歌剧院的歌女厮混，她们将会看中我的马和我父亲的财产。除了她们，如果和侯爵老爷们亲密交往不过于枯燥乏味的话，也许还可以加上几个外省的侯爵夫人。"

一边自愧无能，一边等着仆人回来，娄凡拿出白信笺开始写第二封信。他觉得，比起前一封已经到达邮局的信，这封信似乎更加多情，更加低三下四。

当天晚上，他没有去夏尔邦济埃弹子房。由于在前两封信中无法摆脱的调子，他作为著作家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花了整夜功夫写好了第三封信，在清楚端正地誊过以后，这封信竟然长达七页之多。他一直写到凌晨三点钟。五点钟，在去出操的途中，他鼓起勇气把信送到了达尔乃的邮局。

"如果巴黎的信使迟一点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将可以同时收到这一封和昨天在路上乱涂的那一封信，她也许会觉得我还不算太蠢。"

也是该他运气好，当这封信到达尔乃的时候，巴黎的信使已经走了，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只收到了前一封信。

信中流露出的心烦意乱的情绪，近乎孩子一般的幼稚，以及纯真、朴实、自然和不抱希望的忠诚，在德·夏斯特莱夫人

心目中和那位风姿翩翩的少尉自鸣得意的神态，形成了有趣的对照。难道这就是坐在风驰电掣，震撼南锡街道的马车上，神采飞扬的年轻人的笔迹和感情吗？德·夏斯特莱夫人并不感到惊奇。南锡城里的聪明人都说娄凡自命不凡，而且十分肯定，因为他们目睹娄凡享有金钱带来的特殊利益，要是他们和他一样有钱，他们一定会目空一切的。

与其说娄凡自命不凡，倒不如说他谦虚谨慎还远为确切一些，他很明智，知道自己除了数学、化学和骑术，在其它方面毫无长处。

如果可能的话，他很乐意放弃在这三方面公认的才能，换取爱的技艺，让他在巴黎的朋友家中遇到的贵妇人们爱上自己。

“咳！只要能摆脱对这个女人的痴情，我将前途无量！如果骑兵团新来一位年轻的中校就好啦！……我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决斗吗？……不，当然！我将开小差……”

德·夏斯特莱夫人时时后悔给娄凡写了回信。她想到不知娄凡会怎么答复，往往有一种恐惧的感觉。现在，她的担心全部愉快地冰消瓦解了。

这天，德·夏斯特莱夫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她先要把套房的三四道门锁好，然后把信读上五六遍，最后还要把娄凡的性格描划出一个正确的轮廓。她相信其中有一些矛盾：他在南锡的行为说明他自命不凡，他的信说明他很幼稚。

不！这封信决不会出自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之手，更不会出自一个虚妄的人之手。凭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阅历和才识，她肯定在这封信里有一种动人的朴实感情，不仅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风流人物”那种多少经过乔装打扮的目空一切的派头；因为，如果娄凡能够认识到并且善于捕捉自己的命运，他在南锡是会扮演这个角色的。

第二十三章

在娄凡的信中，唯一机智的地方是恳求对方回信。

如果您原谅我，夫人，我向您保证，我将再也不来打扰您了。

“我要不要答复他呢？”德·夏斯特莱夫人暗自寻思，“那不等于开始通信吗？”

过了一刻钟，她自言自语说：

“好事上门还要推三阻四，甚至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好事，这样生活多没意思啊！老摆架子有什么好处呢？两年以来对着巴黎生闷气，不是已经够烦了吗？让他从我这里再收一封信，只要写得好，甚至经得起集合在德·高迈西夫人家里的那些女人的检查和议论，那有什么坏处呢？”

经过仔细构思，花了很多功夫写成的回信终于发出去了。信中充满了明智的劝告，语气是友好的。她劝他预防或者改正容易冲动的毛病，这种冲动即使不是想入非非，错误地以为这样可以消闲解闷，打发军营里的无聊日子，最多也就是一时心血来潮。整封信的调子不算严厉。德·夏斯特莱夫人甚至想和一般的通信一样，尽量写得平易一些，避免由于违背了道德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但是，在这封融合着爱、愁和预感的

信里，趁着这颗激动不安的心稍不注意，一些非常严肃的句子还是悄悄地钻了进去。这些细微的地方，不是娄凡从字面上读到的，而是他心里的感觉；如果写这封信的人冷酷无情，他早就泄气了。

这封信刚送去邮局，德·夏斯特莱夫人就收到了那封长达七页，费了娄凡不少心血的信。她气得七窍生烟，后悔自己的信写得过份客气。原来，娄凡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却糊里糊涂地学来了一套狂妄粗鲁的对付女人的办法。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在不谈政治的时候，女人是他们最崇高的话题。

德·夏斯特莱夫人立即写了几行字，请娄凡先生停止这种空洞无物的通信。否则，德·夏斯特莱夫人将不得不撕开情面，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信。她赶紧把这封短信送去邮局，事情办得干脆利落。

由于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已经化成白纸黑字寄了出去，娄凡今后的来信将原封不动地退回，她便相信从此和他一刀两断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觉得独自一人很不是味道。她吩咐仆人套上马车，准备去看望几个迟早得去看望的朋友。她先来到赛尔彼也尔家。看到娄凡在贵妇人们聚集的沙龙里如鱼得水，正当着男女主人的面和几位小姐玩耍，仿佛也是这家的孩子一样，德·夏斯特莱夫人似乎觉得在胸口离开心脏不远的地方挨了一棒。

“嗳！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到，您怎么就吓傻了？”过了一会，戴奥德琳达小姐问娄凡，她只是见到什么说什么，话里并没有任何讥笑他的意思。“您的好心肠一下子不见了，是德·夏

斯特莱夫人使您害怕吗？”

“唔！是的，看来不承认也不行了。”娄凡回答说。

德·夏斯特莱夫人忍不住说话了，这个家庭里的气氛不知不觉地感染了她，所以她说话的口气并不严厉。这使娄凡有了答话的可能。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一边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话，一边有各种思想源源不断地涌上心头，并且很好地表达出来。

“我应该冷淡娄凡先生才对，但是在这里严厉地对待他显然是笨拙的表现。”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么想，暗暗地为自己开脱，“娄凡先生可能没有收到我的信……再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如果我这颗不争气的心老是挂着他，我完全可能离开南锡，一走了事。”这两句话向德·夏斯特莱夫人展现的前景，使她忍不住心软了。这几乎等于自己说：

“我将离开这个唯一的、对我来说还可能存在稍许幸福的地方。”

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么一想，也就更加心安理得了，便和这家人一样有说有笑起来。愉快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个人，大家的感情非常融洽。这时，戴奥德琳达小姐突然想起娄凡先生供大家随意借用的宽敞的轻便马车。她走过去在母亲耳旁低语了几句。

然后，她高声提议：“我们一起去绿衣猎人咖啡馆吧。”

大家一声欢呼，赞成她的主意。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家里愁得发慌，所以狠不下心放弃这次郊游的机会。她请赛尔彼也尔家的两位小姐坐上自己的马车，然后大家一起出发，去了离城一法里半，位于比莱尔维勒树林最外面几棵大树下的漂亮的

咖啡馆。这一类可以在夜晚欣赏到管乐曲，交通方便的林中咖啡馆，本来是德国人的发明，现在正在成功地渗入到法国东部的许多城市。

在绿衣猎人咖啡馆所在的树林里，谈话的气氛十分愉快和谐。娄凡第一次敢在德·夏斯特莱夫人面前说那么多话，而且是和她本人说话。她应答如流。好几次她的眼睛看着他，脸上露出微笑，到后来又向他伸出了手臂。娄凡非常高兴。德·夏斯特莱夫人发现，赛尔彼也尔家的大小姐少说已经开始恋上娄凡了。

那天傍晚，在绿衣猎人咖啡馆里，几支波希米亚号正令人陶醉地吹奏出悦耳、淳朴、缓慢的乐曲。此情此景是那么柔和，那么沁人肺腑，和徐徐消失在高大乔木后面的夕阳恰好互相辉映。夕阳的光芒不时地穿过茂密的枝叶，似乎给大树林动人的朦胧景色带来了无限的生机。麻木的心灵会遇上许多劲敌，这个十分迷人的夜晚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个。也许，娄凡因此不象平常那么害羞，但是还不至于达到胆大妄为的地步，他仿佛只是在无意之中想起，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说：

“可是，夫人，我的心是真诚的，纯洁的，您能怀疑这一点吗？我也许一钱不值，我在上流社会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您没有发现我全心全意爱您吗？您并没有什么厚待我的地方，不知为什么，自从进城那天在您的窗前坠马开始，我心里只有您一个人，我可以向您起誓，尽管这样做很孩子气，尽管您也许会觉得可笑。有时晚上从您的窗下经过，这是我生活中最甜蜜的时刻。”

德·夏斯特莱夫人原来已经伸出手臂让娄凡搀扶着，这时

更是听着他说话，重心几乎完全移到了他的身上。她看着他。她的目光即使不说动了感情，起码应该说非常专注。娄凡几乎有点儿责备地说：

“等会儿回到南锡，当人生的虚荣感重新控制您以后，我在您的眼中又是一名小小的少尉。您又会严厉地，我敢说凶狠地对待我。您想叫我痛苦简直太容易啦：光是害怕惹您生气，我心里就一刻不得安宁。”

这句话说得真切明了，十分感人，德·夏斯特莱夫人立即回答说：

“您将收到我的一封信，请别以为信里写的那些话是真的。”

她说得很快，娄凡同样回答得很快：

“天哪！我在哪儿得罪您了吗？”

“是的，您星期二寄出的长信仿佛不是您写的：写信的人冷酷无情，而且存心和我过不去，简直就象一个妄自尊大和爱慕虚荣的小人在和我说话。”

“您看我在您面前敢妄自尊大么！您很明白，您主宰着我的命运，看来您将使我十分不幸。”

“不会，如果您的幸福取决于我就不会。”

娄凡不由得停下脚步，两只眼睛注视着她。他又看到了舞会上互相交谈时温柔友好的目光。但是这一次，它仿佛多了一层忧愁。当时他们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假如不是离开赛尔彼也尔诸位小姐才百来步路，很容易被她们看见的话，娄凡一定紧紧地拥抱她了。事实上，她也会让他这么做的。这就是真挚的感情、音乐和大树林带来的危险。

德·夏斯特莱夫人从娄凡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冒失的企图，心里感到一阵害怕。

“您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她说了这句话，由于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她感到非常难为情。

“什么也别说了，”她斩钉截铁地说，“否则我要生气了；继续走走吧。”

娄凡照着办了，但是仍然一直看着她。她看得出来，娄凡服从她的话并且保持沉默是多么不容易。她靠在娄凡的胳膊上，态度愈来愈亲密。两颗泪珠，显然是幸福的泪珠，模糊了娄凡的眼睛。

“唔！我相信您是真心的，我的朋友。”足足沉默了一刻钟以后，她说。

“我太高兴啦！但是一离开您，我又会害怕得发抖。您使我感到恐惧。一旦回到南锡的沙龙，您将重新变成冷酷无情的女神……”

“我一直害怕我自己，自从在舞会上向您提出那个愚蠢的问题以后，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您瞧不起我。”

这时他们走到林间小路一处拐弯的地方，恰好赛尔彼也尔家的两位小姐手挽手在附近散步，离开他们只有二十几步路。娄凡担心，就象舞会上她投来难忘的一瞥以后一样，一切又将烟消云散。他意识到了危险，赶紧说：

“请允许我明天去您家看望您。”

“天哪！”对方惊叫了一声。

“我求求您！”

“好吧，我明天见您。”

说完这几个字，德·夏斯特莱夫人差不多象死了一样。赛尔彼也尔家的两位小姐看见她脸色苍白，呼吸困难，还发现她

的目光完全失去了光彩。德·夏斯特莱夫人请她们过来扶她一把。

“两位好朋友，谁相信我连这点儿寒气也会受不住呢？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回车上去吧。”

大家这么办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请赛尔彼也尔家两位年纪最小的姑娘上了她的车。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使她免除了为别人的目光担惊受怕的苦恼。

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冒失鬼，娄凡的心情从未有过这么激动。人生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有这样难得的时刻吧。

“您是个大笨蛋，真的！”戴奥德琳达小姐在车上对他说。

“注意，孩子，您太没礼貌啦！”德·赛尔彼也尔夫人说。

“谁叫他今天晚上这么讨厌！”善良的外省姑娘辩解说。

正是由于她天真朴实，这在外省还时有所见，所以偶而还有人会爱她。在青年人中间往往有一种真实自然、无关大局、事后不必假正经一番的感情冲动。

德·夏斯特莱夫人清静下来一想，便立即因为答应娄凡来访而后悔死了。她于是求助于读者已经认识的一个人。读者也许还记得，而且想起来就会讨厌，这个人是娄凡第一次去忏悔人教堂时，挤在贵妇人中间的那个名叫贝拉尔小姐的平民。象贝拉尔小姐这种人在巴黎往往藏头露尾，到处遭人耻笑，在外省却是司空见惯，而且颇受尊敬。贝拉尔小姐个子瘦小，生性无情，年纪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她鼻子尖尖，目光虚伪，因为曾经在英国为富有的天主教贵族皮唐太太当过二十年侍女，所以养成了十分注重衣着的习惯。善于对一切丑恶进行形象概括的英国人把当侍女叫做生吞癞蛤蟆，可是这位贝拉尔小姐似乎天

生适合这种可憎的职业。在一个惹人讨厌，动不动就发脾气的有钱女人家里，无言地忍受数不尽的凌辱，这就是可怜的侍女的好差使。贝拉尔小姐由于天性凶恶，抑郁易怒，喜欢饶舌，又没有钱当个受人尊敬的正式教徒，所以她需要找个可以搬弄是非，恶意中伤，以及让她在虔诚的信徒中间享有一定地位的殷实人家。不管你集中天下的金银财宝作代价，抑或是圣父教皇的敕令，都无法使贝拉尔小姐做到一件事：为她知道的于某人不利的事严守秘密一个钟头。完全不能保守秘密这个特点，使德·夏斯特莱夫人下了决心。她找人告诉贝拉尔小姐，请她来当侍女照顾日常的生活。

“身旁有这么一个凶狠的女人，我就有保证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心想。严厉的自我惩罚使她的良心得到安慰：她几乎原谅了自己答应和娄凡见面的轻率行为。

贝拉尔小姐的名声之坏，连德·夏斯特莱夫人请来的中间人德·普瓦利埃大夫也大吃一惊。他说：

“可是，夫人，要知道您这是引狼入室啊！”

贝拉尔小姐来了。由于地位提高而产生的得意心情，更由于她极端的好奇心，她往日里仅仅表现出凶狠虚伪的斜视目光变得有点儿惊慌不安。她随身带来了一张开列有关金钱以及其它条件的单子。德·夏斯特莱夫人同意了她的要求，接着说：

“我打算安排您住这间客厅，我一般在这里接待客人。”

“我有幸告诉夫人，在皮唐太太家里，拨给我住的是副客厅，相当于亲王夫人宅邸里供女伴住的房间。这样也许更合适一些。我的出身……”

“唔！就这样吧，小姐，就住副客厅吧。”

德·夏斯特莱夫人说完以后，赶紧跑到房间里锁上了门；

贝拉尔小姐的目光使她害怕。

“我昨天轻率的允诺总算部分地得到了补救。”她心里这么想。贝拉尔小姐来到之前，稍稍听到一点声音，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就直扑腾：她仿佛老是听到仆人在通报娄凡先生驾到。

第二十四章

可怜的少尉万万没有料到，别人为他准备了一次奇怪的约会。他心中早有了周密的打算，去拜访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时候，一定要先打听清楚德·篷勒韦侯爵在不在家，为了保证不遇上老侯爵，他应该亲眼看到侯爵离开公馆。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侯爵都要去一趟亨利五世派俱乐部。

娄凡一看见侯爵走过阅兵广场，心跳便剧烈地加快起来。他来到公馆敲了敲门。他是那么张惶失措，在和行动不便的看门老妇人说话的时候，态度变得十分恭敬，声音堵在喉咙里几乎无法让人听到。

上台阶的时候，台阶两旁是镶嵌金色水果图案的黑色铁栏杆，他低头望着灰色的大石级，一阵阵恐惧往他的心里袭来。他终于走到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家门口，伸手拉黄铜制的英国式门铃，心中几乎希望开门的人告诉他女主人不在家。有史以来，恐惧的心理如此严重地压迫娄凡，这还是第一次。

门铃拉响了。在各层楼之间回响的铃声使娄凡很不舒服。门终于打开了。仆人请他在客厅里稍候，然后转身进去通报，娄凡在这里遇到了贝拉尔小姐。贝拉尔小姐系着一条褪色的绿腰带。娄凡发现她不象是做客，相反有点象长住的样子。这个印象令他困惑不解。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走到客厅的另一头专心致志地欣赏一幅版画去了。

几分钟以后，德·夏斯特莱夫人来了。她的脸色很激动，举止很慌张。她走到贝拉尔小姐旁边，在紧挨她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了下来。她请娄凡坐。娄凡如坐针毡，接着吞吞吐吐说了一番极普通的客套话。他那些含含糊糊的话相当一般化，可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变得一脸煞白。贝拉尔小姐立即发现了，为了便于观察他们，她戴上了眼镜。

娄凡惶惑的目光从德·夏斯特莱夫人美丽可爱的脸上移到她黄而发亮、猥琐的脸上。刚巧，她架着金丝眼镜的尖鼻子也朝他转了过来。即便在最不痛快的时候，譬如说现在，——前一天他们几乎互相吐露了爱情，现在由于德·夏斯特莱夫人采取的谨慎措施，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变得那么难堪，——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表情中也隐含着一种单纯的幸福感，一种很容易变得亲切热情的倾向。娄凡对这种高尚优雅的表情十分敏感，于是稍稍忘记了贝拉尔小姐的存在。

他发现心爱的女人有这个新的优点，甜蜜地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快意。这种感觉在他心中注入了稍许生气，他的呼吸顺畅了；他开始摆脱贝拉尔小姐的意外出现把他抛进去的失望的深渊。

但是，他仍然需要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说些什么话好呢？因为，不说话是不行的，在一个凶恶的伪善的女人面前，继续沉默将是不谨慎的。对娄凡来说，他憎恶说谎，然而又不能让贝拉尔小姐抓住他的话四处传播。

“夫人，今天的天气真美！”他终于说，（说完这句了不起的话，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了。他鼓起勇气，接着说：）“……您那幅摩尔根的版画真美。”

“我父亲很喜欢这幅画，先生。这是他最近一次旅行时从

巴黎带回来的。”她慌乱的目光尽量避免和娄凡的视线碰在一起。

这次见面的滑稽之处，令娄凡深感耻辱的地方，是他曾经彻夜不眠，为了巧妙地表达出自己的心声，苦心孤诣地准备了一打美丽动人的话。他还特别想到，说话的态度要自然洒脱，小心避开任何表示他有所追求的迹象。

在议论过摩尔根的版画以后，他想：

“时间过去了，我还在说这些无聊的话，好象想早点结束这次访问似的。等会儿一离开这座公馆，我会怎样责备自己呵！”

对娄凡来说，只要稍微冷静一些，即使面对这个肯定凶恶，但是看来不会太聪明的老处女，说几句轻松俏皮的话也是驾轻就熟的事。但是他完全想不出来。他害怕自己，更害怕德·夏斯特莱夫人，还同样非常害怕贝拉尔小姐。然而，恐惧心理比任何东西更有害于创造力发挥。娄凡正在一筹莫展，连一些勉强过得去的话都找不到的时候，另一件事更加增添了他的困难，这就是他充分地，甚至夸大地估计了自己思想贫乏的可悲程度。他终于想出一个可怜的主意：

“夫人，如果我能做一个称职的骑兵军官，就心满意足了，看来老天爷并不打算让我进入国民议会，当一个雄辩的演说家。”

他发现贝拉尔小姐瞪大了小眼睛，心想：“很好，她以为我要谈政治，准备打小报告了。”

“即使身在‘议会’①，我也不懂得如何为自己深信不疑的事业慷慨陈词。可是远离讲坛，心里炽热的感情又撩得我坐

① 一语双关，法语中议会和房间是同一个词。

立不安。我害怕至高无上、尤其严厉的审判者讨厌我。要我在他面前开口，我只会说：'您瞧，我是多么惊慌，您占据了我整个心灵，使它不敢暴露在您的面前。'"

德·夏斯特莱夫人愉快地听着，但是等他说到最后这些话，她害怕贝拉尔小姐了。她觉得娄凡说得太露骨，赶紧打断了他的话：

"先生，您真的希望入选国民议会吗？"

"夫人，我父亲是随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父亲。由于我热烈地希望被选上，我相信他是同意的。"

"不过，我有个感觉，好象您还太年轻。先生，我很担心，这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娄凡正想适当谈谈他的希望，有个念头突然一闪而过：

"我当初以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这次见面，难道它就是这样的么！"

这个想法使他心里凉了半截。接着，他说了一些平淡得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悲的话。他突然站起身，匆匆告辞了。当初他最大的幸福是希望进入这个地方，现在他离开这个地方却觉得愈快愈好。

走到街上，他突然感到一阵愕然，好象傻了一样。

"我得救了。"走了几步以后，他大声地对自己说，"我天生不是谈情说爱的材料。嗳！这就是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第一次会面，第一次约会！我从前瞧不起歌剧院的小舞女，真是大错特错！她们的不登大雅之堂的约会，总是令我想到和真心相爱的女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有几次大家正有说有笑，这个联想却使我闷闷不乐。我太愚蠢了！但是，也许我根本没有爱……是我搞错了……笑话！完全不可能！堂堂一个男子汉！爱上一

个充满利己的恶意的思想、顽固地维护特权、因为这些特权受人嘲弄而动辄发火的极端保王派女人！有受人嘲弄的特权，真有意思！”

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想着贝拉尔小姐，仿佛她就在眼前，头上用褪色的绿丝带系着一顶镶黄花边的小帽。在娄凡的印象中，这种不太干净而且趋于过时的华丽打扮，就象一座肮脏破落的房子一样。

“如果我进一步观察她，所得的印象大概也不外如此。”

他早把德·夏斯特莱夫人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时又想起了她：

“可是，我不仅自以为爱她，而且以为清楚地看到她也开始爱上我了。”

这时，不管想什么事情，他都会觉得比想德·夏斯特莱夫人更加愉快。这是他三个月以来第一次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

“怎么搞的！”他怀着一种憎恶的心情暗自说，“为了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说一些温情话，竟然有十分钟被迫说了谎话！而且，这件事发生在绿衣猎人树林里遇到的事以后，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幸福得激动不已，甚至在今天早操的时候两三次搞错了间距！天哪！我对自己有丝毫把握吗？昨天，谁料到我会这样呢？只能说我是疯子，一个孩子气十足的人！”

他对自己的责备是真诚的，但是他依然明确地感觉到，他不再爱德·夏斯特莱夫人了。想起她就令人生厌。这个最新的发现终于完全压倒了娄凡。他觉得自己是个可怜虫：

“明天，我也许会变成杀人犯，盗窃犯，什么都可能。我对自己没有一点把握。”

他在马路上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对南锡的各种细小的地

方，有了一种全新的兴趣。

在彭浦路附近有一座哥特式小教堂，相传是一个叫勒内的洛林公爵修建的，自从三年前巴黎的一份杂志说这是珍贵的古迹以后，本地的居民们也以艺术家的激情对它大加赞赏。在此之前，一个铁器商人曾在这里堆放过铁栅栏。娄凡的目光从来没有在这座昏暗的教堂的小尖塔上停留过，或者说，他偶尔也留意过片刻，但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倩影立即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这时，偶然的机会引导他来到了这座大小与圣一日耳曼一奥塞尔地方最小的教堂相仿的哥特式古迹面前。他兴趣盎然地停留了很久，他的注意力深入到了每一处最细小的地方。总之一句话，这是非常愉快的消遣。他一边仔细地观察圣徒和动物的小头像，一边为此时和以往的不同感觉诧异不已。

他突然非常快活地想起，当晚在夏尔邦济埃弹子房有一场争夺荣誉棒的比赛。在百无聊赖之中，他焦急地等待着弹子房开门的时间，而且第一个到了那里。他玩得十分开心，一点也不分心，最后还意外地赢了。但是他避免喝醉酒：那天，他觉得狂喝滥饮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享受。不过出于习惯，他努力避免出现独自一身的局面。

第二十五章

他和几位同事有说有笑，脑子里却产生出一些充满哲理和忧郁的思想：

“这些可怜的女人啊！牺牲自己的前途，迎合我们反复无常的幻想，相信我们的爱情！她们怎么能不相信呢？我们对着她们起誓，不是一片真心吗？昨天，在绿衣猎人咖啡馆，我可能比较冒失，但是我也是最诚恳的人。天哪！什么是生活哟！今后应该宽大待人才对。”

娄凡象孩子一样注意着在夏尔邦济埃弹子房里发生的事情，很有兴趣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您中了什么魔法啦？”一位同事问他，“您今天晚上又天真又快活。”

“一点不古怪，一点不傲慢。”另一个人接着说。

“前几天，”第三个说话的是骑兵团里的诗人，“您一直象个好嫉妒的幽灵回到人间，专门嘲弄活着的人享受人生的乐趣。今天，欢乐女神仿佛紧紧地追随着您……”

所有这些话说得直捷了当，因为这些先生从来不知分寸。但是，娄凡丝毫不感到讨厌，也没有想到要生气。

凌晨一点钟，终于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么说，世界上最没有意思的就是想念德·夏斯特莱夫人了吗？但是，我有什么办法解除对她的某种承诺呢？我可以

请求上校派我去N城镇压工人。见到她不理睬是不礼貌，好象我是在玩弄……

如果老老实实告诉她，我看见那个可憎的伪善女人就心寒，她将会象对待笨蛋或者骗子一样看不起我，而且一辈子不理睬我。”

“怎么！”娄凡回想到自己的为人准则，自言自语说，“如此热烈和美好的感情，——它使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也许还使我忘记了祖国，——竟然为一点小事就动摇和破灭么！……天哪！别的男子汉也象我一样吗？或者我比别人更愚蠢？谁能帮助我解答这个问题呢？”

第二天清晨五点钟，骑兵们叫“狄安娜”的起床号声吹醒了娄凡，但是他神情严肃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没有出门。他十分惊奇：仅仅因为不再想德·夏斯特莱夫人，竟然会使人感到无限空虚。

“是的！”他想，“巴蒂尔特已经和我毫不相干！”这个曾经对他产生过魔力的动人的名字，仿佛已经和别的名字没有区别。他在心里一一数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优点，不过数来数去，他最有把握的还是她的美貌，他的思想很快便集中在这个优点上了。

“多么秀丽的头发，光亮如丝，又长又密！昨天，在大树的荫影下，它们的颜色令人赞美不绝！金黄的颜色太迷人啦！不论是奥维德夸耀的金头发，或者是拉斐尔和卡尔洛·道尔西为他们笔下美丽的脑袋画的棕红头发，都无法和它们媲美。也许我形容得不很漂亮，但是确确实实，在如丝的光泽映衬下，它们的颜色和榛子一样。前额的轮廓多么有风采！额头里面该有多少丰富的思想啊，也许是丰富过头了！……从前，它使我

见了就害怕！说到眼睛，谁见过这样绝世无双的眼睛吗？她的目光中有个大千世界，即使眼前只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东西。在绿衣猎人咖啡馆，当我们走近她的马车时，她的眼神多么深邃啊！这双眼睛美丽绝伦，上下眼皮儿真秀气！有多少人在关心它们啊！当她随意四顾的时候，她的眼神更是如天仙一般！这时，她的眼神仿佛唱出了她心灵的歌声。她的鼻子稍呈鹰钩状。我不喜欢女人长这种鼻子，即使在我爱她的时候，我也没有爱过她的鼻子……我爱她的时候！天哪！但是我往哪里躲才好呢？怎么办呢？怎么对她说呢？如果她真的属于我呢？……唉！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做个诚实人，我将对他说：我是个狂人，亲爱的朋友，请您为我指定一个流放地吧，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我也立即就去。”

这个想法使娄凡的心恢复了稍许生气。

“是的，”他好象为了消闲解闷继续品评，“是的，向往坟墓的鹰钩鼻，这是夸张的查克塔人的说法，使人的外貌过于严肃。严肃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严肃的对话，尤其是在拒绝的时候，会因此给人一种故弄玄虚的印象，如果稍稍从侧面看过去，这种印象会更加强烈。

“多么小巧玲珑的嘴啊！可以和古代最杰出的玉石浮雕互相媲美。还可能想象出更加清秀端庄的嘴吗？这张小巧玲珑的嘴往往暴露出德·夏斯特莱夫人内心的秘密；偶尔有人说的什么事感动了她，她往往会不知不觉地稍稍噘起上唇，显得与往常不同，那副样子真是美不可言！她不爱讥笑人，哪怕是说一丁点儿讥笑的话，她也要责备自己的。同时，在这些外省佬说话的时候，只要有丝毫的夸张的言词或过分的表情，她美丽的嘴角就会高高地翘起！正因为如此，贵妇人们都觉得她可恶。

有一天，德·桑莱阿尔先生在德·奥干古尔夫人家里就不止说了一遍这些话。她确实具有一种可爱的、活泼开朗、风趣逗人的个性，但是她好象总是后悔让它表现出来似的。”

但是，娄凡列举的这些优点，容貌也好，品性也好，都无助于他的爱情。他的爱情没有复活。他就象一个行家自言自语地品评一尊准备卖出的美丽雕像一样，在心里议论着德·夏斯特莱夫人。

“不管怎么样，从本质上说，她肯定是个伪善的人：找这么一个可憎的侍女就是明证。如果是这样，我早就应该看出她是个爱指责，坏心眼儿，喜欢争吵……对了，还有那些中校呢？……”

娄凡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

他心不在焉，自言自语说道：“宁可对中校先生们过份殷勤，也好过伪善呀；照母亲的说法，最坏的事莫过于伪善。”他继续心不在焉地想道，“也许，这只是地位的问题。自从一八三〇年以来，她那个等级的人相信，只要形成虔敬宗教的风气，法国人将会更驯服地拜倒在他们的特权面前。真正的伪善者是有耐心的……”

但是显而易见，娄凡甚至忘记自己在想些什么了。

这时，一名仆人从达尔乃回来，交给他一封信，这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对他长达七页的信的答复。读者已经知道，信里只有干巴巴的三四行字。这封信使娄凡大吃一惊。

“我已经不爱她了，所以不应该再自寻烦恼，也不必再悔恨，她决不会为我难过的。这封信就是她的真实感情。”

他很清楚，德·夏斯特莱夫人在绿衣猎人咖啡馆说的第一句话已经否定了这封信。然而，它是这么简短，这么生硬！他

感到震惊，震惊得差点儿忘记了出操。勤务兵尼古拉飞马前来找到了他。

“啊！少尉，等会儿上校有颜色给您看啦！”

娄凡一言不发，跳上马便疾驰而去了。

在出操的过程中，上校意外地走到了他担任压队的第七连后面。

“该我倒霉了。”娄凡心想。但是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上校没有粗鲁地斥责他。“父亲大概托人给这个畜生写过信了。”

然而，由于害怕受到申斥，那天早晨他特别认真。同时，也许是上校不怀好意，他下令重复了好几遍以第七连为排头的队列操练。

“我真是愚蠢，事事都以自己为中心！”娄凡暗自说道，“上校和我一样，他有他的苦恼，他没有训斥我，是因为他根本顾不上我。”

在整个操练的过程中，娄凡无法连贯地想某一件事：他害怕分心。一回到家里，他终于敢重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发现自己完全改变了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态度。尽管在四点半钟以前去赛尔彼也尔家是不妥当的，但是那天他还是第一个到了吃饭的地方。他吩咐仆人四点钟备好车马。由于闲着不知做什么好，他于是跑去看仆人套车，在马厩里又发现许多事情看不顺眼。最后在四点一刻，他终于高高兴兴地置身在赛尔彼也尔小姐们中间了。他亲切地告诉她们，和她们谈话使他激动。原来就对他有好感的戴奥德琳达小姐显得特别快活，他也从中受到了感染。

德·夏斯特莱夫人突然来了。那天，人们想不到她也会来。娄凡从未见过她那么漂亮，她脸色苍白，显得有点儿胆怯。

“别看她现在怯生生的，”娄凡心想，“见到中校们就‘奋不顾身’啦。”

这句粗鲁的话似乎重新激起了他的全部热情。但是娄凡太年轻，还不太懂得人情世故。他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待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态度非常粗暴和生硬。他的爱情如虎似狼：他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人了。

赛尔彼也尔小姐们非常高兴，娄凡的一名仆人刚为她们送来几束鲜艳的花，这是他专门从著名花乡达尔乃的温室买来的。德·夏斯特莱夫人恰好没有份，于是只好从最美丽的一束花中分了一半给她。

“可悲的兆头。”她想。

正当赛尔彼也尔小姐们欢天喜地的时候，她却愣愣地站在一旁。娄凡的目光中粗暴无情的成份令她吃惊，她暗暗自问，为了维护尊严和名誉（否则，一个女人是不可能得到别人，当然是比较高尚的人真正的爱情的），她是否应该立即离开这家人，或者起码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不，”她对自己说，“因为我在实际上没有生气。象我目前这样心烦意乱，稍稍有点虚伪就会做出不该做的事的。”

我觉得，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么想是非常明智的，而且她在服从理智方面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她这一生中还从未有过这么意外的表现。

“到头来，难道正如众人所说，娄凡先生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吗？他唯一的目的是要我说出前天那句轻率的话吗？”

当时，德·夏斯特莱夫人自信看到了一颗深受感动的心。她在脑海中重温了一遍他的言谈举止。

“难道是我看错了吗？我受虚荣心的愚弄，竟然到了这么

深的地步吗?”她突然这么问自己，“对我来说，如果娄凡先生不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实呢?”

接着，她的心又坠入了无情的动摇不定之中，同时艰难地想把整个南锡城的人挂在娄凡的名字上的“狂妄”二字推开。

“不，我已经想过千次百次，而且在十分冷静的时候也这么想：人们说娄凡先生狂妄，无非是他有轻便双轮马车，特别是因为他手下的人穿着华丽的号衣，并非他的性格真是如此；他真正的个性，他们是看不见的。那些城里人感到，如果处在他的地位，他们自己肯定会目空一切，事情就是这样。对他来说，最多因为年龄关系有些无害的虚荣心罢了。他喜欢漂亮的马匹和华丽的号衣，这些东西是属于他的。狂妄这两个字，只能说明这些退役的军官嫉妒他。”

然而，尽管这些想法很干脆很明确，在这个心烦意乱的时刻，狂妄这两个字依然可怕地影响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判断。

“我这辈子和他说过五次话；我对人世还远远谈不上有深刻的了解。除非极端自信，否则只经过五次交谈，怎么敢说摸透一颗男人的心呢……不仅如此，”德·夏斯特莱夫人愈想愈伤心，“我在和他说话的时候，更多的是注意不要暴露自己的感情，而不是观察他的感情……应该承认，象我这样年纪的女人自认比全城的人更好地判断一个男人，多少有些不自量力吧。”

想到这里，德·夏斯特莱夫人变得心情十分沉重。娄凡注视着她，心里开始象先前一样焦虑不安起来；他想：

“军阶低微，肩章狭窄，它们在起作用了。人们已经习惯看见上校挽着您的手臂。找不到上校就是中校，或者起码也是一名骑兵中尉，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找一个微不足道的少尉陪在身边，在南锡的上流社会还有脸见人吗？没有菠菜籽形流苏

的肩章是不行的。”

读者清楚，我们的主人公这么想是相当愚蠢的。我们必须承认，他既缺乏洞察力，心里也不好受。他刚这么想过，突然又好象无地自容似的，因为爱她的感情又抬头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情不比他强多少。他们两个人都为前天在绿衣猎人咖啡馆遇到的幸福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如果小说家还象从前一样，有特权在盛大的场面上教训人，他们也许会在这里大喊大叫："冒冒失失地爱一个自己几乎不了解的人，这是理所当然应受的惩罚！不是么！可以这么说，这是让一个只见过五次的人主宰自己的幸福！”如果讲故事的人用夸张的笔触铺叙这种思想，最后又暗示出一条宗教戒律，那么蠢人们就会互相传播："一本道德教育的好书。作者一定是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傻瓜们仅仅从学士院推荐的少数几本书里见过这些话，所以他们不会说："按照我们现时温文尔雅的外表，就算经过五十次交往，除了随机应变的程度，以及漂亮地说些空洞话的技艺有多少进步以外，一个女人能对一个'正派'青年有多少了解呢？关于他的内心世界，关于他追求幸福的特殊方式吗？完全不可能，要么他并不正派。”

在作这一番思想上的评论的同时，这一对情人都显得非常忧愁。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到达之前不久，娄凡为了替自己过早来到找个借口，曾经邀请赛尔彼也尔一家人去绿衣猎人咖啡馆；她们当即同意了。几位小姐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过几句客套话，便把她们接受娄凡的邀请这件事说了一遍，接着，她们离开花园跑去取帽子了。赛尔彼也尔夫人跟在她们后面，步履自然要稳重一些。于是，在两旁种着刺槐的相当宽的林荫道上，只剩下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娄凡。他们默默地往前走

着，但是一左一右，分开在林荫道的两侧。

德·夏斯特莱夫人暗自想："跟这几位小姐一起去绿衣猎人咖啡馆，好象我同意和娄凡先生亲密往来似的，我是否应该这样做呢？"

第二十六章

她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决定。爱情利用了这个增加慌乱的因素。德·夏斯特莱夫人一直默默地走着，低着头避开娄凡的目光，她突然转过脸望着娄凡说：

“娄凡先生在骑兵团里遇到不顺心的事了吧？好象苦闷得很呢。”

“确实是这样，夫人。从昨天起，我在精神上一直非常苦恼。我完全不明白发生的事情。”

他转过眼睛，正好和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视线碰个正着，他十分严肃的目光表明他说的是真话。德·夏斯特莱夫人一惊，停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一步都走不动了。

“我对自己要说的话感到羞愧，夫人。”娄凡接着说，“但是，作为一个重视荣誉的人，这些话是非说不可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听到这么严肃的开场白，脸色刷地红到了耳根。

“我要说的话听起来离奇古怪，甚至是愚蠢的，同样，我说话的方式和不得不使用的言词也非常荒唐可笑。”

有一阵短暂的沉默。德·夏斯特莱夫人忐忑不安地望着娄凡，他显得非常苦恼。最后，他好象很不容易才控制住羞怯的情绪，终于吞吞吐吐，声音又细又含混地说：

“夫人，您相信我的话吗？您听了我的话，不会嘲笑我，

不会认为我是最卑鄙的人吧？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无法驱走昨天在您府上遇到的那个人。看到她凶神恶煞的面孔，架着眼镜的尖鼻子，就象有人在我心中放了毒药一样。”

德·夏斯特莱夫人禁不住想笑了。

“是的，夫人，我来到南锡以后，从未体验过见到这个怪物时产生的感觉，我的心变得冰凉。我甚至偶尔会整个钟头不想您，更令我惊奇的是，我似乎感到我已经没有爱情了。”

听到这里，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面色变得非常严峻；娄凡发现它完全消失了嘲讽和微笑的痕迹。

“真的，我相信自己是疯了。”他接着恢复了往常十分幼稚的口吻，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目中，用这种口吻说话是不可能撒谎和夸张的。“我觉得，南锡城好象变成了一座我从未到过的陌生地方，因为在从前，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的眼睛里只有您一个人；看见晴朗的天空，我会说：她的灵魂更加纯净。看见一所阴暗凄凉的房子，我会说：如果巴蒂尔特住在这里，这所房子将会多么讨人喜欢啊！请您原谅我说得这么坦白。”

德·夏斯特莱夫人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意思是说：“继续说下去，我不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唔！夫人，”娄凡继续说，一边好象在观察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眼睛，希望从中了解自己说的话产生的效果。“今天早上，阴暗凄凉的房子依然是阴暗凄凉的，晴朗的天空是美丽的，但是没有引起我联想到别的美好的事物，总之一句话，我不幸失去了爱心。我突然收到了非常严厉的三四行字，这是对我的大概写得太长的信的回信，它似乎稍稍缓解了毒药的作用。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您，可怕的痛苦冰消瓦解以后，我重新套上了爱情的枷锁。但是由于毒药的作用，我仍旧感到浑身冰冷……

夫人，我说这番话稍微有些夸张，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明见到您那位侍女的心情。我不得不下很大的决心，才用上一些表示爱情的语言，这就是不幸的证明。”

经过这一番真诚的表白，娄凡顿时如释重负。他缺乏生活经验，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结果。

相反，德·夏斯特莱夫人好象吓坏了。“很明显，他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她暗暗想道，“有理由认真对待这个想法吗？我是不是应该相信，这是一个多情的人天真幼稚的心声呢？”

娄凡说话的态度十分诚恳，因此，德·夏斯特莱夫人更加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是她经常发现，娄凡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时时会故意说些荒诞不经的话。想到娄凡这个骗人的习惯，她心里感到一阵阵刺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时娄凡的姿态和口气与往常截然不同，他这番话的结尾显得那么真诚，她觉得没有任何不相信他的理由。莫非在这个年纪，他已经成了炉火纯青的喜剧演员？但是，如果她相信他奇怪的内心表白，如果她相信他是真诚的，那么她首先不应该表现出生气的样子，更不能愁眉苦脸，但是怎样才能既不生气又不愁眉苦脸呢？

德·夏斯特莱夫人听见赛尔彼也尔小姐们跑回花园的声音。赛尔彼也尔夫妇已经坐上娄凡的大型轻便马车。她顾不上再听理性的劝告了。

“如果我不去绿衣猎人咖啡馆，其中两个可怜的姑娘将不能参加这次愉快的郊游。”

她于是带最小的两位姑娘上了马车。

“我起码还有时间可以思考一下。”她想。

思考的结果是好的。

“娄凡先生是个有教养的人，虽然从表面看，他说的话稍

奇古怪，不可思议，实际上却是一片诚心。在他开口之前，他的表情和姿态已经告诉我了。”

他们在布莱尔维勒树林的入口处下车。这时，娄凡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德·夏斯特莱夫人一眼便看出来了。他的额头恢复了青年人所有的宁静安详，他的举止潇洒自如。

“他这颗心是诚实的。”她愉快地想，“这个世界还没有把他改造成一个装腔作势的伪君子。在二十三岁这个年纪，这是一个奇迹！而且，他还是从上流社会生活过来的！”

其实，德·夏斯特莱夫人完全搞错了：从十八岁起，娄凡再没有涉足宫廷生活和圣日耳曼区的社交圈子，他是在化学课上的曲颈甑和蒸馏器中间生活过来的。

过了一会，娄凡走到德·夏斯特莱夫人身边，向她伸出了手臂，赛尔彼也尔家的两位小姐和他们走在一起，其他人离开他们大约十步路。为了避免引起几位小姐的过分注意，娄凡显得非常轻松。

“自从我鼓起勇气，向我最尊敬的人说出心里话以后，我的心情和先前完全不同了。我感到，在说那个一见到就令人讨厌的小姐时，我说的那些话是荒谬的。我发现，今天的天气和前天一样晴朗。但是，在尽情享受这个美妙的地方唤起的幸福之前，夫人，我想听听您对那些可笑的奇谈怪论，如爱情的枷锁啦，毒药啦，还有许多其它可悲的字眼，有些什么意见。”

“先生，我对您说实话，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见。但是总的说来，”她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一丝不苟地说：“我相信您是真诚的；即使有错，起码没有想骗人。只要说真话，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甚至包括爱情的枷锁，毒药……”

德·夏斯特莱夫人在说这些字的时候，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了。

“怎么搞的，”她暗暗想道，心里真的犯愁了，“在和娄凡先生说话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保持庄重的态度呢？和他说话就是那么了不起的幸福么！谁能保证他不狂妄，拿我当可怜的外省女人开玩笑呢？也许，他还算不上是真正不正派的人，只是由于穷极无聊的军营生活，对我抱有非常一般的感情罢了。”

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爱情的对立面坚持这么说，但是它已经变得惊人地苍白无力。她感到在沉思之中有一种无穷的乐趣，所以说话不多，但是又不至于引起在他们周围的赛尔彼埃尔一家人的注意。最后，对娄凡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吹号的德国人来了。他们先是吹奏莫扎特的华尔兹舞曲，接着又吹奏《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二重奏选段。德·夏斯特莱夫人显得比刚才严肃，但是慢慢地高兴起来了。人生中的这一段遭遇令娄凡激动得完全不能自制，幸福的希望似乎已经成为事实。由于和这些小姐在一起散步，难得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便抓住一个机会大胆地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说：

“一个人不应该欺骗自己崇拜的上帝。我是真心诚意的，这是我表示敬仰的最高方式：我会因此受到惩罚吗？”

“您真是一个怪人！”

“出于礼貌，我应该说是的。但是事实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一个人。有谁能够告诉我，我将好好地报答他。我在装绿色百叶窗的窗下，从马背上摔到地上，从那天起，我才真正开始生活，并且努力地认识自己。”

这一段话说得非常流利，仿佛在说前一句的时候，后一句已经到了嘴边。他的表情诚恳而高尚，德·夏斯特莱夫人不由得被他深深地打动了。娄凡想更加公开地表白爱情，但是有点

不好意思，对方微微一笑，告诉他不必说了。

“我明天能来看望您吗？”他又说，“同时，我请求您再答应我一件事，几乎和去看望您一样重要，请您在见我的时候，不要让那位小姐在场。”

“她不在场对您也没好处。”德·夏斯特莱夫人愁眉不展地回答说，“我非常讨厌和您单独在一起，还要听您说些老话，好象您光会对我说这些话似的。如果您老老实实答应我谈谈别的事情，那就请来吧。”

娄凡答应了。以上大体就是他们在那天下午的谈话。四周都是人，使他们几乎无法交谈下去，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为此感到庆幸。其实，即使让他们完全自由地交谈，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远远算不上亲密，多少还有些隔阂。娄凡尤其如此。但是，就算他们一句话不说，他们的眼睛也似乎已经相互承认，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他们相爱的方式与前天大不相同。现在，他们已经不仅仅为新生的真实的幸福激动，说得确切一些，使他们激动的是热烈的爱，是难舍难分，是信任对方的强烈愿望。

“但愿我能相信您，我是属于您的。”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眼睛仿佛在这么说。如果她看得见自己的眼睛，她简直会羞死的。这是绝色美人遇到的不幸之一。她们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只有经过冷漠的观察才能确实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娄凡一时以为明白了，然而稍后又对一切产生了怀疑。

他们由衷地感到在一起无比幸福。娄凡几乎热泪盈眶。在散步的过程中，德·夏斯特莱夫人好几次回避娄凡，不让他搀扶自己，但是既不使赛尔彼也尔一家人觉得她故意做作，又不使娄凡觉得她无情。

最后，时间已近黄昏，大家离开咖啡馆，准备回树林入口处停车的地方。德·夏斯特莱夫人对他说：

“娄凡先生，请您搀住我一起走吧。”

娄凡紧紧挽住对方伸出的手，对方作出了几乎同样的反应。远远听去，波希米亚号尤其显得美妙动听。四周一片寂静。

幸运得很，他们走到停车处的时候，赛尔彼也尔家的一位小姐突然发现，她把手绢忘在绿衣猎人咖啡馆的花园里了。有人建议派仆人去找，也有人建议大家一起坐车去找。

娄凡过了好久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他提醒德·赛尔彼也尔夫人说，傍晚的景色太美了，而且由于几乎无法察觉的热风使露水无法形成，加上她家的几位千金跑动也不及前天多，马车可以跟在后面……总之，在罗列了一大堆娓娓动听的理由以后，他得出结论说，如果诸位女宾不觉得累，大家一起走走也许会更惬意一些。德·赛尔彼也尔夫人把决定权推给了德·夏斯特莱夫人。

“太好了，”她说，“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车子跟在后面，车轮的声音跟着我们走走停停，这是非常讨厌的。”

娄凡心想，乐师们收了钱马上就会离开花园。他立即派了一名仆人，请他们重新演奏《唐璜》和《婚礼》的片断。他回到妇人们身边，很自然地重新挽起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手臂。赛尔彼也尔家的小姐们因为可以继续散步喜出望外。大家走在一起，谈话的气氛亲切轻松。娄凡偶尔插上几句，一则使谈话不至中断，二则也为了不让人觉得他过于沉默。德·夏斯特莱夫人和他都不想同对方说话：他们默默无言地走在一起，已经够幸福了。

不久，重新传来了号手们吹奏的乐曲。到达花园的时候，

娄凡说德·赛尔彼也尔先生和他都很想喝点潘趣酒，还说可以为女宾们把酒尽量冲得淡一些。当时的气氛非常融洽，尽管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反对，喝潘趣酒的提议还是一下子通过了。德·赛尔彼也尔夫人认为，潘趣酒对女孩子的容貌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个意见得到戴奥德琳达小姐支持，她太钟情娄凡了，也许多少有点儿吃醋吧。

"请您和戴奥德琳达小姐打官司吧。"德·夏斯特莱夫人友好地诙谐地对娄凡说。

最后，大家回南锡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九点半钟了。

第二十七章

娄凡因此违反了军营的纪律：晚点名缺席，碰巧本周又轮到他值星。他立即跑去找到副值星官，后者劝他主动向上校报告这件事。这位上校是人们在一八三四年所说的狂热的中庸派，象他这种人，对娄凡在上流社会受到的款待自然眼馋得很。照英国人的说法，在这个区域遭受挫折，将推迟这位忠心耿耿的上校晋升将军，国王的随从副官……对少尉的报告，上校的态度非常生硬，三言两语便作出了禁闭二十四小时的决定。

这正是娄凡担忧的事。他回到家里想给德·夏斯特莱夫人写信；但是，给她正正式式地写信，这是多么折磨人的事啊！有些话当面说还可以，用笔写下来又是多么不谨慎啊！这些想法整整困扰了他一个晚上。

左思右想以后，娄凡直接派了一名仆人，给篷勒韦公馆送去一封人人可以拆阅的信。他实在不敢不这样写：他的爱情已经恢复如初，同时，德·夏斯特莱夫人重新引起了他的极度恐惧。

第三天清晨四点钟，娄凡还在睡梦中，突然接到整装待发的命令。他发现军营里气氛十分紧张。一名炮兵军官正忙着向枪骑兵们分发弹药。据说，离这里八九法里的一座城市里，工人们已经组织和联合起来了。

马莱上校一边巡视军营，一边和军官们谈话，而且故意提

高嗓门，让士兵们也听到他的话：

"关键是狠狠地教训一下他们。对这班……决不能手软。这是争取十字勋章的好机会。"

队伍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楼窗下经过，娄凡抬头看了很久，但是绣花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动静。娄凡也怪不得德·夏斯特莱夫人；因为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看到，并且招来骑兵团全体军官的议论。

"如果是德·奥干古尔夫人，她肯定会来到窗前的。但是，我会爱德·奥干古尔夫人吗？"

如果德·夏斯特莱夫人站在窗口，娄凡自然非常欢迎这个表示关心的举动。当时的情形是，在骑兵团出城必经的彭浦路和下一条马路，两旁的窗口上挤满了全城的贵妇人。

娄凡所在的第七连后面，紧跟着半个已经点燃了火绳的炮兵中队。炮车和辎重车隆隆地驶过街道，震撼了南锡城的木屋，令贵妇人们既惊又喜。娄凡向德·奥干古尔夫人、德·毕洛朗夫人、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德·马尔西里夫人一一打了招呼。

娄凡心想："我真希望知道，她们到底最憎恨路易·菲利普，还是最憎恨工人……德·夏斯特莱夫人既不象所有这些贵妇人那么好奇，对我也毫无关心的表示！按照德·瓦西尼先生简洁明了的说法，我就要去血洗织工了。如果战斗激烈的话，上校将获得三级荣誉勋位，而我将赢得良心的责备。"

第二十七枪骑兵团用六个小时走完了从南锡到N城的八法里路。半个炮兵中队延误了整个骑兵团的行动。马莱上校三次接到传令兵送来的命令，每次都让部下把拉炮的马匹换掉。结果，枪骑兵被迫步行，看来还是他们的马最适合牵引火炮。

副省长弗莱隆先生飞马而来，半路上追上了骑兵团；为了

和上校说话，在沿途枪骑兵的阵阵嘘声中，他从队伍后面一直跑到前头。副省长腰佩军刀，由于身材粗短，军刀显得特别长。在队伍里，窃窃耳语变成了大声嘲笑，他快马加鞭，希望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结果，不但嘲笑声越发厉害起来，而且有人发出了喊声："摔下来啦！摔下来啦！"

但是，副省长很快便出了这口冤气：枪骑兵刚刚进入N城狭窄肮脏、房屋残破的街道，在窗口看热闹的工人家属们立即发出了嘘声，工人们也时时出没在狭窄的街口，对着他们喝倒彩。到处传来商店乒乒乓乓关门的声音。

最后，骑兵团突然出现在城里的商业大道上。所有的商店已经打烊，楼窗上渺无人影，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随即开进了一座很长，形状不规则的广场。广场上栽着五六棵经过修剪的桑树，一条满载全城垃圾的臭水渠纵贯其中。渠水是蓝色的，因为好几间染坊都把它当阴沟使用。

晾在窗外的衣服破旧肮脏，不堪入目。窗玻璃既脏又小，许多窗没有玻璃，糊着上过油的废字纸。到处呈现出触目惊心的贫穷景象，所谓惊心，当然不是惊动那些希望捞到勋章，在这座可怜的小城里耀武扬威的心。

上校让骑兵团沿臭水渠一字排成散兵线。倒霉的疲惫不堪的骑兵们又饥又渴，在八月的骄阳底下又挨了七个钟头。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骑兵团进城的时候，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而且小餐馆比别的商店关得更早。

"这下可好受了！"一个骑兵喊道。

"这儿的味道也不错！"另一个人应道。

"安静，妈……！"不知哪个中庸派军官尖利地喝了一声。

娄凡发现，所有自重的军官都默不作声，表情非常严峻。

"我们和敌人相遇了。"娄凡心想。

他非常谨慎，非常冷静，就象在高等技校里做化学实验一样，他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大大减弱了他对这类任务的厌恶心理。

一个瘦高个子尉官（弗洛托中校曾对娄凡说起过他），这时走过来一边和娄凡搭讪，一边咒骂工人。娄凡一言不发，只是怀着难以形容的蔑视心情看着他。这个尉官走开的时候，有四五个人相当大声地喊道："奸细！奸细！"

人们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两三个人坚持不住，被迫下了马。几个勤务兵因缘被派去公共水池，水池非常大，但是水面飘浮着三四只刚被打死的猫，猫血染红了池水。从凯旋门式的泉口流下一股细小的发热的水，灌满一瓶水就要很多分钟，而骑兵团足足出动了三百八十人。

副省长跟着市长不止一次经过广场，据队伍里的人说，他在想方设法买酒喝。

"如果我卖酒给您，我的铺子就会被抢劫一空。"店主们回答说。

每隔半个钟头，骑兵团就遭到一次变本加厉的嘲骂。

那个当奸细的尉官离开的时候，娄凡突然想到，不妨派仆人去离城二法里的村庄看看，那里既无织机也无工人，情形或许会比较平静一些。仆人们此行的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买回上百个面包和三四捆饲草。他们果然不辱使命，将近四点钟光景，人们看见四匹马驮着面包，两匹马驮着干草回到广场上。顿时，广场上变得鸦雀无声。几个庄稼人走过来和娄凡说话，娄凡给了一个好价钱，然后高高兴兴地给连里的士兵每人发了

一小份面包。

好几个不喜欢他的军官在背地里嘀咕开了："瞧，共和派开始施展阴谋诡计了。"

弗洛托落落大方，走过来向娄凡要了两三个面包和一些喂马的草料。

"我是担心这几匹马。"中校从部下面前走过，精灵地说。

过了一会儿，娄凡听见副省长对上校说：

"怎么！我们不能向那些叫化子开刀吗？"

"这家伙比上校凶恶得多！"娄凡心想，"马莱这种人就算杀掉十几个织工，也不一定能晋升将军，可是弗莱隆先生很可能因此被任命为正省长，并且两三年内可以保住这个位置。"

娄凡分发面包这件事，证实附近有村庄这个英明的想法。五点钟左右，上面又发给每个士兵一斤面包，还给军官们分了一些肉。

黄昏的时候，有人开了一枪，但是没有伤及任何人。

"我说不出为什么，"娄凡想，"但是我敢打赌，这一枪是副省长下令放的。"

六点钟光景，骑兵团发现工人们不知去向了。十一点钟，开来了一队步兵。骑兵团把大炮和榴弹炮转移交给步兵以后，时间已是午夜一点，枪骑兵们人疲马乏，忍着饥饿返回南锡。他们在一座非常平静的村子里停留了六个小时。村里的面包很快卖到了八个苏一个，酒卖到了五法郎一瓶。原来，好战的副省长忘记了运来给养。关于这件大事在军事、战略、政治……等方面的详细情形，请看当时的报纸。总之，骑兵团凯旋而归，工人们贪生怕死。

以上便是娄凡参加的第一次军事行动。

“回南锡以后，假如是白天，我敢不敢马上去篷勒韦公馆呢？”他在心里问自己。

结果证明他是敢的。但是他在敲公馆大门的时候，却害怕得要命。他的心怦怦直跳，当他拉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门铃时，竟然情不自禁地嘀咕说：

“天哪！我会不会又不爱她呢？”

屋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贝拉尔小姐不在她身边。娄凡热烈地握住她的手。过了两分钟，娄凡变得容光焕发，他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爱德·夏斯特莱夫人了。如果稍微多一点经验，他会明白地说他爱她；如果他的胆子稍微大一点，他会大胆地投入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怀抱，而且不必担心遭到拒绝。起码，他可以和她订立一项大大有利于爱情的和约。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趁机把事情再推进一步，他已经感到十分满足。

南锡人曾经听信这个传闻，N城的工人枪杀了骑兵团的一名青年军官。听到这个消息，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度非常担心，她了解局势的严重性，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我得请您回去了。”她神情忧郁，故作严厉地说。

娄凡害怕惹她生气，没有坚持要留下来。

“夫人，我能不能在德·奥干古尔夫人府上再见到您呢？今天是她会客的日子。”

“也许能吧，请您一定去。我知道，和这位绝顶漂亮的美人在一起，您是不会讨厌的。”

一小时以后，娄凡已经在德·奥干古尔夫人家里了，但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姗姗来迟。

对我们的主人公来说，时间就象插了翅膀一样。但是，这

对情人相聚在一起，此情此景是那么幸福，如果把它描绘出来，相信读者不但不会产生好感，相反还会由于嫉妒心，报复似地说："天哪！多么枯燥乏味的书啊！"

第二十八章

我们将并拢双脚，冒昧地跳过以后的两个月。由于在这两个月里，娄凡一直在原地徘徊，所以我们这么做并不困难。娄凡确信自己没有取悦女人的本事，特别是认真爱上某个女人的时候，自己只会每时每刻投其所好。他从不强加于人，使人感到不便和痛苦，也不会提前十五分钟采取谨慎的行动，以便在下一个十五分钟进一步博取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爱情。不管什么事情，他对她说的全是真话。譬如有这么一件事：

“我发觉，”一天晚上，她对他说，“您在德·赛尔彼也尔先生面前说的话，和您的想法以及您对我说的话截然不同。这不是有点儿虚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关怀您的人就太不幸啦。”

由于贝拉尔小姐占了副客厅，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往往在与这间客厅紧连的大工作室，或者说在书房里接待娄凡，而且从来不关房门。晚上，贝拉尔小姐走了以后，就换她的贴身侍女看守客厅。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晚上，他们的谈话十分直率，一点没有转弯抹角的地方。原来，贝拉尔小姐出去串门了，接替她的贴身女仆又是聋子。

“夫人，”娄凡热烈地，有点愤激地说，“我被抛进了汪洋大海，为了不至于淹死，我拼命挣扎，您却以责备的口吻对我说：先生，您怎么老是摆动胳臂！难道您觉得我说的话那么有

用，相信它们可以改造南锡城的全体居民吗？难道您愿意我到处吃闭门羹，让我只能在这里见到您吗？再说，他们很快会使您感到接待我是一种耻辱，就象人们责备您，使您因为希望回巴黎感到惭愧一样。确实，不管什么事情，甚至现在是几点钟，我想，我和此地的居民都有绝然不同的看法。难道您愿意我变成哑巴吗？

“夫人，我只对您一个人说心里话，甚至在我们势不两立的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为了摆脱共和派的名声，那天，我由正派过人的德·普瓦利埃大夫带着去忏悔人教堂，从此开始了说谎的习惯。只是为了您，为了能够接近您，我不断地完善着这个习惯！您希望我从明天开始怎么想就怎么说，见人就猛烈地攻击一番吗？我不再去忏悔人教堂，不再在德·马尔西里夫人府上瞻仰亨利五世的肖像，不再在德·高迈西夫人府上恭听教士雷伊先生的荒谬说教，这样，不出一个星期，我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不，我不希望这样，”她神色黯然地回答说，“可是，从昨晚到现在，我心里一直非常痛苦。我让您去和戴奥德琳达小姐以及德·毕洛朗夫人说说话，可是我听到您对德·赛尔彼也尔先生说的话，和您对我说的话完全不同。”

“我在半路上被德·赛尔彼也尔夫人截住了。诅咒外省吧，在这里事事都得虚伪，否则就没法生活，或者诅咒我受的教育吧，是它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人们是多么愚蠢。您有时责备我说，巴黎的教育使我感觉迟钝，这是可能的，但是巴黎的教育也有优点，它使我善于观察。这不是我的功劳，所以，如果您指责我自吹，那就错了，责任在那些出入我母亲的沙龙的才子们。只要熟悉那里的情形，就会对德·毕洛朗、桑莱阿

尔、赛尔彼也尔、德·奥干古尔诸位先生的荒唐感到吃惊，就可以理解德·普瓦利埃、弗莱隆副省长、马莱上校等人是多么虚伪，他们由于自私，更由于愚昧，无知地将二十万特权者的利益置于三千二百万法国人的幸福之上，不同的是后面这些无赖比前者更加卑鄙。我这是在做宣传了，简直是在您面前浪费时间。昨天，我没有驳斥德·赛尔彼也尔先生的论调，但是您了解我的真实思想，您觉得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呢？”

“唉！两个人都对。您使我变了，也许是变坏了。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常常在无意中觉得，他们在圣心院里专门教一些奇怪的谎话。有一天我和将军发生争论（指德·夏斯特莱先生），他几乎就是这么说的，但是说过以后好象后悔了。”

“因为他损害了丈夫的私利。对他来说，宁可一个女人愚钝得令丈夫讨厌，她也得忠于为妻的职守。在这方面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宗教是专权最有力的支柱。至于我，我不怕损害情人的利益。”娄凡以庄重自豪的口吻接着说。他想：“经过这场考验，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选择情人是一个少妇最具决定性的行动之一。如果不找情人，她心里会堵得发慌，到了四十岁上下，一下子变得痴呆迟钝。她会爱上自己照料的小狗，或者爱上听她忏悔的神甫。因为，一颗真正女人的心需要男人的爱怜，就象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少不了对方一样。但是，如果找的情人不正派，她可能立即坠入不幸的万丈深渊……德·夏斯特莱夫人提出异议，她的语气无比天真，偶尔之间还无比温柔。

经过多次类似的谈话，娄凡感觉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和第二十骠骑兵团的中校不可能有感情上的纠葛。

“天哪！如果让我有父亲的眼力和经验，哪怕是一天也好，

我还有什么不肯牺牲么！”

他是第一次恋爱。德·夏斯特莱夫人个性淳朴，恰好和她真正高贵的出身相辅相成，即便是最微小的伪善，对自己亲爱的人表现出丝毫的装模作样，她都认为是最可耻的罪恶。她热烈地爱他，除了这件事，她对娄凡说的都是真话，态度之自然和热情，在一位二十二岁的女人身上是极其少见的。

“即使我不再爱她，”娄凡暗自说，“在她身边度过的这些夜晚，也将在我的一生中留下最愉快的记忆。”

她从未明白地说过她爱他，但是只要他冷静地想一想（实在说，他很少这样做），他对这一点是很有把握的。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来说，单纯有单纯的好处：除了耳闻目睹一些坏心眼的人使她心情不快以外，她依然保持着青年人纵情欢乐的特点。每当娄凡结束访问的时候，他都有三刻钟或者一个钟头不直接地谈论爱情，这时，她显得特别活泼。我是不是说一说呢？有时候，她竟至于象小学生一样跟他开玩笑。如果在巴黎，这样的举动是见不得人的，譬如说把他的军帽藏起来。但是，他们在一起寻找军帽的时候，如果娄凡冒失地抓住她的手，德·夏斯特莱夫人会立即生气地站起来。她不再是一个疯疯颠颠的快活的姑娘，相反，悔恨的心情使她的容貌挛缩，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三十岁的严厉女人。

娄凡往往会做出这种冒失的举动，说出来会叫他难为情。巴黎的教育虽然偶尔也占上风，但是十分难得。他握住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手，并非因为他感到握住自己心爱的人的手是一种幸福，而是因为他心里有某种东西在对他说，连续两个钟头和一个女人单独呆在一起，她的目光有时还那么亲切，不和她握握手是非常愚蠢的表现。

一个人从十岁起就住在巴黎，不可能不沾染一些恶习。不管他生活在哪个沙龙，不管这个沙龙多么提倡朴实自然，不管出入这个沙龙的人多么鄙视虚伪，巴黎人终归各有各的算盘，他们特有的矫揉造作和虚荣心理一直深入到了自以为最纯洁的灵魂。

由于他的鲁莽，尤其因为和他认为有无穷智慧、披心相见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态度历来非常真诚，这个胆大妄为的举动与他平日的行为相比显得非常突出。

从他所谓的爱的冲动中，德·夏斯特莱夫人发现他正在逐步实现一项预谋的计划。同时，她惊惧地看到娄凡的表情有一种不祥的变化。这种奇特的变化引起德·夏斯特莱夫人非常强烈的怀疑，并且使娄凡对象她这种性格的女人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娄凡的可笑举动扰乱了她内心的安宁和幸福，与此同时，一连串讨厌的想法趁虚而入；涌进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混乱的头脑。她一生的幸福全看娄凡是否诚实了。她觉得他的举止非常可爱，她了解他的才华；但是，他真的心口如一吗？或者，在他所有的优点之外，是否还得加上高明的喜剧演员这个优点呢？

"他年轻，他富有，他穿着威武的军装，他是从巴黎来的，难道归根结底只是个花花公子吗？在南锡，人人都这么说。我在他的想象中是个严肃的人，他在我面前自然会装出畏畏缩缩的样子，不象其他人一样自以为是，而我却天真地一味相信他！一旦我不得不蔑视他，后果会怎么样呢？"

她爱的人可能是虚伪的，这个想法竟至于使德·夏斯特莱夫人好几次对着自己发火，她从未体验过这种滋味。她被可怕

的怀疑纠缠住了，她的外表受思想的困扰，变化得非常迅速、突然和深刻，简直象病了一样。这突如其来的表情变化能使最有信心的情人丧失勇气，而娄凡还远远说不上是一个信心十足的情人。他甚至没有察觉，他的轻举妄动已经深深地激怒了德·夏斯特莱夫人。

尽管总的来说他是受欢迎的，他在冷静的时候也相信德·夏斯特莱夫人爱他，然而他每次接近她，心里都有一种恐惧感。他拉响门铃的时候，始终克服不了惊慌的情绪。他对即将受到的接待心中无数。离开篷勒韦公馆还有两百步路，只要远远望见那幢房子，他就六神无主了。这时，如果有本地的某个纨袴子弟向他致意，他在回礼的时候一定会手足无措，篷勒韦公馆的看门老妇人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物，每次和她打交道，他都感到呼吸不顺畅。

娄凡和任何人说话都井井有条，但是面对德·夏斯特莱夫人，却常常出现语无伦次的情形。德·夏斯特莱夫人怀疑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她怀疑他狂妄自大，就象娄凡害怕她一样，她见到娄凡就心寒。在她的心目中，娄凡是决定她幸福与否的绝对主宰。

一天晚上，德·夏斯特莱夫人恰好有一封急信要写。

“这份报纸可以供您暂时消遣一下。”她笑着对娄凡说，一边扔过去一份《辩论报》。接着，她跳跳蹦蹦地走去搬来一个合拢的写字架，放在娄凡和她之间的桌子上。

正当她用挂在表链上的小钥匙，俯身打开写字架的时候，娄凡稍稍弯下身子，在她的手上吻了一记。

德·夏斯特莱夫人霍地抬起头：只见她的模样完全改变

了。

“照这个样子下去，他还会吻我的额头的。”她想。受到伤害的羞耻心令她怒不可遏。

“难道我真的一点儿都不能信任您吗？”她的眼睛喷射出强烈的愤怒，“怎么！我好心好意接待您，虽然我应该象对待所有的人一样，将您拒之门外；我同意和您来往，亲密的程度随时会危及我的名誉，您本来应该规规矩矩才对（说到这里，她的表情和声音变得十分傲慢）；我把您当兄弟看待，请您在我写一封非写不可的信时看一会儿报纸，可是您却不顾一切，粗暴地趁我不注意，做出这么丢脸的事，确切地说，这是使您我都感到丢脸的行为！走吧，先生，让您来这里是我的过错。”

她的声音和神气冷若冰霜，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体现了她的傲慢。娄凡清楚地感到了这一切，他吓呆了。

他的怯懦更加助长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气焰。他本来应该站起身，冷冰冰地向德·夏斯特莱夫人行个礼，对她说：

“夫人，您太小题大作了。一个小小的无足轻重的冒失举动，在我也许是愚蠢的，您却把它当成了弥天大罪。我原来爱的女人，无论是才智还是容貌都很出众，可是说实在的，我现在只觉得您徒有漂亮的外表罢了。”

他应该一边理直气壮地说这些话，一边拿起军刀沉着地佩在腰上，然后离开这里。

事情远非如此：娄凡根本没有考虑这么做，他也许认为这样做对自己太无情，太冒风险，他仅仅因为这样被人撵出去感到痛心。他确实站了起来，但是他没有走；显而易见，他想找个借口留下来。

“先生，我只好把这个地方让给您一个人了。”德·夏斯

特莱夫人又说，表面上十分有礼，但是内中却明白地表现出她的高傲。似乎因为他不肯走，她更加蔑视他了。

她合上写字架的盖子准备另换一个地方，这下子娄凡真正被激怒了，他冲着她说：

“对不起，夫人，我忘记我是什么人了。”

他说完便走了，心里非常愤怒，既恨自己不争气，又恨她太无情。

在他的行动中只有一样东西是好的，但它完全出于偶然，并不说明他有本事，这就是他在说最后这句话的口气。

一出这座倒霉的公馆，摆脱开仆人们好奇的目光，因为他们极少见他这么早和女主人分手，他便自言自语说道：

“必须承认，我实在象个小孩子一样，竟然任人这样对待我！我完全是自作自受。我在她面前，不是努力争取象样的地位，却只顾着象小孩子一样看她。出征N城回来曾经有过一次完全取决于我的机会，我可以取得稳固的特权。我可以让她明确地说她爱我，让我每天在到达和离开的时候拥抱她吻她。可是现在，连吻吻她的手都不行！咳，大笨蛋！”

娄凡经过南锡的大马路仓惶而去时，心里就是这么说的。他还在许多别的事情上责备着自己。

他在心里鄙弃自己，然而还是理智地对自已说：

“总得干点什么吧。”

当晚的活动安排使他为难，因为这一天恰好是德·马尔西里夫人会客的日子，当地的头面人物将在这个德高望重的府第里汇聚一堂，面对着亨利五世的半身像，或者一起评论《时事日报》，或者打惠斯特牌输上三四十个苏。

娄凡完全没有心思去逢场作戏。突然，他想到了去德·奥

干古尔夫人家这个好主意。在古往今来的外省女人中，她的为人最自然。由于她的存在，人们可以原谅外省的一切弊病。象她这样的为人在巴黎是不可想象的，起码也会产生极大的混乱。

第二十九章

“啊！先生，就这么定啦！”她看见娄凡进来，大声说道，“我真高兴能见到您！我决定不去德·马尔西里夫人家了。”

说着，她叫住正准备出去的仆人，告诉他派人把马卸下来。

“您怎么没有匐伏在高贵的德·夏斯特莱夫人脚下呀？是不是两口子闹别扭啦？”

德·奥干古尔夫人打量着娄凡，脸上露出一副狡黠的笑容。

“哈！这是明摆的。”她笑着大声说道，“我从您垂头丧气的样子就知道一切了。您的脸变了模样，笑得那么勉强，这说明我是多么不幸；我不过是您万不得已的选择。算啦，您有话就说吧，既然我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好朋友，把您的苦恼告诉我吧。她找什么借口把您赶出来啦？她赶您出门，是因为另有新欢呢，还是您做错事活该呢？但是，如果您想得到安慰，首先应该讲真话才行。”

娄凡好歹才把德·奥干古尔夫人的问题搪塞过去。她是个聪明人，而且她的聪明才智天天都在为顽强的意志和热烈的爱情服务，所以早已养成了适可而止的习惯。娄凡开始时只顾着生气，根本想不到要说假话。他一边回答德·奥干古尔夫人，一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家里发生的事情，突然之间，他发现面对这位近在咫尺，穿着高雅的晨服，半躺在安乐椅上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少妇所说的情意绸缪的话里，几

乎有一些亲切的纯属他个人的事情。

这些话出自娄凡口中，德·奥干古尔夫人觉得新鲜极了。娄凡又发现，德·奥干古尔夫人一心想让自己优美的姿势产生最佳的效果，注视着旁边衣柜上的大玻璃镜，不再拿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个问题纠缠他。不幸的是，娄凡已经变得不择手段，他在心里说：

"和一个年轻女人单独在一起，加上她还相当认真地听我说话，因此说一些大胆甚至热烈的殷勤话是在所难免的。"

应该承认，娄凡一边这么想，一边为自己因人而异，不再一味地孩子气而十分得意。这时，德·奥干古尔夫人又陆续发现了他的一些秘密。她开始觉得他是南锡城里最可爱的人。后果是很危险的，尤其因为德·安坦先生在她身边已经有半年之久，统治的时间之长已经使人人纳罕。

幸好德·米尔塞先生驾到，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单独谈话。德·米尔塞先生又高又瘦，头发乌黑，长一颗神气活现的小脑袋。他在别人家里做客，开始总是沉默寡言，他的优点是天真无邪，高兴的时候毫不做作，而且十分有趣，不过这是他和快活的人在一起呆上一两个钟头以后才有的事。他是一个地道的外省人，但是非常惹人喜爱。他说的笑话在巴黎是听不到的，它们确实非常有趣，而且很适合他说。

过了不久，又一位常客德·高埃罗先生来了。这是一个金头发，白皮肤的胖子，肚子里很有学问，也相当有头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每次起码重复一回他还不到四十岁，这是事实，他才三十九岁出头嘛。此外，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或者偶尔需要往前挪一挪椅子，他都要瞻前顾后考虑上一刻钟。在最终采取行动的时候，总是先装出一副小孩子

似的天真无知的样子。五六年以来，他一直爱恋着德·奥干古尔夫人，始终抱着一线时来运转的希望；偶尔他还摆出一副架子，让新来者以为他已经是过来人了。

有一天在酒店里，德·奥干古尔夫人见他故伎重演，便对他说：

“可怜的高埃罗，你自称是过来人，实际上，你是一个永远不会变成现实的后来者。”她在激动的时候总是以“你”来称呼她的朋友，谁也不觉得有轻浮的地方，人们觉得这是她生性活泼的表现，和温柔多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随德·高埃罗先生之后，接踵又来了四五位青年人。

“真是精华荟萃，全城最快活的人都在这里了”娄凡看着他们进来，暗自想道。

“我从德·马尔西里夫人那里来。”其中一个说，“那些人原来已经一脸苦相，偏偏还要无病呻吟。”

“N城发生的事使他们客气起来了。”

“我也是，”另一个人说，他对德·奥干古尔夫人注视娄凡的那副样子十分反感，“我发现德·奥干古尔夫人、德·毕洛朗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都不在，我想今晚只好泡在香槟酒里了；如果德·奥干古尔夫人把我这样的庸俗之辈拒之门外，我就这么去做啦。”

“可是，可怜的德朗，”德·奥干古尔夫人听到这句恶意影射娄凡的话，立即说，“人们总是说自己不醉，实际上慢慢地醉了。应该清醒地看到其中的差别。”

“确实，最困难的事莫过于会喝酒了。”书呆子气十足的高埃罗接着说。（大家都怕事情闹大了。）

“怎么办？怎么办？”米尔塞和其中一位罗勒伯爵异口同

声地说。

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正当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恰好德·安坦先生来了。他喜气洋洋的模样顿时解开了人们紧锁的双眉。这是一位二十八九岁的青年，金头发，高挑个儿，脸上从来没有严肃正经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你有一条街发生大火，脸上也绝不会有悲哀的表情。他是一个很英俊的男子汉，不过人们偶尔也会觉得美中不足，发现他迷人的相貌有点儿昏沉和迟钝，好象一个人开始喝醉了一样。对了解他的人来说，这是他的另一个优点。事实是他虽然违逆常理，但是心地极好，性情无比开朗。三四年前，他悭吝的父亲留给他一大笔财产，现在即将被他挥霍殆尽了。在巴黎，他因为取笑一位尊贵的大人物受到追捕，结果被迫流落他乡。他是娱乐活动的唯一组织者，只要有他在，就不会出现死气沉沉的场面。但是，德·奥干古尔夫人对他这套功夫已经领教够了，要翻出新花样使她高兴真是难上加难，尽管这是取悦她的基本要素。高埃罗知道德·奥干古尔夫人的这个特点，正当他笨拙地嘲笑德·安坦先生缺乏新鲜玩意儿的时候，德·瓦西尼伯爵走了进来。

"亲爱的德·安坦，如果您想保持目前的地位，我看只有一个办法。"瓦西尼对他说，"那就是适可而止。"

"我会觉得十分空虚的。我这个人没有您那种勇气。等我破产以后再认真做人也还来得及的；那时候，为了无聊得有意义，我打算投身政治，参加支持亨利五世的秘密团体，他是我心中的国王。你们到时肯给我保留一个位子吗？眼下，先生们，大家何必这么严肃，马尔西里公馆的亲切接待弄得你们懒洋洋的，一起来玩'法老'吧，那天我教过你们玩这种意大利牌了。我们来玩它几盘。德·瓦西尼先生还不会，就请他发牌；这样，

高埃罗想赖我靠作弊赢牌也不行了。还有谁会玩‘法老’?”

“我。”娄凡说。

“唔！请您看着德·瓦西尼先生，注意他不要违反规则。您，罗勒，您做庄家。”

“我什么都不做。”罗勒冷冷地说，“我马上要走。”

事实是罗勒伯勒从未在德·奥干古尔夫人家里遇见过娄凡，预感到当晚娄凡将要担当一个可爱的角色，他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说走就走了。

南锡上流社会中有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无法容忍娄凡。不幸，他曾经和他们打过两三次交道，他的态度盛气凌人，但是，连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非常聪明机智，他因此树立了不少不共戴天的敌人。

“打完牌就该半夜了，”德·安坦又说，“等你们象正大光明，敢作敢为的小伙子一样输得精光以后，我们一起去茅屋别墅吃夜宵。”(这是南锡城里最好的酒店，位于过去的查尔特勒修道院的花园里)。

“如果是野餐，我赞成。”德·奥干古尔夫人说。

“可以。”德·安坦接住说，“卖上等香槟酒的拉费多先生，本地唯一的冷饮商比埃博先生，他们大概都要睡了。我以野餐会的名义负责采办酒水，并且把它们冰镇妥当。我准备好就送去茅屋别墅。现在，娄凡先生，这儿是一百法郎；请您代我玩几盘，注意别迷住了德·奥干古尔夫人，否则我要报复的，去篷勒韦公馆告发您。”

所有的人都听从了德·安坦的安排，甚至政治家瓦西尼也不例外。大家开始玩牌，一刻钟以后气氛就热闹起来了。这正是德·安坦的目的所在，他要把人们在德·马尔西里夫人家里

染上的无精打采的情绪扫除干净。

“如果有人下的赌注超过五法郎，我就把脾从窗口扔出去。”德·奥千古尔夫人说，“谁想让我这个侯爵夫人变成赌鬼吗？”

德·安坦回来了，午夜十二点半，大家出发去茅屋别墅的花园。桌子中央摆着全南锡唯一的开花的小桔树。酒水冰镇得非常好。夜宵的气氛很愉快，也没有人喝醉。凌晨三点钟，大家尽欢而散，一个个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在外省，女人的名誉就是这样败坏的，但是，德·奥千古尔夫人毫不在乎。第二天上午，她起身以后去见丈夫的时候，丈夫搂住她说：

“我的娇宝贝，既然你有心思玩就去玩吧。你知道……发生的事吗？我们恨之入骨的国王完蛋了，共和国将取而代之，他和我们都将人头落地啦。”

“他，不会的，他精明得很哩。至于您；我带您到莱茵河那边去。”

娄凡呆在奥千古尔公馆，迟迟不愿回家。他和晚会上的一些朋友，最后一批离开公馆，一路上紧紧地跟随着他们。每到一个街口，同行的人就要减少几个，各自走上回家的路。最后，剩下他忠实地陪着一位住得最远的先生。他说了许多话，心里十分不愿出现独自一人的场面。因为在奥千古尔公馆，他一边听这些先生的奇谈怪论和客套话，一边恰如其份地应酬几句，努力维护德·奥千古尔夫人对他的看法，她看来没有把他当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与此同时，他对第二天的行动作出了决定。

他决定不去德·夏斯特勒夫人公馆。他心里很痛苦。

“但是，我应该顾及她的面子。”他自言自语说道，“有时，

我察觉到她显然是爱我的，如果我自暴自弃，我将会看到她的爱慢慢地消失在鄙视之中。话说回来，如果我明天上她那里去，天知道她会想出什么新花招侮辱我呢。”

这两个想法你来我往，轮番地折磨着他。

转眼就是第二天，他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不去维勒韦公馆，他放弃的将不是一般的幸福。她将坐在小书房里桃花心木的小桌前，一边听他说话，一边做着手工。与他彼时惊喜交加的心情相比，现在的一切显得那么枯燥乏味和平淡讨厌。他决定去她那里，这个决心立即改变了他看问题的立场。

“再说，如果今晚不去，”娄凡又想，“我明天又怎么去呢？（无法摆脱的困境使他求助于陈词滥调了。）总之，难道我希望自绝于她吗？而且仅仅是为了一件蠢事，也许是我自己做错了。我可以向上校请假，去麦茨过三天……我将惩罚自己，我将痛苦得要命。”

另一方面，德·夏斯特莱夫人不是出于女性特有的敏觉性，暗示过他应该减少来往，譬如说每周只去看望她一次吗？被人明确无误地扫地出门，现在又迫不及待地找上门去，这不等于火上加油吗？更有甚者，这不等于让她有正当的理由埋怨吗？他知道，她对她所说的尊重女性特别敏感。确实如此，德·夏斯特莱夫人绝望地挣扎着摆脱对娄凡的爱情，但是她很不满意自己，哪怕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她也怀疑自己会出尔反尔，所以她常常生闷气，常常对着自己发火。

象她这样一个有头脑的女人，天生的谦虚和公正使她从来不夸大别人的过错，竟然无缘无故地和他发生争吵，如果他的生活经验稍微丰富一点，他就不难发现这颗被他团团围住的心里正进行着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但是，这颗“政治”头脑历

来蔑视爱情，对爱情这一门必修的技艺一窍不通。直至他和德·夏斯特莱夫人邂逅相遇，以及由于虚荣心的冲动，使他想到城里有个美人竟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取笑他而心里不舒服时，他还一直在问自己：

“面临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如果有人在一心一意地玩比尔包开① 这种小杂耍，别人会怎么想呢？”

这个鲜明的形象化比喻，概括了他以及与他同龄的优秀青年的品格。但是，当爱情降临这个年轻的古罗马人的心头，取代更严肃的感情的时候，仅存的责任感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荣誉感。

处在娄凡当时的地位，一个最无知的十八岁青年，只要心肠硬一点，多一点今天相当流行的轻视女人的思想，他就会对自己说：“去德·夏斯特莱夫人家，毫不介意昨天发生的事情，甚至装出根本不记得这场小风波的样子，这样做还不容易么？万一德·夏斯特莱夫人耿耿于怀，认为吻她的手是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那就多说几句好话，向她道歉，然后立即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娄凡完全没有这些想法。按照我们的见识和陈旧的道德观念，我承认，要想理解这场在我们的主人公心里展开的殊死搏斗，同时又不失声大笑，我们得狠下一番功夫才行。

傍晚时分，娄凡坐不住了，他来到城边一个僻静的角落，在离开篷勒韦公馆大约三百步的地方不安地来回踱步。象唐克雷蒂② 一样，他在和幽灵搏斗，他需要极大的勇气。突然，传

---

① 把用长细绳系在一根小棒上的小球往上抛，然后用小棒的尖端接住。

② 十字军的一名将领，骁勇善战，《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人物之一。

来一座大自鸣钟敲七点半的钟声，娄凡更不知该怎么办了。这座钟离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小房间不远，娄凡在那里已经听得非常熟悉，它象法国东部许多近似德国式的大钟一样，除了每点钟以外，每一刻钟甚至每半刻钟都报一次时间。

钟声终于使娄凡下了决心。他什么都不想，只是清楚地记得，他每天晚上听到这些每刻钟，每半刻钟报时的钟声，心中是多么快活，同时，他痛恶从昨天起就折磨着自己的既可悲又可恨的自私想法。可以肯定，当他在阴森凄惨的城墙下来回踱步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所有的人都是卑鄙凶恶的。他觉得人生枯燥乏味，没有任何乐趣，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但是，一听到大钟的报时声，在这两颗高尚慷慨的心里隐藏的共同感情的激动下，在使他们心领神会的共同感情的激动下，他加快步伐朝篷勒韦公馆走了过去。

他急匆匆地经过看门老妇人的面前。

“先生，您去哪里？”她从纺车前站起来，扯着颤抖的细嗓子喊他，仿佛还想去追赶他似的，“夫人出门啦。”

“什么！她出门了？真的？”吕西安问道。他大吃一惊，好象一下子呆住了。

看门人看见他站着不动，以为他不相信自己的话。

“差不多出去一个钟头啦。”她喜欢娄凡，所以显得特别诚心，“您都看到啦，车库的门开着，马车也不在。”

听到这些话，娄凡头也不回就走了，两分钟以后，他又回到了城墙脚下。眼前是污浊的护城河，远处是寸草不生，荒凉的郊野，但是他什么都看不见。

“必须承认，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远征！她瞧不起我……平日，这是她接待我的时间，今天却提前一个小时出门了。这

是怯懦的行为应得的惩罚！我今后应该引以为戒。如果我没有勇气严格地经受考验，那好，我应该请假去麦茨。我将会痛苦，但是不会有人知道我的心事，而且离得远远的，不可能再犯这一类丢人显眼的错误。忘掉这个傲慢的女人吧……总之，我不是上校。我不仅做了蠢事，而且被人瞧不起还麻木不仁，继续顽固地与自己低微的地位抗争。”

他奔回家里，一边咒骂车伕动作太慢，一边亲自套好马车，然后吩咐车伕送他去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家。夫人不在家，大门紧闭着。

“显然，我今天去哪里都不受欢迎。”

他登上马车，朝绿衣猎人咖啡馆疾驶而去，赛尔彼也尔家的太太小姐也不在这里。他气急败坏地找遍了这座美丽花园的每一条小径。德国乐师们在邻近的酒楼上喝酒，他们远远看见他，便朝他跑了过来。

“先生，先生，要不要演奏莫扎特的二重奏？”

“要。”

他付过钱，跳上马车就回了南锡。

最后，他来到德·高迈西夫人家里，神态十分严肃。他全神贯注地和南锡教区的代理主教雷伊先生玩了两盘惠斯特牌，连这位喜欢唧唧哝哝的老人都无法挑出他有什么失着。

第三十章

他觉得这两盘牌好象老打不完似的。打完牌，他不得不耐着性子，继续听代理主教唠叨一个鞋匠的丧事，说那天上午，城里的神甫拒绝让他的遗体进入教堂。

娄凡的耳朵听着这个倒胃口的故事，心里想着别的事情，突然代理主教提高声音说：

“我想请娄凡先生评评理，尽管您是军队里的人。”

娄凡终于按捺不住了。

“什么尽管不尽管的，正因为我是军队里的人，所以请代理主教大人注意，不要逼我作出一些令大家扫兴的回答。”

“可是，先生，这个人生前做过四大好事：他瓜分过从贵族和教会手中没收的财产，临终还霸占着……他向市政当局登记结婚，而且至死不悟，不愿重立一个婚约。”

“先生，您忘记了他做的第五桩好事：他缴纳捐税，支付了您和我的薪水。”

他说完就走了。

好多类似的回答照理会毁掉娄凡已经享有的名声，但是这一次例外。

然而，如果他还得在这座城市里长久住下去，这句话迟早将使他完蛋，起码会使他在南锡城里受到的尊敬打一半折扣。

在德·高迈西夫人家里，娄凡遇见了他的朋友德·普瓦利埃大夫。大夫一把抓住他的军服扣子，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拉着他要去阅兵广场，继续向他解释那一套复兴法国的方案：由于规定一家之主谢世以后，财产必须平均分配给子女，民法将导致土地的无穷分割。人口增长了，但是他们将缺吃少穿，生活无着。必须在法国大大地恢复教会，让教会拥有大量田产，为耕作大块土地所必须的人数有限的农夫带来幸福。

“先生，请您相信我，老百姓人数再多，文化再高，也决不会有任何坏处的……”

娄凡表现得非常有节制。

“您说的也对。”大夫回答说，“……说来话长……我对这么高深的问题还没有仔细想过呢……”

娄凡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随即又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似乎附和了大夫的观点。

“但是，这个无赖，”他一边听大夫说话一边想，“他嘴上这么说，心里也真的这么想吗？”（他仔细打量着对方布满了深深皱纹的大脸。）“我很清楚，藏在这张面孔后面的是下诺曼第理财教士充满花言巧语的诡计；他决不会如此天真，轻信这些谎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人头脑灵活，说话热情，而且技艺高强，善于从强词夺理和无中生有之中取得最佳的效果。外表虽然粗野，但是作为熟谙世事的聪明人，他不但不想改正它，相反还颇为得意。粗野的外表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使命和力量所在，好象他还有意地加以夸大似的。这个办法是成功的。骄傲的乡绅们不必担心别人把他和他们混为一谈。其中最愚蠢的人甚至会说：这个人和我多么不同啊！他因此会更加乐意接受大夫的谎言。如果他们能够战胜一八三〇年革命，

他们将推举他当内阁部长，他将成为他们的科比埃①。”

“……啊，敲九点钟了。”他突然对德·普瓦利埃大夫说，“再见，亲爱的大夫，我得暂时告别您这些真知灼见了。您的高明见解将送您进入上议院，而且依靠您的努力，它们最终会家喻户晓的。您真是一个口才非凡，非常有说服力的人。但是我得去向德·奥干古尔夫人献殷勤了。”

“您是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吧。啊，年轻人！！您以为瞒得过我吗？”

德·普瓦利埃大夫在睡觉以前，又走访了五六户人家。他每周起码有一次要和他们说说他们光荣的祖宗，小心翼翼地应付他们无限的虚荣心，同时了解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一些指导，帮助他们懂得一些最浅显的道理，当他没有别的事可做，或者一时兴奋时，他也宣传一下修建大修道院的主张。

他让东家决定在哪一天洗衣服，让西家决定……他的建议往往很中肯，因为他有见识，非常精明，他崇拜金钱，对洗衣服及……之类的事本身并不热情。

就在大夫谈论洗衣服的时候，娄凡昂首阔步走在街上，脸上表现出把一切置之度外、无所畏惧的气慨。他对自己尽忠守职的方式十分满意。他径直来到了德·奥干古尔夫人家里，南锡的朋友们都亲昵地叫她德·奥干夫人。

他在这里遇到了老实人德·赛尔彼也尔先生和德·瓦西尼伯爵。他们没完没了地议论着政治。德·赛尔彼也尔先生反反复复，不幸还旁证博引，说明在大革命前，麦茨管辖区在后来成为著名的内阁部长的德·加洛纳大人治理下，世道是如何如

① 极端保王分子，维莱勒的忠实支持者，曾于1821年担任内政部长。

何地好。

“就是这位有胆有识的行政官，”德·赛尔彼也尔先生说，“曾经巧妙地追捕头号雅各宾分子，可恶的拉·沙洛丹。当时是一七七九……”

娄凡朝德·奥于古尔夫人侧过身，假装严肃地对她说：

无论对您还是对我，夫人，

这些话多么新鲜啊！

她哈哈笑了起来。这件事被德·赛尔彼也尔先生发觉了。

“先生，您知道吗……”他面露愠色，对娄凡说。

“啊，天哪！又轮到我登场了。”娄凡心想，“好不容易摆脱掉德·普瓦利埃，命中注定又要掉进赛尔彼也尔的手心了。”

“先生，您知道吗，”德·赛尔彼也尔先生继续说，声音如雷鸣一般，“那时候，有爵位的贵族，还有他们的亲属，可以为他们保护的人以及他们的二十世子孙减免人头税，不是吗？我每次去麦茨，就是现在和您说话的我，和所有洛林省有教养的人一样，都在德·加洛纳大人的总督官邸吃住，您知道吗？那里有满桌子山珍海味，出出入入全是漂亮的女人和当地的高级军官，还有牌桌，总之是气派十足。嘿！那是黄金时代啊！可是现在，一个小小的阴阳怪气的省长，穿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孤零零一个人吃饭，吃得又糟。也算是吃饭！”

“老天爷！”娄凡心想，“这家伙比德·普瓦利埃之流更加无聊。”

娄凡一味点头表示赞同，希望德·赛尔彼也尔先生早点收场，事实上，他既没有留心对方讲话，也没有留心自己的行动，结果，这种心不在焉的情形让爱情重新控制了他的头脑。

他想：“显然，如果我现在去求见德·夏斯特莱夫人，肯定

是最没有出息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完结。从今以后，我至多只能偶尔礼节性地去拜访她一两次。说得艺术一点，我被她辞退了。我的敌人罗勒伯爵兄弟，我的对手，每星期有五天在篷勒韦公馆吃饭，天天晚上和父女俩一起喝茶的白朗塞表哥，所有这些家伙很快就会发现我失宠了。我将当众受人奚落。收起您的傲慢吧，先生，虽然您的仆人穿得金光闪闪，您的马匹步伐轻捷！您的马车驶过街道，石板路面和路旁的玻璃窗为之震动，可是现在人们将尽情欢庆您的惨重失败。您的地位将一落千丈，我的朋友！也许，您将在一片嘘声中被赶出您如此鄙视的南锡。这座城市能以这种方式铭刻在您的记忆里，真是太妙啦！”

德·奥干古尔夫人穿一件从巴黎新到的夏令短衫。娄凡沉浸在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思想里，目光却落到了德·奥干古尔夫人美丽袒露的肩膀上。突然，一个念头启发了他。

“这是保护我免受取笑的盾牌。进攻吧。”

他朝德·奥干古尔夫人侧过身，小声地对她说：

“他这么怀念德·加洛纳大人，就象我念念不忘那天我们愉快的单独交谈一样。我当时真是笨拙，明明看到您的目光里充满了真诚的关怀，却错失机会，没有进一步了解您是否把我引为知己了。”

“您给我灌迷魂汤吧，我不反对。”德·奥干古尔夫人说，神色自然而且冷淡。她默默地注视着他，微微撅起的嘴角显得既冷静又迷人。此时此刻，优雅的不置可否的神态使她益发美丽了。

“但是，”她等自己的表情充分发挥效果以后又说，“我没有义务回答您的问题，相反，只要我没有迷上您这双美丽的眼

睛，而且是迷到极点，那您就别指望我对您有什么好处。”

他们继续低声地交谈着，象这一段开场白一样心直口快。

德·赛尔彼也尔先生一直在想办法让娄凡听到说话。他在家里遇见吕西安，而德·夏斯特莱夫人又不在场的时候，已经听惯了恭维话。最后，德·奥干古尔夫人的微笑使他明白过来了，娄凡之所以注意他，仅仅是出于无可奈何的礼貌而已。这位可敬的老人只好把目标完全对准德·瓦西尼先生，他们俩在客厅里并肩踱了起来。

娄凡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努力陶醉在眼前一二尺的地方、白皙鲜艳的皮肤和充满肉感的体态中。正当他赞叹不绝的时候，突然听见瓦西尼为了说服对方，搬出了德·普瓦利埃先生的一套理论，什么大力发展教会、分割土地和人口过剩的弊病等等。

两位先生的政治漫步和娄凡情意绵绵的谈话持续了一刻钟，娄凡发现德·奥干古尔夫人对他绞尽脑汁挖掘出来的温柔动人的话挺感兴趣。转瞬之间，她的关注又为他开辟了新的思路和加倍亲热的语言。它们表达了他的内心世界。

“她在听我说话的时候满面笑容，很有礼貌，很尊重人，这和我在别处遇到的情形多么不同啊！还有她浑圆丰满的手臂，在透明的薄纱映衬下多么光采夺人！她美丽雪白的肩膀多么悦目！在那一位身边是根本看不见的！神气傲慢，目光严峻，长裙的领子一直顶到下巴。除此之外就是一心追求高级军官。在这儿，人们向我这个一不是贵族，二只有少尉军衔的人表示，起码，我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被损害的虚荣心使娄凡强烈地感到了成功的喜悦。德·赛尔彼也尔和德·瓦西尼两位先生争持不下的时候，常常滞留在客厅的另一头。娄凡很懂得利用这些完全自由的间隙。她则脉

脉含情，在旁赞同地听他说话。

显然因为德·瓦西尼先生在发表高论，诸如大面积土地和大规模种植对贵族阶级有利等等，两位先生在客厅的另一头停留了好几分钟，突然德·夏斯特莱夫人进来了，她步履轻盈活泼，紧紧跟在进来通报、但是没人理会的仆人后面，一直走到了德·奥干古尔夫人面前两三步路的地方。

她从德·奥干古尔夫人的眼睛里，甚至从娄凡的眼睛里，不难看出她的出现是多么不合时宜。她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态度轻松，声音爽朗，叙述着当晚去各家做客的所见所闻。她的做法完全解除了德·奥干古尔夫人的尴尬心情。德·夏斯特莱夫人简直成了说人坏话的长舌妇，这是娄凡在她府上从未见过的。

他想："如果她这时自命清高，故意为难娇柔可爱的德·奥干古尔夫人，我将一辈子不宽恕她。在这段时间里，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诱惑力开始产生令人慌乱的效果了。"

娄凡半认真地在心里想着。

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往常一样，谈吐娴雅大方。她说的话并不特别，但是由于她在，谈话进行得很热烈，甚至于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天下的趣事莫过于高明巧妙地嚼舌头吧。

德·瓦西尼和德·赛尔彼也尔先生放下政治话题，显然是被流言蜚语的魅力吸引住了。娄凡也不时地插几句话。

"决不能让她以为，我因为被她拒之门外感到痛心。"

但是，就在他参加交谈，想方设法讨人喜欢的时候，他把德·奥干古尔夫人完全抛在脑后了。他满面笑容，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暗中却观察着他说的一句句漂亮话是否赢得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好感。

娄凡心想："如果父亲处在我的地位，当着一个人的面把话说给第二个人听，他会创造多少奇迹啊！他还有办法同时讽刺或者恭维第三个人呢！我应该继续用刺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话向德·奥干古尔夫人献殷勤。"

这是他唯一一次想到德·奥干古尔夫人，而且还是在崇拜父亲的智慧时顺便带过的。

在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方面，看见娄凡和德·奥干古尔夫人亲密无间的样子，她唯一关心的是，娄凡是不是发现了她内心的伤痛。

"我得想办法知道，他来这里以前是否去找过我。"她想。

陆陆续续地来了许多客人：其中有德·米尔塞、德·桑莱阿尔、罗勒、德·朗富尔等先生，还有几位是读者不认识的，在此不一一介绍了。他们象唱戏一样手舞足蹈，扯着嗓子大喊大叫。稍后，又来了德·毕洛朗夫人和德·圣一西朗夫人。最后，德·安坦先生也到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怀着难以克制的心情，一直盯着容光焕发的对手的眼睛。那天晚上，这双几乎如烈火一般的眼睛和来客打过招呼，迅速地扫视一遍客厅以后，总是回到娄凡身上，而且似乎受到一股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紧紧地看着他不愿离开。

"或许，说得确切一些，它们在恳求娄凡，希望娄凡给她快乐。比起德·安坦先生，娄凡先生更能引起她的好奇心，仅此而已。'今朝有酒今朝醉'，她的感情超不出这句老话，但是一个女人有这种个性，是不会长期三心二意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如此迅速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这是很难得的。那天晚上，她由于开始嫉妒而变老了许多。

谈话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德·夏斯特莱夫人即使洗默也无妨了，她的面色变得十分阴郁；但是过了一会儿，她脸上的阴云突然消散了：

“娄凡先生虽然在和德·奥干古尔夫人说话，但是听他说话的调子，不象是爱她的样子。”她想。

德·夏斯特莱夫人走到一张桌子旁边，想稍稍避开和新来的客人应酬。桌子上横七竖八地摊着一大堆攻击现存秩序的漫画。娄凡随即也沉默不语了。这个发现使她心里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

“难道这是真的吗？”她在心里嘀咕，“然而，由于我凡事太认真，待人严厉得也许有点不近人情，相比之下，这位容光焕发的德·奥干古尔夫人生性欢乐随和，优雅的姿态永远是那么不落俗套和自然，这是多么不同啊！她的情人太多，但是在一位年仅二十三岁，见解非常独特的少尉眼里，这首先是一个缺点吗？何况，他知不知道呢？”

娄凡在客厅里不断地变换着位置。在频繁的走动中，他变得愈来愈大胆，因为他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一条新传播开来的消息吸引住了，据说，在吕纳维尔附近将要组建一个骑兵营地。这个出人意外的消息使人忘记了娄凡，也忘记了当晚德·奥干古尔夫人对娄凡的热情。至于娄凡，他也差点儿忘记了在场的人。他所以还记得他们，仅仅因为他害怕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他渴望走近那张铺满漫画的桌子。但是他觉得，这么做将是不可宽宥的没有骨气的表现。

“或许，这还是不尊重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表现。”他痛苦地想道，“她有意在自己家里回避我，我却利用和她同在别人家里做客的机会，强迫她听我说话！”

他觉得这个道理是无可辩驳的，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十分接近德·夏斯特莱夫人微微俯身向着的桌子，不和她说一两句话似乎太过份了。

“而且，这岂不说明我耿耿于怀么。”娄凡心想，“这是千万要不得的。”

他的脸变得通红，可怜的小伙子还把握不住人情世故的规矩，它们从他眼皮底下溜走了，他完全记不起来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挪开一幅漫画，准备拿起第二幅，她稍一抬头看见他涨得血红的脸，她的脸也不禁一热。德·奥干古尔夫人虽然站在远处，却清楚地看见了绿色桌子旁发生的事。德·安坦先生千方百计想逗她高兴，正在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结果适得其反，她觉得他象个说书人，老发挥得没个完。

娄凡鼓起勇气抬头朝德·夏斯特莱夫人看了一眼，但是他害怕遇到她的目光，因为他们的视线一旦相遇，他就不得不开口说话。他发现她正在看一幅版画，神态高傲，象是十分生气。这个可怜的女人看到娄凡一手拿着一幅画，另一只手扶着桌子，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从脑际一闪而过，她想抓住这只手吻一吻。这个念头令她厌恶，她真的对自己生气了。

“我有时还有脸高傲地指责德·奥干古尔夫人呢！”她想，“我刚才还瞧不起她。我敢担保，她整个晚上都不会有这么可耻的念头。天哪！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想法呀！”

“到此为止吧，”娄凡看到她高傲的样子，心里相当反感，“从今以后再也不去想它。”

“怎么，夫人，我真是那么不幸，还在使您生气么？如果是这样，我立即离开这里。”

她抬起头，忍不住向他充满温情地微微笑了一笑。

“不，先生。”她终于开口说道，“因为一个愚蠢的念头，我在生自己的气哩。”

“天哪！我胡扯些什么呀？只差把刚才这个邪恶想法告诉他啦！”

她羞得满脸通红。德·奥干古尔夫人的视线始终不曾离开过他们，她看到这种情形，心想：

“他们和解了，而且比原来更亲密了。说真的，如果他们大胆一些，他们已经拥抱在一起了。”

娄凡正准备走开，德·夏斯特莱夫人见他要走，便对他说：

“留在我身边吧，就在这里。但是，说实在的，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对您说些什么才好。”

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的头垂得很低，仔细地看着一幅版画。

“啊！流眼泪啦！”德·奥干古尔夫人心想。

娄凡完全不知所措了，他自问道：

“这是爱情吗？这是仇恨吗？总之，我不觉得这是麻木不仁。又是一个理由，我应该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然后把它结束。”

“您使我提心吊胆，使我不敢和您说话。”他说，神色确实非常慌乱。

“您能跟我说些什么呢？”她傲慢地问道。

“我要说，您爱我，我的天使。对我说这句话吧，我决不会辜负您的爱情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正要说：唔，是的，但是请您可怜可怜我吧，恰好在这时德·奥干古尔夫人疾步走了过来。她穿的英国布料裙子浆得非常硬，德·夏斯特莱夫人听见裙子摩擦桌子

边的声音，突然发现了她。前后只差十分之一秒，否则，她就在德·奥干古尔夫人面前答应娄凡了。

“天哪！多可怕啊！”她想，“今天晚上我会做出什么丑事呢？只要我抬起头，德·奥干古尔夫人、他，还有所有的人都将看出我爱他。啊！我今晚来这里多不合适呀！我现在只有横下一条心：哪怕死了，我也得站在这里，不能动也不能出声。这样，也许可以避免做出脸红的事情。”

果然，德·夏斯特莱夫人两眼紧紧盯住一幅版画，低着的头几乎碰着了桌子。

德·奥干古尔夫人待了一会，想等德·夏斯特莱夫人抬起头来，但是她的坏心眼儿到此为止，她没有想到要对她说几句刺耳的话，迫使她更加心慌意乱，抬起头来当众出丑。她把德·夏斯特莱夫人撇在一边，眼中只剩下了娄凡。此时此刻，她完全被娄凡陶醉了：他的眼神脉脉传情，然而依旧十分机灵。当她不能不为某个男子动心的时候，这种机灵的样子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十一章

吕西安在南锡郊外散步的时候，曾经见人骑一匹优美雄劲的英国马。

“天知道这匹马该值多少钱，一万，一万二千，一万五千法郎？”他想，“说不定也有缺点吧……似乎肩膀窄了一些。”

那人骑术高超，但是模样象一个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中了头彩的马伕。

“这匹马卖不卖呢？”吕西安心想，“即便肯卖，我也不敢问津，太贵啦！”

吕西安第二次，也许第三次遇到这匹马的时候，由于距离比较近，清楚地看到了骑手的面孔。他穿得非常讲究，好象一个人独自关在房间里刮胡子，因为力求保持自然的表情，结果反而显得特别做作一样。

“母亲说得对，”吕西安自言自语说，“这些英国人是装腔作势的大王。”接着他一心顾住那匹马了。他每次见到它，心里都要增添一份赞美。

有一天，德·奥干古尔夫人称赞他的马，他回答说：

“我的马确实不坏，我很喜欢它。但是我偶尔见到一匹马，如果没有什么隐蔽的缺陷，在动作的轻巧方面比我这匹马强得多啦。那匹马跑起来简直蹄不着地，或者确切一点说，简直象地面有弹性一样，它在做一些轻快的动作时，譬如说碎步小跑，

就象是地面把它往上弹起来似的。”

“亲爱的少尉，是您自已想入非非吧。瞧您说得多激动！一说到您心爱的东西，瞧您这双美丽的眼睛！您完全变了一个人。说实话，纯粹出于调情献媚，您也应该爱上一个女人，做个粗心口快的情人，夸一夸您爱的对象。”

“我虽然喜欢那匹马，头脑还是清醒的；如果我真的爱上一个人，只怕会做出许多蠢事呢；它们将会立即泯灭别人对我的爱，灾难也将随即降临我的头上。你们这些女人，人们奉承你们，你们总是夸大其中的含义，而且很乐意这么做。”

德·奥干古尔夫人使了个令娄凡十分高兴的眼色。

“您喜欢的那匹马，骑手是个高个子，金头发的中年人吧，下巴突出，娃娃脸，是不是？”

“他很会骑马，就是双臂的动作太多。”

“可是他嫌法国人骑马的姿势太僵硬呢。我和他很熟，他是个有钱的英国人，名字写起来很特别，听上去大概和林克差不离。”

“他来这里干什么？”

“骑马罗。据说是从英国放逐来这里的。他在我们这儿定居有三四年了。嗯，您怎么不参加他的周末舞会呢？”

“我有幸进入南锡社交界的机会太少啦！”

“这么说，该我有机会带您去参加他的舞会啦，他每月第一个周末举行舞会，冬夏不变。两个星期前没有举行舞会，因为那天恰好是基督将临期，雷伊先生不同意。”

“你们那位雷伊先生真奇怪，他对你们竟然那么有权威！”

“啊，我的天！您那么喜欢德·赛尔彼也尔夫人，这句话怎么不对她说呢？她会不厌其烦地向您解释的！”

"这位雷伊先生是你们的主宰么！"

"那有什么办法？他反复告诉我们，我们可怜的特权要恢复得和过去一样，只有等耶稣会教士回来才行。这种事想起来就令人心酸，但是非做不可。总不能象九三年，让共和国把我们送上断头台吧。再说，雷伊先生这个人一点不讨厌。他起码可以使我高兴二十分钟。他那些副手才叫人忍受不了。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甚至还挺风趣。起码，听他讲话不会让人觉得心烦。他游历过许多地方：曾经在俄国任职四年，去过两三次美国。派他担任的职务都很棘手。他是在'光荣的七月'以后来我们这里的。"

"我看他有点美国人派头。"

"他是图鲁兹出生的美国人。"

"您是不是也打算把我介绍给雷伊先生呢？"

"不，不是！他会认为这么做是完全'不适当'的。我们必须迁就这个人，他对丈夫们颇有影响。但是，我将把您介绍给林克爵士，他的晚餐是很出名的。"

"据我所知，他从不请客。"

"那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晚餐。听说他每天都在南锡和附近的村庄准备三四处吃晚饭的地方；他想到要吃饭了，哪里最近就去哪里。"

"这个办法不坏！"

"德·瓦西尼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说林克爵士凡事都积极奉行'实利主义'，首先提出这种理论的是一个著名的英国人……有个使徒也叫这个名字……"

"大概叫耶利米·边沁吧？"

"正是。"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哦！您在英国绅士们面前可别这么自夸。德·瓦西尼先生说，这个人是他们的‘眼中钉’，雷伊先生有一天也十分肯定地说，这个英国的耶利米如果大权在握，要比罗伯斯庇尔坏一百倍。林克爵士因为支持这个英国的恐怖分子，所以同僚们憎恨他。最后，真是不幸到了极点，由于破产，他在西头，伦敦的闹市区住不下去了，因为他仅有四千镑，相当于十万法郎的年息收入。”

“他就在这里坐吃山空吗？”

“不，尽管每天在三四个地方准备晚餐，他还积蓄一些钱，时不时去巴黎找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挥霍一通。据他自己说，他只喜欢外省的贵族。听说他在巴黎并不沉默；可是在这里，他和我们在一起，整晚都不开口。但是他一赌就输。告诉您我的揣测，不过请您保守秘密：我发觉他是故意输的。他这样的人心里会想：既然没人喜欢我，尤其是傻瓜们不喜欢我，好吧！那我就输钱给他们！马尔西里公馆里的那帮老太婆特别喜欢他。”

“确实不坏！……不过，是您把他说得那么聪明罢了。经您这么一介绍，我记得好象在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家里见过这么个人物。有一天，我说英国人不管多聪明，你如果在早上遇见他，他的样子总象是刚刚收到破产的消息似的。戴奥德琳达小姐狠狠瞪了我一眼，可是过后我忘了问她一声。”

“她错啦，爵士根本不会生气的。如果有人请他讲讲话，他会说他鄙视世人，除非有人揪住他的衣服钮扣骂他，否则他决不会主动开口的。‘难道天主替我受罪，是要我改正人类的愚蠢吗？’有一天他这么说，弄得德·桑莱阿尔先生哭笑不得，因为

这位先生刚好接二连三地说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蠢话。还有路德维格·罗勒，他声称这位英国爵士从不轻易发脾气，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七月以来，这位可怜的路德维格一直'忿忿不平'(怒气不消）。中尉衔的二千法郎薪饷是个原因，此外他还失去了一个话题。他对军事这一行颇有研究，而且立志要成为法兰西元帅，他们家里已经有过一根红绶带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当得成元帅，但是他满口雷伊先生的理论，好象辅导教师帮人补课一样，真叫人无法忍受。他认为民法规定父亲的财产要在孩子中间平分，这是极端的不道德。他认为必须大力恢复教会，把法国的土地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不反对法国变成牧场，但是我反对在二十分钟里没完没了地唠叨同一件事。"

"唔！这些话从雷伊先生口中说出来，就一点也不显得讨厌。"

"可是他的学生不行，有两三次，罗勒先生在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家里高谈阔论，不到九点钟我就开小差了。还有更糟的事情，别人稍稍提出异议，他就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了。"

接着，话题又回到了林克爵士身上。

"同样，"德·奥干古尔夫人说，"爵士对我们法国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

"嘿！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什么喜欢民主，喜欢讽刺，政治风气败坏的国家啦，什么缺少保留选区的市镇，随时可以找到待售的土地啦。结论是我们这些人一文不值。嗽！天下最讨厌的就是英国人，他们因为整个欧洲没有亦步亦趋，追随英国的榜样而大发雷霆。这些人只有两样好东西：他们的马匹和他们驾驶船舶的坚韧毅力。"

“嗨！您这是不分青红皂白乱指责。首先，这位可怜的绅士向来言简意赅。其次，他说的事情句句真实，使人听了不会忘记。最后，有一件事他不象英国人：如果他觉得你很会骑马，他会让你骑他的马，甚至包括有名的‘索里曼’，您赞不绝口的大概就是这匹马。”

“唉呀！”吕西安说，“这样就得另做文章啦：我这就去讨好这个可怜的受人欺骗的丈夫。”

“后天来吃晚饭吧，我请他一起来。他从不拒绝我的，但是他几乎次次都拒绝德·毕洛朗夫人。”

“当然罗，其中的道理是不难猜到的。”

“唔！有一天，不知哪个不知趣的马屁精当着他和我的面说过这句话，我正想怎么回答这个人离谱的恭维时，他说德·毕洛朗夫人太聪明，一句话就帮助我摆脱了窘境。当时，德·安坦先生处在爵士和我中间，要是能看到他的脸色就好了。他一下子变得面红耳赤，虽说他也是个聪明人。

“德·毕洛朗夫人和德·安坦之间历来无话不说。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把这段美妙的对话告诉她了。要是您处在他的地位，您会怎么做呢？……”

“说实话，我丝毫没有向您倾诉衷肠的非分之想。但是，我将避免用这种口气对您说话。我十分害怕爱上您。一旦您使我失去理智，我将成为您嘲笑的对象。”

第三十二章

德·夏斯特莱夫人搁下爱情，一心一意维护着自己的荣誉。她细心倾听着客人们交谈。大家都在揭路易·菲利普的短处。林克爵士在他们中间一直没有开口，过了一个钟头，他才冷冰冰地说："有人有一件漂亮的衣服；他的表兄弟偷走了这件衣服。他的朋友要找小偷算帐，把漂亮的衣服糟蹋得满是窟窿。被偷的人大叫起来：就算你们打败他，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亨利五世同样会对你们说：王权对我还有多少意义呢？我还能对这种好戏抱什么幻想吗？哪个法国人还会因为和国王说过话而欣喜若狂呢？"说完，林克爵士就象买过入场券一样，心安理得地再也不出声了。

建立吕内维尔营地以及随之可能采取的措施，虽然没有使鲁莽作出决定的篡权者立即垮台，但是依然吸引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大家说来说去，无论是摆事实还是摆观点，都是重复了多遍的老货色：骑兵比步兵可靠得多……

德·夏斯特莱夫人心想："老生常谈，德·毕洛朗夫人很快就会不耐烦的；她会立即想出办法打破沉闷的局面。坐在她身边，有她这棵大树保护，我既可以静静地听别人聊天，也可以使娄凡先生无法接近我。"

德·夏斯特莱夫人穿过客厅的时候，有意避开了娄凡。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这位漂亮的年轻人聪明一点，他就可以听到

她说她爱他，甚至答应从今以后天天和他见面。

大家知道，德·夏斯特莱夫人十分钦佩德·毕洛朗夫人的杰出才华。她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德·毕洛朗夫人正在讲述，如果南锡一带的贵族人士抵制亲王，将使亲王陷入孤立无援的难堪境地。

德·夏斯特莱夫人强抑住满眼泪水，不敢再看一眼娄凡，她躲在这个避风港里，听到德·毕洛朗夫人涉及到吕内维尔军营的可笑议论，心里很不以为然。

德·夏斯特莱夫人脱离危险，从使她忘记一切的恐惧中清醒过来以后，发现德·奥干古尔夫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娄凡先生她似乎在千方百计逗他说话，但是德·夏斯特莱夫人隐约看到，他们之间确实距离太远，娄凡的态度相当沉默。

"他不满别人嘲笑他效忠的亲王吗？可是，他对我说过一百遍，他不效忠任何亲王。他效忠祖国，他觉得最高行政官把军人的职业叫做'效忠他'的职业，这种企图是十分可笑的。娄凡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他继续言而无信，只要我们能够集合一千个志同道合的人，我就会助一臂之力把他赶下台，让他看看我们是不是'效忠他'。"她想起这些话，心中总是油然而生一种钦佩之情，否则，这些政治细节早就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了。吕西安为她牺牲了自由思想，她则为他牺牲了极端保王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们很久以前已经取得了完全的一致。

德·夏斯特莱夫人继续想："德·奥干古尔夫人大献殷勤，他却如此沉默，说明他无动于衷吗？他一定觉得我对他太冷酷；他很痛苦吗？因为我的缘故吗？"

德·夏斯特莱夫人不敢相信，但是她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了。

娄凡确实很少开口，要他说话简直象挤牙膏一样。他的虚荣心在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可能在作弄您。如果真是这样，不用多久，全南锡的人都会学她的样。德·奥干古尔夫人会参与阴谋吗？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等到事成之后才能让她知道我的意图，在这里，一旦有人注意我，就会有几十人跟着监视我的行动。不管怎么样，我的敌人少不了会说，我追求她是为了掩盖对巴蒂尔特的失望心情。必须告诉这些心怀敌意的庸人，是她在讨好我。我今晚再也不说话了，就算不讲礼貌也罢。”

娄凡的任性大大激发了德·奥干古尔夫人的任性。她已经无心理会德·安坦先生。她似乎急于摆脱他，甚至生硬地对他说了两三回：

“亲爱的安坦，您今晚太讨厌啦！”

说完，她的精神很快又回到了这个扣人心弦的问题上：

“什么事冒犯娄凡了？他平时可不是这样闷声不响的。我什么地方惹他不高兴了吗？”

由于娄凡自始至终没有走近德·夏斯特莱夫人，德·奥干古尔夫人便轻易地得出了结论，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完了。此外，由于她的脾气特别好，禀性纯朴，她与外省人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她极少管别人的事，相反，对自己头脑发热产生的各种计划，她从来不遗余力，表现出惊人的热情。凑巧一个天赐的良机为她追求娄凡提供了方便：第二天是星期五，为了不同流合污，亵渎这个悔罪的日子，德·奥干古尔先生，这位蓄着漂亮的栗色小胡子，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早早在午夜之前就睡了。在他临走的时候，德·奥干古尔夫人还请他喝了香槟酒和潘趣酒。

“据说，”她心里想，“这位英俊的军官喜欢喝得酩酊大醉。

他喝醉酒的样子一定很有趣。我们来看看吧。”

但是娄凡岿然不动，保持着无愧于祖国的自命不凡的姿态，直到晚会的最后一刻，他还是不肯连续说上三句话。这就是他让德·奥干古尔夫人看到的全部情形。她感到十分奇怪，不过她最后转惊为喜了。

“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才二十三岁！”她心里想，“和别人完全不同！”

在这部小二重奏里，娄凡是这么想的：“和这些土财主在一起，怎么干也不会过火的。趁此机会，我应该‘狠狠地敲一下’。”

他虽然穿着军装，但是听到吕内维尔兵营必然导致国王垮台的荒谬议论，并不感到愤怒，不过有两三次，他象即兴的祈祷一样忍不住寻思道：

“天哪！命运将我抛进了一群多么庸俗的人中间啊！他们是多么愚蠢，如果他们自知愚蠢，也许还会格外凶恶呢！有什么办法比他们更愚蠢，更庸俗吗？为了追逐蝇头微利，他们简直不顾一切！他们的祖先还是打败勇士查理的英雄呢！”

德·奥干古尔夫人起劲地替他斟满一杯杯香槟，他一边闷头儿喝酒，一边这么想着。

“难道我就没有办法叫他和气一点吗？”她暗自想道。

娄凡继续在心里说：

“只要打两年仗，又有一名公正的上校指挥，他们的仆人就会比他们强上百倍千倍。我们将会发现，这些仆人有一种真诚的献身精神。最可笑的是他们言必称忠诚，其实这恰恰是他们最做不到的事情。”

所有这些利己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思想也许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在娄凡为德·夏斯特莱夫人感到痛苦的时候，这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然而，使娄凡真正变成一个充满哲理的少尉，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风尚，在冰镇得很好的香槟酒的作用下，变得愁眉苦脸和平庸乏味，是因为他的头脑里渐渐产生的一个不祥的念头。

“如果我大胆地走过去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话，毫无顾忌地亲切地叫她一声‘我的天使’(确实，我和她说话的时候总是不顾常识，照理我应该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才对；哪里有这么宽容的女人，听到别人叫她‘我的天使’不生气呢？尤其是她对我说话并不热情)，如果我说出如此冒失的话，她回答的第一句话就将决定我的命运，她将赶走我，使我再也见不到她……我将不得不找德·奥干古尔夫人。她不停的肉麻的巴结将弄得我苦不堪言，而且每晚都得如此。如果我现在走近德·夏斯特莱夫人，我的命运将在这里决定。而且我将无法申辩。再说，她兴许还在气头上。如果她说她下个月十五日以前不在家呢？”

想到这里，娄凡打了个寒噤。

“还是保全面子要紧。必须加倍鄙视这些小贵族，决不心慈手软。反正他们对我的仇恨已经到顶了。如果我盛气凌人，这些灵魂卑鄙的东西反而会尊敬我。”

这时，喝潘趣酒的德·桑莱阿尔先生已经有了好几分酒意，其中一位罗勒伯爵走过来对他说：

“跟我来。我得去找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就他的路易·菲利普国王说几句结结实实的话。”

恰好在这个时候，对娄凡的心理极有影响的德国式自鸣钟叮叮当当地敲响了凌晨一点钟。跟着一向喜欢晚睡的德·毕洛

朗夫人起身告辞，客人们纷纷离去了。就这样，我们的主人公失去了一个表现英雄气概的好机会。

“如果我现在向德·夏斯特莱夫人伸出手臂，她会对我说出决定性的话的。”

他呆呆地站在门口，看着她在德·白朗塞先生的搀扶下，低头从面前经过，脸色非常苍白。

“他们就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娄凡穿过南锡城里荒凉污秽的街道，在回家的路上这么想道，“老天爷！在俄国、德国、英国的小城镇里，晚上会是什么情景啊？会有多少卑鄙无耻的勾当啊！会发生多么残酷的暴行啊！在这里，我们见到的特权阶级已经半死不活，由于财产外流而气息奄奄，可是在那些地方，他们公开地处于统治地位。父亲说得对：应该住在巴黎，只和那些花天酒地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无忧无虑，所以也不那么凶恶。人的感情犹如一个发臭的泥沼：走不快就会陷进去的。”

只要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句话，娄凡也可能变得欣喜若狂，放弃这些富有哲理的想法。倒霉的人总是从哲理中汲取力量，但是娄凡却烦恼有加，因为他从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他不可能得到幸福。

第二天清晨，骑兵团里十分忙碌：每个士兵必须准备好军籍簿，以便在出发去吕内维尔军营之前进行检查；他们的军装也必须逐件进行清点。

老兵们纷纷说：“你说象不象准备接受拿破仑检阅？”

“我们是征召来向便壶和煮土豆开战的，看来情况不那么简单。”年轻的下级军官们说，“真倒胃口！万一要打仗，也应该在这里熟悉熟悉‘打仗’才行。”

巡视完毕军营的内务，上校规定了一小时用膳时间，接着他命令全团骑马集合，足足操练了四个钟头。虽然事情千头万绪，娄凡始终十分体贴士兵；他感到自己对弱者有一种同情心，但是几个小时以后，他又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情人。他已经忘记德·奥干古尔夫人，或者说，即使想起她，也只是把她当一个万不得已的选择，一个可以帮助他保全面子，又是他讨厌的人。在队伍来回调动的过程中，他稍一分心，就会想到这个严肃的问题："德·夏斯特莱夫人今晚会怎么接待我呢？"

剩下娄凡单独一人以后，他心中的疑问变成了不安。吃过包饭，他骑上马，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五点钟。七点钟回来，到八点钟我的命运就决定了。也许，不管对谁说'我的天使'都是不好的。在一个轻浮的女人面前，譬如说德·奥干古尔夫人，或许还过得去；只要热烈地说一句奉承她漂亮的话就可以得到原谅。但是，这是德·夏斯特莱夫人！让一个严肃、理智、贤淑的女人听到这么露骨的话，难道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莽撞的事吗……是的，一个贤淑的女人。毕竟，我没有亲眼看见她和骠骑兵团的中校厮混，而且说这话的人从来满口谎言，只会造谣中伤！他们的话能信几分呢？……再说，很久没有听人提起这件事了……总之，直截了当说吧，我没有亲眼看见，从今以后我只知道眼见为实。昨天那些人看见我对待德·奥干古尔夫人的态度，以及她对我难以置信的亲热劲儿，或许有傻瓜会说我是她的情人……唔！某个看上她的可怜虫会相信他们的报告……不，一个明智的人只相信亲眼所见的东西，而且要见得非常分明才行。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举止言谈中，有什么地方暴露出她是一个没有情人就活不下去的人吗？……相反，人们可以责怪她过分持重，过分假正

经。可怜的女人！昨天有好几次，她都羞怯得手足无措……她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红着脸，局促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显然，她想表达的思想令她气馁……和昨晚那些贵妇人相比，这个可怜的女人简直是贞洁女神。就品德而言，赛尔彼也尔家的小姐们在本地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与她不相上下，只是在智慧方面略逊一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思想，有一半是她们认识不到的，全部差别就在于此，而且这些思想只能用带点哲理性的语言，因而也不那么保留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来。我甚至可以面对这几位小姐，说许多德·夏斯特莱夫人明白意思、但是无法容忍的事情。总之，对昨晚这些人，一旦涉及具体事实，我就很难相信他们的话。除了驿站长布沙尔说过的话，我没有任何明确的不利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证词。我错了，没有和这个人进一步搞好关系。其实，去他那里借几匹马，去他的马厩里挑一挑，还有比这更容易做的事吗？饲料商，马蹄铁匠，都是他介绍给我的，他手下的人对我都挺友好。我是个傻瓜。”

娄凡不承认布沙尔这个人令他憎恶：这是唯一公开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坏话的人。有一天，他在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家里偶然也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但那是婉转的批评。她品性孤傲，南锡城里的人无不把它归咎于她丈夫临终遗留的一万五千到二万法郎年金，其实，由于这笔财产招来了许多过于肉麻的恭维，她不过是表现不耐烦罢了。

娄凡一边痛苦地想着，一边驱马向前疾跑。在去达尔乃的途中有一座小村庄，他经过的时候，村里的大钟传来了六点半钟的钟声。

“该回去了，”他暗自想道，“再过一个半钟头，我的命运就该决定了。”

但是他不但没有拨转马头，反而猛地策马跑得更加快了，一直跑到达尔乃才停下来。他曾经在这座小市镇里收到过一封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信。他掏出怀表，已经八点钟了。

“今晚见不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了。”他舒心地吐了一口气，就象一个可怜的死囚刚刚获得缓刑一样。

第二天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一天，晚上，在一连改变了两三次计划以后，娄凡还是登门拜访德·夏斯特莱夫人去了。她接待了他，但是他感觉到她的态度极其冷淡：她还在生自己的气，而且在娄凡面前显得有点拘束。

第三十三章

德·夏斯特莱夫人已经暗下了决心，如果他昨天去，便会对他说，请他今后每星期只来一次。由于前天那句已经到了嘴边、差点儿让德·奥干古尔夫人听见的话，她一直心有余悸。在德·奥干古尔夫人府邸度过的可怕夜晚使她胆战心惊。考虑到长此以往终究无法在娄凡面前掩盖自己的感情，德·夏斯特莱夫人相当顺利地下了决心，减少和娄凡见面的次数。但是这个主意刚定，她立即感到了痛苦的代价。娄凡出现在南锡之前，她终日愁眉不展，但是，与现在长久地不能和这个唯一挂在自己心头的人相见这种苦痛相比，当时的心情简直算好得令人回味了。昨天晚上，她焦急地等着他，期望自己有说话的勇气。但是娄凡终于没有来，她的心思全被搅乱了。她的勇气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她等待了漫长的三小时，一次又一次地打算改变决心。但是万一改变决心，她的名誉将要冒巨大的风险。

她暗自寻思："无论是父亲，还是任何一位亲戚，他们决不会同意我嫁给娄凡先生，他是敌对党派的人，一个蓝党分子，而且他不是贵族。甚至连想都不用想，他也不会娶我。我该怎么办呢？我心里只有他一个人。我没有母亲在身边守护我，我没有遇事可以请教的女友：父亲毫不留情地将我和德·贡斯当坦夫人分开了。在南锡，我敢向谁稍稍表白心迹呢？因此，我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我身处险境，更应该提高警惕。"

她的这些想法一直坚持了下来，最后时钟敲过了十点，在南锡，超过这个时间，一般就不能上别人家串门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暗自想道："全完啦，他去德·奥干古尔夫人家了。"她叹了口气又想，"既然他不会再来了，既然从此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何必还老是自问有没有勇气要他减少来访的次数呢。我可以稍微轻松一下。或许他明天也不会来。也许他自己，不需要我费劲，自然而然地不天天来这里了。"

第二天，在娄凡终于来到之前，她也屡次三番改变过对娄凡的看法。有一段时间，她真想象对一位最好的朋友一样向他吐露内心的困扰，并且对他说：请您决定吧。"如果象在西班牙一样，我在楼下的房间里，他在马路上，在夜阑人静的时间，我透过窗格看见他，也许还会把这些危险的想法告诉他。但是，万一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象前天一样直率而真诚地对我说：'我的天使，爱我吧。'我能担保自己的行为吗？"

在按惯例彼此问候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下来，他们面色苍白，互相看着对方，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

"先生，您昨天去德·奥干古尔夫人家了？"

"没有，夫人。"娄凡回答说，他为自己尴尬的样子感到羞愧，同时英勇地下了决心，不再拖延，一劳永逸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我可以来看望您的时候，我正骑着马奔驰在去达尔乃的大路上。当时，我没有掉转马头回来，相反，我象疯子一样骑着马一直往前冲，不让自己来见您。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量承受您历来对我的严厉态度。我仿佛听到您亲口对我作出了判决。"

他沉默了片刻，接着又说（含糊的声音流露出了他全部的胆怯心情）：

“上次我来看您，在绿色的小桌子旁边，我承认……在和您说话的时候，我大胆地用了一个令我后悔莫及的字眼。我害怕您严厉地惩罚我，因为您是不会宽恕我的。”

“哦！先生，既然您后悔了，我原谅您说过的话。”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而且尽量摆出轻松和宽大的姿态，“但是，先生，我想和您谈一些对我来说重要得多的事情。”

她愉快的目光维持到一定限度，随即变得十分严肃起来。

娄凡打了个寒颤。他怨恨自己胆怯，但是又没有离开德·夏斯特莱夫人生活下去的决心。他的虚荣心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如果今后不准他再见到她，这样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先生，”德·夏斯特莱夫人接着严肃地说，“我没有母亲在身边帮我拿主意。一个女人在外省的城市里独自生活，或者说几乎是独自生活，应该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您经常来我这里……”

“怎么啦？”娄凡问，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直到这时为止，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话的口气是适度的，是审慎和冷静的，起码这是娄凡的感觉。我说“怎么啦”这三个字的声调也许连十足的唐璜都会妒忌。这并不说明娄凡有才华，这是本能的冲动，这是自然的声音。娄凡简单的一句话改变了一切。从他的这句话里，可以听出他是多么痛苦，可以听出他有逆来顺受的充分准备。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仿佛一下子被软化了。她集中全部勇气，一心想击败一个强劲的对手，可是她感到对方竟然虚弱得不堪一击。顷刻之间，一切都改观了，她不必再担心自己缺乏坚定的决心，相反，她开始担心自己说话的口气会不会过于生硬，会不会因为胜利而显得盛气凌人。她可怜给娄凡造成的痛苦，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然而，事情还得这么继续下去。她努力表现出坚决的样子，紧紧抿着苍白的嘴唇，说话的声音不高，向我们的主人公解释为什么她希望减少见面的次数和缩短见面的时间，譬如说以后可以每两天见一次面。她希望避免一些显然是捕风捉影的猜测，因为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他的来访，尤其是危险透顶的知情人贝拉尔小姐。

德·夏斯特莱夫人几乎没有力气说完想说的两三句话。只要娄凡稍稍提出异议，哪怕是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她的希望就会被通盘推翻。眼看娄凡痛苦的情形，她实在于心不忍，她从心底里感觉到了这一点。世界虽大，她的眼中却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娄凡心中少一份爱情或者多一份聪明，他的表现就会大不相同。但是，在这个世纪里难以原谅的事实是，这位二十三岁的少尉面对置他于死地的要求，竟然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请读者诸君设想一下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听到宣判他死刑的情景吧。

德·夏斯特莱夫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她自己差点也泪如泉涌了。是她给娄凡带来了极度的创痛，但是她难以抑制自己对他的同情。

“但是，”她猛地想到，“如果让他看到一滴眼泪，我就会更加纠缠不清。无论如何，应该结束这次充满危险的来访了。”

“我已经向您表明我的愿望……先生……可以想象，贝拉尔小姐早就在一分一秒地计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谨慎一点的话，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

娄凡站起身。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声音卡在喉咙里好象出不来似的：

“我感到十分难过，夫人……”

他打开书房的一扇门，门外就是一座小楼梯。为了避免在客厅里从面目狰狞的贝拉尔小姐的眼皮下经过，他经常走这道楼梯上下。

德·夏斯特莱夫人送他出来，仿佛希望通过这种礼貌的方式，使她刚才提出的请求不至于太伤害娄凡的感情。走到小楼梯转弯的地方，德·夏斯特莱夫人对娄凡说：

"再见，先生。后天见。"

娄凡朝德·夏斯特莱夫人转过身。他的右手扶着桃花心木的楼梯栏杆。显而易见，他连路都走不稳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十分同情，想悄悄地握住娄凡的手，表示她的一份情谊。娄凡看见德·夏斯特莱夫人伸出手，便主动地握住了她的手，慢慢地把它放到了唇边。与此同时，他的脸几乎碰到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脸。他放开手，紧紧抱住她，嘴唇贴在她的脸颊上。德·夏斯特莱夫人无力回避，她一动不动，几乎全身依偎在娄凡的怀里了。娄凡如痴似醉地抱着她吻了又吻。最后，德·夏斯特莱夫人轻轻推开她，噙满泪水的眼睛率真地流露出热烈的爱情。然而，她终于对他说：

"再见，先生……"

接着，眼看娄凡痴痴地望着她，她改口说：

"再见，我的好朋友，明天见……您还是走吧。"

他放开她走了，但是一边下楼梯，一边回头望着她，当时的情景确实是这样。

娄凡走下楼梯，纷乱的心情难以用笔墨形容。但是，他很快陶醉在幸福之中，忘记了自己年轻无知，非常愚蠢的一面。

时间又过了两三个星期，也许，这是娄凡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他再也无法重温这放任感情的意志虚弱的一刻。诸位

知道，他无法再现这个时刻，因为他当时确实太幸福了。

从此，他天天都去看望德·夏斯特莱夫人，而且，使贝拉尔小姐大为愤慨的是，他的来访有时竟长达两三个小时。每当德·夏斯特莱夫人无言以对，谈话无以为继的时候，她就建议和他下棋。有时候，娄凡怯生生地握住她的手，有一天，他还试着去拥抱她。她泪流满面，但是并不回避。她求他饶恕，然后是一些维护名誉之类的话。她说得十分真诚，娄凡也十分真诚地接受她的请求。德·夏斯特莱夫人要求娄凡不再公开向她表示爱情，相反，她自己却常常把手插进他的肩章底下，抚弄银色的穗子。当她静静地这么做的时候，她和他内心都是那么甜蜜和愉快。对这个可怜的女人来说，这就是完满的幸福了。

他们无话不说，而且都是肺腑之言，除了使局外人往往觉得过于天真外，有时甚至给人不拘礼节的印象。没有这种事事无限真诚坦率的追求，即使稍稍忘记不准谈论爱情所作出的牺牲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常常还会有一些不惹人注意的字眼令他们脸红。这时会出现短暂的沉默。德·夏斯特莱夫人借助下棋来打破僵局，往往就是沉默的时间延续得太长的时候。

德·夏斯特莱夫人特别喜欢听娄凡说他在各个阶段对她的不同看法，从他们相识的第一个月直到现在……他的这些真情话渐渐地削弱着她的警惕心，这个幸福的大敌一直在告诫她：

“这个年轻人智慧无穷，手段高强，他在您面前装腔作势呢。”

娄凡始终不敢告诉她布沙尔说的有关骠骑兵中校的事，但是他们之间是那么坦白，以至有两次，他偶然联想到这个话题，差点儿说出来闹僵了他们的关系。德·夏斯特莱夫人从娄凡的

眼神里，发现娄凡一定还对她隐瞒着什么事情。

“这是决不能原谅的。”她毫不妥协地说。

而她，她也隐瞒了一件事，她父亲几乎每天都因为娄凡的事对她大发脾气。

“怎么！我的女儿，您怎么能天天和那个异党分子一呆就是两个钟头呢，而且按他的出身，他根本没有资格向您求婚。”

随之便是一些感人肺腑的话，他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将被他的女儿，他唯一的依靠抛弃等等。

事实是德·篷勒韦先生害怕娄凡的父亲。德·普瓦利埃大夫曾经告诉他，那是一个寻欢作乐、机智风趣的人，而且有一种可怕的恶习，也是王权和神权的大敌；喜欢冷嘲热讽。这位银行家可能还非常危险：不但猜得出他为什么醉心女儿的钱财，更糟的是还会把它张扬出去。

第三十四章

可怜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忘记了周围的人，以为周围的人也忘记了她，实际上全南锡的人都注视着她。由于她父亲到处诉苦，她成了市民们“消愁解闷”的良药。对一个了解二等城市死气沉沉的情形的人，已经不需要多讲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娄凡一样笨拙：在他这方面，他不懂得如何使对方毫无保留地倾心爱他；至于她，由于南锡的社交界对一个热烈地有所追求的女人来说日益变得枯燥无味，在德·高迈西夫人，德·马尔西里夫人，德·毕洛朗夫人，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府上几乎不见了她的踪影……她的疏忽被认为是故意怠慢，诬蔑中伤之词也随即不翼而飞。

不知有什么根据，赛尔彼也尔一家人都以为娄凡会娶戴奥德琳达小姐。在外省，一位母亲只要遇到年轻高雅的男子，少不了会想到女儿未来的丈夫。

德·篷勒韦先生逢人便抱怨娄凡死皮赖脸地追求他的女儿，在整个社交界闹得满城风雨。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大为恼火，远远超出了她严厉的道德观所能解释的程度。由于“婚事落空”，这家人在接待娄凡的时候都感到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但是这是一个有六位容貌欠佳的姑娘的家庭，所以，不仅各人的态度不尽相同，而且表面上始终对娄凡非常客气。

忠于路易十六宫廷礼节的德·高迈西夫人对娄凡一直很好。

德·马尔西里夫人的沙龙则不然。娄凡在鞋匠的丧事上冲撞代理主教雷伊先生以后，这位可敬而谨慎的教士四出活动，处心积虑地破坏我们的少尉在南锡城里谋得的地位。雷伊先生果然身手不凡，不出两个星期，他到处煽风点火，使出入德·马尔西里夫人沙龙的客人无不相信，国防部长特别担心洛林省的贵族中心、边境重镇南锡的公众舆论，说不定还特别重视人们在德·马尔西里夫人沙龙里发表的意见。基于这个原因，部长特地派了一名显然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来到南锡，以便就地了解南锡上流社会的动静，刺探它的秘密；看到底只是一般发发牢骚，还是已经有所行动？"谈论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的一些事情，除非是密探，一般人都怕受到牵连，可是娄凡听人议论却从来不动声色。这就是证据。"他在骑兵团里以主张共和著称，这一点无法证实，而且在亨利五世的肖像面前，他好象对共和主义并不重视……

这个发现满足了这个沙龙的人的自尊心，至今为止，他们最大的话题是某某先生在某日某时特别晦气，打惠斯特牌输了八九个法郎等等。国防部长，谁知道呢？也许路易·菲利普本人都关注他们的意见呢！

娄凡因此变成了中庸政府的奸细。按照雷伊先生的学识，他自己当然不相信这一套鬼话。为了彻底摧毁娄凡在德·毕洛朗夫人和德·奥千古尔夫人沙龙里的地位，也许还需要虚构一个不太离谱的故事，他为此给巴黎某教堂的议事司铎某某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转给了娄凡家所在教区的助理司铎，雷伊先生天天都在等待详细的回信。

在这位雷伊先生的关照下，娄凡发现他的信誉在他所去的大部分沙龙里有一落千丈之势。他并不计较，甚至没有太多地

想它，因为德·奥干古尔夫人的沙龙不但例外，而且是个惹人注目的例外。自从德·安坦先生走后，德·奥干古尔夫人使她心安理得的丈夫和娄凡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德·奥干古尔先生年轻时稍通数学；历史课不仅未解除他对未来的悲观想法，相反，他越学越觉得悲观。

“看一看休姆的《英国史》吧，您将不时地读到一条条简短的边注：N脱颖而出；戎马生涯；伟大品格；判决；行刑。我们仿效这个英国，从谋杀国君开始，然后驱逐他的兄弟，象英国驱逐王储一样。”……

为了排除这个不断困扰他的结论：断头台在等待我们，他曾经下决心重修几何学，何况对军人来说这是一门有用的学问，他买了一本书，两个星期以后，他意外地发现娄凡恰好可以指导他学习。他当然考虑过戈济埃先生，但是戈济埃先生是个共和党，宁可一百次放弃积分学也不能找他这种人。娄凡先生是现成的老师，不仅人挺可爱，而且每天晚上都来公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出于审慎以及害怕贝拉尔小姐的缘故，一到十点钟，最迟不超过十点半，娄凡就得离开德·夏斯特莱夫人。但是他不习惯这么早睡觉，于是又去德·奥干古尔夫人家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两件事：德·安坦先生是个聪明人，只要是女人，他决不无限期地拘泥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就在他发现德·奥干古尔夫人为他安排的角色的时候，恰好从巴黎来了一封信，要求他作一次短期的旅行。他们分手的那天，德·奥干古尔夫人还觉得娄凡非常亲切可爱；但是就从这一天起，娄凡一下子变了很多。“既然德·夏斯特莱夫人是贞洁的化身，为什么不可以脚踏两只船呢？让德·夏斯特莱夫人满足我精神上的欲望，让德·

奥干古尔夫人在不很抽象的时刻填补空缺。”他虽然时时记得厄内斯特·德凡尔瓦的劝告，但是无济于事。他觉得，如果他欺骗德·夏斯特莱夫人，那么他也活该受她的欺骗。我们的主人公所以产生这种史诗般的道德观，真正的理由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女人。德·奥干古尔夫人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讨厌的人。他畏惧和这个外省最漂亮的年轻妇人单独呆在一起。他从未体验过如此强烈的爱，可是他现在一头栽进去了。

德·安坦走后，娄凡的言谈骤然变得冷淡起来，这种变化把德·奥干古尔夫人的任性激发到了狂热的程度；她甚至当着众多的客人对他说一些柔情缱绻的事情。娄凡好象听着她说话，但是面孔铁板，任凭她怎么说也没有一丝儿笑容。

也许，德·奥干古尔夫人的狂热正是娄凡在南锡城里所谓通情达理的人中间最受仇视的主要原因。就连德高望重的德·瓦西尼先生，以及智力远远超过德·篷勒韦、德·桑莱阿尔和罗勒等人的德·毕洛朗先生，现在也开始讨厌这个卑微的外来人了，尽管他们根本不相信雷伊先生巧妙散布的流言蜚语。由于他的缘故，不管别人说什么，德·奥干古尔夫人一概充耳不闻。这个女人那么年轻，那么令人馋涎欲滴，穿得那么入时，谁都希望每晚有刻把钟时间和她聊聊天。但是，德·奥干古尔夫人态度冷淡，心不在焉，任凭他们大献殷勤，这是德·安坦先生和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他没收了我们的美人，我们唯一的希望。”庄重的德·毕洛朗先生说，“去郊外游玩缺了她就毫无意思。可是现在，如果有人建议赛马，德·奥干古尔夫人再也不会热烈地抓住机会让马儿尽兴奔跑，相反，她会拒绝得十分干脆。”

她很清楚地知道，娄凡在十点半以前是没有空的。此外，德·安坦先生善于逗乐，有他在的地方，气氛就特别活跃，而娄凡，也许是因为性情孤傲，他很少说话，一点不懂逗乐。这是一个令人扫兴的人。

除了德·朗富尔先生的友谊，和一如既往看重才能的德·毕洛朗夫人对他另眼相看以外，甚至在德·奥干古尔夫人的沙龙里，他的地位也开始出现了危机。

听说去德国积攒塔勒的马利勃朗夫人将要途经离南锡两法里的地方，德·桑莱阿尔先生出了一个组织音乐会的主意。这是一件大事，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音乐会如期举行，德·奥干古尔夫人在朋友们的簇拥下出席了音乐会，唯独德·夏斯特莱夫人没有露面。大家一时谈起心上人这个题目，并且借题发挥，议论了一番风俗教化的问题。

"谁活在世上没有心上人，"德·桑莱阿尔先生扬扬得意，加上潘趣酒的作用，已经有了一半醉意，"即使不说不可能，起码也是愚蠢之中的愚蠢。"

"选择心上人得赶紧啊。"德·瓦西尼先生说。

德·奥干古尔夫人俯身对坐在前面的娄凡小声地说：

"如果选中一个心上人，但是他的心如石头一样冷漠无情，那该怎么办呢？"

娄凡面带笑容，转过头看到盯着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泪珠，不觉心里一怔。这件意想不到的事使他完全糊涂了，他没有考虑回答她的问题，一心想着这个不可理解的奇迹。而她只是一般地笑了笑。

从音乐会出来，大家步行回家，德·奥干古尔夫人搀住了他的手臂。她一路几乎没有说话。在她公馆的院子里，当大家

向她告辞的时候，她把娄凡的胳膊拉得更紧了。但是他随着众人一起走了。

她回到楼上，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然而她一点不恨娄凡。第二天上午，在互相串门的时候，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尖酸刻薄地谴责德·夏斯特莱夫人行为不端。但是她一声不吭，没有说半句不利于情敌的话。晚上，娄凡为了找个话题，恭维她的打扮说：

“这束花真漂亮！多好的颜色！鲜艳极啦！它是戴花人美的象征！”

“您真的这么想吗？唔！就算是吧。它代表我的心，我把它送给您。”

谈话的气氛轻松愉快，但是在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一点不轻松愉快。她的眼光并不缺乏深度和热情，决不会让聪明人误解献上这束鲜花的意义。娄凡接过花束，就漂亮的花朵说了一些或多或少可以和多拉的诗媲美的话，但是他的目光轻松愉快。他心里非常明白，只是表面上装糊涂罢了。

他蠢蠢欲动，但是终于顶住了诱惑。第二天晚上，他一度想把这段经历告诉德·夏斯特莱夫人，仿佛要对她说：请您补上我损失的东西吧。但是他不敢这么做。

这是他的一大错误：在爱情上必须敢作敢为，否则就会遭受料想不到的挫折。德·夏斯特莱夫人已经痛苦地获悉德·安坦先生出发的消息。开音乐会的次日，她从白朗塞表哥直言直语的说笑中，知道德·奥干古尔夫人在前一天“当众出了洋相”。照她表哥的说法，德·奥干古尔夫人开始对娄凡表现出“真正疯狂”的热情。当晚，娄凡发现德·夏斯特莱夫人情绪十分低落，对他非常冷淡。以后几天，她的情绪越来越差，他们之间

还多次出现了长达一刻钟或二十分钟的冷场。然而，这已经不是从前那种充满温情、德·夏斯特莱夫人借助下棋就可以打破的沉默。

难道，他们就是在一个星期前，彼此有说不完的话要互相倾诉，觉得在漫长的两个钟头里一分一秒都十分宝贵的那两个人吗？

第三十五章

第三天，德·夏斯特莱夫人突然发高烧病倒了。她悔恨万端，觉得自己名誉扫地。但是，这些都是小事，怀疑娄凡是否爱她才是真正的病因。

她感受到一种全新的感情，特别是一种强烈的冲动，使她女性的尊严如临大敌。而且，她愈是认为自己的贞操靠得住，这种感觉就愈是显得分明。在极其危险的情形下，去一趟巴黎，离开这块她认为唯一可能得到幸福的地方，让娄凡无法找到她，她就会避免任何风险。

几天以来，由于有这个救急的方法，她一直比较放心，她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平静的。她瞒着侯爵，曾经派人送出一封信，征求她的挚友德·贡斯当坦夫人的意见。回信支持她在万一的情况下去巴黎。悔恨的情绪一旦缓和下来，德·夏斯特莱夫人便恢复了喜色。

突然，在马利勃朗夫人演唱会的次日，听到德·白朗塞先生滔滔不绝地叙述演唱会上发生的事情，听到他措辞优美、内容粗俗的玩笑话，她吃惊地感到内心一阵阵剧痛，她纯洁的灵魂同时感到十分羞愧。

“白朗塞说话办事都没有分寸。”她暗自想道，“看到娄凡先生超过自己，他和那些人一样吞不下这口气。他也许过分夸大了。娄凡先生对我这么诚恳，有一天还向我坦白他曾经中断

过对我的爱情，他现在怎么会欺骗我呢？……”。

她心里主张谨慎的一方严厉地辩驳说："一点也不难解释。一个青年男子同时有两个情妇，这种事既惬意又风流，何况其中一个情妇老是愁眉不展，不讲情理，终日拿害怕败坏讨厌的道德作挡箭牌，另一个却活泼，可爱，漂亮，从不板着面孔令人失望。娄凡先生可以对我说：请您在我面前不要这么道貌岸然，不要因为我想碰碰您的手就大发脾气……（确实，因为一点小事，我对他太粗暴了！……）”

停顿片刻以后，她叹了口气又想：

"……请您不要过分正经，要不，既然德·奥干古尔夫人欣赏我的区区价值，那就请您允许我不失时机地从中得些好处吧。”

“但是，不管这种想法多么不正当，”爱情一方也咬牙切齿地接着说，“总该当面把话说清楚吧。这才是君子之道。但是，也许是德·白朗塞先生言过其实……必须先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她于是吩咐仆人套上马车，急匆匆地先后去了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和德·马尔西里夫人府上。结果，一切证实无误，德·赛尔彼也尔夫人甚至说得比德·白朗塞先生更加严重。

在回家的路上，德·夏斯特莱夫人几乎不再想娄凡。在痛苦之中变得十分活跃的想象力，全部集中在德·奥干古尔夫人如何娇媚动人上了。她把它们和自己深居简出、忧愁和严厉的态度作着比较。她整整一夜思潮起伏，经历了最丑恶的妒忌心产生的各种感情。

她成了热烈的爱的受害者，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事事都威胁着她女性的自制力和她的……她对德·夏斯特莱将军只

有友谊，以及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感激。在爱情方面，她甚至连书本经验都没有：在圣心堂修道院，所有的小说都被描绘成诲淫诲盗的书。结婚以后，她几乎依旧不读小说；一个被允许和高贵的公主作伴的人是不应该接触这一类书籍的。此外，她觉得所有的小说都写得俗不可耐。

"但是，我敢说自己尽到妇道了吗？"在这个痛苦的夜晚即将结束的时候，她问自己，"如果娄凡先生在这里，面对面默默地望着我，就象往常他忍受着我的美德，也就是我的个人利益所规定的愚蠢要求，不能畅所欲言的时候一样，我经得住他无声的责备吗？不，我会让步的……我没有任何美德，我使心爱的人受苦……"

内心的痛苦终于危及健康，她发高烧了。

发烧的第一天就出现了谵妄的症状，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中，她的眼前不断地出现德·奥干古尔夫人在马利勃朗夫人演唱会上活泼可爱、喜气洋洋的形象。她身上戴着一簇芬芳醉人的花朵（曾经有人向她说起过这簇鲜花），娇媚动人的姿态令娄凡匍伏在她的脚下。接着，一个想法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脑际重现：

"可是，我这个可怜的人啊，我做了什么好事，可以使娄凡先生非跟住我不可呢？我凭什么阻止他对别人的追求作出反应呢？这个可爱的女人比我漂亮，尤其是十分殷勤，殷勤得足以取悦一个习惯巴黎社会的年轻人：她性情开朗，总是给人新鲜的感觉，永远不惹人讨厌。"

德·夏斯特莱夫人顺着这条可悲的思路，情不自禁地叫仆人拿来一面椭圆形小镜。她对着镜子看了又看。在她身体欠佳的时候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最后，她得出自己长得很丑的结

论，而且，因为娄凡更喜欢德·奥于古尔夫人显然是有眼光的选择，她对娄凡爱得更深了。

第二天，热度猛升，使德·夏斯特莱夫人感到揪心的幻想也变得更加恐怖。她一见到贝拉尔小姐就浑身颤慄。她不愿意看见德·白朗塞先生；她憎恶他；她不断地听到他叙述那次该死的演唱会。德·篷勒韦先生照例每日来看她两次。德·普瓦利埃大夫凡事积极而有恒心，这次为她治病也不例外。他每天三次到篷勒韦公馆，特别令德·夏斯特莱夫人吃惊的是，在他的治疗方案中，有一条绝对禁止她下床活动。从此，她再也别希望见到娄凡了。她没有勇气说出他的名字，不敢问女仆娄凡是否来询问过她的病情。由于精神高度集中，焦急地捕捉她非常熟悉的四轮马车的车轮声，她的体温越升越高。

娄凡每天上午都来。在她病倒的第三天，由于德·普瓦利埃先生的答复十分含糊，他在离开篷勒韦公馆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他登上马车，仓促地策马就走，在人们称作公共散步场所、种着修剪成伞盖状的菩提树的广场，马车从德·桑莱阿尔先生身旁一擦而过。德·桑莱阿尔先生刚吃完午饭，又等着吃晚饭，正无所事事，挨着路德维格·罗勒伯爵的胳膊，在南锡的大街上到处蹓跶。

这两个人形成了滑稽可笑的一对。桑莱阿尔尽管年纪还轻，但是大腹便便，红光满面，他身高不及五尺，留着一脸金黄色的胳腮胡子。相反，路德维格·罗勒是个瘦高个子，毫无血色，那副可怜的样子酷似一个触犯了上司的托钵僧。他光是躯干就起码有五尺八寸高，上面安着一颗苍白的小脑袋，头发是黑色的，象僧人的头发一样披散着盖住了耳朵。他的目光黯淡无神，人眼睛四周的肌肉干瘪僵硬，一件又窄又破的黑外套更加突出了

前重骑兵尉官和无忧无虑的桑莱阿尔的鲜明对照。对前者来说，失去的军饷是一份可观的收入，至于后者，衣服在几年前已经扣不拢了，每年起码有四万里佛的年金收入。靠着这笔财产，他被认为是一个勇敢非凡的人，因为他有一副长达三寸的生铁马刺，三句话里少不了有一句骂人话，而且开口就是惊心动魄的决斗故事。总之，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尽管他的敌人往往闻风丧胆，使他从未有过决斗的机会。再说，他有办法让罗勒兄弟代劳，不必亲自对付他不喜欢的人。

七月事件以后，罗勒三兄弟先后辞掉了军职，心境之坏远远超过了从前。他们三个人总共只有一匹马，除了与人决斗，几乎无法快快活活地摆脱麻木的状态。每次决斗他们都能胜利地完成使命，这方面的才能为他们赢得了众人的尊敬。

娄凡的轻便马车疾驶而过，震动了臃肿的桑莱阿尔脚下的石板路。这时才中午十二点钟，德·桑莱阿尔先生还没有进过咖啡馆，因而还没有完全喝醉。在路德维格·罗勒的搀扶下，他一路行乐，不是动手摸摸从身边经过的乡下姑娘的下巴，就是挥动马鞭抽打咖啡馆门口的帆布篷和排在帆布篷底下的椅子；在公众散步的地方，他又随手把垂得太低的菩提树枝叶扯得精光。

疾驶而过的轻便马车打断了这些愉快的消遣。

“您看他是不是向我们挑衅？”他严肃地望着路德维格·罗勒，大有一副英雄好汉的气概。

“你听我说，”路德维格伯爵脸色变得煞白，回答说，“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还是相当有礼貌的，我想他不至于会坐着马车得罪我们吧。但是，正是由于他彬彬有礼的姿态，我更加憎恨他。他从篷勒韦公馆出来，他想悄悄地，从我们手中夺走南锡

城里，至少在你我可以挑选老婆的圈子里，一个最美的美人，一个最富有的继承人。他以为我们会听之任之……”罗勒最后斩钉截铁地补充了一句，“对于这件事，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置之不理的。”

“你说真的吗？”桑莱阿尔非常高兴地问道。

“朋友，在这些事情上，”罗勒忿忿不平地说，“你应该知道我从来不说假话。”

“你也想在我面前说大话？”桑莱阿尔毫不示弱地说，“我们彼此心中有数。关键是不让他逃出我们的手心，这个畜生十分狡猾，他在骑兵团里参加过两次决斗，都让他平安地溜掉了……”

“那是用剑决斗！用剑决斗算什么！鲍贝上尉被他刺伤以后，医生在伤口上放两条蚂蟥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和我决斗，就得用手枪，哼！双方只准离开十步。如果他不能干掉我，我向你保证，他需要的就不止两条蚂蟥。”

“上我家去！这些散步的地方充斥着中庸政府的奸细，这些话不好在这里说。我昨天刚收到一箱从弗赖堡寄来的樱桃酒。我们派人去通知你的兄弟和朗富尔。”

“难道我，我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半张纸就行啦。”说着，路德维格伯爵疾步朝一家咖啡馆走了过去。

“如果你对我也这么粗鲁，那我走了……关键是必须防止这个该死的巴黎人耍花招，牵着我们犯错误，然后站在一旁讪笑。谁能阻止他在骑兵团里胡说八道？说我们这些洛林的青年贵族暗中建立了保险公司，不让他们从我们手中夺走嫁妆丰富的寡妇。”

咖啡馆的侍者刚才还看见三位罗勒、米尔塞和高埃罗分成

两组，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打弹子赌钱，转眼之间，他们已经在德·桑莱阿尔先生漂亮的公馆里集中，而且因为有机会共商大事，一个个都很兴奋。他们争先恐后地说开了。会议在一张精致的桃花心木的桌子周围进行。模仿英国的纨袴子弟的做法，桌子上没有铺台布，但是在桃花心木的桌面上，几只巴加拉附近的一家工厂精心制作的水晶酒瓶不停地传递着。清澈如山泉的樱桃酒，如马德拉葡萄酒一样黄灿灿的烧酒，在水晶酒瓶里闪闪发光。没过多久，三位罗勒提出要和娄凡决斗。德·高埃罗先生三十六岁，满脸皱纹（这个狂妄自大的瘦子在这辈子里凡事都想占一份，甚至还向德·夏斯特莱夫人求过婚），他也一板一眼地申述理由，要求第一个和娄凡较量，因为终究他受的损害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在他来这里以前，不是我借给夫人博德里的英文小说吗？”

“去你的博德里吧。”在这时突然赶到的德·朗富尔先生说，“这个穿着华丽的先生冒犯了我们每一个人，要说受伤害，谁也比不上我的朋友，已经离开此地的德·安坦。”

“躲起来品尝戴绿帽子的味道吧。”桑莱阿尔哈哈大笑，打断他的话说。

“德·安坦是我的知心朋友，”朗富尔反驳说，显然被这种粗鲁的口气惹恼了，“如果他在这里，不让他第一个去对付这个可爱的胜利者，他会找你们拼命的。因为所有这些理由，我也要参加决斗。”

在这二十分钟里，勇敢的桑莱阿尔实在进退两难。他清楚地看到，人人都说要决斗，只剩他一个人还没有表态。朗富尔本来是个温和可爱、文雅至极的人，他的一席话把桑莱阿尔逼上了绝境。

“先生们，不管怎么说，”他终于说，声音刺耳而且很不自然，“我应该在名单上排第二位。计划是罗勒和我在大广场上散步的时候，在小菩提树下提出来的。”

“他说得有理。”德·高埃罗先生说，“让我们抓阄，决定由谁来清除祸患，造福家乡吧。”（他说着挺了挺胸脯，因为这句风趣十足的话而十分得意。）

“好极了。”朗富尔说，“但是，先生们，决斗只能进行一次。如果让娄凡先生一个人对付我们四五个人，《黎明报》就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我提醒大家一句，巴黎的报纸上将会出现你们的名字。”

“如果是他杀了我们的人呢？”桑莱阿尔说，“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死者报仇吗？”

讨论一直延续到吃晚饭的时间，桑莱阿尔已经备下了丰盛精美的饭菜。到六点钟互相分手的时候，大家以名誉担保，决不对任何人泄露这件事，但是不到八点钟，德·普瓦利埃先生已经知道了一切。

不过，布拉格方面曾经有过明确的指示，贵族阵线必须避免和吕内维尔军营或者附近城市的驻军发生任何摩擦。当夜，德·普瓦利埃先生象一头发怒的獒狗气势汹汹地找到桑莱阿尔，象被激怒的猫一样，一双小眼睛闪闪发光。

“明天，您给我在十点钟摆一桌酒。请罗勒、德·朗富尔、德·高埃罗，以及所有参与计划的先生一起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桑莱阿尔真想发火，但是他害怕德·普瓦利埃会说出尖刻的话，闹得南锡的人到处传说。他点头同意了，动作几乎和大夫的脸色一样好看。

第二天，所有来吃饭的客人听说是和他打交道，一个个板起了面孔。他也来了，一副十分忙碌的样子。

“诸位，”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一进门就说，“教会和贵族有许多敌人；尤其是报纸。它们向全法国报导并恶毒地攻击我们的一言一行。如果事情仅仅限于表现骑士的无畏精神，我表示钦佩。今天我有幸和洛林省最高贵的人的代表们在一起交谈，我这个可怜的平民，小商人的儿子，决不会开口说半个不字。但是，先生们，我觉得你们有点意气用事。仅仅是意气用事——大概不错吧，——妨碍你们去思考，当然，进行思考属于我的工作范围。你们不愿意让一名小小的军官夺走德·夏斯特莱夫人吧？唔！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德·夏斯特莱夫人离开南锡移居巴黎呢？在那里，周围的朋友支持鼓励她，她将给德·篷勒韦先生寄来一封封感人肺腑的信。信中会说：我只有和娄凡在一起才感到幸福。她一定会这么说的，因为根据你们的观察，她正是这么想的嘛。德·篷勒韦先生会不同意么，这很值得怀疑，因为他女儿说得很认真，而且他不会愿意和拥有四十万法郎公债的人决裂。德·篷勒韦先生不同意吗？那好，德·夏斯特莱夫人有巴黎的朋友撑腰，其中包括最有名望的贵妇人，她完全不需要一个外省父亲的同意。

“你们有把握一下子杀死娄凡吗？如果这样，我也无话可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将无法再嫁给他。但是，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正因为如此，她也决不会嫁给你们中间的任何人。根据我的看法，她是一个严肃、温柔、坚定的女人。娄凡先生死后一个钟头，她会派人套上马车，然后每驶到一个驿站就换一批马，天知道她会在哪里停下来！在布鲁塞尔，如果他父亲执意不去巴黎的话。也许在维也纳。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牢

记这一点：如果娄凡死了，你们也将永远失去她。如果娄凡受了伤，全省的人都将知道决斗的原因。由于她生性羞怯，她会觉得自己名誉扫地，一旦娄凡脱离危险，她将立即逃去巴黎，一个月以后，娄凡将去和她会合。总之一句话，唯有犹豫不决的心理可以使德·夏斯特莱夫人留在南锡；如果给她一个借口，她就走了。

“在杀死娄凡的同时，你们将美美地出一口气，我承认这一点，而且你们七个人要杀死他，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美丽的眼睛和她的嫁妆将永远离开你们。”

这时，有人开始低声嘀咕，但是德·普瓦利埃更加大胆了。

“如果你们中间的两三个人，”接着，他提高声音有力地说，“如果你们轮番和娄凡决斗，人们将把你们当杀人犯，整个骑兵团将群起而攻之。”

“这正合我们的心意。”路德维格·罗勒喊道，他心中郁结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是这样。”他的两个兄弟附和道，“我们可以见识见识蓝党。”

“这恰恰是我不准你们干的蠢事，先生们，我以国王在阿尔萨斯、法兰士一贡德、洛林三省的特派专员的名义告诉大家。”

所有的人同时站了起来。这个渺小的资产者胆大妄为，竟敢用这种口气对当地的贵族精华说话，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然而，越是遇到这种情形，德·普瓦利埃的虚荣心越是得到满足。他狂热的天性喜欢这一类交锋。人们藐视他，他是强烈地感觉到的，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他要挫一挫这些贵族的傲气。

在自诩血统高贵这种幼稚的虚荣心的驱使下，他们连珠炮似地发了一通谬论。接着，双方交战的形势急转直下，变得对足

智多谋的德·普瓦利埃十分有利。

“我不过是一条可怜的小虫，但是，你们想违抗名正言顺的国王查理十世吗？”等到他们津津有味地把各自的祖宗，各自的勇敢精神，以及各自在一八三〇年倒霉的日子之前的军阶……炫耀一番以后，德·普瓦利埃说，“国王不希望和军队搞僵关系。贵族和军队发生争吵，这是最最失策的事。”

德·普瓦利埃用不同的措辞，反反复复地强调这个真理，终于使它进入了这些难以接受新事物的花岗石脑袋。结果，经过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根据德·普瓦利埃计算大概有三刻钟到一小时之久），贵族们的自尊心宣布投降。

为了不再浪费时间，同时由于厌倦，强烈的虚荣心已经渐渐平息，德·普瓦利埃便克制自己，说了一句皆大欢喜的话。他请德·桑莱阿尔先生再拿点烧酒出来，用这个办法把他先争取了过来，通过他又使罗勒兄弟变得通情达理了一些。桑莱阿尔发明了一种新方法调制这种可口的饮料，他跑到配膳室亲自准备去了。

所有的人都把决定权交给了德·普瓦利埃。他于是说：

“诸位，你们真的希望把娄凡先生赶出南锡，同时又不失去德·夏斯特莱夫人吗？”

“当然。”大家情绪低落地回答说。

“好吧！我有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你们好好想一想，也许能猜出来的。”

看到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他狡黠的眼睛露出了得意的目光。

“明天同样时间，我把这个办法告诉你们；办法简单得很。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必须在一个月内绝对保守秘

密。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指定两名代表，我只能向这两个人透露这个秘密。”

他说完这些话就走了。几乎没有等他出门，路德维格·罗勒已经在他背后恶狠狠地骂了起来。所有的人都跟着骂开了，只有朗富尔例外。他说：

“这家伙长得真难看，又脏又丑，那顶帽子起码戴了十八个月，不拘小节几乎到了粗野的程度。他的大部分缺点应该归咎于他的出身：他父亲做麻类生意，这是他亲口对我们说的。但是，最伟大的国王都要请厚颜无耻的小人当谋臣。德·普瓦利埃比我精明，因为，如果我能猜到他十拿九稳的办法，那才有鬼呢。你呢，路德维格，你的嘴巴没有停过，你能猜出来吗？”

除了路德维格，大家都笑了。桑莱阿尔看到事情发展的趋势，心里十分欢喜，向客人们发出了明天再来吃饭的邀请。但是在分手之前，尽管人人都对德·普瓦利埃有一肚子气，他们还是指定了两名代表。自然，和他打交道这副担子落到了德·桑莱阿尔先生和路德维格·罗勒先生，两个喊得最响不愿意干的人身上。

离开狂热的贵族老爷们以后，德·普瓦利埃急步来到一条小巷子里找一位小神甫。这位神甫有许多秘密经费，因为副省长自以为这是他安插在上流社会的耳目。

“请您告诉弗莱隆先生，亲爱的奥利佛，说我们收到布拉格来的一份文件，为此我们在德·桑莱阿尔先生家开了会，足足研究了五个钟头。但是，这份文件非常重要，明天上午十点半钟，我们还要在老地方继续开会。”

奥利佛神甫得到大主教特许，穿一件破烂不堪的蓝外套和一双铁灰色的袜子。他穿着这身衣服向雷伊代理主教告发了

德·普瓦利埃先生，报告了大夫交给他的任务。然后，他偷偷摸摸来到副省长官邸。副省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天朦朦亮，副省长派人告诉奥利佛神甫，他愿意付五十埃居弄一份布拉格来的文件的抄本，同时，他不惜得罪省长，一个变节的前自由派分子，惶惶不可终日的杜莫阿尔先生，大胆地直接给内政部长写了一封信。弗莱隆先生也给内政部长写了信，但是投邮的时间晚了一小时，结果让一个小小的副省长发给部长的重要消息早到了二十四小时。

第三十六章

"嘿！"德·普瓦利埃得知为他选派了这么两名代表，心想："这班畜生连派两个代表都不会！如果我把计划告诉他们，那才见鬼哩！"

第二天碰头的时候，德·普瓦利埃显得比往常更加严肃和傲慢。他拉着路德维格·罗勒先生和德·桑莱阿尔先生的手臂走进后者的工作室，并且立即锁上了房门。德·普瓦利埃首先在形式上一丝不苟，他知道这是桑莱阿尔唯一关心的事情。

三个人各自在扶手椅里坐好，德·普瓦利埃稍稍沉默了一会，然后说：

"二位，我们在这里碰头，效力我们合法的国王查理十世陛下。我今天只能透露很小一部分秘密。你们能保证绝对保密吗？"

"我以名誉担保。"桑莱阿尔非常好奇，诚惶诚恐地说。

"嗨！……！"罗勒不耐烦地说。

"二位，你们的仆人已经被共和党收买。这伙人是无孔不入的，如果不能绝对保密，即使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那么，办法再好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黎明报》将诽谤我们，包括你们两位和我这个寒酸的平民百姓。"

在德·普瓦利埃面前的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勇士，他觉得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但是为读者着想，我大大地作了

删节。由于他什么都不想告诉他们，所以更是滔滔不绝，甚至超过了必要的程度。

“我希望告诉二位的秘密，”他最后说，“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了。目前，我只是请你们尽量克制，当然这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他特别对桑莱阿尔说了最后这句话。

“不错！”桑莱阿尔说。

“但是，二位，作为一个伟大的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懂得为整体的意志作出牺牲，哪怕它是错的。否则，我们就毫无价值，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将只配被人叫做迷途的羔羊。二位，在这两个星期里，你们中间不管是谁，都应该避免和娄凡先生决斗。”

“应该……应该……”路德维格·罗勒苦涩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到那个时候，娄凡先生将离开南锡，或者说，起码他再也不会去找德·夏斯特莱夫人了。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大家的愿望吧，我向你们解释过了，这是无法通过决斗得到的东西。”

他用不同的措辞，把这些话足足重复了一个钟头。但是两位代表坚持说，他们的权利，同时是他们的义务，是要知道他所说的秘密。

“如果让等在客厅里的各位先生知道，我们在这里呆了整整一小时，结果却一无所获，那叫我们怎么交代呢？”

“唔！让他们以为你们知道秘密了。”德·普瓦利埃冷冷地说，“我会帮助你们的。”

为了说服两位爱虚荣的先生接受这个办法，他又足足花了一个钟头。

德·普瓦利埃大夫胜利地通过了这场考验耐性的较量，他

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特别喜欢议论，喜欢说服意见敌对的人。他的外表令人憎恶，但是他的思想坚定，敏捷，敢打敢冲。自从参与政治阴谋以后，他的名列一流的医术使他感到厌倦。他渴望行动，渴望冒险，渴望受人尊敬，效力查理十世，换句话说，他所谓的政治为他提供了精神食粮。吹捧他的人说：如果普鲁士或者俄国军队把查理十世重新扶上台，您一定可以当上议员，甚至当上部长，……您将成为新政权中的维莱勒①。

"将来是将来罗。"德·普瓦利埃回答说。

就目前而言，不断进取的野心使他感到无穷乐趣。事情是这样的：德·毕洛朗先生和德·篷勒韦先生受上面委任，在以南锡为首府的这个省里，负责领导保王派的各种活动。在特别委员会里，确切地说在这个地下的权力机构里，德·普瓦利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秘书。这个机构只有一件事是做对的：权力从不分散。它首先属于德·毕洛朗先生，他不在的时候就交给德·篷勒韦先生，最后才轮到德·普瓦利埃。然而最近一年以来，德·普瓦利埃事无巨细一概包揽无余。他向两位正式的领导人作一些轻描淡写的汇报，他们也不大生气。因为他总有办法，暗示如果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等待他们的将是断头台，少说也是汉姆的城堡。两位贵族老爷乐得让这个无法无天的资产者惹祸上身，因为他们对这个差使既无兴趣，也不狂热和忠诚，只是一旦时机成熟或者第三次复辟实现，他们少不了要和他分道扬镳，一脚把他从梯子上踢下去。

---

① 维莱勒（1773—1854），复辟时期极端保王派的领袖，于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八年间担任议长。

德·普瓦利埃本人对娄凡并无怨仇，但是他热烈地追求行动，既然承担了赶走娄凡的任务，他就要完成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第一天，他要求桑莱阿尔等人选派两名代表，第二天，他摆脱开两名代表不安和好奇的纠缠，其实他心里还没有任何确实的计划。他以国王的名义禁止他们决斗。万一发生决斗，这将是他的重大失败，宣告他在洛林省贵族青年中的信誉和影响完全破产。他后来实行的计划是随着这个信念日益加强才逐步形成的。

在得到严守秘密的保证以后，他开始向德·赛尔彼也尔，德·马尔西里和德·毕洛朗等夫人透露，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病情比人们的想象要严重得多，起码，她的病不是一两日的事情。他又设法使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腿上产生药物过敏，令她一个月不能下床行走。过了两三天，他上门诊病的时候，一边为她切脉，本来已经够严肃的表情变得更加阴沉起来，一边敦促她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这在外省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准备后事。这件大事使整个南锡城里议论纷纷，读者可以判断它对娄凡的影响：德·夏斯特莱夫人真的有生命危险吗？

“难道死也不过如此吗？”德·夏斯特莱夫人暗自寻思，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普通的发烧，“如果娄凡先生能在这里，如果他能在我的身边，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万一我失去勇气，他会鼓励我的。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生活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值得留恋呢。我在外省的偏僻的角落里挨日子，在他来到之前，我的生活是那么凄凉……但是，他不是贵族，他为中庸政府当兵，也许更糟的是，他是为共和政府……”

德·夏斯特莱夫人终于想不如死了还好。

她差点开始憎恨德·奥千古尔夫人了，但是她一察觉这个苗头，立即觉得自己很可鄙。由于足足两个星期见不到娄凡，她对他的感情只给她带来了痛苦。

娄凡在绝望之中，去达尔乃的邮局发了三封信，好在这些信写得非常谨慎，因为贝拉尔小姐已经完全和德·普瓦利埃大夫串通一气，信全被她在中途截走了。

娄凡寸步不离地跟着大夫。这是一步错棋。娄凡在虚伪方面到底远远不是一个行家，达不到和一个寡廉鲜耻的阴谋家亲密往来的程度。他没有料到，他在无意之中已经致命地得罪了这位大夫。他蔑视骗子、叛徒和伪君子，那股天真劲儿令大夫恼火，而且终于招来了仇恨。每当谈及波旁王朝复辟极其微弱的可能性时，他入木三分的透彻分析总是使大夫非常惊奇：

“照这么说，”有一天，大夫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说，“那么我，我只是个傻瓜罗？”

接着，大夫暗地里又狠狠地想：

“你这个小疯子，我们等着瞧你最关心的人会怎么样吧。我让你去预测未来，让你去重复从卡莱尔①那里捡来的现成词句，可是我掌握着你的现在，而且很快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虽然我德·普瓦利埃上了年纪，满脸皱纹，穿得又差，在你的眼中还是个粗鲁的汉子，而你却漂亮，年轻，富有，天生举止高雅，总之是个和我不一样的人，不过，你将因为我大吃苦头。我一生的前三十年忍饥挨冻，面对一堆尸骨，整天蜷缩在六层楼上的小房间里；你呢，不过在出娘胎时出了一点力气，你就暗中打算在建立‘理性的政府’以后，只用蔑视来惩罚象我这

① 卡莱尔（1800—1836），七月王朝的政敌，《国民报》的创办人。

样勇敢顽强的人！你那个党这么做是愚蠢的。可是现在，愚蠢的是你，竟然猜不到我马上要让你倒霉，而且要你非常倒霉。悲哀吧，乳臭未干的东西！”

然后，他对娄凡谈起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病情，措辞令人十分不安。看到娄凡的嘴角上掠过微微的一笑，他说：

“嗯，箧勒韦家的墓室就在那座教堂里。我很担心，它不久又得打开一次了。”说着，他叹了一口气。

接连好几天，他等着娄凡象所有疯狂的情人一样，暗中行动去探望德·夏斯特莱夫人。

德·普瓦利埃历来不把贝拉尔小姐看在眼里，虽然她为人阴险恶毒，到底还是过于平淡，而且往往无的放矢，但是自从在德·桑莱阿尔先生家里和党内的青年开会以后，他却主动和她亲近起来，有意让她在这个家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有关德·夏斯特莱夫人所谓病危的情况，他既不告诉德·箧勒韦先生，也不告诉德·白朗塞先生或者别的亲友，却偏偏告诉了她。

德·普瓦利埃先生头脑中酝酿的计划渐渐有了眉目，但是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女仆博利欧小姐形影不离德·夏斯特莱夫人，而且她很爱她的女主人。

医生显得特别信任她，终于把她也笼络住了。他还说服了贝拉尔小姐，在贝拉尔小姐在场的情况下，他更多地向博利欧小姐交代下一次出诊以前护理病人的注意事项。

这位善良的女仆和很不善良的贝拉尔小姐一样，深信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病情十分危急。

医生告诉女仆，据他猜想，她的女主人一定有心事，所以加剧了病情。他还暗示，他认为娄凡先生很自然会想再见一见德·夏斯特莱夫人。

“天哪！大夫先生，娄凡先生足足缠了我两个星期，要求让他来这里，说是哪怕几分钟也行。但是，别人会怎么说呢？所以我一口拒绝了他。”

医生说了一大堆话，颠三倒四地使这个女仆凭她的聪明永远无法重复出来，其实说明白了，就是拐弯抹角地要善良的姑娘答应娄凡先生的要求。

最后，有一天晚上，德·篷勒韦先生根据医生的指示，到德·马尔西里夫人府上打惠斯特牌去了，说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病，大家不胜感慨，连牌局都被眼泪打断了两三回。恰好，当时正值山鹬迁徙过境的季节，德·白朗塞子爵犹豫再三，也出发打猎去了。对于娄凡来说，生活之所以还有些许意义，是因为他还抱着一丝希望，他的希望果然没有落空，在博利欧小姐的窗台上，终于出现了他盼望的信号。娄凡赶紧奔回住地，换上一套便服，在始终不离病人床边的善良女仆小心翼翼地通报以后，最后和德·夏斯特莱夫人一起度过了十分钟的宝贵时光。

情意绵绵的细节……最后，德·夏斯特莱夫人提到了德·奥于古尔夫人的名字。

“自从您生病以后，我没有去找过她。”

第三十七章

第二天，德·夏斯特莱夫人热度消退，精神也恢复得很好，大夫眼看三个星期以来所花的心血即将付诸东流，心里很着急。他在心地善良的博利欧小姐面前依然装出一副不安的样子。他突然象有急事一样走了。一小时以后，他又异乎寻常地转了回来。

“博利欧，”他说，“您的女主人虚脱啦。”

“呵！先生，我的老天爷！”

接着，大夫滔滔不绝地解释了一通虚脱的症状和起因。

“您的女主人需要母乳。只有年轻力壮的农妇的乳汁，才能救她的性命。我刚才派人跑遍了整个南锡城，但是只找到几个工人家属，她们的奶对德·夏斯特莱夫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必须找一个年轻的农妇……”

大夫发现博利欧的眼睛不停地看着挂钟。

“我们谢夫蒙村离这里只有五法里，我可以连夜赶回去，不过，不管怎么样……”

“好，很好，勇敢善良的博利欧。但是，如果您找到年轻的奶妈，千万别让她一口气赶五法里。后天早上回来吧，对您可怜的女主人来说，燥热的奶等于一剂毒药。”

“大夫先生，您认为让夫人再见一次娄凡先生有坏处吗？她刚才可以说是命令我，如果娄凡先生今晚来这里，一定让他

进去。她对他可是一片痴心！……”

大夫简直不敢相信会遇上这么好的运气。

“这是很正常的事，博利欧。（他习惯地在正常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您走了以后，谁接替您呢？”

“安娜·玛丽，一个虔诚的好姑娘。”

“唔！您把该注意的事向安娜·玛丽交代一下。您进去通报的时候，娄凡先生一般在什么地方等候？”

“他等在从前约瑟夫住的地方，就是夫人的候见厅里楼梯底下的那间小房。”

“在目前的情形下，您可怜的女主人不能一下子过分激动。如果您听我的话，那就绝对不要让任何人进入她的房间，甚至德·白朗塞先生也不例外。”

大夫和博利欧小姐说妥了许多类似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善良的姑娘向安娜·玛丽交代了任务，在五点钟的时候离开了南锡。

德·夏斯特莱夫人曾经有一两次想辞退安娜·玛丽，仅仅出于善心才把她留了下来，其实，这个安娜·玛丽早已死心塌地投靠贝拉尔小姐，而且成了她监视博利欧的暗探。

于是，发生了以下的事情：八点半钟，贝拉尔小姐在门口和年老的女看门人说话，安娜·玛丽带着娄凡悄悄地进了院子，两分钟以后，娄凡已经等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候见厅里了。一道彩绘的板壁围去了候见厅一半的地方，娄凡隐蔽在板壁后面，既可以清楚地看到隔壁房间发生的事情，而且可以一字不漏地听见各个房间里的谈话。

突然，他听到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声。接着，他又看见大夫气喘吁吁地走进候见厅，手里抱着一个婴儿，裹婴儿的襁褓

仿佛还沾着血迹。

“您可怜的女主人，”大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安娜·玛丽说，“她总算得救了。分娩过程相当顺利。侯爵老爷不在家吗？”

“他不在，先生。”

“该死的博利欧也不在吗？”

“她回村里去了，正在路上呢。”

“我找了个借口派她去找奶妈，在郊区找的那个不愿意为私生子喂奶。”

“那个德·白朗塞先生呢？”

“事情十分蹊跷，您的女主人不肯见他。”

“我一点不觉得奇怪，”安娜·玛丽说，“他送了这么一份礼物！”

“话说回来，这孩子也许不是他的。”

“天知道！这些高贵的太太，她们不常去教堂，但是情人却一个接着一个。”

“我好象听见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呻吟，我进去一趟。”大夫说，“我马上叫贝拉尔小姐来帮您。”

贝拉尔小姐来了。她憎恨娄凡，在十几分钟的谈话里，虽然说的话和大夫一样，但是她有本事说得更加刻毒。贝拉尔小姐认为，这个胖娃娃（她是这么叫这个刚生的孩子的），如果不是德·白朗塞先生的，就是骠骑兵中校的。

“说不定是德·高埃罗先生的。”安娜·玛丽说得非常自然。”

“不，不是德·高埃罗先生的。”贝拉尔小姐说，“夫人早就讨厌他啦。上次打掉的才是他的，还差点弄得夫人和可怜的德·夏斯特莱先生发生不和呢。”

读者们可以想见娄凡当时的情形。虽然有贝拉尔小姐在场，他差点儿要从隐蔽的地方逃出去了。

“不，”他想，“她作弄我，作弄象我这样没有经验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我再使她受到牵累，这是要不得的。”

大夫怕贝拉尔小姐弄巧成拙，这时走到候见厅门口，一脸惊慌地喊道：

“贝拉尔小姐，贝拉尔小姐，大出血啦。快，快把我带来的那桶冰拿来，在大衣底下。”

剩下安娜·玛丽一个人以后，娄凡走出来交给她一个钱包，同时，尽管他不想看，还是看到了她洋洋得意地抱着的孩子。婴儿长得很大，根本不象是刚出生几分钟的小生命，少说也有一两个月了。但是，娄凡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故作镇静地对安娜·玛丽说：

“我有点不舒服，明天再来看望德·夏斯特莱夫人。您去同看门人说说话，掩护我出去，好吗？”

安娜·玛丽瞪大眼睛望着娄凡，她想：

“莫非他也相信了？”

幸好，大夫的计划没有受到影响，在娄凡的催促下，安娜·玛丽来不及败露秘密。她一声不响，走到隔壁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后走下台阶到了门房。

“钱包沉甸甸的，不知是银币还是金币？”

她把看门女人引进门房以后，娄凡悄悄地出去了。

他赶紧跑回家，一进屋便锁上了门。这时，他才定下神来，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不幸。他爱得太深，一时还没有把忿恨的矛头指向德·夏斯特莱夫人。

“她什么时候说过，在我之前她没有爱过别人呢？再说，

由于我自己愚蠢，愚蠢到了极点，她和我在一起，总把我当小弟弟一样对待，难道这种私事也非得告诉我不可吗？……可是，亲爱的巴蒂尔特，我就此不能再爱你了吗？”他泪流满面，突然大声地喊了起来。

过了一个钟头，他想：“我愚蠢地抛弃德·奥干古尔夫人已经有一个月了，上她家去想办法出口气，也不失为一个大丈夫。”

他穿上衣服，同时狠狠下了决心；但是他还没出门，突然在客厅里昏倒了。

过了几个钟头他才苏醒过来：凌晨三点钟，有个仆人来看他是否已经回来，一脚叩到了他的身体。

“啊！到现在还醉成这个样子！这样当主人，太不象话啦！”仆人说。

娄凡清楚地听到了这句话。起初，他真的以为自己如仆人所说是喝醉了，但是，可怕的现实突然重新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痛苦极了，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前半夜。

天亮前的时间迷迷糊糊地过去了。他一时想到一个见不得人的念头，要当面责骂一通德·夏斯特莱夫人，但是他憎恶这个想法。当时恰好是弗洛托中校在指挥骑兵团，他给中校写了一封信，自称身体有病，然后，他希望不要被人看见，大清早出了南锡城。

“我不能再爱巴蒂尔特了！”他不时地对自己说。

上午九点钟，他到了离南锡六法里的地方，一想到回南锡，他就感到可怕。

“我应该立即回巴黎去见母亲。”

在他的心目中，军人的职责已经渺无踪影，他好象感觉自

已大限已到。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失去了任何意义，只有两个人还浮现在他的眼前：母亲和德·夏斯特莱夫人。

痛苦吞噬了他的心，突然想到的巴黎之行仿佛成了一种安慰，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唯一安慰。它暂时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他将马放回南锡，给弗洛托中校又写了一封信，请中校务必不要让他离开南锡这件事成为人们的话题。

“陆军部长要秘密召见我。”

他十分担心有人追他回去，信手撒了个谎。

他在驿站要了一匹马。驿站的人看他神色不对，盘问了他几句，他自称受弗洛托中校派遣，从二十七枪骑兵团去兰斯，加入驻扎在那里对付工人暴动的一个连队。

为了得到第一匹马遇到的麻烦，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三十二小时以后，他回到了巴黎。

他刚准备走进母亲家里，突然想到自己这副模样准会吓坏母亲的。于是，他先去了附近一家旅馆，过了几个钟头才回到自己家里。

“妈妈，我愚蠢透了。我没有做不体面的事，但是除此之外，我是最不幸的人啦。”

“我什么都原谅你。”她扑过去搂住娄凡的脖子说，“我的吕西安，你别怕，我不怪你。是没钱了吗？我有。”

“这件事和钱毫不相干。我爱上了一个人，但是我受骗了。”

第 二 部

善良的读者：

回到巴黎以后，我不得不竭力克制，避免攻击任何个人。不是我不喜欢讽刺，但是，如果我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面目丑陋的部长身上，这位读者必然会对别的我希望他感兴趣的人物失去信心。因此，不幸得很，讽刺人这种有趣的事对叙述故事是完全不适宜的。读者总是忙于把我描写的人物和他熟悉的、丑陋甚至可憎的原型互相比较。是肮脏是邪恶，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自有定论。

只要真实和不加夸张，臧否人物本来是件很富有诱惑力的事情，但是，二十年来耳闻目睹之现状使我们失去了这种欲望。

孟德斯鸠曾经写道："攻击宗教裁判所，这是十足的骗局！"面对今天的现实，他会说："嗜钱如命，唯恐丢官，千方百计猜度东家瞬息万变的心思，这是从预算中攫取五万以上法郎的人巧言令色的原因。难道这方面还有不够充分之处需要补充吗？"

我主张，一个人收入超过五万法郎，他的私生活就不应该继续"杜门却扫"。

但是，讽刺这些靠预算为生的幸运儿丝毫不在我的计划之内。醋本身是一样很好的东西，可是把它和奶油混在一起，那就糟了。所以，我尽了一切努力，善良的读者，不让您认出谁是最近这位想恶意作弄娄凡的部长。如果让您纤悉无遗

地看到，这位部长是个唯恐丢失官职，从来不说真话的贼，您会有什么乐趣呢？这些人只对他们的继承人有好处。他们心里绝无一点自发的感情，因此，透视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将使您大倒胃口。善良的读者啊，倘若我不幸让您看到他们虚情假意或者卑鄙无耻、掩盖着庸俗灵魂的嘴脸，那您就更惨了。

当你上午去求见他们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模样就足够了。

我们也不必多说他们了，看看就走吧！①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引自但丁的《神曲》。

第三十八章

"我丝毫不想滥用父亲的权力限制您；孩子，一切悉听尊便。

"亲爱的吕西安，我已经告诉您母亲，如果有必要，就让她来训斥您。我已经尽了一个好父亲的责任，我使您经受了双重的严峻考验，体验了军营的生活，尝到了外省的滋味；您更喜欢巴黎的生活吗？我的公子，您吩咐吧。只有一件事我们不能答应：结婚。"

"父亲，现在根本谈不上这件事。

另外有一次，老娄凡先生说：

"在您的言谈中感情过于外露。您不缺乏聪明才智，但是您开口就是自己觉得如何如何，确实太多了。这样做只会招来形形色色的骗子。您应该学会连哄带骗，说一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上了年纪的银行家老娄凡先生坐在一张精致舒适的安乐椅上，面前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炉火，就这样满面笑容地教训着吕西安·娄凡，他的儿子和我们的主人公。

按照娄凡先生亲自作的规划，父子两人促膝倾谈的这个小房间刚刚装修一新，气派十分豪华。在新的陈设中，有三

四幅在法国和意大利当年推出的名家版画，一幅新买的罗马派油画佳作。娄凡背靠的白色大理石壁炉出自罗马泰纳拉尼雕刻工场的艺术家之手，壁炉上方的镜子高八尺宽六尺，曾在一八三四年博览会上展出过，公认是一件绝对完美无缺的珍品。和南锡城里吕西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入的寒酸客厅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尽管他内心十分痛苦，他心中属于巴黎和虚荣的一方对其中的差别依旧十分敏感。他已经脱离了蛮夷之邦，鱼儿重新回到了水里。

“朋友，”老娄凡先生说，“温度升得太快，劳驾您揿一下二号风扇的开关…… 那里……在壁炉后面。很好。总之，我丝毫不打算滥用权力‘压缩’您的自由。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

吕西安背靠壁炉站着，脸色忧郁、烦躁、悲哀，一言以蔽之，和悲剧中备受失恋之苦的小生一模一样。他艰难而且明显地努力掩盖内心的痛楚，尽量表现出恭敬和孝顺这些深深埋在心里的感情。他本来是个外表温文尔雅的人，但是，在南锡度过的最后一晚以来的恶劣处境，使他变成了一个站在法官面前的小强盗。

“您母亲说，”老娄凡先生继续说，“您不想回南锡了，是吗？那就别去外省；但愿我不要象个暴君。您为什么不干点疯狂的事，不干点傻事呢？不过，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我不答应，因为这件事有后遗症，我说的是结婚。当然，您可以‘正式提出结婚的请求’……我不会因此和您吵翻的。朋友，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打官司吧。”

“但是，父亲，”吕西安定了定神，回答说，“现在根本谈

不上结婚的事"

"唔！既然您不考虑结婚，那就由我来考虑吧。您好好想一想：我可以让您娶一个不比穷姑娘愚蠢的有钱姑娘。我过世以后，很可能您不会太富裕。现在的人真是愚蠢，只要有一块肩章，他们的自尊心就肯安贫乐道。在军装下面，贫穷还是贫穷。但是这事儿无关紧要，没有人鄙视穷困。"娄凡先生换了换口气说，"等您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您会相信的……您大概觉得我颠三倒四……总之，勇敢的少尉，您不想再当兵了吧？"

"您真好，不但不对我发号施令，而且总是诲人不倦，是的，我不愿在和平时期当兵了，就是说，我已经不想靠逛弹子厅，泡咖啡馆这种办法消磨夜晚的时光，而且，除了《巴黎日报》以外，在不干不净的云石桌子上还不准有别的报纸。只要有三名军官一起散步，就起码有一个人会被另外两个人看成是奸细。上校从前是个勇敢的士兵，在中庸政府的指挥棒底下，他变成了一名卑鄙龌龊的警察头子。"

老娄凡先生似乎无意地微微一笑。吕西安明白他的意思，赶紧继续说道：

"我绝对不想欺骗象您这么英明的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父亲，请您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我的故事总得有个开端。真对不起，我离开军队的动机是不理智的。然而，这件事本身是理智的。我学会了使用长枪，我学会了指挥五十名使用长枪的士兵，我学会了和三十五个同僚和平共处，虽然其中五六个人常常打小报告。因此说，我已经熟悉这一行。一旦爆发战争——当然是真正的战争，一场总司令不出卖他

的军队的战争，——而我的思想仍旧和今天一样，那我将请求您批准我参加一两次战役。一场战争，依照我的看法，只要总司令稍稍有点华盛顿的派头，它就不会超过一两次战役的时间。如果总司令象苏尔特[1]，只是一个诡诈的抢劫犯，那我将第二次开小差。”

“啊！这是您的政治！”父亲嘲笑说，“喔唷！真是高尚得很哩！但是政治，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您对自己有什么打算？”

“在巴黎住下去，或者长途旅行，去美国，去中国。”

“我和您母亲年纪都大了，说定在巴黎住下去吧。如果我是巫师梅兰，而且让您提出一个愿望重新安排您的命运，您会要求什么呢？到我的商行里当个职员，还是去一位不久将左右法兰西命运的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担任公职？简单地说吧，这位部长就是德·韦兹先生，说不定他明天就是内务部长了。”

“德·韦兹先生？就是那个在行政管理方面有杰出才华的法兰西元老吗？那个不知疲倦的人吗？”

“正是。”娄凡先生笑着回答说。儿子高尚的品德和愚钝的观察力令他觉得十分有趣。

“我喜欢钱，但是还不至于要进商行工作。”吕西安回答说，“我不太在乎‘条子’，还从未强烈地持久地感到过缺钱用的滋味。这种可怕的滋味明知我不喜欢，不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不走的。如果选择商行，只怕我会第二次半途而废。”

---

① 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

“我过世以后，您没钱了怎么办？”

“起码，按照我在南锡的开销，我现在是个富翁；为什么目前的情形不能长久继续下去呢？”

“因为六十五不等于二十四。”

“但是，这个差别……”

吕西安的声音哽住了。

“先生，别罗嗦啦！我请您遵守议事日程。政治和感情使我们一起偏离了主要的议题：

将来是神像，是桌子，还是厕石？

这句诗说的就是您，也是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您讨厌商行，喜欢德·韦兹伯爵的私人办公室，是吗？”

“是的，父亲。”

“现在有一个大难题：干这一行，不知您够不够下流？”

吕西安浑身一震；父亲看了他一眼，表情依然既轻松又严肃。沉默一会儿以后，老娄凡先生又说：

“是的，少尉先生，您能成为这样一个流氓吗？您能够面对一连串阴谋诡计熟视无睹吗？您作为下属，愿意帮助部长，还是阻止他做这些事呢？您会象夸口把法国人改造成天使的共和党青年一样，‘尖酸刻薄不饶人’吗？That is the question ①。今晚歌剧院散场以后，您答复我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秘密：为什么不立即引起一场内阁危机？财政

① 英语：这就是问题所在。

部和陆军部互相谩骂不下数十次了吧？我知道内情，事不宜迟，今晚可以，明天可以，但是到后天，说不定我就无法给您安排一个优越的位置了。

"不瞒您说，母亲们将紧紧盯住您不放，希望您娶她们的女儿为妻；一句话，这是傻瓜们所说的最荣耀体面的职位，但是，您能够流氓气十足地胜任它吗？所以，您得好好想一想：您有多大勇气做一个流氓，就是说，帮人做一些小小的坏事，因为四年以来，抛头颅洒热血这种事早已不复存在……"

"大不了是去偷钱罢了。"吕西安打断他的话说。

"偷可怜的老百姓的钱！"老娄凡先生反过来又打断吕西安的话，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或者说，和老百姓稍稍不同地使用这些钱。"他以同样的口吻继续说道，"但是他比较愚蠢，他那些傻里傻气和追逐私利的议员……"

"您希望我做什么呢？"吕西安天真地问道。

"做个流氓。"父亲接着说，"我是说做个政治家，一个马蒂涅克[①]，我暂且不说塔列朗了。在你们这个年纪，在你们的报纸上，你们把他们叫做流氓。十年以后，您就会知道，科尔贝尔、苏里和红衣主教德·黎塞留，一句话，所有的政治家，就是说所有的'人上人'，起码都是具备我希望您具备的初等流氓性格的人。您千万不要象N一样，当上警察总监才两个星期，就因为嫌这份差使太龌龊而辞职了。确实，当时有人命令宪兵在把弗洛德从家里押往监狱时枪杀他，而且在出发前，宪兵们已经知道他将企图逃跑，迫使他们不得不

---

① 查理十世统治时期的自由派部长。

置他于死地。”

“活见鬼！”吕西安说。

“是的，我的朋友C省长，在特洛亚当省长的大好人，您也许还记得他，在普朗西，一个高五尺六寸，灰白头发的。”

“不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母亲安排他住在别墅的拐角处一间用红色锦缎布置的漂亮房间里。”

“就是他。唔！他最后在诺尔省，在康城或者附近的地方丢掉了省长宝座，因为他不肯做得太卑鄙。我非常赞赏他：弗洛德事件是另外一个人干的。啊！见鬼，‘年轻的朋友’，这是戏里的长者对别人的称呼，您感到奇怪吗？”

“戏里的小生回答说，‘换了别人也会这样的’。”吕西安说，“我一直以为，只有耶稣会教士和复辟时期……”

“朋友，眼见为实，别的事一概不要相信。现在，由于该死的新闻自由，”娄凡先生笑着说，“已经不能用对付弗洛德这种办法对付别人了。目前，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金钱上的损失，丢掉官职……”

“或者几个月预防性羁押！”

“很好。今晚给我明确无误的答复，千万不要说些婆婆妈妈的话。明天，说不定我对儿子也爱莫能助啦。”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既庄重又伤感，仿佛是大明星蒙凡尔在表演一样。

“对了，”老娄凡先生回过头又说，“您一定知道，‘要是没有您的父亲’，您早已去阿贝监狱了。我给D将军写了一封信；我说给您去过一封信，告诉您母亲病重。我去陆军部走

一趟，让他们把您那份倒填日期的请假单给上校寄去。您也给他写一封信，尽量多说一些好话。"

"我一直想和您说说阿贝监狱的事；我打算坐两天牢，并且以辞职弥补一切过失……"

"朋友，不要辞职；只有傻瓜才自动辞职。我敢说，您永远是个出类拔萃、怀着政治热情投身军队的青年军人，而且如《辩论报》所说，是'军队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三十九章

父亲要求他作出明确果断的决定，这件事极大地分散了吕西安的注意力，初步减轻了他的痛苦心情。从南锡回巴黎的途中，他还来不及仔细思考：因为急于避开精神上的伤痛，人体运动代替了思想活动。到达巴黎以后，他对自己，对人生十分厌倦。对他来说，和人谈话成了苦不堪言的事情，他一再克制自己，也难得和母亲连续交谈上一个钟头。

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或者深深地陷入愁思，在痛苦的汪洋大海里沉浮，或者比较清醒地自言自语：

“我是个大傻瓜，我是个大笨蛋！我珍惜不值得珍惜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心。我热烈地追求它，但是无法得到它。我要么去死，要么彻底改过自新。”

有时，可笑的感情占据上风，他也会想：

“如果不是她供认的事实过于严酷：‘另外一个人爱过我，我……’也许她已经属于我了。

“因为有些日子，她确实是真心实意爱我的……如果不是她的处境十分险恶，她会对我说：‘唔！是的，我爱您！’不过，说到这里，她又得补充一句：‘我目前的处境……’她是一个注重名誉的人，我确信这一点……可是，她不了解我；对我坦白这件事，不会损害我对她的特殊感情。我时时

为这种感情觉得羞愧，然而它始终支配着我。

“她意志薄弱，而我呢，我十全十美吗？何必自欺欺人呢？”他苦苦一笑，稍稍停顿以后又想，“何苦说这些理智的话呢？即使我发现她有令人不快的缺点——什么？应该说败坏名誉的丑事——我将遭受沉重的打击，我也会一如既往地爱她。从今以后，生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无穷的苦恼。哪里还有乐趣呢？哪里去找可以免受折磨的天地呢？”

内心的悲哀慢慢冲淡了别的感情。他回顾生活的种种现实，长途跋涉，安居巴黎，财富，权力，不管想什么，他都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感。他甚至觉得，谁和他说话，谁就是最讨厌的人。

只有一件事可以使他摆脱完全麻木的状态，活跃他的思想：这就是回忆在南锡发生的事情。每次在地图上看到这个小城市的名字，他就激动得发抖；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不断地追逐他：所有从吕内维尔军营回来的部队，似乎都必须经过这个地方。南锡这个名字毫无例外地引起他的这一番联想：

“她下不了决心对我说：‘我有一个不能向您透露的重大秘密……除此之外，我全心全意地爱您。’确实，我不止一次看到她愁眉苦脸，我一直觉得这种情形很不寻常，无法解释，……如果我去南锡跪在她的脚下呢？……她让我当乌龟，我为这件事去向她道歉，怎么样？”他心中的靡非斯托非勒斯[1]趁机冷言冷语了几句。

---

[1] 古老传说《浮士德的故事》中的魔鬼。

离开父亲的小房间以后，这一连串想法似乎比以往更加顽固地留在吕西安的心里了。

“明天上午以前，”他惶恐不安地想道，“我必须作出决定，‘对自己充满信心’……世界上还有比我判断力更差的人吗？”

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前思后想，实质就是这个荒唐的问题：

“何必再三地选什么职业呢？我甚至不懂得讨好德·夏斯特莱夫人，我还懂得什么呢？一个象我这样既脆弱又不知足的人，早该去缄口苦修院啦。”

有趣的是，娄凡太太的女友们总是交口称赞吕西安气度不凡。到处有人说：“他现在一表人才，也满足了做母亲的一番心愿。”

吕西安厌恶周围的人，处处留意不让他们猜中他的心思，只是很有分寸地泛泛地应付他们。

当晚必须给父亲最后的答复，这件事使他坐立不安。他独自一人外出吃了晚饭，因为在家里不说话不行，而且还得“有说有笑”，否则，俏皮挖苦的话就会雨点般落下来，按照惯例谁都不能幸免。

晚饭以后，吕西安在林荫大道上徘徊了一阵子，然后钻进了小巷子；他害怕在林荫大道上遇见朋友。此时此刻，每一分钟都很宝贵，都可能告诉他应该怎样答复父亲。经过某某路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一间光线黯淡的图书室，希望少见到一些人。一名仆役正在还书给管理员小姐。吕西安觉得这位小姐装束鲜艳动人，体态绰约多姿（因为吕西安

刚从外省回来)。

吕西安随手翻开那本书，作者是个枯燥乏味的道德家，象沃伏纳格[①]一样，把他这部蹩脚的作品《爱德加或二十岁的巴黎人》按照不同的人物，分成了不同的章节。

"一个不谙人事，从来只接触彬彬有礼的人，只和下属或者只和没有利害冲突的人生活在一起的青年，会是什么样子呢？爱德加的优点全在于他对自己存有许多极其美好的幻想。他受过最好的教育，他会骑马，有娴熟的驾车技术，如果需要的话，他还有拉格朗日[②]的学识，有拉菲耶特[③]的一切美德，这有什么关系！他从来不管别人怎样，既不信任别人，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充其量，这是个金玉其外的'问号'。他到底会什么呢？他会骑马，因为只要稍有差池，他的马就会不客气地把他摔在地上。周围的人愈是斯文有礼，愈是和他的马不同，他就愈是没有价值。如果他让十八至三十岁之间的光阴白白流逝，如蒙田所说'不同必然王国奋战'，他甚至连个'问号'都不如了。舆论将把他归入普通人的行列，而且不再理会他，认为他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所以神气活现，仅仅是因为佃户们放在他办公桌上的一张张一千法郎的票子罢了。

"我呢，一个哲学家，我并不关心铺满办公桌的钞票，我关心的是数钞票的人。在他身上，我只看到一个戴绿帽子的、苦闷烦恼的人，一个往往由于愚昧无知而变得'狂热'的人，

---

① 法国伦理学家和作家（1715—1747）。
② 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736—1813）。
③ 诗人和政治家（1757—1834），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

一个意大利剧院和罗西尼的'狂热支持者'，一个因为里昂街头尸积如山而兴高采烈的中庸政府的'狂热支持者'，一个口口声声向尼古拉借得二十万人马、四亿法郎的亨利五世的'狂热支持者'。这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与人们有什么关系？爱德加自甘堕落当一个傻瓜！

"如果他去做弥撒，如果他在周围禁止一切轻松愉快的谈话，禁止开任何玩笑，如果他巧妙地施舍，到他五十岁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包括科学院和总主教府的骗子们，将宣布他是天下至圣；接着，他们或许会把他抬进巴黎的十二名区长的行列。他最后将建立一所济贫院。安息吧。哥拉来过人世，哥拉已经走了。"

吕西安读着这本伦理学著作，每句话都要读两次，甚至三次；他研究着每一句话的内容和意义。他忧郁的沉思引起了正在阅读《今晚报》的人的注意。他发现以后，悻悻地付过钱便走了。他独自一人在图书室外的波伏广场上慢步走了一会。

"我将成为一个流氓。"吕西安心里突然喊了一声。他接着花了一刻钟时间，仔细地掂量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最后，他叫来一辆出租马车，直奔歌剧院去了。

"我到处找您。"父亲正在休息室里踱来踱去，一见到他就说。

父子俩立即上楼，在老娄凡先生的包厢里，他们见到了三位小姐和穿着气精舞衣的雷蒙德小姐。

"They can not understand.（她们听不懂我们说的事；我们不必拘束。）"

"两位先生，你们的眼睛告诉我们，"雷蒙德小姐说，"你们要谈一些十分严肃的事。我们在这里不大方便吧；我们上台去了。祝你们愉快，希望我们是多余的。"

"唔！您觉得有足够的坏心眼儿，可以跻身官场吗？"

"父亲，我对您说心里话。您宽容的程度令我吃惊，也令我加倍地感谢和尊敬您。由于我有口难言的痛苦，甚至在父亲面前也难以启齿，我对自己对人生都已心灰意懒。如何选择这个或那个职业，对我来说都一样，可以说都一样讨厌。唯一适合我的差事，首先是象临死的人一样躺在主宫医院里，其次，也许就是象野人一样打鱼狩猎，维持每日的生计。一个二十四岁的人说这些话，既不好听也不光彩，所以，除了您，世上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听到这些心里话……"

"怎么！甚至也包括您母亲么？"

"她那些安慰话只会增加我的痛苦。如果让她知道我这么倒霉，她会受不了的……"

娄凡先生的自私心理得到一种满足，使他对儿子更亲近了一步。他想："有些对我不是秘密的事情，对他母亲还是秘密呢。"

"……如果我恢复了对外界事物的敏感性，我选择的职业的种种苛刻要求也许会使我异常反感。我或者应该选择去您的商行里工作，说不干就不干，不会得罪任何人。"

"我得另外让您掌握一个重要的信息：对我来说，您当内务部长的秘书比在我的办事处里当个联络主任要有用得多。您那些上流人物的品质在我的公司里毫无用处。"

自从他采取"勇敢决断的行动"以后，吕西安第一次变

得机灵起来了。（“勇敢决断”，这是他苦涩地嘲弄自己的话，因为，他老是折磨自己，总觉得不够似的，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受骗的丈夫，而且将舞台上和下层社会中人们取笑和排斥这种人的话一古脑儿地泼向自己。仿佛这种人还有一些职业特性似的！）

主要出于好奇的原因，吕西安想说去内务部工作：他熟悉商行，但是对一名部长的内心世界毫无概念。他很高兴能够接近德·韦兹伯爵大人，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按照报纸上的说法，这是一个可以和皇帝手下的达吕伯爵相提并论的人，是法兰西的第一号管理人材。

没等父亲说完，他就大声说道，天真而假惺惺的姿态表明他的前程相当有希望：

“您的话使我下了决心，我一直倾向去商行工作，但是，现在我决定去内务部，条件是不介入任何暗杀行动，譬如，暗杀奈伊元帅，卡隆上校，弗洛德……我最多参与一些骗骗钱的事儿；还有，我对自己缺乏信心，所以，我只保证干一年。”

“未免太短了吧。别人会说：‘他连半年都呆不住。’也许，您在开始的时候会感到厌恶，但是，六个月以后，您就会宽容人们的弱点和尔虞我诈的勾当。您能不能看在我的面上，再牺牲六个月的时间，答应在一年半之内不离开格雷南尔路的办公室？”

“那就说定一年半吧，条件始终是不参加谋杀，譬如说，部长派出四五名军官，轮流和一位口才过人、阻挠通过预算案的议员决斗。”

“啊！朋友，”娄凡先生放声笑了，他说，“您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吗？放心吧，永远不会发生您说的这种决斗，这是不用说的。”

“如果发生这种事，”儿子十分认真地说，“刚才答应的事就一概作废。我将立即前往英国。”

“但是由谁来仲裁呢，我的道德家？”

“您来仲裁，父亲。”

“欺诈、谎言、选举中的舞弊等等，不会中止我们的协议吧？”

“我不写说假话的抨击文章……”

“这还用说！那是文人们的事。在肮脏的勾当里，您只在幕后，不必亲自动手。这是一条原则：任何政府，甚至包括合众国政府，时时处处都说假话；如果不能完全颠倒黑白，它就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此外，谎言也有好坏之别，年息收入在五十路易至一万四五千法郎之间的人相信的谎言是好的谎言，出入有车的人相信的谎言是特别好的谎言，谁都不相信、只有几个厚颜无耻的政府人士重复的谎言是低劣的谎言。我们说好了，那是最重要的立国之道；您应该永远记住它，而且不能让它从嘴巴里跑出去。”

“我进入一个贼窝，但是，我以名誉担保，保守他们大大小小的秘密。”

“还得讲究学问。政府天天高喊尊重老百姓的权利和财产，暗地里却变着法儿又偷又抢。您还记得英国皇家海军使用的缆绳，不管粗细，里面都有一根红线吗？确切一点说，您还记得《维特》①吗？我好象在这本书里读到过这种精彩的描写。”

① 即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记得很清楚。”

“这是一群职业相同的人，或者是一个必须坚持‘在重大问题上’说谎的人的形象写照。永远不存在‘无条件’的真理。看看那些空谈派吧。”

“拿破仑的谎言不那么赤裸裸，差远啦。”

“只有在两件事情上，人们尚未找到弄虚作假的办法：令人愉快的谈话和打胜仗。尽管如此，不要说拿破仑了。踏进内务部的门槛，您就把良心留在门外，就象他那个时候，一跨入皇家卫队，就把爱国心留在外面一样。您想当十八个月‘棋手’，而且不为任何金钱的事退缩吗？只有流血的事能使您撒手不干吗？”

“是的，父亲。”

“好吧！我们不说这些了。”

说着，老娄凡先生转身离开了包厢。吕西安发现他走路的姿势非常轻快，象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原来，这场和傻瓜的谈话使老娄凡厌烦极了。

吕西安两眼望着歌剧院的大厅，想不到自已竟然会对政治发生兴趣。

“我现在身处巴黎最高雅的人中间。一眼望去，全是我在南锡见不到的人。”

想到南锡这个可爱的名字，他拿出表看了看时间。

“十一点钟。在我们推心置腹、欢天喜地的日子里，我晚上总是依依难舍，要到十一点才离开她。”

一个被他赶走了无数次的胆怯的想法，这时又不可抑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如果我抛开内务部不管，回南锡，回骑兵团呢？如果我请她原谅我知道了她的秘密，或者根本不提我见到的事——这样做更适当一些——她有什么理由不象事发的前一天一样接待我呢？我不是她的情夫，见到她在结识我之前有过情夫的证据，我有什么地方值得生气吗？

"但是，我还能象从前一样和她相处吗？她迟早会知道真相；如果她问我，我也不会不告诉她，那时，正如发生过多次的情形，由于我'低三下四'，她将鄙视我，把我当作一个没有骨气的人。想到一个人因为认识我而鄙视我，尤其是我无法向她吐露真情，我能心安理得吗？"

这个重大的问题困扰着娄凡的心，与此同时，他的目光无意识地盯住了坐满时髦的包厢里的女宾。他认出了其中的好几位，觉得她们活似乡下的戏子。

"但是，天哪！我成了十足的疯子，"他从望远镜中从头看到最后一个包厢，心里想，"对充斥德·毕洛朗夫人和德·奥干古尔夫人沙龙的贵妇人，我当时也是用'乡下的戏子'来形容她们的。一个发高烧的人觉得糖水也是苦的。关键是不要让人发现我发疯。我绝对只能说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决不可偏离我即将踏入的社交圈子所认可的意见。白天，如果我自己有办公室，我就在办公室里勤勤恳恳工作；或者骑着马长途跋涉；晚上，让人看到我特别热衷于看戏，在流放外省八个月以后，这是很自然的事；在沙龙里，如果不得不在那里露面的话，就表现出对双人纸牌游戏有特别的兴趣。"

剧场里突然一黑，打断了吕西安的思路：原来，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好极了，”他苦涩地一笑，心里说道，“我这么喜欢看戏，竟然成了最后离场的人。”

事实上，他并不那么不幸。有个问题每天都十次八次地接替着他思念南锡的心情：“他们会叫我干些什么呢？”他怀着前所未有的兴趣阅读所有的报纸。吕西安在政治上得到的唯一指点，是母亲的这一席话：

“你写的字太差啦，连字母都写不好。”

“确实如此。”

“唔！如果你去格雷南尔路，那就把字写得更差一些，让你写的东西不经人誊写就不能送呈国王批阅，这样，你将省却抄写秘密文件的麻烦。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你的字迹将不会留在十年后变成难堪的回忆的东西上。感谢上帝，亲爱的吕西安，你比国王小三十八岁。你看看三十八年来法国发生的变化吧，为什么未来的日子一定不象过去一样呢？你父亲总是安慰我说，变革已经完成了。但是，疯狂的野心不是在最低微的人中间扎根了吗？一个小鞋匠也梦想当拿破仑哩。”

有关政治的对话永无结束的时候，一个是才华横溢的母亲，一个是为未来的命运惴惴不安的儿子，他们之间的谈话更是无休无止。这是第一次，南锡这个讨厌的幽灵没有来骚扰娄凡的注意力。

在歌剧院谈话以后一个星期，《箴言报》上刊登了批准内务部长N先生辞职，由法兰西元老德·韦兹伯爵大人接任内务部长，以及任免另外四位部长的消息，在这则消息后面

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还有几行字：

“根据……提名，任命N、N和吕西安·娄凡先生担任行政法院调查官。吕·娄凡先生兼任内务部长德·韦兹伯爵大人的办公室主任。”

第四十章

在娄凡跟着父亲学习基本知识的时候，南锡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吕西安不辞而别的第二天，德·桑莱阿尔先生、罗勒伯爵和其他在饭桌上密谋和他决斗的人获悉这件大事，一个个惊讶不已。他们佩服德·普瓦利埃先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怎么也猜不到他成功的诀窍。

本能的反应往往宽宏而危险，几位先生忘记了历来痛恨德·普瓦利埃的情绪，一块儿去拜访了这个举止粗俗的平民。外省人做什么都希望正正式式，以摆脱日常生活单调枯燥的色彩。这几位先生庄重地登上了大夫住的四层楼。他们无声地向主人打过招呼，进门后靠墙排成一行，由德·桑莱阿尔先生代表大家致辞。在许多客套话中间，下面这句话给德·普瓦利埃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如果您考虑进入路易·菲利普的众议院，如果您同意参加竞选，我们一定投您的票，而且保证我们每个人所掌握的选票统统支持您。”

他结束演讲以后，路德维格·罗勒先生笨拙地往前挪了挪位置，但是由于胆怯，没有立即开口。他枯瘦蜡黄的脸上新增了无数皱纹。做了一个鬼脸以后，他终于神经质地说道：

“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不觉得有值得感谢德·普瓦利埃先生的地方；我想惩罚一个无法无天的家伙，但是您剥夺了我这种乐趣，或者说，起码剥夺了我想试一试这么做的乐趣。但是，我作出这个牺牲，应该说是服从查理十世陛下的命令。尽管我在这件事里是受损害的一方，不过，这不影响我和诸位先生一样，对德·普瓦利埃先生作出同样的承诺，虽然说实在的，由于必须宣誓效忠路易·菲利普，我不知道我的良心是否允许我参加选举。”

在德·普瓦利埃心里，自豪感和当众讲话的嗜癖占了上风。应该承认，他说得很精彩，既避而不谈吕西安为什么要走和是怎么走的，又让听的人心情激动：桑莱阿尔流下了眼泪；在离开房间的时候，路德维格·罗勒真诚地拉住了大夫的手。

德·普瓦利埃关上门，哈哈笑了起来。他刚才一口气说了四十分钟，他在大功告成以后，又把听从他劝告的人着实地嘲弄了一番。以上三个因素使这个十足的无赖非常高兴。

“这下子又多了二十几票，从现在起到选举这段日子里，不要因为我采取的某个行动使这班畜生生气就行了；这是个很可观的数目。从各方面的消息看，德·瓦西尼先生有把握得到的选票不超过一百二十票。到时将有三百个选民。在我们这个神圣的党里，由于进众议院时必须宣读的誓言，他正受到纯粹派的指责，因为他是亨利五世的特殊仆人。至于我，我是平民；这是我比他优越的地方。我住在四层楼上，出入没有马车。德·拉菲耶特先生和七月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同样仇恨我和德·瓦西尼先生，但比较起来，他们更恨德·瓦西

尼先生，因为他是奥地利皇帝的表亲，口袋里藏着议院颁发的贵族证书…… 将来有一天，如果国王组织一个议院……德·拉菲耶特先生下葬以后，杜邦（德·勒尔）成了自由派的头面人物，我将扮演一个象他那样的角色，和他们开个玩笑。"

共和派的戈济埃先生，这是和德·普瓦利埃一样寡廉鲜耻、终日奔波忙碌却毫无发财的希望、因此比德·普瓦利埃愚蠢得多的党派首领，他对吕西安不告而别这件事十分吃惊，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我喜欢他，他却一声不吭地走了！呵！巴黎人啊！表面上文质彬彬，实际上无情无义！我一直以为他和别人稍稍不同，以为在他的心底里蕴藏着热和光！……"

同样的感觉骚扰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但是远为强烈。

"……他对我山盟海誓，天哪！明明看到我已经不能自拔，却不留个字条就走了！"

这个想法太可怕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最后相信，吕西安的信一定在途中被人截走了。

"我收到过德·贡斯当坦夫人的回信吗？"她想，"我病了以后，起码给她写过六封信。"

读者大概知道，南锡的邮政局长居尼埃太太是个思想正统的人。德·篷勒韦侯爵大人眼看女儿身染疾患不能出门，立即来到了假仁假义、身高仅三尺半的居尼埃太太的邮局。见面后他先恭维一番，接着甜言蜜语地说：

"太太，您是忠诚的基督徒，也是忠诚的保王党人，所以，

您对国王（查理十世）的权力，在国王外出的时候，对他委派的特使的权力，不会没有正确的认识。选举即将举行，这是决定命运的大事。确实，为谨慎起见，我们必须作出某些安排。当然，我们这么做是正当的，太太：布拉格高于一切。而且，请您放心，对每个人的功劳，我们都有翔实的记载，此外……局长太太，我有责任告诉您，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期，任何人不帮助我们就是反对我们……”

如果我们将两位严肃人物之间无比谨慎、没完没了的谈话照录不误，读者一定会厌烦不堪（因为，时至今日，经过一场四十年的闹剧，还有谁想象不出在一个年老自私的侯爵和一个以伪善为职业的女人之间的谈话吗？）。一方面是一心想继承女儿财产的父亲，另一方面是特别胆怯，首先想到万一查理十世或亨利五世重登先王的宝座，千万不要失去挣一千一百法郎的好职位的居尼埃太太，他们以坦率、真诚、道德为开场白，足足交谈了一个小时三刻钟，在德·篷勒韦先生以他惯有的巧妙的虚伪将自己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平淡而露骨的谎言软化以伪善为职业的女施主以后，终于共同拟定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副省长、市长、宪兵队长……等人的信，今后不再送交侯爵大人。居尼埃太太将让侯爵大人过目雷伊代理大主教、奥利佛神甫……的信，但是不必交出。

德·篷勒韦先生的全部谈话集中在这一条。在作出让步的同时，他在第二条条款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二，所有寄给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信统统交给侯爵大人，由他转送卧病在床的女儿。

三，所有由德·夏斯特莱夫人发出的信都让侯爵大人过目。

他们还互相默认，侯爵可以取回她的信，以比由邮局寄出更经济的途径把信发往目的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减少收入，作为政府在这桩交易中的代表，居尼埃太太自然可以期望得到补偿，她将得到一箱二级莱茵葡萄酒。

这次谈话过后的第三天，居尼埃太太亲自封好一个邮包，交给了侯爵的老仆人圣·让。包裹里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写给德·贡斯当坦夫人的一封短信。这封信笔调温柔多情；德·夏斯特莱夫人本想请教她的女友，但是她不敢明言直说。

"尽是些无聊话。"侯爵心想，一边把信塞进了办公桌。一刻钟以后，有人看见老仆人给居尼埃太太送去一箱十六瓶装的莱茵葡萄酒。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性格温顺随和。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她温和、高贵、喜欢沉思和孤独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一回，痛苦把她逼进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境地，她轻易地作出了一个决定：派仆人去达尔乃镇的邮局，给德·贡斯当坦夫人直接发一封信。

仆人出发后一个钟头，德·夏斯特莱夫人突然看见德·贡斯当坦夫人走进房间，她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啦。对这两位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

"怎么！亲爱的巴蒂尔特，"最初的激动使她们说不出话来，德·贡斯当坦夫人终于说，"六个星期不给我写一封信！从副省长大人雇用的一名选举工作人员口中，我才偶然知道你病了，据说还病得不轻……"

"我起码给你写过八封信。"

"亲爱的，这太过份啦；到一定程度，好心就变成了欺骗……"

"他以为是做好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父亲以为是做好事。"因为德·夏斯特莱夫人虽然心地十分宽容，却不至于看不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但是，她目睹各种见不得人的阴谋的始末，由此而生的厌恶心情往往只是使她更加离群索居。社交生活也有她喜欢的地方，譬如欣赏艺术、看戏、引人注目的散步和人数众多的舞会。但是，看到客厅里有五六个客人，她就浑身战栗，就肯定将发生一些使她伤心的庸俗的事情。由于担心出现令人难受的场面，她特别害怕和任何人进行单独的对话。

德·贡斯当坦夫人的性格完全相反，所以她在社交界很受重视。她易激动，敢说敢干，知难而上，喜欢嘲弄所有滑稽可笑的对手，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省内最不可得罪的危险女人之一。她的丈夫英俊有为，相当富有，执行她的指示历来不遗余力。譬如说，两年以来，他一心扑在石砌的磨坊上，这座风磨建在庄园附近的古塔里，可以为他提供百分之四十的赢利。三个月以来，他把风磨丢在一边，一心一意想着众议院。由于他缺乏心计，从不得罪人，对别人总是有求必应，而且准确守时，所以颇有成功的希望。

"我们对德·贡斯当坦先生当选很有把握。亲爱的，省长害怕'我们的对手'德·克瓦赞侯爵，所以在背后全力支持我们。"

德·贡斯当坦夫人一边说一边笑了。

"政府的候选人肯定完了。这是个人人唾弃的小无赖。在选举前夕，我们将公布他的三封信，明白证明他醉心于奸细这个高贵的职业。这是他今年五月一日获得勋章的原因，整个伯弗隆县的人都眼红得不得了。亲爱的巴蒂尔特，我私下里告诉你，我们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如果我们输了，那该多丢脸啊！"她笑着又说，"不过，如果我们成功了，在大喜之日的第二天，我们也要去巴黎，在那里住上足足半年。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德·夏斯特莱夫人听到这句话，脸上突然一红。

"嗳，上帝啊！亲爱的，"德·贡斯当坦夫人顿了一下，问道，"你怎么啦？"

德·夏斯特莱夫人满脸绯红。她觉得，如果德·贡斯当坦夫人这时收到仆人送去达尔乃发出的信，那该多好啊；信中有这么一句决定命运的话："一个你喜爱的人把心交给别人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终于羞愧万分地说：

"唉！我的好朋友，有个男人大概在想我爱上他了。"她低下头又说，"他想对了。"

"瞧你有多傻！"德·贡斯当坦夫人笑着大声说道，"真的，如果让你在南锡再住上一两年，你的思想就会变得和修女一模一样啦！天哪！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寡妇，唯一的依靠是她那个好心过头、中途截走她所有的信件的七旬老父，她想找一个丈夫，希望有人保护，有人支持，这有什么不对呢？……"

"唉！不完全因为这些名正言顺的理由；如果我接受你这

些赞扬话，那我就说谎了。碰巧，这个人富有，禀性良好，但是，即使他贫穷，是个佃户的儿子，事情也还是一样。”

德·贡斯当坦夫人要求她的朋友说说事情的前后经过；她对真实的爱情故事最感兴趣，而且，她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有特殊的感情。

“他最初在我窗下两次坠马……”

德·贡斯当坦夫人突然放声笑了起来，惹得德·夏斯特莱夫人非常生气。最后，德·贡斯当坦夫人笑得满眼泪水，断断续续地说道：

“所以，亲爱的巴蒂尔特……你无法……使用外省常用的说法……称呼这位无坚不摧的英雄……‘一个英俊的骑士’！”

吕西安受到的不公正的评价，只是加强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决心，她把六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向她的朋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但是，德·贡斯当坦夫人对情情切切的部分并不十分感动：她不相信世上有所谓的爱情。然而，在这个无穷无尽的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她陷入了沉思。故事讲完了，她依旧没有作声。

“你的娄凡先生，”她终于对她的朋友说，“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来说，到底是个可怕的唐璜式的人物，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小孩子呢？他的行为很不正常。”

“应该说很不寻常，丝毫不落俗套。”德·夏斯特莱夫人表现出少见的热情，赶紧纠正说。接着，她带着一种兴奋的情绪补充说：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他特别可爱。他完全不是一个读过几本小说的傻瓜。”

两个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又没完没了地谈了很久。德·贡斯当坦夫人始终疑虑重重，她的朋友一本正经的样子使她非常不安，甚至加深了她的疑虑。

德·贡斯当坦夫人最初希望，这是一段普通得体的恋爱，如果各方面的条件都合适，可以发展成一门体面的亲事；不然，去意大利旅行一趟，或者去巴黎消遣一个冬天，将足以消除三个月的你来我往造成的后遗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她发现，这个原来温柔、羞怯、懒散、从来不为任何事情激动的女人，突然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准备轻率从事的女人。

德·夏斯特莱夫人不时地说："我的心告诉我，他可耻地抛弃了我。是啊！信都不给我一封！"

"但是，我给你写了许多信，你一封也没有收到。"德·贡斯当坦夫人激动地说。因为，她有一个在本世纪里罕见的优点：她从不欺骗朋友，即使对她的朋友有好处，她也不干；在她的心目中，欺骗会断送友谊。

"他为什么不对驿站的马车夫说一声呢，"德·夏斯特莱夫人激动难忍地说，"离这里十法里，他为什么不对驿站的马车夫说：'朋友，这儿是一百法郎，请您亲自去一趟南锡的彭浦路，把这封信交给德·夏斯特莱夫人。把这封信交给她本人，不要交给别人。'"

"他大概在出发的时候写过信，到达巴黎以后又写过信吧。"

"他离开这里已经九天了！我从来没有明白地告诉过他，我对我的信件的命运有怀疑；不过，不管什么事，他都知道我的想法。我的心告诉我，他知道有人拆我的信。"

第四十一章

德·夏斯特莱夫人心中的疑惑，使她完全不能接受德·贡斯当坦夫人的建议。如果德·贡斯当坦夫人的丈夫当选议员，她不能随他们一起去巴黎。

“如果我去巴黎，岂不象我紧紧抓住娄凡先生不放？”她对德·贡斯当坦夫人说。

在以后的两个星期里，这个问题成了两位朋友私下交谈的唯一内容。

德·贡斯当坦夫人来了以后三天，贝拉尔小姐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工钱，被辞退了。德·贡斯当坦夫人和以往一样不辞劳瘁，在盘问博利欧小姐以后，把安娜·玛丽也打发走了。

德·篷勒韦侯爵大人十分留心这些家务琐事，他明白，由于他女儿的这位朋友，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这多少是德·贡斯当坦夫人的希望：通过她的不断努力，使德·夏斯特莱夫人恢复健康。她要求德·夏斯特莱夫人带她去上流社会，在这个借口底下，她迫使她的朋友几乎天天晚上出现在德·毕洛朗、德·奥干古尔、德·马尔西里、德·赛尔彼也尔、德·高迈西等夫人的府上。

德·贡斯当坦夫人很希望造成一种印象，娄凡先生不辞

而别，并没有使德·夏斯特莱夫人感到痛心。

“这个可怜的巴蒂尔特，”她想，“糊里糊涂就会做出轻率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平息这些流言蜚语，它们就将尾随我们去巴黎。她的眼睛太美丽了，不管她愿不愿意，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在纯洁的灵魂保护下

它们将以一种无法解释的目光注视这位青年军官。”

一天晚上，她们坐在车上，一起去德·毕洛朗夫人府上。

“在本地的青年当中，谁最活跃，最放肆，最有影响？”

“要算德·桑莱阿尔先生了吧。”德·夏斯特莱夫人微笑着说。

“好吧！为你着想，我要向这位有胆有识的人发动攻击。为我自己着想，告诉我，他手中控制着选票吗？”

“他手下有公证人、代理人和佃户。这个人起码有四万里佛的年息收入，所以挺招人喜欢。”

“他怎么花这些钱？”

“从早醉到晚，他还有几匹马。”

“就是说他心里不痛快。我去给他灌点迷魂汤。有没有比较象样的女人想过这么做？”

“我很怀疑。因为这么做，首先得听他说话，即使烦闷得要死，也得忍住。”

在德·夏斯特莱夫人极度忧郁，无法遏止地厌恶出门的日子里，德·贡斯当坦夫人常常大声地说：

“我必须为丈夫网罗选票。‘在施展阴谋的广阔天地里，不可稍有疏忽。’从南锡选区得到四票、三票，具有决定成败的作用。你想想吧，我渴望亲耳听听卢比尼的演唱，但是只要悭吝的家翁在世，我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回巴黎：入选众议员。”

不出几天，德·贡斯当坦夫人就发现，德·普瓦利埃大夫虽然外表粗鄙，使人不耐烦，然而他一点也不讨厌，而且聪明过人。结果，两个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这头狗熊从未见过一个健康的美人连续两次和他说话。在外省，医生还没有代替忏悔神甫。

“亲爱的大夫，您将成为我们的同事。”她对他说，“我们将一起参加投票，我们将一起任命和罢免部长……我们的宴会决不会比他们的差。您会支持我们的，是吗？始终团结一致的十二票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我还忘了：您是激烈的正统派，我们是温和的反共和派……”

几天以后，德·贡斯当坦夫人有一个非常有益的发现：德·奥干古尔夫人因为娄凡的离去痛苦万分。这个往日里十分开朗、话不停口的女人一向是社交界的灵魂，她的沉默救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几乎没有人想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也失去了一个“意中人”。德·奥干古尔夫人绝少开口，但是一开口就是巴黎，以及选举以后立即去旅行的计划。

一天，德·奥干古尔夫人正在谈论巴黎，德·赛尔彼也尔夫人突然不怀好意地说：

“在巴黎，您就可以和德·安坦先生重逢啦。”

德·奥干古尔夫人看了她一眼，那副吃惊的样子使德·

贡斯当坦夫人觉得十分有趣：德·奥干古尔夫人早已忘记了德·安坦先生的存在！

德·贡斯当坦夫人仅仅在德·赛尔彼也尔夫人的客厅里，才听到一些对她的朋友真正危险的议论。

“真是，”德·贡斯当坦夫人对她的朋友说，“想把其丑无比、无法见人的女儿嫁给一位年轻富有的巴黎人，这不是异想天开么？何况，这位年轻人从未说过一句给人希望的话。真是愚蠢。一个巴黎人肯带这么个丑八怪去沙龙，除非她家里堆金积玉。”

“娄凡先生不是这种人，你不了解他。只要他喜欢，他就会蔑视社会上对他的任何指责，或者说，他根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她接着花了五分钟介绍娄凡的性格。听了她的介绍，德·贡斯当坦夫人陷入了沉思。

但是，德·贡斯当坦夫人见过善良的戴奥德琳达五六次以后，很快被她对娄凡的真情实意感动了。这不是爱情，可怜的姑娘想都不敢想这两个字；她不但知道，而且也许过分夸大了自己在容貌和身材方面的一切缺点。只是她的母亲存有非分之想，以为洛林大贵族的封号足以使一个微不足道的平民感到无比的自豪。

“不知人们在灯红酒绿的巴黎做些什么？”有一天，戴奥德琳达这么问她。

德·贡斯当坦夫人同样很喜欢年迈的德·赛尔彼也尔先生；他心地善良宽厚，同时毕生主张残酷无情的法律。

“他使我回想起在圣心院时令我们钦佩不已的事：善良的

N公爵清早七点钟套上四轮马车，当时是二月份，亲自去要求批准使用截腕的刑罚。当时，贵族院正在辩论有关惩罚渎圣罪的法律，其中包括对在教堂里偷窃圣器的罪犯量刑的条款。”

德·贡斯当坦夫人以她稍嫌平庸，但是依然令人大饱眼福的美貌，以她的活力、周到的礼仪和巧妙的奉承，很快就使她的朋友和赛尔彼也尔一家和解了。在最近一次谈到这个敏感的问题时，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固执地说：

“我保留意见。”

“好吧，亲爱的，”国王派驻科尔马的摄政官说，“可是，今后不准再提这件事，否则，不怀好意的人会说我们追女婿了。”

整整六年以来，善良的德·赛尔彼也尔先生没有说过这么强硬的话。这句话在这个家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至今为止，娄凡一直是引诱戴奥德琳达小姐的骗子，他从此恢复了名誉。

为了避开曾经不得不接待过的“选民”，两位朋友每天都去绿衣猎人咖啡馆，作长时间的散步。德·夏斯特莱夫人喜欢重游这个可爱的咖啡馆，她在这里作出了去巴黎旅行的最后决定。

“只要你下决心不再理他，你胆小怕事的良心就不会用‘追逐情人’这个丢人和粗鲁的说法责备你自己。”

“唔，就这样吧！”德·夏斯特莱夫人立即接受了这个主意，“有这个条件，我同意，我不再顾虑了。如果在巴黎的布洛涅树林公园和他相遇，如果他走近来和我说话，我在重见

绿衣猎人咖啡馆之前决不回答他一句话。”

德·贡斯当坦夫人十分惊讶地望着她。

“如果我想和他说话，”德·夏斯特莱夫人继续说，“我就回南锡。只有回到这里以后，我才答应和他说话。”

两个人都沉默了。

“这是真心话。”德·夏斯特莱夫人说。德·贡斯当坦夫人看见她严肃的样子，先是微微一笑，接着又变得心事重重了。

第二天，在去绿衣猎人咖啡馆的路上，德·贡斯当坦夫人发现在车厢里有一个镜框。这是从前娄凡送给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礼物，镜框里镶着佩尔菲蒂的作品，一幅美丽的圣女塞西尔的版画像。德·夏斯特莱夫人请咖啡馆老板把这幅画挂在柜台的上方。

“也许有一天，我会向您要回这幅画。”她们一起离开的时候，她又小声地对德·贡斯当坦夫人说：“只要这幅画挂在这里，我就不会和娄凡先生说一句话。我那倒霉的心病全是从这里开始的。”

“别说倒霉这个词啦！老天保佑，爱情不是‘任务’，爱情是一件乐事；所以，不要把它看得这么悲观。等到你我的年龄加起来有五十岁时，只要你喜欢，我们会变得悲哀、理智和凄凉的；我们将象家翁一样思考：‘糟糕，下雨了！糟糕，出太阳了！’你苦闷得要命，无中生有地恼恨巴黎。一个英俊的男子不期而至……”

“但是，他并不很英俊……”

“一个青年不期而至，我不加形容词了，你爱他，你一心

一意想着他，苦闷不翼而飞，你却说这是倒霉的爱情！”

去巴黎的事决定了，为此还和德·篷勒韦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幸好德·贡斯当坦夫人在场，大部分话由她说了。侯爵非常害怕她时时带刺的玩笑话。

“这个女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一个不拒绝任何人求婚的女人要想讨人喜欢并不难。”一天晚上，他十分生气地对德·毕洛朗夫人重复了好几遍这句话，“一个无所顾忌的人自然会聪明一些的。”

“唔！亲爱的侯爵，德·赛尔彼也尔夫人就在那里，您去说服她不要拒绝任何人求婚吧，看看能不能让我们高兴高兴。”

“话中老是带刺。”侯爵忿忿地说，“在那个女人眼里没有神圣的东西。”

“世界上找不到和德·贡斯当坦夫人一样聪明的人。”德·桑莱阿尔先生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气说，“她嘲笑想入非非的人，这是谁的错呢？”

“错在想入非非！”德·毕洛朗夫人说，她看到两个人互相顶撞起来，觉得非常有趣。

“是的，”桑莱阿尔神情呆板地说，“错在想入非非，错在专横暴戾。”

德·桑莱阿尔先生非常得意，一来因为这是他的想法，二来，这是更主要的原因，他得到了德·毕洛朗夫人的支持，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情形，所以他足足说了一刻钟，把他的想法从各个角度反复地发挥了一通。

“一个草包突然有了一个好想法，”德·贡斯当坦夫人非

常小声地对德·毕洛朗夫人说，"真有趣！真吓人！"但是，桑莱阿尔把两位夫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当成了赞成他的表示，"这个可爱的家伙一定很喜欢我。"德·贡斯当坦夫人没有想错。

她应约出席了两三次聚集全南锡上流人物的豪华宴会。德·桑莱阿尔先生对她大献殷勤，等他确实没有话可说了，德·贡斯当坦夫人便不失时机地教请他加入自己的选举团。她知道他会有一些不寻常的表示。他发誓说，他忠于她，包括他自己，他的经纪人、公证人和佃户。

"此外，夫人，我还要去巴黎看望您。"

"到了巴黎，我只能一星期接待您一次。"她看着德·毕洛朗夫人回答说，"在这里，大家都很熟悉，在那里，您会连累我的。一个年轻人，按您的财产和马匹，还有您的地位！一个星期一次，我说多了：最多一个月两次。"

桑莱阿尔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如果可以，他真想立即当着公证人的面，把德·贡斯当坦夫人，一个才华出众的女人答应的称心事儿用文字写下来。他每天这么称呼她不下二十次，而且声音响亮，这件事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使人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心话。

为了这双美丽的眼睛，桑莱阿尔和德·篷勒韦先生发生了争执，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加入她的选举团，即使必须宣誓效忠路易·菲利普亦在所不惜。

"今天，在法国还有谁相信'宣誓'吗？路易·菲利普相信他本人的誓言吗？在树林子的角落里，三个强盗对付我一个，强迫我发誓。我能拒绝吗？这里，政府就是强盗，它要剥夺

我每个法国人都有的选举议员的权利。政府养着一群省长和警察，我能和它对抗吗？不，肯定不行！我将用空话对付它，正如它用光荣的三日对付支持过它的人一样。”

不知德·桑莱阿尔先生是从哪一本小册子里找来这些话的，因为，决不会有人相信这是他自己的创造。德·贡斯当坦夫人天天晚上都在启发他，但是她绝对不会散布冒犯省长的言论。当时的省长是臭名昭著的叛徒杜莫阿尔先生，这位一八三〇年前气壮如牛的自由派，后来在监狱里表现得相当合作。他经常谈到查理十世时期，在圣·贝拉吉度过的八个月时光。事实上，他并不那么愚蠢，在改变信仰以后，甚至还学精明了，德·贡斯当坦夫人是无论如何不敢轻举妄动的。

杜莫阿尔先生希望去巴黎，得到入息四万法郎的主管职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忍气吞声，每周两三次遭人白眼。

德·贡斯当坦夫人知道，身处这种境地的人对漂亮女人的诱惑是无动于衷的。在目前，杜莫阿尔先生只希望出色地处理选举事务，然后调去别的省任职；《黎明报》（戈济埃先生的自由派报纸）刊登的讽刺文章，连篇累牍地引述杜莫阿尔先生从前发表的自由派言论，按当地人的说法，使他在省里失去了“立足之地”。

有关杜莫阿尔先生筹备选举的事迹可以写上八九页纸，我们在此略过不提；这是事实，而且象陈尸所一样丝毫不假，我们就把这一类事实留给供女仆阅读的十二开小说吧。让我们回到巴黎，去杜莫阿尔先生的上司家里看一看。在巴黎，掌权人物的阴谋诡计不会这么叫人倒胃口。

第四十二章

娄凡的名字光荣地出现在《箴言报》上的当晚，这位行政法院调查官心力交瘁，活象戏台上的厌世者一样，坐在母亲的客厅里一个黑暗的小角落。他听了一整天恭维话，终于支持不住了。平步青云，前程似锦，脱颖而出，这些字眼在他眼前旋转飞舞，令他感到头痛。这么多恭维话，句句构思巧妙，说得更是娓娓动听，这是巴黎人的特长，使他应付得头昏脑胀，相比之下，他应答的话大部分既勉强又生硬。

“妈妈，这就是幸福么！”剩下他和母亲两个人以后，他说。

“孩子，除非精神上愉快，或者思想上对未来的幸福有一个明确的轮廓，否则累死累活就毫无幸福可言。过分重复的赞扬确实很讨厌，何况，您的年纪不算小也不算大，既不野心勃勃，也没有太重的虚荣心，不至于因为一件调查官的制服就大惊小怪。”

歌剧院散场以后一个钟头，老娄凡先生才回到家里。

“明天八点钟，”他对儿子说，“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我想带您去见一见部长。”

第二天，八点差五分，吕西安来到父亲的套间里的小客厅。

八点敲过了，八点一刻也过了。

“少爷，”老资格的随身侍役昂塞尔姆对娄凡说，“老爷不按铃叫我，我是绝对不进屋的。”

十点半钟，从屋里终于传来了铃声。

“好朋友，让您久等了，真过意不去。”娄凡先生和颜悦色地说。

“我，没关系，可是让部长久等了。”

“在必要的时候，部长的职责就是等我。老实说，我需要他，但是他更需要我；他需要我的银行，害怕我的沙龙。但是让你白白等两个钟头，我的儿子，一个我心爱和‘尊敬’的人，这就完全不同了。我原来打算在八点钟按铃，不过当时觉得身上有汗，所以索性让它出出干净再说。一个人到六十五岁，身体就成问题了……不应该再无事生非，自找麻烦啦。

“……可是，瞧你这副模样！”他突然转过话题，“你的样子太幼稚了！快去换一件颜色暗一点的衣服，穿黑背心，把头发弄弄乱……有时候还要咳几下……让人觉得你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和蠢人打交道，第一个印象很重要，任何时候都应该把部长当蠢人一样对待，他没有动脑子的时间。你得记住，只要是办公务，就不要穿得太好。”

他们足足打扮了一个钟头以后出发了。德·韦兹伯爵没有出门。传达一听到娄凡先生的名字，就显得格外殷勤，立即进去作了通报。

“部长阁下在等我们。”在三间客厅里有许多人，按照勋位和职位高低依次等着部长接见，娄凡先生一边穿过客厅，一边对儿子说。

娄凡父子看到，部长阁下坐在雕花镂空、式样粗俗的柠檬木办公台前，正忙于整理三四百封信件。

“亲爱的娄凡，您瞧，我正忙于写通报。我得写一份使《国民报》、《新闻日报》咬牙切齿的通报，可是，这些文书老爷让我等了两个钟头，还没有送来我的前任发布的通报的合订本。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垮台的。可惜我还没有写出来，否则可以请教您这位八斗之才，删去那些贻人口实的话。”

部长阁下前后说了二十分钟，与此同时，吕西安一直在观察他。德·韦兹先生看上去五十岁光景，个子高大，长得一表人材。灰白漂亮的头发，端正的五官，高昂的头颅，都给人一个极好的印象。但是，这个印象相当短暂。再看上一眼，人们就会发现他额头扁平，布满了皱纹，里面完全缺乏思想。吕西安看到这位政府的高级官员比平庸更加平庸，一副奴才相，心里十分吃惊和懊丧。这个人手臂很长，不知往哪里放才好。而且更糟的是，吕西安似乎发现，部长阁下竭力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他声音很响，慢吞吞地自鸣得意地说着话。

老娄凡先生几乎是打断部长的长篇大论，抓住机会说了这句决定性的话：

“我很荣幸把小儿介绍给阁下。”

“我们交个朋友吧，他将是我的第一助手。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得把八十六个省长的性格统统装进脑子里。鼓舞意志消沉的人，抑制盲目触犯敌对党派利益的热情，启发目光短浅的人。可怜的N（他的前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他安插在这里的职员总是空话连篇地敷衍我，从不告诉我准确

的事实和基本的概念。

“你们看见我坐在可怜的科比埃的办公台前面。我在贵族院里和这个象被人剥皮的猫一样发出尖叫的人作斗争。当时有谁想到有一天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吗？他这个人思想狭隘，鼠目寸光，但是，他对所见的事物倒颇有见地。他挺聪明，不过，这恰好是口才的对立面，而且，看到他那副恼羞成怒的公猫样，即使最漠不关心的人都想和他辩论一下。德·维莱勒先生当初应该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譬如说马蒂涅克。”

说到这里，他又发挥了一通德·维莱勒先生的理论。接着，德·韦兹先生论证说公正是社会的第一需要。他由此深入一步，说明诚实是信任的基础。最后，他对两位先生说，一个片面和不公正的政府必将“自取灭亡”……

开始，由于老娄凡先生在场，他似乎还有所顾忌，但是不久，他越来越兴奋，竟然忘记面前是一位专说俏皮话，在巴黎家喻户晓的人了。老娄凡先生摆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德·韦兹先生于是话锋一转，以赞扬他的前任廉洁奉公的品格结束了他的谈话，据说这位前任在任期的一年内节省了八十万法郎的开支。

“亲爱的伯爵，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太高尚啦。”娄凡先生说完就溜之大吉了。

但是，部长正说得起劲；他对眼前这位私人秘书反复说明，一个人缺乏廉耻心就不能成为伟大的部长。吕西安成了部长发挥口才的唯一对象，但是，他只觉得部长一副平庸相。

最后，部长阁下把吕西安安排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离开他自己的办公室二十步远。吕西安突然发现窗户外面有

一座美丽的花园；园中的景色恰好和这时困扰他的枯燥感觉形成强烈的对比。吕西安动情地细细观察起树林来了。

他坐下来的时候，发现椅子靠背上有一些残留的香料。

"我的前任没有他这些思想。"他笑着对自己说道。

稍后，他看到这位前任规规矩矩、粗大工整的字迹，心中泛起一种极度"陈旧"的感觉。

"这间办公室里似乎散发着一种空洞无物和虚张声势的味道。"

他从墙上取下两三幅法兰西流派的版画：不知是弗拉戈纳尔还是勒巴比埃所作的《俄底修斯阻拦珀涅罗珀的马车》……他把它们送去别的办公室以后，换上了几幅昂德洛尼和摩尔根的作品。

过了一个钟头，部长来交给他一张名单，上面是必须在第二天邀见的二十五个客人的名字。

"我已经决定，部里的大钟一响，门房就把所有给我的信件送去给您。您收到以后，立即把丢伊勒里宫或内阁发来的信件捡出来给我，其余的由您拆看。您用一句话，最多用两句话写个摘要；我的时间太宝贵啦。"

部长刚走，就有八九个职员前来拜见调查官先生。他的表情坚决而冷酷，给来者一种不祥的预感。

整整一天几乎完全在极其虚伪的客套中度过了。吕西安显得比在骑兵团时更加冷淡和更加喜欢挖苦人。他觉得，从初抵南锡至今，中间恍如隔了一段十年的无情经历，当初他待人冷淡，是为了不受嘲笑，避免决斗。那时，他曾经感到一阵阵无法抑制的喜悦；虽然有受人粗俗地嘲笑和招致决斗

的危险，但他也愿意和第二十七骑兵团的同事们玩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今天，周围的人无不令他深恶痛绝，而且他无需过份地加以掩饰。他觉得，当时的冷漠态度就象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乍恼实喜地赌气一样；现在，他有一种陷入泥潭的感觉。他一边向所有来看他的职员答礼，一边想：

“我在南锡受骗，是因为我太轻信。我这颗诚实善良的心太天真，太容易上当，我不够狡猾。呵！父亲提的问题多么深刻：‘你够得上流氓的资格吗？’或者去缄口苦修院，或者变得象这些前来欢迎行政法院调查官的处长副处长一样聪明机智。不错，最初几次帮助克扣马匹的草料，或者贪污济贫院的衣物，我会非常反感。但是在缄口苦修院过清白的日子，唯一的罪恶是哄骗附近的农民或几个初学修士，我受伤的虚荣心能让我有片刻安宁吗？想到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同时代人短一截，我能咽下这口气吗？……学习吧！即使学不会偷东西，起码也得象今天认识的这些人一样，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部长去偷。”

由于这些想法，他的脸上完全没有人们在第一次见面时，进行随和高雅的谈话所必须的表情。在内务部度过第一天以后，吕西安愤世嫉俗的心情是这样表现的：只要他眼前看不到人，他就不会想到他们，如果他们出现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他就觉得讨厌，而且很快就会无法忍受。

最后，我们再附带一笔，他回到家里，见到了轻松快活的父亲。

“这儿有两项小小的任务，”父亲说，“和您今天得到的荣耀有很自然的联系。”

他说着拿出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的两张月票。

"啊！父亲，这些享受叫我害怕。"

"您答应过我，在一年半里，不是一年，担任上层社会的一项公职。好事做到底，请您答应我每晚去这些欢乐的圣殿消磨半个钟头，特别是十一点钟，演出将近结束的时候。"

"我答应。不过，我这样不是整天不得安宁了吗？"

"还有星期日呢！"

（老娄凡先生曾经对太太说："这个孩子过于柔顺，从来不提任何反对的意见，我很担心这种情形。"）

第二天，部长对吕西安说：

"请您安排一下这一大批涌来求见新任部长的人，尽量避开钻在普通女人堆里的巴黎的阴谋家；这些人从来不择手段，甚至最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不妨多多欢迎可怜的疯疯颠颠的外省佬。衣衫褴褛、但是风度优雅的人往往是骗子；他们住在巴黎，如果有什么价值，我会在某个沙龙里和他们见面的，有人会把他们介绍给我，并且保证不出乱子。"

没过几天，吕西安邀请了一位头脑机灵的画家，这个人姓拉克瓦，和被德·波利涅克先生罢免的一名省长同姓。恰好，那天部长请来吃饭的客人全是省长。

省长们吃着饭，都以为这位画家是接替他们的人选，一个个用猜疑的眼光望着他。晚上，客厅里剩下了德·韦兹伯爵、他的妻子和娄凡三个人，伯爵把省长们殷勤的样子大大嘲笑了一通。

"为了加深这种误会，"部长说，"我和克拉瓦说了十次话，而且都是有关行政的大事。"

“原来如此，所以他才这么心烦和乏味，”娇小可爱的德·韦兹伯爵夫人说，声音柔和亲切，“简直叫人认不出是他，我从餐桌上的花束缝隙里看见他聪明的面孔。但是，我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定在诅咒您这餐饭了。”

“谁敢咒骂部长家的晚宴。”德·韦兹伯爵半认真地说。

“真是出言不凡啊。”娄凡心想。

德·韦兹夫人对这些粗暴的语言非常敏感，脸上立即露出了沮丧的神色。

“这个小娄凡将使我在他父亲面前扮演一个愚蠢的角色。”伯爵自忖道。

“他想要几幅画。”他装出快活的样子说：“当然，我会按您的吩咐给他的。我已经注意到，他将找这种或那种理由，每个星期来这里两次。”

“您说的话当真吗？您答应我送他几幅画，不需要我再央求您了吗？”

“我说话算数！”

“这样，他就是我们家的朋友啦。”

“夫人，您这样就有两个聪明的朋友了！拉克瓦先生和娄凡先生。”

部长以这句亲切的话作开端，抓住吕西安一时疏忽，请历史画家拉克瓦先生来吃饭这件事，狠狠地取笑了他一番。吕西安醒悟过来以后，针锋相对地把部长阁下顶了回去，这使部长大为恼火。吕西安看到了这一点，又继续侃侃而谈，连他自己都为悠然自得的态度感到意外和有趣。

他喜欢和德·韦兹夫人在一起。她漂亮、腼腆、善良，

和他说话的时候往往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年轻的女子，对方是个年轻的男人。这种态度十分合我们的主人公的心意。

“这么说，”他心里想，“一个星期前，我和这两个人还不认识，现在已经亲密无间了，其中一个很好笑，尤其在他攻击我的时候，另外一个很有味。”

吕西安在公务上克尽职守；他好象觉得，部长老是在寻找机会，利用他写错请柬上的名字，来证明他和所有的毛头小伙子一样有毛手毛脚的小毛病。

“伯爵大人，您是第一流的行政长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尊敬您；但是，我手中有讽刺挖苦这个法宝，我愿意为您效劳，同时，正因为我敬重您，所以有时候宁可倔强一些，也不让您侵犯我的尊严。这就是说，我完全不在乎我的职务，而您是十分珍惜您的地位的。”

这样的日子过去一个星期以后，吕西安完全回到了现实世界；他平息了南锡的最后一晚在他心中产生的震动。他最感到内疚的事是没有给戈济埃先生写一封信；于是，他写了一封望不到头的长信。应该承认，这封信写得很不谨慎。他胡乱签上一个名字，托斯特拉斯堡的省长把信寄走了。

“一封从斯特拉斯堡寄出的信，”他想，“大概可以瞒过居尼埃太太和叛徒杜莫阿尔的警察局长的眼睛吧。”

德·韦兹伯爵似乎特别害怕杜莫阿尔，所以，吕西安特别留意杜莫阿尔给内务部各处的信件。当时，选举正进入激烈阶段，西班牙事件又闹得满城风雨。杜莫阿尔先生在信中谈到南锡城的情况，给吕西安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信中说到，德·瓦西尼先生是个特别危险的人物，对德·普瓦利埃先生

不必过分担心，为了制服他，只需给他颁发一枚勋章，给他妹妹一间专卖烟店就行了……这些可怜的省长唯恐在竞选中失利，总是对部长大叹苦经，结果是治好了吕西安的忧郁症。

娄凡的生活情形如下：白天在格雷南尔路的办公室度过六个钟头，晚上起码在歌剧院待一小时。父亲不声不响，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应接不暇的工作之中。

“这是防止他突然出走的唯一办法。”老娄凡先生对太太说，“当然，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形，但要防止万一。目前，唯有他的讨厌的犟脾气能够阻止他扔下我们不管，除此之外，还有他热爱人生和与世抗争的愿望。”

出于对妻子的爱，娄凡先生不遗余力，要解决这个问题。

“您少了儿子就活不下去！”他对妻子说，“我也少不了您。我坦白告诉您，经过仔细观察，我发觉他比从前有出息多了。他有几次还把部长挖苦他的话顶了回去，部长夫人很欣赏他。总的来说，吕西安的反驳有点过分激烈，而且缺乏经验，但是比德·韦兹之流陈腐无力的挖苦话强得多……问题是还得看看他如何对付部长阁下设立的第一个骗局。”

“吕西安一直很钦佩德·韦兹先生的才干。”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我们要小心地使他继续钦佩下去。对我们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事。在竭尽全力否认有损于部长廉洁形象的指责以外，我唯一的办法是说：象他这么一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一年拿四十万法郎难道太过份吗？在这方面，我将向他证明苏里是个贼。三四天以后，我再使出我的‘杀手锏’，对他说：一七九六年，波拿巴将军在意大利烧杀抢掠，一七九九年，莫罗在卡萨诺和诺维等地连吃败

仗，但是，您更喜欢象他这样的诚实人么？莫罗大约花了国库二十万法郎，波拿巴是三百万……我希望吕西安将无言以对，我向您保证，只要他始终钦佩德·韦兹先生，他就会一直住在巴黎。"

"如果我们能让他住到年底，"娄凡太太说，"他就可以把他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不敢说，您给了他一颗始终不渝的心！虽然我的行为十恶不赦，但是您并没有狠心抛弃我，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爱我。您给了您的儿子一颗坚不可摧的心，要叫他回心转意，非得有一种新的刺激才行。我在等待适当的机会把他介绍给葛朗台太太。"

"她确实漂亮、年轻、光采夺目。"

"此外，她很想有人热烈地追求她。"

"如果吕西安发现她装腔作势，他会逃之夭夭的……"

有一天，天气晴朗，大约两点半光景，部长满脸通红，鼓着两只眼睛，气急败坏似地走进娄凡的办公室。

"快去找您的父亲……不，先把这份电报抄一抄……请您再把我寄给《巴黎日报》的这篇启事誊写一遍……您知道事情多么严重，多么秘密了……"

吕西安在抄写的时候，他又补充说：

"请您不要使用部里的马车，道理很清楚。去大门对面租一辆车，先给车夫六个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务必在交易所关门之前找到父亲。您知道，交易所在三点半关门。"

吕西安手里拿着帽子准备出去，眼睛看着气喘吁吁、几乎说不出话来的部长。刚才见他进门的神态，吕西安还以为

他的部长职位已经被人取而代之，但是“电报”这两个字使他立即明白过来了。部长说完就走，接着很快又转回来以命令的口气说：

“先生，您一定要把刚才抄写的两份材料交回给我，要交给我本人，您得以性命担保，除了令尊大人，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说完，他又急匆匆地走了。

“这副腔调真是又粗野又可笑，”吕西安在心里嘀咕，“这种得罪人的态度很容易引起别人报复的念头。”

“我的全部怀疑是有根据的。”吕西安一边跑去租马车，一边想，“部长阁下肯定在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我这下子完全成诈骗犯的同谋了。”

吕西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找不到父亲；最后，由于天气干冷，还有稍许阳光，他想到不妨去林荫大道找一找，果然，他发现父亲在舒瓦瑟尔路的路口，正出神地观看着一条陈列在那里的体形庞大的鱼。

娄凡先生见到他，不仅非常冷淡，而且断然拒绝坐他的车。

“滚开，你这个冒失鬼，我只坐自己的车，哪怕所有的交易所都关门也罢。”

吕西安赶紧跑到和平路路口，找来等在那里的马车。还算好，在三点一刻，交易所正要关门，娄凡先生到了。

他六点钟才回到家。

“去部长家里，把这张条子交给他，准备看他的白眼吧。”

“唔！管他是什么部长，我一定以牙还牙。”吕西安说，

他因为自己参与尔虞我诈的勾当非常生气。

他找到部长的时候，部长正和一二十名将军在一起。“我更加应该表现得坚定一些才对。”他心里说。晚宴刚刚宣布开始，N元帅已经向德·韦兹夫人伸出了手臂。部长站在客厅中央，还在高谈阔论，但是，一看见吕西安，他话没有说完就走了过去，并且向吕西安打了个跟他去的手势；到办公室以后，他锁上门，迫不及待地从吕西安手中抢过了字条。部长高兴得差点儿疯了，粗壮的双臂紧紧地抱住吕西安，而且反复抱了好几次。娄凡站着，黑制服上的钮扣一直扣到下巴，只是厌恶地看着他。

“他就是贼，”吕西安心想，“一个正在作案的贼！不论高兴还是忧虑，他都是一副奴才相。”

部长完全忘记了晚宴；这是他在交易所的第一笔生意，几千法郎的赚头使他忘乎所以了。有趣的是，他相当自豪，感到自己真正当上了部长。

“朋友，真是好极啦，”在回饭厅的路上，他对吕西安说，“……尽管如此，最后的结果还得看看明天出手的情形如何。”

客人们都已入席，但是出于对部长阁下的敬意，没有人敢率先动箸。可怜的德·韦兹夫人红着脸，心急得直冒汗。二十五位宾客默默地坐着，他们明明知道这时应该打破冷场，但是他们找不到话题，于是在令人难堪的沉默中，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只有德·韦兹夫人把汤盆递给邻座的元帅时，偶尔很难为情地说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同时，元帅表示谢却的表情成了引人发笑的注意中心。

部长激动得失去了他的报纸大肆吹嘘的自信心；他神色

邋遢，一边就位，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丢伊勒里宫来了一份急件……"

汤已经变得冰凉，所有的人都感到身上发冷。餐桌上一片沉默，主人和客人都显得很不自在，吕西安听到有人说：

"他这么慌张，"坐在娄凡旁边的一位上校小声地对邻座说，"是不是被赶下台了？"

"慌张之中有喜色呢。"一名白头发的老将军同样小声地回答说。

当晚在歌剧院，吕西安一心想着这个可悲的问题：

"父亲参与了肮脏的勾当……人们会说这是银行家的本职。他得到消息，他利用这个消息，他没有违背任何誓言……但是，没有窝赃的人，就没有偷东西的贼。"

这个解释丝毫没有使他内心恢复平静。雷蒙德小姐一见到他就跟着进了包厢，但是，纵然她千娇百媚，却始终无法叫他开口。他又恢复了从前的他。

"白天和贼打交道，晚上和婊子鬼混！"他苦涩地想道，"但是舆论呢？它将因为我白天的所作所为尊重我，因为我晚上和这个可怜的姑娘来往而鄙视我。美丽的贵妇们就象对待浪漫主义的学士院一样：既是仲裁人又是当事人……唉！如果我能对……说说这些事就好啦。"

他心中默默地念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没有再想下去。

第二天，德·韦兹伯爵急步来到娄凡的办公室。他锁上门，眼神非常奇怪。

"天哪！见不得人的罪恶啊！"娄凡心想。

“亲爱的朋友，快去找令尊大人。”部长结结巴巴地说，“我有话告诉他……绝对……无论如何请他来部里一趟，因为，总而言之，我不能在范·彼得斯和娄凡商行露面。”

吕西安目光专注地望着他。

“他在我面前说他的丑事，全然不知道什么叫羞耻！”

吕西安搞错了。德·韦兹先生在贪欲的驱使下（事关实现一万七千法郎利润），激动得忘记了往常和吕西安说话时，并非出于羞耻心的胆怯情绪，在他的想象中，吕西安与其父亲一样善于挖苦，他害怕听到刺耳的话。此时此刻，德·韦兹先生用的是主人对仆人说话的口气。首先，他看不到这中间有什么区别，照他的观点，一位部长和你说话，本身就是给你很大的面子，根本不存在礼貌不礼貌的问题。其次，一旦涉及金钱的事，他就神魂颠倒得什么都顾不上了。

娄凡先生满面笑容，接过他儿子负责送来的通知。

“哈哈！因为他是部长，所以想叫我东奔西跑吗？你替我告诉他，我不去他的部里，也请他千万不要来这里找我。昨天那笔生意已经结束；我今天要做别的生意。”

看到吕西安急着想走，他又说：

“呆一会儿再去。你这位部长有管理才能，但是不应该惯坏了这些大人物，否则，他们就会得意忘形……你告诉我说，他对你很随便，甚至于粗野。‘对你’这两个字是多余的。只要不在沙龙里，不象一个习惯于自言自语的省长一样哗众取宠，他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粗野。这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如何指挥人的伟大艺术，思考怎样依靠道德把他们引向幸福。”

娄凡先生注视着儿子，看他是否懂得这句话。但是，吕西安并没有留意其中这些可笑的用词。

“他听别人说话还是这么漫不经心，不知道利用对方的毛病！”娄凡先生心想，“我的儿子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需要绣花的衣服和华丽的四轮马车，就象安格尔和普律东的艺术需要画架和画笔一样。”

“你更喜欢一个彬彬有礼、风度翩翩、极有修养，但是作品粗劣的画家呢，还是一个作风粗野，能够创造杰作的画家呢？如果度过两年的官场生涯以后，德·韦兹先生向你展示，在二十个省里农业有了进步，在另外三十个省里公众的道德水准有了提高，你也不原谅他使用不拘小节，甚至粗暴的口吻和他的第一助手，一个他喜欢和器重，而且须臾不可缺少的青年人说话吗？原谅他可笑的态度吧，他是无意的，因为他生来就可笑和夸张。你的职责是以坚定的行动，以尖锐而恰如其分的言词，提醒他注意他应该感激你的地方。”

老娄凡先生说了很久，但是无法和儿子对话。他不喜欢吕西安表现出来的迷惘的样子。

“我见到有三四个经纪人在第一间客厅里候见。”吕西安一边说，一边站起身准备回格雷南尔路。

“朋友，”父亲对他说，“你的视力好，给我读读《辩论报》、《天天日报》、《国民报》吧。”

吕西安高声朗读起来，但是他忍不住笑了：“经纪人怎么办？他们的任务是等候。我的任务是读报纸！”

三点钟光景，吕西安终于回到格雷南尔路，在办公室里找到了气得几乎七窍生烟的德·韦兹先生。办公室的侍者眉

宇之间充满了敬意，压低嗓子告诉吕西安说，部长已经来过不下十次了。

“唔！先生，怎么样啦？”部长焦急不安地问他。

“没有新情况。”吕西安十分平静地回答说，“我离开父亲以前，按照他的要求等了一会儿。他说不来这里，而且请您千万不要去找他。昨天的生意已经做完，他今天要做别的生意。”

德·韦兹先生气得满脸通红，立即离开了秘书的办公室。

三十年来他梦寐以求的显赫的新职位令他陶醉，现在，他第一次发现，娄凡先生对自身在上层社会确立的地位同样十分自豪。

“我明白这个人凭什么蛮横无礼。”德·韦兹先生在办公室里大步地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说道，“国王的敕令可以任命一名部长，但是一道敕令不能造就象娄凡先生这样的人。政府只让我们保留职位一至两年，结果就落到这种地步。一个银行家敢把科尔贝尔拒之门外吗？”

经过一番明智的比较以后，肝火旺盛的部长深深陷入了沉思。

“我不能摆脱这个蛮横无礼的人吗？但是，他以诚实著称正和他以凶恶出名一样。这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一个‘浪荡公子’，二十年以来从不把最值得尊敬的人和事放在眼里；国王、教会……他是交易所的塔列朗；他说的讽刺话在他那个社会阶层里具有法律的力量。自从七月暴动以后，那个阶层日益近似上流社会，近似独具权势的上流社会。巨贾豪富代替了圣日耳曼区的名门望族……他的沙龙集中了实业家中的

有识之士……他和出入歌剧院的外交官们过从甚密……维莱勒都请教过他。”

想到这个名字，德·韦兹先生几乎恭敬地鞠了一躬。他一向口气很大，有时候甚至自信得超过了自信的程度，但是与此形成奇怪的对照，他在行动上常常胆怯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他总是下不了决心，几乎不敢去另一家银行开个户头。德·韦兹先生是个贪得无厌的财迷，同时，他又异想天开，希望公众相信他廉洁公正，白璧无瑕；理由很简单，他的前任是个梁上君子。

他在办公室里激动不安地踱了一个钟头，几位处长甚至还有国王的侍从副官正等着见他，但是，进来通报的传达被他毫不留情地撵了出去。他感到没有勇气找另一个银行家。报界令部长阁下望而却步。他的虚荣心屈服于一个寻欢作乐者的具有讽刺性的惰怠，这是一种充满虚荣心的让步。

“不管怎么说，我在当部长以前就认识他了……忍受这个尖刻的老头儿用几乎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丝毫不影响我的尊严，是我自己使他养成的这个习惯。”

娄凡先生早有所料，当晚，他对儿子说：

“你那位部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就象一个情人写信给他的情妇一样，信里有一些带刺的话。我被迫作出了反应，这件事令我很不安。我和你一样，不喜欢为几个铜板弄得自己周身不舒服。你学一学交易所的业务吧；对一个大几何学家，一个被高等技校赶出来的学生来说，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只有一条定理：小投机者在交易所做蠢事是个无穷数。我的代理人梅特拉尔先生会教你的，当然不是教你做蠢事，而是教

你如何利用别人做的蠢事，这是艺术。（吕西安的表情非常冷淡。）如果你能做我和德·韦兹先生的中间人，你就为我帮忙了。这位高级行政官想在我坚定不移的性格面前耍威风。他老是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但是，自从我们最近一次打交道以后，我一直有意说些轻松话敷衍他。昨天晚上，他的虚荣心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想逼我严肃认真地对待他。真有趣，一个星期之内，只要你不被他将死，他就会来向你献殷勤。一个德才兼备的部长向你献殷勤，你将怎样对待他呢？你感到有父亲的好处了吗？这在巴黎是很有用的东西。”

“关于最后这一点，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你们不喜欢多情的外省人。至于部长阁下，为什么我不能象对所有的人一样，自自然然地对他呢？”

“懒人的办法。去你的吧！”

“我是说我将冷淡、恭敬地对他，始终而且非常明确地让他看到，我希望结束和他这位大人物之间任何严肃的联系。”

“你敢对他说一些轻佻的、带点嘲笑的话吗？他会说：不愧有这么一位父亲啊！”

“您一秒钟内就可以想出一个有趣的主意，可是我得想上两分钟才行。”

“好极了！你总是看事物有用的一面，总是看它诚实的一面。但在法国，这一套已经完全不合时宜，而且很可笑。瞧瞧你的圣西门主义吧！它有好的地方，然而，对住在二楼和三楼，甚至住在四楼的人来说，它是可憎和不可理解的；只有住在阁楼上的人才稍稍留意它。瞧瞧理性十足的法国教会和它积累的财富吧。这个民族要到一九〇〇年才能达到理性

的高度。在此之前，人们将不得不本能地去看事物有趣的一面，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发现‘有用’或者‘诚实’的方面。如果你没有南锡之行，我是不会和你这么罗嗦的，现在，我觉得和你说话是一种乐趣。

“有一种植物，据说它愈是遭人践踏愈是长得茂盛，你知道是什么植物吗？我希望得到它，如果真有这种植物的话，我将向我的朋友图安要一些，并且送一株给你。这种植物是你在德·韦兹先生面前行动的写照。”

“但是，父亲，感激……”

“但是，孩子，他是个畜生。凑巧他有管理的才能，这是他的本领吗？他和我们不同，不是温和的态度和持久的友情所容易感动的人，对他是不能客气的：我们对他客气，他会以为我们软弱。他是酒醉饭饱以后蛮横无礼的省长，二十年来天天害怕在《箴言报》上登载他下台的消息；他还是一个没心肝的下诺曼底理财神甫，但是性格象小孩子一样不肯安宁，胆小而且暴躁。他每天有两小时象得宠的省长一样专横暴戾，每晚有两小时在沙龙里自觉多余，象没有经验的朝臣一样自惭形秽。但是，你还没有看清楚；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人，其中也包括我。一年以后，你会明白这一切的。至于说感激，我劝你把这个词从你的字典里划掉。在你回巴黎的同时，我们已经和德·韦兹这个家伙有约在先，订了个‘双边协定’（你母亲说，如果你去美国，她就活不成了）。他保证：一，和陆军部的同僚妥善处理你开小差的事；二，请你担任行政法院调查官和私人秘书，一年之后授予十字勋章。另一方面，我和我的沙龙，我们保证宣传他的信用、才能、品德，尤其

是他廉洁公正的美德。我已经帮他成功地入主内务部，提名他进入交易所。在交易所里也一样，我负责所有根据他提供的电报做的生意，利润均分。他现在硬说，我的保证还包括所有根据内阁会议的辩论所做的生意，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有……部的部长N先生，他对行政事务一窍不通，但是善于察言观色。N先生,他可以提前一个星期知道国王的意图；可怜的德·韦兹只能提前一个钟头。他进入内务部还不到一个月，已经两次在内阁会议上被人打得落花流水。你好好记住，德·韦兹先生不可以没有我的儿子。如果我变成傻瓜，如果我关闭沙龙，如果我不再去歌剧院，他也许会考虑和另一家银行作出安排，我还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胆量呢。他将在五六天里冷淡你，随后他会对你言听计从。我害怕的是后面这段时间。一旦你象赚一百路易的职员一样满足和感激，这些值得嘉许的感情加上你幼稚无知的外表，将使你永远进入上当者之列，就象从前人们任意摆布第三等级一样。别人把大量的工作压在你们身上，败坏你们的名誉，无情地侮辱你们，你们却感激涕零。”

“不管部长阁下怎么发泄他的感情,我只当是幼稚虚伪的把戏。”

“你打算按这个想法去做吗？”

在接受父亲这些教诲以后的几天里，部长和吕西安说话时总有点儿心不在焉，好象心里有什么大事似的。吕西安尽量不理睬他，只是向德·韦兹伯爵夫人献殷勤。

一天上午，部长来到娄凡的办公室，后面跟着一名手提大公文包的差役。差役退出去以后，部长亲自把门闩上，亲

热地在吕西安身边坐了下来：

"我的前任，这个可怜的N，大概是个很诚实的人。"他说，"但是公众对他的看法真是不可思议。有人肯定他在做生意。这是……部的全部票据。总值达七八百万。我能够开诚布公地问领导这个部门达十年之久的首脑，在他的部门里有无营私舞弊吗？我只能作些猜测而已；克拉帕尔先生（内务部的警察头子）明白告诉我，M太太，就是这位部门首脑的老婆，她的开销达到一万五千到二万法郎，但是她丈夫的薪俸是一万二千，他们有两三处小地产，我正等着这方面的报告。但是，所有这些情况还很不够，又太空洞，很难下什么结论，我需要的是事实。因此，为了束缚住N先生，我已经要求他提供一份详尽深入的报告；这就是他写的东西，里面还附有证明材料。亲爱的朋友，您关起门来把证明材料和报告比较一下，然后向我提出您的看法。"

吕西安十分欣赏部长的态度；他的态度端庄得体，合情合理，毫不傲慢。吕西安认真地投入了工作。三个小时以后，娄凡给部长写道：

"这份报告一点不深刻；尽是些空洞的漂亮话。N先生不承认任何事实，我发现，他不管说什么都有借口。N先生丝毫没有束手就擒的意思。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论说文，充满人情味；这是一篇报刊文章，但是作者似乎和巴莱姆有矛盾。"

几分钟以后，部长跑来了，接着是一个亲切动人的场面。他双手抱住吕西安说：

"在我的部队里有你这么一位指挥官，我太高兴啦！"

娄凡心想做个虚伪的人实在太难了。他毫不迟疑，立即表现出他希望赶快结束这种过分信任的表示，因为，就在德·韦兹先生第二次进来的时候，吕西安发现他完全象一个表演过火的乡下演员。吕西安觉得，部长和马莱上校几乎一样缺乏高尚的气质，可是，部长脸上的虚伪相要明显得多。

吕西安听着部长赞扬他的才干，态度冷若冰霜；不知不觉之间，他自己也把角色演过火了，以致困惑不解的部长主动说起N部长的坏话来了。有一件事使娄凡大吃一惊：部长没有读过N先生的报告。"当然，我要向他指出这一点。"吕西安想，"这有什么不好吗？"

"部长阁下忙于内阁会议的激烈辩论，准备部里的预算，大概没有时间看N先生的报告吧，不过，您的批评非常正确。"

部长气得火冒三丈。攻击他的工作能力，怀疑他夜以继日的办公（照他的说法，每天在办公桌边度过十四个钟头），这等于是攻击他的护城圣物。

"是么，先生，说说您的根据吧。"他满脸通红地说。

"轮到我了。"娄凡想，他以稳重、明确、恭敬有礼的态度占据了上风。娄凡明白地向部长证明，他没有读过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可怜的N先生的报告。部长一再打岔，希望尽快把这件事蒙混过去。

"您和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都从头到尾读过了。"

"阁下，请听我说一句，我是个初次任职、微不足道的人，我又没有其它事要做，如果我不认真，或者说，只是草草地读一读阁下器重才交给我的文件，我就完全不配您的信

任。在这里，第五段……"

吕西安三次把部长拉回到正题上，最后获得了成功。对另一个僚属来说，这是一种后患无穷的成功；他逼得部长无话可说了。部长阁下气冲冲地走了，接着传来了他粗暴的喝斥声。原来，传达听到部长回来，已经让一名可怜的师长在办公室里等他。部长可怕的叫骂声一直传到了和吕西安的办公室有一道暗门相通的候见室。克雷坦任内政部长时安插的一名老资格仆役，娄凡怀疑他是奸细，擅自从暗门走了进来。

"阁下需要什么吗？"

"不是阁下，是我。我严肃地告诉您，除非我按铃叫您，否则您不准进来。"

以上是娄凡经历的第一场战役。

第四十三章

吕西安遇到的幸运事之一，是他在巴黎没有见到表兄，未来的政治和精神科学院院士厄内斯特·德凡尔瓦。有一位偶尔寒寒伧伧地请客吃饭，除了自己一票另外拥有三票的精神科学院院士需要去维希进行矿泉治疗，德凡尔瓦先生自告奋勇，担当了照顾病人的任务。这个历时两三个月的忘我举动在精神科学院产生了极佳的效果。

“这个人哪，坐在他旁边都是受罪。”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博诺先生常常这么说。

“厄内斯特在维希矿泉的行动，”娄凡先生说，“将使他提前四年进入研究院。”

“父亲，不如有这么一个儿子还好吧？”吕西安几乎动了真情地说。

“太麻烦圣·安托万啦，”娄凡先生说，“我还是更喜欢你和你的品德。我不怀疑厄内斯特会步步高升，他很快会象哲学家N一样，以三万法郎的代价得到……但是，我同样很喜欢德·塔列朗做我的儿子。”

在德·韦兹伯爵领导的部里，有一个叫德巴克先生的人，他的社会地位和吕西安有某些相似之处。他有财产，德·韦兹先生称他表弟，但是他没有响当当的沙龙，也没有每周一

次众所周知的宴席来支持他在社交界的地位。他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差别，所以打定主意紧紧地拉住吕西安不放。

德巴克先生的性格象布来菲尔①（《汤姆·琼斯》一书中的人物），而且很不幸，这种性格在他极其苍白和长满麻子的脸上暴露无遗。除了强作礼貌和令人想起达尔杜弗②的和善相以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表情。在他毫无血色的脸上，一头乌黑的头发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个不利的，相当不利的因素，但德巴克先生说话一向字斟句酌，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他在巴黎的沙龙里很快便声誉鹊起了。他当过一段时间副省长，因为过于亲近耶稣会派被德·马蒂涅克先生罢了官，现在，他是内务部长历来最能干的助手之一。

吕西安和所有品性脆弱的人一样，内心十分痛苦，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交朋友也不怎么选择，你和他好，他对你也好。在这种情形下，德巴克先生主动上门了。

不过，吕西安并不觉得德巴克有意在奉承他。德巴克知道，吕西安真心实意地希望钻研和工作，所以，他以包打听的面目出现在吕西安面前，不仅为他提供内务部各处，而且提供所有在巴黎的政府机构的消息。这使吕西安感到十分方便，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作为报答，在娄凡太太每周为儿子在内务部的朋友举行的餐会上，德巴克成了逢请必到的座上客。

"您把我们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捆在一起啦，"她丈夫

---

① 英国作家菲尔丁笔下的人物，老是用道德和义务等漂亮话掩饰利己动机的伪君子。

② 莫里哀同名剧中的伪君子。

说，"说不定还是一些下贱的奸细呢。"

"也可能是湮没无闻的人材：贝朗瑞原来不过是个赚一千八百法郎的小职员。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吕西安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只要有人在这里，他就心烦和生气。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是最不能宽恕的缺点。"

"所以，您想封住他在内务部的同事们的嘴巴。不过，请您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在星期二来这里。"

娄凡先生的目标是不让他的儿子有一刻钟孤独的时间。他觉得，虽然吕西安每晚去歌剧院，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心还没有完全被拴住。

他在意大利剧院的休息室里遇见儿子。

"我带您去见一见葛朗台太太，好吗？她今晚真叫人眼花缭乱了，毫无疑问，她是整座剧场里最漂亮的女人。我不想让您蒙在鼓里就来捧您；我先带您去见迪韦尔努瓦，他的包厢就在葛朗台太太隔壁。"

"父亲，如果今晚能够只和您一个人说说话，我将非常高兴！"

"应该趁我的沙龙还存在，让大家认识认识您。"

娄凡先生已经不止一次想陪他去一二十个中庸派家庭走走，他们都是内务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应该去的地方。但是，吕西安总是以诸多借口推辞了。他说：

"我还非常不明事理。让我先改掉心不在焉的毛病吧，否则，万一做出一些蠢事，我将永远洗刷不清，永远失去威信……凡事应该有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一颗沉湎在痛苦之中的心往往软弱无力，那天晚

上，他被父亲硬拉着去了财政总管迪韦尔努瓦先生的包厢，接着，一个小时以后，又去了富甲一方的前工厂主，现在是狂热的中庸派的葛朗台先生的沙龙。吕西安发现整座公馆非常美丽，客厅更是富丽堂皇，可是葛朗台先生本人笑得太可悲了。

"基佐减去思想，就等于这个人。"吕西安心想，"一个嗜血鬼，完全超出了我和父亲达成的协议。"

在正式介绍吕西安后举行宴会的晚上，葛朗台先生当着起码二十位客人的面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希望在一场众所周知的决斗中受伤的反对派的N先生伤重不治。

葛朗台太太虽然美貌绝伦，还是抹不掉她丈夫给吕西安留下的极其可憎的印象。她是个最多二十三四岁的少妇。我们想象不出，还有谁比她的容貌更加端庄动人。这是一个纤弱无瑕的美女，简直象一座象牙雕像。她擅长唱歌，是卢比尼的学生。她在水彩画方面的造诣更是尽人皆知，丈夫有时恭维她几句，悄悄拿一幅画派人卖掉。她的一幅画常常值三百法郎。

但是，她并不满足于水彩画大师的美名，她还是个一打开就关不上的话匣子。万一有人随口说出幸福、宗教、文明、合法政权、结婚……这些捅漏子的字眼，那么这场谈话就倒霉了。

"我想，上帝宽恕我，她是在模仿斯达尔夫人。"吕西安有一次听她长篇大论，心里想道，"她不放过任何事情，事事都要议论一番。她说的话都对，但是乏味得要命，虽说表达的方式高贵优雅。我敢打赌，她这些思想是从三法郎一本的

教科书里现买来的。”

尽管对葛朗台太太的贵族派头和模仿来的风韵极其反感，吕西安还是说到做到，每周两次出现在中庸派中最讨人喜欢的沙龙里了。

一天，吕西安深夜回到家里，告诉母亲说他刚去过葛朗台府上。

“你搞了什么名堂，竟然使葛朗台太太这么看得起你？”父亲问他。

“我仿效使她令人痴迷的才华，画了一幅水彩画。”

“你这幅献媚的画以什么作主题？”娄凡太太问道。

“一个骑在驴背上，被罗迪尔送上绞架的西班牙修道士。”

“太恐怖啦！您在她家里沾染了什么怪脾气呀！”娄凡太太叫了起来，“恐怕这不是您应该有的脾气吧。您这么做，无一利而有百弊。我的儿子，一个刽子手！”

“毫不留情地严惩和她思想不同的人，葛朗台太太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您的儿子是一位英雄。一个秀外慧中，能够透视事物的真面目，总之，一个有幸和您稍稍相象的年轻女人会把我当成丑类，譬如说，当成内阁部长的亲信，以为我一心向往当省长，而且希望在法国多几条‘特朗斯诺南’路。可是，葛朗台太太追求天才、爱情和出类拔萃的思想。对一个可怜低能，只有理智，而且是最平庸的理智的女人来说，一个被处死的修道士，在充满迷信的国度里被中庸派将军处死，这是非常壮丽的一幕。我的水彩画是一幅米开朗基罗的杰作。”

“这么说，你准备选择象唐璜一样的可悲性格啦。”娄凡

太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娄凡先生哈哈笑了起来。

"啊！多好啊！吕西安，和唐璜一样！但是，我的天使，您应该倾心疼他才对：您刚才完全是胡说八道！请接受我的祝贺！因为爱得太深而胡言乱语的人有福！在这个年代里，只有无能和思想平庸的人才胡说八道，所以，由于爱而胡说八道的人福上加福！可怜的吕西安永远会上他心爱的女人的当。我看他的心里有一种直到五十岁仍要受骗上当的本质……"

"总之，"娄凡太太高兴得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说，"你已经看出来，对这个既可怜又可爱的葛朗台太太来说，米开朗基罗的画所以崇高壮丽，正因为他的画里有那些恐怖和平庸的地方。"

"我敢打赌，你在画修道士的时候，头脑里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吧。"娄凡先生说。

"确实如此。我仅仅想到葛朗台先生，有一天晚上，他一心希望把反对派的新闻记者统统送上绞刑架。我那个驴背上的修道士首先象葛朗台男爵大人。"

"你猜到葛朗台太太的情人是谁吗？"

"她的心这么冷酷无情，我一直认为她是个正经女人。"

"但是，没有情人，她的家庭就会缺少某种东西。彩球落到了克拉帕尔先生手上。"

"是么！我们部里的警察头子吗？"

"The Same（正是他）！通过他，您可以花国家的钱，监视您那位女主人的行动。"

听到这句话，吕西安变得非常沉默，他母亲猜到了他的心思。

“朋友，我看你脸色不好。拿上烛盘去睡吧，以后，一点钟以前一定要上床。”

“如果在南锡遇上克拉帕尔先生，”吕西安暗自想道，“我不用亲眼看到，就可以知道德·夏斯特莱夫人身边发生的事了。如果早一个月认识这么一个人，那会出现什么情形呢？我也许会更早地失去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也许会提前一个月，白天和骗子阁下一起生活，晚上和一个淫妇，巴黎最受尊敬的女人厮混。”

读者可以看出，由于这些想法被夸大到了十分悲观的程度，吕西安在精神上是多么痛苦。痛苦往往使人变得无比凶恶。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一本正经的女人便明白了。

第四十四章

一天傍晚，将近五点钟光景，部长从丢伊勒里宫回来，派人把吕西安叫到办公室。我们的主人公发现他的脸色死一般地苍白。

"亲爱的娄凡，有一件公事，一项对您来说非常棘手的任务……"

不知不觉之中，吕西安脸上露出了毫无商量余地的傲慢神气，部长赶紧补充说：

"……也是非常光荣的任务。"

听到这句话，吕西安生硬傲慢的态度并没有缓和多少。他对赚九百法郎的差事所能带来的光荣不抱奢望。

部长阁下继续说，

"您知道我们有幸在五个警察部门保护下生活……但是您知道得和公众一样肤浅，您不知道怎样使自己的行动万无一失。所以，我请您忘掉在这方面自以为是的东西。为了招揽读者，反对派的报刊不放过任何机会造谣惑众。您千万不要把公众认为真实的东西和我告诉您的事混为一谈，否则，您的行动就会出差错。亲爱的娄凡，您尤其不要忘记，最卑鄙的无赖都有他自己的虚荣心和荣誉感。一旦他发现您鄙视他，那就不好对付了……朋友，原谅我这些罗嗦话，我一心

希望您成功……”

“啊！”吕西安心想，“和卑鄙的无赖一样，我也有虚荣心。两句话何其接近，他一定非常激动！”

部长已经不想再说好话；他忧心忡忡，死灰色的脸上，清楚地显现出他惊慌的目光；总之是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他继续说道：

“该死的N将军一心想当摄政官。如您所知，他是王宫里的警察首脑。但是，这还不够，他还想当陆军部长，以此说明他在最困难的对局中技高一筹；说句实话，在这个可怜的内阁里唯一困难的事，”这位高级行政官员鄙夷不屑地说，“是防止士兵和老百姓建立过于密切的联系，是在他们中间维持敌对的情绪，同时使每个月死亡的人数不超过六个。”

吕西安看了看他。

“包括全法国，”部长又说，“这是内阁会议上确定的数字。到目前为止，N将军仅仅满足于在军营里散布流言蜚语，说普通老百姓和工人明里暗里攻击单独执勤的士兵。下层阶级的人们由于‘甜蜜的平等观念’愈来愈接近，互相尊重，因此，为了分裂他们，军事警察部门不可有片刻松懈。N将军老是缠住我，要我把便衣警察提供给他的消息、小酒馆里发生的争吵、警卫队的粗野举动、酒后闹事等等，一字不漏地塞进‘我的报纸’里。便衣先生们负责监视这些酒后的越轨行为，自己从来袖手旁观。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使我们的秀才大伤脑筋。他们说：‘读这些肮脏的东西，还能希望优美细腻的句子、情趣高雅的讽刺产生什么效果吗？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老一套耸人听闻的小酒店新闻有什么意思呢？读着这些

肮脏的东西，稍稍有点文学修养的读者就会扔掉报纸，同时不无理由地要咒骂几句我们这些卖文为生的人。'"

“应该承认，”部长笑着又说，“秀才先生们不管写得多么天花乱坠，公众反正是不读这些无稽之谈的。什么如果不是邻近的哨兵奇迹般地出现在现场，三个手持军刀的投弹兵差点儿遭到两个泥水工人暗算。我派人把报纸送去贴在军营的走廊里。甚至在军营里，士兵们也嘲笑报纸上的这部分内容。在这种情形下，该死的N将军被肩上的两颗星搅得寝食不安，试图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部长压低声音继续说，“不过，朋友，虽然昨天我们的报纸断然否认，科尔提斯事件却是千真万确的真事。科尔提斯是N将军最忠实的心腹之一，每月的薪饷是三百法郎。他窥测时机，企图抢夺一个傻里傻气的新兵的枪支，经过一个星期准备，终于在星期三动手了。当天夜里十二点，这名新兵被派在奥斯特里茨桥站岗。半个钟头以后，科尔提斯假装喝醉酒的样子来了。他突然扑上去，打算夺取新兵的步枪。这个因为外表傻里傻气而被选中的该死的新兵，迅速后退两步，一枪打中了科尔提斯的肚子。原来，这名新兵过去是多菲内山区的猎手。科尔提斯受了致命伤，但是，叫人难办的是他没有死。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科尔提斯知道他还有三四天活命的时间，谁能保证他在这段时间里不露口风呢？

“上头（指国王）刚才对N将军大发雷霆。很不幸，我也恰好在场。上头说只有我足智多谋，能够恰如其分地了结这桩棘手的事。科尔提斯现在在……医院，如果我不那么出名，

我就自己去看他了，顺便调查一下接近他的人。但是，只要我一露面，就会大大提高这件事的麻烦程度。

“N将军付给保安人员的报酬比我高；原因很简单：他负责监视的那些无赖比内务部警察管辖范围里的流氓更加凶恶。不到一个月，N将军就从我这里挖走了两个人；他们在我这里只有一百法郎月薪，偶尔提供有价值的报告，另加几个五法郎的硬子儿，而将军每月给他们二百五十法郎底薪。我和他说起这些挖墙脚的荒谬做法，也只好陪着笑脸。他今天上午受到训斥，我又当着他的面受到称赞，而且几乎全靠他当垫脚石，他心里一定非常气愤。象您这样的聪明人不难猜到这件事的后果：我的密探在科尔提斯的病榻前发现什么有用的情况，他们会看着我离开格雷南尔路的内务部大厦，过五分钟再把报告送进我的办公室，可是在一个钟头以前，N将军早已从从容容地盘问过他们了。

“现在，亲爱的娄凡，您肯帮助我摆脱这个很尴尬的局面吗？”

稍许沉默以后，吕西安回答说：

“好的，先生。”

但是，他脸上的表情远远不及他的回答这么肯定。吕西安冷冰冰地又说：

“我想，我不必找外科医生吧。”

“很对，朋友，很对，您抓住了问题的症结。”部长赶紧回答说，“N将军已经采取行动，而且行动过火了。这位外科医生是个彪形大汉，名字叫莫诺，在医院附近的咖啡馆里，除了《法兰西信使报》以外，从来不看其它报纸。N的心腹再

三拉拢他，最后甚至拿十字勋章作为诱饵，但是，他狠狠的一拳头使N 的人头脑清醒了许多，而且在医院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知羞耻的东西，'莫诺喊道，'竟然要我用鸦片毒死十三号床的伤员！'"

部长的口气一直很激动，很急促，很直率，接着，他觉得应该象《巴黎日报》一样，说两三句有说服力的话，意思是换了他，他是决不会派人去找这位外科医生的。

部长说完了。吕西安只觉得心烦意乱，经过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他终于对部长说：

"我不想做个废物。如果部长阁下同意，让我以亲属的身分接近科尔提斯，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这个条件对我太不公平啦。"部长亲热地大声说道，确实，一想到放毒，哪怕仅仅是鸦片，他就感到非常憎恶。

在讨论治疗方案时，曾经有人提出使用鸦片为可怜的科尔提斯止痛，他一听脸都白了。

"我们回忆一下，"他非常激动地又说，"在雅法城下，波拿巴将军因为鸦片一事大受指责的情形吧。我们千万不要冒险，让共和派的报纸诬蔑我们一辈子。更糟糕的是，连进入沙龙的正统派报纸也会一起攻击我们的。"

部长真实而合乎道德的冲动减轻了吕西安内心强烈的不安。他想：

"这比在骑兵团里所能遇到的任何事情都糟糕得多。那里，挥舞军刀或者举枪射击，杀害一个迷途或者无辜的工人，好象在……一样；这里，一辈子纠缠在投毒暗杀的丑恶勾当

里，如果我有勇气，危险的形式不同有什么关系？”

他接着坚定地说：

“伯爵大人，我一定协助您。也许，我将因为不能马上病倒，在床上老老实实地躺一个星期以后再来上班，不能因为您的地位改变然后提出辞职而后悔一辈子。部长是个诚实正派（他心里想，应该说过份依赖我父亲）的人，决不会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威逼我，可是，我在危险面前已经退缩得够了。（这句话说得热烈而含蓄。）在十九世纪生活反正都是这么艰难，我也不想第三次改行了。我很明白，我今后将要承受多么可怕的诬陷之词；我知道德·科兰古尔先生是怎么死的。因此，我每采取一个行动，都不会忘记在铅印的陈情书上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伯爵大人，也许，即使是为您着想，让几个挂肩章的人去采取这些行动会更好吧：法国人对身着军装的人特别宽容……”

部长做了一个不耐烦的举动。

“大人，我不想提什么建议，这样做是多余的，而且也太晚了，我更加不想侮辱您。我没有要求您给我一个钟头考虑考虑，我只是很自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得这么诚实，同时又这么有力，以致改变了部长对吕西安的精神世界的看法。

“这是个人材，而且是个意志坚定的人材。”他想，“好极了！我将少咒骂一些他父亲过份的惰息。我们的电报交易从此一笔勾销，至于眼前这一位，我可以凭良心用省长的职位堵住他的嘴。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办法，既可以偿清欠他父亲的债，假如他父亲在这之前还没有死于消化不良的话，又

可以和他的沙龙‘拉上关系’。”

部长换了一种尽量雄壮和大度的腔调。他昨晚刚看过演得非常出色的高乃依的悲剧《贺拉斯》。

“应该回味一下，”他想，“在弗拉维昂宣布决斗以后，贺拉斯和居里亚斯互相对话的语调。”

接着，部长凭借他的资格，一边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边想：此处应找两句诗。

吕西安已经打定主意。

“任何拖延，”他暗自想道，“都是不稳定的因素；卑怯的行为只会增加一个讲坏话的人。”

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他便转身对威风凛凛地走来走去的部长说：

“大人，我已经决定了。内务部在这件事里采取过什么行动吗？”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

“我去看看目前的事态，马上就回来。”

吕西安急忙跑到德巴克先生的办公室，不露声色地请他去各处打听一下有关的消息，然后立即回来了。

“这是介绍信，”部长说，“在各家医院里和您接头的人统统归您领导，这是给您的黄金。”

吕西安走近桌子，准备立一张字据。

“亲爱的，您这是干什么？我们之间还需要字据吗？”部长故作轻松地说。

“伯爵大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有一天会印在纸上的。”好象一个和断头台争夺脑袋的人一样，吕西安神情严重

地说。

他的目光使部长阁下完全失去了潇洒自如的派头。

“您应该有所准备，在科尔提斯的病榻前，您将遇到《国民报》或《论坛报》的人。特别注意不要发火，不要和这些老爷发生冲突。您知道，他们将从中捞到极大的好处，而且，N将军将因此战胜我们内务部。”

“我保证，起码在科尔提斯送命之前，我决不和他们发生冲突。”

“这件事今天就要动手。一切可能做到的事都做了以后，您立即来找我。这是我的行踪。一个小时以后，我要去财政部，然后从财政部去……接着去……如果您能随时告诉我您的行动，我将十分感激。”

“阁下把已经采取的行动全部告诉我了吗？”吕西安意味深长地问了一句。

“我以名誉担保！”部长说，“我对克拉帕尔没有透露过一个字。从我这方面说，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托付给您了。”

“请部长阁下听我恭敬地说一句，倘若发现有警察局的人在场，我就退出来，我无法和这种人一起工作。”

“如果是内务部的警察，我支持您，我亲爱的助手。不过，如果是其它警察部门做蠢事，我怎么向您负责呢？我不愿意，也不能够向您隐瞒任何事情。谁能向我保证，我离开以后，上头没有把同样的任务交待给另一位部长呢？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王宫。《国民报》的文章节制得令人心寒。文章写得很微妙，有一股蔑视一切的傲慢劲儿……在沙龙里，人们会从头读到结尾。《论坛报》的态度完全不同……唉！这个基

佐，怎么不请卡莱尔先生担任国家参事！”

“我似乎觉得，他会坚辞不允的。竞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比出任国家参事强得多。国家参事赚一万二千法郎，可是，他现在畅言无忌，可以拿三万六千。再说，他的名字还家喻户晓呢。但是，就算他亲自来到科尔提斯的床边，我也不和他发生冲突。”

这一段充满真正青年人的特点、表演得非常热烈的插曲，似乎并没有使部长欢欣鼓舞。

“再见，亲爱的，再见，祝您好运。我对您无限信任，请您随时告诉我事情的进展情形。如果我不在这里，就请您费心找一找。”

吕西安迈着坚定的步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仿佛出发去攻击敌人的炮兵阵地一样。但是，两者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他不觉得这是光荣的使命，相反，他看到的是耻辱。

他在办公室遇到了德巴克。

“科尔提斯的妻子来了一封信。这是她的信。”吕西安拿过信读了起来。

“……我不幸的丈夫在医院缺少必要的照料。为了让我尽心竭力给他应有的照顾，无论如何应该派人来替我看管这些不幸的，即将失去父亲的孩子……我丈夫在保卫王权和教权的岗位上受了致命伤……我请求部长阁下主持正义……”

“什么部长阁下，见鬼去吧！”吕西安心想，“我不能让人知道这封信到了我的手里……”

“现在几点钟？”他问德巴克。他要找一个不容置疑的证人。

“六点差一刻。各个处室里已经连人影都没有了。”

吕西安在一张纸上记下时间，接着，他叫来当奸细的侍役。

“如果晚上有人找我，告诉他我是六点钟走的。”

吕西安发现，在德巴克往日非常冷静的目光里闪烁着好奇和跃跃欲试的光芒。

“我的朋友，您很可能是个无赖，”他想，“说不定还是N将军派来的密探呢。”

“你们看到我这身打扮啦。”他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接着说，“我答应去参加一次郊外聚餐。他们会以为我摆老爷架子，故意姗姗去迟呢。”

他看到德巴克的目光一下子失去了神气。

第四十五章

吕西安飞奔来到N医院，门房带着他去找值班的外科医生。在医院的天井里，他遇见两名大夫，在自报姓名和身份以后，他要求他们暂时不要走开。他的态度非常有礼貌，两位先生不经思考就同意了。

“好，”吕西安心想，“这样，我就不会和任何人单独在一起了：这一点十分重要。”

“请问现在几点钟？”他问走在他们前面的门房。

“六点半。”

“这么说，我从内务部到这里只花了十八分钟，有人可以证明。”

找到值班手术医生，娄凡拿出部长的介绍信请他过目。

“诸位，”他对身边的三位医生说，“有人利用一名伤者诽谤内务部，这个伤者名叫科尔提斯，据说属于共和党……其中还说到了鸦片。事关你们医院的信誉和你们作为政府雇员的责任，在伤员科尔提斯的病榻旁发生的事情最好尽量公开。决不能听任反对派的报纸造谣中伤。也许他们会派人来这里。诸位，是不是应该请内外科主任医生来一下？”

于是，他们派了几名见习医生去请两位主任医生。

“是否应该立即派两名护士守在科尔提斯的床边？必须是

‘不会说谎的老实人’。”

在场的一位最年长的医生把这些话理解成四年前的意思了。他指定了两名从前属于圣公会，是十足的流氓的护士，另外一位外科医生暂时离开他们，毫不迟延地去安排两名护士了。

内外科的医生们陆续来到值班室，但是屋里一片沉默，来人一个个神色黯淡。吕西安看到总共来了七个人，他对他们说：

“我以内务部长的名义——我口袋里有他的命令——要求你们象治疗最有钱的人一样为科尔提斯治伤。我觉得，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好处。”

在场的人普遍表示赞成，但是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诸位，我们是否一起去查查病房，然后会诊一下？我请人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一并呈交内务部长大人。”

吕西安的坚决态度使这些先生折服了，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已经安排好晚上的活动，准备把这个夜晚过得更有意义或者更加愉快一些。

“可是，先生，我今天上午已经为科尔提斯作过检查，”一个小脸膛、表情生硬和贪婪的人寸步不让地说，“这个人已经必死无疑，会诊有什么意义吗？”

“先生，我将把您的诊断结果记录在最前面。”

“可是，先生，我这么说，目的不是让人把我的诊断传出去……”

“什么‘传出去’，先生，您忘记自己的身份啦！我有幸向您重申一下我说过的话，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忠实无误

地记录在案。当然包括您说的话，先生，也包括我的回答。”

“我们都很希望治愈伤员。”最年长的医生出来打圆场说。他打开门，大家一起走到医院的天井里，提出异议的医生和吕西安离得远远的。在天井里，又有三四个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最后，当他们开门走进科尔提斯的病房时，外科主任赶到了。于是，大家先进了旁边的一间传达室。

吕西安请主任医生先生跟他走近一盏油灯，向他出示了部长的介绍信，并且简单交待了两句他到医院以后采取的行动。这位外科主任是个十分有教养的人，尽管说话的口气和平民一样夸张，但是反应非常机敏。他明白这件事可能相当重大。

“在莫诺先生到来之前，大家先不要动。”他对娄凡说，“他就住在医院附近。”

“啊！”吕西安想，“就是那个一拳否定了鸦片的外科医生。

几分钟以后，莫诺先生嘟嘟囔囔地来了；他饭还没吃完，心里记挂着早上那一拳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他知道事情的原委以后说：

“唔！先生们，”他对吕西安和外科主任说，“这个人已经死定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他腹部中了一枪，现在活着就是一个奇迹，肚子里不仅留着弹头，而且还有破布片，枪弹填料。我，我知道什么呢？你们很清楚，我没有深入了解他受伤的经过。衣服烧着了，皮肤也灼伤了。”

说着，他们到了伤员身旁。吕西安发现他表情坚定，也没有那副无赖相，不象德巴克那么无赖。

"先生，"吕西安对他说，"我回到家里，收到了科尔提斯太太的这封信……"

"太太，太太，可笑的太太，过一个星期就得去讨饭啦……"

"先生，不管您属于哪个党派，不幸的人是神圣的，部长认为您首先是个受伤痛折磨的人。据说您是个老军人……我是第二十七枪骑兵团的尉官……作为战友，请允许我给您一些小小的临时帮助……"

说着，他在伤员从被子底下伸出来的手中放了两个拿破仑。接钱的这只手热得滚烫，吕西安心里不禁一阵难受。

"这才是说话的样子。"伤员说，"今天上午来过一位先生，说是有希望得到抚恤金……空头支票……毫无实在的东西。可是您，我的尉官，您完全不同，我对您说一句话……"

吕西安赶紧打断他的话，朝在场的七名内外科医生转过身，同时对外科主任医生说：

"先生，我想应该由您来主持会诊。"

"我也这么想，"主任医生说，"如果大家没有异议……"

"既然大家没有异议，我的任务是请您指定一位先生，把我们所做的一切详详细细地作个记录，是不是请您指定一位代表执笔……"

这时，吕西安听到医生们窃窃私语，不满正在建立起来的权威，他于是十分礼貌地说：

"是否请各位发言有个先后。"

他坚定严肃的态度终于占了上风。医生们按常规检查和

询问了伤员。莫诺先生是负责本室和十三号床的外科医生，他作了一个扼要的总结。随后，大家离开病床，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开始会诊，莫诺先生边听边写，与此同时，一个在医学界已经颇有名气的年轻医生按照娄凡的口授作着记录。

在七名内外科医生中，有五人肯定伤者随时可能死亡，最多只能拖延两三天。其中一人建议使用鸦片。

“哈！他就是N将军收买的流氓。”娄凡心里想。

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先生，有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胸前系着两条宽大的饰带。

吕西安从大部分人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意图。他们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建议。

“伤员并没有剧痛的表现。”老医生说。

另一位医生建议在脚上放血，避免内脏大出血。吕西安不懂这个措施里有什么问题，但是，莫诺先生的大嗓门和意味深长的口吻使他一下子明白了。

“放血的后果只有一个，毫无疑问，就是使伤者失去说话的能力。”

“我坚决反对这么做。”一位很有修养的医生说。

“我反对。”

“我反对。”

“我反对。”

“我觉得大多数人反对放血。”吕西安非常激动地说。

“我应该沉着一些。”他心里这么说，“但是怎么忍得住呢？”

会诊书和会诊记录在十点一刻签字。内外科的各位医生

都说要去探视病人，签完字便先后走了。房间里剩下了吕西安和大个子医生。

“我想再去看看伤者。”吕西安说。

“我得回去把饭吃完。您大概会发现他已经死了，可能象小母鸡一样被人宰了。再见。”

吕西安回到病房。黯淡的灯光和污浊的气味令他很不舒服。伤病员们不时发出一两声轻微的呻吟。我们的主人公从未见过类似的情景：在他的心目中，死亡无疑是可怕的东西，但是，它应该是干干净净和堂堂正正的东西。他一直幻想自己象贝亚尔一样，脑袋靠着一棵大树，长眠在绿茸茸的草地上。他和别人决斗时，就是这样看待死亡的。

他看了看表。

“过一个钟头，我又在歌剧院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晚上……再见！”他想。他说着朝科尔提斯的病床走了过去。

两名护士半躺在椅子上，双脚搁着一把破椅子。他们差不多已经睡着了，吕西安觉得他们象喝醉了一样。

他走到床的另一侧，伤员睁大着眼睛。

“重要的器官没有受伤，否则您第一夜都捱不过的。您的伤势远远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

“算啦！”伤员不耐烦地说，似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亲爱的朋友，您可能死，但是也可能活。”吕西安坚定有力，甚至是亲热地说。他觉得这个伤员远远不如那些身挂两枚十字勋章、衣着华丽的先生那么讨厌。“您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或许会伤重不治。”

“中尉，没有‘或许’不‘或许’的问题，我已经‘完蛋’了。”

“不管怎么样，您就当我是您的财政部长吧。”

“怎么？财政部长准备给我抚恤金吗？我说给我……是说给我老婆！”

吕西安看了看两名护士：他们不是假醉，他们确实听不到别人说话，或者说，就算听到也不明白别人说些什么了。

“是的，朋友，条件是‘您不要乱说话’。”

这个垂死的人眼睛一亮，出人意料地紧紧盯住了娄凡。

“朋友，您听见我的话吗？”

“听见了，只要我不被人毒死……我快死了，我完了……但是，您知道，我想在别人给我的东西里……”

“您想错啦。还有，凡是医院给您的东西，您都不要放进口里。您现在有钱……”

“只要我眼睛一眨，这些混……就会把它偷走的。”

“朋友，我把您妻子找来，好吗？”

“唉，……中尉，您是个大好人，我将把那两个拿破仑交给我可怜的妻子。”

“您只能吃您妻子送来的东西。我希望就这么说定了，嗯？……还有，我绝对保证，这里面绝对没有圈套……”

“中尉，您把耳朵靠近我好吗？我不是指挥您！……哎哟，怎么搞的！稍稍一动弹，五脏六腑都疼。”

“唔！相信我吧。”吕西安俯身对他说。

“您叫什么名字？”

“吕西安·娄凡，二十七枪骑兵团少尉。”

“您怎么不穿军装？”

“我获准来巴黎，在内务部长身边担任特派员。”

“您住在哪里？对不起，请原谅，您瞧……”

“伦敦路四十三号。”

“啊！有钱的银行家范·彼得斯-娄凡的儿子。”

“正是。”

稍许有一阵子沉默。

“总之，就这样！我相信您。今天上午包扎伤口以后，我正处于昏迷状态，听见有人向那个高个子、强壮魁梧的外科医生建议使用鸦片。医生骂了一通，然后他们离开了。我张开眼睛，但是视力非常模糊：流血太多……最后，够了！……不知医生是否接受了提议？”

“您肯定您所说的事吗？”吕西安十分尴尬地说，“我不相信时时警惕的共和党……”

伤员看了他一眼。

“中尉，请恕我冒昧，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憎恶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我痛恨和蔑视如此胡作非为的人。”吕西安几乎忘记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大声说道，“请相信我。我为您请来了七位医生，好象为将军治病一样。您想，那么多人能够一起搞阴谋吗？您现在有钱了，叫您妻子或者哪位亲戚来这里，您只能喝您妻子买来的东西……”

吕西安显得很激动，病人的目光始终紧紧地盯着他，虽然脑袋无法转动，但是两只眼睛注视着娄凡的每一个动作。

“总之，就是这样！”病人说，“我在蒙米拉叶的时候，曾经是第三步兵团的下士。我知道，人是迟早要过生死关的，但是我不喜欢被人毒死……我不怕公开我的想法……”

他一改原来的表情又说，“干我这一行应该不怕羞耻。如果他有胆量，在我完成他交待了二十次的任务以后，N将军现在应该站在您这个位置上。您是他的副官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副官的名字叫圣-樊尚，不叫娄凡。”伤者好似自言自语地说，“……和您给我的钱相比，我还需要一样更重要的东西。”

“说吧。”

“如果您确实出于好意，我希望只有您在这里的时候才让人换药……娄凡先生的儿子，供养歌剧院的德·布兰小姐的大银行家……因为，您知道，中尉，”他重新提高声音说，“一旦他们发现我不愿意吞鸦片……在换药的时候，嚓！……用手术刀往这里，往肚子里一捅。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不行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明天，您能不能命令他们，我觉得您是这里的统帅……您为什么要下命令呢？而且没有穿军装！……总而言之，起码让我在您面前换药吧……那个高大魁梧的外科医生说什么来着？这是关键。”

他的神态渐渐模糊了。

“不要乱说话。”吕西安说，“我负责保护您。我马上去叫您妻子。”

“您是个大好人……大银行家娄凡和德·布兰小姐，那是不会讲假话的……可是N将军呢？”

“当然，我决不讲假话。注意，您千万不要再提N将军，也不要提起任何人。这儿是十个拿破仑。”

“一个一个放在我手里吧……我一抬头，肚子这里就疼

得厉害。

吕西安轻声地数着钱，清清楚楚地放到伤员的手里。

“不要出声。”伤员说。

“说得对，不要出声。您一开口，这些拿破仑就会被人偷去了。除了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说话以外，您不要和任何人交谈。我每天来看您，一直到您康复为止。”

吕西安在伤员身边呆了一会，直到他几乎完全睡着。然后，他急忙跑到科尔提斯家住的布拉克路。吕西安找到科尔提斯太太，费了好大劲才打发走陪在她身边的几位邻居大婶。

科尔提斯的女人哭了，一定要让吕西安看看她那些睡得正香的孩子。

“一半自然，一半做作，”吕西安想，“我得让她说话，让她说个够。”

在二十分钟字斟句酌的独白以后——因为巴黎人学习上流社会，憎恶单刀直入——科尔提斯太太最后说到了鸦片。吕西安又听了五分钟一个妻子和母亲对鸦片的看法。

“是的，”吕西安轻描淡写地说，“据说共和党人想让您丈夫服用鸦片。但是，国王的政府关怀着每一个公民。我刚接到您的来信，立即带上七名内外科医生去了您丈夫的病房。这是他们会诊的结果。”他一边说，一边把会诊单交给科尔提斯太太。

他发现她不大识字。

“现在还有谁敢给您丈夫服用鸦片吗？不过，他还是提心吊胆，这样只会使他的伤势恶化……”

“他已经没救了。”她相当冷静地说。

"不，太太，既然过去二十四小时没有发生坏疽，他生还的希望是很大的。米旭将军当年也受过同样的伤。……

"但是，不要再提鸦片这件事了，这只会把事情搞坏。我们应该避免科尔提斯乱说乱动。此外，请您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顾，您可以每天付四十个苏作为报酬，我现在先付一个星期的钱。您，太太，您可以去丈夫身边照料他。"

听到这句话，科尔提斯太太哀婉动人的表情好象一下子消失了。吕西安继续说：

"除非是您亲手准备的食物，您丈夫不能吃也不能碰别的东西……"

"那还用说！先生，医院是很讨厌的地方……可是，我可怜的孩子，我这几个孤儿寡女，他们没有母亲照顾，不知会怎样呢？……"

"您看着办吧，太太，您真是一位好母亲！……我担心的是有人偷他的……"

"谁？"

"您的丈夫。"

"让人偷吧，我已经拿走了他身上的二十二里佛零七个苏。我帮他把烟盒装满了，我可怜的男人，我另外给了护士十个苏……"

"好极啦！真是万无一失……但是，条件是他不要乱谈政治，不要重提'鸦片'这件事，您和他都这么做才行。我已经给了科尔提斯先生十二个拿破仑。"

"拿破仑金币？"科尔提斯太太尖声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太太，二百四十法郎。"吕西安非常冷淡地说。

“不要让他乱说话吗？……”

“如果您和他能满足我的要求，我每天给你们一个拿破仑。”

“二十法郎？”科尔提斯太太瞪大了眼睛说。

“是的，二十法郎，如果你们绝口不提鸦片的事。再说，您看见我这个人了，我就用鸦片治过伤，医生并不想害我。所有关于鸦片的说法全是无稽之谈。总而言之，如果你们乱说一气，如果报纸上登载文章，说科尔提斯担心服用鸦片，或者，说他介绍了自己的伤势以及在奥斯特里茨桥上和士兵冲突的情形，那么二十法郎作罢。如果您和他都不乱说话，我每天给二十法郎。”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明天算起。”

“如果您真的好心，那就从今晚算起吧，我午夜以前去医院。我可怜的男人，只有我能阻止他乱说乱动……莫伦太太！莫伦太太！……”科尔提斯太太大声喊道。

这是一位邻居太太，吕西安当面交给她十四法郎，作为一个星期照看孩子的报酬。娄凡另外拿出四十苏，给科尔提斯太太租车去医院。

吕西安觉得，他所说的那些话即使被人传出去，也绝对证明不了他和建议使用鸦片的人是同谋分子。

离开布拉克路的时候，吕西安松了一口气，他原来以为在这件事办成之前，自己一定会非常晦气。

“我在公众的鄙视和死亡之间航行，”他常常对自己这么说，“但是，我的小船遇险不惊，始终安然无恙。”

第四十六章

最后，在圣-热尔韦教堂的大钟敲响十一点三刻的时候，吕西安重新坐上了双轮轻便马车。他突然感到饥肠辘辘：他的嘴巴几乎没有停过，可是他还没有吃饭。

“眼下该去找部长了。”

吕西安在格雷南尔路的内务部大厦没有找到部长。他留下一张字条，换过马匹和仆人，接着去了财政部：德·韦兹先生来过又走了。

“我也够卖力的。”吕西安心里想。于是，他走进一家咖啡馆吃了晚饭。几分钟以后，他又坐上马车白白去了两趟德·安坦路。他经过外交部，突然想到不妨进去碰碰运气。门房出来回话，说内务部长大人正在外长阁下府上。

但是，管传达的人唯恐打断两位阁下的谈话，坚持不肯为娄凡通报。吕西安知道还有一道后门，但是他不敢去，生怕让部长从前门走了；他已经跑得精疲力尽，不想再回格雷南尔路。他一再要求传达进去通报，但是传达不予理睬。吕西安终于光火了。

“老实说吧，先生，我荣幸地再告诉您一次，我有内务部长大人的特别指示。我是非进去不可的。您尽管去叫警卫队，就是警卫队也挡不住我。我很荣幸地再说一遍，我是行

政法院调查官娄凡先生……”

四五名听差闻声来到客厅门口。眼看不得不动手对付这帮流氓，吕西安心里既失望又非常生气。他灵机一动，自己拉响了门铃，差点儿把门铃的绳子都扯断了。

仆役们忽然变得恭敬起来，吕西安看到，原来是外交部长德·博索布尔伯爵大人来到了客厅。吕西安从未见过这位部长。

“伯爵大人，我叫吕西安·娄凡，行政法院调查官。请阁下千万恕罪。我找德·韦兹先生，足足找了两个钟头。是他特别指示我找他的。我得见一见他，有一件重大紧急的事。”

“什么事……这么紧急呀？”部长挺了挺矮小的身子，十分傲慢地说。

“哼，我要马上打掉你的威风。”吕西安心想。接着，他非常镇静，字字铿锵地说：

“科尔提斯案件，伯爵大人，就是企图在奥斯特里茨桥上抢枪，被打伤的那个人。”

“你们走开。”部长对仆役们说。看到管传达的人站着不动，他又说，“快走开！”

传达走开以后，他对娄凡说：

“先生，不用罗嗦，一说科尔提斯的名字就够啦。”（他说话的口气和姿态无礼得难以想象。）

“伯爵大人，我是个新手。”吕西安一板一眼地说，“在我父亲娄凡先生的社交圈子里，很少有人象阁下这样对待我。我希望尽快结束这种不愉快和不礼貌的局面。”

“怎么，先生，不礼貌？”部长把头昂得更高，更盛气凌人地翹着鼻子说，“您说话得注意分寸。”

“如果您继续使用这种口气说话，伯爵大人，我立即辞职，让我们用剑来看看谁有分寸。大人，狂妄无礼在我面前是吃不开的。”

德·韦兹先生从远处的一间办公室走出来，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听见吕西安说的最后几句话，发现自己很可能是引起争执的间接原因。

“有话好好说，我的朋友，有话好好说。”他对吕西安说，“我亲爱的同事，他就是我和您说起的那位青年军官。别把事情闹大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不把事情闹大。”吕西安说，镇定的态度令两位部长无言以对，“只有一个办法，”他冷冰冰地重复了一遍，“这就是不要再提起这件小事，就算门房向两位阁下通报我来了。”

“好吧，先生。”外交部长德·博索布尔先生挺了挺身子说。

“请阁下多多包涵；但是，只要您多说一句话，德·韦兹先生在这里，我立即向他辞职，而您，先生，我将对您不客气，给您应有的教训。”

“走吧，走吧！”德·韦兹先生慌慌张张地拉着吕西安说。吕西安竖起耳朵，想听听德·博索布尔伯爵大人说些什么，但是他什么都没听到。

一坐上车，德·韦兹先生就以长者的口吻说开了，吕西安要求先把科尔提斯这件事汇报一下。他的汇报很长。吕西

安首先说了说记录和会诊书的事。等他汇报完毕，部长向他索取这两份材料。

“我忘在家里了。”吕西安回答说。他原来想：“如果德·博索布尔伯爵一定要耍性子，这份东西可以证明，我要求立即向内务部长汇报是完全合理的，我不是破门而入乞求恩施的人。”

他们回到格雷南尔路，科尔提斯的事已经说完，德·韦兹伯爵大人又摆出一副长者的架子，继续好言抚慰吕西安。

“伯爵大人，”吕西安打断他的话说，“我从下午五点钟开始一直在为阁下奔忙。现在是一点钟，请您允许我坐上自己的车，它就跟在您的车子后面。我已经累得不能动了。”

德·韦兹先生还是想亲热一番。

“关于这件事，请您不必再说了。”吕西安说，“多说一个字都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部长让他走；吕西安坐上自己的双轮轻便马车，然后叫仆人上车出发：他确确实实非常疲倦。经过路易十五桥，仆人告诉他说：

“部长在后面跟来了。”

“时间已经不早，可他还要回去找他的同僚，我肯定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嘿，我的饭碗保不住了，可是，如果他们撤我的职，我一定要与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拿剑干一场。这些老爷只要喜欢，尽可以没有教养和鲁莽无礼，但是他们必须看准对象。如果是不顾一切想发财的德巴克之流，那很好，如果碰上我，甭想！”

回到家里，吕西安见到父亲手拿烛台正准备上楼就寝。

虽然他渴望听听象父亲这样有头脑的人的意见，但转念一想：

“可惜他已经上了年纪，不要影响他休息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他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父亲笑了。

“德·韦兹先生明天将带你去外交部的同事家里吃饭。你这辈子已经决斗得够多了，但是，现在决斗对你是不利的……这两位老爷也许会在两个月里将你解职，或者委派你出任布里昂松或篷迪歇里的省长。不过，如果这个地处边远的职位于你我都不合适的话，我将使他们有所顾忌，防止这件倒霉的事……或者说，我起码要试一试，并取得某些成功。”

外交部长安排的家宴在第二天才举行，在这段时间里，吕西安心里一直挂着科尔提斯事件，但是他不许德·韦兹先生重提那件“小事”。

吕西安赴宴的第二天，老娄凡先生把科尔提斯事件告诉了三四位外交官。然而，他没有提到科尔提斯的名字，也没有说明迫使吕西安在凌晨一点钟到处寻找部长这件大事的性质。

“为什么那么晚，我只能说这件事与电报生意无关。”他对俄国大使说。

两个星期以后，娄凡先生意外地听说，在社交界悄悄地流传着一个消息，猜测他的儿子是个圣西门分子。为此，他有一天瞒着吕西安，请德·韦兹先生陪他去外交部部长家里走了一趟。

“有什么事吗，老朋友？”

“暂时保密，我想到时让阁下大吃一惊。

去会见外交部长的路上，娄凡先生依旧完全不理睬这位部长朋友的好奇心。

他以十分随便的口气开始了和外交部长的谈话。

“伯爵大人，没有人比我更佩服阁下的才干；应该承认，阁下是个很有手段的人。不称职的行政法院调查官，我的儿子吕西安·娄凡非常荣幸，得到了四十位满身衔头和绶带的大人物的关照，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还有五六位属于最高爵位，靠阁下恩施大发其财的贵妇人。这些可敬的大人物可以悄悄地散布谣言，说他是圣西门的信徒。他们还可以信口开河，说他在关键时刻畏葸不前。他们甚至可以做得更绝，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值得称道的人中间，派两三个身强力壮、身兼数职、喜欢动刀动枪的人去对付他。或者，因为我的苍苍白发而大发善心，有些先生会闷声不响，诸如德·……伯爵大人，德·……先生，有四万年金收入的德·……公爵大人，……侯爵大人，他们仅仅说一句吕西安在一对一的游戏中总是胜利者就算了。所以，伯爵大人，您作为外交部长，我想请您决定一下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娄凡先生兴致勃勃，故意把以此开始的谈话拖了很长时间。从外交部大厦出来，娄凡先生径直去了王宫，国王同意接见他。他对国王一字不差地把刚才和外交部长的谈话重复了一遍。

“过来，”娄凡先生回到家里对儿子说，“我有幸和被你

冲撞的两位部长谈了一次话，让我向你再重复一遍谈话的内容。不过，为了避免第三次重复，我们一起去你母亲的房间吧。”

在娄凡太太的房间举行的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觉得可以向父亲说一句感谢的话了。

“朋友，你不知不觉变得平庸起来了。在这个月里，你使我浪费的时间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托你的福，我这两个星期在交易所做生意特别有‘朝气’，因为，如果两位部长胆敢在你面前翘尾巴，我得随时准备和他们开个玩笑。总而言之，我爱你，你母亲还会告诉你，至今为止，用一句苦行经上的话来说，在你身上倾注着我对她的爱。但是，你必须对我的情意付出一点代价。”

“什么代价？”

“跟我来。”

回到他的房里，娄凡先生说：

“有人诬陷你是圣西门分子，你的首要任务是洗刷掉这个污点。你这副认真甚至望之俨然的样子会使诬陷之词到处泛滥的。”

“那很简单：只要一剑就可以……”

“行，你可以赢得决斗家的美名，大概就这么可悲吧！我求求你，不管有什么理由，绝对不能发生决斗这种事。”

“那怎么办呢？”

“编织一段有名的恋爱故事。”

吕西安一听，脸都白了。

“最起码是这样。”父亲又说，“你应该博得葛朗台太太的

欢心，或者，花费虽然大一些，但是不会那么枯燥乏味，你应该为朱利小姐，戈斯兰小姐，或者……小姐大事挥霍，每天和她们一起混四个钟头。这些钱统统由我出。"

"但是，父亲，我不是已经有幸爱上雷蒙德小姐了吗？"

"她不够出名。别人是这么说的：'小娄凡显然和雷蒙德这个小宝贝搞上了。''雷蒙德小姐是谁？……'应该让人这么说才行：'小娄凡现在和戈斯兰小姐搞在一起啦。''唷！是正式的情人吗？''他发疯似地迷上她了，唯恐失去她……他要一人独占。'

"此外，我无论无何得带你出去走走，起码去十户人家，让人替你的圣西门忧郁症诊一诊脉。"

选择葛朗台太太还是选择戈斯兰小姐，吕西安觉得左右为难。

科尔提斯事件已经妥善处理完毕，德·韦兹伯爵称赞吕西安出色完成了任务。那个过分卖力的特务活了一个星期，始终没有泄露真情。

吕西安向部长请了四天假，去南锡处理几宗有关钱财的事情。近来，他常常狂热地希望重新见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小窗子。部长准假以后，吕西安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母亲，他们觉得让他去斯特拉斯堡作一次短期旅行并无不妥之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南锡这个名字。

"为了不让人觉得你离职时间太久，只要天气晴朗，我将每天下午两点钟去见你的部长。"娄凡先生说。

离开南锡还有两法里，吕西安就心跳得难受，连呼吸都不顺畅了。为了在天黑以后进入南锡，不被任何人发现，他

在一法里外的一座村子里停留了一段时间。虽然还有这段距离，他激动的心情已经完全控制不住了；每当有马车在大路上由远及近驶过，他便觉得这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马车声……

"……多亏你拍来的电报，我赚了一大笔钱。"娄凡先生对儿子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

吕西安发现，和父亲一起吃饭的还有他的朋友厄内斯特·德凡尔瓦。这位朋友神色黯然。他那位曾经答应帮他在政治科学院争取四票的精神导师在维希矿泉不幸去世，在举行正式葬礼以后，厄内斯特突然感到，四个月的辛苦已经付之东流，只落得笑柄一个。

"我一定要成功。"他对吕西安说，"当然，如果我什么时候再追随一位研究院院士，那就得找一个身体好的……"

吕西安很欣赏这位表兄的性格：他只悲伤了一个星期，接着便重新打算，另起炉灶了。厄内斯特在社交集会上说过几次：

"我想到学者德高，有几天感到无限怅惘。这个优秀人物的友情，他的早逝，在我的一生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教我懂得了一个人应该怎么死……我看到，这位智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听到的全是充满基督精神的安慰话。只有在临终的人的床榻前才能评价基督教的真正价值……"

厄内斯特回到巴黎社交界后没几天，对娄凡说：

"你在热恋吧。(吕西安吓得脸色煞白。)当然罗！你很幸福：有人关照你嘛！关键是猜一猜你爱上谁了。我什么都不问你，相反，我很快将告诉你，是哪一双美丽的眼睛使你

如此失魂落魄。幸运的吕西安，你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啊！天哪！有一个大摆筵席，和波佐·德·博尔戈及外交界上层人物来往的父亲，该多么幸福啊！如果我有这么一位父亲，我在这个冬天里就可以成为讲义气重友情的英雄，德高在我怀里死去，也许比他活着对我更加有用。缺少一个象你父亲这样的父亲，就算我创造奇迹也等于零，或者说，最多让人叫我阴谋家罢了。”

吕西安从三位贵妇人口中同样听到了有关自己的传闻。她们是母亲的老朋友，吕西安去她们的二流沙龙，每次都受到很亲切的接待。

庸俗的德巴克得到吕西安特许，可以谈论与事务无关的事情，他告诉吕西安，消息灵通人士都说，吕西安是栋梁之材，但是眼下突然被儿女之情拉扯住了。

“啊！亲爱的，您真是幸运，如果不是‘儿女情长’，事情可难以设想啦！您从中得到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这件外衣将长期保护您不受别人嘲笑。”

吕西安竭力辩白，心里却在说：

“我不幸的南锡之行把一切都暴露了。”

他远远没有想到，人们所说的热恋是他父亲的杰作，自从发生和外交部长有关的意外事件以后，娄凡先生开始真正关怀他了。为了儿子，娄凡先生甚至在寒冷潮湿的日子里还往交易所跑，从他年过六旬的那一天起，还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下这么大的决心。

“如果我老是教训他，整天对他唠叨公务，”他对娄凡太太说，“他最终会叫我倒霉的。我必须避免摆父亲的架子，做

父亲的如果感到厌倦或者爱得太深，只会使儿子徒生烦恼。"

腼腆温和的娄凡太太全力反对把儿子打扮成热恋的样子；她从外界流传的消息中看到一种潜在的危险。

"我希望他过宁静的生活，"她说，"不要太抛头露面。"

"我做不到，"娄凡先生回答说，"说实在话，我做不到。必须让他恋爱，否则，您推崇备至的严肃态度将会对他不利，他只会变成一个平庸的圣西门分子，稍后到了三十岁，天知道他会不会发明出什么新教义。我所能做的事，是让他自已选择今后认真爱慕的美人。是德·夏斯特莱夫人，是葛朗台太太、戈斯兰小姐，还是拿六千法郎的小戏子，下流的雷蒙德？(他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她整天放肆地挖苦我，因为，她常常见到德·布兰小姐，而且比她有头脑得多。)

"啊唷！千万不要提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娄凡太太急忙大声说道，"他会做十足的蠢事的。"

娄凡先生想起了德·泰米纳夫人和托尼埃尔太太，她们都是二十年的老朋友，而且和葛朗台太太关系很密切。多年以来，他照顾着德·泰米纳先生的财产；这在巴黎是帮大忙的事情，由此产生的感激更是无法形容的，因为，在世代相传的官衔爵位犹如落花流水以后，金钱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而不担风险的金钱更加成了难得的好东西。于是，为了打听葛朗台太太近来的心事，娄凡先生找到了德·泰米纳夫人。

德·泰米纳夫人和托尼埃尔太太同住一座公馆，共用一辆马车，但是她们在交谈的时候总要各自留一手。关于她们的答复，我们将去掉其中过于冗长的客套部分，并且把她们

提供的材料作一些归纳。托尼埃尔太太性格刚强，但是有些粗鲁，她是葛朗台太太决定大事的顾问。至于德·泰米纳夫人，她非常温柔，善于随机应变，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她是权威的仲裁人；她缺乏远见，不过，凡是视程之内的东西，她都能洞见症结。德·泰米纳夫人出身上流社会，虽然出过一些差错，但是知错，善于弥补。四十年以来，对于各种事情在巴黎的沙龙里产生的反响，她的判断几乎言必有中。最近四年，有两件不幸的事稍稍干扰了她的客观性：一是在上流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或者说，名门世家的仆人不应该通报的名字；二是她伤心地看到，许多出身名门世家的青年人，她失去多年的孙儿们的朋友，在军队里毫无地位。

老娄凡先生每星期见一次德·泰米纳夫人，或者在自己家里，或者在她府上。他觉得，他应该在德·泰米纳夫人面前认真地扮演好父亲的角色。他甚至走得更远，认为有自己这把年纪，不妨干脆瞒住德·泰米纳夫人，在叙述儿子的经历时完全撇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他把儿子的各种遭遇编织成一个美丽的故事，使德·泰米纳夫人整晚都非常开心，最后，娄凡先生谈锋一转，向她吐露了内心担忧的事，他的儿子进入葛朗台太太的沙龙以来，三个月里整天郁郁寡欢；他担心这个宝贝儿子真情实意爱上葛朗台太太，打乱他的全部计划。因为，一定要让他娶一个……

“奇怪的是，”德·泰米纳夫人说，“葛朗台太太从英国回来以后变化也很大。她的心情一直很压抑。”

娄凡先生先是分别会见德·泰米纳夫人和托尼埃尔太

太，后来又一起会见了她们，为使叙述更有条理起见，我们把他从她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归纳如下，同时补充一些在私人回忆录中有关这位著名的葛朗台太太的记载。

葛朗台太太差不多自认是全巴黎最漂亮的女人，起码，要想说出半打最漂亮的女人，就绝对少不了她。她身上特别出众的地方，是她苗条、柔和和迷人的身材。她有一头无人可及的金色秀发，骑在马背上更加显得英姿飒爽，好象一身是胆。这是一个可以和保尔·韦洛乃兹笔下的威尼斯少女媲美的金发女郎。她相貌漂亮，但是说不上十分杰出。至于她的性格，一般人以为是意大利型的，其实恰恰相反。她的品性与人们所说的温情和冲动毫不相干，然而，她这一辈子天天都在玩弄这些感情。吕西安不止一次听到她为某个在中国传教的神甫的坎坷遭遇长吁短叹，或者为家乡某个“最有名望”的家族的衰败感慨不已。但是在内心深处，葛朗台太太觉得怜悯是最卑劣，最可笑，一言以蔽之，最市侩气的东西。她认为，这是感情脆弱的最突出的标志。她经常阅读德·雷斯红衣主教的回忆录；对她来说，这些回忆录里有一种在小说中找不到的情趣。对她来说，德·龙格维尔夫人和德·谢弗勒兹夫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面临的充满温情和危险的奇遇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如果她们在品行方面善于避免我们通常容易犯的错误，她们的地位会多么值得赞赏啊！”葛朗台太太想。

爱情本身，就其最实际的内容而言，对她来说只是一桩苦差使，只是烦恼。也许正因为她内心的平静，她的气色依旧惊人地好，容光焕发，可以和最美丽的德国女子媲美，健

康和少女般的体态令人赏心悦目。也正因为如此，她喜欢让人在上午九点钟，她刚刚起床的时候见到她。在这个时候，她尤其显得超群绝伦。只是想到这种比喻过份落于俗套，我们才忍痛没有把她比作美丽的朝霞，她红润的面色令任何对手都望尘莫及。所以，她举行舞会总喜欢持续到大天亮才结束，然后打开百叶窗，请客人们沐浴在晨光中共进早餐。如果哪个漂亮女人不知道她暗藏着这一手，跳舞跳得晕头转向，糊里糊涂地留了下来，那么，葛朗台太太就胜利了；这是她在生活中唯一感到飘飘然的时刻，她似乎觉得，使她的对手相形见绌，这是她的美貌唯一有用的地方。音乐，绘画，爱情，她认为它们全是庸俗的小人为他们自己创造的无聊玩意儿。她常常说，她一向喜欢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里欣赏严肃的东西，因为，她同时又不忘补充一句，意大利歌手不属于开除之列。每天上午，她作一些水彩画，而且确实造诣很深；她觉得，这和绣花一样，是上流社会妇女不可缺少的技能，再说它也不象绣花那么枯燥。有一件事突出表明葛朗台太太缺乏高尚的精神：她有一种习惯，可以说一种需要，就是遇人遇事都喜欢比个高低，譬如说，和圣日耳曼区的贵妇人们互相比较。

她曾经说服丈夫带她去英国，一心想看看那里有没有比她更青春美貌的金发女郎，看看自己骑在马上会不会胆怯。在她应邀去居住的优雅的Country seats① 里，她只感到无聊，并没有感到值得担忧的地方。

① 英语：乡间别墅。

在吕西安被介绍和她认识的时候，她刚从英国回来。她在这个国家逗留的日子，破坏了她历来对世袭贵族几近于嫉妒的仰慕情绪；她在精神上毕竟不够超拔，使她未能去争取那些目无贵族的人尊敬自己。在英国，葛朗台太太的身份，是在七月王朝中，一个备受路易·菲利普宠幸的中庸派分子的妻子，但是，她时时感到自己是个"老板娘"。十万里佛的年金收入使她在巴黎出人头地，在英国只不过为她增添了一份庸俗而已。她从英国带回的是极大的忧虑："我不能再做老板娘，我应该做个蒙莫朗西家族的人。"

她丈夫四十岁上下，又高又大，身体非常健康，所以对她来说没有寡居的希望。她甚至没有这么想过：由于优越的地位和自尊，她早已厌恶任何歪门斜道，她鄙视所有罪恶的做法。她要变成一个蒙莫朗西，但是要光明正大，做得象路易十四在诸事顺利时一样八面玲珑。

她丈夫是国民警卫队的上校，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取代罗昂和蒙莫朗西家族，但是就她本人而言，她的地位还有待她自己努力。

一个蒙莫朗西家族的后人，年方廿三，家资钜万，会怎样利用她的地位呢？

但是，问题还不全在这里。

为了在上流社会真正取得和蒙莫朗西一样的待遇，她不应该再做点别的事吗？

赤胆忠心地追随某人，或者象斯达尔夫人一样智慧，或者谱写一段传为佳话的恋情；和王后、阿代拉伊德夫人，或者和象一七八五年的德·波利涅亚克夫人这样的人结为知

已，从而确立在妇女界的领导地位，取得经常设宴招待王后的资格；或者，起码应该在圣日耳曼区结交一个有名望的人。

所有这些可能性，所有这些主意，轮流占据着她的思想，时时压迫着她，因为她虽有韧劲和勇气，相比之下却比较欠缺头脑。而且她不懂得争取别人的帮助。她有两位朋友，德·泰米纳夫人和托尼埃尔太太，但是，她只对她们透露一小部分令她辗转反侧的心事。在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想法中，在她的野心认为绝对可行的最杰出的办法中，有许多是不现实的。

吕西安被介绍和她认识的时候，发现她正在模仿斯达尔夫人，不管什么事都喋喋不休地大发议论，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吕西安十分反感。

在吕西安的南锡之行以前不久，葛朗台太太眼看没有机会实施自己的雄才大略，不禁心想：

“不搞点让痴情鬼倒霉而出名的风流韵事，岂不是坐失当前的优势，放弃出头露面的大好机会么？不论从哪方面设想，让一个知名人物为了忘却我而远渡重洋去美国，而我却从来都视他如敝屣，这种事不是很妙吗？”

葛朗台太太丝毫不带女性的弱点，反复考虑了这个重大的问题，尤其因为这是一个暗礁，许多在财产上，在立身上流社会的方式和历史地位方面一向令她钦佩不已的女人曾经碰得身败名裂，所以她考虑得特别认真。

她最后这么想：“如果不让人迷恋我，无异于坐失稍纵即逝的好机会；但是选择对象是危险的事：为了找一个出身高

贵的朋友，我吝啬过什么吗？娱乐，青春，更不用说钱财，我都在所不惜；我只需要纯净的血统和白璧无瑕的名声。但是，出身宫廷贵族世家的人，没有一个肯和我交朋友。哪里去找一个人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一言以蔽之，让他爱上一个暴发户的妻子？”

葛朗台太太就是这么想的。她有这种本事：和自己理论的时候从不拐弯抹角。我们丝毫看不到虚构的地方，丝毫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她的脑袋里只是回顾过去的各种尝试，各种各样几乎是卑躬屈节的事。虽然她卑躬屈节，结果总是一无所得，无法挽留偶然出现在她的沙龙里的两三个上等人，不出两三个月，这些高贵的老爷登门的次数就减少了。

以上所说的全是事实，然而，设法唤起别人爱的欲念还是对的！

正当她心里这么活动的时候——老娄凡先生对此当然一无所知——一天早上，德·泰米纳夫人来和这年轻的女友寒暄了一个小时，暗中了解这颗心是否惦念着我们的主人公。经过一番侦察，应付过她的虚荣心，或者说野心以后，德·泰米纳夫人对她说：

“我的美人，您使许多人为您痛苦哩。而且您是有选择的。”

“我根本不可能选择，”葛朗台太太非常认真地说，“所以，我连痛苦的骑士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是个高贵的人吗？”

“他只差高贵的出身。”

“出身不高贵，会有真正高贵的风度吗？”她有点儿泄气

地反问道。

“我真喜欢您出众的敏锐！”德·泰米纳夫人大声说道，“尽管人们对‘智慧’，对这种硝镪水，对这种腐蚀一切的液体崇拜得五体投地，您却丝毫不认为智慧可以取代高贵的风度。啊！我们是自己人！但是，我相信您这次的牺牲品非常有风度。确实，他自从来这里以后，一直十分忧郁，令人很难给他下一个断语；因为，一个人轻松愉快的心情，他说的笑话和说笑话的方式，往往可以决定他在社交界的地位。可是，这个因为您而痛苦的人如果出身于大家族，那么毋庸置疑，人们一定会认为他是第一流的人物。”

“啊！您说的是娄凡先生，行政法院的调查官。”

“唔！我的美人，您希望送他进坟墓吗？”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痛苦的表现，”葛朗台太太说，“不如说是烦闷罢了。”

她们没有继续说下去。德·泰米纳夫人把话题转到了政治上面，不知谈到什么问题时，她说：

“您丈夫从不涉足的‘交易所’，是一样最叫人恼火，但是又能左右一切的东西。”

“他不去交易所，已经快两三年啦。”葛朗台太太急忙表白说。

“部长们谁上台谁下台，都是您府上接待的那些人决定的。”

“不过，我才不专门接待这些老爷呢！”(她说话的调子依旧带点儿神经质。)

“亲爱的，您可不要放弃一个有利的地位啊！我们两个人

知道。"她压低声音，亲热地说，"有人仇视这个地位，您不要拿他们说的话来衡量它。从前有过一次这种事，在路易十四时代，资产者曾经一度夺取内阁大权。这件事，您非常爱戴的一位公爵，那个可恶的德·圣西蒙重复过很多遍。科尔贝尔·塞吉埃是什么东西？久而久之，部长们随心所欲，想帮谁发迹就帮谁。今天，是谁在指派部长？是罗特希尔德之流，是××、×××，以及娄凡之流。对了，那天，波佐·德·博尔戈不是说，娄凡先生因为儿子的事对外交部长大发了一通脾气吗？或许还是做儿子的半夜三更去训斥了这位部长？"

葛朗台太太尽其所知说了一遍。她说的几乎全是事实，不过字里行间都倾向于娄凡父子一边。虽说如此，在她的叙述中并没有任何感兴趣，或者表现出有某种特殊关系的迹象，相反，让人看到的是她对娄凡烦恼的样子甚为反感。

当晚，德·泰米纳夫人觉得可以让娄凡先生放心，告诉他在他儿子和美丽的葛朗台太太之间并无相互爱慕或追求的事发生。

第四十七章

老娄凡先生是个大胖子，脸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一头灰白漂亮的卷发。他的外套和背心式样优雅稳重，非常适合上年纪的人，浑身上下给人一种精明强干和自信的感觉。看他的黑眼睛和瞬息万变的表情，人们不会想到他是一个著名的银行家，相反会以为他是一个天才的画家（今天已经绝迹的天才）。他在许多沙龙露面，但是从来只和风趣的外交家（他痛恶严肃的人），以及歌剧院可敬的舞女们在一起消磨时光。他是她们的财神爷。每天晚上，人们都可以在歌剧院的休息室里找到他。他对人们称作“上流”的社会相当冷淡。他曾厚颜无耻，也曾招摇撞骗，因为不如此便无成功可言，但是他已经感到腻烦，而且这种事过于轰动。他只怕两样东西：迂拙的人和潮湿的天气。他为躲避这两样瘟疫般的东西，往往做出一些授人笑柄的事情。确实，时至今日他六十五岁，总是他给人以笑料，不过他不相信罢了。每次在林荫大道散步，经过德·安坦路的时候，仆人都会给他披上一件大衣。根据风力和风向，他每天起码要换五六套衣服，为此，他在巴黎的每一区都有一套住宅。他个性坦白，热情，鲁莽得可爱，相形之下，他的目光就显得稍稍欠缺教养。他有时会忘乎所以，需要时时警惕才不至于做出冒失或者有失体统的事

来。

“如果不是在金融界遇上好运，”深情的妻子说，“您干什么都会一事无成。您好端端地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无意之中却已经致命地得罪了两三个自命不凡的人。”

“我已经克服这个毛病：任何人只要有偿还能力，我的银行随时愿意为他提供一千法郎借款。总而言之，近十年来，没有人和我争辩，我说什么他们都接受。”

娄凡先生从来只对太太说真话，而且毫无保留；对他来说，她是他的第二头脑，甚至比他自己的头脑更可信任。开始，当他的儿子作为第三者在场的时候，他总想强制自己谨慎，但是，这种态度既别扭又破坏谈话的气氛（娄凡太太不喜欢把儿子排斥在外）；后来，娄凡先生渐渐发现儿子的肚子里挺能藏东西，于是在他面前也无所避讳了。

老头儿说话刻毒，令人望而生畏，然而，他的内心是非常开朗的。

就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人们发现他好几天都愁眉不展，坐立不安；晚上，他常常下很大的赌注，甚至在交易所也大冒风险；德·布兰小姐举行的两次舞会他都光临了。

一天夜里，在凌晨两点钟，他从舞会回到家里，看到儿子还在客厅里烤火，他抑郁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出来。

“去把门扣上。”吕西安扣上门回到火炉旁，娄凡先生忧愁地说，“您知道我闹了多大的笑话吗？”

“什么笑话，父亲，我不知道您也会闹笑话。”

“我爱您，您却使我大失所望，因为，受骗上当的事莫过于爱了。”娄凡先生越说越激动，他儿子从未见过他这么严

肃。"在我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只遇见过一次例外，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我爱您母亲，我的生活离不开她，她也从来不曾给我带来任何不幸。我不认为我们是争夺您母亲的对手，相反，我竟然也爱上您了，这就是我一再发誓不要闹的笑话，'您使我彻夜不眠'。"

听到这句话，吕西安变得非常严肃起来。父亲说话从不夸张，他明白一场真正的大风暴即将来临了。

娄凡先生显得特别激动，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经下定决心，在两周之内只字不提令他焦虑不安的事情。

突然，娄凡先生离开儿子走了。

"请您等我一会儿。"他深感痛苦地对儿子说。

他很快回到客厅里，手中拿着一个俄国制的小皮夹子。

"这里面有一万二千法郎，如果您不肯要，我想我们是非吵架不可啦……"

"吵架的理由倒很新鲜，"吕西安笑着说，"事情被颠倒了，还有……"

"是啊，这还不错。您有点儿小聪明。不过，不管怎么说，您必须去热烈追求戈斯兰小姐。但是您不能把钱送给她就一走了之，骑上马跑到默东的树林里，或者跑得无影无踪，这是您高尚的习惯。重要的是和她在一起共度晚上的时间，把您的时间全部贡献给她，重要的是迷上她。"

"迷上戈斯兰小姐！"

"见你的鬼去吧！迷上戈斯兰小姐，或者迷上另一个人，我都无所谓！总之，应该让公众知道您有一个情妇。"

"父亲，您严厉地命令我这么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和父亲说话，也变得这么口是心非啦，而且事关你自己的利益！你见鬼去吧，再也不要回来见我！我相信，只要两个月不看见你，我就不会这么发疯似地顾住你了。你怎么不留在南锡呢！这对你非常适合，你可以征服两三个假道德女人，成为真正的英雄。”

吕西安变得满脸通红。

“但是，按我为你确立的社会地位，你这个严肃，甚至愁眉苦脸的倒霉相，虽然在外省大受欢迎，比时髦还要时髦，可是在这里，你说到头只能做一个该死的圣西门分子，成为糟糕透顶的笑柄。”

“我根本不是圣西门分子。我想我已经向您证实过这一点了。”

“嘿！何必呢，做圣西门分子嘛，你还可以傻上一千倍，但是不要表现出来！”

“父亲，我一定更加健谈，更加开朗，我将每晚去歌剧院两个钟头，不象过去只去一个钟头。”

“一个人能改变本性吗？你什么时候能开开玩笑，变得轻松一些吗？然而，你这一辈子，如果我不帮你调整一下，不在这两个星期里帮你调整一下，别人决不会说你严肃认真的态度是理智的表现，不会说这是好事引出的坏结果，人们只会认为这是有教养的人绝对不能容忍的毛病。可是，在这里一旦得罪了有教养的人，你就得准备你的自尊心每天数十次受人挖苦。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朝自己的脑袋砰的开一枪，或者，如果没有这种胆量，那就躲进缄口苦修院。两个月以前，你就处于这种境地，我费尽心血要你明白，你

使我做了无数青年人做的荒唐事。按你目前这副样子，满脸该死的理智的样子，你很快会把德·博索布尔伯爵变成你的敌人，这只狐狸一辈子都不会饶恕你，因为，如果你在社交界稍露头角，如果你竟敢说真话，你迟早将迫使他和你拼命，这是他不喜欢做的事。在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尽管你该死的理智相连老天爷都搞不清楚，却会有八九个精明能干的人形影不离地跟踪你，他们个个能言善辩，品行端正，在上流社会很受欢迎，此外，他们又是外交部雇用的奸细。你打算通过决斗把他们统统干掉吗？如果你被他们杀了，你母亲怎么办？如果我两个月不见你，鬼才会再想起你呢！对我来说，三个月以来，我随时可能痛风发作，一命呜乎。我天天泡在交易所里，自从放了几只烧水的炉子以后，那地方比从前潮湿多了。为了你，我放弃了押上全部财产进行冒险的乐趣，我是很想这么试一试的。这样吧，你明白地说一句，你肯不肯去热烈地追求戈斯兰小姐？”

“这么说，您是向我仅有的短短的自由活动时间开战了。我并没有不满的意思，但是您夺去了我所有的时间，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可怜虫象我这么忙碌，我把去歌剧院和沙龙聚会都算作工作，而且是最艰难的工作，如果我随心所欲的话，人们两个星期也看不到我去一次的。厄内斯特的抱负是进入学士院，德巴克这个小流氓想当大法官，这是他们行动的支柱；我呢，我做这些事，唯一的愿望是向您表达我感激的心情。因为，对我来说，起码我这么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有七八千里佛的年金，生活在欧洲和美洲，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喜欢就住上一年，不喜欢就住一个月。我觉得，在

巴黎生活所必须的江湖骗术很荒谬，然而看到它们得逞，我心里非常沉重。即使是有钱人也得装腔作势，要时时警惕不让人抓住笑柄。可是我，我丝毫不想从别人对我的看法中得到幸福，我的幸福是每年来巴黎住一个半月，看看在绘画、戏剧、技术、漂亮的舞女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由于这种生活，人们将会遗忘我，在这里，在巴黎，我就会象一个俄国人或英国人一样。如果不做戈斯兰小姐幸福的情人，我不能去您同意的地方旅行六个月吗？譬如说让我去堪察加，去广州，去南美洲？”

“六个月以后，在你回来的时候，你将发现你的名誉一落千丈，你那些可憎的恶习将取代你无容置辩，但是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的业绩。对一个人的名誉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情形，你愈是逃避造谣中伤，它愈是高兴。随后，你将不得不重新吸引公众的注意，用使伤口重新发炎的方法治疗创伤。你听懂我的话吗？”

“唉，听懂啦！我明白，您不同意我用六个月旅行或坐六个月班房来交换戈斯兰小姐。”

“啊！你好象变得懂道理了，感谢老天爷！但是，你要明白我不是怪人。我们一起来考虑考虑吧。德·博索布尔先生控制着二三十个，也许是四十个外交间谍，都是很有教养的人，有好几个还是非常上层的社交人物；他有一些志愿的间谍，例如收入四万里佛年金的德·佩尔特。德·沃台蒙亲王夫人也听凭他吩咐。他们足智多谋，大部分人在十一二个部长手下出过力，这些部长是他们研究得最仔细最用心的人。从前，他们在互相切磋问题的时候，曾经被我撞见过。其中两三个

和我有债务关系的人甚至还征求过我的意见。有四五个人，例如你在我这里见到的N伯爵大人，他们一打听到消息就想搞公债投机，但是往往没有足够的钱补偿差额。我总是这里那里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帮助。最后，统统告诉你吧，两个星期前，他们向我承认，博索布尔这个家伙对你'怀恨在心'。人们都说，除非有获得勋章的机会，他才一身是胆。也许，他因为在你面前显得软弱而感到羞耻。他为什么恨你，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他恨你，这是你的光荣。

"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已经放出谣言，说你是圣西门的信徒，说你因为爱我才勉强出入上流社会。等我死了以后，你再炫耀你的圣西门主义，或者当什么新学说的开山祖师吧。

"我不敢说，即使博索布尔仅仅恨在心里，他的某个奸细也不会象从前有人帮助爱德华三世反对贝克特一样帮助他。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人尽管出入坐豪华的四轮马车，却常常窘迫得需要五十路易的赏赐，如果能够靠帮人决斗赢得这笔钱，那是求之不得。我忍不住要和你谈谈，关键还是这一段话。无赖，你叫我做了十一年来未做过的事：违背自己的诺言。正是由于把你送去'见老祖宗'就可以得到的一百路易奖赏，我才避开你母亲和你说话。她如果失去你，她就完了，无论我干什么都将白搭，没有任何事情能给我带来安慰；(他夸张地又说）我们这个家庭也将从地球上消失。"

"我非常害怕您是在取笑我，"吕西安说，他的声音好象每说一个字都要消失似的，"您每次挖苦我，我总觉得那么亲切，以至在一个星期里还要把您说的挖苦话对自己重复好多遍，

结果，我身上的靡非斯特总是战胜积极的一方。如果您不耻笑我，我有话就敢直说了。有一件事，您一定知道，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请您不要拿它来挖苦我。”

“喔唷！这倒是新鲜事。我决不对你重提这件事。”

“我希望，”吕西安低头望着地板，短促而迅速地说，“忠实于一个没有到手的情人。我和雷蒙德小姐在一起始终提不起精神，所以，我几乎一点儿都不为她感到内疚；然而……（您该耻笑我了）她却常常使我责备自己……一想到她那么可爱……一想到我不去追求她……我太可悲了；我常常想到自杀，因为我感到万念俱灰……报答您的慈爱仅仅是我应尽的相比之下并不十分困难的义务。我的精神只在可怜的科尔提斯的病床边，完完全全地放松过一阵子……可是花了多大的代价啊！我临深履薄，随时可能做出可耻的事情……您也许会嘲笑我。”吕西安说，壮着胆子偷偷抬头看了一眼。

“怎么会呢！一个人有强烈的爱是幸福的人，哪怕象塔列曼·德·雷欧①笔下那个西班牙人一样爱上钻石，他也是幸福的。上年纪的人就是缺少热情，缺乏想象力和爱情。我把缺乏热情放在体力衰退前面。我希望恋爱，哪怕是巴黎最丑的厨娘，并且希望她响应我的热情。我会象圣·奥古斯坦一样说：Credo quia absurdum② 你的爱愈是荒谬，我愈是羡慕你。”

“我求求您，任何时候都不要影射那件荒唐的事，虽然只有我一个人明白。”

---

① 法国回忆录作家（1619—1692）。

② 拉丁文：“我相信，正因其荒谬。”

"我绝对不说！"娄凡先生说。吕西安从未见过他的表情变得如此庄严。这是因为娄凡先生从来不是一个真正严肃的人；当他眼前没有人可以嘲笑的时候，他就嘲笑自己，往往连娄凡太太都蒙在鼓里。娄凡先生的表情变化使我们的主人公很高兴，同时也更使他软弱。

"唔！"他接着说，声音比刚才自信了一些，"如果我向戈斯兰小姐，或者向任何一位有名气的小姐献殷勤，我迟早会弄假成真的，这是我害怕的事。我找一个正派女人，不也是一样吗？"

这时，娄凡先生哈哈笑了起来。

"别……别……生气，"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恪守我们的协议，我……不是……笑你在这方面有所顾忌……你哪里去找……正派女人？……啊！天哪！（他笑得流出了眼泪）一旦有一天……那个正派女人公开表明接受你的爱情，幸福的时刻终于降临……你这个恋人怎么办呢？"

"我将严厉地责备她违背道德。"吕西安非常冷静地说。"这样做和这个注重道德的时代不是很相称吗？"

"要想真的开个玩笑，你应该去圣日耳曼区找这个情妇。"

"可惜您不是公爵，可惜我不懂得如何装得聪明活泼，精心掌握三四条荒谬绝伦，在我们已经够愚蠢的中庸派沙龙里都受到嘲笑的偏见。"

吕西安说着说着，突然想到自己不知不觉地说了不该说的话；他立即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无可奈何地说：

"怎么！父亲，热烈的爱情，而且要锲而不舍，始终如一，时刻不忘吗？"

“正是这样。”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子离开我！”①

“但是你要明白我的苦心。

你自己判决，你自己选择刑罚吧。”

（《西那》第五幕第一场）

“我同意，如果找一个既虔诚又有特权的贞淑女人，开这样的玩笑当然更好，但是你不够条件。再说，权力这件好东西正在离开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好吧！在我们这些通过镇压七月革命或者窃取革命成果，日渐发达的新贵族中间……”

“啊！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啦！”

“唔！”娄凡先生十分坦白地说，“你去哪里找更好的呢？她不就是‘仿照’圣日耳曼区的道德标准造就的贞淑女人吗？”

“正如唐璜不是大贵族，而是‘仿照’的大贵族一样。啊！我觉得她实在太可笑了；我永远无法做热恋葛朗台太太这种事。天哪！有谁象她这么喋喋不休啊！有谁象她这么自命不凡啊！”

“在戈斯兰小姐那里，你将遇到一些没有教养的讨厌的人。而且，她越是和你爱过的人不同，就越是不会朝三暮四。”

娄凡先生在客厅的另一头来回走了走。他心里责备自己说了这句含沙射影的话：

“我违背了协议，这是不好的，非常不好！怎么！甚至对我的儿子，我都不能想到什么说什么吗？”

---

① 引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我的朋友，我刚才这句话毫无意义，我今后一定注意。啊，一下子三点钟了。如果你作出牺牲，那也仅仅是为了我。我决不会象先知一样对你说，你几个月来一直神思恍惚，一旦走出梦境，你将因为外界面目全非而大吃一惊……你相信自己的感觉，永远超过相信我的话。因此，凭我的爱，我只敢要求你为我牺牲六个月的时间；只有第一个月的滋味不大好受，然后，只要不被贞洁得可怕的葛朗台太太赶出大门，你将慢慢习惯这个只有少数几个勉强过得去的人出入的沙龙，如果被她赶出来，我们再另找一个贞淑的女人。你有勇气签订为期六个月的保证书吗？”

吕西安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没有回答。

“如果你想签订这项协议，我们马上签字，你将给我一个安乐的晚上，因为（他脸上带着笑容）两个星期以来，为了您这双美丽的眼睛，我一直没有睡过觉。”

吕西安停下脚步，看了看父亲，接着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老娄凡先生非常感动：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吕西安依偎在父亲怀里说：

“这是您要求我作出的最后一次牺牲吗？”

“是的，朋友，我向你保证。你使我感到幸福。再见。”

娄凡仍旧站在客厅里陷入了沉思。一个向来冷漠的人竟然动了真情，说出如此感人的话：你使我感到幸福，此情此景在他心里激起了极大的反响。

但是另一方面，他觉得向葛朗台太太献殷勤是一件恐怖的事，是无穷的憎恶、苦恼和灾难。

“被迫放弃世上最美丽最动人最崇高的人，”他想，“难道我的命运还不够悲惨么；今后，我必须和庸俗低下的人，和每时每刻都装腔作势，恰恰使人想到在当今世界上一切最平庸、最粗俗、最可恶的现象的人在一起了！唉！我的命运真叫人难以忍受！”

“听听理智是怎么说的吧，”他突然这么想，“即使我对父亲毫无感激之情，严格地说，我也应该服从他。总而言之，事实证明厄内斯特说的话是对的：我没有每月挣九十五法郎的本事。如果父亲不提供我在巴黎生活所必须的费用，那么，我为了挣钱糊口而做的事，难道不比追求葛朗台太太更艰难吗？是的，要难上成千上万倍。何必自欺欺人呢？

“在她的沙龙里，我可以想问题，我可以见到稀奇可笑的人，可以见到著名的大人物。如果把自己钉死在阿姆斯特丹或者伦敦的某个分行里，我的脑筋就得整天束缚在帐目信函上，一不留神就会出差错。我宁可回去过军营的生活：白天操练，晚上打弹子。有一百路易膳宿费，生活就挺不错了。可是话又说回来，谁给我这一百路易呢？母亲给。万一她没有呢，靠出卖我现有的财产和每月赚九十五法郎，我能生活下去吗？”

吕西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了很久，希望最后能找到答案，同时避开另一个问题，一个更加可怕的问题：

“明天，我怎么向葛朗台太太表示爱情呢？”

这个问题慢慢地引起了他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深情的怀念。美好的回忆令他入迷，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

“那些事情等明天再做吧。”

其实，所谓明天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当他吹熄蜡烛的时候，满街满巷的嘈杂声已经宣告又一个冬日来临了。

他那天在格雷南尔路的办公室，在交易所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到两点钟，他还在逐条审查处理国民自卫队的有关文件。必须让国民自卫队担任的任务愈来愈无聊，因为，靠国民自卫队维持统治行吗？多日以来，部长已经养成习惯，把各旅旅长的报告交给娄凡仔细研究，其实，研究这些报告并不需要理智和公正，需要的只是透彻地了解约束内务部的四万四千条法令、决议和通告。部长把吕西安的报告叫做"摘要"；这些摘要往往长达十几页。吕西安为他的电报交易忙得不可开交，往往被迫把好几份摘要压下来，于是，部长批准他请两名文书，并且把办公室的后半间辟了一半供他使用。但是，在这种必要的安排下，未来的文书将和讨论机要大事的地方只有一板之隔，确实地说，这是有一层隔音壁的一板之隔。真正的困难是找到守口如瓶，以名誉担保不向可憎的《国民报》提供文章，即使是匿名文章的人。

吕西安在各个处室物色人选，但是一无所获，他突然想到综合技校的一位老同学。这是一个终日沉默不语，曾经想当工厂主，因为受过高等教育，便自以为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高夫，是学校里最不爱说话的人，内务部只花八十路易就把他请来了。吕西安去请他的时候，他还在圣·贝拉吉监狱，而且是先付了一笔钱给债主们才把他保释出来的；但是，高夫保证尽力工作，更重要的是，人们在他面前说话尽可以放心。由于高夫的帮助，娄凡有了喘息的机会，有时还可以暂时离开办公室十来分钟。

高夫是个矮小、神经质、瘦弱、易惊好动的人，头顶几乎已经完全光秃。才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看上去却象三十六岁了。他穷得一无所有，但是十分正直，愤世嫉俗之心形于颜色，脸上的表情只有在埋头工作时才变得比较开朗。高夫在大学时以深沉渊默出名；但是，他灰色的小眼睛骨碌骨碌地转个不停，替他说出了他不想说的话。他蔑视这个时代，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值一顾。不公正和荒谬的世道使他不想生气也得生气，随后，他又因为自已不必要的生气，因为自已成为维护荒谬下流，打击绝大多数人的工具而生气。高夫几乎唯一的财富是他在综合技校的军阶。被学校开除以后，他变卖了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用拼凑起来的三千法郎小资本做起了小生意。生意破产以后，他被送进圣·贝拉吉，如果不是有人搭救他，他得再等五年才能重返人间过穷困潦倒的生活。他有个打算，什么时候能够积攒四百法郎年金，就什么时候隐居普罗旺斯。

一个星期以后，德·韦兹伯爵收到了五六封告发高夫先生的匿名信。不过，高夫一离开圣·贝拉吉，吕西安就瞒着他，把他置于内务部警察首脑克拉帕尔先生的监视底下了。事实证明高夫先生和自由派报纸毫无联系；至于所谓他和亨利五世政府委员会的关系，部长当着高夫的面也是一笑了之。

“您去他们那里捞几个路易花花吧，我不介意的。”他对这位职员说。高夫觉得十分刺耳，因为意外得很，他是一个正派人。

高夫不禁喟然长叹一声，部长接着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希望我特别照顾您，制止这些临时雇员写匿名信，他们非常眼红娄凡先生给您的这个位置。好吧！”他对娄凡说，“写一张授权书给他，我签名，让他有权要求各个处室‘立即’抄报秘书处需要副本的材料。”

这时，一份来自西班牙的电报打断了部长的话。这份电报同时打消了娄凡进行内部整肃的想法。他立即坐上马车，直奔父亲的公司，接着又从公司跑到交易所。象往常一样，他没有亲自进入交易所。在邻近的一家书店里，他一边读一些新出的小册子，一边等手下人送来消息。

突然，他看见父亲的三名听差。他们到处找他，交给他一张写着两三行字的纸条：

> 速去交易所，亲自出面停止一切交易，要立即停止。把证券抛出去，蚀本也抛。处理完毕即来找我。

这道命令使吕西安惊讶不已，但是他立即执行了。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完成任务以后，他赶紧回到家里找到父亲。

“唔！事情收拾妥当了吗？”

“全收拾妥当了。可是，为什么取消这笔生意呢？我觉得很好么。”

“这是有史以来一笔最好的生意。可以赚三十万法郎。”

“那为什么中途缩手呢？”吕西安不安地问道。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娄凡先生心怀鬼胎地回答说，“如果你懂得问部长的话，他会告诉你的。你马上去安慰安慰他，他快要急疯啦。”

娄凡先生的表情大大增加了吕西安的好奇心。他赶紧奔

回部里，找到正焦急不安地等着他、在上了两道锁的卧室里大步地踱来踱去的德·韦兹先生。

“这个人真胆小。”吕西安想。

“唔，朋友，怎么样？您把交易所的生意全停了吗？”

“是的！全停了，我以大约亏蚀一万法郎的差额全让给鲁荣了，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他。”

“啊，亲爱的朋友，我愿意牺牲一张五百法郎，甚至一千法郎的票子，把失去的东西要回来，不要让人知道我根据这份该死的电报采取过任何行动。您能去赎回这一万法郎吗？”

部长的表情在说：“去吧！”

“如果我不趁他失去理智的机会问出个结果，那我就什么都别想知道了。”吕西安想。

“说实话，我不知该去哪里找他，”吕西安说，显出不愿坐上马车四处奔忙的样子，“鲁荣先生在城里吃饭。我最多可以在两个小时以后去他家里走一趟，然后去托尔托尼附近找一找。但是，部长阁下能不能告诉我，要我这么辛苦四处奔走，甚至得花上我整个晚上的时间，是什么原因吗？”

“我什么都不能告诉您，”部长阁下说，脸色变得十分不安，“但是，长期以来，我始终不怀疑您是个谨慎的人。这件事我自己知道就行了；而且，”他又说，脸上露出恐怖的神情，“我意外地知道了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意外，非常巧合的奇迹。对了，明天，您一定要帮我做件好事，去买一只漂亮的坤表……”

部长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二千法郎。

“这儿是二千法郎，把事情办得体面一些，必要时可以花

它三千法郎。花这笔钱可以买到象样一点的货色了吧?”

“我想是的。”

“唔！还得为这只坤表配一条金链，另外，派一个可靠的人，带上巴尔扎克的一本带单数的小说，三，一，五，把表和金链送去给拉韦内太太，地址是圣安娜路190号。现在您什么都知道了，朋友，还要请您帮个忙。不要半途而废，把我那一万法郎搞回来，不要让人飞短流长，起码不要让人抓住把柄向主管方面告发，说我利用电报做过生意。”

“部长阁下在这方面不必有任何顾虑，请您尽管放心吧。”吕西安一边说，一边十分恭敬地告辞了。

吕西安很容易便找到了鲁荣先生，他正在四层楼上和妻子儿女安安心心地吃饭。当晚在托尔托尼咖啡馆，吕西安保证付给鲁荣先生卖出的差额，款子大约在五十至一百法郎之间，于是这桩交易的一切痕迹便化为乌有了。他随即写了一张字条，把结果告诉了部长。

吕西安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快吃完晚饭。从鲁荣先生住的胜利广场回到伦敦路，他感到一身轻松，晚上在葛朗台太太沙龙的苦差使，在他心目中也变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些人总是把事情想象得难乎其难，他们首先应该去做而不是去想，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我天南地北乱扯一通就行了，”吕西安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的，坏的，很坏的。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葛朗台太太这个崇高的人物觉得我风头十足。因为，首先应该风头十足，然后才谈得上温情，送礼首先得看礼物的价钱，否则就会被人家瞧不起。”

第四十八章

“妈妈，请原谅，我得去胡说八道了。”将近九点钟，吕西安离开母亲出去了。

吕西安走进葛朗台公馆，好奇地观察着门房、院子和楼梯。他即将在里面施展身手。周围的一切华丽昂贵，但是过于新式。在进门的大厅里，一座嵌着金色钉钮，稍显陈旧的蓝色天鹅绒屏风仿佛在告诉来人：“我们不是新近才发达的……”但是，葛朗台家族的人想的是投机，并不重视屏风在大厅里对来人说些什么。

吕西安看到葛朗台太太和几个至亲好友在一起。这时，在她接待客人的小巧玲珑的圆形客厅里总共有七八个人。时间还早，这时候来到葛朗台太太府上是太早了。吕西安清楚这一点，但是他故意要表现出一颗“热恋的心”。葛朗台太太顺着别人手中举着的烛光，正从各个角度仔细欣赏泰纳拉尼雕塑的克莱奥帕特半身像，这是国王派驻罗马的大使刚给她送来的礼物。埃及女王的表情朴实高雅。在场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个个赞不绝口：

“她暴露了他们的庸俗相。”吕西安想，“这些灰白头发、面目粗鄙的人似乎在说：嘿！谁有我这么优厚的俸禄啊！”

一位与主人家交往甚深、随和的中间派议员提议打弹子。吕西安听出了他的粗嗓门，在众议院里，偶尔有议员提出宽宏大量的议案，率先大声嘲笑的那个人就是他。

葛朗台太太赶紧按了按铃，吩咐仆人点着弹子房的灯.吕西安似乎觉得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全变了。

"应该有所打算，"他想，"哪怕是最可笑的打算也行。她的身材苗条迷人，打弹子恰好可以提供各种机会，让她表现出各种最美妙的姿势。奇怪的是圣日耳曼区崇尚清规戒律的人没有想到禁止这种游戏！"

在打弹子的时候，吕西安开始说话，而且几乎没有停过口。他说的话虽然平淡沉闷，但是很受欢迎。随着在受命讨好葛朗台太太时产生的困惑渐渐消失，他的兴致愈来愈高了。

开始，他说的话全无新意，只是兴致勃勃地嘲笑自己说的一些事情：店堂后间的幽灵，尽人皆知的趣闻，报纸上的新消息……

"她有可笑的地方，"他想，"然而，她已经养成了某种程度的机智风趣的习惯。在这里应该说一些有趣的事，而且不能太陈旧，应该笨拙地论述一些细腻的问题，例如，比较拉辛和维吉尔作品中的爱情，评论莎士比亚从中取材的意大利故事；说话绝对不能太急太快，否则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是，我的目光也许不在此列，尤其是热恋的目光。"他一边想，一边几乎不加掩饰地欣赏着葛朗台太太各种优美的姿势。

"天哪！德·夏斯特莱夫人如果撞见我的目光，她会怎么想啊！必须忘掉她，我此时此刻才能幸福。"

娄凡心里这么说。他推开这个不祥的想法，但是多少有些迟疑，甚至来不及掩盖他非常激动的眼神。

葛朗台太太恰恰也相当特别地注视着他，她的目光中丝毫没有亲切的成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她十分惊讶；她清楚地记得，几天前德·泰米纳夫人曾经说过吕西安对她一片痴情。她惊讶自己当初会觉得，德·泰米纳夫人说的话象天方夜谭一样。

“确实，他的模样挺不错。”她想，“举止谈吐非常高雅。”

在打弹子的时候，吕西安随手捡了个六号球。五号是一个显然暗中热恋着女主人、沉默寡言的高个子青年，葛朗台太太是四号。娄凡处心积虑要把五号杀出局，在如愿以偿以后，轮到他跟着葛朗台太太，并且负责击败她。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使命。吕西安不断地尝试最难打的招数，不幸的是，他始终无法击落葛朗台太太的球，不但如此，还几乎次次都使她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葛朗台太太十分得意。

“让她赢二十法郎吧，”吕西安心想，“说不定这个体态轻盈，但是象女仆一样头脑简单的人会忘乎所以呢？这盘弹子快打完了，看看我的猜测是不是有根据？”

吕西安有意输了，于是轮到七号和葛朗台太太对局。拿七号球的是一位目前正在休假的省长，此人喜欢吹牛，事事不甘落后，甚至宣称打弹子也是他的拿手好戏。这个自命不凡的人不停地哗哩哇啦，一下子说下一棒怎么打啦，一下子又吓唬葛朗台太太，说要击落她的球或者把她逼上绝路。

葛朗台太太看到娄凡出局大大改变了她的命运，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许多，俊秀的嘴角撅得高高的。

“哈！这就是她生气的样子！”吕西安想。

在无情的省长逼使她打出第三个坏球以后，葛朗台太太不无遗憾地看了看吕西安，吕西安望着因失败而痛苦的葛朗台太太的优美姿态，以他贪婪的目光大胆地作出了反应。他虽然已经被逐出局，但是依旧热心地围着弹子台打转，不安地注视着葛朗台太太的弹子球。在这一局比赛里，只剩爱吹牛、声称一定要赢的省长和她了，吕西安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相当可笑的热情，支持她找省长的碴儿。

葛朗台太太很快输了，但是吕西安在她的头脑里留下的印象之深，使她觉得应该不失时机，根据象牙球从弹子枱边沿反弹的角度，和他一起深入地分析一下几何学的原理。吕西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啊！您是综合技校的学生，不过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因此，您的几何学大概不太行吧。”

吕西安举了一些实例。他们一起在弹子台上比比划划。葛朗台太太不时地发出一阵阵银铃般的赞叹声，并且趁此机会又摆出各种优美的姿势，它们是那么动人，令吕西安有一次想道：

“戈斯兰小姐也不过如此吧。”

他这么一想，心里舒服了很多。葛朗台太太中断纸上谈兵，要求吕西安和她真枪实弹地打一盘。她感到他很有意思，因为他使她产生一种新奇的感觉。“我怎么都明白不了，”她想，“天哪！一个本来最可爱的人，因为害羞会变得傻里傻气的样子！”

将近十点钟，络绎不绝地来了许多客人。按照习惯，一

般有些名望的人凡是途经巴黎，大多会被介绍和葛朗台太太见见面。在她认识的人里，唯一缺少的是真正出名的艺术家和真正属于第一流的大贵族。所以，报纸上一发表他们到达巴黎的消息，葛朗台太太心里就不舒服，甚至有几次，她还针对他们说了一些近乎共和派说的话，这使她丈夫非常不安。在十点半钟左右，这位她自己选择、受国王恩宠的丈夫，陪着一位部长来了。接着，又来了第二位部长，接踵而至的是三四位在议会里最有影响的议员。当时已经在场的五六名学者开始向部长，甚至也向议员低三下四地大献殷勤。但是，学者们很快遇到了对手，就是两三个有名的文人。这些人拍马的手段表面上不那么卑躬屈节，实际上也许更加奴性十足，只不过用彬彬有礼的外衣掩盖了卑劣的灵魂。他们细声细气、不断地说着婉转优雅的恭维话。爱吹牛的省长被他们的口才吓得不敢作声了。

“我们在家里嘲笑的就是这些人，”吕西安想，“可是他们在这里非常吃香。”

巴黎的大部分名人先后来了。

“只少了那些充当反对派的聪明人。不知怎么才能充分估价人这种肮脏的东西。但是，在这么多名人中间，我的统治快结束了。”娄凡想。

这时，葛朗台太太从客厅的另一头走过来和他搭话。

“这可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他笑着想道，“为什么她对我这么关心？她应该做这种事吗？难道我是公爵，连自己都不知道吗？”

在客厅里，议员愈来愈多。吕西安发现，他们一个个说

话盛气凌人，谁都想炫耀一下自已。他们昂起头发灰白的脑袋，千方百计做一些出人意外的举动。其中一个把漂亮的金质玩偶盒放在牌桌上，让玩偶的头轮流转向三四位邻座的人；另一个坐在椅子上，椅子脚不停地摩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根本不顾旁边的人耳朵是否受得了。

“他们那副顾盼自雄的神气，”吕西安心里说，“活象那些刚刚续订了一份有利的契约书的大财主。”

过了一会儿，那个坐在椅子上发出刺耳响声的人来到弹子房，向吕西安借他正在浏览的《法兰西新闻》。为了这么一件小事，这个人的态度竟然这么奴颜婢膝，我们的主人公不禁动了恻隐之心：这一切使他想起了南锡。吕西安的目光凝滞了，两眼睁得大大的，他的嘴巴也完全失去了文雅礼貌的模样。在他左右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一个名气很大的作家正在讲述一件非常有趣、有关《阿纳夏西旅行记》的作者巴泰勒米神甫的轶事；说过巴泰勒米神甫，他接着讲马蒙泰尔的故事，随后又是德利尔神甫的轶事。

“气氛轻松，但是本质冷酷和可悲。这些院士，”吕西安想，“仅仅是些靠取笑前辈为生的人。他们死后，在继承人眼中又是破产者：他们连干点儿傻事的胆量都没有。在德·奥干古尔夫人府上，德·安坦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在这里，我根本看不到这种活泼狂热的影子。”

那位作家正开始说第四个故事，这次是关于托马斯的笑话，吕西安终于按捺不住，转身经过一条摆满半身像，主人有意将光线保持得或明或暗的走廊，回大客厅去了。

“在她心血来潮装扮斯达尔夫人的时候，如果不加入她那个圈子，那我也太无情无义啦。”

吕西安没有怎么等待。那天晚上，有人向葛朗台太太介绍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学者，这个人瘦得出奇，一头浓密的金发在额前分成左右两撇。葛朗台太太对他谈起德国人全凭偶然的杰出发现：在以荷马的名字闻名于世、布局巧妙令书呆子们叹为观止的史诗中，也许只有一小部分是荷马的作品。她大大赞扬了亚历山大学派。客人们团团围在她的身边。随后，大家谈到基督教的早期文物。葛朗台太太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嘴角也挂了下来。

利用和路易·菲利普宫廷的一位女财主交谈的机会，这位新介绍认识的德国人在攻击弥撒。（这些德国佬专门做些出格的事。）

“在五世纪的时候，”他说，“弥撒不过是一种聚会，大家在一起分面包吃，纪念耶稣基督。这是正统思想的人举行的一种茶会。谁都不会象现在这样，心中产生庄严肃穆的情绪，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更不会想到奇迹，在救世主的血和肉里变出酒和面包。我们慢慢地看到，早期基督徒的茶会变得愈来愈隆重，最后变成了弥撒。”

“可是，上帝啊！先生，您是从哪里看来的呀？”葛朗台太太十分害怕地问道，“大概是从你们那些德国作家的书里读来的吧。虽然，一般来说他们都爱好崇高神秘的思想，而且因此受到所有善良的人的爱戴。有几个人也许会误入歧途，不幸的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保护他们免受任何驳斥，我们这些无所用心的同胞不懂他们的语言。”

"不，太太。法国人也非常有学问。"年轻的德国辩证学家接过话说，为了把讨论继续下去，他显然已经学过十分礼貌的客套话。"可是，太太，法国文学是那么绚丽多彩，法国人有那么丰富的历史遗产，他们就象有钱人一样，财富之多连自己都数不清。关于弥撒的确实历史，我是从马毕庸神甫的书里读到的，在你们这座光辉的城市里，不久前刚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马路。准确地说，不是在马毕庸的文章里——可怜的僧侣不敢这么写——而是在注释里。太太，你们的弥撒是新发明；就象你们的巴黎一样，它在五世纪时并不存在。"

葛朗台太太断断续续地回答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话。对此，我们这位德国人整了整眼镜，摆出许多事实。由于有人怀疑他说的话，他还引证了许多书中的原话。这个怪物的记忆力真是惊人。

葛朗台太太非常气恼。

"四周有那么多人，听得那么用心，要是斯达尔夫人，此时此刻，她会多出风头啊！"她想，"我看起码有三十个人在听我们说话，可是我，天哪！我却呆如木鸡，生气也没有用啦。"

葛朗台太太数着听众的数目，他们一度嘲笑德国人的怪腔调，继而开始对他另眼相看，理由还是他的怪模样和他摆弄眼镜的新奇动作，她的视线突然遇到了吕西安的目光。她惊恐的眼神几乎在请求吕西安饶恕。葛朗台太太意识到，在这个只顾自鸣得意地讲话，什么也看不到的德国青年面前，她的最富魅力的眼睛已经不起任何作用。

吕西安看得出来，她恳求的目光在呼吁他挺身而出；他穿过人群，站到了年轻的德国辩证学家身边。

“但是，先生，……”

事情也巧，这个德国人不大怕法国人的取笑和讽刺。吕西安对这种办法寄予的希望太大，最后，由于他对所谈的问题一窍不通，甚至马毕庸用什么语言写作都不知道，终于也败下阵来了。

一点钟，吕西安告辞了想尽一切办法讨好他的这家子人。他感到灰心。一想起那个人，一想起那个作家说的故事，以及深奥的理论和文质彬彬的态度，他心里就泛起一阵憎恶。他想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在甜甜蜜蜜的回忆中和她共度了一个钟头。所有的人，他在那天晚上遇见的只是其中的精华，无不使他怀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象德·夏斯特莱一样的人。他怀着甜蜜的心情回想起这个可爱的形象，他觉得她永远是那么清新动人。人们在回忆爱情的时候，也许，这恰恰是唯一缺少的感觉。

文人，学者，议员，所有他刚才见到的人绝对不去娄凡太太凶恶刻毒的沙龙：谁去谁就成为众人无情嘲笑的对象。在娄凡太太的沙龙里，人们互相讥讽嘲弄，不够聪明的笨蛋和伪君子活该倒霉。公爵，法兰西元老，国民自卫队上校，这些称号不能保护任何人免受最不顾情面的讽刺，葛朗台先生尝过其中的滋味。

“我丝毫无求于任何人，不管他是官是民。”娄凡先生在夫人的沙龙里说过几次这样的话，“我只和他们的钱袋打交道，

白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利益和我的利益是一致的。走出办公室，我只有一个兴趣：休息，拿傻瓜寻开心，不管他高居王位还是脚上沾着牛屎。所以，朋友们，只要你们做得到，你们尽管嘲笑我吧。”

第二天，吕西安花了整个上午，专心致志地想弄明白一份有关阿尔及尔的告密材料。告密的是一个名叫冈丹先生的人。国王指示德·韦兹伯爵大人提交一份有根有据的意见，伯爵受宠若惊，特别因为这件事牵涉到陆军部长。他用一个晚上准备好一篇材料，然后叫来了吕西安。

“朋友，请您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说着，他交给吕西安一本涂改得一塌糊涂的本子。“请您提出批评意见。我宁可让我的助手私下里批评我，也不能让同事们在内阁会议上说我的不是。您看完一页，就请一位审慎可靠的文书抄一页，字迹好坏不要紧。您的字实在太差，真叫人恼火！实在说，您连字母都写不好。您不能改进一下吗？”

“一个人的习惯能改变吗？如果可以改变，有两百万赃款的盗贼都会立地成佛罗。”

“这个冈丹宣称将军企图用一千五百路易封住他的口…… 此外，亲爱的朋友，我需要在八点钟以前得到报告的誊清稿和您的意见。我想把它们放进我的文件里。但是，请您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如果不是您父亲连北非宫廷的财富都不放在眼里，我愿不惜千金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吕西安翻了翻部长的底稿，总共十二页。

“不管怎么说，我父亲不会读这么长的报告的，何况还得核实各种材料。”

吕西安发觉，这件事少说也和探究弥撒的起源一样困难。七点半，他把他起码和部长的报告一样长的杰作，以及部长的报告的誊清稿交了上去。母亲有事没事地拖长了晚饭的时间，等他回家的时候晚饭还没有吃完。

“这么晚还回来呀？”娄凡问。

“他爱母亲嘛。”娄凡太太回答说，“当然，去饭馆吃饭更方便一些。”

“我怎么感激你才好呢？”她又对儿子说。

“让父亲对我写的一本小册子提点意见吧，就在我口袋里……”

随后，大家说到了阿尔及尔、北非的宫殿，以及被盗的四千八百万，一千三百万，一直到九点半钟才散席。

“葛朗台太太怎么样？”娄凡先生突然问。

“我把她完全忘了……”

第四十九章

那天，娄凡忙得象个生意人；他象跑去办公室处理被延误的公事一样，急匆匆地来到葛朗台太太家里。他穿过大院，登上楼梯来到候见厅，步履轻快满脸微笑，因为他眼前要做的事太容易了。他的心情轻松愉快，犹如重新找到了一时丢失，但是必须附呈国王的重要文件一样。

他看到葛朗台太太身边围着几个献殷勤的常客，鄙视的感情立即驱走了脸上天真活泼的微笑。这些老爷正在争论不休：一个在审计法院任审核官，名叫格雷斯林的先生，给了德·韦兹伯爵情妇的表妹一万二千法郎现金，打听街角的杂货店老板，国民自卫队参谋部的供应商贝朗维尔先生是否敢冒犯"那么爽快的付款人"，按照他的报纸的指示去投票。原来，其中一位佩带勋章的先生，一八三〇年前的耶稣会会员，现在的投弹兵中尉，刚才告诉大家说贝朗维尔的一名伙计订阅了《国民报》，如果老板对这种共和派制造混乱的大杂烩表示应有的义愤，他手下的人是无论如何不敢这么做的。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大大地削弱着葛朗台太太在吕西安心目中产生的美感。最不幸的是，她也深深地介入了这场只配在看门人的小屋里进行的争论。在投弹兵连有一名她很熟悉的鼓手，她赞成让他间接地以撤消供应权去威吓一下杂货

店老板。

"这些人有福不享，喜欢象我在南锡的贵族朋友一样'自贻伊戚'，而且，连我都为他们感到心里难受。"

吕西安走进客厅时脸上洋溢着天真活泼的微笑，这时早已烟消云散，富丽堂皇的客厅在他心目中变成了看门人的肮脏小屋。

"毫无疑问，歌剧院的那班姑娘说话决不会这么下流无耻。真是奇怪的时代！这些勇敢无畏的法国人，一有钱就整天心惊胆战。然而，只要这个世界有可能发生危险，中庸派的这些高贵灵魂就没有资格得到安宁。"

他不想再听他们争论了。这时，他才发现葛朗台太太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原来以为，"他心想，"她对我的好感会持续两个星期呢。可是，不到两个星期，这个轻薄女人就已经改变主意了。"

在一个政治家眼里，吕西安这种敏捷锐利的思想方式一定非常可笑。他自己才是轻浮的人。他根本不了解葛朗台太太的性格。这个青春年少、花容玉貌、热心于夏季画廊里庞贝壁画仿制品的女人，她的精力几乎全部倾注在最深奥的政治问题上。她象罗特希尔德一样有钱，同样希望成为象蒙莫朗西一样的贵妇人。

"这个小娄凡，行政法院的调查官，长得挺不错。如果他把一半的真才实学换成社会公认的地位，而且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地位，那么，他在社交界多少会有点儿用处。但是，象他现在这个样子，外表高雅，内心单纯得近乎幼稚，只配

找一个梦想风流男子的普通女人，要想出人头地可就差远啦。'

她不喜欢这种平淡的想法。

"他没有贵族姓氏。一个地位卑微的青年人，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由于恶毒的语言赢得了聪明人的美名。在葛朗台先生已经飞黄腾达的圈子里，吕西安先生充其量不过刚刚开始学步而已，他没有贵族姓氏，没有社会地位显赫的亲戚。他没有能力帮助我步步高升。每次娄凡先生应邀去丢伊勒里宫，我也同样受到邀请，而且排在他的前面。他还不曾有过和公主王妃跳舞的光荣哩。"

就在葛朗台太太观察吕西安，努力证实以上这些想法的时候，吕西安却以为她一心一意顾着杂货商贝朗维尔先生的过错，以及取消国民自卫队参谋部订货的惩罚办法。

葛朗台太太突然萌生一个主意，几乎忍不住笑了出来，在她身上难得有这样大的情绪起伏。

"如果真的如德·泰米纳夫人所说，他热烈地爱我，照我看还是那么慷慨，我应该让他完全发狂才对。为此，采取严厉的态度也许非常适合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对我自己当然更不必说了。"

半小时以后，吕西安明确地感到女主人对自己特别冷淡。在葛朗台太太面前，他所处的地位犹如为一幅平庸的油画讨价还价的行家：一个行家打算花几个路易把这幅画买到手，心里往往会夸大它的优美之处；相反，由于卖家漫天要价，这幅画在行家眼里又会变得微不足道，使人觉得它一无可取，甚至一想起来就要嘲笑几句。

“我来这里，”娄凡心想，“是为了让这些傻瓜知道我在恋爱。可是，当一个人被爱情的烈火吞噬时，发现自己遭到象她这样的美人冷落，他在这种情形下会怎么样呢？他会沉默不语，非常忧郁。”

他于是不吭声了。

“人们对爱情的认识真是透彻！”他继续想道，同时暗暗一笑，心情也真的变忧郁了。“我觉得，当初在夏尔邦济埃咖啡馆，他们见我这副样子，早就没有人吭声了。”

吕西安一动不动，仿佛被钉子钉在椅子上一样。不幸的是他无法塞住耳朵。

十点钟光景，德·托尔贝先生风头十足地来了，他是前议员，出众的美男子，还是一份官方报纸能言善辩的编辑。

“太太，您读过《信使报》了吗？”他走近女主人，平常之中带着亲热地说，似乎以此证明在他和人人关注的年轻女人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您读过《信使报》了吗？我今天发表了一篇论述改良派观点兴衰的文章，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用几句话提到了增加选民人数的问题。英国有八十万选民，我们只有十八万；但是，我简要地回顾英国的情况，首先得出什么结论呢？有谁说得出那些令人目不暇接、光芒四射的人物有多么杰出吗？我首先看到一个强有力、受人尊敬的贵族阶级，一个在最突出的特点是信奉《圣经》，因而也最讲认真的民族的习俗中根深蒂固的贵族阶级。我在海峡这一边见到什么呢？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有钱人。过不了两年，继承他们的财产和封号的人说不定会被押进圣·贝拉吉监狱……”

对一个有钱的平民，而且在祖母一代没有马车代步的女

人家发表这篇讲话，首先使吕西安觉得十分有趣。但是很可惜，德·托尔贝先生的思路没有维持多久，他需要很长的酝酿周期。

“这个厚颜无耻的吹牛大王，自以为必须象夏多布里盎先生写书一样出口成章。”吕西安不耐烦地想道。他插了两句话，如果解释给在座的人听，他们很可能以为他是在说笑话。但是，吕西安嘎然住口，没有继续说下去。“我偏离了爱情的轨道：沉默和忧愁最适合葛朗台太太对我的态度。”

吕西安强迫自己闭上嘴巴，然而他听见那么多愚蠢的话，尤其是看见他们洋洋得意地炫耀卑劣的感情，他仿佛来到了父亲的候见厅。

“如果母亲的奴才中有人象德·托尔贝先生一样说话，她早就把他赶出去了。”

他甚至开始憎恶葛朗台太太椭圆形小客厅里的优雅装饰。他错了，这间小客厅十分雅致，绝无滑稽可笑之处；如果不是椭圆的形状和建筑师刻意布置的几件风格轻松的饰物，这间优雅的客厅简直就象一座神殿；艺术家们私下会说：“它‘庄严’有余了。”但是，德·托尔贝先生厚颜无耻的表现令吕西安什么都看不顺眼。女主人生气勃勃、鲜艳夺目的形象，虽然由于她冷淡的态度更加惹眼，在他看来却不过象个女佣罢了。

吕西安继续以旷达的君子自居，却没有想到他厌恶的只是厚颜无耻的表现。正是这种被德·托尔贝先生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一个人的成功不可或缺的品质，使他感到厌恶，甚至于愤怒。憎恶人所必备的品性，这种毛病使老娄凡先生为

他的儿子慌了手脚。

“他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老娄凡想，“而且永远是个不成气候的人才。”

终于又有人提议打弹子，吕西安看到德•托尔贝先生准备去取弹子球。他的耳朵已经无法忍受这个美男子宏亮的声音。由于从心里感到厌恶，吕西安实在没有精神继续在弹子台旁边呆下去，于是悄悄地离开了弹子房，缓慢的步伐和他的心情一样沉重。

“现在才十一点钟！”吕西安想，心里挺高兴。两三个月以来，他第一次迫不及待地赶去了歌剧院。

在父亲的围着栅栏的包厢里，吕西安遇到了雷蒙德小姐。她孤单一人已经等了一刻钟，很想找个人说说话。吕西安惊讶自己会听得这么津津有味，他对雷蒙德小姐的态度也特别亲切。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他入迷地想道，“和葛朗台太太的沙龙里迟钝单调的夸张有天渊之别！”

“美丽的雷蒙德，您太迷人了，或者说，起码我是被您迷住了。跟我说说……太太和她丈夫大吵大闹的事，还有决斗！”

她很快地从一个情节跳到另一个情节，银铃般的声音清脆悦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他们多么笨拙和可悲啊！互相说假话，而且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知道是假话！但是，不弄虚作假就会触犯这伙人的规矩。一个人不知要听多少蠢话，又不能讥笑他们追求的目标，否则一切都完了。”

他认真地说：

“美丽的雷蒙德，在您身边，象德·托尔贝先生这种人是呆不住的。”

“您想到哪里去啦？”她问道。

吕西安继续说：

“照您这样朴实大胆的性格，您会立即取笑他，把他的牛皮扯得粉碎。真可惜，不能让你们在一起吃餐饭！我父亲最适合加入这种场合。在外省有教养的人眼中，那些夸张的长句子是高雅无比的表现，但是它们和您热情的性格水火不相容。”

我们的主人公收住口，心里想：

“我把对葛朗台太太的爱恋转移给埃尔斯莱小姐或者戈斯兰小姐，这样不更好吗？她们也非常有名；埃尔斯莱小姐没有雷蒙德小姐聪明，也不象她这么不可捉摸，而且，就算在戈斯兰小姐那里，象托尔贝这种人也决无容身之地的。这就是为什么上流社会在法国衰落的原因。我们进入了塞内加[1]时代，我们不再象在塞维尼夫人和伟大的孔代的时代那样敢说敢为。朴实自然的本性统统躲到舞女们身上去了。我到底爱谁才负担最小呢？葛朗台夫人还是戈斯兰小姐？难道我命中注定白天要写一些蠢话，晚上又得听一些蠢话吗？”

正当他激烈地进行着反省，雷蒙德小姐春心荡漾的时候，包厢的门突然砰的一声打开，进来了一个人，原来是德·韦兹伯爵阁下。

---

① 古罗马哲学家和作家（公元？—65年），据传因反对尼禄专制统治而死。

“我找您，”他对吕西安说，严肃之中流露出傲气，“这位姑娘靠得住吗？”

虽然他问得非常小声，雷蒙德小姐还是听到了。

“在我面前提这种问题的人非倒霉不可。”她大声嚷道，“我无法向阁下下逐客令，我等下一届议会再报仇。”说着，她疾步走了。

“不坏，”吕西安笑着说，“确实不坏。”

“一个人公事在身，而且是最重要的公事，怎么能象您这么胡来呢？”部长说，一个已经被许多难题弄得头昏脑胀、现在又节外生枝受到干扰的人，自然会有些火气的。

“我白天已经将全部身心出卖给阁下了；现在是晚上十一点钟，当然，晚上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要我再出卖晚上的时间，您出什么价钱呢？”吕西安还是很轻松地说。

“我提升您当中尉，您现在是少尉。”

“唉！您的承诺非常诱人，但是很可惜，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到时候您就知道它的全部价值了。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高谈阔论。您能把包厢的门关上吗？”

“那还不容易。”吕西安说着插上了门闩。

同时，部长看了看隔壁包厢的人是否听得见他们说话。四周没有人。部长阁下小心翼翼地躲到了圆柱后面。

“由于您的才干，您做了我的首席助手。”他郑重其事地说，“您本来并没有什么地位，为了争取令尊大人，我把您请来了。您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是很不寻常的地位，我刚才在国王面前还提起过您呢。”

部长停了一下，期待着这席话产生巨大的反响；他仔细地望着吕西安，但是只看到吕西安的态度十分冷淡。

"这是朝廷的不幸！"德·韦兹伯爵心想，"国王的名字失去了任何魔力。由于那些打倒一切的小报，这个国家根本无法管理。事事必须付现钱，或者封官许愿…… 我们将因此破产：国库和官职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

大约沉默了十来秒钟，部长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在科布伦茨度过了少年时代，当时，国王这两个字还具有惊人的力量。

"他是不是想叫我处理另一桩卡隆案件？"吕西安暗自猜度，"如果是这样，军队里将永远不再有一个叫娄凡的尉官。"

"朋友，"部长终于又说，"国王同意我委派您去处理两项有关选举的事。"

"又是选举！今天晚上，我简直成了德·浦尔叟雅克先生[1]啦。"他想。

"阁下不会不知道，"他以坚定的口气回答说，"在受尽愚弄的公众眼里，这恰恰是最不体面的事情。"

"我不能同意您的说法。"部长说，"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一句，我比您有经验。"

最后这句话说得非常傲慢，吕西安立即作出了反应。

"伯爵大人，至于我，我对政府没有您那份忠心，请阁下把这一类任务交给更加胜任的人吧。"

"但是，朋友，"部长保持着部长的尊严，反驳说，"这是

① 莫里哀同名剧本中的主人公。德·浦尔叟雅克是外省土财主，到巴黎同一位小姐结婚，但是一群男女流氓联合反对他，迫使他落荒而逃。

您的职责之一。您在您的职位上已经干出了一些成绩……”

“既然如此，我需要补充一个请求，请您接受我辞职的请求，我感谢您的关照。”

“这是君主制原则的不幸！”部长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他完全不想就此离开娄凡父子，于是以非常礼貌的口吻说：

“亲爱的先生，您听我说，关于辞职的事，只有我和令尊大人才能决定。”

“我希望，”过了一会，吕西安才说，“不要时时刻刻惊动我父亲。如果阁下觉得合适，给我解释一下这次任务吧，如果这件事不会导致特朗斯诺南事件，我可以负责去做。”

“我象您一样，悲叹过分仓促地付诸武力——即使是最合法的武力——以及可能引起的可怕事件。但是，您很清楚，一次可悲然而尽可能得到弥补的意外事件，丝毫不证明一个制度有毛病。一个人在行猎的时候误伤了朋友，难道能说他是杀人犯吗？”

“德·托尔贝先生就这件被居心不良的报纸大肆渲染的麻烦事，今晚对我们足足议论了半个钟头。”

“托尔贝是个傻瓜，我们缺乏象娄凡这样的人才，或者说他们往往不容易亲近，所以有时才不得不使用他这种人。总而言之，机器无论如何是要运转的。这些先生受雇发挥他们的手段和口才，当然和你们的聪明才智是无法相比的。在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里，不可能所有的士兵都是精明能干的英雄。”

“阁下用这些话贬责德·托尔贝先生，但是，谁能保证另

一位部长不用同样的话说我呢？"

"说实在话，朋友，您真不好对付！"

这句话说得很自然很和气，吕西安到底还幼稚，他回答说：

"不，伯爵大人；如果最终不会发生流血事件，我准备接受任务，因为我不想让父亲伤心。"

"我们有什么权利荼毒生灵？"部长说，口气完全不同了，甚至还带着一种责备和近乎遗憾的意思。

这句出自肺腑的话打动了吕西安的心。

"好一个精明的审讯者。"他暗暗这么想。

"有两件事。"部长官气十足地继续说。

"必须注意说话的分寸，避免刺激我们这位娄凡。"部长心想，"我们竟然在'下属'面前落到了这步田地！如果我们找唯唯诺诺的人，往往会遇上一些靠不住，随时准备把我们出卖给《国民报》或者亨利五世的人。"

"有两件事，我亲爱的副官，"他提高嗓门又说，"去歇尔省和香槟尼埃走一趟，令尊大人在那里有很大的庄园，找到你们的代理人，向他们了解一下什么原因使任命布隆多先生这件事变得这么没有把握。省长德·里克堡先生是个大好人，他虔诚，忠心，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非常无能。我派您去帮助他。将有一笔钱供你们在卢瓦尔河两岸分派，另外还有三份烟草专卖证。我甚至相信可以有两个邮政局局长的职位。财政部长还没有答复我，但是我会用电报通知你们的。此外，你们想罢谁的官，大体上都可以照着去办。你们都是聪明人，一定会谨慎使用这些权力。你们要照顾贵族世家和僧侣：在

他们和我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对共和派决不要心慈手软，尤其对受过良好教育，但是生活没有着落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圣米歇尔山关不下他们所有的人。您知道，我的部里到处埋伏着奸细，您有重要的事写信告诉我，可以用令尊大人的名字作掩护。

“但是，香槟尼埃的选举并不使我太担心。布隆多的自由派对手马罗先生是个吹牛大王，说话不知深浅，不过，他虽然年纪已经不轻，却让人画了一幅身穿军装，头戴毛皮高帽的国民自卫队上尉标准像。他不是那种阴沉坚毅的人。过了十天，为了嘲弄他一下，我把他的队伍解散了。他这种人对可以为他的标准像增光添色的红绶带不会无动于衷的。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鲁莽而且贪婪的牛皮大王，在议会里只会损害他自己的那个党派。您去研究一下，万一可靠的布隆多竞选失败，看看用什么办法可以笼络住马罗。

“但是，在卡尔瓦多斯省的康城是个大问题。您花一两天时间处理完毕香槟尼埃的事务，然后立即赶去康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梅罗培尔先生当选。这个人有头脑有毅力；有十三四个象他这样的人，议会就将变得无法控制。在金钱、封官和罢免问题上，您几乎可以全权决定。只是在后两个问题上，或许会有两位议员出来阻挠，他们是自己人，在当地有大量的财产。不管怎么样，贵族院不会为难您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梅罗培尔先生。他有钱，他没有穷亲戚，他还有十字勋章。总之，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无计可施。

“康城的行政长官布科·德·塞朗维尔先生十分卖力，令人啼笑皆非；他亲自写了一本反对梅罗培尔先生的小册子，

而且糊涂到在那里，在他那个省城里印了出来。我刚才起草了一份指示，明天上午用电报发给他，命令他一本都不准散发。梅罗培尔先生在舆论方面很有力量。我们应该从这里着手发动攻击。德·托尔贝先生另外起草了一篇抨击文章，您随车带三百份去。我们的两名常任笔杆子C和F先生也写了两本小册子，今天半夜前可以印好。这些东西都不怎么样，但是代价很大：德泰尔尼埃的通篇辱骂和挖苦的小册子花了我六百法郎；另一篇写得含蓄、巧妙而有修养，这是作者的说法，得花五十路易。您可以散发其中的一份，也可以根据形势把两份小册子同时散发出去。诺曼底人非常狡猾。总而言之，您有权决定散发或不散发这些小册子。按照当时当地您所见到的思想动态，如果您想自己写一份，完全是新的内容也好，还是摘抄别人的文章也好，我将对您不胜感激。总而言之，您要想方设法阻止梅罗培尔先生当选。每天给我写两次报告，我以名誉担保，我一定把您的报告读给国王听。”

吕西安微微一笑。

“时代不同了，伯爵大人。现在已经不是萨米埃尔·贝尔纳那个时代。国王会公平合理地对待我吗？在荣誉方面，德·托尔贝先生每个月和陛下共进一两次晚餐。事实上，你们的宫廷拿不出酬劳，既没有多余的钱，又没有吸引人的办法。”

“不至于象您想象的这么差吧。如果您确实无误地尽了努力，即使梅罗培尔先生当选，您仍将晋升为中尉，如果他落选，您可以获得荣誉勋位，担任参谋副官。”

“德·托尔贝先生今晚没有忘记告诉我们，他一个星期前

已经晋升荣誉军团的军官，大概是奖赏他那篇有关在里昂毁于炮火的房屋的大作吧。此外，我记得布尔农维尔元帅向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提出的忠告。现在是午夜十二点，我两点钟出发。”

“好，好，朋友。您就照我的意思给省长和将军们起草指示和信件。我临睡前，在一点半钟签上名字。大概，我今晚还得为这些见鬼的选举干个通宵……所以，您有事就来找我，不必顾虑。您还会收到电报的。”

“是不是说我可以直接向您报告，无需向省长通报报告的内容？”

“正是这样！但是，通过传递电报的人，他们什么都会知道的。必须尽量避免触犯那些省长。如果他们是好人，您想告诉他们什么就告诉他们什么。如果他们眼红您的使命，您也不要冒犯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不应该分裂您自已的部队。”

“我打算尽量谨慎一些，但是，我到底能不能用电报和阁下直接联系，不让省长知道我的意见呢？”

“可以，我同意您这么做，但是您不要同省长闹翻。我真希望您现在是五十岁，而不是二十六岁。”

“阁下完全可以挑选一个五十岁，对报界的谩骂大概不象我这么敏感的人。”

“您需要多少钱，我可以全数给您。如果您不嫌弃一份额外报酬，您将得到它，而且数目相当大。一句话，就是只许成功。我个人的意见是宁可花费五十万法郎，也不能让梅罗培尔在议会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人执着、聪明，既有威

信又很厉害。他蔑视金钱，但是很有钱。总而言之，找不到比他更难对付的人啦。”

“我将尽一切努力不让他阴谋得逞。”

听到这句说得非常沉着的话，部长离开包厢走了。从走出包厢到上车，他起码向五六十人还了礼，还和八九个握了手。他请吕西安一起坐上他的马车。

“希望您处理这件事和处理科尔提斯事件一样出色。”他坚持要把吕西安送到马德莱娜广场。“我还要对国王说，在公务员中，没有任何人比得上您的才干。您还不到二十五岁啊！您前途无量。我觉得只有两个障碍：您有没有勇气在四百名议员面前讲话？而且其中有三百个笨蛋。您能不能克服本能的冲动？目前在您身上这种反应过于强烈。您尤其应该好好记住，并且告诉省长们：切忌所谓宽宏大量这种与老百姓的反叛性息息相通的感情。”

吕西安痛苦地唉了一声。

“怎么啦？”

“不好办啊。”

“回忆一下吧，您那个拿破仑，即使在一八一四年，敌人已经渡过莱茵河的情况下，他也一样不宽宏大量。”

“我能带高夫先生一起去吗？他这个人冷静沉着。”

“那就孤零零剩下我一个人啦！”

“一个人，再加上四百五十个职员！譬如说，德巴克先生。”

“这是个百依百顺的小流氓，在成为国务参事之前，他要背叛的部长不止一个哩。我不想成为这样的部长，所以尽管

您脾气倔强，我还是请您来帮忙。德巴克正和您相反……不过，您想带谁就带谁吧，高夫先生也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不让梅罗培尔当选就行。我在一点半以前等着您。青春年少正是大展鸿图的好时光。”

娄凡上楼来到母亲的房间。家里把银行的随时待命出发的轻便旅行车供他使用。凌晨三点钟，他已经在去歇尔省的路上了。

车上塞满了竞选小册子，前后左右，甚至车顶上都是；剩下的地方仅仅容纳得下吕西安和高夫两个人。他们在傍晚六点钟到达布鲁瓦，稍事休息正准备吃饭。突然，从客栈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有人挨嘘了。”娄凡对高夫说。

“让他们见鬼去吧！”高夫冷冷地说。

店主惊惶失措地跑了进来。

“先生，快走，有人要抢你们的马车。”

“为什么？”娄凡问。

“哦！你们比我更清楚！”

“怎么？”娄凡火冒三丈。他迅即走出设在楼下的餐厅，迎面扑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叫喊声：

“打倒奸细！打倒警探！”

娄凡气得满脸通红，但是他决心不予理睬，只顾朝马车走过去。人群稍稍让出一条路。正当他打开车门的时候，突然飞来一大块烂泥巴，恰好打在他的脸上，然后掉到他的领带上。由于他正在和高夫说话，烂泥还溅进了他的嘴巴。

二楼的阳台上挤满了在客栈住宿的旅客，一个满脸红胡

子的高个子伙计一边悠闲地吸烟，一边居高临下看着这个场面。这时，他对下面的老百姓大喊：

“你们看哪！这家伙多么肮脏啊，你们把他的灵魂全暴露在脸上啦！”

紧接这句话出现了短暂的沉静，然后是哄然大笑，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传到马路上，一直延续了五分钟。

娄凡迅速转过身抬头朝阳台看去，希望在那么多装腔作势、哈哈大笑的人中间找到那个肆无忌惮笑话他的人，正在这个时候，两名宪兵飞马朝人群冲了过来。阳台上的人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下面的人群也四散逃进了附近的马路。娄凡怒不可遏，想回到旅店里搜寻那个侮辱他的人，但是店主已经紧闭所有的门户，我们的主人公虽然拳打脚踢也无济于事。就在他试图破门而入的时候，宪兵队长来到了。

“快走，先生。”警官粗鲁地说，看见烂泥巴在娄凡的背心和领带上留下的污垢，他也笑了。“我只有三个人；那些老百姓说不定会带了石块回来的。”

他们匆忙地重新套上马车。娄凡简直气疯了，他和高夫说话，但是高夫默不作声，只顾用一把厨子用的大刀刮去衣袖上腥臭的污泥。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侮辱我的人。”娄凡把这句话反复说了五六遍。

“您和我，我们既然干这一行，”高夫终于非常冷静地回答说，“就应该置之不理，勇往直前。”

店主突然又出现了。他从旅店的后门出来，娄凡问那个侮辱他的高个子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是店主或者是不知道，

或者是不愿意，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先生，请付饭钱，这样比较好些，总共四十二法郎。”

“您跟我开玩笑！两个人吃饭，要四十二法郎？”

“我劝您快走吧。”宪兵队长说，“他们就要拿着烂菜帮子来了。”

娄凡发现，店主以感谢的目光暗中瞟了宪兵队长一眼。

“这不是无法无天吗？……”娄凡说。

“先生，如果您觉得我敲竹杠，那我们一起去找治安法官吧。”店主以他这种地位的人所特有的狂妄口吻说道，“旅店里所有的客人都吓坏了。有一对英国夫妇租了二楼的半层，租期两个月，他们明确宣布如果我收留……”

店主突然收住口没有继续说下去。

“收留什么？”娄凡气得满脸铁青，立即跑回马车拿出军刀。

“总之，先生，您听明白我的话。”店主说，“英国人威胁说要搬走。”

“我们走吧，”高夫说，“那些老百姓又回来了。”

他扔给店主四十二法郎，然后两个人上了马车。

“我在城外等你们，”娄凡对宪兵队长说，“我命令你们在城外和我会合。”

“啊！明白了，”宪兵队长鄙夷地笑了笑说，“特派员先生心里害怕。”

“我命令您走另一条路，到城门外等着我。至于您，”他又对车夫说，“从人群中慢慢穿过去。”

人群开始在路口聚集。马车驶到离人群二十来步路的地

方，尽管娄凡在车上大叫，车夫还是策马跑了起来，污泥和烂菜帮子从四面八方飞进轻便马车里。虽然喧哗声震天动地，两位先生还是此生有幸，听到了夹杂其中的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临近城门，因为吊桥太窄，马匹不得不减慢速度。分成前后两重的城门下等着八九个大喊大叫的人。

“落水啦！落水啦！”他们喊道。

“啊！这是娄凡少尉。”一个身穿破烂的绿色军大衣，显然是被除名的枪骑兵说。

“落水啦，娄凡！落水啦，娄凡！”那些人立即指名道姓地嚷开了。在城门下，呼喊的人离轻便马车才两步路。马车刚出城门，叫喊声变得更加猛烈。再走远两百步，一切归于平静了。宪兵队长一会儿也赶到了。

“祝贺你们，两位先生。”他对两个出差的人说，“你们脱险啦。”

宪兵队长揶揄的神气终于使吕西安忍无可忍，他取出通行证，命令宪兵队长仔细看看，然后问道：

“刚才的事是怎么搞的？”

“唔！先生，您知道得比我清楚。您是来此处理选举事宜的警方特派员。那些印好的宣传品在您的马车里一直堆上了车顶。您入城时经过朗勃林咖啡馆门口，它们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家《国民报》派的咖啡馆。他们读了小册子，而且认出了您，说句老实话，幸好他们手中没有石头。”

高夫先生沉着地站上马车的前座。

“真的，全没了。”他看了看车顶，对娄凡说。

“丢掉的那包小册子是供歌尔省用的，还是针对梅罗培尔先生的？”

“针对梅罗培尔先生的。”高夫回答说，“是托尔贝写的小册子。”

在这段简短的对话中，宪兵队长的表情令娄凡非常恼火。娄凡拿出二十法郎，打发他走了。宪兵队长千谢万谢，又说：

“两位先生，布鲁瓦人很容易激动，象你们这样的大人物通常只在夜晚出入城里。”

“给我滚开！”娄凡大喝一声，“至于你，给我跑快点。”他接着对车夫说。

“哈！不必那么害怕。”车夫冷冷一笑，回答说，“路上没有人。”

马车奔驰了五分钟。

“嗳，高夫，怎么样？”他转身问他的旅伴。

“唔！”高夫淡然应道，“部长挽着您走出歌剧院，行政法院的调查官、休假的省长、控制烟草专卖权的议员，他们都羡慕您的运气。这是事物的反面。事情很简单。”

“您冷静得简直让我发疯，”娄凡怒不可遏地说，“这些丢脸的事，这句难以形容的话：灵魂暴露在脸上啦，还有那块烂泥巴！”

“那块烂泥巴，对我们来说等于战场上的硝烟。那一阵阵叫骂声对您大有好处。在您自愿选择，而我则为贫困和感激而跟随着您的人生道路上，它们都将成为您的英勇事迹。”

“这就是说，如果有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收入，您就不会在这里了。”

“我只要有三百法郎年金就不会在内务部供职，是它将成千上万的穷人禁锢在圣米歇尔山和克莱尔伏可怕的囚室里。”

沉默紧随着这个过于直率的回答，一直持续了三法里的路程。离开一座村庄还有六百步路左右，他们远远望见在没有树木、光秃秃的山岗后面高高耸立的钟楼尖顶，于是，娄凡吩咐停车。

“如果您对刚才的骚乱保持沉默，”娄凡对车夫说，“您将得到二十法郎。”

“太好啦！二十法郎，很好，谢谢您。但是，东家，您由于受惊，脸色变得那么苍白，而且您漂亮的英国马车遍体污泥，人们因为好奇少不了会说长道短，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您就说我们翻车了，告诉驿站的人，如果他们能在三分钟内换好马，我给他们二十法郎。您就说我们是商人，赶去处理破产的事。”

“竟然还得躲躲闪闪！”娄凡对高夫说。

“您想被人认出来，还是不被人认出来？”

“我想躲到一百尺深的地洞里，或者象您一样沉着镇定。”

驿站的人忙着换马，娄凡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上，双手紧紧握着手枪，心里显然又愤怒又羞愧。

离开驿站大约走了五百步，他问：

“高夫，您有什么忠告吗？”他眼眶里充满了泪水，转身问不声不响的旅伴，“我想辞去一切职务，把这项任务交给您去完成，如果您觉得不方便，我就去请德巴克先生。至于我，我将等一个星期，然后来找那个无礼的家伙。”

“我劝您，”高夫先生冷冰冰地回答说，“到下一个驿站

把车洗干净，然后继续前进，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以后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意外的事，因为谁听了都会笑的。”

“什么！”娄凡说，“您希望我一辈子忍气吞声，记得自己曾经任人侮辱吗？”

“如果您脸皮这么薄，经不起小小的屈辱，为什么要离开巴黎呢？”

“我们在那间旅店门口度过的一刻钟是多么难忘啊！这一刻钟将一辈子灼痛我的心，就象胸口燃烧着一炉火炭一样。”

“这次意外事件所以刺激人，”高夫先生说，“正是因为它一点没有危险性，使我们有充裕的时间领略受人蔑视的滋味。马路上到处是污泥，但是路面铺得十分平整，没有垂手可取的石块。我是第一次品尝受蔑视的滋味。我在被捕后去圣贝拉吉的时候，只有三四个人看见。我在警员稍稍帮助下登上囚车，其中有个人还非常怜悯和关怀地说：可怜哪……”

娄凡没有作声，高夫继续百无禁忌地自言自语。

“刚才是赤裸裸的蔑视。它使我想起一句名言：人们吞咽蔑视，但是不可咀嚼。”

这种冷静的态度简直使娄凡发狂了；如果不是想到母亲，他这时就会离开大路逃走，请人带路去罗什福尔，从那里用个假名搭船去美国非常容易。

“两年以后，我可以回布鲁瓦，给城里最出风头的那个青年人几个耳光。”

他如鲠在喉，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强烈愿望。

“朋友，”他对高夫说，“我相信您不会在任何人面前取

笑我痛苦的心情。”

“您把我从圣贝拉吉搭救出来，没有您，我还得坐五年牢，何况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哩。”

“唔！我的感情脆弱，我需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如果您答应我永远守口如瓶，我就说了。”

“我答应。”

娄凡原原本本地解释了他开小差的计划，最后泪如雨注地哭了。

“我没有好好把握人生，”他反复说了好几次，“我陷进了无底的泥潭。”

“算了，但是不管您有多少理由，您还是不能象萨克逊人在莱比锡一样临阵脱逃。这样做不光彩，您会后悔的，起码我这么担心。尽量忘掉它，尤其不要在香槟尼埃的省长德·里克堡先生面前提起这件事。”

经过这番安慰，出现了两个小时沉默的局面。到下一个驿站有六法里路程，天气很冷，还下着小雨，他们不得不放下了车篷。夜幕渐渐降临，一路上的景象贫瘠萧索，见不到一棵树木。六法里路程似乎永远也走不完，天色完全暗了，周围变得黑乎乎一片。高夫看见娄凡反来复去，几乎一刻不停地变换着坐的姿势。

“他象圣·洛朗在烧红的铁架上扭来扭去一样……恼火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想办法摆脱这种处境……”过了一刻钟，高夫心想……“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是不讲礼貌的。然而，”又经过一刻钟缜密的考虑和推论，他想，“多亏他，我才脱离了和这个车厢大小相仿的圣贝拉吉的囚室……作好这头野兽

发火的准备吧。他前面的谈话礼貌得非同寻常，虽然我讨厌说话，讨厌和一个可怜虫说话，更加讨厌和一个自作自受的巴黎的花花公子，一个出卖健康、财富和青春的可怜虫说话，不过能忍则忍吧。多么愚蠢的东西！我会多么憎恶他啊……但是，是他把我从圣贝拉吉救出来的。在学校里他是那么傲慢，尤其是那么健谈：说啊，说啊，老是说个没完！……然而，应该承认，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自从他心血来潮把我从圣贝拉吉救出来以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是的，他是为了让我学做刽子手……刽子手还更值得尊敬呢……人们嫌恶刽子手，完全是由于幼稚无知，出于习以为常的愚昧。刽子手不过尽他的本份……完成他必须完成……非完成不可的任务……可是我们，我们走在社会可以给予我们种种荣誉的大道上，现在却要去做卑鄙无耻的事……可耻的'损人害己'的事。老百姓常常出错，恰巧这一回做对了。他们在这辆豪华考究的英国马车里，看到坐着两个无耻之徒……而且当着我们的面大喊：你们是无耻之徒！说得好！"高夫想，同时笑了笑，"冷静地想想吧，老百姓没有对娄凡说：你是无耻的人。他们对我们两个人说：你们是无耻的人。"

高夫心里掂量着这句话。这时，娄凡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这是自食苦果：既想在官场捞好处，又想羞答答地保持名誉。真是愚蠢透顶！唉！朋友啊，穿上锦绣衣裳，你就得厚脸皮，不怕受人侮辱……然而，我们可以为他辩护一句，在部长的下属中，也许没有一个流氓比他更知道羞耻。这是过奖他了……别人起码知道，他们在追逐名誉地位时需要担当什么任务……最好是他自己想办法摆脱……由于是自己努

力的结果，那种愉快和自豪的感情，将大大减轻过于尖锐的逆耳忠言可能造成的创痛……但是，他有钱，优越的地位使他忘乎所以……就算有办法解脱，他也永远不可能独自想到这个办法。天知道他到底怎么想……这恰恰是叫人恼火的地方……部长这个无赖给他惊人的特殊待遇；也许部长有个女儿，婚生的或者是小杂种，想让他驮走吧……也许是娄凡野心勃勃，他应该是个当省长的人材，应该有勋章……在崭新的燕尾服上挂一条红绶带……绷紧小腿在当地的椴树林下踱方步！”

“唉！天哪！”娄凡低声地叹了一口气。

“他还在为当众受辱唉声叹气……正如我在圣贝拉吉监狱最初度过的日子一样，那时我心里老是想，店铺附近的街坊四邻一定以为我是个破产的不法奸商……”

回想起自己当时的痛苦心情，高夫终于开口说话了。

“十一点钟以前到不了城里啦；您想住旅店还是去省长府上？”

“如果省长没睡，我们还是先去见他吧。”

娄凡忍不住在高夫面前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既然眼泪都流了，他已经毫无羞愧可言。他继续说：

“我已经山穷水尽，现在只能抓住最后的希望背水一战，我们就尽责任去做吧。”

“这就对啦，”高夫冷冰冰地说，“一个人遇到极度的不幸，尤其是遇到不幸中的大不幸，遇到由于自轻自贱造成的不幸，全力以赴，克尽厥职，这确实是唯一的对策。‘请您相信我这个过来人吧’：我这辈子不是从玫瑰花丛中走过来的。如果您

信得过我，您就抖擞精神，尽量忘掉在布鲁瓦遇到的突然袭击。您离开真正的不幸还差得远呢：您没有理由自轻自贱。最严厉的评判也只能说您行动不够谨慎。您根据在巴黎的所见所闻判断一个'政府官员'的生活，在那里，他们垄断了社交生活提供的一切乐趣。只有在外省，一个政府官员才能见到绝大多数法国人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他。您的脸皮不够厚，所以感觉到了公众的蔑视。但是，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只要撇开虚荣心就行了，您瞧德·N先生。从这位名扬四海的人物身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旦蔑视变得司空见惯，那就只有傻瓜才继续蔑视别人。现在，我们中间的那些傻瓜甚至把蔑视的感情都糟蹋了。"

"您说的这番安慰话真有意思。"娄凡突然冒出了这句话。

"我觉得，这是您唯一能够入耳的安慰。你吃力不讨好去安慰一个勇敢的人，首先必须说真话。我是个表面上狠心的外科医生，我探查伤口深透入里，但是我可以治好病。您记得品质高尚的雷斯红衣主教吗？这个法国人也许是人们心目中最勇敢，可以和古人相比的人，他看到马厩总管正在做一件十足的蠢事，急得踢了一脚总管的屁股，结果反而被马厩总管用木棍狠狠揍了一顿，恰好这个人又比红衣大主教强壮得多。唔！这就比被一群流氓投掷污泥严重得多啦，他们以为是您炮制了这些运去诺曼底的可恶的小册子。仔细想一想吧，他们是向德·托尔贝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向他蛮横无礼的挑衅扔泥巴。如果您是英国人，这么一件小事，您会当作没有看见一样。惠灵顿勋爵在一生中经历过三四回这种事呢。"

“啊！有关荣誉方面的事，英国人不象法国人这么敏感和重视。英国工人只是一架机器；我们的工人生产的大头针不及英国工人，但是，他们个个都象哲学家，受到这些人蔑视是不好受的。”

陷入极度不幸之中的娄凡有气无力地继续说了一会。高夫拉住他的手，他又一次哭了。

“那个认出我的枪骑兵是谁呢？他们还大喊：打倒娄凡！”

“那名士兵把您的名字告诉布鲁瓦的老百姓，以为您是托尔贝写的那本下流小册子的作者罢了。”

“我精神上和身体上沾满了污泥，怎样才能走出泥潭呢？”娄凡极其悲伤地喊道。“我小时候，”过了一会，他又说，“尽心尽力希望长大了有益他人和受他人尊敬。在三年时光里，为了考入高等综合技术学校，我每天学习十个钟头，您以第四名考取，我是第七名。在学校里，学习量大大增加，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政府的一项卑鄙无耻的行动使我们义愤填膺，我们走上街头……”

“可笑的计算错误，尤其是它出在一伙几何学家身上；我们当时是二百五十个青年人，政府却投入了一万二千个农民反对我们，这些农民虽然不会思想，但是法国人一见危险就热血沸腾的品性把他们变成了优秀的士兵。我们犯了一八二六年可怜的俄国老爷们犯的错误……”

一向沉默的高夫就这样喋喋不休，力图分散娄凡的注意力，但是他发现娄凡没有听他说话。

“由于厌恶游手好闲和受人白眼的生活，我决定参军。出于个人的原因，我离开了军队；当然，为了避免屠杀工人，

离开军队只是个时间问题。您希望我变成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吗？如果是一个士兵，看到在这所房子的住户中有一个保卫敌人炮台的俄国人，这是可以原谅的；可是，这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是军官，谁能谅解呢？”

“唔！这比在布鲁瓦挨泥巴更糟，他们扔泥巴，因为在去年的局部选举中，他们被省长德·农图尔穷凶极恶地愚弄了。您还记得，他在卢瓦尔河的桥上布置了宪兵，检查镇上去城里投票的人的通行证；这些居民没有通行证，于是通通被宪兵拦住不准过桥。您得承认，这些人在您身上找到了向德·农图尔先生报仇的机会，他们干得好。”

“因此，当兵这一行必然导致特朗斯诺南街上的行动。一个在军队里等待机会建立战功的不幸的军官，难道一定要在镇压暴动的枪林弹雨里才辞职吗？”

“不，当然罗，您离开军队是明智的。”

“我于是投身政界。您知道，我勤勤恳恳地从上午九点工作到下午四点。我一天要妥善处理几十件事，而且往往事关重大。有时吃着晚饭，突然担心遗忘了什么紧急的事，我总是离开母亲和温暖的火炉，立即赶回办公室。因为我不期而至，还要受到值班职员的咒骂。为了不使父亲伤心，也因为我怕和他争吵，我承担了这次可憎的任务。我现在在为中伤梅罗培尔先生忙碌，使用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中伤一个正派的人。我满身污泥，有人对我大喊，说我的灵魂象我的脸一样肮脏！唉！”

娄凡在马车里伸直双腿，向前弯下身子。

“怎么办呢？挥霍父亲积聚的财产，无所事事，碌碌无为！

就这样在自我鄙弃中虚度年华，同时大叫大嚷：有一个比我强百倍的父亲，我是多么幸运啊！怎么办呢？我该干哪一行呢？

“一个人在欺诈成性的政府统治下生活，这是不幸的事，过分理智和洞察一切，我觉得同样是极大的不幸。他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欺骗性甚于波旁王朝和拿破仑的政府，因为它老是出尔反尔，在它的统治下，仅有农业和商业是独立的行业。我一直想：农业会把我抛进田野，在离开巴黎五十法里的地方，和那些形同野兽，未开化的农民同流合污。我更喜欢从商。确实，在商业方面，必须忍受甚至奉行某些卑鄙丑恶、缺乏最起码的宽厚心的习俗，它们是野蛮的十八世纪的产物，今天仍然被一些既悭吝又可鄙的老人，商业界的祸水奉为圭臬。这些习俗犹如中世纪惨绝人寰的暴行，它们在当时不算暴行，只是由于人类进步了，它们才变成了暴行。总而言之，这些卑鄙的习俗，怎么都好过屠杀特朗斯诺南街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或者说，更糟更无耻的是用我们携带的这些小册子为这一类事件辩护。

“我应该第三次改变职业！”

“您有一个月时间考虑这件事。但是临阵脱逃，或者照您的念头去做，从罗什福尔出发漂洋过海，您将在社交界留下贪生怕死，永世洗刷不清的坏名声。然而，您有勇气蔑视您出生其中的上流社会的观点吗？拜伦爵士没有这种勇气，雷斯红衣主教没有，拿破仑自以为高贵，但是在圣日耳曼区的舆论面前不寒而栗。按您目前的处境，一步错着将使您身败名裂。一个月之前，您曾经告诉我，您如何巧妙地对那个领

导四十名高级奸细的外交部长发泄仇恨，想一想那一席话吧。”

高夫努力议论一番以后便不作声了，过了几分钟，他们到达了歇尔省的省城。

第五十章

娄凡和高夫到达的时候，头戴棉织便帽的省长德·里克堡先生正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坐在小圆桌前吃煎蛋。他叫来女厨子玛丽雅，就食品柜里的存货，以及怎样为两位客人尽快准备夜宵，和她郑重其事地嘀咕了一阵子。

“他们的肚子空了十九法里啦。”他暗指两位远方来客在布鲁瓦进餐以后走过的路程，对女厨子说。

女厨子出去以后，他又说：

“两位，我们家里是我和厨娘打交道。这样，我妻子只需操心孩子就行了。而我，我听任这个姑娘多嘴快舌，知道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两位，我和她说话完全服从治安的目的。我这么做大有好处，因为在我的周围到处是敌人。两位，你们无法想象我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譬如说，我特别请了一个自由派理发师，我妻子有一个专门为正统派妇女服务的理发师。两位，你们知道我完全可以自己刮胡子。我还在打两场小官司，唯一的目的是让诉讼代理人克拉比埃先生和律师勒博先生有机会进入省长府，他们一个是当地最狡猾的自由派人士，另一个能言善辩，温和恭顺，恰似他为之效力的大财主。两位，我的地位危在旦夕；如果不是部长阁下保护我，我就是最倒霉的人啦。我的敌人首推主教大人；这个人

最危险。他和王后陛下的一个心腹交往甚密，主教大人的信件从来不经过邮局。贵族们对我的客厅不屑一顾，老是抬出亨利五世和全民投票要挟我。还有那些该死的共和党人，他们不过是一小撮，但是虚张声势，好象有千军万马一样。两位，你们能相信吗？豪门子弟随着年龄渐渐接近十八岁，都不知羞耻地站在他们一边。最近有迹象表明，一家狂妄的报纸参加了反对可敬的代理总检察长的大合唱，我罚了它一千法郎，可是，贵族派青年捐助六十七法郎，非贵族派的富家子弟捐助八十九法郎，帮助它支付这笔罚款。这不叫人心寒么？我们却在保护他们的财产免受共和国的蹂躏！”

“还有工人呢？”高夫问。

“五十三法郎，先生。真是可恶至极！而且五十三法郎全是碎钱！他们中间最多的捐六个苏。两位，有脸拿出这六个苏的人，居然是为我女儿做鞋的皮匠。”

“我想您一定把他辞退了吧。”高夫说，探索的目光紧紧盯着可怜的省长。省长显得十分尴尬，由于害怕上头来的两位先生进行调查，他不敢说假话。

“我坦率地说吧，”他终于开口说，“坦率是我的性格的基础，巴泰勒米是城里唯一专做高级女鞋的皮匠。别的鞋匠只做平民女子的鞋……我那几个女儿怎么都不肯……可是我已经狠狠地训斥过他了。”

娄凡听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心里越来越烦，十二点还差一刻，他冷不防地对德·里克堡先生说：

“先生，请您读一读内务部长大人的这封信，好吗？”

省长郑重其事地把信读了两遍。两个经过长途跋涉的年

轻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这次选举事关重大，而且非常棘手。”省长读完信说，“三个星期以来，我夜夜不得入眠，感谢上帝，我这个人从前是倒头就睡，连第二只拖鞋落地的声音都听不到。如果因为对国王政府一片忠心而做出对我的老百姓过于严厉的事情，我心里就会很不好过。我想美美地睡一觉，可是悔恨的心情，起码是痛苦地反省自己是否应该悔恨，往往把睡意扫得一干二净。特派员先生（这是殷勤的德·里克堡先生对娄凡的称呼；为了表示尊敬，省长有意称他为选举特派员），您在这方面还毫无体会。您还年轻，先生，烦琐恼人的行政事务从来没有损害过您内心的平静。您没有和老百姓直接对峙的经验。啊！先生，这真是严峻的时刻啊！一个人事后会想：我的行为无可挑剔吗？对国王对国家忠贞不贰是我唯一的行动指南吗？先生，您无法理解这种忐忑不安的痛苦心情。对您来说，人生充满了玫瑰色；你们乘着驿车旅行，一路欣赏变幻无常的云彩……”

“啊！先生……”娄凡忘了一切顾忌和礼仪，十分苦恼地说。

“您青春年少，纯洁宁静，甚至想象不到这是多么危险，甚至提起来都会令您毛骨悚然！我因此更加敬佩您，请允许我顺便这么说一句，我年轻的合作者。啊！永远保持诚实平静的心吧！处理行政事务，决不要做任何没有把握的事，且不说在名誉方面没有把握，总之是您觉得没有把握的事都不要做。没有平静的心境，先生，还谈得上幸福吗？做出在一丝不苟的名誉方面没有把握的事，您的心将再也不得安宁。”

夜宵准备好了，他们坐下来边吃边谈。

“正如最伟大的英国悲剧家在《麦克白》中所说，您杀害了睡眠，将再也得不到睡眠。”

“啊！无耻之徒！你是专门来折磨我的吗？”娄凡心想。他饿得要命，但是肠胃里一阵阵痉挛，连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去。

“请吧，特派员先生，”省长说，“象您的助理先生一样吃吧。”

“先生，我只是秘书。”高夫一边说，一边继续饿狼似地大嚼大咽。

娄凡听到这句迅速有力的话，心里十分痛苦，不禁看了看高夫。

他的目光仿佛在说：“您不愿意和我分担这次使命的耻辱吗？”

高夫完全不明白。他这个人非常通情达理，但是一点不灵敏；他蔑视察言观色，认为它和弱者提出的诸多借口一样，无非是为了逃避理所当然应做的事，换句话说就是逃避义务。

“请吧，特派员先生……”高夫知道这个倒霉的称呼令娄凡反感，于是对省长说：

“他是行政法院调查官，先生。”

“啊！行政法院调查官？”省长大吃一惊，“我们这些外省的省长，顺利地通过两三次选举以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担任这个职务。”

“这是愚蠢幼稚？还是恶意嘲弄？”娄凡暗自揣度，但是

不管怎样，他都不打算宽恕省长。

“吃吧，调查官先生。如果您在这里不是只停留三十六小时，部长在信里是这么说的，在后天中午您离开敝舍之前，我真有许多事情想对您说说，详细地向您报告许多情况，请您审查许多即将采取的措施。明天，我计划请您接见五十几个人，五十几个态度暧昧或胆小怕事的行政官员，以及不很公开或同样胆小怕事的敌人。他们有幸同您，同一个可以亲自和部长交谈的官员见面，所有的人都将大受鼓舞，我对此充满信心。此外，您这次引起全城人议论的接见，对他们来说无异是庄严的保证。调查官先生，能够和部长交谈是莫大的荣幸，是了不起的特权。先生，我们那些平淡的电报，为了说清楚问题不得不连篇累牍的电报能起什么作用呢？一个行政官员可以说：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和他生动有趣的报告相比，我们的电报算得了什么呢？”

凌晨一点半钟，省长还在唠叨这些近乎愚蠢的话。高夫困得要命，已经出去打点床铺。省长问娄凡是否可以在这位秘书面前无所顾忌地说话。

“省长先生，当然可以啦，高夫先生在部长的私人办公室工作，在处理选举事宜方面得到部长阁下的完全信任。”

高夫回来以后，德·里克堡先生觉得有必要把刚才对娄凡说过的看法从头至尾重复一遍，同时又加入了一些具体的人名。但是，这些名字对两位远方来客毫无意义，反而搅乱了省长先生企图对他们施加影响的计划。高夫因为不能睡觉非常生气，心想不如认认真真地工作，在征得行政法院调查官先生同意以后，高夫接连向德·里克堡先生提出了一个又

一个问题。

殷勤的省长虽然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念念不忘不做遗恨日后的事，但也终于坦白省内的形势非常险恶，八位法兰西元老，其中两位是大财主，提名许多下级官员参加竞选，而且多方庇护他们。

“两位，这些人接到我的通报，但是他们的答复却虚与委蛇。如果你们早到半个月，我们还可以考虑杀鸡儆猴，把其中三四个人革职。”

“但是，先生，您在信中不是已经将这层意思告诉部长了吗？我觉得，好象是要把邮局的女局长撤职吧？”

“杜朗太太，杜夏多先生的岳母吗？唉！可怜的女人！确实，她这个人思想很不好；撤掉她的职务，如果时机好的话，可以阻吓图尔维尔区的两三个公务员，其中一个是她的女婿，另两个是她的姑表兄弟。但是，当务之急不在这里；我的问题在梅朗，我有幸已经在选区图上向您指出过这个地方，那里的多数派起码比我们多二十七票。”

“但是，先生，我的文件袋里有您的信件的抄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从未对部长谈及过梅朗区的事。”

“唉呀！调查官先生，您想我怎么能写这种事呢？德·阿勒瓦尔伯爵大人是法兰西元老，他不是天天和部长见面吗？在他给他的代理人，公证人吕弗莱先生的信中，说的全是他在前一两天和部长阁下德·韦兹伯爵大人共进晚餐时听到的话。看来这种餐会经常举行吧。先生，我不能写这些事情。我是一家之主。明天，我将非常荣幸介绍您认识德·里克堡夫人和我的四个女儿。我必须赡养她们，这是不能不考虑的

因素。我儿子在八十六团当了两年士官，必须帮助他当上少尉。调查官先生，我坦率地承认，请您严守秘密，德·阿勒瓦尔先生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毁掉我；德·阿勒瓦尔先生希望将穿过他花园的公路改道，所以包庇梅朗选区的每一个人。至于我，调查官先生，哪怕是象征性的惩罚，譬如说把我调去别的省份，也等于破产。德·里克堡夫人为女儿们准备的三桩婚事将无法如愿。此外，我们的家具杂物很多。"

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坚韧不拔的高夫通过一连串紧追不舍的问题，甚至还施加了一些别的影响，终于使省长先生和盘托出了他再三回避的一项大计划。

"两位，这是我唯一的对策，一旦被人知道，如果有人在选举前十二小时稍加察觉，那就全完啦。因为，两位，这个省是全法国最坏的省份之一：二十七份《国民报》，八份《论坛报》！两位，你们是部长信任的人，我不敢在你们面前有任何隐瞒。不过，应该知道，只有在主席的人选大致确定下来以后，我才会点燃炸药实施这个选举计划。因为，如果过早爆炸，两位，只要两个钟头就足以坏事：无论是选举，还是你们卑微的仆人的地位。所以，我们确定提名香槟尼埃的冶金工厂厂主，让·皮埃尔·布隆多先生作为政府的候选人，我们的对手可能是马罗先生，不幸得很，这种可能性极大，马罗是香槟尼埃前国民自卫队少校。我说前国民自卫队，尽管它仅仅是暂时解散而已，我真不想见到它重新纠合在一起。所以，两位，我们选中了布隆多先生，他支持政府，因为他害怕削减外国钢铁的输入税。马罗是呢绒商，兼营建筑木材和薪炭材；他在南特做大生意。在开票决定选举团主席以前

两小时，一名'真正'从南特来的商业信使将给他带来一个惊人的坏消息，告诉他两个我十分熟悉、手中掌握着他部分财产的南特商人因为濒临破产，已经使用倒填日期的卖契把产业让给他们的朋友。我说的这个人将会丧魂落魄，立即出发去南特，我对此有十足的把握，他将抛下任何选举……"

"但是，您有什么办法让一名真正来自南特的信使恰好准时到达呢？"

"通过善良的肖沃，在南特当秘书长的老朋友。应该知道，通南特的电报线离此地只有两法里远，肖沃知道选举在二十三日开始，预期我会在二十三日晚上或者二十四日早晨给他通消息。就在马罗先生为南特的进款心神不宁的时候，我将穿上军礼服去投票地点于尔絮勒教堂附近。马罗一走，我就对乡下的选民们发表讲话，"德·里克堡先生接着压低声音说，"如果选举团主席是公务员，甚至是自由派也行，我将给这些系鞋罩的选民们散发用大字写着'冶金工厂厂主让·皮埃尔·布隆多'的选票。我用这个办法可以多得十票。选民们一旦知道马罗濒于破产……"

"怎么！破产？"娄凡皱起眉头问道。

"唔！调查官先生，"德·里克堡先生说，神态变得更加亲切了，"马罗在南特的客户破产，我有什么办法阻止城里习惯于夸大一切，喜欢瞎说乱讲的人从中得出结论，说他将被迫在这里停止付现呢？"省长加强了语气说，"如果他从这里运去木材，但是在南特拿不到钱，他用什么来付现呢？"

高夫微微一笑，好不容易才没有爆发出来。

"马罗先生在信誉上蒙受损失，一旦惊动把钱存在他那

里的人，不会导致真正的中止付款吗？”

“啊！那就太好啦，该死的！”省长完全忘乎所以了，“如果再次举行国民自卫队选举，我就没有他这个包袱啦。”

高夫十分高兴。

“先生，事情能够如此成功，简直令我无法相信……”

“哦！先生，共和思想快要泛滥成灾了。它将席卷我们的脑袋，淹没我们的家产，国王是阻挡这股洪水的大堤，先生，国王是唯一的大堤。应该加强国王的权威，作出必要的牺牲。为了抢救大部分房屋，牺牲一部分房屋是在所难免的事！两位，想到国王的利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无异于鸡零狗碎。”

“好极了，省长先生，太好啦！Sic itun adastra①，就是说进入行政法院。”

“先生，我没有那么多钱：一万二千法郎和巴黎的生活将毁掉我和我这个大家庭。先生，秘密地使一大笔钱，可以得到波尔多、马赛或者里昂的省长职位。譬如说，里昂应该是极好极好的地方。但是言归正传，时间已经不早了。总之，我个人少说可以多争取十票。可怕的主教有个卑鄙藐小、狡猾阴险、见钱眼开的代理人。如果部长阁下同意花钱，我将给克洛夏尔先生二十五路易，就是那个代理主教，让他施舍给那些穷神甫。先生，您会说送钱给耶稣会派是助纣为虐。我们应该仔细权衡利弊。这二十五路易将可以给我带来克洛夏尔先生控制的十几票，确切地说应该是十二票，不是十票。”

---

① 拉丁语：“一个人将因此进入天堂。”（维吉尔：《伊尼德》）

"克洛夏尔之流拿了您的钱，转身就会嘲弄您。"娄凡说，"他手下的选民由于信仰关系，可能在关键时刻拒绝参加选举。"

"噢！不会的！他们不会嘲弄一个省长的。"德·里克堡先生阴险地一笑，他对嘲弄这个词非常反感，"我们有'材料'，还有克洛夏尔先生的七封原信。事关圣·德尼·桑布西修道院的一个小姑娘。在处理……事件时，他为我在大主教面前帮过小忙，我向他保证已经烧掉这些信件，但是克洛夏尔先生是不会相信的。"

"十二票，或者说起码十票吗？"娄凡问。

"是的，先生。"省长不解地回答说。

"我给您二十五路易。"

他走近桌子，签了一张可去内务部兑现的六百法郎支票。

德·里克堡先生慢慢张大嘴，顷刻之间对娄凡倍加敬重起来。高夫看见殷勤的省长说话的样子，忍不住咕嘟咽下了一口口水。

"当然，先生，我实话实说。除了一般的办法：信函、游说、口头威胁……我不一一列举麻烦您了。您不至于觉得我会笨拙得留一手吧，先生。我可以拿在邮局截获的敌人的信作证，我在《国民报》有三个敌人，这些信详细得象讯问记录一样，而且我可以担保，它们一定会使国王高兴的。——除了一般的办法，我说，除了使马罗在战斗打响的时候销声匿迹，除了克洛夏尔先生控制的耶稣会选民，我还有一套软办法帮助布隆多。这位杰出的冶金工厂厂主不大聪明，但是，他有时

还肯听人劝告，能及时作出一些牺牲。他有一个侄子在巴黎当律师，而且又是一个作家，安比居剧院曾经上演过他写的一个剧本。这个侄子一点不傻，他从叔叔这里得到一千埃居，为维持钢铁输入税四处游说。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应邀去财政部吃饭。这都是定居巴黎的本省人在信里写的。马罗去职以后，从巴黎来的第一个邮班就给我送来一封信，告诉我布隆多先生的侄子已经出任财政部秘书长。一周以来，每一个邮班都给我送来一封类似的信；然而，十七个自由派选民，我对这个数字有十分把握，和财政部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布隆多明确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选他，他的侄子是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的。

"现在，调查官先生，请您看一看这张选民统计表：

选民登记人数	613
参加选举人数(至多)	400
有把握的立宪派选民	178
可从马罗的选民中分化出来的人数	10
克洛夏尔先生暗中控制12票，至少可得	10
总计	198

"我还缺少两票，然而布隆多先生的侄子，阿里斯蒂德·布隆多任职财政部起码可以带来六票。总共超出半数四票。其次，先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您同意我放出空气将四名公务员革职（我以名誉担保，而且可以先交给第三者一千法郎违约金），我可以向部长保证，我们就不会仅仅多可怜

的四票，而是多十二票，甚至十八票。我很幸运，布隆多是个糊涂虫，一辈子没有得罪过人，他天天对我说，他本人可以争取到十来票，不过这件事不很明朗。但是，先生，代价是很大的，我是一家之主，无法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财力去打好这一仗。部长在五日发出的'特别'信件中，答应给我一千二百法郎选举经费。我使用这笔拨款，已经花了一千九百二十法郎。我想部长阁下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让我负担这七百二十法郎吧。"

"如果您马到功成，这是毫无疑问的。"娄凡说，"相反，先生，我可以告诉您，他给我的指示中可没有谈及这件事。"

德·里克堡先生手中捏着娄凡给的六百法郎支票。突然，他发现支票上的字迹和那封他出于谨慎，只对两位先生吐露了部分内容的信件一模一样。从这时起，他对选举特派员更是五体投地了。

"不到两个月以前，"德·里克堡先生有幸和部长的红人说话，激动得满脸绯红，"部长阁下曾为轰动一时的N事件给过我一封亲笔信。"

"国王非常重视那件事。"

省长打开暗锁，从有活动柱面盖的办公桌里取出部长的那封信，大声地读了起来，然后把它交给了两位先生。

"这是克罗米埃的字迹。"高夫说，

"怎么！不是部长阁下写的么！"省长惊讶不已，说，"两位，我可是鉴别字迹的专家！"

由于这句话是冲口而出，德·里克堡先生的声音变得非常刺耳，而且有一种介于责备和恐吓之间的嘲笑口吻。

“省长的腔调。”娄凡想，“否则，说话的声音不会这么难听。德·韦兹先生如此粗俗，七八成是因为他曾经在省长官邸的客厅里自言自语了十年。”

“德·里克堡先生确实是鉴别字迹的专家。”高夫说，他已经毫无睡意，不时地为自己斟满一大杯索缪尔白葡萄酒。“要说模仿部长阁下的笔迹，谁都比不上克罗米埃这家伙，尤其是他刻意模仿的时候。”

省长提出了几点异议；他感到耻辱，因为，部长的亲笔信是保护他的虚荣心、保证他平步青云的依据。最后，他还是承认错了，高夫一想到呢绒兼木材商马罗先生可能破产的遭遇，对可敬的东道主始终毫不留情。省长手中拿着部长的亲笔信，继续站在那里发愣。

“四点钟了。”高夫说，“如果继续这么谈下去，我们将无法按省长先生的要求在九点钟起床啦。”

德·里克堡先生听到“要求”二字，以为高夫是有意挖苦他。

“两位，”他站起身深深一鞠躬，脑袋几乎碰到了地面，“我将在九点半钟召集请你们首批接见的人。我在十点钟亲自去你们的房间。在见到我以前，你们放心睡吧。”

不管两位先生如何推辞，德·里克堡先生坚持要陪他们去两间共通小客厅的卧室。为了巴结两位客人，他甚至把床下都检查了一遍。

“这个人实际上一点不蠢。”省长终于离开了，高夫对娄凡说，“瞧！”

他指了指桌子，桌子上干干净净地摆着一盆冻鸡，一盆

烤兔肉，还有酒和水果，他又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

两位远方来客直到清晨五点钟才各自上床。

"娄凡似乎已经忘掉在布鲁瓦发生的事情。"高夫自言自语说道。确实，作为一个克尽厥职的政府雇员，娄凡现在一心一意惦记着布隆多先生的竞选事宜。在上床以前，他重新看了一遍德·里克堡先生交给他的选民统计表。

时钟刚敲十点，德·里克堡先生走进娄凡的卧室。忠心的玛丽雅端着装有牛奶咖啡的茶具跟在后面。玛丽雅身后还有一名小侍者，同样手捧一套茶具，上面有茶、奶油和一个开水壶。

"水很热。"省长说，"雅克马上给你们生火。你们不用着急。喝点茶和咖啡。正式的早餐安排在十一点钟，下午六点钟举行四十人参加的便宴。你们的光临已经产生最佳效果。将军是个惹不起的傻瓜，大主教暴躁而且自信。如果你们觉得方便，我让人在十一点半备好马车，你们可以花上十分钟，先后去拜访一下这两位公职人员。你们不用着急；我召集起来准备让你们首批接见的十四个人是九点半才到的……"

"非常抱歉。"娄凡说。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他们都是自己人，都是吃公家饭的人。他们都等惯了。"

娄凡厌恶任何可能被视为傲慢无礼的行动。他赶紧穿好衣服，立即会见了十四名公务员，目睹他们迟钝、愚蠢，以及把他奉若神明的神态，他简直吓呆了。

"我就算是王子，他们低三下四的姿态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您使他们不高兴啦，他们会觉得您目中无人呢。”听到高夫这句话，他吃了一惊。

“目中无人？”娄凡惊讶地说。

“不错。您这是对牛弹琴。您说的那些道理对这些畜生来说过份深奥。‘您的网撒得太高’。在吃早饭的时候，您还会遇到一些古怪的人物呢。您将见到德·里克堡的几位千金。”

事实完全证实了高夫的预言。娄凡抓住机会对高夫说：

“她们是刚中了四万法郎彩票的小贱人。”

其中一个比她的姐妹更丑，但是不象她们那么因为出身高贵而自负。她有点象戴奥德琳达·德·赛尔彼也尔。往事的回忆紧紧地缠住了娄凡。他醒悟过来以后，立即打起精神和奥古斯蒂娜小姐攀谈起来，德·里克堡夫人看在眼里，马上想到这是她女儿的一门好亲事。

省长提醒娄凡该去拜访将军和大主教了。德·里克堡夫人极不耐烦，轻蔑地对丈夫打了个手势，结果，这餐饭一直吃到一点钟才算结束。娄凡坐车出发的时候，已经有四五批程度不同地亲政府的人等着他接见；他们被分别关在省政府的各个办公室里，而且有人严密地看守着。

高夫不想跟他的老同学一起去，他希望去城里逛一逛，了解一下这座城市，但是事与愿违，他得接见省政府的机要秘书和其他职员。

“我将帮助我们的江湖医生开市大吉。”他想。他的态度冷静严厉，使政府雇员们感到他这次担负的使命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

过了十分钟，高夫不客气地打发他们出去以后，脱身想

去看看市容，但是，始终在监视他的省长半路上截住他，强迫他听他写给德·韦兹伯爵有关选举的一封信。

“全是第三流的报纸文章。”高夫忿忿地想，“在我们的《巴黎日报》，这种文章不值十二法郎。这个人说话比他写文章强一百倍。”

高夫正要找借口摆脱德·里克堡先生，娄凡回来了。后面跟着伯爵德·博瓦尔将军。这是个自命不凡的高个子，满脸肥肉，面色蜡黄，平庸之相无出其右，虽然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可爱、斯文礼貌的青年人，不过说句实话，任凭你在他面前说什么，他都一窍不通。选举这件事似乎已经搅得他晕头转向，他动辄就说：这是行政部门的事。虽然娄凡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给他送去部长的一封措辞十分明确的信，但高夫从他的言谈中看得出来，他还在猜测娄凡这次使命的目的。

晚饭前的接见变得越来越荒唐。娄凡由于一下子干得太猛，到下午二点钟已经精疲力竭，头脑中空空如也了。结果，他反而变得非常有礼貌。省长对此有很高的评价。最后是个别会见四五个最重要的人物，娄凡的表现更是无懈可击，既糊涂又适可而止。省长坚持要娄凡先生见一见代理主教克洛夏尔先生；这是一个瘦子，一脸苦修修士相，听他说话，娄凡觉得他确实是那种接受二十五路易便可以拱手交出十来个耶稣会选民的人。

直至吃晚饭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六点钟，在省长的客厅里聚集了四十三位客人，全是城里的头面人物。客厅的门左右打开，省长看见娄凡穿着便服走进来，心里不禁一沉，

他本人和各位将校军官无不戎装威严。心力交瘁的娄凡被安排坐在省长夫人的旁边,这使德·博瓦尔将军夫人大为不满。反正是政府出钱买劈柴,客厅里热得令人难受,晚餐总共进行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但是不到一半时间,娄凡已经担心自己会出洋相,热晕过去。

晚饭后,他请求到省府花园里走走。省长寸步不离,坚持要陪他一起去,娄凡不得不推托说:

"我要对高夫先生作一些指示,在邮车出发之前,他得写几封信交给我签发。我们不仅需要采取谨慎的措施,而且需要随时向上报告。"

"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两位远方来客互相说道。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被迫回到客厅里,并且在窗边和五六位支持政府的重要人物进行个别交谈,但是这些人一致以布隆多先生令人绝望的无能为借口……在餐桌上,布隆多先生开口闭口钢铁以及天公地道应该禁止英国货进口,甚至令这座外省城市里的公务员都很不耐烦了。好几个支持政府的人认为,《论坛报》被起诉一百零四次,临时拘留所扣押成千上万可怜的青年人,都是很荒谬的事情。娄凡花了整晚时间驳斥这些危险的异端思想。虽然凶恶的奥斯曼人已经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罗马帝国后期的希腊思想家们还在为他泊山[①]的"圣光"争论不休。他此时振振有词,大量地引用着他们的话。

看到自己旁征博引已经产生效果,娄凡向高夫打个招呼,

---

① 据《圣经》记载,耶稣在他泊山改变形象,脸面明亮如日,衣裳洁白如光。

悄悄地离开了省长官邸。这时已是晚上十点钟。

“去看看市容吧。”两个可怜的青年人说。一刻钟以后，他们正专心致志地议论着一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德·里克堡先生找来了。

“两位，我到处找你们……”

娄凡差点儿失去了耐心。

“但是，省长先生，邮班不是午夜时分出发吗？”

“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

“唔！您看见了，我在向他口授信件内容。高夫先生的记性真是惊人。我说的话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还常常帮助我删除可能出现的重复和其它的小错误。我的事情太多了！您遇到的麻烦不及我的一半。”

娄凡和高夫用以上这些话，以及其它更加好笑的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德·里克堡先生打发回省长官邸了。

两位朋友在十一点钟回到省长府，给部长写了一封长二十行的信。这封寄给老娄凡先生的信由高夫投去了邮局。

十一点三刻，省长接到门房报告，行政法院调查官先生没有委托门房向巴黎发信，他感到十分意外。接着，邮局局长又向他报告没有收到任何给部长的信件，他越发惊奇了。这个情况使省长先生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上午七点钟，省长求见娄凡，向他提交有关免职的报告。德·里克堡先生提出罢免七个人，娄凡费尽唇舌说服他把罢免的人数削减到四个。

一直唯唯诺诺、近乎摇尾乞怜的省长，似乎第一次变得强硬起来，甚至还强调了他，娄凡的责任。对此，娄凡也毫

不示弱，粗暴无礼地作了答复，最后还拒绝了省长已经吩咐备下的午餐会。这次知己朋友之间的小聚原定下午两点钟举行，总共只有十七个人参加。娄凡拜访过省长夫人，不容省长有丝毫挽留的余地，按照原来的计划在正午十二点准时出发了。

大路在一座座山岗间蜿蜒前伸。两位旅客很高兴，虽然车夫在一旁怄气，他们还是下车步行了两法里。

经过三十六小时的紧张活动，娄凡已经把布鲁瓦的嘘声和烂泥抛到了九霄云外。马车洗刷过两遍……他打开书包，想取出德·韦德先生写的旅行记读一读，但是书包里满是湿漉漉的泥巴，书也给弄坏了。

第五十一章

他们绕道六法里，参观了著名的N 修道院遗迹。在叹为观止之余，这两个综合技术学校名副其实的学生一时技痒，还把好几处建筑实地测量了一番。

这次游览帮助他们消除了旅途的疲劳。同时，哥特式建筑艺术、预言百分之五十一的新生儿将入地狱的宗教，以及它们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把困扰他们头脑的凡人小事一扫而空了……

“我们那座马德莱娜教堂真是愚蠢至极，报纸上还大肆吹嘘呢。一座外表轻松悦目的希腊神庙，却用来举行崇奉妖魔鬼怪的秘密祭礼！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是荒谬绝伦的建筑。但是在公元一五〇〇年，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进行内部装修的时候，圣彼得大教堂并不荒谬：利奥十世的宗教是令人愉快的宗教；他是教皇，在装饰他偏爱的艺术品陈列馆的壁画里，通过拉斐尔之手画上了世代相传的丽达和天鹅的爱情故事①。自从以倾心胞妹丽自责的帕斯卡尔②为首的冉森教派问世，伏尔泰的冷嘲热讽使崇尚宗教礼仪的圈子大大缩小以后，圣彼得大教堂变得荒谬了。”

---

① 古代神话故事。宙斯变形为一只天鹅追求传说中斯巴达王的妻子丽达。

② 法国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1623—1662）。

“您把部长当成了聪明人。”高夫说，“用生意人的话来说，您为他提供了最优惠待遇。但是，看到一封长二十行的信，他是不会满意的。也许，部长会把所有的信呈送国王。倘若信后的署名是卡诺①或者蒂雷纳②，国王看到后会觉得这么写就够了。但是，负责选举的特派员先生，请允许我说句老实话，您的名字还无法使人联想起一大堆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

“好！让我们向部长证明这一点吧。”

他们在一个小镇上停留四个钟头，写了一封长达十页，介绍马罗、布隆多和里克堡等人的信。他们的结论是，即使不采取革职的措施，布隆多先生也将拥有超出四至十八票的多数。他们用密码另外写了一封信，汇报德·里克堡先生发明的关键性办法，其中包括南特的破产事件，阿里斯蒂德·布隆多先生担任财政部秘书长，以及代理大主教先生收受二十五路易等等详情，这封信寄给了烦恼街三号的……先生。这位先生的任务是代收信件和代写部长阁下希望被人认为是他亲笔写的信件。

“我们扮演过巴黎人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的角色了。”高夫一边上车，一边对他的朋友说。

两个钟头以后，在苍茫的夜色中，他们遇见一名信使，立即请他稍停片刻。信使很生气，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但是在高夫厉声说出寄信人的名字以后，他一改故态，忙不迭地请求特使先生原谅。这一切都必须如实记录下来才行。

① 法国数学家（1753—1823）。
② 法国元帅（1611—1675）。

第三天中午时分，两位旅客远远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座钟楼的尖顶，人们担心梅罗培尔先生在康城当选，现在这个卡尔瓦多斯省的省会快到了。

“前面是康城。”高夫说。

娄凡心里一沉，转过身朝着高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亲爱的高夫，我对您说句心里话。我是个不知羞耻的人，您看见我哭……　天晓得我在这里还会做出什么下流无耻的事啊？”

“您不要抛头露面。省长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您从旁支持他就算了。凡事不要太认真。”

“上次住省长府是个错误。”

“不错，但是我们所以出错，是因为您办事太认真和急于求成。”

康城愈来愈近，两位旅客发现大路上有许多宪兵，还有一些身穿便服，手握粗木棒，走起路来姿势僵直的市民模样的人。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们是在交易所挥舞棍棒的人。”高夫说。

“有人在交易所挥舞棍棒吗？这是《论坛报》无中生有吧？”

“我就亲身挨过五六棍，如果不是我抓住一把大卡尺，摆出架势要捅破这些先生的肚皮，事情就不妙啦。那个神气十足的头头N先生离开十步路远，站在中二楼的一扇窗口旁大喊：那个秃小子是闹事的主谋。我从科洛纳大街逃了出来。”

在康城的城门下，卫兵花了十分钟还没检查完两位旅客的护照，娄凡忍不住火了。一个高大强壮,手中舞弄着棍棒，在城门下蹓跶的中年人走过来，赤裸裸地威胁他老实一点。

“先生，我叫娄凡，行政法院的调查官。我看您是个笨蛋。您有胆量，就把您的名字告诉我。”

“我叫驴的驴①，”手持木棒的人一边绕着马车转悠，一边冷笑着回答说，“勇敢的先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们国王的代理人吧。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在瑞士见面，为了让上司提拔你们，”他压低声音又说，“你们想吃多少耳光，想受多少蔑视都可以。”

“你永远没有资格说荣誉两个字，伪装的奸细！”

“说实话，”高夫几乎笑了起来，“我真想看看您象我从前在交易所一样受点儿嘲弄。”

“我没有卡尺，但是我有手枪。”

“您可以不受抵抗，一枪打死这个乔装打扮的宪兵。上头命令他不准同人发生争执，说不定他在蒙米拉叶（或者在滑铁卢）还是一个勇敢的士兵呢。今天，我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高夫苦涩地一笑，继续说，“还是不要伤和气吧。”

“您真是残酷。”娄凡说。

“无论什么人问我，我都说真话，这是不容讨价还价的。”

娄凡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

马车得到批准开进了市区。在旅店门口，娄凡抓住高夫

① 音译为吕斯图克吕，民间流传的愚人形象。

的手说：

"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不，如讲道人所说，您是时代的幸运儿，您从来不需要做自己讨厌的事，我一直不相信您会这么幼稚。您是哪里钻出来的？您是一块未经琢磨的石头。昨天，您在接见最初几批人的时候，简直象诗人一样。"

旅店老板接待他们的态度非常神秘：一会儿说有现成的客房，一会儿又说没有。

事实是店主需要事先通知省政府。害怕受宪兵和警察骚扰的旅馆接到过命令，不准为梅罗培尔先生的支持者提供住宿。

经省长布科先生批准，旅店老板终于安排娄凡和高夫住下了。他们刚刚走进房间，一位很年轻、穿得非常体面，但是显而易见身佩手枪的先生，默默地交给娄凡两份红色封面，印刷粗糙的十八开小册子。布科·德·塞朗维尔先生在《国民报》、《环球报》、《信使报》，以及一八二九年其它自由派报纸上发表过许多宣扬极端自由主义的文章，这本小册子便是这些文章的合集。

"很好，"娄凡说，"他的文章不坏。"

"太夸张啦！夏多布里盎先生的拙劣翻版！标新立异，脱离普通意义的词句比比皆是。"

一个警察进来打断了两位先生的谈话，他面带虚伪的微笑，不停地问了一连串问题，然后送给他们两本八开的宣传品。

"简直是浪费！全是纳税人的钱。"高夫说，"我敢打赌，这

是政府印发的小册子。"

"唔！当然罗！这是我们的小册子，是我们在布鲁瓦丢失的小册子；不折不扣是托尔贝的杰作。"

接着，他们继续阅读曾经使布科·德·塞朗维尔这个名字在《环球报》上大出风头的文章。

"我们去看看这个杀回马枪的人吧。"娄凡说。

"我未敢苟同您对文章的评价。一八二九年，他并不相信自由派的理论，正如他今天不相信有关维护社会和睦安定的准则一样。在拿破仑时期，他会万死不辞去争取上尉军衔。当时的虚伪比起今天的虚伪，唯一优越的地方是在拿破仑统治下，崇高的虚伪离不开勇敢无畏的精神，在战争年代，这种精神来不得丁点儿虚伪。"

"当时有崇高伟大的目标。"

"这是拿破仑的事。请德·黎塞留红衣大主教之流登上法兰西的王座，布科之流的卑躬屈节，他们命令宪兵们乔装打扮的劲头，或许都有实用的目的。这些可怜的省长所以倒霉，是因为他们目前的行当只要求具有下诺曼底理财神甫的品行就可以了。"

"下诺曼底理财神甫拿到权力，然后转手卖给他那伙狐群狗党。"

娄凡和高夫怀着这种完全哲理性的高深想法，对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既不恨也不爱，纯粹把他们看成是控制国家预算的人操纵的机器，走进了康城的省长官邸。

一名穿着讲究得在外省颇为少见的近侍把他们带到一间玲珑雅致的客厅。王族每一位成员的油画像使客厅锦上添花，

即使在巴黎最漂亮的住宅里，这间客厅也毫不逊色。

“这个叛徒肯定要让我们在这里等上十分钟了。根据您的官阶，他的官阶，以及他担负的重任，这是规矩。”

“我刚好带来了十八开的小册子，里面全是他的文章。如果他让我们等待的时间超过五分钟，他将会看到我在专心致志地读他的大作。”

两位先生站在壁炉旁取暖，娄凡看见挂钟走了五分钟，但是他们等的人仍旧毫无动静。他于是背对着门口，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和高夫继续谈话，手中拿着打开的红色封面的十八开小册子。

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娄凡立即装出全神贯注阅读小册子的样子。高夫对这两个同样妄自尊大的人首次相遇颇感兴趣。一扇门打开了，他转过身背对壁炉，看见走进来一个又矮又瘦、但是风度翩翩的人。这个人从清早起就穿一条黑色紧身裤，两条裤腿描划出在他的省里也许最纤细的线条。在他进来以后过了漫长的四五秒钟，娄凡才把手中拿的小册子放进书包里，一见这本小册子，德·塞朗维尔先生的脸倏地变成了葡萄酒的深红色。高夫发现他的嘴角也在挛缩。

高夫觉得娄凡的态度冷淡、自然、果断，还稍许带点儿嘲弄。

“真是奇人，”高夫心想，“法国人一穿上军装，不需要多少时间就会染上军人气质。他从本质上说是个老好人，曾经当过兵，可算什么兵呀，仅仅十个月而已，但是他的双腿，他的双臂一辈子都会对人说：我是军人。高卢人成为古代最骁勇善战的民族是不奇怪的。佩带军人标志的乐趣使他们得

意忘形，但是也最有力地使他们获得两三种永远不会失去的品德。"

高夫还在思考。他的思想充满哲理性，也许还稍稍带些嫉妒的味道，因为他是个穷人，而且念念不忘这一点。与此同时，娄凡和省长之间有关选举的谈话已经相当深入。

小个子省长说话缓慢，装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但是显而易见，他在克制自己的情绪。说到政敌的情形，他忍不住小眼睛闪闪发光，咬牙切齿了。

"要么是我有眼无珠，"高夫心想，"要么确实是他一脸凶相。"高夫接着又想，"他东一个梅罗培尔先生，西一个梅罗培尔先生，在说先生这两个字时，那副样子特别滑稽。很可能真的是一个卑劣的狂热分子。如果他能够手到擒来，将这个梅罗培尔送去特别军事法庭，象当年审判卡隆上校那样的特别军事法庭，看来他非把梅罗培尔枪毙了不可。当然，也可能是这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使这个政治家头脑彻底乱了方寸。（省长刚刚说过：如果我有一天成为政治家。）狂妄得可笑，"高夫想，"他也想当政治家。只要法国不被哥萨克骑兵征服，我们的政治家不是福克斯[①]之流，就是皮尔[②]之流。象福克斯一样的汤姆·琼斯，或者象皮尔一样的布莱菲尔·德·塞朗维尔先生至多当个王室侍从长，或者当个贵族院的掌玺大臣罢了。"

显然易见，德·塞朗维尔先生对娄凡的态度非常冷淡。"他把娄凡当成了竞争对手。"高夫心想，"然而，这个瘦

---

① 英国政治家（1749—1806）。

② 英国政治家（1788—1850）。

弱、卑劣、自命不凡的人已经三十二三岁了。说实在话，娄凡这家伙表现得不坏：十分冷淡，又带着一种不露声色、极有教养的嘲笑；既注意保持生硬的态度，避免表现出上等人诙谐的腔调，同时又十分注意自己的思想。”

“省长先生，能不能给我一份选民统计表？”

德·塞朗维尔先生面有难色，但是他终于回答说：

“我心里有底，但是没有写成书面材料。”

“高夫先生，我这次出使外省的助手……”

娄凡把高夫的身份重复了几遍，他觉得省长先生似乎很不重视高夫。

“……高夫先生也许带着笔。您允许的话，他可以在旁记录。请您不吝指教，把数字跟我们透露一下。”

德·塞朗维尔先生感觉到最后这几句话里的揶揄成分，神色变得十分慌张，与此同时，高夫在旁以极具挑战性的冷静，慢慢地打开行政法院调查官先生的俄制皮包里的文具盒。

“让我们一起慢慢地整整这个小人。我的任务是尽可能拖时间，让他好好地尝尝这种好滋味。”

他整理好文具盒，接着又摆弄了一阵桌子，在足足一分半钟的时间里，娄凡一言不发，态度十分冷淡。

“妄自尊大的军人战胜了妄自尊大的平民。”高夫心想。

他在安排妥贴可以写字以后说：

“您方便的话，请把选民统计的情况说一说，我们可以记录了。”

“当然，当然。”又瘦又小的省长说。

“邪恶的重复。”毫不留情的高夫心想。

省长开始讲述，但不是口授……

“在讲述和口授的细微差别中，有一些油滑的习惯在作怪。”娄凡心想，“他不如那个里克堡庸俗，但是他能不能有同样的作为呢？这个人在他的客厅里有意摆架子，不就因为他是省长和选举负责人吗？这个脑瓜子狭窄、额头低平的人，有足够的智力来自鸣得意和应付省长之职吗？我怀疑。继续看他会怎么样吧。”

娄凡终于证明，他对这个喜欢吹毛求疵的小个子省长采取的态度是恰当的，对自己接受的角色所需的虚伪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担任这次使命以来，这是第一次感受到满足，也是在布鲁瓦的烂泥巴引起的无穷痛苦以后，第一次得到精神上的补偿。

省长双腿并拢，一动不动地站在娄凡面前，他一边说，高夫一边记：

登记选民数	1280
参加选举的人数（估计）	900
立宪派候选人戈南先生	400
德·梅罗培尔先生	500

四百票对五百票，省长没有就这两个数字作任何解释，而娄凡也觉得不便再打破砂锅问到底。

德·塞朗维尔先生以他雇用的工人为借口，表示无法腾出最合适的房间安排两位客人住宿。而且他得等第二天才能设宴为他们洗尘。

三位先生分手了，态度之冷淡，仅仅没有表面化而已。

“这个人远远不如里克堡那么讨厌。”他们刚走到街上，娄凡就快活地对高夫说。由于觉得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很成功，他第一次把在布鲁瓦的遭遇放到了次要的地位。

“您刚才远比一个政治家，也就是说一个毫无价值，尽说些漂亮话的人，更加政治家。”

“所以，虽然我们在那里足足罗嗦了一个钟头，但是您对康城的选举情况依然不甚了了，相比之下，我们和德·里克堡先生只交谈了一刻钟，您那些尖锐的问题一下子就迫使他放弃可恶的泛泛之谈了。

“德·塞朗维尔先生和那位殷勤的有产者，甚至可以和女厨子讨论帐目的里克堡先生，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德·塞朗维尔先生容易相处得多，一点不可笑。我父亲会说，这个人更猜疑，更凶恶。但是我敢说，他办事远远不如歇尔省的省长精明。”

“这是个比里克堡之流好看得多的绣花枕头，”高夫说，“但是用起来就会相形见绌。”

“我从他的脸上，确实看到了唯一使他红色封面的文章集生色的尖酸刻薄。”

“这是一个需要行动，需要耍阴谋，需要让人感觉到他的权威的狂热分子吧？正如他从前抨击对手的文章著作一样，他也许会把这种欺压别人的需要用于他的野心吧？”

“确切地说，他自以为有成箩的道理，所以更象一个喜欢夸夸其谈和吹毛求疵的诡辩家。这个人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里也许可以大显身手。他是乡村的公证人心目中的米拉

波[1]。"

从省长府出来，他们获悉去巴黎的邮班要等晚上才出发，于是在城里轻松地逛了一圈。显而易见，周围发生了一些很不平常的事，往日里悠哉游哉的外省居民都表现出神色匆匆的样子。

"这些人一反常态，平日麻木不仁的模样全不见了。"娄凡说。

"您会发现，经过三四十年的选举，外省人将不会象现在这么愚蠢。"

城里有一间博物馆，陈列着在里尔博纳出土的古罗马遗物。其中一座伊特鲁立瓦的怪兽像，由于年代久远，遍体铜绿，几乎连形状都已难以辨认。两位先生花了不少时间和馆长讨论它的古老程度。馆长根据资料员提供的材料，正在解释它有二千七百年历史，突然，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朝两位远方来客走了过来。

"两位，请原谅我这个陌生人跟你们说几句话。我是法利将军的仆人。将军已经在你们下榻的旅馆恭候一个钟头，他请两位原谅派我来通知你们。法利将军要我转告两位的原话是：时不我待。"

"我们跟您一起去吧。"娄凡说，"我真羡慕有这么一个仆人。"

"让我们看看能不能这么说：有其主必有其仆。其实，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现在。研究古董经验显然还不够。也许，在

① 大革命时期的演说家，君主立宪党人。

我们的行动中，有些对塞朗维尔妄自尊大的衙门作风过于激烈的东西。您妄自尊大的军人气质，恕我使用这个字眼，完全战胜了他的妄自尊大。”

两位先生发现旅馆门口布满军警。在他们的客厅里，等着一个五十来岁、脸膛红润的人。这个人外貌有点象农民，但是目光亲切有神，举止也一如眼神。他就是一师之长的法利将军。一个当过五年普通的龙骑兵，养成某些粗俗习惯的人，能够象他这样真诚有礼，看上去还非常通情达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他完全没有那种军人的高傲神气，这个发现使高夫颇感意外。他举手投足的姿势完全和普通人一模一样。法利将军热烈支持政府雇用的笔杆子戈南先生当选，以便击败梅罗培尔先生，但是他的热情丝毫没有存心不良，甚至也没有发泄私愤的成份。他说到梅罗培尔先生，犹如谈论一个被他围困在城里的普鲁士将军一样。法利将军不论提到谁，甚至是谈及省长，都表现出极大的敬意；但是显而易见，他毫不例外地遵循着这条原则：出于本能，将军天生是省长的死对头，省长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而将军至多只能在十来个高级军官面前耀武扬威。

娄凡在抵达康城的同时，派人给法利将军送去了部长的信件，将军一得到消息立即就找来了。

“可是你们去了省长府。我跟你们说实话，两位，我对这次选举非常担心。五百个支持梅罗培尔的选民斗志昂扬，信心十足，他们还可以发展壮大队伍。我们的四百名选民忧心忡忡，无声无息。我直率地说吧，两位，因为战斗已经打响，任何无谓的客套都于事无益，我觉得，我们那些忠厚的选民

为他们必须扮演的角色感到羞耻。梅罗培尔先生这个鬼东西是个很有教养的上等人，既有钱又乐于助人。他这辈子没有和人红过一次脸，即使被恶毒的小册子逼得忍无可忍……”

“什么小册子？”娄凡问道。

“怎么！先生，省长先生没有给您黑色封面的小册子吗？”

“您是第一个对我提起小册子的人，将军，如果您能帮我搞一本，我将十分感激。”

“这一本您拿去吧。”

“怎么！这是省长的小册子。他没有接到紧急命令，一本也不准运出印刷所吗？”

“德·塞朗维尔先生一意孤行，不服从这个命令。这本小册子也许过分强硬，它从前天起已经到处传开了，我不能不对你们说实话，两位，它产生的效果非常可悲。起码这是我的看法。”

娄凡在部长的办公室里仅仅见过它的底稿，他于是迅速地把小册子重新浏览了一遍。由于底稿往往模糊不清，他觉得在眼前的小册子里，讽刺挖苦甚至恶意中伤梅罗培尔的话似乎比底稿激烈了成百倍。

“天哪！”娄凡一边读一边叹了口气。他是负责选举的特派员，虽说错误的行动令他气愤，然而他的叹息声更多地流露出一个正派人受挫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天哪！”他终于说，“后天就要举行选举了！可是梅罗培尔先生在这个地方普遍受人拥护！这将迫使漠不关心、甚至胆小怕事的上层有教养人士采取行动。”

“我很担心，”将军说，“这份小册子会使这些人投他四十票。对他只能有一个办法。如果国王政府不把他挪远点，除了他自己一票以及耶稣会狂热派的十二三票以外，他将获得全部的选票。”

“这个人起码很顽固，很贪财吧？”娄凡说，“这里有人控告他，说他为了打赢官司，请初审法庭的审判员吃饭。”

“这个人非常慷慨大方。他确实在打官司，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诺曼底嘛。”将军一边说一边笑了笑，“他打赢官司，因为他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是全省的人都知道，不到两年前，他把判赢的一笔钱作为施舍还给了一个寡妇，这场对他不公平的官司还是这个女人已故的丈夫挑起的呢。梅罗培尔先生有六万多里佛年金收入，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多继承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里佛的年金。他有七八个叔叔伯伯，个个都是有钱人！而且都不曾婚娶。和大部分乐善好施的人不同，他一点都不愚蠢。他帮助当地的四十来家佃户把收入翻了一番。他说，这是为了让佃户们象商人一样心里有一本账，他说不这样做就不会有农业。有一名佃户向梅罗培尔先生表示，除去全家老小的开支，他一年赚了五百法郎；梅罗培尔先生又给他一笔同样数目的无息贷款，十年后偿还。据说，他把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利润让给一百户小工厂主。作为省府的临时顾问，他在一八一四年外国人入侵期间操纵省府大权，为所欲为。他和一名骄横跋扈的上校针锋相对，用手枪把他赶出了省政府。总之，他是个全面发展的人。”

“德·塞朗维尔先生在我面前只字不提这些情况。”

他继续读了几行。

“天哪！这本东西把我们全毁啦。”他说着垂下了双臂，“将军，您说得很对，我们刚刚打响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很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离最终决定梅罗培尔先生和政府命运的投票还有三天时间，虽然先生并不熟悉高夫先生和我，我们依然请您充分信任我们。我有权支配十万埃居，可以分配七八个职位，还可以紧急请示，把起码不少于上述数目的人革职。将军，这是我为自已抄录下来的特别指示，我只透露给您知道。”

法利将军全神贯注地慢慢读了一遍。

“娄凡先生，”他接着说，“有关选举方面的事，您对我以诚相见，我对您也决不含糊。已经太晚啦！如果您早来两个月，如果省长先生同意少写一点多说一点，也许我们还可以争取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这里，有钱人对国王政府缺乏好感，但是一说共和制度，他们更加惊恐万状。共和制度企图统治我们，但是不愿意顺应民心，妄称要对我们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改变法国人的个性需要卡里埃[1]和好人约瑟夫[2]，有钱人害怕这种制度，宁可支持尼禄、喀利古拉[3]，甚至魔鬼上台执政。所以，我们有把握得到有钱人的三百票，我们将可以得到三百五十票。其中包括三十名耶稣会教士和十七八个业主，这些患肺痨的年轻人和真心实意的老头儿将按照主教大人的命令投票，大主教本人和亨利五世委员会暗中有勾结。

---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大会的议员。

② 德国国王，1765至1790年间在位，企图实行改革，但因条件不成熟而夭折。

③ 尼禄和喀利古拉都是罗马暴君。

“在省里有三十三四个铁杆共和党人。如果选民们在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之间选择，在九百票中，我们将以八百六十票对四十票获胜。但是，人们不希望《论坛报》被迫打一百〇四场官司，尤其不希望国民政府在外国人面前使国家蒙受耻辱。梅罗培尔先生的支持者希望得到五百票，根据就在于此。

“我在两个月前认为，无可非议地属于梅罗培尔先生的选票不会超过三百五十到三百八十这个数目。我设想过，省长先生在竞选旅行中可以争取到尚在犹豫的一百票，特别是在R区，那里的选民迫切需要修筑一条通往D区的公路。省长本人丝毫没有号召力。他说得天花乱坠，但是显然不够圆滑；德浅才疏，说半小时的话都迷惑不住一个下诺曼底人。对在他面前卑躬屈节的警察局长们，他却凶神恶煞。其中有一名叫德·圣……先生的局长，一个该送进苦役场的混蛋，也许他去过苦役场也说不定，一个月前曾经大发脾气，恕我在此不再重复他说的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当面数落了省长的不是，而且有理有据。眼看自己威信扫地，德·塞朗维尔先生拼命给市长们发出带威胁性的通告和信件。照我的看法（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干过行政方面的工作，我只指挥过军队，所以我听从最有经验的人的真知灼见），总而言之，照我的看法，德·塞朗维尔先生纵然有生花妙笔，他到底还是滥用了行政公文。我认识几十位市长，我可以向部长提供名单，他们对省长先生的威胁非常不满。

“唔！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他将‘葬送’选举。唔！活该：他将调动职务，我们将少一个包袱。新来的省长

不可能比他更糟。

“博尔第先生是N乡的乡长，那里有几个选举人。他胆小怕事，被省长的信以及要求提供的情报的性质吓得魂不附体，结果自称得了中风病。五天以来，这位乡长没有出过门，对外放风说他卧病在床。但是星期天早晨六点钟，天蒙蒙亮，他去参加了弥撒。

“总之，省长先生在竞选旅行中，吓坏了十五到二十个犹豫不决的选举人，起码激怒了一百个选举人，如果加上希望一个窝囊废国王绝对按照宪章治理国家的三百六十人，总共是四百六十人。这就是梅罗培尔先生掌握的选票数，这是微弱的多数，仅仅十票而已。”

将军、娄凡和高夫反复斟酌这些数字，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梅罗培尔先生始终可以得到四百五十票，只要多得一票，他就可以在总数九百人的选民中构成多数。

“但是，主教大人好象有一个特别宠幸的代理主教。如果给这位代理主教一万法郎，情形会怎么样呢？……”

“他生活宽裕，想成为大主教。此外，他很可能还是一个正派人。我们有过经验。”

第五十二章

“说实话，阳光真好啊。”法利将军走后，娄凡对高夫说，“现在才一点半，我想给部长发一份电报。最好让他了解实际情况。”

“您帮他的忙，为自己帮倒忙。这样献殷勤不是办法。实际情况令人心痛。万一梅罗培尔先生落选，朝廷里的人会怎么看您呢？”

“说实话，当个事实上的无赖已经够了，我不想再有个无赖相。我这样对待德·韦兹先生，希望别人也这样对待我。”

他起草完电报稿。高夫说写得挺好，同时帮助他去掉了三个字，添上了一个字。

娄凡独自来到省长府，上楼走进电报室。因为此事牵涉到报务主任拉莫特先生，所以他先让拉莫特先生过目，然后才请他立即把电报拍发出去。报务主任面露难色，支吾其词地唠叨了半天。

娄凡不时地看看表，担心因为天气变化出现冬日常见的薄雾。他终于明确地把自己的要求说了一遍。拉莫特先生暗示他最好去找省长。

省长显得很不高兴，他把娄凡的电报反复读过几遍以后，结果还是和他的下属一样不置可否。娄凡白白浪费了三刻钟，

最后很不耐烦地说道：

“先生，请您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吧。”

“先生，我什么时候都力求明确。”省长十分生气地回答说。

“先生，您同意发出这份电报吗？”

“先生，我觉得这份电报似乎……”

“先生，我花了三刻钟，希望您给我明确的答复，但是您一直答非所问。”

“先生，我觉得您说话的口气有点象……”

省长说到这里，脸刷地白了。

“先生，我不能再听您兜圈子了。时间已经不早，如果您继续拖延，说明您的答复是否定的，只是您不敢明说罢了。”

“不敢明说！先生……”

“先生，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把我的电报发出去？”

“好吧！先生，我还是卡尔瓦多斯省的省长，我明确告诉您：不同意。”

就象一个受侮辱的教书先生，他怒不可遏地说出了不同意这三个字。

“先生，我很荣幸，我将书面向您提出问题，希望您同样有胆量作出书面回答。我将派信使去见部长。”

“信使！信使！您没有马匹，没有信使，没有通行证。您知道吗？先生，没有我亲笔签发、加盖专用印章的通行证，任何人都不准通过……桥。”

“唔，省长先生，”娄凡一字一顿，慢慢地说道，“您违抗内务部长的命令，因此，您将不能继续行使省长的职权。我

带来了给将军的命令，我将要求他逮捕您。"

"逮捕我，岂有此理！"

小个子省长说着朝娄凡扑了过去，娄凡顺手抓起一把椅子，省长离开他还有三步路，一下子被吓住了。

"省长先生,您如果这么干，我就先揍您一顿，然后把您抓起来。不知道您会不会更舒服些。"

"先生,您太放肆了，您得跟我说个明白。"

"先生,您确实需要我让您明白明白。我现在仅仅告诉您，我十十足足地蔑视您；但是，必须等到梅罗培尔先生竞选得胜以后，您才有持剑和我决斗的光荣。先生，我这就去给您写下我的问题，同时把我的决定告诉将军。"

省长似乎完全被这句话激怒了。

"如果将军服从陆军部长的命令,我对此毫不怀疑，您将被捕，而我将接管电报室。如果将军认为不能协助我,先生，我让您光荣地帮助梅罗培尔先生当选，我自己将立即返回巴黎。我将经过……桥，在巴黎和在这里一样，时时处处准备对您的才能和人品提出挑战。再见，先生。"

他们的谈话刚刚出现火药味，德·塞朗维尔先生就插上了门闩。娄凡正想出去，突然有人砰砰敲门，娄凡走去开了门。

"电报。"进来的是拉莫特先生，这位刚才使娄凡白白浪费半个小时的报务主任报告说。

"给我。"省长极其傲慢无礼地说。

可怜的报务主任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省长为人毒辣，决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报复的机会。

“快给啊，见鬼！”省长说。

“这是娄凡先生的电报。”报务主任怯生生地回答说。

“唔！先生，您是省长了。”省长苦笑一声，恶狠狠地说，“我让位给您。”

他走出办公室，砰地把门一碰，整间屋子为之一震。

“简直象一头吃人的野兽。”娄凡想。

“先生，请您把这份捅漏子的电报给我吧。”

“这是您的电报，先生。但是省长先生肯定要告发我了。请您千万帮助我。”

娄凡念道：

娄凡先生全权负责选举。坚决查禁小册子。请娄凡先生即复。

娄凡接着说：“回电如下：形势极为不利。梅罗培尔先生起码占有十票优势。我和省长发生争执。”

“把它发出去。”娄凡写好两行电文，交给报务主任说，“先生，我有些话不得不对您说，因为形势十分严重，我不想伤害您的感情，不过为您着想，我还是提醒您注意，如果巴黎今晚收不到这份电报，或者让这里的人知道它的内容，我将在明天的电报里要求改变您的职务。”

“呵！先生，我一向忠诚和谨慎……”

“我明天再给您下结论。去吧，先生，不要浪费时间。”

报务主任走了。娄凡朝四周看了看，顷刻之间哈哈大笑起来。他独自一人面对省长的办公桌，桌子上放着省长的手帕、打开的鼻烟盒，还摊着各种各样的文件。

“我完全成了小偷……不是夸口，我比这个小小的教书先

生冷静得多。"

他走去打开房门，吩咐一名公务员守候在始终敞开的房门外，然后使用省长的办公桌开始写信。他坐在壁炉对面的地方，尽量避免给人留下偷看文件的嫌疑。在给德·塞朗维尔先生的信中，娄凡写道：

先生：如果您信得过，在选举结束之前，让我们忘记刚才一个钟头里发生的事，就象它没有发生一样。就我而言，我不会对城里的任何人透露这件不愉快的小事。

我……

娄　凡

娄凡取了一张大公文纸，继续写道：

省长先生：

两小时以后，也就是晚上七点钟，我要派一名信使去见内务部长大人。我不胜荣幸地请求您签发一张通行证，并且恳切希望您派人在六点半以前送来给我。最好请您盖上所有必须的印章，以免信使在……桥受到阻延。我的信使出发以后，将顺道去省长府取您的信件，然后直奔巴黎。

我……

娄　凡

娄凡叫站在门口，面如土色的公务员走近一些，他封好

信以后说：

"把这两封信送交省长先生。"

"德·塞朗维尔先生还是省长吗？"公务员问。

"把这两封信交给省长先生。"娄凡说着便十分冷淡、非常庄重地离开了省长府。

"说实话，您这么干十足象个小孩子。"听完娄凡叙述他威胁要逮捕省长的事以后，高夫说。

"我不这么想。首先，我一点没有发火，我始终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行动。如果有办法阻止梅罗培尔先生当选，这个办法就是德·塞朗维尔先生滚蛋，并且让某一位省参议员临时接替他的职务。部长叮嘱过我，只要不让他在议会里面对梅罗培尔先生，他可以拿出五十万法郎。您掂一掂这句话的份量，时下金钱能够概括一切。"

这时将军来了。

"我给你们送报告来了。"

"将军，和我一起尝尝旅馆的伙食好吗？我一会儿要派信使去巴黎，想请您帮我修改一下有关民心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最好让部长知道真相。"

将军惊奇地望着娄凡，似乎在说：

"您太幼稚了，或者说，您是拿自己的前途当儿戏。"

他终于冷冰冰地说：

"先生，您会发现，在巴黎，他们并不想了解真相。"

"这是我刚收到的一份电报。"娄凡说，"我在回电中说：梅罗培尔先生起码占有十票优势，形势非常不利。"

晚饭送来了。高夫说他心里记挂着电报，吃不下东西，

又说他想写完信再来吃饭。

“在信使出发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听听两名警察局长和协助我处理选举事务的军官的意见。我这个人或许会出差错，我不希望你们只听我的一面之辞。”

这时，仆人进来通报法院院长多尼·德·安格尔先生驾到。

“这个人怎么样?”

“是个可怕的罗嗦鬼，翻来覆去解释别人不想听的事情，相反，需要他解释的疑难之处，他却一脚跳过去了。此外，这个人善于见风使舵，和教会的人关系密切。在我们这个省，教士们十分敌视政府。他将浪费您宝贵的时间。不过，您的信使从这里去巴黎，路上需要二十七小时，我劝您不必派信使了，如果您一定要派，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会嫌早。我建议您一定要做的事，是把接见多尼·德·安格尔院长先生的时间推迟到今晚十点钟，或者到明天上午。”

娄凡照办了。虽然他们两个人都很直率和诚实，餐桌上的气氛依旧十分低沉严肃。晚餐时间很短，结束的时候，来了两位警察局长，随后又来了一个叫梅尼埃尔的矮个子上尉。这位上尉一心想在这次选举中争取一枚十字勋章，少说也和前两位警官一样狡猾。

“这是我们立功的好机会。”他对娄凡说。

终于到了七点半钟，信使策马出发，给德·韦兹伯爵大人送去选民统计表和三十页详细的说明。在另外一封信里，娄凡真实地叙述了和省长争吵的前后经过。他一字不改地记载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仿佛是速记员的记录一样。

九点钟，将军再次来到娄凡的住处，给他送来从里赛区获得的最新消息。接着，他告诉娄凡说，刚过六点钟，省长也派了一名信使，也就是说，省长的信使将比娄凡的信使早一个半小时到达巴黎。将军还暗示说，后者大概不会出力去追赶他的同行的。

“将军，明天上午能陪我去拜访城里最有名望的五十位公民吗？这么做也许会落下笑柄，但是，如果它能帮助我争取到两票，这也是胜利。”

“先生，我很高兴能够陪您到处走走，但是，省长……”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如何对付这位杰出的政府官员病态的自负心理，最后决定各自给省长写一封信。法利将军说干就干，非常热情。他们立即写了起来，接着由将军的仆人把两封信送去了省长府。省长把这名仆人叫到里面，向他提了很多问题；娄凡和将军的结合使省长感到绝望。他给两位先生复了信，自称身体不适，正卧病在床。

说定第二天出访以后，他们又确定了拜访的名单。接着，他们重新叫来小个子上尉梅尼埃尔，让他在隔壁一间房里向高夫口述次日将要拜访的各位先生的简况。将军和娄凡默默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各自考虑着如何打破冷场。

“部长已经无法帮助我们：太晚啦。”

接着又是沉默。

“在军队里，将军，眼看七成要打败仗，在一般情形下，您肯定会指挥部队作最后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还能失去什么呢？根据里赛区的最新报告，我们已经走投无路。在我们的支持者中间，为了撵走德·塞朗维尔省长，

将有不止二十人投梅罗培尔先生的票。在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不能考虑一下正统派首领勒卡努先生这条路吗？”

将军突然在客厅中央站住了。娄凡继续说道：

“我将对他说：‘我提名您为指定的候选人；我给您政府拥有的三百四十票。您能不能，或者说愿不愿意发信通知一百位乡居的贵族？这一百票加上我们的票数，我们将击败梅罗培尔先生。’将军，在议会里多一名正统派人士，于我们有什么损害吗？首先，我们可以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这将是一个不出声的笨蛋，或者是一个人人讨厌、谁都不会理睬的人。即使他有贝里耶① 先生的才华，正统派也不会构成危险，他最多只代表他自己，以及十万到十五万有钱的法国人。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部长的意思是宁可有十个正统派人士，也不要有一个梅罗培尔，否则，梅罗培尔将成为诺曼底四省所有的小财主的代言人。”

将军一言不发，在房间里踱了很久。

“这是个办法。”他终于说，“但是这个办法对您非常危险。远离战场八十法里的部长会因此怪罪您。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找个人处分一下，找一件关键的事指责一下，当部长的正求之不得呢。先生，我不问您和德·韦兹伯爵的关系如何……但是，总而言之，先生，我已经六十一岁，这个年龄已经可以做您的父亲了……请您让我把我的想法说完……就算您是部长的公子，您设想的这个最后的办法对您都是非常危险的。至于我，先生，这件事不同于打仗，我的任务是留

① 律师，正统派演说家（1790—1868）。

在第二线，甚至第三线。"

"我不是部长的儿子。"将军微笑着又说，"您千万不要对人说和我谈过与正统派联合的事。我将万分感激您。如果这次选举结果不妙，肯定会有人受严厉的处分，我宁可保持不明不暗的态度。"

娄凡心想："部长曾经当过两三个省的省长，经历过多次选举，他既知道外省发生的事情，又知道国王的心意，但是他避而不谈这些情况，只是对我这个初次踏入政界的人说：'您去草拟我的指示吧。'他是怕受牵连吗？他是想害我吗？"

"我向您保证，任何人都不会知道我对您提起过这个办法。我很荣幸，在您离开这里之前，我将给您一封证明信。我年轻无知，承蒙您的关怀，我真诚地感谢您的一片好心，但是，坦白告诉您，我一定要使选举成功。任何个人的褒贬对我来说都是次要的。我希望不要使用革职这种严厉的措施，我不愿意使用卑劣无耻的手段，但是，我将不惜一切去争取胜利。可惜，我来康城才十个钟头，我在这里人地生疏，省长又把我视若敌手，而不是助手。如果德·韦兹先生希望公正不偏，他将尊重这一切努力。但是，如果因为害怕他的看法，以此作为置身事外的借口，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我认为这是最庸俗卑劣的行为。

"事情假定是这样，您，将军，您和我在绝境中提出的特殊措施毫无关系，在我有幸给您的信中将证明这一点，但是，您熟悉本地的情况，您愿意帮我出出主意吗？或者，您将迫使我仅仅和那两位警察局长打交道吗？毫无疑问，他们随时会把我出卖给正统派或共和派的。"

“您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制订了作战计划，您对我说：‘将军，我打算联合正统派，我的上司宁可在议会里多一个狂热或精明的正统派分子，也不要梅罗培尔先生。’我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因为这不是战争或叛乱行动。我想不必提醒您注意，在这个毗邻旺代的地方，您的办法会引起多么可怕的后果。在这个地方，任何最小的小贵族都不肯让省长的头号人物进入他的客厅。有一件事是说定了，您对我说：‘先生，我初到贵地，请多加指教。’这就是您想写在证明信里的话吗？”

“完全正确，我也正是这么打算的。”

“我告诉您，调查官先生，我不能对您采取的办法发表任何意见，在实行的过程中，当然得您一个人负责，但是如果您有问题问我，我随时准备为您解答。”

“将军，我立即把我们的对话记录下来，我签上名以后交给您保管。”

“一人一份，就象签署投降书一样。”

“一言为定。但是用什么方法实施方案呢？我应该怎么去找勒卡努先生，又不吓他一跳？”

法利将军思索了几分钟。

“您去把多尼·德·安格尔院长那个无情的饶舌的家伙请来，为了得到十字勋章，他可以绞死他的生身父亲。他会来这儿的，您不用去请他。我建议把您接受的指示让他读一读，让他知道部长对您绝对信任，甚至这些指示都是您自己起草的……多尼·德·安格尔相当多疑，但是他一旦相信您和部长过从甚密，对您将百依百顺。他在最近一桩诽谤罪案件中有

过充分的表演，藏奸耍滑，甚至遭到城里三尺小童的唾弃。

“此外，您对他的要求并不高：仅仅请他帮助您和他叔叔多尼-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搭上关系罢了。这是一个沉静谨慎的老头，就他的年龄来看，一点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如果院长能够和他叔叔狄斯戎瓦尔好好地说一说，老头儿会安排您和勒卡努先生见面的。但是，在哪里以及怎样见面，我确确实实无法预测。您得小心，不要掉入陷阱。勒卡努是否同意见您，这也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正统派不是还有一名副头目吗？”

“不错，德·布隆侯爵，但是，没有勒卡努先生在背后示意，他不会做任何重要的事情。您会发现，勒卡努先生是个金头发的小个子，不蓄胡子，年龄在六十六七岁左右，不管有没有道理，他被认为是整个诺曼底最精灵的人。在一七九二年，勒卡努先生是个疯狂的革命党人。所以说，他是一个叛逆者，因此是个最坏最坏的败类。这些老爷从不觉得有做得过分的事情。他谈吐温和，总之是马基雅维里① 的化身。有一天，他还自告奋勇提出做我的忏悔神甫呢，不是吗？他还声称可以通过王后授予我二级荣誉勋位。”

“事实上，我将在他面前忏悔。我将毫无保留地对他说出一切。”

他们议论了很久多尼-狄斯戎瓦尔先生和勒卡努先生。

“那么省长呢？”法利将军说，“您怎么对付他呢？您用什么办法把政府的三百四十票转让给勒卡努先生？”

---

① 意大利政治家（1469—1527），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我将打电报要求部长下命令，并且说服省长。如果上下碰壁，我就回家，从巴黎寄钱给两位中间人，狄斯戎瓦尔和勒卡努，作为我去做弥撒的报酬。”

“这么做要担风险。”将军说。

“但是眼下败局已定。”

娄凡听他把不可不知的事情重复了一遍。在十个钟头的时间里，从他眼前已经出现过二三百个人名。他下午还在攻击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毫不含糊地蔑视他；现在，他又把另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引为知己；明天上午，他也许还要和诺曼底最精灵的人打交道。

高夫总是对他说：“那么多人名和身份，您不张冠李戴才怪哩。”

外面传来了多尼院长驾到的通报声。这是个瘦子，方头方脸，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相当稀疏的白头发和一脸雪白的络腮胡子，皮鞋上嵌着硕大的金扣眼。如果不是强颜欢笑，装出一副真诚直率的样子，他的模样本来是不错的。在所有的虚情假意中，这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一种。但是娄凡忍住了。

“我来诺曼底不是没有意义的。”娄凡想，“他父亲十有九成是个普通农民。”

“院长先生，”娄凡说，“我首先想请您对我此行的任务有个全面的了解。”

娄凡谈到了他和部长的关系，父亲的百万家财，然后，他按照将军的劝告，让法院院长一口气讲了三刻钟。

“反正今晚没什么事了。”娄凡想。

院长变换了五六种不同的手法，暗示他显然有权获得十字勋章。他说，一个年轻的代理检察长穿上三年长袍就可以得到这项荣誉，政府拒绝给他授勋，受损害的不是他这个院长，而是政府自己……他说得确实无话可说了，娄凡才接着说：

“部里知道这些情况，您有权获得勋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需要您在明天早晨七点钟，介绍我认识您的叔叔多尼-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我希望多尼-狄斯戎瓦尔先生安排我和勒卡努先生会面。”

听到这个意外消息，院长的脸煞地白了。

“他的脸色几乎和胡子一样了。”娄凡心想。

“此外，”他继续说，“我接到命令，要大大补偿我可能给政府的支持者造成的经济损失。时不我待啊，如果能让我早一小时见到勒卡努先生，我愿意拿出一百路易。”

“只要舍得花钱，”娄凡心想，“我可以立即使这个人高度评价部长阁下对我的信任。”

让我们跳过二十页平铺直叙的文章，免得读者受罪听一个热衷十字勋章的外省法官装腔作势的谈话。我们担心，听到法院院长絮絮叨叨地申明自己如何热忱和忠心，读者和娄凡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厌恶得几乎要心脏病发作。

“不幸的法兰西啊！”他心想，“想不到法官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这个人丝毫不知自我克制。无赖得这么泰然自若！这是个不择手段的人。”

娄凡心里突然一亮，他对院长说：

“最近一段时间，您的法院全让无政府主义派、共和派

打赢了官司……"

"唉！我知道，"院长打断他的话，可怜巴巴地说，眼睛里几乎充满了泪水，"司法部长阁下在信中责备过我。"

娄凡不禁浑身一震。

"天哪！"娄凡心想，就象坠入痛苦的深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应该辞去一切职务，漂洋过海去美国。啊！这次旅行将在我的生活中打开新的一页。比在布鲁瓦挨嘘受辱，眼下的情形更加使人下这个决心。"

娄凡只顾这么想着，突然发现多尼院长在他娄凡根本不听的情况下已经足足讲了五分钟。可敬的法官叨叨不绝的说话声传进他的耳朵，但是一开始他根本不明白法官在说些什么。

院长叙述着他为挫败无政府主义派所采取的各种办法，没完没了地引证各种并不真实的详情细节。他抱怨法院不听指挥。照他的说法，陪审员们都非常可恶，陪审团是英国人的制度，应该尽快取消。

"这叫同行如仇敌。"娄凡心想。

"我手下有一班胆小怕事的人，调查官先生，我手下有一班胆小怕事的人，"院长说，"他们将葬送政府和整个法国。迪克罗推事，我责备他投票支持勒费弗尔先生的表兄，翁弗勒地方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派报人，他却大言不惭地回答说：'院长大人，督政府任命我担任代理检察长，我向它宣过誓，拿破仑任命我担任初审法官，我向他宣过誓，路易十八在一八一四年任命我担任庭长，这一任命在拿破仑百日王朝期间再次得到确认，路易十八从根特回来，派我担任一个更加优

越的职位，最后，查理十世任命我担任推事。我希望这辈子平平安安地当个推事。然而，万一共和主义得逞，我们将不再有终身制。首先对我们进行报复的人，不就是那些记者老爷吗？最可靠的办法是忍让。看看那些判决奈伊元帅的贵族的下场吧。一句话，我已经五十五岁，如果您能够保证维持十年，我就和您投同样的票。'先生，您说多么可恶，多么自私！而且，这种厚颜无耻的逻辑，先生，我看比比皆是。"

娄凡恢复平静以后，十分冷淡地说：

"先生，我可以不计较康城法院的暧昧做法（我用的是最温和的字眼），不过这要看多尼院长的行动，就看他能不能协助我和勒卡努先生会面了，而且这件事要办得'神不知鬼不觉'。"

"现在是十一点一刻。"院长看了看表说，"很可能我的叔叔，可敬的多尼-狄斯戎瓦尔神甫还在打惠斯特牌。我的车停在下面，先生，您愿意跟我走一趟吗？当然很可能白跑一趟，但是，正因为深夜拜访会给可敬的狄斯戎瓦尔神甫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在勒卡努先生面前也会更加为我们帮忙。再说，无政府主义派的奸细发现不了我们，夜间行军总是最保险的。"

娄凡跟着院长去了。院长一路上喋喋不休，反复说明滥发勋章的危险。照他的看法，政府用勋章可以达到任何目的。

"话说回来，这个人挺随和。"娄凡心想。他通过车门看着街上的景色，让院长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话。

"虽然已经夜深了，"娄凡说，"我发现街上还非常热闹。"

"这是因为倒霉的选举的缘故。先生，您无法想象这次选举造成的恶果。议会应该十年选举一次，这样，它将更加

符合宪法精神……”

院长突然朝车门俯过身，低声对车夫说：“停车！”

“前面是我叔叔。”他对娄凡说。娄凡隐约看到彳亍而行的一个手提白铁圆灯笼的老仆人，灯笼上的两块玻璃有一尺见方大小。多尼神甫大人跟在后面，步履硬朗。

“他正回家呢。”院长说，“他不喜欢我坐车。让他先走几步，然后我们下车。”

他们这么做了，但是因此在林荫道的门外拉了很长时间门铃。门上有一扇装着铁格的小窗，两位客人被辨明身份以后，终于见到了神甫。

“尊敬的叔叔，我效命国王，有事来见您。效命国王是没有白天黑夜之分的。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调查官娄凡先生。”

老人的蓝眼睛显露出意外的、几乎是惊愕的目光。过了五六分钟，他才请两位客人坐下。足足过了一刻钟，他才仿佛稍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院长开口闭口国王，”娄凡心想，“我敢打赌，这个老头儿九成以为是查理十世国王。”

多尼-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让侄子把已经解释了二十分钟的事情重复一遍以后，终于说：

“明天，我去圣-居迪尔教堂主持弥撒。八点半钟，我念完饭后经，将顺路去卡尔默路找尊敬的勒卡努，但是，由于他身负重任，事务繁忙，或者由于参加圣事等原因，我不敢肯定他能不能象二十年前一样接见我。当年，他不象现在这么忙碌，我们都还年轻，什么事情都干得干脆利索得多，

根本没有选举这种玩意儿。今晚，城里的火药味很浓，有点象一七八六年……”

娄凡发现院长在叔叔面前一点不多嘴多舌；他相当巧妙地控制了老头儿的思想。多尼-狄斯戎瓦尔的小脑袋上戴一顶肥大的便帽，看样子有七十岁上下的年纪。

从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府上出来，多尼院长对娄凡说：

“明天，大约在八点半钟，我见过叔叔以后立即来找您。但是，先生，您有一个好处，那些闹事的人不认识您，他们会以为您是参加选举的青年人，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是自由派……最好请您在九点差一刻的时候，去克莱尔路九号找我的表弟马耶。”

第二天上午八点三刻，娄凡坐马车来到拿破仑大道，他让将军留在车上，自己急步去找住在九号的马耶先生。院长这时也不约而同地到了。

“好消息，勒卡努先生同意和您见面，马上或者下午五点钟。”

“我希望马上去见他。”

“勒卡努先生在卡尔默路七号布拉歇太太家里喝早茶。这条路非常僻静。然而，请您相信我，我不能继续陪您了。勒卡努先生是个神秘癖，不喜欢做人们常说的无益的广告。”

“我一个人去找他。”

“卡尔默路七号，后座三楼。敲门的时候，应该用手背先敲两下，然后敲五下。两下和五下，您知道：亨利五世是我们的第二位国王，查理是第一位。”

娄凡就象一名在指挥战斗、面临失败的将军，一心想着

自己肩负的重任。我们在上面叙述的种种细枝末节使他高兴，但是他尽量不去想它，生怕分散了注意力。他一边寻找卡尔默路，一边自言自语说：

“这一切都为时过晚了。我们将失去这一仗。万一偶然的因素还能帮助我们赢得胜利，不知我自己也是否尽了一切努力？”

在布拉歇太太家，大概有人躲在门后注意外面的动静，他刚敲了两下和五下，就听到里面传来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才有人为他开门。在一间细木板壁漆成白色，窗玻璃被烟熏黑，象监狱办公室一样阴森凄惨的房间里，一个面色蜡黄、干瘪病态的人接待了他。这个人就是勒卡努神甫。神甫向娄凡指指一张靠背很高的核桃木椅子。壁炉上方没有玻璃镜，挂着一个黑色的大十字架。

“先生，您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圣上路易·菲利普国王派我来康城，执行阻止梅罗培尔先生当选的任务。然而大局已定，因为大约有九百人投票，梅罗培尔先生肯定可以得到其中的四百票。国王陛下控制三百四十票。先生，如果您同意选一个你们的人，挤掉梅罗培尔先生，我可以把我们的三百四十票统统给您。加上你们乡村贵族的一百六十票，你们就可以在议会里多一个自己人。我只要求一件事：这个人必须是本地的选民。”

“啊！您是害怕贝里耶先生吧！”

“我什么人都不怕，只怕敌对派取胜，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把教会的席位减少到一八〇四年[1]和解协议规定的数

[1] 有待核实。——原注

目。”

“活脱儿一个诺曼底的老理财神甫。”这个观察结果大大分散了娄凡的注意力。根据夏多布里盎先生的著作，以及一般人对耶稣会教士的高度评价，加上娄凡的想象力还相当幼稚，他把勒卡努先生当成了和马扎兰红衣主教一样机灵的骗子，以为他和幼年时见过的德·纳博纳先生一样高尚典雅。但是，勒卡努先生俗不可耐的腔调很快便原形毕露了。“我是个为一块价值十万法郎的土地讨价还价的年轻人，老理财神甫不肯卖给我，因为如果他肯出让这块土地，他的邻居早会答应给他一百路易礼金。”

“先生，请您把委任书给我看看好吗？”

“这是我的委任书。”娄凡毫不迟疑地拿出内务部长给省长先生的信，交到勒卡努先生手里，他此时此刻很希望能抹掉信中的几句话，但是时间紧迫不允许他这么做。

“如果省长肯采取这个步骤，”娄凡心想，“本来不必把部长的信传来传去的，但是，这个吹毛求疵、矫揉造作的小个子省长，就算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也不愿采纳别人的办法。”

勒卡努先生读着德·韦兹伯爵致省长的信，满脸气愤庸俗又想装出鄙夷不屑的样子终于使娄凡回到了现实生活中间，同时把夏多布里盎先生赞美上流社会的华丽词藻一扫而光了。读到部长信中的某些话，僧侣派首领气得不禁暗暗一笑。

“这家伙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给我看；我不应该发火，不能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虽然我还非常年轻，但看我能不能演好这个角色吧。”

娄凡从口袋里拿出另一封信，仔细地读了起来，那副派头仿佛亲临军事会议一样。勒卡努神甫偷偷地看着娄凡是不是在注意他，所以，他读部长的指示信的姿态远远不如娄凡那么庄严。娄凡见他象爱抱怨的生意人，仔细地把部长的信重新读了一遍。

“先生，您的权力很大，给人的印象是，虽然您这么年轻，您肩负的使命却非常重要。我想冒昧向您提一个问题，您是在我们合法的国王统治期间开始担任公职，也就是说在不幸的……”

“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如果我不得不给支持你们的人加上一些不大好听的形容词，我将非常抱歉。至于我，先生，我的职业是尊重志士仁人的任何意见，正因为如此，我由衷地敬重您的见解。先生，请允许我以实际行动向您表明，我将不以任何方式，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试图改变或者歪曲您在这方面的看法。这种企图不符合我的使命，更加不符合我的年龄，先生，而且有违我个人对您的尊敬。但是，我有责任恳求您忘掉我的年龄，以及在其它任何情况下我对您的真知灼见应有的敬重。神甫大人，我此行的目的，仅仅是向您提出对您我各自的主人都有利的建议：你们在议会的代表不多，我觉得多一个人宣传你们的主张是不容轻视的好事。至于我们的主张，我们担心梅罗培尔先生会提出一些极端措施，尤其是让基督徒们象养活医治肉体的医生一样，自己养活医治精神的医生。我们保证在这一届议会中否决这个提议，但是，如果它得到可观的少数派的支持，也许我们将不得不眼看着减少神职人员在议会的席位。起码也得作出

某种妥协，避免议会用法律形式把梅罗培尔的议案肯定下来。”

不出娄凡所料，他们之间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的年龄害了我。”他想，“我就象个骑兵将领，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骑兵队弃马和步兵一样继续战斗。如果我不成功，所有的傻瓜，尤其是别的骑兵将领将取笑我，但是，如果我确实满腔热血，为夺取胜利做了公认不可能做的事，我的良心将因此得到安慰。”

连续七次（娄凡在心中数着），勒卡努神甫大人竭力避免作出正面的答复，而且变着法儿引诱他年轻的对手上当。

“显然，他在回答我之前，先要考验我一下。”

连续七次，娄凡巧妙地把他拉回到正题上，所用的言辞极有礼貌，甚至表现出他娄凡对勒卡努神甫的高龄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是，这种尊敬的感情似乎和神甫一派的理论、信仰和追求完全无关。一次，娄凡让对方稍稍占了一些便宜，但是他不动声色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我必须十分小心，就象持剑决斗一样。”

最后，经过五十分钟的讨论，勒卡努神甫大人突然变得十分傲慢无礼起来。

“这个人快要作结论了。”娄凡心想。果然，神甫说：

“太晚啦。”

但是，他不但没有中断谈话，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劝说娄凡。我们的主人公非常高兴。

“我现在处于防御地位。让我们谈一谈金钱和私人关系的问题吧。”

娄凡没有一味防御。他时而提到父亲的百万家财。他发现这是唯一使勒卡努先生印象深刻的话题。

“您还年轻，我的孩子；请允许我这么称呼您，它表达了我对您无比钦佩的感情。想想您的前途吧。我想您还不到二十五岁吧。”

“我已经过二十六了。”

“唔！我的孩子，我丝毫不想诋毁带领您战斗的旗帜，我将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我对您今世和身后的利益都充满好意的想法。您认为在十五年以后，当您到了四十岁这个成熟的年龄时，你们那面旗帜还能象现在一样迎风招展吗？一个聪明人应该时刻不忘这个年龄，把它看成事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在这之前真正参与国家大事的人是很少的。

“在这个年纪之前，庸俗低级的人追逐金钱。您已经超脱这些考虑。请您注意，我一直没有跟您谈远远高于尘世利益、有关您的灵魂的问题。如果您肯常常来看我这个可怜的老人，我家的门对您永远是敞开的。我可以放弃一切，也要把象您这样在社会上有重要地位，虽然年轻但是在才华方面已经如此成熟的人引导到正路上来；因为，我愈是不能同意您对一个在乱世中上台的国王所抱的幻想，愈是能够正确评价您在建立合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干。确实，这种合作是不同寻常的：正如大卫和阿玛力西特人①和平共处一样。我请您常常注意这个问题：在我四十岁的时候，谁将主宰法国的命运？教会并不禁止正当的野心。”

---

① 阿玛力西特人是古代的一个游牧部落，敌视以色列，后被大卫消灭。

这场谈话以讲道的形式结束，但是，勒卡努神甫差不多是在鼓励娄凡再来看他。

娄凡充满了信心。

第五十三章

法利将军被各地纷至沓来的报告困在公馆里，吕西安前来向他通报了情况。娄凡建议发一份电报。将军和高夫先后表示非常赞成。

“您试图为一个还有两小时性命的人放血。那些傻瓜会说是放血害了他。”

娄凡去电报局，发了这么一份电报：

> 一般认为，梅罗培尔先生当选已成定局。是否同意花费十万法郎，设法以正统派分子取代梅罗培尔？如果同意，请即电汇十万法郎，由财政总管转交将军和我。离选举开始还有十九小时。

娄凡从电报局出来，想到该去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家走一趟。难题是找不到那条马路。果然，他在康城的大街小巷迷了路，最后不得不来到一座教堂。他见到一名衣衫褴褛、教堂执事模样的人，于是拿出五法郎请他送他去狄斯戎瓦尔神甫家。这个人离开教堂，带着他穿过两三条屋宇鳞次栉比的小巷，前后不过四分钟，娄凡已经站在昨天那个面无表情的神甫面前了。

狄斯戎瓦尔神甫刚吃过第二餐饭。桌面上还摆着一瓶白葡萄酒。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经过不到十分钟的试探性谈话，娄凡终于不过分出轨地暗示，只要不让梅罗塔尔先生当选，他可以拿出十万法郎。这个提议没有遇到多大障碍，几分钟以后，神甫笑着说：

“您身上带着十万法郎吗？”

“没有。不过，也许今晚，至迟在明天中午以前，我可以收到电报，让我去财政总管那里领取十万法郎经费，他将付现钞给我。”

“这里的人对钞票不很信得过。”

这句话提醒了娄凡。

“天哪！我能成功吗？”娄凡心想。

“城里第一流的商人都接受的汇票，或者我向财政总管大人提取黄金和换居，你们都信不过吗？”

娄凡故意逐一地列举各种付款方式，一边看着狄斯戎瓦尔神甫慢慢变化的表情。最后，虽然刚吃过饭，神甫的脸完全失去了光彩。

“唉！如果有四十八小时，”娄凡心想，“选举结果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娄凡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最后，他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虽然转弯抹角，到底对三刻钟以来娄凡围绕着的问题表明了看法：如果没有电汇的十万法郎，这桩交易就寸步难行。

“我希望，”狄斯戎瓦尔神甫说，“那些先生认真考虑在议会中多一个席位的好处。尤其是如果政府无力阻止有关减少

僧侣席位的灾难性讨论……明天见，明天上午七点钟，说定了，如果没有意外，明天下午两点钟再见一次面。确定选举团主席的选举九点钟开始，投票在三点钟结束。”

“您的朋友必须等到明天下午两点钟，在我有幸见到您以后再去投票，这一点非常重要。”

“您这个要求非同小可。我必须想办法把他们关在屋子里，用锁锁起来才行。”

高夫在街上等着娄凡。他们赶紧给部长写了一封信。娄凡在信中说：

> 我正冒着极大的风险，积极插手一件毫无希望的事。如果部长想证明我做得不对，那是十分容易的；但是，眼看着要打败仗，我无论如何不愿意阻止我们的部队出击。我能采取的办法微不足道，而且由于时间紧迫也无济于事。八点三刻，我在多尼院长的表弟家里。九点钟，我在勒卡努神甫家里。我十一点钟才离开勒卡努。十一点一刻，我在多尼-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府上。十二点，在法利将军家里。十二点半，我给您发出了第二号电报。一点半钟，我在给您写信。两点钟的时候，我将去找主教大人疏通关节。我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您的回信。阁下读到这封信时，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十有八九将是梅罗培尔先生当选。但是如果您觉得挫败梅罗培尔先生值得十万法郎这个数目，在最后定局之前，我一定把它送出去。

如果您能在明天（十七日）二时前回电答复我

的二号电报，对我将是极大的鼓舞。确定选举团主席的选举将于九点钟开始。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似乎准备让他们的人在下午二点钟以后才去投票。我希望投票到四点钟才结束。

娄凡飞奔来到主教大人府上。他看到主教大人高傲、轻蔑、无礼的态度，感到十分有趣。他滑稽地模仿着高级教士们的口头禅，笑着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把它放在圣十字架下面。"

他没有和主教大人谈任何正事。"他只是机器里的一滴润滑油，仅此而已。"

一点半钟，娄凡在将军家里吃饭，接着，他和将军继续拜访昨天列在名单上的人。五点钟，娄凡已经精疲力尽，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忙碌的一天。但是，他还要完成一桩苦差使，和省长共进也许会不欢而散的晚餐。小个子上尉梅尼埃尔已经告诉娄凡，省长最精干的两名暗探一直在跟踪他的行动。

娄凡心里非常满意。他感到自己已经尽力而为。说实话，虽然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否正义大有商榷的余地。但是，这个扫兴的疑问完全被他的勇气，不惜以他在内务部里蒸蒸日上的威信作为代价的冒险精神抵消了。高夫曾经对他说过一两次：

"在部里那些老官僚眼里，即使您最终挫败可怕的梅罗培尔先生，您的行动也仅仅是灿烂辉煌的罪过。在有关收容弃儿的争论中，您称为养尊处优、身不离桃花心木安乐椅的人，将抓住机会报复您。"

“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也别做，写三四封信，每封信都写上六页信纸，这就是在办公室里所说的处理公事。由于您给自己的地位带来的危险，他们将永远把您看成疯子。其次，在您这个年纪，竟然要求用十万法郎进行贿赂！他们立即会四处散布，说您起码把三分之一的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我最初也这么想过，我还想：一个人为部长们办事，他担心的不是对手，而是他为之效劳的人。在后期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情形就是如此。如果我什么都不干，只是写封措辞漂亮的信，我就永远忘不了布鲁瓦的污泥。您亲眼看见了我这个人很脆弱。”

“唔！所以，您应该恨我，把我调出内务部。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恰恰相反，我现在能够在您面前无所不谈，感到非常愉快。我恳求您不要迁就我。”

“那我就不客气直说了。德·塞朗维尔这个吹毛求疵的东西一定对您恨之入骨，因为您这两天毕竟越俎代庖，抢了他那份差事，而他只写了几封信，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做。我因此得出结论，在巴黎，他将受到赞扬，您将受到斥责。但是，不管他今晚如何对待您，您都不要发火。如果现在是中世纪，我担心他们会对您下毒，因为我发现这个卑鄙的诡辩家怒不可遏，不亚于一个被人喝倒彩的作家。”

马车停在省长官邸的门口。在台阶的前后两个平台上，站着八九名宪兵。

“如果在中世纪，安排这些人在这里，您就有生命危险

啦。"

娄凡经过的时候，宪兵们纷纷立正向他致敬。

"他们已经知道您的任务，"高夫说，"他们对您很有礼貌，想象一下省长会多么愤怒吧。"

省长脸色苍白，硬着头皮对两位先生表现出礼貌的样子。虽然其他人极力巴结娄凡，也没有使省长变得温和灵活一些。

晚餐的气氛冷淡沉闷。所有的政府官员都预感到第二天的选举败局已定。每个人心中都在说："省长将被免职或者调离。要我说，罪魁祸首是他自己。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是部长的后台老板的儿子。他年纪轻轻当上了行政法院调查官，很可能是接替省长的人选呢。"

娄凡狼吞虎咽地吃着，显得非常轻松。

"而我，"德·塞朗维尔先生心想，"我盆子里的东西原封不动，一口都咽不下去。"

娄凡和高夫一边吃，一边侃侃而谈，管理国有财产和税务等各个部门的首脑，以及参加晚餐的其他高级官员，他们的谈话慢慢地完全被两位新来的客人吸引过去了。

"而我，我却受人冷落。"省长心想，"我在自己家里，反而变成了外人。省长是肯定当不成了，别人从来碰不到的事给我碰上了，不得不在省长府尽主人之谊，殷勤接待我的继承人。"

高夫事事看在眼里，上第二道菜以后，他发现省长不停地抹去额头上的汗。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从巴黎来了一名信使。这个人大大咧咧地走进餐厅。坐在近门处

的间接税税务官本能地对信使说：

“这位是省长大人。”

省长站起身。

“我和德·塞朗维尔省长没有关系。”信使神气活现地说，“我找行政法院调查官娄凡先生。”

“真丢脸！我已经不是省长了。”德·塞朗维尔先生心想。他颓丧地坐回到椅子上，双手支着桌子，紧紧地捂住了脸。

“省长大人不舒服啦。”秘书长大叫起来。他看了看娄凡，似乎请求娄凡原谅他关心省长健康的人道主义举动。省长真的晕过去了。有人打开窗户，有人把他抬到了窗边。

与此同时，娄凡对信使送来的急件大失所望。这是部长写的一封长信，表彰他在布鲁瓦的出色表现。部长还亲笔补充说，一定要找出并严惩肇事者。他在御前会议上把娄凡的信禀报国王，国王甚感满意。

“关于这里的选举，连一个字都没有。”娄凡想，“这也值得派一名信使。”

他走近打开的窗前，省长就在旁边，有人往他的太阳穴上搽花露水。人们一再地说：省长为选举操劳过度了。娄凡上前说了句安慰话，接着抱歉地说，他有点事需要和高夫先生去隔壁的房间谈一谈。

“派信使送来这么一封信，”他把部长的急信交给高夫说，“您能想到吗？”

他说着开始读母亲的一封信，脸上的笑容很快消失了。娄凡太太认为，她的儿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且是为了一件“卑鄙龌龊的事”，她在信中这么说，“别再干下去了，赶快

回来吧……我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你父亲心血来潮，已经去离巴黎二百法里的阿韦隆省竞选议员。”

娄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高夫。

“这才是促使部长派遣信使的信。娄凡太太要求把这封信立即送到您的手里。总之，您不能掉以轻心。我觉得，由于您扮演的角色，您应该回到那个气得半死的卑鄙的耶稣会教士身边去了。这下让我试一试，我要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彻底打垮他。”

高夫回到餐厅里，果然表演得十分出色。他从口袋里取出八九份选举报告，把它们和电报塞在一起，然后象宝贝一样拿在手上。德·塞朗维尔已经恢复知觉，头晕恶心的症状也已减轻，此时，他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有气无力地望着娄凡和高夫。娄凡被他的可怜相感动了，在他的眼中，这个恶棍变成了一个受难的人。

“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减轻他的痛苦。”说过几句客气话以后，他便告辞了。

信使紧紧跟在他后面，一边下楼梯一边问他有什么吩咐。

“调查官先生明天就派您回去。”高夫郑重其事地说。

第二天，十七日，是一个大日子。

十七日是选举的大日子，刚刚七点钟，娄凡已经来到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府上。老头儿的态度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使娄凡十分惊奇。他变得非常热情，娄凡稍稍提到什么事，立即就得到答复了。

“十万法郎起作用啦。”娄凡在心里说。

但是，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不止一次地暗示（婉转礼貌的程度令娄凡惊讶不已）如果主要的条件不能兑现，不管说什么，最后都只是空话一句。

"我正是这么想的。"娄凡回答说，"即使我今天不能尽早从财政总管那里得到十万法郎，能够结识您也已经使我不胜荣幸，和尊敬的勒卡努神甫举行的协商将在我心上永远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将加倍敬重那些为了使亲爱的祖国繁荣富强，认为必须走一条和我心目中最可靠的道路不同的道路的人……"

娄凡强烈地希望这些老爷在电报到达之前保持耐性，我们在此不想打扰读者，赘述他所说的那些礼貌话了。由于当日发生的大事，街上简直闹翻了天，虽然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住的地方与马路隔着一个院子，吵吵嚷嚷的声音还是一直传到他的房间里，搅得娄凡心里也很不平静。如果能使选举推迟一天进行，他什么都舍得！

九点钟，他回到旅店，高夫已经写好两封夹叙夹议、洋洋万言的信。

"古怪的文笔！"娄凡一边签字一边说。

"夸张，平庸，绝对不能单刀直入，办公事就需要这些东西。"

他们叫来信使，派他速回巴黎。

"大人，"信使说，"您允许我顺便捎带省长的急信吗？我说的是德·塞朗维尔先生。我不愿意在大人面前有任何隐瞒，如果我肯帮他带信，他答应给我一份相当可观的礼物。但是，我已经受人差遣，我非常清楚办事的规矩……"

“代我去找省长先生吧，带上他的信件，如果需要，可以等上个把钟头。省长先生是省里的最高行政权威……”

“我立即按他的吩咐去省长府！我的礼物，嘿！人人都说这个省长贪婪……”

第五十四章

一个月以前，法利将军派他的小个子副官梅尼埃尔先生，在选举地点于尔絮勒教堂对面租了一套二楼的房间。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将军已经和娄凡安坐其中。他们每一刻钟都收到将军的亲信送来的消息。有几个省长的心腹获悉昨天信使的事，认为如果德·塞朗维尔先生失利，娄凡将是当然的省长，他们也每十五分钟送来用红铅笔书写的报告。这些报告提供的意见和事实非常一致。

选举在十时半开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本来，选举应该由本地最年长的人主持，但是省长有意设立关卡，不让德·马尔高纳先生的大型马车顺利通行，致使他在十一点钟才到达康城，与此同时，省长换了一个年龄不及德·马尔高纳，但是忠于自己的人主持选举。三十位政府官员在省长府用过午饭，进入选举大厅时遭到了群众的嘲骂。

一份广泛散发给选民的传单中写道：

各党各派正直的人们，为了你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利益，抛弃德·塞朗维尔省长先生吧。如果梅罗培尔先生当选议员，省长先生将被撤职或被调往它处。总之，一旦选出议员，撤职和调离都

没有关系。赶走一个爱找麻烦、专说谎话的省长吧。
有谁见过他说话算数吗？

将近中午时分，决定选举团主席的选举形势变得十分险恶。早到的……区的选民全部投了梅罗培尔先生的票。

“如果他成为选举团主席，”将军对娄凡说，“那么值得担心的是，眼看他要登上最惹人注目的宝座，十七八个胆小怕事的政府官员，以及十三四个愚蠢的乡下选民，将不敢在选票上写别的名字。”

每过一刻钟，娄凡都派高夫去查看一下是否有电报；他心急如焚，等着二号电报的回音。

“省长会不择手段地阻延巴黎的回电。”将军说，“派手下人去离此地四法里、小山头那一边的电报站，把什么都拦截住，这是他的惯用手法。他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成为又一个马扎兰红衣主教。我们这位省长精通法国的历史。”

殷勤的将军希望用这番话证明，他同样熟谙法国的历史。小个子上尉梅尼埃尔主动请缨，骑马去小山顶上观察电报站的动静，但是高夫向上尉要过马，亲自跑去了。

在于尔絮勒教堂里起码有一千人。娄凡走到广场上，想听听人们的谈话，亲自了解一下选民的思想动态。他被认了出来。老百姓们自恃人多势众，变得非常傲慢：

“瞧！瞧！他就是那个轻举妄动，从巴黎来监视省长的警察局长！”

他对此几乎毫不在意。

两点钟过了，两点半过了；电报站方面仍然毫无动静。

娄凡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他去找到了狄斯戎瓦尔神甫。

“我不能够继续阻止我的朋友去投票。”神甫说，娄凡发现他面露愠色，但是他显然推迟了他们投票的时间。

“这个人一直对我抱有真诚的希望，他会以为我在捉弄他。我敢保证，他推迟了他们投票的时间，虽说他的朋友并不很多。”

正当娄凡竭力证明他无意欺骗狄斯戎瓦尔神甫的时候，高夫气喘吁吁地赶来了。

“电报到啦！”

“请您在府上再等我一刻钟。”娄凡对狄斯戎瓦尔神甫说，“我立即去电报局走一趟。”

二十分钟以后，娄凡急匆匆地回到神甫家里。

“这是电报的原文。”他对狄斯戎瓦尔神甫说，“财政部长致电财政总管先生，见电即付十万法郎给法利将军大人和娄凡先生。”

“电报仍在继续收译中。”娄凡对狄斯戎瓦尔神甫说。

“我这就去选举团。”狄斯戎瓦尔神甫说，好象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将尽力而为，安排好选举团主席的提名事宜，我们推举的人是德·克雷米耶先生。然后我立即赶去找勒卡努先生。请您马上去他那里。”

勒卡努神甫家的大门开着，在候见厅里聚集着许多人，娄凡和高夫急促地穿过人群进了里面。

“先生，这是电报的原文。”

“现在是三时十分。”勒卡努神甫说，“我希望你们对德·克雷米耶先生没有任何异议：五十五岁，二万法郎年金收入，

订阅《辩论报》，从未流亡国外。”

“法利将军和我，我们赞成德·克雷米耶先生。如果他击败梅罗培尔先生，法利将军和我将交给您十万法郎。在选举结果揭晓以前，先生，您认为这笔钱托付给谁比较合适？”

“先生，在我们四周到处埋伏着谣言，让四个人知道随时会导致谣言四起的秘密，就已经够多了，不管他们多么令人尊敬。先生，我说的是，”勒卡努神甫指着高夫说，“您，先生，狄斯戎瓦尔神甫和我。何必再让法利将军大人也知道详情呢？况且这是个很值得考虑的人。”

娄凡被这些说得毫不含糊的话迷住了。

“先生，我太年轻，无力独自支撑动用这一大笔秘密经费的责任……”

经过娄凡一番劝说，勒卡努神甫最后同意让将军参与这件事。

“但是，我需要特别指出，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坚持不能让省长插手。”

“这是对他锲而不舍地参加弥撒的奖赏。”娄凡心想。

娄凡又说服勒卡努神甫大人，这笔十万法郎的钱将装在一小只匣子里，由法利将军和勒卡努先生的朋友，一个名叫勒杜阿伊安先生的人各执一把钥匙。

娄凡回到俯视选举大厅的房间里，发现将军正急得满脸通红。离他决定去投票的时间愈来愈近，将军坦白地告诉娄凡说，他非常担心受人嘲骂。将军虽然心事重重，但是对勒卡努神甫大人“明目张胆”的谈话依旧非常敏感。

娄凡接到狄斯戎瓦尔神甫的一张便条，请娄凡立即派高

夫先生去他那里。高夫半小时以后回来了，娄凡请来将军，高夫对他们说：

"我看见，就是人们所说的看见，十五个人骑着马，正准备四处通知一百五十名正统派选民，让他们今晚或明天中午之前来这里。狄斯戎瓦尔神甫大人生龙活虎，你们会说他还不到四十岁哩。他对我重复了三遍这句话：'如果有时间写四篇文章登在《法兰西新闻》上就好啦。'我相信他们确实全力以赴了。"

电报局长送来了娄凡亲收的第二份电报：

> 我赞同您的计划。可以支付十万法郎。一个正统派分子，即使是贝利耶先生或费兹·詹姆斯先生，都比汉普顿先生强。

"我不明白，"将军说，"汉普顿先生是怎么回事？"

"汉普顿就是梅罗培尔，这是我和部长约定的代号。"

"时间到了。"将军神情紧张地说，他穿上制服，紧紧张张地离开用作观察站的房间，前往投票地点。人群闪开两边，让他走过百多步路来到选举大厅门口。将军步入教堂，走近办公桌的时候，受到了梅罗培尔派选民的鼓掌欢迎。

"他和省长不同，不是一个卑躬屈节的坏蛋。"周围的人大声地说，"他不过领取薪俸，养家糊口罢了。"

娄凡发出了以下这份第三号电报：

> 康城　四时
>
> 正统派首领们显得很有诚意。安排在城门口的军方观察员，看见有十九到二十人分头去乡下召集

一百六十名正统派选民。如果其中的八十至一百人在十八日三时前赶到这里，汉普顿将肯定落选。眼下，汉普顿已经获得多数成为选举团主席。选举结果将于五时揭晓。

预选结果如下：

选民总数	873
多数票	437
梅罗培尔得票	451
省长的候选人（戈南·先生得票	389
勒卡努先生收到十万法郎后提出的候选人德·克雷米耶先生得票	19
废票	14

德·克雷米耶先生得到的十九票使将军和娄凡非常高兴；它从侧面证明，勒卡努先生没有愚弄他们。

六点钟，财政总管把总值十万法郎，验明无误的票据，亲自交到法利将军和娄凡的手中，他们同时立了收据。

勒杜阿伊安先生来了。这是一位普遍受人尊敬，十分富有的大财主。把钱放进小匣子的仪式举行以后，双方庄严地保证，只要不是梅罗培尔先生当选，这笔钱连同匣子将交给勒杜阿伊安先生，如果梅罗培尔先生成为议员，它将交给法利将军。

勒杜阿伊安先生走后，他们坐下来吃晚饭。

“现在，关键是省长了。”将军说，他在这天晚上显得特别兴奋，“让我们鼓起勇气，乘胜前进吧。

明天将有九百名选举人。

戈南先生已经获得	389
德·克雷米耶先生	19
	408

我们在八百七十三票中占了四百零八票。假定在明天上午到达的二十七票中，十七票支持梅罗培尔，十票支持我们，结果将是：

克雷米耶	418
梅罗培尔	468

勒卡努先生的五十一票将使德·克雷米耶先生压倒对手。”

只有将军、娄凡、高夫和梅尼埃尔副官四人在一起吃饭，他们把这些数字反来复去地研究了不下百次。

“把我们最优秀的两位特工人员叫来。”将军说。

两位先生来了，经过长时间的商讨，他们也说，如果有六十名正统派人士参加选举，问题将引刃而解。

“现在，我们去省长府吧。”将军说。

“我冒昧地提个要求，”娄凡说，“我想请您代表我们讲话，这个猥琐的省长非常恨我。”

“这和我们的协定有出入；我说好将担任一个完全次要的角色。不管怎么样，照英国人的说法，我负责打头阵吧。”

将军非常强调他有“上面的指示信”。他还有更重要的东

西：非常通情达理，而且和颜悦色。他向省长解释，请他把昨天在预选中获得的三百八十九票转给德·克雷米耶先生，又说德·克雷米耶先生保证可以争取到六十票正统派的支持，也许是八十票……省长刺耳的声音打断他说：

"有那么多来来往往的电报，我料想不会少过这些数目的。不过，先生们，你们还缺一票：我还没有被罢官，娄凡先生也还没有当上康城的省长。"

一个阴险毒辣的诡辩家心中蓄积的愤怒，全部通过德·塞朗维尔先生的嘴在将军和娄凡面前发泄出来了。这个场面持续了五个钟头。将军一直忍着，直到最后才稍稍失掉耐心。德·塞朗维尔先生坚持不从，拒绝的理由换了一套又一套。

"但是，先生，即使仅仅从您这些利己的理由来考虑，您的选举计划显然败局已定。让它死在娄凡的手中吧。正如一个太晚请来的医生，娄凡先生将处理病人死后留下的烂摊子。"

"他想干什么或者能够干什么，这都随他的便。但是在我下台之前，他休想行使康城省长的权力。"

听到德·塞朗维尔先生说的这句话，娄凡不得不阻止将军了。

"一个人背叛政府，"将军说，"省长先生，不可能比您做得更绝了。我将立即写信报告内阁。再见，先生。"

午夜十二点半，他们离开省长府。娄凡对将军说：

"我立即写信，把这个倒霉的结果告诉勒卡努神甫大人"。

"如果您听我的意见，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些可疑的同盟军如何行动。等明天上午您收到电报以后再说吧，或许，说不

定省长这个畜生会改变主意的。"

清晨五点半的时候，娄凡在电报局里等着天亮。天色刚刚发白，下面这份电报（四号）就发出去了：

> 省长拒绝将他昨天获得的三百八十九票转给德·克雷米耶先生。法利将军和娄凡先生期待从正统派得到七十到八十票，现在已经毫无意义，汉普顿先生将当选议员。

娄凡没有给狄斯戎瓦尔和勒卡努先生写信，经过深思熟虑，他直接去拜访了他们。他开门见山，真实之情溢于言表，向他们解释新的灾难，两位先生知道省长的脾气，最后相信娄凡并没有设陷阱欺骗他们。

"这个在大动乱时期上台的卑劣的省长，"勒卡努先生说，"他的思想就象本地的山羊角一样：又黑、又硬、又弯曲。"

可怜的娄凡绝对不愿意被人看成是一个无赖，于是自己掏腰包拿出一笔钱，作为派遣使者以及特别召集正统派选民的费用，请狄斯戎瓦尔先生一定收下。狄斯戎瓦尔先生拒绝了。但是，娄凡在离开康城之前，通过多尼·德·安格尔院长大人给他送去了五百法郎。

选举的大日子终于来临了。十点钟的时候，从巴黎来的信使带来了五封信，说梅罗培尔先生因为策划当时议论纷纷的共和派大骚动在巴黎受到控告。消息一传开，十二名最有钱的商人立即宣布，他们不再投梅罗培尔的票。

"肯定是省长干的勾当。"将军对娄凡说，他们这时已经回到于尔絮勒教堂对面的观察站，"总之，如果这个卑鄙的诡辩

家获得成功，那就有戏看了。"将军以一个知心朋友豁达戏谑的口吻接着说，"到那个时候，只要部长对您稍有敌意，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您扮演的角色就漂亮啦。"

"我将一千次这么做。虽说打了败仗，我终究命令部队出击了。"

"您是个好青年……"善良的将军生怕失礼，立即又补充了一句，"对不起，我说得这么随便。"对将军来说，礼貌就象一门迟学的外语。娄凡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自然地流露了他的全部真情。

十一点钟，查实有九百四十八人参加选举。就在将军的密使前来报告这个数字的时候，多尼院长先生不顾一切禁令企图闯入房间，但是没有成功。

"我们见一见他吧。"娄凡说。

"噢！不行。这可能成为省长、勒卡努先生，或者疯狂甚于恶毒的共和派方面制造谣言的依据。您出去见可敬的院长吧，千万不要流露出您诚实善良的天性。"

"他带来确实消息，虽然今晨撤消了原来的命令，在于尔絮勒选举大厅里，仍然有四十九名正统派选举人和十一名省长的支持者转向德·克雷米耶先生。"

选举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人们的脸色变得比昨天更加阴沉。省长散布的假消息，声称梅罗培尔先生受到控告，激怒了这个至今一直谨慎从事的人，尤其是激怒了他的支持者。有两三次，这些人差点儿闹了起来。他们打算派三位议员去巴黎，查问五名提供消息说向梅罗培尔先生发出拘票的人。最后，还是梅罗培尔先生的连襟登上一辆停在离于尔絮勒大

厅五十步远的大车，大声呼吁说：

“我们一定要报复的，但是等选举过后两天再说，否则，在议会里卖身求荣的多数派将会以此作为借口，取消他的当选资格。”

这篇简短的演说词很快印成了二千份传单。人们甚至在毗邻选举大厅的广场上安装了印刷机。省长府的特务们既不敢靠近印刷机，也不敢阻止散发这篇简短的演说词。眼前的情景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同时又平息了人们的情绪。

娄凡勇气十足地到处蹓跶，但是没有受到任何侮辱；他发现，一旦人们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能力，那么除非用机关枪从远处扫射过去，否则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他们。

“这就是真正当家作主的老百姓。”他想。

他不时地回到进行观察的房间。梅尼埃尔上尉的看法是，那天没有人能够获得多数。

四点钟光景，省长接到一份电报，要求他把选票转给法利将军和娄凡指定的正统派候选人。但是，他对将军和娄凡完全隐瞒了这件事。四点一刻，娄凡收到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报。高夫知道以后，长叹一声说：

“机会不在大小，早一点就好啦……”

将军非常喜欢他引用的台词，请他重复了一遍。

这时，对面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呼喊声，房间里的几个人大吃一惊。

“不知是欢呼，还是愤怒？”将军一边跑到窗口一边大声

说道。

"是欢呼。"他叹口气说，"我们完蛋……"

果然，一名密探送来了选举的结果，他费好大劲才穿过人群，连衣服都扯破了。

选举人总数	948
当选多数	475
梅罗培尔先生得票	475
戈南先生，省长的候选人得票	401
德·克雷米耶先生得票	61
索瓦热先生（共和派，主张以严峻的法律改造法国人的性格）得票	9
废票	2

当晚，全城各个角落灯火一片辉煌。

"您瞧，省长的四百零一名支持者，不知他们的窗户在哪里？"娄凡对高夫说。

一阵碎玻璃落地的巨响回答了这个问题。多尼·德·安格尔院长家的玻璃窗被人砸碎了。

第二天，娄凡在上午十一点钟醒来，独自一人去城里走了走。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涌进他的脑子。

"如果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德·夏斯特莱夫人，她会说些

什么呢？”

足足过了一个钟头，他才找到答案，这是非常甜蜜的一个钟头。

“为什么不给她写一封信呢？”娄凡心想。这个问题在他脑际一直萦回了一个星期。

在离开巴黎不远的地方，他偶尔想起葛朗台太太住的那条马路，接着又想到她，结果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您怎么啦？”

“没什么。我突然记起一位令我十分倾心的美人的名字。”

“我以为您在想部长怎么欢迎您呢。”

“见他的鬼去吧！……他肯定对我很冷淡，问我花那些钱的结果，并且认为代价太大。”

“一切都取决于部长的密探们有关您此行的报告。您的所作所为过于鲁莽，您一头钻进人们所说的热情里，实际上是少年人的狂热。”

第五十五章

娄凡的猜测大体上是正确的。德·韦兹伯爵普普通通地接待他，没有提出任何有关选举的问题，也没有对他此次远行表示任何慰问。他对娄凡的态度，完全象昨天刚见过面一样。

"他客气得有点出奇。当上部长以后，他在宫廷里接触有教养的人多了。"

但是，这个正确的想法稍纵即逝，娄凡很快便愚蠢地把话题转到了他在外省勤勉从事的经过上，而且说得非常详细。他先用几句话概括了途中的有关见闻；他需要十分戒备，避免对部长说一些非常不利，然而很容易扭转的事情。他丝毫没有虚荣的考虑，只是他知道，在判断叙事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方面，德·韦兹伯爵是绝对的权威。按照事事追求美满的愚蠢愿望，娄凡曾经想指出部长三四件毫无好处的瞎指挥的事。这对一个父亲有豪华马车的人来说是个不大可以原谅的缺点。然而，娄凡是个有教养的人，生怕自己好心过头，超出部长的举止言谈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规定的界限。

"和一个地位远远在我之上的政府官员谈正经事儿，岂不是不知害羞；而且，他只跟我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娄凡草草结束这次谈话，拔脚就走了。在他离开巴黎期

间，德巴克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缺，占用了他的办公室。这个在他出差之前，匍伏在他脚下的小人把日常事务交回给他，态度非常冷淡。

娄凡对此只字不提，高夫在隔壁房间工作，他受到的待遇更加意味深长。五点半钟，娄凡叫高夫一起去吃饭。他们来到一家饭馆，四周没有旁人，娄凡这才笑着说：

“怎么样？”

“唔！您为挽救败局所做的令人赞叹的努力，统统成了辉煌灿烂的罪过。如果没有人指责您是雅各宾派或者卡洛斯派，那就非常幸运啦。在部里的各个办公室里，人们还在为您犯下的罪过找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他们目前仅仅对它的严重性有一致意见。人人都在密切注视部长对您的态度，您彻底失败了。”

“法兰西是个很幸运的国家，”娄凡快活地说，“这班当部长的流氓不懂得利用青年人的狂热，即人们所说的热情。我很想知道，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如果有一名军官重振他的龙骑兵团，向一支沿着大路长驱直入的炮兵中队发动攻击！并且杀伤了无数敌人，总司令会不会也这样对待他？”

在滔滔不绝地议论一通以后，娄凡告诉高夫，他丝毫不想高攀部长的某一位亲戚，他对部长一无所求。

“但是，”高夫奇怪地说，“为什么在您出使外省之前，部长对您这么关心？现在，在收到德·塞朗维尔先生的信以后，他为什么不彻底抛弃您呢？”

“他害怕我父亲的沙龙。如果我没有这个在巴黎人人畏惧的父亲，我就会和您一样，永远因为在综合技校里的共和派

活动大倒其霉……但是，请您告诉我，您认为一个共和派政府会象现在这个政府一样荒唐吗？”

“它也许不会这么荒唐，但处事要激烈得多，很可能象一头恶狼一样。您想要证据吗？它就在您的手上。如果您明天成为权力无限的内务部长，您会在德·里克堡和德·塞朗维尔两位先生的省里采取什么措施？”

“我会任命梅罗培尔先生担任省长，把两省的军事大权交给法利将军。”

“您考虑一下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想想在里克堡和塞朗维尔的省里，所有支持常理和正义的人会多么激动。梅罗培尔先生将成为省里的土皇帝；万一这个省竟敢对巴黎的事情提出自己的看法呢？就说我们熟悉的情形吧，如果这个省对在格雷南尔路四百三十个以抄写为生的大模大样的傻瓜，其中也包括您和我，提出合理的看法呢？如果外省认为内务部花三万法郎薪俸和一万法郎办公费，雇用六名专职人员就足以签署无关紧要的文件，那么，起码剩下的三百五十个专门和常理进行殊死战斗的人，他们怎么办呢？进一步说，国王怎么办呢？任何政府都是一种弊病，但是是一种防止更大的弊病的……”

“戈济埃先生也这么说，他是南锡城的一个共和党人，我这辈子遇见的最理智的人。如果他在这里和我们一起聊聊就好啦。此外，他和您一样熟读拉格朗日的《函数论》，比我强不止百倍……”

两个朋友没完没了地说着。高夫应答如流，很受娄凡喜爱。作为报答，他又觉得回答娄凡的话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令高夫始终大惑不解的是娄凡虽然很有钱，但是并不如他想象中那么愚蠢。在这个想法驱使下，高夫说：

“您是在巴黎出生的吗？”

“是的，那还用说。”

“那时候，您父亲有华丽的公馆吗？您在三岁时就坐车出外散步吗？”

“那还用说。”娄凡笑着回答，“您问这些干什么？”

“因为我觉得您既不愚蠢，也不冷酷；但是应该想到您迟早会变的。您一定从这次完成任务的经历中，发现社会拒绝您现有的品德。要是您忍气吞声，不理会在布鲁瓦受到的侮辱，在您回来的时候，部长大概已经授予您十字勋章了。”

“如果我回头去想这次出差的事，那才见鬼哩！”娄凡说。

“那您就大错特错了，这是您一生中最美好最奇特的经历。不管您干什么，您将永远忘不了法利将军、德·塞朗维尔先生、勒卡努神甫、德·里克堡先生、罗莱市长先生。”

“永远忘不了。”

“唔！在精神方面最使人烦恼的阶段已经成为过去。这是开端，这是破题。密切注视部里使您念念不忘的人和事怎么变化吧。您得赶紧，很可能部长已经想出什么暗计，既悄悄地把您抛开，又不冒犯令尊大人。”

“对了，我父亲经过三次投票，最后以两票之差的可喜结果，成了代表阿韦隆省的议员。”

“您从未对我提起过他参加竞选的事。”

“我觉得这件事很可笑，而且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它。我是从那次使德 塞朗维尔先生丧魂落魄的特别信使手中知道这

个消息的。”

两天以后，德·韦兹伯爵对娄凡说：

“我想请您读一读这份文件。”

这是嘉奖选举有功人员的初步名单。部长在把名单交给他的时候，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似乎是说：“您虽然一事无成，可是，您瞧我怎么对待您的吧。”娄凡读着名单，其中有三人得一万法郎奖金，在他们的名字旁边写着“成功”二字；名单的第四行是：娄凡先生，行政法院调查官，失利，梅罗培尔先生以一票的多数当选，但是娄凡热忱可嘉，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材，奖金八千法郎。

“怎么样！”部长说，“我在歌剧院里和您说的话算数吧？”

娄凡从名单上看到，几个同样失利的公务员只得二千五百法郎奖金。他表示非常感激，接着又说：

“我想对阁下提一个请求，希望在这份名单里去掉我的名字。”

“我明白，”部长说，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您希望得到十字勋章，但是，说句实话，您做了那么多荒唐事，我无法为您提出这个要求。您的性格比您的年龄更加年轻。不妨去问问德巴克，您那些接连不断的电报，随后是您那些信件，在这里多么使人震惊。”

“正因为我深深感到这一点，才请阁下不要考虑授予我勋章，奖金就更加不必提了。”

“请您注意，先生，”部长完全被激怒了，他说，“我可是个不含糊的人。好吧，这里有笔，把您的要求写在您的名字旁

边吧。”

娄凡在他的名字旁边写道：选举失利，不发勋章，不发奖金；接着，他一笔划去了自己的名字和刚才写的字。在名单下面，他另外加上一行：高夫先生，二千五百法郎。

“请您注意，”部长一边看娄凡写下的字，一边说，“我将把这份名单送去王宫。以后，请令尊大人不要再和我谈这件事。”

“阁下公务繁忙，忘记了我们在歌剧院的谈话。我当时明确地表示过我的愿望，我父亲不应该继续介入我的政治命运。”

“好吧！请向我的朋友娄凡先生解释一下有关授奖的事。您原来可以得到八千法郎奖金，是您自己划去了这个数字。再见，先生。”

部长阁下的马车刚驶离公馆，德·韦兹伯爵夫人派人来请娄凡。

“唉呀，”娄凡远远看见她，心里想，“她今天特别漂亮。一点没有羞羞答答的样子，眼睛里充满火一样的热情，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您回来以后，一直在怨恨我们。我希望有机会和您深入地谈一谈。我可以向您保证，在内务部里找不到象我这样始终不渝地为您的电报辩护的人。我以最大的勇气，阻止别人在餐桌上当着我的面诽谤这些电报。不过，凡人都会有错，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您。以后，您的敌人会因为这次任务中伤您；我很明白，您对金钱的兴趣相当淡薄，但是，在这件事上还是应该封住敌人的嘴巴，今天上午，我丈夫已经答应请求国王颁发给您八千法郎奖金。我提出应该给一万法郎，

德·韦兹先生解释说，一万法郎是发给立大功人员的奖金数目，但是，他昨天收到德·塞朗维尔先生和康城市长罗莱先生的信，这些信对您非常不利。我对此提出异议说，令尊大人已经当选议员，并且立即把他说服了。德·韦兹先生请人把名单重新抄过一遍，您的名字原来排在名单末尾，得四千法郎奖金，后来您的名字被列在第四位，奖金提高到八千法郎。”

实际上，德·韦兹伯爵夫人说的话还要多得多，因此更富于女性特有的节制和分寸，同时也更富于友好和关怀的表示，我们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在此一一转述。娄凡自然十分敏感：两个星期以来，他没有见过多少友好的面孔，对人情世故开始有所体会；他二十六岁，这也是时候了。

“我应该对这个腼腆的女人献献殷勤才对。雍容华贵的生活使她烦闷，成了她的一种负担，我正好是她的安慰。我的办公室离她的房间才五十步路。”

娄凡告诉她，他刚才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

“天哪！”她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您不是赌气吧？我可以保证，您很快可以得到十字勋章。”

她言下之意是说：“您不会马上离开我们吧？”

德·韦兹夫人说话的口吻深深打动了娄凡的心。他差点儿上前去吻她的手。德·韦兹夫人非常激动，而他则非常感激。

娄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只见到仇恨的面孔，眼前这张温柔的充满友情的脸触动了他的心弦。

“但是，如果我一旦迷上她，那得忍受多少讨厌的晚餐啊。餐桌的另一边是她丈夫的丑恶嘴脸，常常还有德巴克这个小

流氓，他的表兄弟！”

这些想法在他的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

“我刚才划掉了我的名字，”娄凡又说，“但是，承蒙您关心我的前途，我可以告诉您我这么做的真正原因。也许有一天，这些嘉奖名单会印出来，到那个时候，它们说不定会带来麻烦呢。我还年轻，不敢冒这种风险，八千法郎不是我应得的钱。”

“喔！天哪！”德·韦兹夫人惊恐万状地说，“您和克拉帕尔先生想得一样吗？您认为共和国离我们这么近吗？”

德·韦兹夫人的脸上只剩下恐惧和疑惑的表情，娄凡从中看到了她十分冷酷的一面。

“由于恐惧，”娄凡心想，“她忘记了关怀和友情的外衣。在这个年代，特权的代价非常高，戈济埃怜悯一个叫‘亲王’的人，他是对的。戈济埃还说，他很少对人坦白这个想法，别人会以为这是最差劲的嫉妒。这是他说的原话：在一八一四年，一个比本世纪年轻的青年获得亲王或者公爵的头衔，往往会有一些荒唐的想法。可怜的年轻人既为自己的身份担惊受怕，又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更加幸福。如果这个可怜可爱的女人的名字叫勒鲁太太，她也许会高兴得多……相反，想到这些危险，德·夏斯特莱夫人令人钦佩的勇气却有增无减……那天晚上我无意中对她说：‘那么，我将打垮你们。’她的目光多么坚定啊！……而我，我留在巴黎干什么？为什么不马上飞去南锡？我应该跪在她面前，请她原谅我，承认我不该因为她有事瞒着我而大动肝火。对一个年轻的男人，也许还是她喜爱的人，这种事是多么难以启齿啊？说出来有什么好

处呢？我自己就闭口不提我们不同的社会地位。”

“您生气了？”德·韦兹夫人怯生生地问。

她说话的声音唤醒了娄凡。

“她已经不再恐惧。”他心里想，“呵！天哪，我起码沉默一分钟了！”

“我神思恍惚很久了吗？”

“至少有三分钟了。”德·韦兹夫人亲切和蔼地说。但是，在她着意渲染的亲切之中，同时有一种责怪的成分，她是一位有权有势的部长的妻子，不习惯这种心不在焉的态度，而且还是在两个人面对面的情况下。

“因为我心中涌起了一股对您，夫人，我自责不应有的感情。”

在这个小小的骗局以后，娄凡再没有话要对德·韦兹夫人说了。他接着说了几句使她满脸通红的客气话，然后迅速跑回办公室把自己锁了起来。

“我忘记做人的乐趣了。”他心里想，“这些愚蠢的野心使我忘记了对我来说唯一真实的东西。把感情付诸野心，然而又不是野心家，这真是有趣的事……而且我也不那么可笑。我只是想感激父亲。但是，不说这些了……他们会以为，我因为得不到晋升或勋章而耿耿于怀！我在内务部的敌人也许会说，我去南锡找共和派分子。他们发电报去南锡，回电肯定对我不利……怎么又想到这恶魔一般的机器了？”娄凡自言自语地说道，几乎笑了出来。

在下决心去南锡以后，娄凡感到自己成了真正的男子汉。

“过几天，等父亲回来再说吧；这是我的本分，我在康城

的所作所为在内务部大受訾议，不知他怎么看呢？”

当晚，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葛朗台太太府上出尽了风头。在椭圆形的小客厅里大约有三十位客人，他是谈话的中心人物，起码有二十分钟，所有其它私人之间的谈话都停止了。

他的成功使葛朗台太太非常激动。

“每场晚会上出现两三次类似的情景，这里将很快变成巴黎的第一沙龙。”

大家去弹子室的时候，她恰好站在娄凡身边，和其他人隔开了一段距离；男人们忙着挑选合适的球棒，在娄凡身旁只有她一个人。

“您在外省奔波，晚上干些什么？”

“我想念一位年轻的巴黎女郎，我非常喜欢她。”

他对葛朗台太太说类似的话，这是第一次，但是时机正好。葛朗台太太听到这句话，足足高兴了五分钟才想到自己在上流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但是，她的野心随即变得愈来愈强烈，不需要心里发出吩咐，她的目光已经死死盯住娄凡。娄凡口若悬河，自从他打定主意去南锡以后，心里有说不完的深情话。在整个晚会上，他对葛朗台太太温柔关怀极了。

吕西安说到去南锡，他父亲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将永远不认你这个儿子，”他父亲一听便冲口而出地喊道，“你应该时刻不离部长，对他加倍殷勤。如果有胆量，你就帮他妻子搞个小孩出来。”

议会开幕前两天，吕西安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上前抱住他。他一时认不出是谁，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是面貌一新的德·普瓦利埃。新靴子，新帽子，浑身上下气派十足。

“真是奇迹！”娄凡心想……

第五十六章

娄凡先生在阿韦隆省竞选获胜，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巴黎。

“天气炎热，肥硕的山鹑味道鲜美，人情也好。一位可敬的朋友委托我帮他买四双做工精致的靴子。我得先研究一下巴黎靴匠的手艺，产品必须美观，还必须考虑结实耐用。一旦找到这个十全十美的靴匠，我就把德·马勒巴先生托我带来的旧靴子送去。我还得帮卡斯塔耐先生的乡村别墅修一条五里长的大道，我已经应承他，要内务部长先生批准这项工程。不算他们继续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我现在总共要办五十三件事。”

娄凡先生继续对太太和儿子叙述着他如何领先七票的巧妙办法。

“总之，我在那个省里从不感到烦恼，如果有太太和我在一起，那我就完全满足了。我已经多年没有对那么多乏味的人说那么多话，所以，有关政府的官方观点和陈词滥调，我都说腻了，听烦了。这些正统派的糊涂虫，囫囵吞枣地重复基佐或梯也尔的言论，我一见到他们，心里就有一种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厌恶。离开他们一两个小时以后，我还会手足无措，独自一个人烦恼。”

“如果他们更加无赖一些，或者真的非常狂热，”娄凡太太

说，"他们就不会这么讨厌了。"

"现在，说说你在香槟尼埃和康城的经历吧。"娄凡先生对儿子说。

"您希望详细一点还是简单一点？"

"详细一点。"娄凡太太说，"我听过觉得非常有趣，很高兴能够再听一次。"她接着对丈夫说："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好吧！"娄凡先生顺从地说，"现在是十点三刻。让人准备点潘趣酒，你说吧。"

娄凡太太对仆人打个手势，房门随即关上了。吕西安用五分钟时间草草带过在布鲁瓦当众受的侮辱和香槟尼埃的选举（"我需要您指点我在康城的行动。"），接着开始滔滔不绝地叙述我们已经向读者大量介绍过的情况。

他说到一半，娄凡先生开始向他提问。

"具体点，具体点，"他对儿子说，"在具体的细节里才有新奇和真实……"

"怎么，你回来以后，部长就这样对待你？"娄凡先生说，时间已是半夜十二点半，他显得非常生气。

"我到底做得对不对呢？"吕西安问，"我确实不知道。在战场上，在激烈的战斗中，我自以为做得很对，但是在这里，我心里涌现了大量的疑问。"

"可我没有一点疑问。"娄凡太太说，"最诚实的人也会这么做的。如果你四十岁，你和这个卑鄙的文人省长打交道会更加克制，因为文人和教士的仇恨心理几乎一样危险，不过，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争取狄斯戎瓦尔和勒卡努先生的活动也不会这么热情和大胆……"

娄凡太太似乎希望默不作声的娄凡先生赞成她的意见，同时也为她的儿子作一些辩护。

“我反对辩护人的说法。”吕西安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我根本不在乎格雷南尔路的比利多阿生①。但是，我的自信心受到了冲击。我应该怎么看自已呢？我有什么价值吗？这是我想问您的问题。”他对父亲说，“我不是问您喜欢不喜欢我，也不是问您在公开场合会说什么。我在叙述的过程中，很可能有歪曲事实的地方，使之对我有利，同时，在不知不觉之中美化了根据这些事实采取的措施。我向您保证，高夫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讨厌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坏人。”

“妈妈，您错啦；他不过是灰心失望罢了。如果有四百法郎年金，他已经去马赛附近几法里的圣-博姆石灰岩洞隐居了。”

“他为什么不出家呢？”

“他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有上帝，上帝也是一个坏东西。”

“他不算太蠢。”娄凡先生说。

“这更说明他心眼坏。”娄凡太太说，“使我更加憎恶他。”

“我真是笨拙。”吕西安说，“我原来希望父亲再听听这位常常有不同看法，但是忠诚的助手叙述我的外省之行。如果您不帮我一起请求，我就找不到和父亲再坐在一起的机会啦。”他转身对母亲说。

---

① 《费加罗的婚礼》中愚蠢口吃的陪审员。

“恰恰相反，我很感兴趣，它使我想起在阿韦隆省摘取桂冠的情形，我在那里得到五个正统派分子的支持，其中起码有两个人一边宣誓一边觉得自己已罚入地狱。但是我向他们保证，我一定要针锋相对地反对誓言的内容，我将这么做，因为这简直是明抢暗偷。”

“呵！亲爱的，这正是我担心的事。”娄凡太太说，“您身体怎么样？”

“我将为祖国，将为两位在忏悔神甫支配下参加宣誓，投票支持我的极端保王派朋友献出一切。如果您的朋友高夫愿意明晚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明天没有客人吧？”他问妻子。

“我们还没有答复去不去德·泰米纳夫人府上。”

“明天在家里吃饭。我们三个人加上高夫先生。即使这个人枯燥乏味，我担心如此，在餐桌上总归会好一些的。到时把门关上，让昂塞尔姆给我们上菜。”

吕西安费了不少唇舌，才把高夫请来了。

“您将吃到在鲸鱼饭店、康卡尔悬崖饭店每客四十法郎的晚餐。按这个标准，鲸鱼饭店不一定做得这么好呢。”

“吃一餐四十法郎的晚饭，好吧，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饭钱。”

高夫以他冷淡简练的叙述赢得了娄凡先生的尊敬。

“啊！先生，我衷心感谢您这么直率。”阿韦隆省的议员对他说，“见到那些自以为是、专爱吹牛的人，我心里就烦。他们总是夸口对明天的胜利有十足的把握，但是第二天你责备他们为什么失败，他们又轻描淡写地敷衍你。”

娄凡先生向高夫提了许多问题。娄凡太太非常高兴第三次听说儿子的英勇事迹。九点钟，高夫正想告辞，娄凡先生坚持要带他去歌剧院的包厢。在晚会结束前，娄凡先生对他说：

“我为您供职内务部感到很遗憾。我非常希望您到我的公司里工作，月酬四千法郎。自从可怜的冯·彼得斯去世以后，我变得相当疲沓，但是看到德·韦兹伯爵对这位英雄采取如此愚蠢的态度，我有点儿冲动，想充当六个星期半反对派的角色。我毫无成功的把握，我精明能干的名声会使同僚们敬而远之，但是我只有组织起一个班的议员，就是说十五到二十人，事情才能成功……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决不会为难他们……不管他们想做什么蠢事，我将想他们之所想，而且公开为他们代言……但是，哼，德·韦兹先生，您愚蠢地对待这位青年英雄，这笔账非算不可。以后台老板的身份报复您，这不是我娄凡的所作所为……任何报复都得付出代价。”娄凡接着自言自语地说，“作为银行家，我不能牺牲一丝一毫的诚实。因此，如果有大生意做，就好象老朋友一样……”

他接着陷入了沉思。吕西安觉得政治谈得太多，加上远远看见在第六层包厢里的雷蒙德小姐，于是离席走了。

“动手干吧！”娄凡先生结束沉思，突然说，“应该行动了。”

“我连手表都没有。”高夫冷冷地说，“令郎把我从圣·贝拉吉监狱解救出来……”他不无虚荣心地补充说，“在破产登记时，我把手表填进资产表了。”

“非常诚实，非常诚实，亲爱的高夫。”娄凡先生心不在焉地说，接着严肃地问道，“您能绝对保守秘密吗？我要求您绝

对不提我的名字，也不提我儿子的名字。"

"这是我的习惯，我向您保证。"

"请您明天来我家吃晚饭。如果有别的客人，我们就去我的房间。就我们三个人，我儿子和您，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理智、谨慎和坚定，同时我强烈地希望，如果您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我不在您痛恨的人之列。"

"是的，先生，我痛恨人类，因为我爱得太深了。"

两个星期以后，娄凡先生身上发生的变化使朋友们十分惊讶：他整天和三四十位新当选的最愚蠢的议员混在一起。令人无法置信的是他绝对不挖苦他们。娄凡在外交界的一位朋友甚至真的不安了：他在这些草包面前不再盛气凌人，他认真地和他们交谈，他的性格变了，我们将失去他这位朋友。

在德·韦兹先生接见议员的日子里，娄凡先生必去部长官邸。在此期间有三四桩由电报提供的生意，他很出色地为部长赚了几笔大钱。

"我终于征服了这个犟头犟脑的人。"德·韦兹先生说，"我把他将死了。"他搓着手自言自语地说，"凡事要敢字当头。我不让他儿子当中尉，他就自己匍伏在我脚下了。"

这段精彩的推理使部长在娄凡先生面前摆出一副优越的神气，但是娄凡先生并不躲避，相反他感到非常高兴。由于德·韦兹先生从来不和有头脑的人来往，其中的道理不必细说，以至于他完全不知道，那些精明能干，靠现政权发财致富的人，目睹娄凡先生改弦易辙是多么惊奇。

娄凡先生不再邀请通常在他府上用餐的聪明人；他去饭

店招待过他们一两次。他不再邀请女人，每天都和五六位议员共进晚餐。娄凡太太惊诧不已。他对他们尽说些离奇古怪的话，譬如：

“以后，在部长们和国王没有宴请诸位的时候，请大家随时赏光。这样的饭菜，按每人的标准算，比最高级的饭店还要好二十法郎。举例说，这是大菱鲆……”

接着便是大菱鲆的故事，以及买一条这种鱼的价钱（自然是杜撰的，因为他对此根本一窍不通）。

“在星期一，同样一条大菱鲆，”娄凡先生又说，“我说同样，不，这一条是在拉芒什海峡捕捞来的，总而言之，一条普通的同样重量和同样新鲜的大菱鲆要比它便宜十法郎。”

他说着这一类美丽动听的事情，尽量不让自己的视线遇到他太太的目光。

娄凡先生非常巧妙地吸引了议员们的注意力。就象谈论大菱鲆一样，他几乎不断地向他们表白自己的想法，或者，他有时也说些趣事，内容多是出租马车的车夫怎样把一些在巴黎人生路不熟，但是偏偏在三更半夜才回家的冒失鬼拉去郊外等等。

娄凡太太惊奇万分，但是她不敢问丈夫，生怕自讨没趣被丈夫取笑。

娄凡先生把议员们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上。他摆出各种事实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有时又单刀直入，直言不讳地说：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在议会更是如此。除非有一个象米拉波这样的人，才可能有例外，但

是谁是这个米拉波呢？起码我算不上。如果我们中间谁都不固执己见，我们将是一股不可小看的力量。在座的二十位朋友，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多数人之所想，也就是十一个人之所想。明天，议会将要审议一项法律！唔！晚饭以后，我们之间先审议一下。说到我，我只比大家多一个长处，就是我研究巴黎的'阴谋诡计'已经有四十五年历史。我将始终把我的意见置于大多数朋友的意见之下，因为，四只眼睛毕竟比两只眼睛看得清楚嘛。我们磋商一下明天应该采取什么共同的对策吧；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在座有二十人，如果其中十一个人赞成，那么，其他九个人即使心里强烈反对这项法案，他们也绝对应该表示赞成。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只要我们能够团结可靠的三十票，部长们将无法拒绝我们的任何要求。我们可以起草一份小小的备忘录，把每个人的家庭最迫切的需要记在上面（我说的是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们利用部长们的恐惧心理，在每个人的要求大致得到满足以后，再开列第二份单子。诸位，大家对这个议会行动计划有什么意见吗？"

娄凡先生选中二十位天资愚钝，在巴黎无亲无友，事事觉得新奇的议员，他向他们解释这一套理论，请他们一起吃饭。这些议员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不是奥韦涅人，就是从佩皮尼扬到波尔多这条线上的人。只有他儿子介绍他认识的，从南锡来的××××先生是个例外。娄凡先生的头等大事是不触犯他们的自尊心；虽然他时时忍让在前，但是并不事事如愿。他嘲弄人的嘴角使他们害怕。有两三个人甚至觉得他总是在捉弄他们，先后离开了餐会。他顺利地补充了几位有

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希望妥善安置儿子女婿的议员。

议会开幕以后大约一个月，聚餐会也举行了二十来次，他认为这支队伍经过考验，已经可以上前线一试锋芒。一天，在吃过丰盛精美的晚饭以后，他请他们来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认真地对第二天辩论的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进行表态。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非常间接非常谨慎的方式，向这些议员说明问题的实质，在总共十九个人里面，还是有十二人作出了荒谬的抉择。娄凡先生事先已经保证，他将代表多数人的意见发言。眼看事情落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他一时也无能为力，只好在足足一个半钟头里想方设法开导多数派的思想，结果还是他以失败告终，那些议员反而说办事应该讲良心。第二天，他勇敢地登上讲台，在议会首次亮相就提出了一条明摆着愚蠢的主张。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毫无例外地公开指摘他，但是他那支小部队对他感激不尽。

他为提高这支由忠实的佩里格人、奥弗涅人……组成的队伍的觉悟，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其中的详情细节数不胜数，我们在此搁下不提。他不愿意让人分化这支队伍，有时陪他们一起去寻找连同家具出租的房子，或者顺路一起去出售现成裤子的裁缝铺讨价还价。他几乎包了他们的伙食，如果胆子大一些，他甚至想负责他们的住宿。

由于他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层出不穷的新花样使他自己都觉得非常有趣，他很快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二十九人，娄凡先生随即决定，除了这二十九人，他不再宴请其他议员，几乎每次大会结束以后，他都要从议会满载一车人回家。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假装在报上攻击他，声称在议会存在一个

二十九人的“南方军团”。但是，这个新的彼耶集团是不是内阁豢养的呢？记者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

在“南方军团”第二次有机会露面，如娄凡先生所说“显示他们的存在”的前夕，晚饭以后，娄凡先生请他们先辩论了一番。出于本能，在二十九位在场的人中间，又有十九人支持荒谬的意见。第二天，娄凡先生登上讲台，这一次，荒谬派在议会获得超过八票的多数。再过一天，报上出现了新的抨击“南方军团”的文章。

一个月以来，娄凡先生一直鼓励军团的人上台发言，但是无济于事，没有人敢这么做，事实上也没有这个本事。娄凡先生有朋友在财政部工作，他为二十八名忠实支持者在朗格多克地区争取到一个乡邮所所长的职位，以及两份烟草专卖证。三天以后，表面上看是因为没有时间，他有意不让他们事先讨论一个与某部长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这位部长身着军礼服，满面红光，踌躇满志地走进议会。他上前和几位主要的朋友握手，接着在座位上接受别人致敬，同时转过脸以爱抚的目光扫视一遍忠实支持者的席位。报告人上台，作了有利于部长的发言。一名狂热的中庸派议员跟着登台支持报告人。议员们越听越不耐烦，正要以压倒多数通过报告的时候，支持娄凡先生的议员们不知如何是好，纷纷朝他紧挨着内阁部长们的座位投来疑问的目光。娄凡先生走上讲台，不受约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受到了全场极大的注意。确实，他开口就是一连串耐人寻味、尖酸刻薄的挖苦话。他说的第一句挖苦话就逗乐了台前的十来二十位议员；他说的第二句挖苦话使人笑出了声音，而且

带来了愉快的窃窃私语，整个议会大厅变得活跃起来；第三句挖苦话应该说非常刻薄，引起了哄堂大笑。那位部长要求发言，但是他的讲话并不成功。德·韦兹伯爵大人向来惯于在议会担当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时上台支持他的同僚。这恰好是娄凡先生两个月以来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走去请一位议员朋友让他发言。内务部长德·韦兹伯爵相当出色地回击了他开的一个玩笑。娄凡先生接着要求发言，谈一件涉及他个人的事。议长拒绝他的要求。娄凡先生不满地大叫大嚷起来，议会最后同意他发言，推迟了另一位议员的发言顺序。

娄凡先生的第二次演讲获得了极大成功，他施展出浑身凶狠的招数。由于在形式上完全无懈可击，所以针对德·韦兹先生的冷嘲热讽显得尤其恶毒。整个议会大厅里八九次爆发出大笑声；有三四次，议员们还对他拍手叫好。娄凡先生的嗓门很小，在他说话的时候，大厅里甚至听得见苍蝇飞过的声音。他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从前可爱的安德里厄出现在学士院的公开会议上。德·韦兹伯爵好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座位上向议会里娄凡先生的朋友，有钱的银行家们频频示意。他怒不可遏，对同僚们扬言他要决斗。

“和这个说话细声细气的人决斗？”陆军部长说，“如果您杀了这个小老头，人们的憎恨将越出现有的范围，转移到整个内阁身上。”

娄凡先生的胜利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非常克制，为了实现报仇的目标，他致力于最枯燥乏味的事情，现在这篇演说就是这颗充满怨恨的心的大爆发。他

的演讲——如果他恶毒、热烈、动听、丝毫不落俗套的讪笑怒骂可以叫演讲的话，使这次议会会议成了使人空前愉快的一次。他从讲台上下来以后，没有人再听别的发言了。

时间才四点半钟，议员们交谈一会以后纷纷离去，议会大厅里仅仅剩下了议长和刚才那位企图据理驳斥娄凡先生出色的即席发言的中庸派议员。娄凡回家就上床睡了，他感到极度疲倦。但是当晚将近九点钟，在开门接待客人以后，他的精神稍稍好了一些。恭维话如雨点般扑面而来，一些平时从没打过交道的议员也登门道贺，和他热烈握手。

“明天，如果诸位给我发言的机会，”他对他们说，“我将彻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但是，亲爱的，您想找死啊！”娄凡太太惴惴不安，一再重复着这句话。

大部分记者当晚就来向他索取讲话稿。他拿出一张扑克牌，上面写着他据以发挥的五个要点。记者们发现他确实是即席演讲，一个个赞叹不绝，甚至认真地提到了米拉波的名字。

娄凡先生机智风趣地回答说，他认为这样的赞扬对谁都是一种侮辱。

“您还要在议会上发表谈话！”一名头脑聪明的记者大声说道，“呵，当然罗，那一定会很轰动的。我是个有记性的人。”

他说着就在一张桌子上把娄凡先生刚才说的话潦草地记了下来。娄凡先生临时又想到三四件可以狠狠挖苦德·韦兹伯爵大人的事情，看到有人即席记录，便抓住机会把它们说

了出来。

十点钟的时候，《箴言报》的速记员送来演讲记录稿，请娄凡先生过目修改。

“我们当年对富瓦将军① 也是这么做的。”

这句话使演讲人非常高兴。

“我明天不必出声了。”他心里想。接着，他在稿子里加进五六句非常通情达理的话，清楚地突出了他想表达的意见。

有趣的是，他那帮议员整晚和他一起庆祝胜利，一个个兴高采烈。他们觉得娄凡先生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心愿，纷纷出谋划策供他参考，而他则在旁认真地欣赏着这些议论。

“不出一个月，令郎将得到一个稳固的职位。”他私下对其中一个人说，“您的孩子将成为专区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他对另一个人说。

第二天上午，吕西安在办公室显得有些异样。德·韦兹伯爵好象藏着一肚子气，在离他二十步远的一张桌子前写东西。部长阁下听见二三十个职员熙熙攘攘地进入过道，他们前来看望吕西安，赞扬他才华横溢的父亲。

德·韦兹伯爵气得七窍冒烟，虽然有许多事情要办，仍始终下不了决心召见吕西安。将近两点钟的时候，他刚出门准备去王宫，年轻的伯爵夫人就派人来请吕西安了。

“啊！先生，您想毁了我们吗？部长十分生气，整夜没有合眼。您一定能当上中尉，一定可以获得十字勋章的，但是，给我们一点时间吧。”

---

① 曾于一八一九年和一八二四年任自由派议员。

德·韦兹伯爵夫人脸色十分苍白。吕西安非常亲切，几乎可以说非常温情地尽力安慰夫人，解释他事前确确实实对父亲发动的攻击一无所知。

“夫人，我可以向您发誓，一个半月以来， 我父亲没有认真地和我说过一次话。自从我对他一五一十地叙述在康城的经历以后，我们没有谈过任何事情。”

“啊！康城，倒霉的名字！德·韦兹先生知道错了。 他当初应该好好地报答您。但是今天，发生了如此恶劣的反叛行为，他说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伯爵夫人，”吕西安和颜悦色地说，“一个反对派议员的儿子一定叫人见了就生厌吧。 如果我辞职能使部长高兴……”

“呵！先生，”伯爵夫人打断他的话， 大声说道，“您千万别这么想。如果我丈夫知道我的谈话如此笨拙，竟然使您说出这句使他和我都感到痛心的话，他是决不会原谅我的。唉！最好还是和解吧。唉！不管令尊大人怎么认为，您千万不要抛弃我们。”

这个漂亮的女人说着便哭了起来。

“任何胜利，哪怕是讲坛上的胜利，” 吕西安心想，“无不伴随着泪水。”

吕西安竭力安慰年轻的伯爵夫人，但是，他严格区别了应该对一个美貌女人说的话，和必须对一个在康城之行以后粗暴对待他的人反复说的话。因为，显而易见，这位年轻女人是奉丈夫之命和他谈话的。他又重复了这个说法：

“我父亲热衷于政治，整天和那些讨厌的议员混在一起，

一个半月以来，他没有认真地和我说过一句话。”

获得这一个回合的胜利以后，娄凡先生睡了一个星期。本来休息一天就够了，但是他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江湖骗子的伎俩和一个人的价值的关系，正如把零放在一个数字的右边，这个数字可以大上十倍一样。娄凡先生躺在床上，接受了一百多位议会成员的祝贺。

他拒绝了八九位不乏才干的议员加入“南方军团”的要求。

“我们只是朋友之间的聚会，不是政治小集团……和我们一起投票，在会议上支持我们吧，你们这种突然的转变令我们不胜荣幸。如果它能一直持续到明年，看到你们始终和我们保持一致，和我们大家问心无愧的看法保持一致，这些先生将主动邀请你们参加我们愉快的晚餐会。”

“摆布这二十八个傻瓜已经需要彻底的忘我精神和无穷的智慧，”娄凡先生心想，“如果有四五十个人，不知会怎么样呢？而且还是一些有头有脑的人，每个人都想在我手下当个中尉，然后很快排挤掉我这个上尉。”

比较精明的中庸派分子也纷纷跑来了。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有钱的银行家会认真地成为反对派。

德·韦兹先生见过德·博索布尔先生。获不想在此担保，两位被激怒的部长有没有打算和吕西安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斗。

娄凡先生的地位所以与众不同和令人瞩目，是因为他自己掏钱请同事们吃饭。在议会的古今历史上，还没有人这样做过。从前，彼耶先生也举行著名的聚餐会，不过那是国家

出的钱。

娄凡先生获胜的第三天，电报处送来一条发自西班牙、也许会使货币贬值的消息。部长犹豫再三，不知是否要象往常一样通知他的银行家。

“如果我只顾生气，放弃有利可图的机会……”德·韦兹先生寻思道，“这将成为他的一个新胜利。但是，够啦！他真的会背叛我吗？看来不象。”

他派人叫来吕西安，在几乎不敢正面相视的情形下，让他转告父亲一个消息。事情的发展和往常一样，娄凡先生利用这个消息得益非浅，过了一天，在重新买进公债券以后，给德·韦兹先生送去了从这次行动中获得的赢利和前三四次利润的余额，这样一来，大约只差几百法郎，娄凡商行就不欠德·韦兹先生什么债款了。

娄凡先生的演说其实完全算不上是演说，它缺乏高雅的格调，一点不故作正经，它是在社交场合简练有趣的谈话，因为娄凡先生从来不能容忍议会式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

“典雅的风格简直要我的命。”他有一天对儿子说，“首先，你不能即兴发挥，而且还得绞尽脑汁，我是无论如何不做写文章这种事的……我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

高夫很受这位杰出的议员的宠爱，这种宠爱的基础是他优秀的品格：他不爱说大话。娄凡先生派他做调查研究工作。德·韦兹先生免去了他一百路易薪金的小职务。

“真不象话！”娄凡先生大声说道。他给高夫送去了四千法郎。

在他第二次出门的时候，他去了相识已久的财政部长府

上。

“唔！您打算发表演讲反对我吗？”部长笑着说。

“那还用说，除非您设法弥补您的同事德·韦兹伯爵干的蠢事。”

他接着向财政部长叙述了这位贤达之士的所作所为。

财政部长是个通情达理、讲求实际的人，他没有问高夫先生的情况。

“据说，令郎受德·韦兹伯爵委派去外省处理选举事宜，在布鲁瓦的骚乱中受到了攻击。”

“这是他的光荣。”

“在递交内阁的嘉奖名单中，我怎么没有见到令郎的名字？”

“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另外提议让高夫先生得一百路易奖金，好象是这么一回事吧。但是，可怜的高夫先生在内务部不很得意。”

“可怜的德·韦兹是个有才华的人，他在议会的发言很好，但是他完全不懂分寸。为了省这么一笔钱，使高夫先生受如此委屈！”

一个星期以后，高夫先生成了财政部的一名副处长，薪俸六千法郎，外加一项特别优厚的条件，他可以不去部里上班。

“您满意了吧？”财政部长在议会里见到娄凡先生时说。

“是的，我对您很满意。”

过了两个星期，在一场内务部长占尽上风的辩论以后，人们正准备投票表决，只见议会大厅里议论纷纷，娄凡先生

周围的人都说：

“可以多八十至一百票！”

娄凡先生登上讲台，以他的年龄和小嗓门作为开场白，会场里顷刻间静了下来。

娄凡精练而严密的演说历时十分钟；接着，他用五分钟时间嘲弄了德·韦兹伯爵的各种论调，原来屏息静听的议员有五六次高兴得交头接耳起来。

“立即表决，立即表决！”三四个愚蠢的中庸派议员打断娄凡先生的讲话，象不会捕猎只会叫吠的狗一样，迫不及待地大喊大叫。

“好吧！同意，诸位无理取闹的先生， 立即表决吧！我看你们未必胜利！为了给你们时间表决，我现在就离开讲台。表决吧，先生们！”他经过部长们面前，用他的小嗓门喊道。

整座议会大厅和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笑声。虽然议长一再宣布时间太晚，已经来不及投票表决，但是无济于事。

“现在才五点钟。”娄凡先生在座位上大声喊道，“如果您不同意表决，我明天还要上台发言。表决吧！”

议长不得不宣布表决，结果政府方面以一票的多数获得胜利。

晚上，部长们在一起吃饭，严厉地斥责德·韦兹先生。财政部长自告奋勇，向同事们介绍了高夫的遭遇、布鲁瓦的骚动……在整个晚餐会上，娄凡父子是这些大人物的议论中心。外交部长和德·韦兹先生强烈反对任何妥协。其他人都笑话他们，迫使他们招认一件件事实：德·博索布尔先生和科尔提斯案件的关系，德·韦兹先生不公正地酬报康城的竞

选活动等等。最后，虽然他们两个人已经恼羞成怒，陆军部长还火上加油，当晚就去王宫请国王签发了两道命令，一是晋升吕西安·娄凡为参谋中尉，二是授予十字勋章，表彰他在布鲁瓦带伤坚持执行公务的英勇行动。

两份命令在十一点钟签署完毕，午夜之前，娄凡先生收到了命令的副本和财政部长的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

凌晨一点钟，部长收到娄凡先生的回条，其中要求提供八个小职位，顺便对他儿子受到不寻常的褒奖淡淡地说了一两句感谢的话。

第二天在议会里，财政部长见到他说：

"亲爱的朋友，不要贪得无厌啊。"

"既然这样，亲爱的朋友，我们走着瞧吧。"

娄凡先生说完就去登记要求次日发言，并且在当晚宴请了所有的朋友。

"诸位，"他一边入席一边说，"这里是一张清单，上面开列了我向财政部长大人要求的职位，他以为给我儿子一块勋章，就可以封住我的嘴巴了。但是，如果我们在明天四点钟以前得不到起码的五个职位——这是诸位名正言顺应有的权利，我们就在表决的时候投二十九个黑球，加上议会里已经答应我的十一个黑球，合在一起就是四十，此外，我还要拿这个唯一和德·博索布尔先生沆瀣一气反对我们，我们亲爱的内务部长寻寻开心。诸位觉得如何？"

接着，他以征询意见的形式，把第二天辩论的问题向他们解释了一番。

十点钟，娄凡先生赶往歌剧院。按照他的要求，吕西安

不但穿上了平时从来不穿的军装，胸前还佩挂了十字勋章。在歌剧院，他用非常隐蔽的办法，有意让人向财政部长透露了他在第二天演讲的提纲，并且说他已经有把握赢得四十票。

下午四点，在议会里，当日的议程公布之前一刻钟，财政部长前来告诉他，同意另外给五个职位。

“阁下大人的话我是完全信得过的， 但是有妻室家小的五位议员，我和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是德·博索布尔和德·韦兹先生。他们会要求正式的字据，在得到它之前，他们将始终怀疑您的诚意。”

“娄凡，这太过份啦！”部长说，他气得满脸通红，“德·韦兹说得对，您欺人……”

“唔！那就较量较量吧！”娄凡说。一刻钟以后，他登上了讲台。

表决开始了，政府方面以三十七票多数获胜，这是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数字；最后，娄凡先生相当荣幸，在国王主持的内阁会议上长时间地专门讨论了他的问题。德·博索布尔伯爵建议要好好教训他一下。

“这是个喜怒无常的人，”财政部长说，“他的合资人冯·彼得斯经常这么说。有时，他对事物的看法非常清醒，在心血来潮的时候，他可以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如果我们激怒他，他善于冷嘲热讽的三寸不烂之舌将会卷土重来，在一百句刻薄恶毒的话里，总有一句会击中我们的要害，或者说，起码国王的敌人会这么认为。”

“我们可以从他的儿子着手攻击他。”德·博索布尔伯爵

说，“就是有人不久前提升当中尉的那个一本正经的小傻瓜。”

“不是‘有人’，伯爵大人，”陆军部长说，“应该说是我。由于职业关系，我懂得如何评价一个人是否英勇。是我提升他当中尉的。他当初还是枪骑兵少尉，有一天晚上去您府上找德·韦兹伯爵，向他汇报妥善处理科尔提斯事件的情况．他可能对您很失礼。”

“怎么！很失礼。”伯爵说，“一个小流氓……”

“‘有人’说，很失礼。”陆军部长说，有意强调了“有人”这两个字，“‘有人’甚至说得很详细，还提到了辞职的事，‘有人’把全过程都说了，凡是记得的人都听到的！”

这位老军人愈说愈激动。

“我认为，”国王说，“大家应该心平气和地讨论，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尤其不要提高嗓门。”

“陛下，”德·博索布尔伯爵说，“出于对陛下的尊敬，我将保持沉默。但是换任何一个地方……”

“阁下可以在王室年鉴中找到我的地址。”陆军部长说。

类似的情形在内阁会议上每个月都有发生。“国王”这个词在巴黎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奇异的力量。

当时，在几个没有明确的抱负，不能也不愿在路易·菲利普政府中担任部长的人操纵下，有一群被人称为反王朝派的傻瓜向娄凡先生伸出了双手。这使娄凡先生感到非常意外。

“真的有人认真看待我在议会的胡言乱语吗？难道我真的有影响力，有稳固的基础吗？既然有一个大派别，或者说得确实一点，有很大一部分议员建议和我合作，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娄凡先生有生以来第一次萌发了在议会发展的野心。但是，他觉得非常可笑，甚至没有勇气在至今为止对他的思想了若指掌的太太面前提起这件事。

第五十七章

德·普瓦利埃到达巴黎以后，大都市惊人的奢侈豪华使他赞叹不已，而且很快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可收拾的愿望，他也要享受这种金迷纸醉的生活。他看到贝里耶先生深受贵族阶层和大财主们钦佩，帕西先生精通生意经和预算数字；而绝大多数法国人，绝大多数希望有一个碌碌无能、花钱不多的国王或者希望有一个总统的人，在这里没有自己的代表。

"这种情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无法选出一名议员。 我在这里任期五年……我要做一个法国的奥柯奈尔①和柯贝特②。我将不惜任何代价， 为自己确立独特崇高的地位。只有当国民自卫队的全体军官成为选民的时候，才会有人和我竞争……也许这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我现在五十二岁，那时是那时……我将说他们走得太远，我将出卖自己，争取一个终身受用的好职位， 然后躺在胜利上面享一世清福。"

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这位新的圣·保罗作出了改弦易辙的决定。但是，难的是怎样行动，他考虑了一个多星期。核心是不能牺牲自己追求的目标。

---

① 英国政治家（1775—1847）。

② 英国记者和政治家（1763—1835）。

最后，他找到了一面容易被公众理解的大旗：《一个信徒的话》刚在上一年成为畅销书，他拿着这本福音书，假装一副热情洋溢的样子，毛遂自荐认识了德·拉姆内先生。我不知道，这个没有教养的门生是否损害了著名的布列塔尼人的名声，但是话说回来，后者自己也是从教皇的崇拜者变为自由的爱好者的。他心地高尚，只是有点儿糊涂，经常忘记问一句："您是何方人士？"

前一天，德·普瓦利埃在议会受到左右夹击，右翼嘲笑他，贵族资产阶级笨拙地挖苦他，但是，他巧妙地用手势和表情让人感觉到了他想说的狂妄惊人的话：

"我明白，你们指责我表达思想的方式，指责我指手划脚，走上讲台的姿势。这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是的，先生们，我五十二岁才第一次见到巴黎。但是，这五十二个年头，我是怎么度过的？在外省的城堡里听仆人和公证人阿谀奉承吗？请当地的本堂神甫吃饭吗？不，先生们，我长年累月地和不同阶层的人来往，救济穷苦的老百姓。我有几千法郎遗产，全部用在读书上了。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我可以行医，但是我没有五百法郎资金。今天，我有钱了，而且是和有德有才、充满活力的对手竞争得来的钱。先生们，我有今日的财富，并不因为我和那些眉清目秀的敌人一样，仅仅在出娘胎时出了力气。相反，这是我夜以继日出诊的积蓄。起初是三十个苏一次，后来是三法郎，十法郎。我很羞愧地向诸位承认，我没有时间学习跳舞。现在，让舞姿翩翩的演说家先生们攻击一名可怜的乡村医生缺乏优雅的姿势吧。确实，这将是他们了不起的

胜利！在他们向阿泰内①或者向法兰西学士院学习华丽辞藻和讲空话的艺术时，我在了解老百姓的需要和愿望。我在这里是十万非选民的法国人的代表，我和他们打了一辈子交道，当然，这部分法国人有个很大的缺点，他们对优美的姿势缺乏感受力。”

一天，吕西安看见德·普瓦利埃先生走进办公室。他曾经在当选议员的名单里见过德·普瓦利埃的名字，但是万万想不到会在这里相遇。吕西安扑上去搂住他，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

德·普瓦利埃非常狼狈。他犹豫了三天才来到吕西安的办公室。他很害怕，在请人向娄凡通报之前，还心跳得十分厉害。他担心这位青年军官已经知道当初被他赶出南锡的那一套诡计。

“他如果知道，一定会杀了我。”德·普瓦利埃有搞阴谋的头脑、品行和才干，但是很不幸，他非常可悲地缺乏胆量。他高明的医术服务于他在全法国都难以找到的怯懦，他的想象力总是向他显示，从外科学的角度看，狠狠的一拳头或者一脚踢在屁股上将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而且，他害怕的恰恰是吕西安会这么对付他。正因为如此，他来到巴黎已经十天，但是一直不敢和吕西安见面。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去吕西安家里，而是来到他的办公室，这里有勤务员和看门人，也算是一个公共场所吧。前两天，他在街上好象远远见到过吕西安，但是他立即掉头，拐进一条横马路避开了。

① 约公元三世纪时的古埃及作家。

"不管怎样，"他的理智提醒说，"既然大难一定要临头（他想的是一记耳光或者踢一脚），最好也是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在一个房间里，千万不能在大街上。我到了巴黎，迟早要遇见他的。"

总之，虽然悭吝成性和害怕凶器，诡计多端的德·普瓦利埃还是破费买了两支手枪，而且放在口袋里带来了。

"竞选在人们心中煽起的仇恨是如此强烈，"他心里想，"在此期间，娄凡先生很可能收到过匿名的告发信，这样……"

但是，吕西安热泪盈眶，紧紧拥抱着他。

"啊！他还是老样子。"德·普瓦利埃心想。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蔑视的心情。

吕西安看见他，仿佛自己重返南锡，来到了离德·夏斯特莱夫人居住的街道不过二百来步远的地方。德·普瓦利埃似乎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温情地注视着德·普瓦利埃。

"怎么！"吕西安心想，"他不象过去那么邋遢了！新衣服，新裤子，新帽子，新靴子！这是前所未见的事！多大的变化啊！但是，这个穷奢极侈的决心，不知他是怎么下的？"

和所有的外省人一样，德·普瓦利埃过高估计了暗探们无孔不入的本领和他们的罪行。

"这条马路太僻静了。如果今天上午受我嘲笑的部长派四个大汉抓住我，把我扔进河里怎么办？我不会游泳，再说，少不了会得肺炎。"

"这四个大汉有老婆，有情妇，如果是当兵的，他们就有

朋友，这些人都会说出来的。此外，您认为部长们这么坏吗？”

“他们这些人无恶不作。”德·普瓦利埃激动地说。

“恐惧是不治之症。”吕西安心想。他陪着大夫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

他们走到一座大花园的围墙下，大夫的恐惧心有增无减。吕西安感觉到他的手在发抖。

“您带着武器吗？”德·普瓦利埃问。

“如果告诉他我只有一根小手杖，他会吓得瘫在这里，连累我也在这里呆上一个钟头。”

“我只带了手枪和一把匕首。”吕西安带着粗暴的军人口吻回答说。

大夫怕得更厉害了，吕西安听到了他牙齿打颤的声音。

“如果这个青年军官知道我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前厅里玩弄的花招，知道那个婴儿是假的，天晓得他会在这里怎么报仇啊！”

在跨越一条因为刚下过雨，比平日稍宽的水沟时，吕西安的动作显得比较突然。

“啊！先生，”大夫凄厉地叫了起来，“千万不要报复一个老人！”

“很显然，他是疯了。”

“亲爱的大夫，您非常爱钱，但是，我要是您的话，我就买一辆车，或者戒掉能言善辩的毛病。”

“我告诫自己不止一百次了。”大夫回答说，“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脑袋里有一个想法，我就会象迷上讲台一样，目不转睛地盯住它，而且会对占有它的人嫉妒得大发雷霆。在

他们沉默的时候，当旁听席上的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们专心致志听我讲话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象雄狮一样勇猛。我甚至会对上帝直言不讳地说出我对他的看法。只是在晚上，在晚饭以后，我总感到惶惶不安。我想去王宫里租用一个房间。至于马车，我也想过：他们会买通车夫，想办法摔死我。我很可以在南锡雇用一个车夫，但是，雷伊先生或者德·瓦西尼先生会因此拿出二十五路易，收买车夫打死我……”

一个醉汉朝他们走过来。大夫紧紧抓住了吕西安的手臂。

“啊！亲爱的朋友，”他过了一会儿对吕西安说，“您这么勇敢，真幸福啊！”

第五十八章

一天，吕西安激动地走进部长办公室。他刚才在内务部长发给陆军部长元帅大人的侦缉月报里读到一篇报告，宣称法利将军奉陆军部长之命，于某地选举前八九天去塞尔瑟制止一场初露苗头的自由派风潮，但是，将军借机在该地从事蛊惑人心的宣传。

"这是弥天大谎。将军忠心耿耿，克尽厥职。他仍旧象二十五岁的人一样充满了荣誉感。世事变迁丝毫没有使他堕落。政府派他去一个地方执行任务，阳奉阴违是他深恶痛绝的事情。"

"先生，您指责这份报告失实，但是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在场吗？"

"没有，伯爵大人。但是，我可以肯定打报告的人别有用心。"

部长正准备出发去王宫；他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在隔壁的房间里，对递给他皮大衣的侍从恶狠狠地骂了几句。

"如果他想靠这次恶意中伤捞到一埃居，我还可以理解。"吕西安心想"但是，何必这么恶毒地说谎呢？可怜的法利快六十五岁了，在陆军部只要有一个处长不喜欢他，便可以利用这份报告迫使军队里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一个特别正直善

良的人退休……”

在被路易十八召来贵族院之前，德·韦兹伯爵大人在外省担任省长。他最后一个任期内的秘书长此时正在巴黎。第二天，吕西安在格雷南尔路的办公室见到这个人，和他谈起了法利将军。

“我的上司有什么事和他过不去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部长认为法利讨好他的太太。”

“什么！在将军这个年纪？”

“年轻的伯爵夫人在……郁郁寡欢，他曾经安慰过她。但是我敢打赌，他们之间没有讲过一句私情话。”

“您认为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吗？……”

“啊！您太不了解您的上司啦！这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碰上一点小事就生气，而且永远怀恨在心。这个人的心，如果他真的有一颗心，那也只是收藏仇恨的地窖。一旦手中握有卡里埃或者好人约瑟夫的权力，他就会发泄私仇，把五百个人送上断头台。倘若他不是部长，其中四分之三的人也许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您本人每天都见到他，也许偶然还顶撞过他，假如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劝您趁早东渡莱茵河。”

吕西安赶紧跑去找部长手下的王家警察首脑大克拉帕尔先生。

“我怎么说服这个流氓呢？”吕西安穿过院子，经过去警察处的走廊，一边在心里想，“事情的真相，将军无故受冤，他正直的为人，所有这一切在克拉帕尔眼里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会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看待。”

一向敬重这位私人秘书先生的门房低声告诉他说，克拉

帕尔正在和两三位容止高雅的情报员谈话。

吕西安从窗口望见这几位先生的华丽车辆。四周空无一人。他看着他们上了车。

“说真的，还是挺有模样的奸细！”他心里想，“一般人还没有他们的风度呢。”

门房走来通知他。吕西安一边跟着门房，一边在心里再三合计。走进克拉帕尔先生的办公室，他的神情豁然开朗了。

经过一番寒暄以后，他说：

“有一个叫法利的师长。”

克拉帕尔一听，脸色骤然变得严肃冷淡起来。

“这是个可怜虫，但是还算诚实，每年照例从薪饷中拿出两千法郎还给我父亲。从前，由于一时疏忽，我父亲曾经借给他一千路易，至今这个法利还欠九千到一万法郎。所以，让他继续干四五年吧，这件事和我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克拉帕尔沉思不语。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亲爱的同事，您看看老板写的字。”

克拉帕尔找了七八分钟，最后骂了起来。

“谁把我的文件搞丢了？操……！”

一个面目狰狞的办事员走进来，被克拉帕尔狠狠克了一顿。这个人一边挨骂，一边把克拉帕尔刚翻过的文件重新找了一遍，终于说：

“这是……月的第五号报告。”

“出去。”克拉帕尔骄横无礼地对他喝道。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对吕西安说：“这是您需要的东西。”

他低声读了起来：

“嘿……嘿……嘿……啊！就在这里。”接着，他一字一顿地念道：

“法利将军的行动坚定而有节制，他向青年人发表谈话，试图说服他们。他的地位和名声起了很大的作用。”

“您看到了吗？”克拉帕尔说，“唔！亲爱的，划掉，划掉！以下是部长阁下的笔迹：

> 情况本来还会好一些，但是，非常不幸！法利将军在……期间，一刻不停地制造舆论，口口声声“光荣的三天”。

“您已经看到了，亲爱的同事，我实在力不从心，无法帮助您收回那一万法郎。您刚才读到的这句话，今天上午已经送去陆军部。小心不要自讨苦吃！”克拉帕尔粗鄙地一笑说。

吕西安对他谢了又谢，然后去了陆军部军事警察处。

“我奉内务部长的紧急指示，前来办理一件公事：在最新送来的一封信里，我们不小心塞进了一张已经被部长删掉的草稿。”

“这是你们的信。”处长说，“我还没有读过。如果需要，您就拿回去吧。明天十点钟，我上班前再送来。”

“如果是中间的一页，我想就在这里把它去掉算了。”吕西安说。

“这是刮刀，光蜡，您慢慢做吧。”

吕西安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

“喂！在选举以后，您在争取省长职位方面的大事有什么

进展吗？我太太那边有个堂兄，在××地方当专区区长，上面答应让他去勒阿弗尔或土伦已经两年了……”

吕西安显得非常热情，而且他的答复使军事警察处处长颇为感激。与此同时，他把信中签有德·韦兹伯爵名字的那一页重新抄了一遍。有关法利将军的那一段话在倒数第二页反面的右边。娄凡小心翼翼地拉开字和句的间距，不露痕迹地删去了关于法利将军的七行文字。

“我把这一页草稿拿走了。”经过三刻钟工作，他对处长说。

“随您的便，先生，有机会的话，我将介绍我们那个小小的区长和您认识。”

“我这就去看看他的材料，并且附上我的推荐信。”

“为了法利将军我做了当年布律蒂斯①为国家为民族都不会做的事！”他想。

一星期后，冯·彼得斯-娄凡商行的一名伙计出发去英国，在经过法利将军府第二十法里的地方，从邮局给他寄去了一封信，提醒他注意始终对他怀恨在心的内务部长。娄凡没有签名，只在信中引用了两三句他们之间没有旁人在场的谈话，以此向善良的将军点明了提出忠告的人的名字。

① 罗马执政官（约公元六世纪），史载他为建立和保卫奴隶制贵族共和国，大义灭亲，处死了反叛的几个儿子。

第五十九章

自从议会开幕以来，吕西安的日常事务一直非常有趣。在杰出的政府公报编辑中，有一位最讲道德，忠实奉行费纳龙遗训的德·拉米耶先生，这个人最近在南方的埃斯高尔比雅克以两票多数当选议员以后，不遗余力地巴结内务部长和德·韦兹伯爵夫人。他温和通达的道德观赢得了德·韦兹先生的尊敬，也几乎赢得了娄凡的尊敬。

"一个追求互相矛盾的目标，没有政治见解的人。"娄凡心想，"如果人们都象他所说的那么好，警察和法庭就没有用了。但是，他的错误是善良人的错误。"

所以，一天上午，他有事找吕西安，吕西安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开始是一段娓娓动听的开场白，如果我们把它照录下来，足足可以写八页纸。之后，德·拉米耶先生开始叙述担任公职必然有的一些令人头痛的责任。譬如说，他目前精神上就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由于迫不得已的原因，他将要求撤销图尔特先生间接税高级税务员的职务，其兄曾经以最卑鄙的手段反对他德·拉米耶先生当选。即使是这几句话，德·拉米耶先生也说得很婉转很巧妙，这对娄凡大有好处，使他在开始领悟的时候没有失声大笑起来。

“一个要求将人罢官的德·费纳龙！”

吕西安有意学着对方的办法大兜圈子，他先装着听不懂德·拉米耶先生说的话，接着突然抓住要害，不由分说地迫使现代的费纳龙赤裸裸地提出了他的要求，把一个可怜虫，靠一千一百法郎薪水养活自己、妻子、岳母和五个孩子的半手艺人革职。

在尽情地戏弄德·拉米耶先生的窘态，以驽钝的假相迫使德·拉米耶先生使用最明白的语言，因而也是最可恶，和他平时非常温和的道德观最矛盾的语言以后，吕西安叫他去找部长，暗示这次谈话应该结束了。但是，德·拉米耶先生不肯罢休，吕西安被这个流氓肉麻的面孔搅得很不耐烦，准备对他不客气了。

“但是，先生，烦劳您出马对部长阁下说说我这件迫不得已的事，好吗？我那些代理人严厉地责备我言而无信。从另一方面说，要我自己向部长阁下提出把一个有家庭负担的人革职！……但是，我对我的家庭也负有责任。政府信任我，说不定会派我去审计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将需要重新选举。如果图尔特先生的行为不受严厉的惩罚，我有何面目去见我的代理人呢？”

“我明白：只有两票的多数，如果让对手稍占上风，对下一次议员选举将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但是，先生，我对选举是能不插手就不插手。我对您说句真心话，在社会这架机器里，我知道有许许多多应该采取，甚至不能不采取的行动，但是我承认，我无论如何不会因此强制自己去采取这些行动。法庭的判决应该执行，但是，我绝对不想为此操心。”

德·拉米耶先生面红耳赤，终于明白自己该走了。

"图尔特先生迟早要被撤职，但是我已经把这个新费纳龙叫做刽子手。"

不到四天，他在第一类文件中发现一封内务部长致财政部长的长信，信中要求间接税税务主任提出将图尔特先生撤职的建议。吕西安叫来一名精明能干的办事员，要他把图尔特①的名字刮掉，统统换上塔尔特②这个名字。

德·拉米耶先生四出活动了两个星期，才弄明白迟迟不下达撤职命令的原因。在此期间，吕西安找到机会把德·拉米耶先生在他办公室表演《达尔杜弗》续集的全部情形捅了出去。在他一再清楚地说明以后，善良的德·韦兹夫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七八次对吕西安谈到可怜的职员图尔特，这个名字给她的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有两三次忘了邀请德·拉米耶先生参加二流议员的聚餐。

在知道是谁捣鬼以后，德·拉米耶先生削尖脑袋，以一个大胆的哲学家和极端自由派革新家的形象悄悄地钻进了上流社会。

德巴克这个小人出于献媚的目的，加上嫉妒德·拉米耶先生运气好，在吕西安面前一五一十地搬弄他在外面说的话。如果不是这样，吕西安早把这个流氓忘了。他感到简直无法容忍。

"一个流氓中伤另一个流氓！"

---

①② 图尔特在法语中意为圆馅饼，亦有愚蠢的意思，塔尔特意为奶油水果馅饼，俗称愚蠢可笑的人。

他找到内务部的警察首脑克拉帕尔先生，请他调查证实上述情况。克拉帕尔先生对上流社会沙龙里的事不太熟悉，自以为娄凡和德·韦兹伯爵夫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起码也已接近令青年职员们垂涎三尺的地位：部长太太的情人。他非常卖力地为吕西安帮忙，一个星期以后就送来了第一手的报告，里面记载着德·拉米耶先生有关德·韦兹夫人的谈话。

“请等我一下。”吕西安对克拉帕尔先生说。

吕西安把那些文质彬彬的间谍满篇白字的报告送给德·韦兹夫人，她的脸蓦地红了。她对吕西安表现出一种近乎柔情的信任和坦率；吕西安对此有所察觉，但是，他已经为和葛朗台太太的爱情伤透脑筋，所以厌恶任何类似的关系。离开南锡以后，他的最接近于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听凭马匹蹀躞而前，静静地忧郁地在默东的树林里蹓跶一个钟头。

在以后的日子里，吕西安发现德·韦兹夫人确确实实对德·拉米耶先生生气了，而且，由于她任性而不谙人情，一发脾气就往往使这位议员兼编辑下不了台。这位思想如此温和的人竟然还找了一些刻毒的话对待现代的费纳龙，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的，但是，这些话在围绕一位有权有势的部长的太太的奉承者中间说出来，无疑是对这位议员兼编辑高尚仁慈的名声的无情打击。朋友们对他这么说，在《喧哗周刊》，一份相当成功地利用中庸派老爷的虚伪行为招揽读者的刊物上，也非常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

吕西安经手了财政部长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根据间接税税务主任的汇报，在间接税税务处完全没有塔尔特先生这么

一个人。但是，由于德·拉米耶先生的影响，财政部长在信后附了一句话。部长的亲笔附言是这样的：

有否可能是驻埃斯高尔比雅克的收税员图尔特先生？

一个星期以后，德·韦兹伯爵大人复信给他的阁僚：

是的，这个渎职的人正是图尔特先生，我建议将他撤职查办。

吕西安偷了这封信，赶紧拿去给德·韦兹夫人，这件事与她有最切身的利害关系。

"我们怎么办？"她忧心忡忡地说，那副模样令吕西安十分陶醉。他握住她的手，激动地吻了吻。

"您怎么办？"她有气无力地问道。

"我可以把地址写错，在信封上写陆军部长的地址。"

过了十一天，陆军部长退回这封信，指出地址有误。吕西安把信送去给德·韦兹先生。那天从陆军部总共来了三封信，负责拆信的职员把它们一起放进了在办公室里称为卷宗，用封皮纸做的袋子里，上面写了几个字：陆军部长大人来函三件。

一个星期以前，娄凡曾经截留了一封陆军部长要求主管巴黎市政骑警队的信。现在，他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把这封信和关于图尔特先生的那封信掉了包。德·拉米耶先生和陆军部没有直接的联系，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著名的巴尔博将军，结果，事情辗转了六个月以后，德·拉米耶先生才如愿以偿，

图尔特先生终于被革职了。德·韦兹夫人知道这个消息后拿出五百法郎，请娄凡转交给这个可怜的收税员。

吕西安做了二十来桩这一类事情。但是，正如诸位所见，要把这些拙劣的阴谋诡计详详细细地写清楚，非要八个印张不可，这样的代价太大了。

一向温柔的德·韦兹夫人不知不觉地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驱使下，以令丈夫无比惊讶的坚决口气宣布，以后凡是德·拉米耶先生应邀来部里吃饭，她就头疼，并将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用膳。德·韦兹伯爵试过两三次，终于在邀请议员的名单里去掉了德·拉米耶先生的名字。中间派议员知道这件事以后，大部分人再也不和甜言蜜语的政府公报编辑握手。更倒霉的是，由于德巴克一时多嘴，老娄凡先生很晚也知道了这件事，他让儿子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加上他觉得图尔特先生这个名字非常好，这个故事便很快传遍了上层外交界的沙龙。德·拉米耶先生到处钻营，不知怎么被介绍认识了俄国大使先生，有名的N亲王在接受德·拉米耶先生致敬时，高声应道：

“啊！德·拉米耶·德·图尔特！”

听到这句话，现代的费纳龙羞得满脸通红。第二天，老娄凡先生把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巴黎。

第六十章

国王瞒着内阁部长们，决定召见娄凡先生。老银行家得到国王的传令官德·N先生的通知，高兴得满面红光。(一七九三年王朝覆灭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岁。)不过，这位在巴黎的沙龙里资深阅广的人顷刻间就发现并控制了内心的激动。他对传令官不冷不热的态度可以使人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是他无上尊敬这位传令官，二是他完全缺乏热情。

果然，副官一边登上轻便两轮马车，一边在心里嘀咕：

"这个人，不管他聪明不聪明，到底是雅各宾分子呢，还是一个和我握手而受宠若惊的傻瓜呢？"

娄凡先生看着马车慢慢驶去。同时，他完全恢复了冷静。

"萨米埃尔·贝尔纳[①]被路易十四领着参观凡尔赛花园。我很快也要扮演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了。"

这个想法足以激起娄凡先生全部的青春热情。他承认国王陛下的召见书曾使他一度产生慌乱。他也承认，如果当时是在歌剧院的休息室里，他的慌乱会落下很大的笑柄。

至今为止，国王和娄凡先生只在舞会或宴会上互相交换过几句礼貌话。在七月暴乱以后不久，他曾经有两三次机会

① 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大银行家（1651—1739）。

和国王共进晚餐。那时候，七月暴动有另外一个叫法，但是娄凡不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他是最先察觉一个如此有害的先例煽起的仇恨的人之一。当时，他从国王令人敬畏的目光中看到：

“我要那些大财主知道厉害，让他们明白这是一无所有的人反对有钱人的战争。”

为了不被人觉得他和同时应邀的几个乡巴佬议员一样愚蠢，娄凡针对这个无人明说的思想开了几个隐晦的玩笑。

娄凡一度担心有人拿他祭刀，以此迫使巴黎的小商界就范。他历来都很慷慨，一手收回几千法郎的款子，一手又把它们借给小店主们。他们因此把他抬上了营长的职位。他越想越不是味道，便毫不犹豫地辞去了这个职务，而且借口部长们都是枯燥乏味的人，从此不再和他们一起吃饭。

然而，外交部长德·博索布尔伯爵常常对他说：“象您这么一位重要人物……”而且继续追着请他吃饭。但是，不管对方多么能言善辩，娄凡始终没有应允。

在一七九二年，娄凡参加过一两次战役，法兰西共和国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就象是他从前爱过的薄情女人的名字。不过，共和国的死期尚未来临。

国王的约见令他心潮澎湃，但是他心里愈是激动，他对自己愈是警惕。

娄凡先生来到王宫，举止潇洒得体，而且显得非常冷静，丝毫不露慌张和陶醉的痕迹。全国的头号人物凭他狡诈敏锐的智慧，很快察觉到娄凡先生已有戒备，心里很不高兴。他以友好甚至特别关怀的态度，竭力煽动这个资产者的名利欲，

但是无济于事，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但是，我们决不要过分低估这位举世闻名的人狡诈敏锐的智慧。他没有卓著的战功，又得面对恶毒刁钻的报界，这有什么办法？我们还要指出，这位举世闻名的人物是第一次接见娄凡，至今为止他们之间只在宴席上交换过几句礼貌的问候话。

高居王座的下诺曼底理财神甫象他的部长一样，对娄凡说的第一句话是："象您这么一位重要人物……"但是，过了不到一刻钟，眼见这位狡猾的平民充耳不闻这些甜言蜜语，自己只是无益地浪费时间，加上不想因为长时间的召见使娄凡发生错觉，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求他，国王的态度便放诚恳了一些。

娄凡发现这个机灵人的变化，对自己非常满意，初战告捷终于使他恢复了自信心。

"瞧，国王陛下放弃波旁家族的惯用伎俩了。"他心里想。

国王仿佛随意提起，又好象出于无奈，和蔼可亲地对他说：

"亲爱的先生，我瞒着各位内阁部长，想和您见见面。我担心除了元帅（陆军部长）以外，他们曾经冒犯您和娄凡中尉，使你们非常不满。各种迹象表明，明天将对××法进行最后表决。

"先生，我对您说实话，我个人非常关心这项法案。我敢肯定它将用坐和立的方式表决。您是否也这么看？"

"是的，陛下。"

"结果是黑球比白球多八九个，法案将被否决，是吗？"

“是的，陛下。”

“唔！请您帮个忙！发表反对法案的演说（您会发觉您的地位需要您这么做），但是，把您的三十五票给我。这是我想亲自向您提出，请您帮助的一件私事。”

“陛下，包括我自己的一票，我目前总共只有二十七票。”

“因为您提出的那份要求八九个低级职位的单子，那些没有头脑的人（国王指他的部长）心里害怕，说得确切一些是心里有气。不必说，我先批准这份单子，而且，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先生，我保证为您和娄凡中尉另外做点事情……”

对娄凡先生来说，幸好国王在这方面只说了三四分钟；他几乎完全恢复了冷静的头脑。

“陛下，”娄凡先生说，“我请陛下不要为我，也不要为我的朋友签署任何任命书；我明天将把二十七票献给陛下。”

“果然！您是个好人！”国王装出一副亨利四世式的坦诚样子，而且装得挺不错。为了不受骗上当，我们有必要记住亨利四世这个名字。

国王陛下顺着这条思路足足讲了一刻钟。

“陛下，要想德·博索布尔先生原谅我的儿子是不可能的。对付这个充满热情、陛下叫他娄凡中尉的青年人，这位部长也许还稍稍缺乏魄力。我对陛下有一个请求，德·博索布尔先生将会指示他的特别警察，或者通过我的朋友德·韦兹先生的特别警察，报告我儿子的言论行动，我请陛下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就是您光明磊落地为他效力的德·韦兹先生么！”国王说，眼睛里闪现出狡黠的目光。

娄凡先生没有出声。国王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因为得不到回答而大为诧异。

“陛下，我担心在回答您的问题时无法克制直率的习惯。”

“先生，您说吧，不管您想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说话的人摆出一副国王的架子。

“陛下，人人知道国王和诺尔省的股市有直接联系，但是谁都不对您提这件事。”

娄凡先生竟然如此迅速和完全地顺从，使这位大人物稍稍有些吃惊。国王发现，娄凡先生完全无求于他。但是，他从来没有白白地给予或者白白地接受帮助的习惯，经过计算，他认为收买二十七票将需要二万七千法郎。“这和白捡没什么两样。”这个登上王位，善于计算的人心想。

这时，国王看到了在鲁米尼将军的报告中经常谈到的娄凡先生挖苦人的表情。

“陛下，”娄凡先生又说，“我对朋友有求必应，对敌人有仇必报，因此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席地位。这是个老习惯，我恳请国王陛下不要要求我改变对各位部长的态度。他们盛气凌人地对待我，甚至财政部的好好先生巴尔杜也不例外。关于那八个一千八百法郎的小职位，他在议会大厅里一本正经地教训我说：‘我的老朋友，做人不应该贪得无厌。’我保证我们将支持陛下，最多是二十七票。但是，我请陛下同意我继续嘲笑这些内阁部长。”

第二天，娄凡先生以令人赞赏的热情和轻松的姿态实践了他的承诺。总之，他的所谓口才不过是他个性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坦率”得使巴黎不能容忍的人。一想到迫使国王

几乎和他真诚相见，娄凡先生十分兴奋。

国王宣称他十分重视的法律以十三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其中包括内阁部长的六票。在议会里宣布这个结果时，坐在左边第二张议席，离开部长们三步远的娄凡先生高声喊道：

“内阁快完蛋啦，一路顺风！”

邻座的议员们一下子把这句话传开了。娄凡先生带着一名仆人来到一间休息室，仆人的称赞使他很高兴。人们可以判断，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然引起如此轰动，他是多么激动。

“我的名望保证我能成功。”他从休息室出来，一边扫视盯着他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眼睛，一边在心里想。

人们初次和他接触，都清楚地感到他不会热烈地支持任何意见。他决不赞成的事也许只有两样：流血和破产。

这项法律以十三票的多数通过，其中包括六名部长，三天以后，财政部长巴尔杜在议会里朝娄凡先生走过来，神色紧张地对他说（部长害怕被他挖苦，说话的声音很小）：

“那八个职位已经批下来了。”

“很好，亲爱的巴尔杜。”他回答说，“但是，您不应该在上面副署名字了。这件事让您在财政部的继任人去做吧。大人，我不着急。”

娄凡先生说得很明白，周围的议员无不惊叹他的胆量：目空一位财政部长，一位可以任命财政总管的人！

“南方军团”的八位成员眼看他们的家庭即将得到这些职务，却不料被他一句话给耽搁了，因此，娄凡先生很费了一番气力，才说服他们接受了这个新的胜利。

“六个月以后，你们将获得两个职务，而不是一个。有所

失才有所得。"

"这是漂亮的骗人话。"其中一位比别人大胆的议员说。

娄凡先生的眼睛一亮，他想到两三种答复的方式，但是他仅仅和蔼地笑一笑。"只有一个傻瓜，"他想，"坐在树上要把树砍倒。"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娄凡先生身上。另外一名议员在这种气氛下壮起胆子，大声说道：

"我们的朋友娄凡用一句空话就把我们牺牲啦！"

"如果诸位想和我断绝关系，先生们，诸位完全有权自己作出决定。"娄凡说话的口气非常严肃，"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得不扩大我的餐厅，接纳天天要求和我们一起投票的新朋友。"

"得啦！得啦！别吵啦！"一位十分通情达理的议员喊道，"没有娄凡先生，我们还有什么用吗？至于我，在我的议员生涯中，我已经选定他是我的总司令，我永远不背叛他。"

"我也是。"

"我也是。"

娄凡先生上前握住这两位一度显得犹豫不决的议员的手，希望尽量使他们明白，如果接受这八个职位，他们的团体就会降低到德·维莱勒先生的三百个傀儡议员的地位。

"巴黎是个危险的地方。这一个星期，所有卑鄙的小报都将猛烈攻击你们的名字。"

听到这句话，两位反对派先生发抖了。

"篇幅最小的报纸，"不肯罢休的娄凡又自言自语地说道，"也会发表文章。"

局面终于平静下来了。

国王多次设宴款待娄凡先生，散席以后，还要挽留他半小时或三刻钟，靠着窗口聊聊天。

“我如果宽容那些内阁部长，就将葬送我足智多谋的名声。”所以，他每次去王宫赴宴，第二天都要几乎毫无节制地嘲笑他们中间的某位先生。国王对他谈起了这件事。

“陛下，我请求过陛下在这方面给我充分的自由。我只能同意和这些人的继承者休战。目前的内阁缺乏智慧，这恰恰是巴黎在和平时期决不能容忍的事情。在这个国家里，善良的人需要有威望的人，例如从埃及凯旋而归的波拿巴，或者是聪明的人。”（听到波拿巴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就象一个神经过敏的年轻女人听到有人说出刽子手的名字一样，国王的表情刹那间变了。）

和国王这次谈话以后没有几天，在议会里有人临时提出一项议案，这件事宣布以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娄凡先生身上。托尔维尔前邮政局局长德特鲁瓦太太提出申诉，抗议由于被无辜指控徇私舞弊而被革职。她写了一份请愿书为自己的个性辩护。当然，只要巴尔杜先生继续得到国王宠幸，她对自己能否得到公正的处理便不抱多少希望。请愿书写得很激烈，从头至尾咄咄逼人，但是丝毫不放肆无礼，简直象已故的德·马蒂涅克先生写的一样。

娄凡先生三次发言，他的第二次发言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那天，德·韦兹伯爵大人气乞白赖的议程最后以坐和立的表决方式，得到两票的多数而获通过，政府方面原先的优势是十五到二十票。娄凡先生好象没事一样，对他周围自

成一统的议员们说：

“德·韦兹先生改变了胆小怕事的习惯，通常，人们用起立的方式支持正义，用投票的方式支持内阁。守寡的德特鲁瓦将永远成为前邮局局长。我要为前邮局局长发起募捐，我自己捐三千法郎。”

娄凡先生对部长们越是不留情，对他的“南方军团”就越是谦恭。他设晚宴的时候只邀请他的二十八位议员。只要他愿意，他个人的这个集团完全可以扩充到五六十人，因为他的意见从来都和大家非常一致。

“那些部长迟迟不给我儿子寄十万法郎，但是为了分裂这支小小的队伍，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拿出这笔钱。”

按照惯例，每星期一，他都要请所有这些先生一起吃饭，以便协调一周内议会活动的计划。

“诸位，你们中间有谁乐意去王宫赴宴吗？”

听到这句话，在所有这些心地善良的议员心目中出现了一个部长的形象。这些先生同意他们中间的夏波先生应该第一个得到这项殊荣，稍后，在讨论结束之前，他们又为康伯雷先生争取了这一份荣誉。

“除了以上两位，我还想补充两个名字，就是一度想离开我们的拉莫特和德勃雷先生。”

这两位先生嘟嘟哝哝，连连说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

娄凡先生请国王陛下的侍从副官帮忙，不到两个星期，以上四位比议会里其他人更加默默无闻的议员接到了出席王宫宴会的邀请。康伯雷先生受到如此恩宠，喜出望外，竟然病倒了，最后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去王宫赴宴的次日，娄凡先生觉得应该利用一下这些善良人的弱点。他们之所以不凶恶，是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智慧。

"诸位，"他对他们说，"倘若陛下答应颁发一枚十字勋章，你们中间谁应该成为幸运骑士呢？"

这些先生要求给一周的期限，让他们互相商讨一下。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无法统一意见，于是决定采取娄凡先生有意放弃了一段时间的办法，在晚饭后进行投票。总共二十七人参加表决，因病缺席的康伯雷先生得十三票，拉莫特先生得十四票，其中包括娄凡先生的一票。拉莫特先生因此被指定为获得十字勋章的人选。

毫无迹象表明他能够得到十字勋章。"但是，"他想，"这个办法将防止他们反叛。"

自从N元帅授予吕西安中尉衔以后，娄凡先生经常去看望这位部长。元帅待他非常亲切，结果是两位先生每周总有三次见面的机会。最后，元帅以不需对方作出回答的方式暗示说，如果政府垮台，由他元帅本人重新组阁，他决不离开娄凡先生。娄凡先生非常感激，但是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出类似的承诺。

很久以来，娄凡先生凡是心中有所追求，都不怕告诉太太。

"我在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成功上门来找我。象那些记者朋友所说，我也算能言善辩的。真是有趣：我在议会里发言就象在沙龙里一样。但是，万一目前处于困境的内阁真的倒台，我就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因为我毕竟没有任何主张，

而且，在我这个年纪，我也不会费心去想出一种主张。”

“但是，父亲，您十分精通财政问题，懂得预算中的各种圈套。真正知道预算如何进行欺骗的议员不超过五十人，而且，这五十个议员早在别人之前已经被小心地收买了。前天，在烟草专卖问题上，您曾经使财政部长害怕得发抖。努瓦罗省长禁止一个持非正统观点的人种植烟草，您巧妙地利用了他的那封信。”

“不过是挖苦他一下罢了。虽说比较巧妙，但老是挖苦，总有一天会激怒议会里人数几乎和多数派不相上下，其实什么都不懂的少数派蠢货。我的口才和名声就象空心蛋卷一样，一个粗笨的工人会说好是好，就是不能充饥。”

“总的来说，您对人有充分的认识，尤其是对一八〇〇年拿破仑的执政府以后，所有在巴黎出入商界的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优点。”

“《新闻日报》称您是当代的莫尔帕①。”娄凡太太说，“我真希望有德·莫尔帕夫人对丈夫的那种影响力。亲爱的，您好好玩玩吧，我求求您，千万不要当部长，您会苦死的。您已经说话太多：我为您的身体担心。”

“当部长还有一个坏处：倾家荡产。可怜的冯·彼得斯不幸去世，造成的损失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最近被阿姆斯特丹的两起破产案缠得不能脱身，原因仅仅是我在他离开我们以后没有去过荷兰。罪魁祸首就是这个该死的议会，使我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就是眼前这个该死的吕西安。首先，

① 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任内阁部长(1701—1781)。

他夺去了您一半的心。其次，他应该懂得金钱的价值，接管我的银行。有谁见过一个生就的有钱人不想方设法发财吗？他活该做个穷人。他去康城阻止梅罗培尔先生当选的遭遇激怒了我。如果不是那个德·韦兹愚蠢地对待他，我决不会想去议会'争夺一席之地'。我对这个时兴的玩意儿发生了兴趣。我从前没有参与组阁，现在，如果它要垮台，我将推波助澜，加速它的灭亡。

"但是，随之而来有一个可怕的问题：我求什么呢？如果我得不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过两个月，我帮助诞生的内阁就会取笑我，我将处于'可笑的境地'。去当财政总管么，这对我来说就象钱一样毫无意义，再说按我目前在议会里的地位，这样的好处太微不足道了。不管吕西安愿不愿意，派他去当省长，这等于让将来当内务部长的朋友用把他革职的办法往我脸上抹黑。不出三个月就会发生这种事的。"

"如果做好事又不计得失，这样不是很好吗？"娄凡太太问。

"公众决不会相信的。德·拉菲耶特先生担当这个角色四十年，结果是时时遭人取笑。老百姓中毒太深，无法理解这些事情。如果德·拉菲耶特先生偷了四百万，他在四分之三的巴黎人心中将是一个极受尊敬的人。如果我拒绝入阁，每年添置十万埃居家具，同时买进土地（证明我没有破产）。人们将会对我的才能深信不疑，我将继续高居在这些争夺内阁席位的小无赖之上。

"如果你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取得什么？"他笑着对儿子说，"在我的心目中，你将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

我将别无它法，只好借口年老体衰去意大利过三个月，让他们组织一个没有我的政府。我回来的时候就会被人遗忘，但是我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议会把我看成是银行界上层的代表之一。在找到利用国王和议会双重宠爱的办法以前，我首先必须确认并且强化它。

“我想请求您完成一件苦差使，亲爱的。”他接着特别对他的妻子说，“举行两场舞会吧。如果第一场舞会参加的人不那么well attended①，我们就取消第二场。但是据我猜测，在第二场舞会上，按我年轻时人们的说法，我们将接待‘整个法兰西’。”

两场舞会举行了，而且在时尚的充分促进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元帅出席了第一场舞会，议员们可说是蜂拥而至，王子也光临了；但是，更重要的是陆军部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娄凡先生拉到一边，和他单独交谈了足足二十分钟。这件事还有它的特殊之处，在这次令在场一百八十位议员侧目的个别谈话中，元帅和娄凡先生谈的确实是正经事。

“有一件事使我很为难。”陆军部长说，“您觉得，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该为令郎做些什么事吗？您希望他当省长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您希望他成为大使馆秘书吗？这里面有一个麻烦的级别问题。我可以任命他做二秘，过三个月提升为一秘。”

“过三个月？”娄凡先生问道，脸上很自然地、毫不夸张地流露出一种怀疑的神气。

---

① 英语，意为踊跃参加。

暂且不管是什么神气，如果换一个人，元帅都会把这句话看成是放肆的表现。但是他对娄凡先生十分诚心，同时很尴尬地回答说：

"这是个难题，请您给想个办法克服它吧。"

娄凡先生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重复了一些诸如感激，最由衷最纯粹最……的友情等等的话。

这两个巴黎最大的骗子都很诚恳。这是娄凡先生复述他和元帅的个别谈话以后，娄凡太太的感想。

全体内阁部长不得不出席了第二场舞会。娇小可怜的德·韦兹夫人几乎流着眼泪对吕西安说：

"在下一个季节举行的舞会上，您就是部长了。我将去您的官邸。"

"那时候，我将和今天一样忠实于您，因为您说的事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家里谁会当部长呢？如果发生那种事情，这个部长既不是我，也不是我父亲。"

"这更加说明你们凶狠：你们把我们打翻在地，但是不知道找谁取而代之。先生，所有这些事情，都无非是因为德·韦兹先生在您从康城回来的时候，没有足够地讨好您。"

"我很抱歉使您伤心。我把心都掏给您了，为什么还不能安慰您呢！但是，您很清楚，我的心很久以来都是属于您的，这句话从前就说了，而且为了不让您觉得它鲁莽无礼，我说得相当认真。"

娇小可怜的德·韦兹夫人到底不够聪明，竟然一时无言以对，当然更不必说胡编乱造的本领了。她仅仅模糊地感觉到心中要说的话。这些话大体上是：

“如果我坚信您爱我，如果我敢作敢为接受您的敬意，委身于您也许是唯一的幸福，它可以安慰我失去部长的痛苦。”

“这是受我父亲腹背攻击的内阁的又一个不幸。德·韦兹先生上台，对这位娇小可怜的女人来说并不是一件乐事。按我可以作出的判断，这件事使她产生的唯一感情，是不安，是害怕……但是如果真的失去它，她又会因此感到痛苦。这个人一有风吹草动就愁眉苦脸。如果德·韦兹被赶下台，她也许会下决心十年不露笑容。十年以后，她就踏入成熟的年龄了，如果那时找不到一个在指导她神修的幌子下专门关心她的神甫，她将苦闷和不幸一辈子。不管容貌多么美丽，不管举止多么高雅，都无法使人忘记她如此讨厌的个性。愿它安眠地下。如果她抓住我，真的把心交给我，我就上大当了。这是个阴暗悲哀的时代。在路易十四那个朝代，我会对象她这样的女人甜言蜜语，大献殷勤。我起码会试一试。在目前的十九世纪，我的感情淡薄如水。这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唯一可以给她的安慰。”

如果我们是写《华尔波尔回忆录》，或者其它我们力所不及的类似的书，我们会继续叙述七个小流氓，其中包括两三个机灵人和一两个能说会道的人，以及他们被同样数目的骗子取而代之的轶事。一个在内务部“真心实意”办正经事的可怜的正派人，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傻瓜；全体议员会嘲笑他。靠明火执仗的办法发迹是不可取的。然而，为了受人尊敬，首先必须积聚钱财。由于这种卑鄙下流的风俗即将被共和国大公无私的美德，被口袋里只有十三里佛十苏、象罗伯斯庇尔一样就义的人所废除，我们曾经想作些记录以传后世。

但是，我们答应向读者叙述的故事，并非那个寻欢作乐的人如何按他的癖好消愁解闷，我们说的是他儿子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普通，至少由于他忧郁或者说起码是认真的性格，身不由己地被内阁倒台抛进尴尬境地的人。

吕西安由于自己对父亲的态度深感内疚。他常常责备自己对父亲不够孝顺，虽说还不至于觉得是犯罪，起码，他认为这是忘恩负义的表现。当压在他身上的事务允许他稍稍思考的时候，吕西安心里就会想：

"我应该怎么感激父亲啊？他不管做什么，几乎都是为了我。确实，他想以他的方式驾驭我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强迫我，他总是说服我。难道我不应该好好注意自己的行为么！"

他羞愧难言，但是他应该承认，他对父亲不够体贴。他为此感到苦恼。这是比他所说的"被德·夏斯特莱夫人出卖的黑暗日子"更加严酷的灾难。

吕西安的真实性格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对一个二十四岁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他的外表有某种高贵出众的东西，他的性格天生开朗和无忧无虑。他在被学校开除以后的两年中正是这样，但是，自南锡的遭遇以来，他开朗的性格目前正处于一片漆黑的低潮。他十分欣赏雷蒙德小姐的热情和优美姿态，但是，只是在他想扼杀心中最崇高的感情时，他才想到她。

在这次内阁危机中，这件痛苦的事以外又添加了因为对父亲缺乏爱心或者说缺乏孝心引起的灼痛。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太深了。在吕西安心目中，不管对与错，凡是崇高、慷慨、柔情的东西，凡是他认为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或者值得亲

身体验的事情，对他父亲来说都是取笑的材料，都是骗局。他们也许仅仅在以下的感情上是一致的：经过三十年考验巩固下来的父子之情。老实说，娄凡先生确实礼貌周到，几乎达到了崇高、甚至真实再现他儿子的弱点的地步。但是，他的儿子相当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是智慧、敏感、追求礼貌、体贴、完美这种种艺术的升华。

第六十一章

人们愈来愈清楚，在有目共睹的从地平线上迅速升起和发展的内阁危机中，娄凡先生将代表交易所和金钱势力的利益。身为元帅的陆军部长和他的同僚每天都发生争吵，而且可以说非常激烈。但是，这方面的详细情形在当代所有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我们如果在此多费笔墨将会远离主题。我们只需指出在议会里娄凡先生受到的奉承远远超过眼下的部长们就够了。

娄凡先生的麻烦与日俱增。人人都羡慕他的处世态度和他在议会的地位。他也很满意这种地位，但是他又很清楚自己无法把它保持下去。有文化的议员，银行界的要人，人数不多但是熟悉他们所在国家的外交官，他们无不赞叹娄凡先生在处理他手下的人事大变动时运用自如的才能和若无其事的风度，可是谁知道，这个聪明人正苦于一筹莫展呢？

“我在尽量拖延。”他对太太和儿子说，“我派人告诉元帅，要他逼得财政部长走投无路，他完全可以就财政部长以权谋取的四五百万收入作一番调查。我阻止这个怒气冲天的德·韦兹做蠢事。我叫人告诉财政部巴尔杜这个胖子，我们不过想公开预算中的几个小差错……但是，不管我怎么拖延时间，还是想不出办法。谁能大发慈悲施舍一个办法吗？”

“您吃不下那份冰淇淋，可是又怕它融了。”娄凡太太说，“一个贪吃者的痛苦心理！”

“我非常担心在它融化以后又感到惋惜。”

围着娄凡太太迟迟不愿离去的小桌子，每天晚上都重复着这样的谈话。

现在，娄凡先生惮思竭虑考虑着如何推迟内阁垮台。为此，他最近和一位大人物交谈过三四次。他自己不能当部长，又不知道举荐谁进入内阁，如果组成一个没有他的内阁，他将失去现在的地位。

两个月以来，娄凡先生被葛朗台先生缠得心烦意乱。这位葛朗台先生轻而易举，甜蜜蜜地想起，他和娄凡先生曾经在佩尔戈先生手下共过事。他肉麻地吹捧娄凡先生，似乎没有他们父子，他简直无法生活下去。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想在巴黎或卢昂当总财政官，还是渴望进入贵族院呢？”

“不，他想当部长。”

“当部长，他？老天爷！”娄凡先生哈哈大笑，回答说，“但是，那些司局长根本不会把他放在心里的！”

“不过，他那副既愚蠢又迟钝，但是神气活现的样子在议会里很吃香。实际上，这些先生最痛恨有智慧的人。基佐和梯也尔先生惹他们讨厌的地方不正是他们的‘智慧’吗？实际上，他们所以容忍有智慧的人，仅仅把他们当作一种既必需又讨厌的东西罢了。这是帝国教育的结果，是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以后咒骂德·特拉西先生‘思想体系’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议会不愿见到比德·韦兹伯爵更加堕落的

部长。这位老爷象维莱勒一样粗鄙狡诈，恰好和议会里绝大多数人不相上下，势均力敌。但是，葛朗台先生如此庸俗，如此粗鲁，他们能忍受吗？”

“思想活跃和灵敏对一名部长来说肯定是致命的缺点。德·马蒂涅克先生和大革命前的议会打交道，他滑稽可笑的小聪明就很难得到议会的宽宥。如果在这个缺点之外再加上触犯杂货商和有钱人的敏锐性，不知后果会怎么样呢？如果说凡事都有过分的地方，粗鲁过分的危险性就小得多；而且总有补救的办法。”

“但是，这个葛朗台除了招惹决斗或者街垒暴动外，没有别的本事。不管什么事情，一旦你背弃金钱利益，不会为自己的家庭争取一官半职，或者放弃十字勋章，他就会大叫虚伪。他说他在法国只见过三个真正受骗上当的人：德·拉菲耶特先生、杜邦·德·勒尔先生和听得懂鸟语的杜邦·德·内莫尔先生。如果他真有少许才华，少许学问，少许在交谈中进行愉快争论的激情，他应该可以说几句含沙射影的话。不过，最没有眼光的人也将立即发现，这是个一心想当公爵的卖生姜的暴发户。”

“这个人远比德·韦兹先生庸俗得多。”

“如果把他们两个人作个比较，相对葛朗台而言，德·韦兹伯爵大人简直有伏尔泰的智慧和卢梭的浪漫感情了。”

“这个人和路易十六时代的德·卡斯特利先生一样，无法设想人们会如此热衷于谈论达朗贝尔和狄德罗这种出入无车的人。这种想法在一七八〇年是有教育的表现，在今天不仅连外省的正统派报纸都不如，而且会牵累到党派的利益。”

自从在议会的第二次演说使娄凡先生名声大振以后，吕西安发现自己在葛朗台太太的沙龙里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努力利用这个新的大好机会，大谈自己的爱情。但是，在刻意追求富丽豪华的气氛中，吕西安看到的只是细木工或织毯工的天才。工匠们的精巧技艺仅仅使他更加清楚地察觉到葛朗台太太欠缺细腻的个性。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任凭他费多少力气都无法摆脱的不祥的形象：在法兰克福的银行家煞费苦心推出的纳也纳彩票中刚刚中了头彩的服饰商的女人。葛朗台太太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傻瓜，她很清楚自己的努力收效甚微。

“您自称对我有不可遏制的感情，”有一天她闷闷不乐地说，“可是您在和人接触的时候，甚至没有那种建立友谊的意愿！”

“天哪！多么可悲的事实啊！”吕西安在心里说，“难道因为我的关系，她变聪明了吗？”

他赶紧回答说：

“我很胆小，素性忧郁。由于我不幸爱上了一个完美无缺、对我毫无感情的女人，这个不幸的缺点变得更严重了。”

他说出这种抱怨的话，实在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从此以后，葛朗台太太可以说真的向吕西安求爱了。吕西安似乎对此很满意，但是有一件叫人难以忍受的事，在有许多人的情况下，他好象特别炫耀这种地位。如果他发现葛朗台太太周围只有平常那几个献殷勤的人，他总是作出惊人的努力避免鄙视他们。

“他们以与我不同的方式感受人生的乐趣，难道有什么错

吗？他们毕竟是多数！”

但是，尽管这个想法非常正确，他还是慢慢地冷淡和沉默起来，变得心如死灰了。

“在一群颠倒黑白，挖空心思用低级的笑话玷污一切高尚事物的蠢人面前，叫人怎么谈真善美和荣誉这种事呢？”

有时候，这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情绪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他很有好处，弥补了他容易冲动的性格。南锡的上流社会不仅没有帮助他，相反还助长了这个缺点，以致它现在仍然时有表现。

“他显然是个有教养的人。”看见吕西安脸朝着她，目光茫然地站在壁炉前，葛朗台太太在心里想，“对一个也许祖父一辈生活并不富裕的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优点！他的名字不能载入史册，太可惜了！否则，和他高雅的风度不相协调的急躁毛病将是一种英雄气概的表现。真可惜，在这个沙龙里没有人欣赏他高度完美的举止！……”

不过，她转而又想：

“我的存在应该使他从有教养的‘正常’状态中摆脱出来，似乎他在单独和我……和这些先生（葛朗台太太自言自语，几乎要说：和我的仆从）在一起的时候，才显得特别冷淡和礼貌……如果他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热情，我也就不抱怨了。”

吕西安感到内疚：和自己应该爱的女人在一起竟然会如此烦恼。无疑，如果再让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他会更加内疚。考虑到这些人非常注意别人的态度，所以他特别殷勤和谦恭。

在这段时间里，内务部长被吕西安的父亲弄得十分狼狈，

作为他的贴身秘书，吕西安的处境因此变得十分微妙。似乎根据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除了出于礼貌互相问候一声以外，德·韦兹先生和吕西安之间几乎不再说话。一名办事员负责把文件从一个办公室送到另一个办公室。为了表示信任，德·韦兹伯爵可以说把部里的大事一古脑儿压到了吕西安身上。

“他以为这样能逼我求饶吗?”吕西安心想，他干的工作起码和三个处长加起来一样多。他常常早上七点钟进办公室，还多次在吃晚饭的时候，让人在他父亲的商行里誊写文件，晚上又赶回部里，把文件放在部长阁下的桌子上。说实话，部长收到这些在各个处室里称为显示才华的真凭实据，别说心里有多别扭了。

“说实在话，”吕西安对高夫说，“这比计算十四位对数更叫人伤脑筋。”

“娄凡先生父子显然想向我证明，”德·韦兹先生对太太说，“他从康城回来的时候，我没有封他一个省长的职位是错了。他还能提什么要求?他得到了晋升和十字勋章，这是我答应他事成以后的奖赏，但是他没有成功也得到了。”

德·韦兹夫人一个星期找三四次吕西安，以此浪费他处理那些废纸的宝贵时间。

葛朗台太太也总是以种种借口在白天找他。出于对父亲的孝心和感谢，吕西安竭力利用这些机会装出一片真情的样子。按他估计，他一个星期里起码要和葛朗台太太见面十二次。

“如果人们真的关心我，他们应该相信我已经堕入情网。我将一劳永逸地洗刷掉圣西门分子这个疑点。”

为了取悦葛朗台太太，他的衣着甚至在最注意打扮的巴黎青年中间都非常引人注目。

“你把自己打扮得年轻轻的，这样做不对。”父亲告诉他说，“如果你有三十六岁的模样，或者起码象空论家一样板起面孔，我可以给你我愿意接受的职位。”

以上所说的事情发生在六个星期里，吕西安看到它们不大可能再继续六个星期，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突然有一天，葛朗台太太写信给娄凡先生，约他在第二天上午十时去德·泰米纳夫人府上交谈一个钟头。

“他们已经把我当部长了，呵，形势大好！”娄凡先生说。

第二天，葛朗台太太一开始就再三说明来意。在她东拉西扯喋喋不休的时候，娄凡先生一直严肃地、无动于衷地听着。

“非当部长不可了，”他想，“既然她要求我接见！”

最后，葛朗台太太转而夸耀自己一向真诚……娄凡先生在一旁眼望壁炉上方的挂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

“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沉默；千万不能拿这个秀气、年轻，但是已经野心勃勃的女人开玩笑。但是她到底想干什么呢？总之，这个女人不识时务，她应该发现我已经心烦……和我们那些歌剧院的小姐比较，她更加熟悉高雅的言谈举止，不过在真正的智慧方面逊色多了。”

可是，当葛朗台太太公开为葛朗台先生谋求内阁职位时，他的烦恼一下子消失了。

“国王很喜欢葛朗台先生。”她说，“看到葛朗台先生能够

干一番大事，他一定很高兴。我们有证据说明王宫方面的爱意，如果您愿意，如果您能够给我充裕的时间，我可以详细地谈一谈。"

听到这些话，娄凡先生故意表现出一副十分冷淡的样子。当时的场面开始引起他的兴趣，使他觉得不妨装腔作势一番。葛朗台太太虽然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至于因为这么一点小事畏缩不前，但是在惊慌和几乎六神无主的情形下，她把话题转到了他娄凡对她的友情……

听到这些等待他赞许的友好的话，娄凡先生依然一言不发，几乎毫无反应。葛朗台太太发现她的企图又失败了。

"我大概弄巧成拙了。"她心里想。这个想法使她准备铤而走险，并且使她更加聪明了一些。

她的处境很快便恶化了：对她来说，娄凡先生和刚见面时已经判若两人。她先是不安，接着真的慌乱起来。这个说法符合她的实际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她的表情。娄凡先生的态度更增添了她的忧虑。

事情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葛朗台太太决定问一问娄凡先生到底对她有什么意见。经过三刻钟阴沉沉的预兆不良的缄默，娄凡先生这时差点儿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克制住了。

"只要我一笑，"他想，"她就会知道我要说的话会多么可憎，我一个钟头以来忍受的烦恼就会白费，我就会错过机会，探测不到她名传四方的贞节真实的'吃水深度'。"

最后，礼貌得令人失望的娄凡先生好象发了慈悲心，开始让人隐约感到他说不定很快就会表明态度了。他再三对自

已要说的话，以及他将被迫使用的言词表示歉意。他故意卖关子，让葛朗台太太始终提心吊胆，害怕发生最可怕的事情。

“总之，这是个没有骨气的人，可怜的吕西安碰上她，算是碰上了一个枯燥无味的情妇。这些举世闻名的美人用来做装饰品会令人叫绝，这是就她们的外表而言，仅仅如此而已。应该把她放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四周围着二十个胸佩高级荣誉勋章、十字勋章和绶带的外交官。我很想知道，总之，他那个德·夏斯特莱夫人会不会比她更胜一筹。从美丽的外表来看，我敢这么说，无论是优雅的姿态，还是令人馋涎欲滴的臂膀，那女人都不可能胜过她，另一方面，我虽然还有兴致拿她寻寻开心，但她确确实实让我讨厌，或者说我起码在数挂钟上的时间了。如果她的人格确如她美丽的容貌所显示的那么高尚，她早就不止二十次打断我的话，逼我把话说明白了。她任人摆布，象被人拉去决斗的新兵一样。”

最后，在用几分钟时间直接提了几条令葛朗台太太大为不安的建议以后，娄凡先生小声地，但是非常激动地说了以下的话：

“太太，我对您说实话，我不能爱您，否则，我的儿子将会为您染上肺痨死去的。”

“我的声音帮了我的大忙。”娄凡先生心想，“音调适中，又富于表现力。”

但是，娄凡先生毕竟不是天生的伟大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塔列朗，不是派驻大人物身边的使者。烦恼的心情使他任性，使他无法抑制用逗人的或者无礼的话寻寻开心的欲望。

漏出上面那个话以后，娄凡先生突然感到一种需要放声

大笑的强烈愿望，他迫不及待地走了。

葛朗台太太重新闩上门，在椅子上呆呆地坐了将近一个钟头。她沉思的外表，睁得大大的眼睛，就象陈列在卢森堡宫的盖兰先生的费德尔像一样。等待了十年的野心家也不会象她此时这样，如此迫切地希望获得部长的职位。

“在这个腐败解体的社会里，罗兰夫人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啊！我的丈夫缺乏风采，我将为他起草所有的文告！

“如果没有热情，没有那种不幸的，使圣日耳曼区最尊贵的人都成为牺牲品的热情，我就无法得到这个职位。这盏耀眼的明灯将引导我飞黄腾达！一旦葛朗台先生当上部长，这些人，这些实在说算不上最高尚，但是依然相当令人满意和相当自负的人将会聚集在我的周围。然而，我也可能在目前的处境下沉沦一辈子，看不到这件事稍有实现的可能性……德·韦兹夫人只是个小蠢货，她周围就挤满了那种人。聪明人永远依附掌管预算的人。”

各种各样的理由纷至沓来，充塞了葛朗台太太的脑海，使她更加坚信当部长是幸福的事情。不过，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罗兰夫人的丈夫入主内务部以前，激发她伟大心灵的并不是这些思想。但是，我们这个世纪就是这样模仿着九三年的大人物的；德·波利涅克先生就是这样变得刚毅有力的。人们照抄照搬具体的事实：当部长，搞政变，赋予某个日子特别的意义，牧月四日，八月十日，果月十八，至于获得成功的办法，行动的动机，人们并不深入地进行挖掘。

但是，说到为换取所有那些好处必须付出的代价，葛朗台太太的想象力便不知去向了。她不愿意想：她的头脑空空

如也。她不愿意公开表示同意，但是更加不愿意断然拒绝。她需要一次从容的长时间的讨论，使自己的思想慢慢地接受这个现实。她的被野心吞噬的灵魂已经顾不上这个不利的，但是次要的条件。她感到自己很快会因此悔恨无穷，悔恨失去尊严，而不是悔恨改变信仰。

“一个贵妇人，一个德·龙格维尔公爵夫人，一个德·谢弗勒兹夫人，会象我一样忽视这个令人厌恶的条件吗？”她匆忙地问过自己几次。但是她没有回答，由于一心沉浸在进入内阁的遐想里，她几乎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她想的是：“我需要多少个跟班？需要多少匹马？”

这个以贞淑出名的女人忽视了运用人称羞耻心的精神力量，甚至忘记了回答自己在这方面提出的问题。应该承认，她提出这个问题几乎也只是做做样子。最后，在足足做了三刻钟部长梦以后，她又想到了自己反复提了五六次的问题：

“德·谢弗勒兹夫人或德·龙格维尔夫人会这么做吗？——当然，她们会这么做的，这些贵妇人。她们在道德方面低我一等，因为她们往往以一种不完全的热情赞成这一类做法。一种肉体上的热情。她们会受人诱惑，但是我不会。（她感到非常自豪。）在我的做法里，只有高度的智慧和谨慎。当然，我根本不认为这中间有丝毫的乐趣。”

即使不能说完全平静，起码在与女性有关的方面相当放心以后，葛朗台太太重新做起了甜蜜的美梦。登上部长宝座将为她的社会地位带来一系列好处……

“一个当过部长的人将名垂千古。在组成民族精华的人中间，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只认识当过部长的人的名字。”

葛朗台太太的想象力长驱直入美好的未来。她为自己的青春年华缀满了无数最美妙动人的事迹。

“永远公正不偏，永远善良庄重，与一般人和社交界增加各种各样的联系，上下活动，不出十年，我的名字将响彻整个巴黎。公众的眼睛习惯于我的公馆和舞会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最后象雷卡米埃太太一样安度晚年，很可能比她更加富有。”

她曾经在瞬间，而且很表面地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娄凡先生有足够的权势给葛朗台先生部长的职位吗？但是，我一旦付出双方商妥的价钱，他不会翻脸不认人吗？不错，应该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卖方必须有能力交货，这是签合同的首要条件。”

葛朗台太太和丈夫一起策划行动，但是她从不向丈夫如实汇报行动的结果。她清楚地感到，引导他用合情合理的、哲学的、政治的眼光看待问题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对一个自尊的女人来说，这总归是一场叫人受不了的争论。“最好是一脚跳过去。”她想。

晚上，吕西安来访。她心中象倒翻了五味罐一样，困惑地低下了头。她的心在告诉她：

“他就是帮我成为内务部长夫人的人。”

吕西安并不了解父亲采取的行动，他从葛朗台太太对待自己的态度中，清楚地看到某种不很夸张、相当自然的东西，接着又发现了某些亲切殷勤的表示。比起葛朗台太太所说的杰出智慧，他更喜欢这种态度，它使人想起质朴和自然。当然，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天晚上，葛朗台太

太表现得非常机智。

但是显而易见，他的出现使葛朗台太太相当拘束，因为，在德·雷斯红衣主教时代，高级的政治阴谋是谢弗勒兹和龙格维尔之流的家常便饭，而对葛朗台太太来说却是理论远远胜过实践。她打发走吕西安，使吕西安刚过十一点就恢复了自由，而且，她那副既威严又友好的神气大大增添了吕西安愉快的心情。

这天夜里，葛朗台太太几乎无法入睡。天亮的时候，大约是清晨五六点钟，即将成为部长夫人的激动心情才让她稍稍休息了一会。就算搬进格雷南尔路的公馆，她那种欢喜劲儿大概也不过如此。这是一个注重实际的女人。

这天夜里，她遇到了五六个小麻烦，譬如说，她计算了制服的数量和价值。葛朗台先生的制服一部分要用鹅黄色呢绒制作，但是不管她如何叮咛，这种绒料不到一个月就会失去光泽。大量必不可少的服装将大大增加开销，尤其是这方面所化的心思更加无法计算！她又数了数：门房、车夫、跟班……但是，她数不下去了，因为她心里对跟班的数目没有底儿。

“明天，我立即去巧妙地拜访一下德·韦兹夫人。千万不能让她怀疑我去调查她的家庭情况；如果她把这次拜访编成故事，那可俗得不能再俗啦！连部长家里应该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理应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完完全全是个木鱼脑袋！”

到十一点钟一觉醒来的时候，葛朗台太太才重新想起吕西安。她的脸上很快露出了笑容。她发现自己挺喜欢他，比

昨天更觉得他可爱：新生活带来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将通过他得以实现。

当晚，吕西安又来了，她高兴得满脸红光。“他的举止十全十美，”她想，“外表多么高雅！多么从容不迫啊！和外省粗鄙的议员多么不同啊！即使最年轻的议员，他们在我面前也象教堂里虔诚的信徒一样。看到前厅里的仆人，他们已经晕头转向了。”

第六十二章

正当吕西安在葛朗台公馆里，为这一天受到的特殊款待大惑不解的时候，娄凡太太和丈夫在热烈地交谈着。

“啊！亲爱的，”她说，“您被野心闹得晕头转向啦，天哪，一个这么好使的脑袋！您的心痛病又要发作了。对您来说，野心有什么用？……帮您挣钱？帮您拿勋章？”

娄凡太太对丈夫这么说，令他简直有口难辩。

我们的读者也许会奇怪，一个四十五岁仍旧最受丈夫疼爱的女人竟然会对丈夫如此真诚。这是因为和娄凡先生这样既精明过人又有点儿狂热的人在一起，如果不心口如一，那是极其危险的事情。由于一时糊涂，由于马虎随便，他在两个月里会受骗上当，但是有一天，这个具有真正超群智慧的人会把全部精力，象反射窑的火焰一样，集中在你想欺骗他的问题上。骗局将被揭穿并且成为笑柄。你将永远信誉扫地。

他们之间从来都开诚布公，这对他们两夫妇的幸福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上，在也许比社交关系更加虚伪的家庭关系中，披心相见这枝鲜花始终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而且时间丝毫没有消褪它的清新气息。

娄凡先生从来不曾象此时这样接近说谎的边缘。由于议会的胜利得来不费吹灰之力，他不相信这种局面会持续下去，

也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觉得，那是幻觉，那是异想天开，那是由于胜利以及在短短三个月里确立的难以置信的地位引起的极度兴奋。如果在这件事上，娄凡先生象处理最大宗的生意一样冷静，他会对自己说：

"这是发挥我积蓄已久的力量的新尝试。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让这架强大有力的蒸汽机朝这个方向运转呢。"

如此惊人的胜利激起新的感情波涛，把娄凡先生的理智稍稍冲离了陆地。他羞于承认这一点，甚至对他妻子也不例外。在滔滔不绝地议论一通以后，娄凡先生最后还是认帐了。

"唔！是的，"他终于说，"我确实被野心冲昏了头脑。滑稽的是我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

"好运气在敲您的门，您应该立即拿定主意。如果您不开门，它就去别处了。"

"全能的上帝创造奇迹，当奇迹作用于低贱惰性的物质时，它才特别光彩夺目。我要让葛朗台当部长，或者说，我起码要试一试。"

"葛朗台先生当部长！"娄凡太太微微一笑说，"您对昂塞尔姆太不公平啦！您怎么不想到他呢？"

（读者也许忘了，昂塞尔姆是娄凡先生忠实的老仆人。）

"象他这样，"娄凡先生摆出一副令人发笑，使他自己也觉得趣味无穷的认真相说，"以他六十岁的年纪，昂塞尔姆办事肯定可以胜过葛朗台先生。给他一个月时间从惊愕中恢复过来，由他处理事务，尤其是处理一些确实需要常识的重大事务，他肯定会比葛朗台先生干得更好。但是，昂塞尔姆没有一个女人恰好可以做我儿子的情妇。当然，把昂塞尔姆抬

上内务部长的宝座，就不会人人都说我以他作幌子，实际上是让吕西安当部长。”

“啊！您说些什么呀？”娄凡太太叫了起来。她听到列举昂塞尔姆的优点时脸上露出的笑容顿时消失了。“您将败坏我儿子的名声。吕西安将成为那个不知疲倦的妖精，那个象在地狱里受苦的灵魂一样追求幸福，但是永远不能如愿的女人的牺牲品。她将给他带来不幸，使他变得和她一样不知满足。但是，她性格中的庸俗成分为什么没有激起他反感呢？这是个‘永远只知道模仿的人’！”

“不过，她也是巴黎的第一美人，或者说，起码是最出风头的女人。这个至今为止一直贞洁清白的女人一有情人（只要情人在社会上稍有名气），整个巴黎就会家喻户晓。这个选择将使情人跻身最上层的人士之列。”

经过长时间的、对娄凡太太来说不乏魅力的谈话，她最终同意了这个事实。她仅仅坚持一点，吕西安太年轻，还不能把他当实业家和政治家介绍给公众，特别是不能介绍给议会。

“风度高雅，穿着讲究，这是他的错误。但是，我打算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开导一下葛朗台太太……总之，亲爱的，我希望把德·夏斯特莱夫人从他的心里赶出去。我今天可以对您讲句实话，这个女人一直使我害怕得发抖。

“您一定知道，吕西安干得很不错。老迪布勒伊二十五年前代替我的朋友克雷泰担任副处长，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有关吕西安的好消息。吕西安在内务部处理的事务和三个处长加起来一样多。他虽然整天泡在鸡毛蒜皮的例行公事里，却

没有因此堕落，相反，还干脆利落，大刀阔斧，办事的方式也许会危及他的名声，但是一经决定就不可改变。他公开宣布反对内务部的纸张供应商，要求各类信函文字不超过十行。虽然在康城有过教训，他办事仍旧这么大胆果断。而且请您注意，正如我们有约在先，有关他处理梅罗培尔先生竞选事件的做法，我从未对他明确地说过我的意见。我在议会上间接地为他的行动辩护过。他从我的话里可以感觉到，我是履行父亲的责任。

“如果做得到，我将使他成为秘书长。如果人们因为他的年龄拒绝我的要求，他也无论如何将是事实上的秘书长：让这个职位一直空着，在私人秘书的名义底下，他将行使秘书长的职权。一年之内，他或者会碰得头破血流，或者会为自己树立声誉。我反正是傻里傻气地念这句台词：

仁之至，

义之尽，

为了他前程更美妙……

“至于我，我洗手不干了。人们看得出，因为我的儿子还不够格，我让葛朗台先生当了部长。如果我不成功，我也心安理得：说明好运气没有叩我的门。如果让那个葛朗台当上部长，我可以轻松六个月。”

“葛朗台先生能够站稳脚跟吗？”

“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傻瓜们会支持他。我相信，他家里的排场一定很大，除了他的薪俸，另外还得搭上十万法郎。这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他唯一缺少的东西，是在辩论中的灵活性和处理事务的常识。”

"对不起，简直少得可怜！"娄凡太太说。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世上难觅的驯良子弟。他在议会发言，不会超出您所知道的范围。他将象奴才一样，宣读我请最高明的能手代笔的演说词。我给每一篇'成功'的演说词付一百路易酬金。我将表明我的意见。我的防守策略能够和主动出击一样取得成功吗？这是我渴望知道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种没有把握的心情挺有意思。我的儿子和那个小高夫将为我的防御性演说搭好架子……我相信，所有这些事情可能会非常枯燥乏味……"

实际上，这件事在女人方面的安排使娄凡太太很反感。

"这样做很低级。我感到惊奇，您怎么会同意这种事情。"

"但是，亲爱的，法兰西的一半历史完全和这件事一样，都是建立在同样典范的安排之上的。今天您见到的装得一本正经的大家族，它们四分之三的财富和名望都是从前靠爱情获得的。"

"天哪！什么爱情！"

"您想和我争论法国的历史学家采用的这个恰当的名词吗？如果您惹恼了我，我可以用一个更准确的词。从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五，内阁人选一向是贵妇人们指定的，起码三分之二的空缺席位是如此。每当我们的国家体温正常的时候，它总是恢复这些习惯。做我们历来一直做的事，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娄凡先生真实的道德观。至于他太太，她生于帝国时期，她的严峻的道德观更加适合新生的专制政治。)

娄凡太太难以接受这种道德观。

第六十三章

葛朗台太太的性格，抑或她的日常习惯，丝毫没有浪漫的地方，所以，对一个有眼睛，但又不被她女王般的仪态、堪称英国少女似的雪肤花貌所迷惑的人来说，这和她象诺迪埃先生的小说一样多愁善感的谈吐形成了奇特的对照。她不说“巴黎”,而说“这座无边无际的城市”。葛朗台太太的思想表面上这么浪漫，但是她不管做什么事，都和一个专卖针线和缝纫用品的小贩一样理智、细心、井井有条。

做够了部长夫人的美梦以后，她想到，娄凡先生眼看儿子成为毫无希望的爱情的受害者，娄凡先生很可能会痛苦得精神失常。葛朗台太太还不具备识别真正的隐蔽的爱情所必须的眼力，她所熟悉的爱情，无非是人们通常在上流社会见到的添油加醋的低劣的抄袭品。她反复考虑的是这个大问题：

“娄凡先生有任命部长的权力吗?他无疑是个大名鼎鼎的演说家。虽然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仍然是议会里唯一受欢迎的人，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据说国王还秘密接见他。他和陆军部长N元帅打得火热。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无疑为他赢得了超群绝伦的地位。但是，国王非常狡猾，十分会骗人，要促使他把部长的重任委托给葛朗台先生，娄凡先生仍需跨越一段无法计算的距离!”葛朗台太太经常为此深

深地叹息。

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这个疑团慢慢地破坏了她的全部幸福感。葛朗台太太被折磨得很苦，于是果断地下定决心，大胆地向娄凡先生提出了会面的要求："决不能把他当人看待。"她还勇敢地把会面的地点定在自己家里……

"这件事对'我们'至关紧要。您使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我认为，如果我请求您告诉我一些具体的细节，您不会感到奇怪吧。"

"这么说，"娄凡先生暗暗好笑，心想，"她不谈价钱，只想知道交货的可靠性。"

他以最亲切最直率的语气回答说：

"太太，我很高兴看到我们旧时的友好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从今以后，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为了使它尽快达到真诚美好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程度，请允许我使用摆脱一切虚文浮礼的语言……就象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一样。"

说到这里，他很想狡猾地看她一眼，但是好不容易忍住了。

"我有必要请求您绝对保密吗？我不想向您隐瞒一个事实，何况，您既透彻又合理的头脑也猜得出来：德·韦兹伯爵大人在密切注视我们的行动。这位部长只要通过他的一百名奸细收集到一个材料，一个事实，譬如说通过您很熟悉的德·G侯爵大人或者R先生，都将打乱我们的通盘安排。德·韦兹先生眼看要丧失部长宝座，到处活动是可以理解的；每

天上午八点钟以前，他要拜访十个人。在这个时间有人登门来访，这在巴黎是很不寻常的事情。议员们无不受宠若惊，它使他们回想起从前自己还是检察院练习生时的行动。

“葛朗台先生和我都是银行界的领导人。七月事件以来，是银行界带领着国家前进。资产者已经取代圣日耳曼区的贵族，而银行家是资产阶级中的显贵。拉菲特先生以为人人都是天使，结果使他的阶级丧失了内阁。形势要求大银行家或者由他们自己，或者由他们的朋友重新控制统治权和重新掌握内阁……人们指责银行家愚蠢，所以，宽宏大量的议会很希望我能够向人们证明，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懂得用刻骨难忘的话嘲弄那些政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话不等于理智。但是，议会不喜欢理智，国王也只喜欢金钱：他需要许多士兵阻止工人和共和派造反。政府最关心的事是谨慎对待交易所。内阁无法推翻交易所，但是，交易所可以推翻内阁。目前的内阁日子不会长了。”

“葛朗台先生也这么说。”

“他很有眼光。但是，既然您允许我使用最知己的语言，我得对您说句实话，如果不是您，太太，我决不会想到葛朗台先生。我可能说得唐突一些：您觉得自己足以影响他，能够指导他在部里的一切重大行动吗？他需要您的全部才干去谨慎对付元帅（陆军部长）。国王需要军队，只有元帅能够管理和驾驭军队。然而，他喜欢钱，他希望有很多钱，提供这笔钱的是财政部长。葛朗台先生必须在元帅和财政部长之间刚正不阿，否则就会发生分裂。譬如说，今天元帅和财政部长的分歧使他们争吵不休，吵了又好，好了又吵。双方的积

怨之深，甚至无法坐在一起讨论一些最简单的问题。

“金钱不仅是战争的要素，而且是七月事件以来我们享有的武装的和平的要素。除了为对付工人所必需的军队以外，还得给资产者阶级的智囊团封官许愿。如果您不用六千法郎薪金的职位封住他们的口，六千个胡说八道的人会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反对您。

“元帅希望钱越多越好，所以，关于内务部长的人选问题，他的目光自然盯住了银行家。他希望——这件事我们两个人知道就算了——在必要的时候有一个人和财政部长抗衡，一个懂得在早晚不同的时候金钱有不同价值的人。这位银行家内务部长，这个能够理解交易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罗特希尔德先生的阴谋诡计的人，到底叫娄凡还是叫葛朗台呢？直率地讲吧，我这个人生性懒惰，年纪也老了。我无法让我儿子当部长，他不是议员，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说话，这六个月以来您把他变成了哑巴……但是，谁救了我儿子的性命，我可以任命他认为过得去的人当部长。”

“我不怀疑您对‘我们’怀有真诚的好意。”

“我明白，太太，您有些疑虑。对我来说，我又有一条新的理由赞赏您的聪明。您怀疑我的权力。在讨论宫廷和政治大事时，怀疑是第一件大事，缔约的任何一方决不会因此责怪对方。一个人可能对自己估计过高，结果不但害了朋友，也害了他自己。我已经告诉您，我可以特别关照葛朗台先生，您有点怀疑我的权力。我无法象献上这束紫堇花一样，向您奉献内务部长或财政部长的职位。按照我们目前的习俗，国王本人都不能送您这个礼物。实际上，一名部长是由五六个

人选出来的。他们谁都没有使自己提名的候选人获胜的绝对权力，但对别人的选择却都有'否决权'。总之，太太，请不要忘记，关键是使国王满意，使议会大体上满意，最后还不能过分冒犯那个可怜的贵族院。我的美人儿，我将竭尽全力把您送进格雷南尔路的公馆。至于相信不相信，这当然是应该由您自己决定的事。偶然的机会把权力放在我手中两三个二十四小时。您先搞清楚我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吧，然后再考虑我为您效劳的忠诚程度。"

"我相信您,非常相信，和您商量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不小的证据。但是，相信您的天才和您的好运，和作出您似乎要求我作出的牺牲，两者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女性可爱的敏锐细腻使你们的青春年华和花容月貌大放异彩，哪怕是稍稍伤害它，我都会非常痛心的。但是，德·谢弗勒兹夫人、德·龙格维尔公爵夫人,所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说得更现实一些，所有使她们的家族出人头地的女人，她们有时都会找医生谈谈心。唔！我,我就是精神医生，就是为这种优越的地位在您心中植下的崇高抱负提供意见的人。在这个世纪里，在这个一切都如流沙,没有任何稳定性，一切都已倒塌的社会里，您过人的聪明，您巨大的家产，葛朗台先生勇敢无畏的气概，以及你们个人的长处，为你们确立了一个现实的、牢固的、独立于反复无常的政权的地位。你们只有一个可怕的敌人，这就是不断变化的风尚。您现在是它的宠儿，但是，不管您有多大能耐，风尚很快厌倦了。如果从现在起的一年或一年半里，您不能为目前公正地对待您，把您置于崇高地位的公众提供任何新鲜出奇的东西，您

就有危险了。一件琐碎的小事，一辆式样过时的马车，一点小病，一件子虚乌有的事，都可以使您一下子成为历史陈迹，虽然您还这么年轻。”

“我早知道这个伟大的真理了。”葛朗台太太说，语气之中隐含着不快，犹如一位女王听到有人不合时宜地报告她的军队惨遭覆灭的消息一样。“我早知道这个伟大的真理了：风尚是一把火，不烧旺就会熄灭。”

“有一条次要的，但是同样明显，同样经常用得着的真理，这就是一个病人对医生发火，一个诉讼人不集中精力与对手作战，却对律师发火，并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娄凡先生说着站起身：

“亲爱的美人，时间很宝贵。您想把我当成您的一个崇拜者，想方设法让我丧失理智吗？我可以告诉您，我已经没有理智可以丧失，我这就去别处找机会了。”

“您是个残酷的人。唔！请您继续说下去。”

葛朗台太太没有继续夸夸其谈。她做得很对。娄凡先生首先是个寻欢作乐和随心所欲的人，其次才是个实业家，最后才算得上是个野心家。这时，他已经觉得让一个反复无常的懦弱女人来决定自己的计划，是非常可笑的事情，而且开始在头脑里筹划如何突出吕西安的办法。

“我生来不是当部长的材料，我生性过于懒惰，过分耽于吃喝玩乐，”葛朗台太太还在说漂亮话恭维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么想了，“对将来过分缺乏信心。如果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东拉西扯的人是国王，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巴黎女人，我也一样会不耐烦，因此会永远得不到原谅。所以，我还是应

该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儿子身上。"

"太太，"他突然有所醒悟似地说，"您是把我当一个暂时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六十五岁老头呢，还是继续把我当无一例外地为您妩媚动人的容貌着魔的年轻人呢？"

"说下去，先生，请您说下去！"葛朗台太太迫不及待地说，她善于从眼神中捕捉对方态度的变化，而且确实开始有点儿紧张了。她觉得娄凡先生似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就是说，他真的不耐烦了。

"我们应该互相信任对方的诚意。"

"唔！您刚才把坦率当一种义务，我也想十分坦率地问一句：为什么我命中注定应该是'信任'？"

"这是形势需要。我要求您做的事，就是说您押的赌注，请允许我使用这种庸俗的，然而非常清楚的说法（娄凡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斯文的派头，变得象一个为一块土地讨价还价，刚刚开出最后价钱的人），在这个为实现崇高抱负的巨大阴谋中，太太，您押什么赌注完完全全决定于您自己，至于我介绍您买下的这个相当令人羡慕的职位，它属于国王以及四五个非常信任我的人，他们毕竟是很有个人意志的人，而且，过一两天，譬如说，在议会辩论失利以后，他们也许会不再喜欢我。在这个国家利益和崇高抱负的高度结合中，我们中间拥有购买力的人，下得起我所说的赌注的人，应该付出这笔钱，否则，莫怪另一方会欣赏他的谨慎甚于他的诚恳。我们中间没有力量下赌注的人——这个人就是我——应该为对方提供担保，满足对方一切合乎人情的要求。"

葛朗台太太神色迷惘，显然感到很为难，但是，最使她

为难的是如何选择应对的措辞，而不是应对本身。娄凡先生对这次谈话的结果早有把握，他突然想开个玩笑，把事情打发到第二天再说。静夜出主意。但是，他懒于再走动一次，想想还是立即说完就算了。娄凡先生接着以十分亲切的口吻，把声调降低半度，用德·塔列朗先生的低音说道：

“亲爱的朋友，这种使一个家族一蹴冲天或一落千丈的机会，一辈子只有一次。它们出现的方式往往比较随便。呈现在您面前的通往命运女神神庙的道路，是我见过的最平坦的道路。但是，您有毅力吗？毕竟，归结起来，对您来说最后还是这个问题：您信得过这个认识了十五年的娄凡先生吗？为了冷静地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请您想一想：两个星期前，在您我之间达成有关部长席位的政治和解之前，您对娄凡先生，对我应得的信任是什么看法？”

“我完全信任您！”葛朗台太太宽慰地说，好象终于高兴地摆脱了十分痛苦的猜疑，并且公正地评价娄凡先生，“我完全信任您！”

娄凡先生接着说，似乎他说的是一件已经商妥非做不可的事：

“我必须至迟在两天之内把葛朗台先生介绍给元帅。”

“葛朗台先生在不到一个月以前，去元帅府吃过饭。”葛朗台太太有点儿生气地说。

“我对女人的这种虚荣心估计不足；我一直以为她不会这么蠢的。”

“当然，我不是想叫元帅认识葛朗台先生。在巴黎所有关心大事的人都认识葛朗台先生，都了解他在财政方面的才干，

都知道他的排场和公馆。首先，认识他的有巴黎最高贵出众的人，一个他有幸将自己的姓氏奉献给她的人。国王本人非常器重他，他的勇气是众所周知的……我要对元帅说的仅仅是这句话：'这位是葛朗台先生，杰出的银行家，懂得金钱的价值和金钱流通的规律。阁下可以请他担任对付财政部长的内务部长。我将竭尽绵薄支持葛朗台先生。'这就是我所说的'介绍'。"娄凡先生又说，口气始终相当热烈，"如果在三天之内我不能说这些话，我将不得不说：'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让小儿当我的助手，如果您肯给他副国务秘书的头衔，那我就自己接受部长的职务。'否则，我就会误了自己。您以为把葛朗台先生介绍给元帅以后，我会私下对元帅说：'您千万别把我在葛朗台面前说的话当真，我希望自己出任部长。'您以为我是这种人吗？"

"您的诚意是不容怀疑的，您说这番话可是找错对象了。您对我的要求非同小可。您是个放荡不羁的人。"葛朗台太太尽量缓和说话的口气，"您在对待女性尊严方面众所周知的看法，使您不能充分估计我需要作出的牺牲。娄凡太太会怎么说呢？怎么向她隐瞒这个秘密呢？"

"办法很多很多，譬如说，故意搞错时间。"

"我对您说句实话，我已经无力继续谈下去了。我们明天再为这次谈话作结论吧。"

"就这样吧！但是，我明天还是不是命运的宠儿呢？如果您不接受我的看法，我将不得不另作安排。譬如说，我将为我儿子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事，设法让他散散心。在这件事上，我最关心的是他。请您考虑，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如果明天没有答复，就等于说这件事就此了结，我不会再改变主意了。"

葛朗台太太刚刚想到，她应该征求一下丈夫的意见。

第六十四章

“娄凡先生是个多情的父亲。他在这件事里的主要动机是关怀儿子。他最大的不安是吕西安·娄凡先生爱上了歌剧院的雷蒙德小姐。”

“确实，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我也这么想。”葛朗台太太笑着说，“您应该照顾好这个人。”她接着说，表情严肃了一些，“否则，您就得不到娄凡先生的支持。”

“您答应过让我得到他的重要支持。”

“我知道您是个聪明人。但是有人断言，只要这个细嗓门受人欢迎，只要他的挖苦话风行议会，他就能够推翻内阁，而且谁也不敢冒险组织一个没有他参加的内阁。”

“真滑稽！一半荷兰种，在歌剧院寻花问柳出了名，不愿担任国民自卫队军官的银行家。”葛朗台先生脸色惨淡地说（他的野心始于六月的动荡日子），“而且，”他接着又说，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他曾经受过王后的热情接待），“而且，是一个因为嘲笑上流社会人士应该尊重的事情出了名的人。……”

葛朗台先生是半个傻瓜，相当迟钝，但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照他的话说，他每天晚上都要费一个小时心血随时了解

“文学界的动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分不清伏尔泰和维埃内先生的文章。读者可以想象，他对一个不费力气却成绩斐然的聪明人是多么仇恨。他为此特别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

葛朗台太太知道，随便遇到什么事情，在她丈夫自以为头头是道的话说完以前，她是毫无办法的。很不幸，她丈夫叨叨不绝，前一句话总孕育着后一句话。葛朗台先生习惯于让这种倾向自由发展，他希望因此变得聪明起来。当然，如果他不是生活在巴黎，而是生活在里昂或者布尔日，他这么想是对的。

他数落着娄凡先生的种种不是，等到葛朗台太太以沉默表示同意的时候，这个丰富的话题已经足足费了二十分钟时间：

“您已经踏上了实现伟大抱负的征途。您还记得奥克森斯蒂恩首相① 对他儿子说的话吗？”

“伟人的名言是我的日课经。我很喜欢他说的话：‘呵，我的儿，您将看到，我们在处理人间大事时是多么无能’。”

“唔！对您这样的人来说，娄凡先生只是一件工具而已。他有没有才能并不重要！由半疯半傻的人组成的议会喜欢他讽刺挖苦的话，把他在讲坛上的谈话当作一个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重要演说，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想一想，大名鼎鼎的德·黎塞留红衣主教进入国务会议，是靠一个叫德·×××夫人的柔弱女子通过太后奥地利的安娜实现的，这位太后也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只要议会偏爱娄凡先生，那么不管他

① 瑞典首相（1583—1654）。

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投其所好。但是，您是个出入政治圈子，观察周围的事物很有眼力的人，我问您娄凡先生是不是确实很有影响力？因为，我为人处世最讲道德，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兢兢业业做到。"她接着忧郁地说，"言而无信这种事和我格格不入。"

葛朗台太太嘲笑丈夫，但是她不知道自己说的这些话有多么可笑。

"唔！是的，"葛朗台先生不高兴地说，"娄凡先生目前深得信任。他在议会讲台上说的挖苦话吸引了所有的人。从文艺欣赏方面说，我早已赞成我的朋友，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维埃内的意见了：我们正在走下坡路。元帅支持他，因为元帅首先想的是钱。至于娄凡先生，我一点不知道他为什么，也不知道他怎样当上了交易所的代表。他用那些没有教养的无稽之谈欺骗年老昏庸的元帅。一个什么都说得出口的人，想讨人喜欢还不容易么。国王虽然情趣高雅，却也容忍娄凡先生这种人。据说，可怜的德·韦兹先生在王宫里，在国王的头脑里威信扫地，完全是他一个人从中作怪。"

"但是，说句实话，让德·韦兹先生统管艺术，这也太滑稽了。有人建议他为博物馆买下一幅伦勃朗的画，他在报告的空白处批道：请将伦勃朗先生在最近一次美展中展出的作品告我。"

"是的，但是德·韦兹先生谦恭有礼，娄凡先生总是一句玩笑话就把朋友牺牲了。"

---

① 荷兰著名画家（1606—1669）。

“您有足够的勇气请吕西安·娄凡先生担任您的秘书长吗？和他喋喋不休的父亲不同，这个儿子沉默寡言。”

“怎么！一个枪骑兵中尉当秘书长！这是做梦！这是前所未见的事！事情真这么严重吗？”

“唉！不。在我们的风尚习俗里已经谈不上任何严重性，这是可悲的地方。娄凡先生在给我最后通牒的时候没有把话说绝，他提出的必要条件是……先生，您想想，如果我们许诺一件事，就应该一定做到。”

“请一个阴险、敢于自作聪明的小东西当秘书长！他在我身边将扮演德·N 先生在德·维莱勒先生身边扮演的角色。我不想有一个‘亲密的敌人’。”

葛朗台太太又得没好气地忍受二十分钟，听一个竭力模仿孟德斯鸠，一个毫不了解自己的地位，一个被十万里佛年金堵塞了聪明才智，一个半疯半傻的人所说的风趣深刻的话。这一段热烈的、扣人心弦的台词，葛朗台先生自己会这么评价，实际上和报纸上的文章一模一样（萨尔旺迪先生和维埃内先生撰写的文章），读者肯定在今天上午读过这一类东西，我们在此不多说了。

最后，葛朗台先生多少明白过来了，只有通过娄凡先生，他才有稍许希望和内阁沾边，于是他同意把秘书长的职位让给娄凡先生提名的人。

“至于他儿子的头衔，让娄凡先生自己决定算了。由于议会的缘故，或许还是叫普遍的私人秘书比较好，就象他现在在德·韦兹先生手下一样，但是负责秘书长的一切事务。”

“我不喜欢这些花招。在一个光明正大的政府里，每个

人的职务应该和他的职责一致。”

“这么说，一个天才女人把您抬上部长宝座，您就应该是她的管家。”葛朗台太太心想。

葛朗台太太还得浪费几分钟时间。她知道，只有等他体力上彻底累垮以后，她的丈夫，国民自卫队勇敢的上校才肯束手就范。在和妻子说话的时候，他培养着在议会发言所需要的机灵。读者不难猜到，这种抱负能使一个非常公道，但是完全缺乏想象力的商人变得多么优雅和灵敏。

“必须让吕西安·娄凡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使他忘记雷蒙德小姐。”

“崇高的任务，确实不假。”

“由于命运的荒谬安排，现在手握大权的这个人——我说的是一切大权——正在疯狂地追求雷蒙德小姐。有什么比有权的人更加值得尊敬么！”

十分钟以后，葛朗台先生还在嘲笑娄凡先生天真轻信，葛朗台太太又提到了雷蒙德小姐。葛朗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不胜其烦地发挥以后，终于说：

“为了使他忘记这种可笑的感情，从您这方面说，稍稍献些殷勤也许不会不得体吧。您可以主动地和他交个朋友。”

他的这些话说得很通情达理。这是葛朗台先生“本来”的说话方式。在此之前，他一直“很风趣”。（他们的谈话已经进入第七个一刻钟。）

“当然。”葛朗台太太回答说，语气十分自然，实际上，她心里非常高兴。（“这无疑是无比重大的一步，”她想，“必须把它确定下来。”）

她站起身，对丈夫说：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它使我感到为难。”

“您的声望这么高，您才二十六岁，这么美丽，但品行却一直这么纯洁和高尚，任何怀疑，甚至我的成功将引起的嫉妒都无损于您一根毫毛，所以，您完全有自由在正派，甚至在体面的范围之内，做一切有利于我们这个家庭的事。”

“他一下子议论起我的声望来了，好象谈他那匹马的优点似的。”

“葛朗台这个姓氏受正派人尊敬已非一日。我们生来不是‘等闲之辈’。”

“啊！天哪！”葛朗台太太心想，“他又要对我说他的老祖宗，图卢兹的市政长官了！”

“部长先生，请您好好掂一掂您将要签署的保证书的全部分量吧！突然让人闯进我的社交圈子，这对我受到的尊敬是不利的。吕西安先生一旦成为我们的知交，他在您进入内阁以后头两个月里怎么样，必须让他在以后的两年里也怎么样，即使娄凡先生失去议会或者国王的信任，即使您的部长职位万一发生不测……”

“内阁最起码要执政三年，议会还得通过四个预算案。”葛朗台先生没好气地接着说。

“啊！天哪！”葛朗台太太心里说道，“我又自讨苦吃，要听他象在柜台前推销商品一样，谈十五分钟高深的政治了。”

她估计错了，事实上过了十七分钟，他们的谈话才重新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如果决定和吕西安·娄凡先生交一个月朋友，那么，葛朗台先生就应该保证让这种亲切友好的关系

维持三年。

“但是，公众将把他当成您的情夫！”

“因为这个不幸，我将比任何人更加痛苦。我相信您将想方设法安慰我……总之，您想当部长吗？”

“我想当部长，但是要通过体面的方式。象科尔贝尔一样。”

“但是为了推荐给国王，去哪里找临终的马扎兰红衣主教呢？”

葛朗台先生非常赞赏这一句引用历史、十分巧妙的玩笑话，他觉得太太说得有理。

第六十五章

如果不准葛朗台太太把吕西安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她一定会非常生气的。如果这种情形持续十天八天，她会“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意孤行去争取部长的职位。她会真正地爱上吕西安。

她想和吕西安下一盘棋。

吕西安心想：“山路崎岖曲折，灌木丛挡住了我们脚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但父亲帮助我登上了幸运的顶峰。”

那天晚上，她显得特别活跃，焕发的容光比平时更加引人注目。她堪属一流的美貌丝毫没有崇高严峻的成分，总之，既不会使高贵的人陶醉，也不会使平庸之辈望而生畏。先后有十来二十人走近棋桌。葛朗台太太显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象她这样的女人也在讨好我了，”吕西安心想，同时，他顺水推舟，任由葛朗台太太高高兴兴地亲热他。“遇到这种好事还无动于衷，那我一定是个怪物啦。”

突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的地位和父亲非常相似。如果我不利用它，我将失去在这个沙龙里的地位。谁说我以后不会惋惜呢？我一向蔑视这种地位，但是我从未占有过它。只有傻瓜才会继续蔑视它。”

“和您一起下棋，我心里又喜又忧。如果您不理会我无

法抑制的爱情，我除了吞枪自尽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唔！活下去，只管爱我吧……这样下去，今晚您的光临将使我失去自制力，无法和这么多客人应酬了。去和我丈夫说几分钟话。请您明天一点钟来这里，天气好的话，不妨骑马来。”

“这么说，我真的走运啦。”吕西安一边想，一边登上轻便马车。

他在马路上还没前进一百步，就停下了车子。

“这么说，我是个真正幸福的人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同时吩咐仆人上车驾驶，“我给闹糊涂了。”

“这个世界能够给人的幸福，难道就是这样的吗？父亲即将组阁，他在议会里有一桩最美的美差，巴黎最出风头的女人似乎已经在我所谓的痴情面前屈服……”

吕西安尽管对这种幸福反复提出疑问，从各个方面仔细推敲，但是，他最终只得出一个结论：

“好好地享受幸福吧，免得在失去它以后象个孩子一样后悔不已。”

几天以后，吕西安跳下车，准备上楼去见葛朗台太太。但他从正对马德莱娜广场的大门望见了挂在空中的一轮明月，皎洁晶亮的月光把他吸引住了。他没有上楼，相反走到大门外。这个举动使马车夫们十分惊讶。

为了摆脱他们的目光，吕西安往前走了百来步，在谦恭地借炒栗子小贩的炉火点着雪茄以后，他禁不住一边欣赏美丽的月色，一边陷入了沉思。

吕西安对父亲为他做的事一无所知。我们也不想否认，由于得到葛朗台太太垂青，他感到相当得意。无可指责的品行，举世无双的容貌，富甲一方的财产，使这位太太在巴黎社交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果在这些优点里再加上高贵的出身，她甚至会闻名整个欧洲。但是，不管她如何努力，在她的客厅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英国士绅。

最近一段时间，吕西安比最初的日子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幸福。

葛朗台太太是他历来亲近过的最杰出的贵妇人，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虽说这将大大损害他在我们某些美丽的、幸运地拥有很高的爵位，或者拥有大量财产的女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他始终觉得在南锡遇到的德·高迈西夫人，德·马尔西里夫人，以及其他被剥夺了财产的皇亲国戚无比自命不凡的姿态非常可笑……

“崇拜旧思想，奉行极端保王主义，这种情形在外省比在巴黎可笑得多；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并不那么可笑，因为在外省，起码，这支庞大的队伍完全没有力量。这些人又嫉妒又胆小，由于这两种可爱的情感，他们忘记了生活的乐趣。”

吕西安用来概括全部外省生活经验的这句话，破坏了德·奥干古尔夫人迷人的脸庞和德·毕洛朗夫人确实过人的才智留给他的印象。那种无穷无尽的恐惧，那种对过去既留恋又不敢理直气壮地加以肯定的精神状态，在吕西安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真正伟大的业绩的。相反，在葛朗台太太的客厅里，气派是这么豪华，款款陈设都货真价实，而且丝毫没有

恐惧和嫉妒的痕迹！

“这才叫懂得生活。”吕西安在心里想。在德·奥于古尔夫人或者德·毕洛朗夫人的沙龙里从来听不到低级下流的谈话，在这里，吕西安的耳朵偶尔也可以舒服几个星期。这些显示一个人灵魂卑鄙、低级下流的话，往往出自某个为换取一枚奖章或者一份烟草专卖证而卖身投靠政府，但是还没有学会给肮脏丑恶的东西披上美丽外衣的中间派议员之口。令他父亲十分痛心的是，吕西安从来不和这些愚钝的家伙说话；他只是顺便听听他们议论杰克逊总统的二千五百万、食糖税或其它时事问题，笨拙地最后依旧不知所云地争论某个政治经济学观点。

“这些人无疑是法国的渣滓。”吕西安心想，“他们既愚蠢又无耻。但是，他们起码不胆小，不留恋过去，他们不会只准读《基督徒的一天》，使他们的孩子变得愚昧无知。

“在这个金钱就是一切，一切都可出卖的世纪，有什么东西比得上使用得巧妙狡诈的无穷财富吗？这个葛朗台每花十路易都要想一想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妻子都不会象我这个做人子女的人一样，心血来潮地胡乱花钱。”

他看见他们经常为了租一间包厢，为了借用王宫或者内务部的包厢而斤斤计较。

吕西安看到葛朗台太太到处受人奉承。身居这种处世哲学中间，一种依然存在于富裕的法国人心中的拥护君主制的本能对他说，如果有一个和王朝联系在一起的名门闺秀爱上你，你会更加快乐的。

“但是，如果我在巴黎进入她们的沙龙——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我发现的唯一差别，将是三四位公爵和元老取代了德·赛尔彼也尔、德·马尔西里等人手下的三四个圣路易骑士，他们会象德·圣-莱朗先生在德·马尔西里夫人家里一样，坚持说亚历山大大帝曾经传给尼古拉大帝一箱子价值六亿的珠宝，嘱咐他一旦能腾出手来就去彻底消灭法国的雅各宾分子。无疑，这里和那里一样，都有一个雷伊主教专横地统治着可怜的美人们，威逼她们花两个钟头听某个宝贝神甫大人冗长的说教。我的情妇，如果她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界的摇篮时代，她会象德·奥干古尔夫人一样，无可奈何地加入起码历时二十分钟的、就主教大人最近一次训谕的价值展开的讨论。她们歌颂烧死扬·胡斯的神甫，所用的语言确实优美动听，但是，这种优美动听的语言恰恰暴露出她们冷酷的心！我一见到她们就会小心提防。我喜欢书本中的她，但是现实中的她使我寒心，不出一刻钟就会使我厌恶。

“在葛朗台太太府上，多亏她平民的姓氏，这一类荒谬愚蠢的话在上午和德·泰米纳夫人、托尼埃尔太太，或者其他嬷嬷的讨论会上就说完了。我只需每周重复一次，对应受尊重的事物说几句表示尊重的话便万事大吉了。

“我在葛朗台太太府上见到的人起码都有所作为，起码他们积聚了财富。不管是经商，写文章登报纸，抑或是发表演说卖身投靠政府，总之，他们出了力气。”

“我在‘情妇’府上见到的那些人，”他笑了笑又想，“犹如一部文字粗劣，但是内容有趣的故事书。德·马尔西里夫

人的客人都是荒谬甚至虚伪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捏造的事实，外表是一层彬彬有礼的语言，但是，他们粗鲁的目光时时刻刻都在揭穿他们优雅的外表。心明眼亮的人不难感到，所有这些模仿费纳龙的腻人的口才散发出一种无道、细微而无孔不入的诡计的味道。

“在这个巴黎的德·马尔西里夫人的府上，我将慢慢养成习惯，说一些自己毫无兴趣的事情，听从母亲的一再劝告，使用一些不暴露思想的语言。我有时候已经开始为没有这种十九世纪的美德感到后悔，但是，我也会因此感到烦恼。我相信年龄增长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我发现，人数不多的圣日耳曼区的年轻居民既文雅潇洒，又没有把理智还给学校，但是，他们这种优美姿态的确实效果，是在‘完人’周围散布深刻的不信任。他们优美动听的谈话就象生长在贡比涅森林中的桔树：漂亮可爱，不过好象并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纪。

“老天爷不愿意让我出生在那个世界里。我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呢？我有求于上流社会吗？我的眼睛将暴露我的思想，德·夏斯特莱夫人告诉过我不下二十次……”

他这些流畅的想法突然被打断了，就象从前那个意志薄弱的人，在当权者面前否认一个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警察逮捕的朋友，突然听到公鸡的啼声一样。象罗西尼《理发师》中的霸尔多洛，吕西安站着一动不动。自从在葛朗台太太身边碰上运气以后，他有八九次想起德·夏斯特莱夫人，但是从来不象现在这么清楚；他以前想起她，总有一两句话立即分散他的注意力，例如：“我的心和这个幼稚和充满野心的意外

事件毫不相干。"而且，在回忆起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个名字之前，他已经设想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措施维系目前这种新的关系。葛朗台太太不仅断绝了他和雷蒙德小姐的来往，而且断绝了他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珍贵而神圣的回忆。这是更严重的背信弃义。

两个月以前，看到在贡斯当坦先生收藏的瓷器珍品中有一具酷似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头像，他曾经惭愧得满脸通红，并且立即请一位年轻的画师把它画了下来。他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并且以他焦虑的期待和温情的态度与画师交上了朋友。接着，他迫不及待地跑回家，似乎要在这幅圣女像面前负荆请罪一样。我们曾经大胆地把他比作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如果我们承认吕西安和他一样痛哭流涕了，不知道会不会完全破坏他的名誉。

晚上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下决心去葛朗台太太家呆一会。吕西安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葛朗台太太发现了他内心的变化。一个星期以前，这个精神上的细微差别是不会被发觉的。尽管她不承认，但她现在不仅受着野心的支配，而且，她对这位年轻人真正产生了兴趣。他不象别人那么愁眉苦脸，但是很严肃。她觉得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吸引力。如果她的经验更丰富一些，或者她更加聪明一些，她会说，这种把她和吕西安联结起来的奇怪情绪是“人的天性”。

她过了二十六岁，结婚已经七年，最近五年以来，她在虽说不是最高贵，然而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社交圈子里占据着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男人敢在单独见面时吻她的手。

第二天，在娄凡先生和葛朗台太太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

娄凡先生在这件事里始终非常诚实，他迅速作出了让葛朗台先生和老元帅见面的安排。除非由于惰怠或情绪恶劣变得迟钝起来，老元帅是个充满理智和活力的人。他向这位未来的同事突如其来地提了四五个问题。富有的银行家很不习惯听人这么直截了当地提问，便用自以为修饰得很圆滑的话作了回答。但是，老元帅随即背过身去了。他最讨厌夸夸其谈，首先因为夸夸其谈本身令人憎恶，其次因为他自己不会夸夸其谈。

“可是，您带来的人不过是个傻瓜！”

葛朗台先生回到家里，脸色苍白，心里非常绝望。整整一天，他完全失去了自比科尔贝尔的兴致。他的判断力恰恰足以使他明白，他不可挽回地惹恼了元帅。确实，这位满心烦恼、偷偷摸摸、忧虑成疾的老元帅当时的粗暴态度，和葛朗台先生的灵活反应在程度上是相等的。

葛朗台先生向妻子叙述了他的不幸。葛朗台太太拼命抚慰丈夫，但是，她立即得出结论，毫不怀疑娄凡先生欺骗了她。她蔑视丈夫，正如任何一位正派女人都会这么做一样，但是，她的蔑视还不够充分。

“他的职业是什么？”三年以来，她一直这么想，“他是银行家和国民自卫队上校。唔！作为银行家，他赚钱回来；作为上校，他英勇无畏。这两项职业相辅相成。作为上校，他使法兰西银行或者经纪人公会的几个董事在荣誉军团里获得晋升的机会，他们也不时地设法在三十六小时里为他提供一二百万法郎，让他操纵交易所的行情涨落。但是，德·韦兹伯爵大人靠电报从交易所获利，正如葛朗台先生靠做多头一

样。两三名部长和德·韦兹先生一样干，他们共同的主子也决不放过机会，有时甚至不惜使他们破产，可怜的卡斯特尔富尔根斯①就是这个下场。我丈夫是个勇敢的上校，这是他比所有这些人优越的地方。”

葛朗台太太想不到，人们会发现她笨拙的丈夫有可憎的故作风趣的癖好；然而，只要事情与汇兑牌价引起的现金赚蚀无关，任何人得之于天的想象力都不会象他这么平静。这个真正的商人认为，不管人们说什么，都不过是欺骗顾客的花言巧语罢了。

葛朗台先生看到图雷特先生的豪华排场，为了争面子，四五年来不间断地举行各种铺张的宴会，葛朗台太太总是见他四周围满了拍马逢迎的人。有一天，加蒙先生这个风趣、衣着寒酸、可怜的小驼子在谈到奥熙大教堂美不美的时候，大胆地提出了一些和葛朗台先生稍有不同的意见，葛朗台先生立即粗暴地把他赶了出去，那种金钱战胜贫穷的趾高气扬的态度甚至使葛朗台太太都感到不满。几天以后，葛朗台太太给可怜的加蒙送去五百法郎，同时附了一封希望和解的不署名的信。三个月以后，这位加蒙先生重新接受了葛朗台先生的宴请。

娄凡先生把葛朗台先生如何空洞、平淡、伪装优雅地回答老元帅的问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葛朗台太太，而且说得相当婉转。但是，葛朗台太太以与她的美貌十分相称的轻蔑态度，冷冰冰地表示她相信娄凡先生出卖了她。

---

① 指法国作家夏多布里盎。他曾当过部长，后被迫下台。

娄凡先生表现得象个青年人：他对这种指责感到异常痛苦。连续三天，他唯一关心的事是向葛朗台太太证明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

有一件事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五六个月以来，国王日益反对采取激烈的行动，他派王子找到财政部长，安排财政部长和老元帅和解。当然，一旦这种和解对他国王不利，他可以废黜王子，把他贬谪乡间。调停工作成功了，因为老元帅急于在离开内阁之前结清一笔马匹生意的帐务。马场主萨洛蒙·C先生曾经谨慎地表示，元帅的儿子提交的十万法郎抵押金，以及他应得的利润，都必须有财政部长先生签发的付款书作保证。国王知道马匹投机这件事，但是，在得到财政部的一个小内奸给他姐姐的情况汇报之前，他并不知道这个细节。他没有料到这件事，为此感到丢脸和气愤，在盛怒之下，他差点儿把阿尔及尔的一个旅交给担任特别警察部队首脑的将军先生。国王如果有把握在两个星期里继续牢牢地控制住元帅，他对付内阁部长们的策略就会完全不同了。

娄凡先生不知底细，他把十五天的期限当成了国王胆怯甚至老朽昏庸的新征兆，但是这个想法，他一直不敢告诉葛朗台太太。他有一条原则，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告诉女人。

结果，除了避开这个细节外，他开诚布公，真心实意地对待葛朗台太太，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由于强烈的忧虑不安，受到刺激的头脑变得十分敏感，葛朗台太太始终觉得他没有说真话。

娄凡先生发现了她的疑忌。他作为正派人，强烈的痛苦心情如他所有的感情一样，使他不能自拔。当天，合家吃过

晚饭以后，因为一个不敢在太太面前深入讨论的问题，娄凡先生带着儿子早早出发去了歌剧院，并且小心翼翼地锁上了包厢的门。采取这些安全措施以后，他以非常直率的方式，开始详详细细地对儿子介绍他和葛朗台太太进行的交易。娄凡先生把儿子当成了政治家，因此做了一件十分笨拙的事。

吕西安的虚荣心犹如当头挨了一棒，浑身凉了半截，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在这方面和高雅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不相同，他远远不是一个完人，干脆地说，连一般的完美都算不上。他生在巴黎，因此，他往往本能地表现出一种异常强烈的虚荣心。

然而，这种难以估量的巴黎人的虚荣心和它庸俗的伴侣，愚蠢地自以为拥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优势，两者在吕西安身上尚未结合在一起。在判断自己欠缺的东西时，他甚至是很严厉的。例如，他常常想：

“我太单纯，太直率了，我还不太懂得掩盖内心的苦闷，更不懂得掩盖内心的爱，所以，我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在上流社会的妇女身边取得辉煌的成就。”

但葛朗台太太意外地闯进了他的生活，并且以女王一般的仪表，举世无双的美貌，无法计算的财富，无可指摘的品行，响亮地驳斥了这个旷达然而悲观的预言。吕西安津津有味地领略了这次偶遇带来的快乐。

“这次成功是决不会持久的。”他对自己说，“我不投入爱情，就无法在一个道德高尚和有社会地位的女人身边获得胜利。我永远不会成功，即使有所突破，那也正如厄内斯特所说，永远只能靠‘爱情传染病’这种平淡无奇的庸俗办法。我

太无知，根本不懂得讨人喜欢，甚至包括讨轻佻的女人喜欢。过一个星期，或者是她使我厌烦，我不再理睬她，或者是我太喜欢她，她发现以后嘲笑我。可怜的德·夏斯特莱夫人爱我，她在那个十分平庸、十分低级、十分讨厌的情敌，那个万恶的轻骑兵中校做了错事以后还爱我，并不说明我有才能，仅仅因为我疯狂地爱她罢了……我是多么爱她啊。"

吕西安停了片刻。此时，他的虚荣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以致在爱情方面，他觉得它已经不复存在，一切都成了最新的回忆。

如同交上了好运一样，吕西安为和葛朗台太太的意外相遇沾沾自喜。"真奇怪，"在父亲对他说出真情之前，他还在这么想，"不用诡计，不说假话，不算那些表示爱情的话，不做任何卑鄙无耻的事，我竟然得到了女人的欢心。狡猾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当吕西安因为和葛朗台太太的意外相遇沾沾自喜的时候，父亲的一席话摧毁了他自我陶醉的空中楼阁。一个钟头以前，他还在反复嘀咕：

"厄内斯特预言，如果我不付出爱情，不靠怜悯和眼泪，不靠这个该死的化学家所说的'湿法'，我将一辈子找不到有教养的女人，他这下子肯定错了。"

继喜气洋洋的白天之后，听到父亲这些伤心的话，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父亲在愚弄我！"吕西安心想。

他看到父亲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但是，出于过分的虚荣心，他巧妙地避开了父亲敏锐的探测目光，而且在这个无

情的嘲笑者面前没有流露出丝毫痛苦和沮丧的心情。娄凡先生如果能猜透儿子此时的心思，一定会十分高兴。他凭经验知道，就算这种爱虚荣的本性使人无情地感觉到类似的痛苦，痛苦的时间也决不会很长。相反，他十分担忧德·夏斯特莱夫人唤起的热情。娄凡先生一点不懂得察颜观色，以为他儿子是个政治家，非常了解国王对内阁采取的立场，既不夸张国王狡诈的伎俩，也不夸张俯首帖耳的内阁部长们在巴黎人冷嘲热讽的无情鞭笞下，依然时时抬头的低三下四的劣根性。

转眼之间，娄凡先生已经在专心致志地帮助吕西安深入在葛朗台太太身边扮演的角色。他要求吕西安说服葛朗台太太，他娄凡先生绝对没有背叛她，完全是葛朗台先生的"愚钝"造成了所有的不幸；但是，他娄凡先生将负责挽回不利的局面。

我们的主人公总算有运气，过了大约一个钟头，××.××先生有事来找他父亲。

"你去马德莱娜广场，是吗？"

"不错。"吕西安象耶稣会教士一样诚实地回答说。

确实，他几乎跑步来到了马德莱娜广场。在这个时间，这是他在附近唯一能够得到清静，保证可以不受干扰的地方，因为他已经是个不小的人物，常常有人来巴结他。

在广场上，他踏着冷清清的石板铺成的人行道，来来回回足足踱了一个钟头，同时反复地思考着：

"是的，我没有中过一次彩票，是的，我是个傻瓜，不懂得动脑筋得到女人的青睐，除了卑躬屈节的'爱情传染病'，不懂得用任何其它的办法赢得女人的欢心。

"是的，我父亲和所有的父亲都一个样，我至今一直对此视而不见；他远比别人聪明，甚至更有感情，但是他照样以'他的方式'，而不是以我的方式使我幸福。八个月以来，我为了满足别人的这种欲望，在繁忙过度而且实际上最愚蠢的公务中变得越来越迟钝。因为，摩洛哥皮椅的其他受害者起码都有野心，德巴克这个小人就是例子。我改头换面写下的那些虚张声势、合乎规范的漂亮话，或者为了吓唬在他的城市里容忍自由派咖啡馆的省长，或者为了恭维干手净脚地争取陪审团把记者投入监狱的省长，他们都觉得漂亮得体，'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意旨'。他们想不到签署这些文件的人不过是个骗子。但是，一个象我这样的傻瓜却为自己敏锐的感觉而苦恼，只觉得干这一行苦味无穷，丝毫没有乐趣可言。我毫无兴趣地做着自己觉得既不名誉又愚蠢的事情。我在这里自言自语，迟早会有人对我大声地公开地说这些话的，这将不失为一件让人高兴的事。除非如那些老太太所说，用脑过度而死，不然，我眼下才二十四岁，命还长得很。凭良心说，这座用无耻的欺骗搭成的一触即溃的房子能维持多久呢？五年？十年？二十年？也许维持不到十年。到我四十刚出头，人们奋起反对这些骗子的时候，我将扮演一个最可悲的角色。人们将把矛头对准我，"他苦涩地一笑，继续想道，"因为一些我从来不太赞成的罪恶，骂得我狗血淋头。

如果你们愿受天罚，

那就为了爱去受罚吧。

"相反，德巴克将扮演一个得心应手的角色。总之，如果他今天当上了行政法院调查官，省长，秘书长，他会陶醉在

幸福里，而我却只能从吕西安·娄凡先生身上看到一个十足的傻瓜，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布鲁瓦的污泥没有使我清醒过来。无耻的东西，还有谁能使你清醒吗？你等着别人打你耳光吗？

"高夫说得对：我比任何一个卖身投靠政府的庸人更容易上当受骗。昨天，在谈到德巴克之流时，高夫还以他特有的冷酷对我说：'我不过分蔑视这些人，因为他们怎么说都是些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人。'

"对我的年龄来说值得赞叹的晋升，我的才能，父亲的社会地位，它们仅仅使我感到这种毫无快活可言的惊奇：不就是这样吗？

"该清醒清醒啦。财产有什么用？一餐五法朗的晚饭加上一匹马，这还不够吗？不是够过头了吗？其余的一切往往是负担而不是乐趣，尤其是我现在可以说：'我已经不象卢梭式的低能哲学家，蔑视我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上流社会的微笑和欢迎，和乡村议员或度假的副省长握手，沙龙里各种各样粗鲁但是善意的目光，我都有亲身的体验！……过一刻钟，在歌剧院的休息室里，我又要见到你们了。'

"如果我不去歌剧院，而出发去世上对我来说唯一可能存在'幸福'的地方呢？……只需十八个钟头，我就可以出现在彭浦路上！"

整整一小时，这个念头占据着他的脑海。几个月以来，我们的主人公变得比以前大胆多了；他亲眼目睹了身居高位的人行动的动机。那种在眼光敏锐的人心目中显示真诚伟大心灵的羞怯心情，终于顶不住初试锋芒的欲望。如果他在父

亲属下的商行里消磨人生，他也许一辈子是个鲜为人知的才子。他变得敢于相信自己的本能反应，而且一直坚持到别人证明他确实错了为止。多亏父亲的“讥讽”，他才没有学会强词夺理。

在他整整一个小时心潮起伏的散步中，这些想法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其实，”他心里说，“在这件事里，我只需谨慎照顾母亲的爱心和父亲的虚荣心就行了。过六个星期，父亲就会忘记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希望培养儿子成为一个精明能干，能在预算中挖一大块的人，可是他碰上了这么一个比多瑙河流域的农民还要土一千倍的儿子。”

带着这些扎根在他头脑中的不容置疑的新思想，吕西安回到了歌剧院。枯燥乏味的音乐和埃尔斯莱小姐优美的舞姿使他意外地入了迷。他模糊地感到，他享受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已经不会太久，因此，它们没有引起他的反感。

乐曲声为他装上了想象的翅膀，他的理智津津有味地展望了人生的好几种可能性。

“诡计多端的农民，煽动农民和你作对的本堂神甫，派人从邮局偷走你的报纸的省长——我前天还对那个糊涂虫省长暗示过这些事——如果可以不同这些人打交道，从事农业对我还是挺合适的……和德·夏斯特莱夫人生活在一小块土地上，靠它生产供我们有节制的排场所需要的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法郎，那该多好啊！

“啊！美国啊！……那里没有德·塞朗维尔先生这种省长！”从前那些有关美国，有关德·拉菲耶特先生的想法一古

脑儿回到了他的头脑里。从前，每逢星期天，他都在德·特拉西先生府上遇到德·拉菲耶特先生。他曾经想象凭自己理智的、诚实而高尚的人生哲学，美国人将会和他一样彬彬有礼。但是，他当头挨了一棒："那里是多数人统治的地方，而且所谓的多数人大部分是流氓恶棍。在纽约，领头的车子和我们走的是两条道。全民选举象暴君一样主宰着一切。如果我的鞋匠不喜欢我，他就会散布使人恼火的流言蜚语，我将不得不讨好鞋匠。他们只讲人数，不讲个人的分量，最粗鲁的手工工匠的选票和杰弗逊的选票同样有效，而且前者往往更受欢迎。教会人士使他们变得比我们更加愚钝；他们在礼拜天上午会打死乘坐邮政马车的旅行者，因为在礼拜天旅行必然是'做买卖'，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种普遍的可悲的野蛮性将使我窒息……总之，我要做巴蒂尔特喜欢的事……"

他围绕这个想法继续思考了很久，最后不觉吃了一惊：他很高兴地发现巴蒂尔特还深深地留在他的心里。

"这么说，我肯定是原谅她了！这不是错觉。"他完全原谅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过失。"不管怎么样，她是我心中唯一的女人……我相信，绝对不能让她怀疑我知道她失身于德·布尚·德·西西里先生的后果，这样做更谨慎一些。如果她想告诉我，她自己会说的。坐办公室这个愚蠢的工作起码向我证明，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自食其力和养活妻子。"

"它向谁证明啦？"另一个声音反驳说。听到这个反对的意见，吕西安的目光慌乱了。"向那些也许永世不再见面，一旦你离开他们，便恶意中伤你的人么……"

“嗨！当然不是。它向我自己证明了。这才是关键。这一群小骗子眼瞪瞪地看着我获得勋章，青云直上，他们怎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厄内斯特·德凡尔瓦说：‘有父亲供养你，你太幸运啦！’但是，我已经不是受无数爱虚荣的小缺点支配，固执地对这句热辣辣的话赌气，出发去南锡追赶部队的年轻的枪骑兵少尉了。巴蒂尔特对我说的是真话；按她的要求，我把自己和几百个人，几百个最受尊敬的人作过比较……随大流，抛开冠冕堂皇的道德观念吧。唔！我知道，我可以比一个最愚蠢，因而也最受器重的处长多做一倍工作，而且是我不屑一顾的工作，或者也是罪有应得、曾使我在布鲁瓦满身污泥的工作。”

可以说，吕西安越想越高兴。雄壮有力的乐曲，埃尔斯莱小姐优美神妙的舞姿不时地打断他的思路，使它同样带上了优美有力的诱人色彩。但是，德·夏斯特莱夫人每时每刻都左右着他的人生道路。她的形象愈来愈令人神往。思想和爱情结合在一起，使这个在乐池的角落里度过的夜晚成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夜晚之一。但是，帷幕降下了。

回家，恭敬地听父亲说话，这无异于以最讨厌的办法重返现实世界，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补充一句，这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世界。“到两点钟再回家，否则，又得听父亲罗嗦！”

吕西安来到一家旅店，租下一个小套间。他付了钱，但是店主坚持要他出示护照。他向店主保证，当晚不在店里过夜，第二天一定把护照送来。

他愉快地在漂亮的小套间里踱来踱去。房间里最美丽的东西是他这个想法：“在这里，我是自由的！”他象个孩子一样，

拿不定主意在这家旅店里使用什么假名才好。

在勒佩尔蒂埃路的拐角上租一个小套间，这个主意是吕西安一生中的划时代的事。第二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克拉帕尔先生发给他的护照送去伦敦旅馆。护照上的名字是泰奥多兹·马丁先生，马赛人。

“必须用假名才能更加保证我的自由。在这里，”他一边快乐地踱来踱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将完全不受父亲母亲没完没了的烦扰！”

是的，我感到遗憾，这句没良心的话竟然出自我们的主人公之口，但是，我遗憾的不是他，而是人类的本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热爱自由的本能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而且，在冷嘲热讽使愚蠢的言行原形毕露的地方，谁触犯这种本能都将受到惩罚。过了一会儿，吕西安生气地责备自己不该对母亲使用这么粗野的语言。但是说到底，虽然这位杰出的母亲肯定不会承认，但她也同样侵犯过吕西安的自由。娄凡太太坚信，她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小心和巧妙，而且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但是，不管你认为巴黎女人怎么聪明，一种比这种聪明更加敏锐的感觉使吕西安肯定，母亲憎恨德·夏斯特莱夫人。“然而，”他想，“母亲大概既不爱也不恨德·夏斯特莱夫人；她大概‘不知道有她这个人’吧。”

由德·夏斯特莱夫人引起的意外而强烈的回忆，在吕西安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但是，他非常爱父母亲。把他拴在巴黎的正是这种爱。

父亲把他和葛朗台太太的秘密交易告诉吕西安，显然是

大大的失策。确实，娄凡先生精明能干，足智多谋，但是他太容易冲动，而且欠缺圆滑。

读者们想得很对，吕西安沉浸在这些思想中，丝毫没有想到再去葛朗台太太的客厅，让自己在那些笨拙迟钝的人中间窒息死去，更加不想顺从地接受她的握手。可是，在这个客厅里，有人正焦急不安地等着他。偶尔使吕西安可爱的品质蒙上阴影，至少表面上让葛朗台太太觉得他象个冷酷的哲学家的忧郁外表，在这个至今一直审慎而有野心的女人心中激起了急剧的变化。

“他并不可爱，但是，”她在心里说，“他起码非常真诚。”

这句话就象不慎迈开的第一步，她突然陷入了至今为止十分陌生，甚至完全无法想象的感情纠葛里了。

第六十六章

吕西安还是不改坏习惯，对好朋友总是十分冒失地痛快直言，即使在这种朋友关系中丝毫谈不上真正的爱，他也是如此。在一个每天共度四个钟头的人面前躲躲闪闪，这是他最最忍受不了的事。这个缺点，加上他天真的外貌，最初被认为是愚蠢的表现，随后却引起了葛朗台太太的惊异，以及他完全用不着的关心。因为，葛朗台太太虽是一个雄心勃勃，十分有理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女人，但是她还有一颗从未经验过爱情的女人的心。从表面上看，在一个全心全意尊重和爱慕特权，渴望得到贵族舆论支持的二十六岁女人心里，吕西安的性格是很可笑的。然而由于偶然的缘故，这种性格表现在一个心灵纯真，对庸俗的把戏完全外行，因而一举一动都显得与众不同、特别高贵的人身上，却成了经过精心盘算，足以在这颗至今为止十分冷酷的心里产生奇异感情的东西。

应该承认，他去别人家里坐到第二个半小时，如果不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往往会变得比较沉默和结结巴巴。

在他目前这个生活阶段之前，这个和巴黎社会格格不入的习惯一直蒙着一层薄纱，因为除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还没有任何人真正和吕西安亲密无间地相处，也从来没有人见

过他来访的时间超过二十分钟。他和葛朗台太太交往，暴露了这个令人痛苦的缺点，而且，在所有的缺点中，这是最能毁灭一个人前程的缺点。尽管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始终无法掩盖自已情绪的变化。实际上，也没有人比他更加变化无常。通常，他总是彬彬有礼，庄重朴实，在聪慧的母亲培养起来的这个习惯部分掩盖下，他以上的缺点曾经使德·夏斯特莱夫人着迷。她觉得又新鲜又可爱，因为她历来见惯了四平八稳、虚伪到家的杰作：这种虚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贵族大富豪特有的完美修养，它往往使实践它的人以及"对方"的心不可救药地变得冷酷无情。相反，一个美好的回忆，一个乌云密布吹北风的日子，突然目睹一件新的卑劣行为，或者其它同样司空见惯的事情，都足以使吕西安前后判若两人。他一生中只有过一个办法，来对付遇事认真这种可笑的，在本世纪极其少见的毛病：和德·夏斯特莱夫人一起关在小房间里，而且确信房门已经关好，不会让任何讨厌的不速之客随便闯进来。

在采取所有这些安全措施以后（应该承认对一个枪骑兵尉官来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他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可爱。但是，这些小心谨慎的措施仅适合一个病态和古怪的人，而在葛朗台太太跟前，他无法指望也这么做，而且这么做只会带来烦恼和憎恶。他因此经常沉默不语和心不在焉。经常有一伙人围着这个名女人团团转，他们的智力令高尚的灵魂感到气馁。这种情形更加剧了吕西安的坏情绪。

然而，有人在这间客厅里焦急不安地等着他。在使娄凡心中风云突变的晚上的第一个小时里，葛朗台太太象往常一

样与客人周旋。随后，她慢慢开始纳罕，接着，她终于火冒三丈了。她没有一刻不想着吕西安。就她而言，这样的恒心是前所未有的事。目前的情形使她稍稍感到意外，但是她确信，使她激动的唯一原因是她的自尊心，或者说是她受到伤害的荣誉感在作怪。她紧紧地眯着眼睛，胸脯急剧地起伏，仿佛在肉体受到创痛时出现的情形一样，急切地询问接踵而来的每一位议员，贵族院元老和靠国家预算为生的人。葛朗台太太因人而异，以不同的方式提到她当晚一心一意想着的那个名字。她还多次被迫让这些先生夸夸其谈，满心希望在他们的谈话中附带地出现小娄凡先生的名字。

亲王殿下曾经宣布去贡比涅森林围猎狍子。葛朗台太太知道，吕西安以二十五路易对七十路易打过赌，保证从开始发现到捕获第一头狍子，时间不超过二十一分钟。吕西安凭着陆军部老元帅的威望结交了这班上层人物。一个附属政府或者十分讲求实际的青年人得此厚遇，实在是最令人飘飘然的荣誉。确实，只有十个人和亲王殿下一起狩猎。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他在今后的十年里可以从国家预算中得到多大的份额啊！亲王规定十个人参加围猎，是因为他手下的一个文人不久前证实，路易十四的儿子，法兰西王储殿下只准这个数目的廷臣参加他的猎狼的队伍。

“会不会是亲王殿下今晚临时召集参加打狍子的人呢？”葛朗台太太心想。但是，她款待的这些可怜的议员和前朝遗老满脑子金钱地位，和她为了了解这些事情，试图结成的新圈子毫无联系。她这么一想，终于打消了继续向这些先生打听消息的念头。

“不管怎么样，”她又想，“他总该到一到，起码该给我写个条子吧？这种行为真可恶。”

十一点钟过了，十一点半，十二点也过了，吕西安始终没有露面。

“哼！我懂得怎么帮助他改正这些坏习惯！”葛朗台太太怒不可遏地想道。

这天晚上，如那些善于舞文弄墨的人所说，睡神始终没有降临她的眼皮儿。愤怒和痛苦吞噬了她的心。她想从她那些应声虫所说的历史研究中寻得一点消遣；女仆开始给她念德·莫特维尔夫人的《回忆录》，她在前两天还觉得这是上流社会妇女必读的教科书。可是，这天晚上，那些珍贵的往事似乎完全失去了趣味。葛朗台太太不得不借助于八年以来，她在自己的沙龙里不断从道德上加以抨击的小说了。

整整一夜，心腹女仆特吕布莱太太苦不堪言，不得不一次次爬上在三楼的图书室。她先后取来了好几本小说，但是，没有一本是葛朗台太太喜欢的。最后，堕落了再堕落，历来深恶痛绝卢梭、情趣高尚的葛朗台太太不得不求援于《新爱洛绮丝》。她觉得女仆在前半夜念的小说统统平淡乏味，和她的思想毫不合拍。现在，使讲究一点的读者都会掩卷而去的略带书呆子气的夸张，正巧适合了葛朗台太太新生的庸俗的感情需要。

透过百叶窗隐约看到天边开始发白以后，她打发走特吕布莱太太。她刚才想到，天一亮，她将收到一封道歉信。

“这封信会在九点钟左右送来，我懂得怎么答复他。”这个报复的念头使她稍稍平静了一些，她终于一边筹划回信的措

辞，一边入睡了。

八点钟刚过，葛朗台太太焦急地按响了铃，她以为已经中午了。

“把信和报纸拿来！”她焦躁不安地喊道。

她打铃呼唤门房，门房应声而来，手中只有几份封皮肮脏的报纸。它们和她贪婪的目光搜寻的那封折叠有形，雅致漂亮的便笺，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吕西安在折叠信笺方面很有讲究，这也许是葛朗台太太对吕西安的艺术才华感受最深的一点。

葛朗台太太设想着种种遗忘这件事、甚至进行报复的办法。上午悄悄过去了，但是，她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吃午饭的时候，她对手下人和丈夫的态度坏透了。看到丈夫还在瞎开心，她便尖酸刻薄地数落了他在陆军部长面前做的那些蠢事。然而，娄凡先生当初告诉她的时候，她曾经答应过绝对保守秘密。

一点钟过了，然后是一点半，两点钟。报时的钟声使葛朗台太太回想起痛苦的一夜，她忍无可忍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她好象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突然（谁想得到她是一个被最幼稚的自负心支配的人呢？），她想给吕西安写一封信。她和这个可怕的想法：“第一个写信”，足足搏斗了一个钟头。她终于屈服了，但是完全明白这么做将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

“我将使他占尽上风！得多少严峻的日子才能使他忘掉这封信造成的优势啊！”爱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说，“话说回来，到底什么是情人呢？这是挠痒的工具。居维埃对我说过：

"您的猫不是和您亲热，它是从您这里寻求满足。'好吧！我就给他写信，这是这位小先生眼下能给我的唯一乐趣。他的感觉如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感觉是愉快。"她恶狠狠地得意地说，"对我来说，这才是重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她的眼睛里闪现出炯炯的光芒。

葛朗台太太写好了一封信，但不满意，于是写了第二封，第三封。最后她发出的是第七封或第八封信。

信文如下：

先生：

我丈夫有事告诉您。我们等着您来，虽然原先已经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但是为了避免没完没了地等待（我知道您的脾气），所以还是决定给您写这封信。

顺致敬意。

奥古斯蒂娜·葛朗台

又及：请在三点钟以前来。

然而，这封令人觉得措辞十分谨慎，尤其是丝毫不触犯虚荣心的信送出去的时候，两点半钟已经敲过了。

葛朗台太太的仆人来到格雷南尔路，发现吕西安正安安静静地呆在办公室里。但是，吕西安没有立即离开办公室，只是提起笔写道：

太太：

我感到双重的遗憾：我今天下午无法脱身去看望您，也许今晚也不行。由于我愚蠢地承担的一件

紧急公务，所以离不开办公室。您知道，作为一个恭敬从业的公务员，我绝对不想冒犯我的部长。他当然永远不会明白，因为违背葛朗台先生和您的好意，我为忠于职守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请接受我的敬意。

时间过了二十分钟。葛朗台太太一直在专心致志地计算着，吕西安飞奔来到她的脚下，最少要多少时间。她一直竖着耳朵，希望听到她早已熟悉的那辆马车的车轮声。突然，令她大吃一惊的事发生了，仆人敲门进来以后，交给她吕西安写的条子。

看到这张条子，葛朗台太太勃然大怒。她的面部挛缩起来，几乎同时，脸色也气得发紫了。

“他只要找个借口就可以离开办公室的。哼！他看到我的信，不立即趴在我的脚下，却只写一张便条！”

“出去！”她怒目圆睁，大声吼道，把仆人吓了一跳。

“这个小傻瓜会改变主意，过一刻钟就会来的。”她转念一想，“最好让他看到这封信没有拆开过。但是，”她立即又想，“让他来这里扑个空，这样更好一些。”

她打铃呼唤仆人，吩咐他们备好马车。她烦躁不安地踱了一阵；吕西安的信放在椅子旁边的独脚小圆桌上。她在房里每走一圈都忍不住要看一看它。

仆人报告说马匹已经套好了。他出去以后，葛朗台太太赶紧拿起信，简直可以说不经考虑便急急地拆开了信封。少妇的本性战胜了策略上的考虑。

这封冷冰冰的来信完全激怒了葛朗台太太。为使读者稍稍原谅她的这个弱点，我们必须指出，她虽然已经二十六岁，但至今没有恋爱过。她甚至严厉地拒绝那种会导致恋爱的过分热情。现在，爱情报复了，十八个钟头以来，由年深日久的习惯坚固设防的自尊心和爱情互不相让，争夺着这位言谈举止在上流社会令人肃然起敬，在同时代贞洁女人中名列前茅的葛朗台太太。

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痛苦的内心风暴。这种剧烈的痛苦每发作一次，可怜的自尊心就失败一次，退却一次。葛朗台太太盲目地顺从自尊心已经太久了，她已经厌倦它带来的乐趣。

突然，在葛朗台太太心里互相争夺的精神习惯和痛苦感情，联合起来把她置入了绝望的境地。怎么！竟然有一个男人回避、违抗、蔑视她的旨意！

"是他不懂得享受人生的乐趣吗？"她想。

她历来听惯了奉承、献媚、尊敬的话，而且它们出自巴黎最显赫的人物之口，最后，在难以忍受的，由于第一次体验而更加令人心碎的痛苦中度过两个小时以后，她的自尊心自以为胜利了。在极度不幸之中，内心的痛楚驱使她想出去走走。她来到楼下，坐下了马车。但是，她一坐上车就改变了主意。

"万一他来，他就找不到我了。"她想。

"去内务部，格雷南尔路！"她吩咐跟班说。葛朗台太太鼓起勇气，要亲自去吕西安的办公室找他。

她不愿意考虑这么做好不好。如果她在这个问题上停留

一下，她一定会昏过去的。她躺在车厢的角落里，好象完全被内心的痛苦压垮了似的。颠簸的马车使她不由自主地晃动，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的感觉因此稍稍好了一些。

第六十七章

吕西安看见葛朗台太太走进办公室，满肚子的不高兴。

“怎么！由于这个女人，我一辈子不得安宁啦！她大概把我当成她周围的一个奴才了！她读了我的信，应该知道我不想见她。”

葛朗台太太大模大样地往椅子上一坐，露出一个六年来，年年在巴黎的大街上花费十二万法郎的人的骄矜之态。这种金钱的色彩给吕西安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对葛朗台太太失去了任何好感。

“我要和来‘讨债’的杂货铺老板娘打交道了。”他心里想，“为了让她听懂我的意思，我说话必须明确响亮。”

葛朗台太太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吕西安一动不动，不但不殷勤，相反摆出了一副官僚派头：他双手搁在椅子扶手上，双脚笔直地伸向前方。他的表情完全象个“赔本”的商人，毫无慷慨大方的影子，相反，满脸表现出贪婪、斤斤计较、十足利己的味道。

一会儿功夫，吕西安自己都感到有点儿难为情了。

“啊！如果让德·夏斯特莱夫人看见我这副嘴脸！不过，我可以告诉她：在这个为中间派议员的恭维感到自豪，由于取得不义之财而洋洋得意，听惯了那些卑躬屈节、拜倒在金

钱脚下、对穷人颐指气使的中庸派过誉之词的老板娘面前，客客气气就会过分掩盖我想表达的意思。她骄横无礼地对待受部长们冷落的贫寒之辈，我目前处于有利的位置，可以用她的这种态度对付她自己。”吕西安想起她接待高夫先生的情形，虽说还是他自己介绍的呢。几乎同时，他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一个星期前，她鄙夷不屑地谈到圣米歇尔山的可怜囚犯，辛酸刻薄地中伤捐款人时所说的那些话。想起最近的这件事，吕西安的心扉完全关闭了。

“先生，”葛朗台太太说，“难道还要我请您吩咐这位掌门官出去吗？”

葛朗台太太按习惯，一开口就把职务贵族化了。事实上，那人仅仅是个普通的办事员而已，只因为看到一个有车马侍从的美人神色慌张地走进来，便借口照应实际上烧得正旺的炉火，好奇地留了下来。吕西安使个眼色，那人立即出去了。接着又是沉默。

“怎么！”葛朗台太太终于说，“先生，您看见我来这里，不觉得奇怪、吃惊、狼狈吗？”

“太太，说实话，对您这种确实使人高兴的做法，我只感到奇怪，但是我已经不配您的这一番好意。”

吕西安克制不住自己，甚至使用了显然很不礼貌的语言，他说话的口气永远不会使人觉得他在激烈地指责对方，但是，他说的话几乎变成了不动声色的侮辱。这种侮辱恰好激发了葛朗台太太摇摇欲坠的勇气。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怯弱，因为几天以来，她冷酷无情的心一直体验着亲切温柔的感情。

“先生，”她气得声音发抖，又说，“人们经常谈论，有时

还长时间地谈论您的高尚道德，我觉得，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您是在追求正派人的称号吧。”

“既然我不胜荣幸听到您对我的评价，太太，我想告诉您，我还在合情合理、实事求是地努力认识自己的地位，了解别人对我的看法。”

“您合情合理的判断能不能委屈一下，考虑考虑我现在的行动多么危险好吗？德·韦兹夫人认得出我们家仆人穿的号衣。”

“太太，正因为我明白这种做法的危险性，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和我对葛朗台太太的看法联系在一起，我一向认为葛朗台太太处事极其谨慎，一向敬佩她善于审时度势，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实现她的宏图大计。”

“先生，看样子您从我这儿学去了这种不寻常的谨慎习惯，而且，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改变您不断重复、天天闹得我心烦意乱的山盟海誓，您觉得这么做有‘好处’吗？”

“当然罗！太太，”娄凡心想，“我不想服服帖帖地让您那些空话葬送我。”

“太太，”他非常镇静地说，“我不胜荣幸您能记起我的这些感情，但是它们被人侮辱了，因为它们显然受到了不是它们本身应得的欢迎。它们因为自己的错误，羞愧得逃之夭夭了。在临走之前，它们痛苦地确信，它们所取得的表面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一个非常普通的保证推荐入阁的承诺。我不切实际地以为凭我的感情可以打动一颗心，然而，这颗心很干脆地在野心面前屈服了，它那些温情体贴仅仅是口头上的东西。最后，我不折不扣地发现有人……在欺骗我，太太，

我不去您那里，因为我希望避免向您摊开这些话。这是我争取做正派人的办法。”

葛朗台太太没有作声。

“好吧！”吕西安心想，“我要叫您没有办法假装听不懂我的话。”

他以同样的口吻又说：

“一颗不露声色地渴望高官厚禄的心，不管可以多么坚定勇敢地忍受随庸俗感情而来的一切痛苦，有一种痛苦也是难以忍受的，这就是打错算盘带来的痛苦。此刻，太太，完全因为您强迫我这么做，我才不得不违心地说，您杰出的聪明才智想利用我缺乏经验的缺点，不过您的希望也许已经……落空了。太太，这些就是我原来不想说的令人扫兴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是个正派人。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您逼得我无路可走，在这间办公室里……”

吕西安还可以无穷无尽地发挥这种信手拈来的自我辩解。葛朗台太太吓呆了。幸好，如果不是一种比较软弱的感情为她分忧，她的自尊心将会感到难以忍受的创痛。听到“推荐入阁”这几个致命然而确实的字，葛朗台太太用手绢遮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吕西安似乎发现她的身体在抽搐，不断地改变着她坐在内务部宽大的金黄色椅子上的姿势。吕西安无意之中变得非常认真了。

“无疑，”他心里想，“这就是巴黎虚情假意的女人对付无法回答的指责的办法。”

但是，他不自觉地被她假装痛不欲生的形象感动了。再说，在他眼前抽搐的身体是那么美丽。

葛朗台太太感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吕西安不祥的谈话，但是她无能为力。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吕西安只会更加生气，说不定还会作出一些始料未及的决定。她将因此必须作出反应，可是她没有开口的勇气。

葛朗台太太发现吕西安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他终于说完了。葛朗台太太觉得他结束得太早，因为她现在必须作出回答。但是说什么好呢？这个可怕的处境改变了她的思想。最初，她似乎习惯性地在心里想："多么丢人啊！"不久，她对自尊心受到的创痛失去了知觉；她感到，另一种更加令人心碎的痛苦折磨着她，几天以来成为她唯一的人生乐趣的东西即将消失！以后，她的沙龙，她的光芒四射的晚会，人们尽兴玩乐、只有路易·菲利普宫廷中的头面人物才能参加的晚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葛朗台太太觉得吕西安说得对，感到自己的愤怒是多么的没有道理，结果，她不但不再想它，相反，她走得更远了：她站在吕西安一边反对自己了。

沉默的局面持续了好几分钟；最后，葛朗台太太放下掩住眼睛的手绢。吕西安从未见过一个人的表情前后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不觉大吃一惊。起码在吕西安的心目中，葛朗台太太的表情生平第一次有一种女性的表现力。葛朗台太太此时此刻的美丽容貌确实不乏表现力，她极少象现在这么可爱动人，她刚才在无意中脱下了帽子，稍稍散乱的头发更是大大地增添了她的魅力。然而确切地说，这个年轻美丽、连保尔·韦罗乃兹① 都会请她做模特儿的人，令吕西安觉得

① 意大利画家（1528—1588）。

刺眼。他只看到一个靠出卖姿色换取部长职位而趾高气扬的婊子。她愈是集财富、社会地位和名望于一身，在吕西安的心目中，出卖自己这种行为也愈是可憎。"街边也有些可怜的女子，为了面包或者为了买一件外衣出卖肉体。相比之下，她要低级百倍千倍。"但是，吕西安看着葛朗台太太的变化，始终无动于衷。此时此刻，在他的心目中，父亲、葛朗台太太、巴黎、野心，所有这一切统统被革出了教门。只有在南锡发生的事情才能打动他的心。

"先生，我认错；然而，您应该为我的经历感到满足。我这辈子仅仅因为您才违背过自己的责任。您向我求爱，我感到满足和高兴，而且不觉得有丝毫不妥。野心（我承认不是爱情）一度迷住我的心窍，我曾经一度屈服于野心。但是，我的心起了变化（说到这里，葛朗台太太满脸绯红，她的目光不敢直视吕西安），我很不幸爱上您了。仅仅几天功夫，我的心不知不觉地变了。我忘记了为提高家庭的声誉应有的责任心。另外一种感情支配了我的生活。一想到失去您，特别是想到失去您的尊重，我就无法容忍……我准备牺牲一切，重新得到您的尊重。"

说到这里，葛朗台太太又一次掩住了脸。最后，她隔着手绢鼓起勇气说：

"我立即取消和令尊大人的协议，放弃争取部长职位的打算，但是，您千万不要离开我。"

说到最后这几句话时，葛朗台太太朝他伸出手，优雅的姿势给吕西安留下了一个十分新奇的印象。

"这种优雅的姿势，这种变化，在这个高傲女人身上发生

的这种惊人的变化，都是因为您有值得尊敬的地方。"虚荣心对他说，"依靠您的才华迫使她让步不是更美好吗？"

但是，吕西安不为虚荣心的恭维话所动。除了盘算以外，他的脸上没有其它表情。不信任的情绪接着说道：

"这是个绝顶漂亮的女人。无疑，她指望美貌产生效果。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瞧，葛朗台太太以相当痛苦的牺牲，以牺牲她一生的自尊心，向我证明她的爱情。因此，应该相信她的爱情……但是且慢！必须让她的爱情经受比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更加关键，时间更长的考验。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她的爱情是真实的，它将证明我不是靠怜悯才得到它的。这将不是靠厄内斯特所说的'传染'得来的爱情。"

应该承认，当吕西安沉湎于这些审慎周到的思想时，表情完全不象小说中的主人公。确切地说，他象一个在重大的投机行动之前权衡利弊的银行家。

"葛朗台太太的虚荣心，"他又想，"会认为被人抛弃是最大的灾难，'应该不惜牺牲一切避免这种耻辱'，甚至牺牲野心。很可能不是爱情，而仅仅是虚荣心作出牺牲。如果我的虚荣心因为这种性质不明的胜利而妄自尊大，它就太不理智了。因此，还是以礼相待，恭敬一点为好。但是，归根到底，她来这里使我讨厌，我无力接受她的要求，她的沙龙使我心烦。我应该客客气气地让她明白这一点。"

"太太，我将一如既往，永远十分尊敬您。我们亲密相处了一段时间，这种机遇也许是一场误会，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依然将非常感激您。太太，为了对得起自己，更加为了对得起把我们短暂地联系起来的这一段交往，我必须说真话。

我的心里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但是，我发现我的心里已经没有爱情。”

葛朗台太太眼睛通红，泪汪汪地望着他，但是她竭力克制，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沉默一会以后，葛朗台太太终于失声痛哭了。她看着吕西安，鼓起勇气说出了以下这些奇怪的话：

“你说的都很对；我受尽了野心和自尊心的折磨。我看到自己很有钱，便定下人生目标：变成有爵位的夫人。我大胆地向你承认这个既可悲又可笑的事实。但是，这不是我现在脸红的原因。我当初投靠你，完全是出于野心。但是，我现在受着爱情的折磨。我是个可鄙的人，我承认。你骂我吧；我应该受到一切鄙视。爱情和羞耻在折磨着我。我跪在你的脚下，请你原谅。我已经没有野心，连自尊心也没有了。告诉我今后该怎么办吧。我匍伏在你脚下，你尽情骂我吧；你愈是骂我，对我愈是仁慈。”

“她说这些话，难道还是装模作样吗？”吕西安心里想。他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场面。

她跪在他的脚下。吕西安站着，尽力想把她扶起来。他的双手抓住葛朗台太太的上臂（肩腋部位），听到她说最后那儿句话，吕西安只觉她的双臂愈来愈瘫软无力。他很快便感到了她全身的重量；葛朗台太太昏过去了。

吕西安十分尴尬，但是心里仍旧死水一潭。他所以尴尬，仅仅因为他害怕触犯自己的道德信条：“不做无益的坏事”。同时，一个微不足道的思想赶走了任何同情心。四月诉讼案中不幸的刑事被告们即将冒着严寒，衣不蔽体地从佩拉什监狱

解往巴黎。前天，有人为他们来向在里昂郊外有田产的葛朗台太太募集捐款。

“诸位，请允许我直言一句，”她对前来募捐的人说，“我觉得你们的行动很不寻常啊。看来你们完全不知道我丈夫在政府做事，而且里昂的省长大人禁止这次募捐。”

她亲自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的朋友。当时，吕西安看了她一眼，接着注视着她说：

“天气这么冷，这些乞丐坐在车上得冻死一打；他们只穿着夏天的衣服，连被子都没有发给他们。”

“多死一个，巴黎的法庭就少一个麻烦。”一名“七月英雄”、肥胖的议员说。

吕西安的目光注视着葛朗台太太。但是她泰然自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现在她昏过去了，她的脸上除了一向所有的高雅外没有别的表情。吕西安想起了他说到囚犯们在车上挨冻受饿的悲惨遭遇时的情景。在爱情的场合中，吕西安是个主意坚定的人。

“我怎么处理这个女人呢？”他心里想，“应该人道地对她说些安慰话，想尽一切办法把她送回家。”

葛朗台太太坐在地上，他把她轻轻地靠在椅子边上。他走过去闩上门，然后在办公室里唯一与烹饪有关的器具，一只普通的彩釉水罐里浸湿手帕，轻轻地抹她的额头、双颊和脖子，但是，她美丽的外貌丝毫没有使他动心。

“如果我不怀好意，我可以叫德巴克来帮忙，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各种各样的香水。”

葛朗台太太终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不能让她发现自己坐在地上，这会使她想起刚才的痛苦情景。

他拦腰抱起葛朗台太太，把她安放在金黄色的大椅子上。接触这个美丽动人的身体，使他稍稍意识到在他的怀抱里的，是一个任他摆布的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她的美貌在没有表情和动作时，有一种真正的钱币上的铸像美和绘画美，在昏迷状态下几乎依然如故。

葛朗台太太稍稍恢复过来了，她看着吕西安，低垂无力的上眼皮使她的视线还有点儿模糊。

吕西安想，他应该吻一吻她的手。这是加速这个可怜的堕入情网的女人复活的最好办法。

"您来看我吗？"她小声地含糊不清地问。

"当然，相信我吧，但是，这间办公室是个危险的地方。门关着，不过随时会有人来敲门的。小德巴克会来找我……"

一想到这个坏蛋，葛朗台太太的体力便恢复了许多。

"请您搀扶我去上车吧。"

"对手下人说您扭伤了脚不好吗？"

她看了看吕西安，眼睛里闪耀着最热烈的爱。

"宽宏大量的朋友，有人希望败坏我的名誉，然后以胜利者自居，您不是这种人。您的心真好！"

吕西安感动了，这种感情使他讨厌。他把葛朗台太太搭在他身上的手放在椅子靠背上，然后快步来到院子里，惊慌失措地告诉葛朗台太太的仆人：

"葛朗台太太刚才扭伤了脚，说不定骨折了。快来！"

内务部的一个差人看住马匹，车夫和听差赶紧上楼，帮助葛朗台太太回到了马车上。

她用刚刚恢复的力气，使劲地握住吕西安的手。她的眼睛恢复了神气，一种恳求的神气。她从车厢里对他说：

“今晚再见！”

“当然，太太；我会去看望您的。”

仆人们觉得当时的情形相当可疑，女主人激动的样子使他们非常惊奇。这些人在巴黎愈变愈精灵，他们知道纯粹肉体上的疼痛不可能产生类似的表情。

吕西安把自己重新锁进办公室，顺着对角线大步地来回踱了起来。

“讨厌的一场戏！”他终于自言自语说，“是装腔作势吗？是她过分夸大了内心的感觉吗？她昏了过去，这是真的……起码按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这是虚荣心的杰作……我丝毫不感到高兴。”

他想继续起草一份已经开始的“报告”，但是，他发现自己写的全是傻话。他回到家里，骑上马经过格雷南尔桥，很快便来到了默东的树林。在这里，他一边让马儿慢慢蹓跶，一边陷入了沉思。在他的回忆中，首先的感觉是悔恨，他觉得自己不该在葛朗台太太从面前挪开手绢的瞬间产生怜悯的感情，他更加悔恨在她失去知觉坐在地上，自己把她抱上椅子的时候心情会那么激动。

“啊！如果我对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忠，她就有理由同样地对我不忠。”

“我觉得她干得不坏，”他心中的另一方说，“哟，还生了个

孩子呢！对不起，太少啦！”

“既然没有任何人亲眼目睹这桩荒谬的事，”吕西安生气地说，“它就是假的。荒谬可笑的事得有人看到才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

回到巴黎，吕西安先去部里走了一趟；他请仆人向德·韦兹先生通报，向部长请了一个月假。这位三个星期以来仅仅是半个部长，夸耀无官一身轻（“急流勇退。”这是他常常挂在嘴上的话）的人，眼看不共戴天的将军的助手中途逃跑，当然是又惊又喜。

“这意味着什么呢？”德·韦兹先生暗自思忖。

吕西安得到正式有效、由他自己拟定并由部长签名的假条以后，就去见了母亲，告诉她自己准备去乡村休息几天。

“去哪里？”她不安地问道。

“去诺曼底。”吕西安回答说，他完全明白母亲目光中的含意。

他因为欺骗心地善良的母亲感到内疚，但是，“去哪里？”这个问题驱散了他不安的心情。

“母亲憎恨德·夏斯特莱夫人。”他心里想。这句话是解决一切不安的钥匙。

他给父亲留下一张条子，然后骑马去葛朗台太太府上走了一趟。他发现女主人非常虚弱。吕西安表现出很有礼貌的态度，答应当晚再来看望她。

当晚，他出发去南锡了。他对巴黎毫不留恋，只是一心希望葛朗台太太把他忘了。

第六十八章

老娄凡先生突然作古以后，吕西安回到巴黎。他在母亲身边呆了一小时，随即去了帐房间。帐房主任雷弗尔先生，一位白头发、在生意方面经验丰富的智者，甚至没有提到老板去世就对他说：

“先生，我想和您谈谈业务方面的事；不过，劳驾，我们过您的房间谈吧。”

他刚走进房间便说：

“您是个男子汉，一个诚实的大丈夫。您在思想上应该对最坏的情况有所准备。请允许我坦率地谈一谈，好吗？”

“亲爱的雷弗尔先生，请说吧。请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最坏的情况吧。”

“我们必须申请破产了。”

“天哪！我们欠了多少款子？”

“恰好和我们手中的钱一样多。如果不申请破产，那您就一无所有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申请破产吗？”

“当然有的，不过这样做，您大概会剩不了十万埃居，而且，得五六年才能收回这笔钱。”

“等我一会儿，我去对母亲说说。”

“先生，令堂大人不是个生意人。也许不好对她直接提到破产这两个字。您可以按百分之六十的比例偿付债务，这样，您还可以维持小康的生活。令尊大人在商界上层备受爱戴，在他生前，所有的小店主无一例外地接受过他的借款，一次两次，每次两张一千法郎的票子。您在三天之内，甚至在查核帐目之前就可以和债权人达成清偿百分之六十的协议书。而且，”雷弗尔先生压低嗓门又说，“最近十九天做的生意都记在另外一个账本里，我每晚都收藏得好好的。我们有一百九十万法郎的食糖款，没有这个专门的账本，谁都不知道去哪里取这笔钱。”

“这个人诚实极了。”吕西安心想。

雷弗尔先生看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又说：

“吕西安先生投身政界以来，稍稍生疏了银行方面的业务。在上流社会对‘破产’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您也许也是那样理解这个词的吧。您十分敬爱冯·彼得斯先生，他曾经在纽约宣布破产，但是他还是那么体面，我们照样和纽约，和北美做着最大宗的生意。”

“我非找一份工作不可了。”吕西安心想。

雷弗尔先生自以为说服了吕西安，接着又说：

“您可以提出百分之四十的赔偿额；我在这方面已经作好安排。如果有不服气的债权人想逼迫我们，您就把赔偿他们的数额压低到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按照我的意见，百分之四十的赔偿额有失公道。您就提出百分之六十吧，娄凡太太将不必削价处理她的四轮马车。娄凡太太出门无车！看到这种情形，我们中间谁不感到心碎呢。令尊大人生前，我们

中间谁没有接受过他价值超过薪水的礼物？”

吕西安仍旧没有吱声，心里想着有没有可能对母亲瞒住这件事。

“我们大家都决心不遗余力，一定要为令堂大人和您保存六十万法郎的整数。此外，”雷弗尔又说（他耸起小眼睛上的黑眉毛），“就算这些先生没有人肯这么做，我也要这么做。我毕竟是他们的头儿。即使他们都不讲信义，您也定可以得到六十万法郎，这是十拿九稳的事。此外，还有那些家俱、银器……”

“等我一下，先生。”吕西安说。

关于家俱银器这句话使他恶心。他觉得自己象在预分赃物一样。

足足一刻钟以后，他回到了雷弗尔先生面前。他刚才花了十分钟时间向母亲吹了吹风。母亲和他一样不喜欢宣布破产的做法，甚至愿意赔上价值十五万法郎的陪嫁品，唯一的要求是她和儿子分别得到一千二百法郎的终身年金。

雷弗尔先生被这个分文不少地清偿全部债务的决定惊呆了。他恳求吕西安多考虑一天再说。

“亲爱的雷弗尔，这恰恰是我唯一不能接受的事情。”

“好吧！吕西安先生，至少，请您不要对人说起我们这次谈话。这是令堂大人、您、我之间的秘密。那些先生最多只是隐约地看到了一些麻烦。”

“明天见，亲爱的雷弗尔。不管怎么样，我母亲和我将永远把您当最好的朋友。”

第二天，雷弗尔先生重申了他的提议；他请求吕西安同

意申请破产，支付债权人百分之九十的赔偿金。第三天，在再次遭到拒绝以后，雷弗尔先生对吕西安说：

“您可以从银行的信誉方面得到很大的好处。这是银行负债的清单，”他说着取出一张写满了数字的大鹰开式纸，“在全部付清债务，放弃银行全部债权的前提下，您大概可以以五万埃居的价钱把银行的招牌卖出去，在严格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我劝您先打听一下行情。在这之前，让-皮埃尔·雷弗尔，就是我，和加瓦尔丹先生（这位是出纳员），我们愿意出价十万法郎现金，并且负责偿付已故的娄凡先生的一切债务，甚至包括我们尊敬的东家可能欠裁缝和靴匠的一切债务。”

“我很喜欢您这个建议。我宁可和您这位诚实正派的朋友打交道，宁可拿您的十万法郎，也不接受别人的十五万法郎。不管是谁，也许都比不上您那么珍惜我父亲的名誉。我只要求您做一件事：给高夫先生一笔钱。”

“我坦率地说吧，白天和高夫先生一起工作，晚上我就没有胃口吃饭。这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但是我一见他就晦气。不过，我决不容忍别人说，雷弗尔和加瓦尔丹商行拒绝过娄凡家的人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出的转让费是十万法郎现金，给太太一千二百法郎终身年金，给您同样数目的终身年金，先生，还有全部家具、餐具、马匹、车辆……除了娄凡先生的肖像和另一幅冯·彼得斯先生的肖像以外，请您定夺吧。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份契约草稿中写明了。关于契约的事，我建议您请教在全巴黎受人尊重，在商界提到他的名字就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人：拉菲特先生。我补充一句，”雷弗尔先生走近桌子说，“我们给高夫先生六百法郎终身年金。”

整件事就这么坦率圆满地解决了。娄凡征求了父亲的朋友的意见，其中好几个人实在忍耐不住，责备他不申请破产，按百分之六十的比例赔偿债权人。

“一旦堕入穷困，您怎么办呢？”人们对他说，“您将到处吃闭门羹。”

娄凡和母亲始终十分坚定。他们和雷弗尔先生、加瓦尔丹先生签了合同，在另一位伙计主动建议下，协议规定给娄凡太太四千法郎终身年金。此外，合同的条款中还包括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内容。两位先生如约支付了十万法郎现金，娄凡太太于当天变卖了马匹、车辆和银餐具。吕西安也不阻拦；他还告诉母亲，除了一千二百法郎终身年金和二万法郎本金，他什么都不要。

在签订合同前后这段时间里，吕西安很少和人交往。面对破产，虽然他的态度十分坚定，但是他受不了庸人们的怜悯。

德·博索布尔伯爵大人的狗腿子到处散布谣言，这件事的后果很快被他探查得一清二楚。公众认为，面对家庭境况的巨变，吕西安处之恬然，因为他骨子里是个圣西门主义者，而且，万一这种信仰失败了，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另外发明一种信仰。

不久，吕西安非常意外地收到葛朗台太太的一封信。葛朗台太太当时正在圣日耳曼附近的乡间别墅，信中约他去凡尔赛的萨瓦路六十二号见一次面。吕西安很想推辞不去，但是他最后考虑：

“我有很多对不起这个女人的地方，再牺牲一个钟头

吧。”

吕西安遇到了一个失恋、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理智的女人。她显示出确实非凡的技巧，尽可能小心地向他提出了这个棘手的建议。她请他接受一万二千法郎年金，只要求他每星期诚心诚意地来看望她四次。

“我将在等待中度过其它时间。”

吕西安知道，如果他如实地作出回答，结局将是大哭大闹一场。他对葛朗台太太说，由于某些原因，这个安排在六个月以后才能开始实行，他将在二十四小时以后写信告诉她。

虽然他谨慎小心，这次令人烦恼的访问还是少不了哭哭啼啼的场面。它前后继续了两小时另一刻钟。

在这段时间里，吕西安和陆军部长进行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协商。这位老元帅虽然四个月来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总算还在当他的陆军部长。在去凡尔赛前的几天，元帅手下的一名军官来找吕西安，代表元帅请他在第二天清晨六点半钟去一趟陆军部。

吕西安睡眼惺忪，按时赴约了。他找到老元帅，看见他象病中的乡村神甫一样。

“唔！年轻人，”老元帅满腹牢骚地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又破产了一个。天哪！不知钱有什么用！只有土地是可靠的东西，但是佃户们从来不肯缴租。您不肯申请破产，把营业权卖了十万法郎，有这么回事吗？”

“是真的，元帅大人。”

“我了解令尊大人，趁我还在做这份苦工，我要在陛下面前，为您争取一个七八千法郎的职务。您希望去哪里做事？”

"我希望离开巴黎远远的。"

"啊！我明白：您想当省长。但是，我绝对不愿意有求于德·韦兹这个流氓，所以说，'不要这个，拉丽莱特'。(他唱了起来。)"

"我不想当省长。我是说，离开法国。"

"朋友之间有话要直说。见鬼！我不是来'教您'怎样耍滑头的。这么说，您是想当使馆秘书罗？"

"我没有当一等秘书的资格；我不熟悉这一行。当随员太小：我有一千二百法郎年金。"

"我不让您当一等秘书，也不让您当末等秘书，我让您当二等秘书。荣誉勋位获得者娄凡先生，行政法院调查官，骑兵队尉官，您有这些头衔。明天之前写信告诉我您想不想当二等秘书。"

元帅说着挥挥手打发他走了，口里说了一声：

"再见！"

第二天，吕西安形式上征求母亲的意见以后，写信告诉元帅，他接受二等秘书的职务。

从凡尔赛回来以后，元帅的副官送来口信，要他于当晚九点钟去一趟陆军部。吕西安没有等待，立即见到了元帅。元帅对他说：

"我已经请求陛下派您去驻卡佩尔大使馆担任二等秘书。国王一签署任命书，您就有四千法郎薪水了。您还将得到四千法郎年金，这是我酬谢已故的令尊大人的钱，没有他，我那项有关……的法案是通不过的。我不敢说，这笔年金非常可靠，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可以维持四五年吧，如果您象服务于德·

韦兹一样服务于您那位大使，如果您藏好您的雅各宾原则(国王告诉我说您是雅各宾分子，干这一行很不错，它将为您带来很多钱)，总之，如果您头脑机灵，在四千法郎年金取消之前，您已经赚到七八千法郎的薪水了。这比一名上校赚的钱还多呢。到此为止吧，祝您好运。再见，我把债还清了，不要再来求我，不要给我写信。”

吕西安正要离开，元帅又说：

“如果您一直得不到纳弗-德-卡皮西纳路的消息，下星期的今天晚上九点钟，您再来找我。告诉门房说您过一个星期再来。晚安，再见。”

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吕西安留在巴黎。他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这次破产事件已经被人遗忘。

“怎么！您完全有希望赚它几百万！”他在歌剧院休息室里遇到的傻瓜们个个都这么说。

他们中间好些人同他打了个招呼，似乎对他说：“我们的交情就到此结束吧。”

他母亲表现得非常坚强，非常乐观，没有一句怨言。她原本可以在老房子继续住一年半时间。在吕西安出发以前，她搬到市区边缘的大马路，租了在四层楼上的四间房。她通知几个朋友，她将每星期五设茶点招待他们，服丧期间，她在其它日子将不会见客人。

最后一次见到元帅以后一个星期，吕西安正考虑再去见一次元帅还是继续等待，有人给驻卡佩尔使馆的二等秘书、

荣誉勋章获得者娄凡送来一个大包裹。吕西安立即去裁缝铺定做了一套制服；然后，他又去拜见部长，预支了四分之一薪水，在部里，他还仔细阅读了驻卡佩尔使馆送来的除秘密信件以外的材料。所有的人都劝他买一辆车，但是，在接到任命通知后三天，他果敢地坐上邮车出发了。他还英勇地顶住了经南锡、巴塞尔和米兰这条路线赴任的想法。

在日内瓦湖，他愉快地停留了两天，参观由于《新爱洛绮丝》而闻名于世的各个地方；在克拉仑的一户农民家里，他还发现了德·瓦朗夫人曾经用过的一张绣花床。

巴黎不是一个追悼故人，安慰来者的地方，当初困扰他的炎凉世态，现在被一种淡淡的哀愁所代替：他也许永远地远离南锡了。

这种愁情使他的心灵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他怀着一种门外汉所没有的兴趣游览了米兰、萨罗诺、巴维修道院……波伦瓦和佛罗伦萨使他激动。最细小的事物都使他百感丛生。要是在三年前碰到这种情形，他早在良心上责备自己了。

结果，在到达卡佩尔的工作岗位时，他不得不再三地告诫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冷眼对待即将见到的每一个人。

作 者 年 表

1783　1月：诞生于格勒诺布尔市。取名为亨利·贝尔。

1790　母亲逝世。

1791　寄居在舅父家。

1794　父亲歇律班·贝尔被捕。

1796　进伊泽尔的中心学校读书。

1797　对女演员维吉妮·库勃莉产生爱情。

1799　10月30日：出发去巴黎。

11月：开始寄居在巴黎的表兄达吕家。

1800　年初：与表兄达吕一起，在战争部做事。

5月7日：出发赴意大利。

6月7日：抵达米兰。

11月：在第六龙骑兵团当少尉。

1801　进入米肖将军的参谋部工作。

4月18日：开始写日记（于1888年发表）。尝试着写剧本。

1802　回格勒诺布尔疗养。四月到巴黎，辞去了军中的职务。爱恋维克多利娜·穆尼埃和阿黛尔·雷布费尔。成为后者的母亲雷布费尔夫人的情人。

写出《法尔萨拉女人》草稿。

1803 先是在巴黎，后回到格勒诺布尔，读书、工作，迷上了戏剧。

开始写《两个男人》。

1804 学习戏剧技巧。恋上年轻的女演员梅拉妮·纪尔贝。

开始写《勒泰利埃》。

1805 追随梅拉妮来到马赛。梅拉妮在此成为他的情妇。

1806 计划经商发财，失败。重新与达吕联系，于七月抵达巴黎。十月，当上战争部专员的临时助手，赴德国不伦瑞克。

1807 被正式授予职务。与弥娜·德·格利珊恋爱。

1808 当上皇帝派驻奥克河行省的总督。十一月返回巴黎。

创作《不伦瑞克游记》。

1809 参加了瓦格伦战役。在维也纳居留。赴匈牙利执行公务。

1810 回到巴黎。八月，被任命为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爱上了表嫂达吕伯爵夫人。不久，又被任命为帝国财会与建筑视察员。

1811 继续向达吕伯爵夫人献殷勤。与女演员昂热利娜·贝莱特同居。赴勒阿弗尔旅行。

8月29日：出发赴意大利。

9月7日：第二次到米兰。开始在意大利境内旅游。十一月回巴黎。

拟定《意大利绘画史》的写作计划，并开始写作。

1812 7月23日：出发赴俄国。九月十四日抵达莫斯科。年底退回柯尼斯堡。

遗失了部分手稿。

1813 参加了鲍岑战斗。六月被任命为萨冈省（西里西亚）总督。患病获假，去意大利。

计划发表《意大利游记》。

1814 回格勒诺布尔执行公务。波旁王朝复辟。承认新的政府，并希望从保护人那里获得职位。八月赴米兰。继续与旧日的情人昂热拉热恋。

5月：开始翻译卡尔帕尼的《关于海顿的书简》。

继续写作《意大利绘画史》。

1815 居住在米兰。

1月：发表《海顿、莫扎特、梅达斯太斯的生平》(署名为路易-亚历山大·恺撒·庞培)。

1816 继续居住在米兰。与意大利的"浪漫主义作家"、《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会见。

1817 相继在罗马、那不勒斯、格勒诺布尔居住。八月，第一次去伦敦旅行。之后回到米兰。

8月2日：发表《意大利绘画史》(署名M. B. A. A.)。

9月13日：发表《一八一七年，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署名为骑兵军官德·司汤达先生。

11月：拟定《拿破仑传》的写作计划。

1918 3月4日：开始写《杰出的音乐语言》。

8月：写作《旅行日记》。

10月：计划重版《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开始写《一八一八年的意大利》。

计划写一些浪漫的小册子。撰写《拿破仑传》（1929年出版）。

1819 父亲逝世，回格勒诺布尔小住。

1820 三月以前，一直在撰写《论爱情》，但不幸将手稿遗失。

1821 找回《论爱情》的手稿，继续写。

6月13日：离开米兰，回巴黎。

10月：再度赴英国旅行。

1822 发表《论爱情》。

开始给数家英国报刊投稿。

1823 赴意大利旅游，直到次年三月。

3月8日：《拉辛与莎士比亚》开始发售。

11月18日：发表《罗西尼的生平》。

1824 与克莱芒蒂娜·古利拉（芒蒂）相好。多次走访浪漫主义文社。

在《巴黎报》上刊载评论一八二四年的美术展览会的文章，并在该报开辟一个音乐专栏。

1825 《拉辛与莎士比亚》再版。

发表《对工业家们耍的新阴谋》。

1826 拟出一些剧本的提纲。五月，与克莱芒蒂娜·古利拉（芒蒂）断情，心情忧郁，赴英国旅行。

1月至2月：创作《阿尔芒斯》。

1827 2月24日：《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修订后出版。

8月18日：《阿尔芒斯》开始发行。

从七月起去意大利旅行。在米兰停留，很快被驱逐。

1828 在巴黎生活，日子艰难。无钱。申请工作。

写一个“历史剧”：《亨利三世》（1952年发表）。

1829 与阿尔贝特·德·卢邦普雷（阿绪尔夫人）相好。九月去法国南部旅行。

9月5日：发表《罗马漫步》。

10月25日至26日：在马赛，首次冒出了写作《红与黑》的念头。

12月13日：《巴黎评论》上刊载《瓦尼娜·瓦妮妮》。

写作《弥娜·德·旺热耳》（于1853年发表）。

1830 与吉尤利娅·里尼埃丽相好。

“光荣的三日”期间正在看《红与黑》的校样。

从新政府一上台起，就申请职位。九月二十五日，被任命为驻特里雅斯忒的领事。

十一月六日离开巴黎上任。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不同意这项外交任命。

拟了一些剧本的提纲。

5月至6月：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两个短篇小说：《箱子与久别之人》、《春药》。

11月13日：《红与黑》面世。

1831 3月31日以前：居留在特里雅斯忒，之后，因改任驻西维塔—维基亚的领事，离此赴任。

4月17日：抵西维塔—维基亚就任。

仍与吉尤利娅相好，要求与她结婚。

写作《犹太人》（1855年发表）和《海滨的旧金山》（1853年发表在《两世界评论》上）。

1832　整年住在意大利。

6月20日至7月4日：写作《自我崇拜回忆录》（于1893年发表）。

9月至10月：写作《一种社会地位》（于1927年发表）。

1833　发现了一些意大利文手稿，开始根据这些手稿写作。

赴巴黎休假。

十二月返任途中在里昂遇见缪塞和乔治·桑。

1834　整年住在意大利。拟定结婚的计划。

开始写作《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于1894年出版）。

1835　1月：获得荣誉军团骑士级勋章。

11月23日：放弃《吕西安·娄凡》第三部的写作，转而写作《亨利·布吕拉尔的一生》。

1836　3月26日：离职休假。假期长达三年。

5月至12月：居住在巴黎。

写完《亨利·布吕拉尔的一生》。又修改了《吕西安·娄凡》的部分手稿。

1837　在国内作长时间的旅行。

拟定《回忆拿破仑》的提纲。

3月1日：《两世界评论》发表《维托里娅·阿柯朗勃尼》，没有署名。

5月：拟定《粉红与翠绿》的提纲。

7月1日：拟定《桑西一家》的提纲。

1838　三月与十月两次在国内旅行。

6月30日：发表《一个旅游者的回忆录》。

8月15日：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德·帕利亚诺公爵夫人》，署名弗·德·拉热纳维。

8月16日：产生写作《巴马修道院》的想法。

11月4日至12月26日：在写完《卡斯特洛的女修道院长》之后，写作《巴马修道院》。

1839 2月1日和3月1日：《卡斯特洛的女修道院长》发表。

4月6日：《巴马修道院》出版。

6月24日：假满。于八月十日回到任所。之后与梅里美同赴那不勒斯。

10月至12月：开始写作《拉米埃耳》（于1889年发表）。

12月28日《卡斯特洛的女修道院长》与另外三个以司汤达之名发表的中短篇结集出版。

1840 在意大利热恋一位他称为“艾琳娜”的罗马姑娘。

写出《堂·帕尔多》草稿（1933年发表）。与画家阿勃拉汗·康斯坦丁合著的《意大利人对几幅名画的看法》出版。

继续写《拉米埃耳》。写出《特权》（于1861年发表）。巴尔扎克关于《巴马修道院》的文章发表，开始修改这部作品。

1841 3月15日：中风。休假。于十一月八日回到巴黎。

1842 准备写一批新的中短篇小说。但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时，在纳夫-戴-卡普西纳街再次中风，昏迷不醒，于当天夜里逝世。三月二十四日葬于蒙马特尔公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红与白
作者＝（法）司汤达著　　杨元良译
页数＝７７９
ＳＳ号＝１１４１７２２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７月第１版